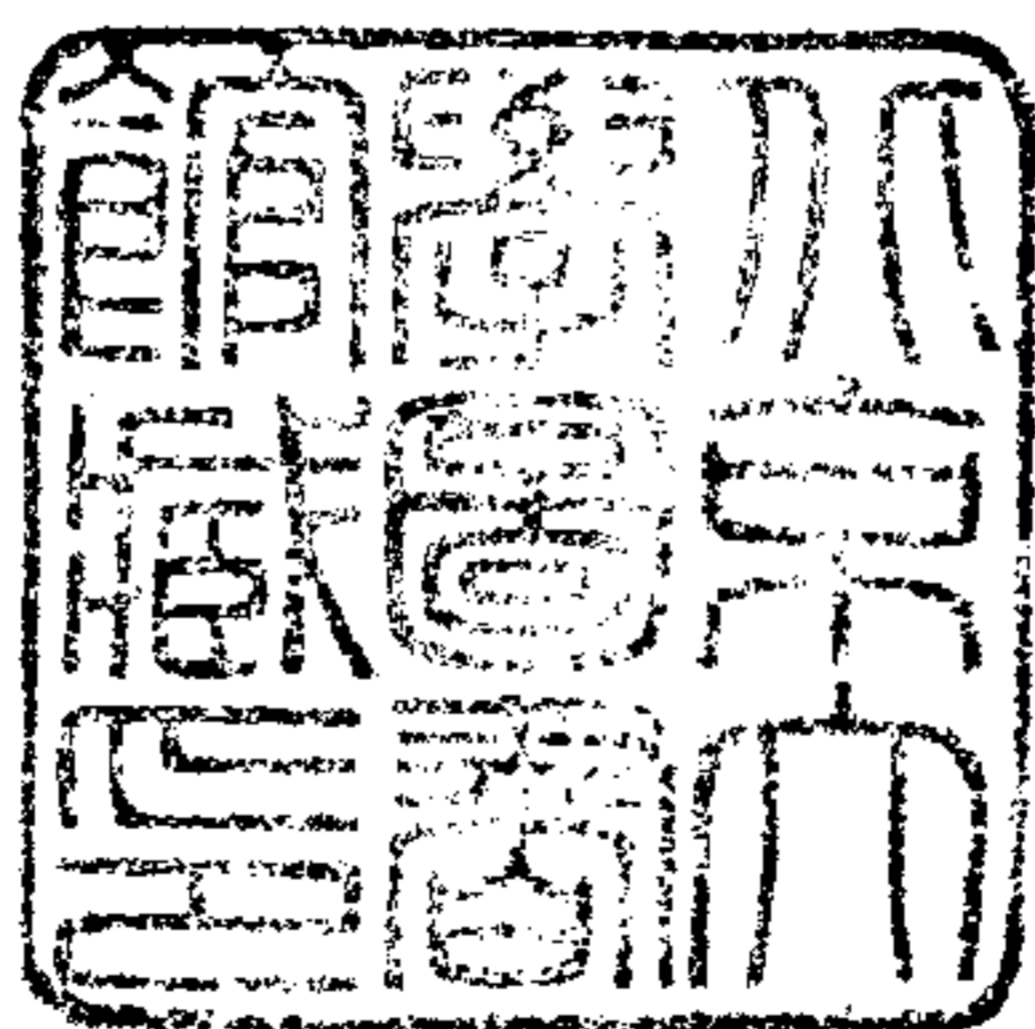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三四・子部・儒家類

- 太極圖說論十四卷（卷十一至卷十四）〔清〕王嗣槐撰……………一
- 周子通書訓義一卷〔元〕保八撰……………一二七
- 新刊正蒙解四卷〔明〕劉儺撰……………一四三
- 呂氏鄉約一卷鄉儀一卷〔宋〕呂大鈞撰……………二四九
- 安正忘筌集二卷〔宋〕潘植撰……………二六九
- 泳齋近思錄衍註十四卷〔宋〕楊伯岳撰……………三五三
- 近思錄集解十四卷〔宋〕葉采撰……………四五五
- 近思錄補注十四卷（卷一至卷三）〔清〕陳沆撰……………五九三

3719/04

太極圖說論卷之十一

太極圖說明道論五十六

或曰願聞卽彼所自言之實有以破其實有者何如
余曰老氏言有極之生于無極也猶佛氏言有之爲
無又必言無之爲有也吾取老氏之有極無極言之
卽佛氏之言無言不無亦可得而見矣太極者吾之
所爲有也老氏亦以爲有者也太極無體以天地爲
體此吾之所爲無而有者也老氏以無極爲無體太
極爲有體無極爲真無太極爲妙有以故太極能生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桂山堂

陰陽立天地爲無極所自由也若佛氏則并吾所爲
太極而不言矣其所爲本覺乃有天有地有人之根
本猶道家之言無極也有而無者也夫本覺本有不
可得而無者也而彼無之自不得不以所爲無者又
不無之而爲真有真無之說也今卽以彼言無極者
言之其不以吾太極之無體爲無者以太極在吾陰
陽二氣中爲有也且以太極在二氣之先生陰生陽
立天地而爲有也安得不又有一生太極之無極乎
佛氏並言無不言生以老氏言無不能言不生則不

獨有極必生無極亦必生故必以彼之木覺本有而
無之而言無生不獨空一切人世之有而無之并空

天地二氣之有而無之惟至不能言真無反言真有
言真不能言不生故其言不生能言不生不滅不
能言不滅不生自然之理也吾卽其言取而譬之其
言太極猶人之言有父也其言無極猶人之言祖也
又言無無極猶人之有高曾也人之高曾祖父雖不
同而謂父非祖所生祖非高曾所生可乎以喻彼之
言道有無雖不同而謂有非無所生無非無所生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桂山堂

可乎以喻彼之言天雖吾言天地彼言天上地下不
同而謂吾所生之天非彼所生之天彼所生之天非
彼天之上所生之天可乎然則同一道也同一天也
同一有之道卽無之道也同一無之道卽有之道也
猶之同一人之高曾同一人之祖父也其名雖不同
其實則一也故老氏所爲無之道自存于無而言無
可也何以不能自存于無浸假而生吾太極矣佛氏
所爲無之道自滅于無而言無可也何以不能自滅
于無浸假而言無又浸假而言有亦如吾之言有矣

而不知太極者吾之所有即吾之所為無而有者也
吾不徒從陰陽得而知之且從陰陽得而見之者也
若無極若無無極則吾不得而知之又安得而見之
若無若無無若無無而不無則吾不得而知之尤不
得而見之吾不得而知之吾不得而見之吾亦直謂
之無而可矣二氏必起而爭之曰是烏可以不知不
見而無之哉老氏曰必有無極斯有太極爾不能知
不能見而我能知之而見之佛氏曰必有有斯有無
必有有之無斯有無之有爾不能知不能見而我能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三

桂山堂

知之而見之嗟乎彼二氏以吾不能知不能見吾不
能以所不知為知以所不見為見謂吾不能知不能
見固然無足怪然吾即以彼之所為知以為知所為
見以為見譬之吾雖不見爾之高會爾之祖即以爾
之言高會言祖者為高會祖猶吾不見爾之言無言
無無言無極言無無極即以爾之言無言無無者言
無言無無即爾之言無極言無無極者言無極言無
無極若是者何也以吾雖不見爾之高會祖及見
爾之父吾止知爾之父為吾所見吾即以爾之父為

實有即以爾之高會祖為實有猶吾既以道之太極
為實有即以道之無道之無無道之無極道之無無
極為實有無不可也使爾之高會爾之祖五官百骸
與爾之父不同類之人吾必求爾之高會祖父是類
非類而疑之而信之苟爾之高會爾之祖猶爾父五
官百骸之人吾見爾父猶見爾之高會祖亦何異之
有哉以喻吾有之道與爾無之道非吾之天所體之
道與爾之天殊體之道則吾必求爾之有爾之無是
類非類而疑之而信之苟爾之天猶是吾天所體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四

桂山堂

道更無所為與爾天殊體之道吾見有之道於吾之
天與爾見無之道于無之天又何異之有哉而無如
其不然也彼之言無言無無言無極言無無極非有
所為高會祖也亦不過以吾太極如一父增其名為
高會祖而名之耳故吾之太極一生生之道之太極
非生生之氣之太極也若無若無無若無極若無無
極二氏止如言氣者言生不生吾烏得而知之哉此
老氏言無極言無無極未嘗不歸吾太極而言有釋
氏言無言無無又未嘗不歸吾有而言真有天下之

理○有○則○為○有○者○以○其○有○本○不○無○者○也○無○則○為○無○者○以○其○無○本○不○有○者○也○二○氏○苟○言○無○則○不○獨○有○者○為○無○即○無○者○亦○無○苟○言○有○則○不○獨○無○者○為○有○即○無○無○者○亦○為○有○今○老○氏○之○無○至○無○極○矣○猶○不○免○于○生○有○極○又○安○得○言○無○釋○氏○之○無○至○無○無○矣○猶○不○免○于○言○有○又○安○得○言○無○生○故○其○為○有○彼○亦○自○以○為○一○毫○之○有○非○無○窮○無○極○之○有○也○而○不○知○無○窮○無○極○之○有○已○于○一○毫○之○有○而○有○之○矣○何○者○有○至○無○而○不○能○無○猶○生○至○死○而○不○能○死○也○草○木○之○根○芽○一○絲○之○微○耳○至○于○尺○至○于○丈○至○于○尋○丈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五

桂山堂

皆○一○絲○之○根○芽○為○之○也○二○氏○之○道○猶○栽○草○木○于○土○膏○之○內○惡○其○易○生○移○而○莪○磽○瘠○不○毛○之○地○為○其○根○芽○不○復○生○矣○至○天○地○陽○迴○之○日○其○根○芽○穿○地○而○出○不○至○尺○寸○尋○丈○而○不○已○自○然○之○勢○也○此○二○氏○之○守○氣○而○言○有○生○離○氣○而○言○無○生○木○不○知○道○為○何○物○而○徒○于○氣○求○之○意○亦○可○哀○也○已○由○是○言○之○太○極○之○實○有○即○無○極○之○虛○無○太○極○之○虛○無○即○無○極○之○實○有○彼○即○言○彼○道○之○虛○而○又○虛○無○而○又○無○亦○猶○言○彼○道○之○實○而○又○實○有○而○又○有○而○已○矣○乃○二○氏○不○知○也○終○其○身○求○道○于○氣○而○言○生○言

死○自○顯○自○銷○于○言○無○言○有○之○中○究○不○得○其○要○而○遺○其○教○于○天○下○使○其○徒○求○之○有○而○不○得○則○又○求○之○無○求○之○無○而○不○得○則○又○求○之○有○求○之○生○而○不○得○則○又○求○之○無○生○求○之○無○生○而○不○得○則○又○求○之○有○生○由○其○生○前○之○宗○祖○各○以○穿○鑿○為○聰○明○其○死○後○之○支○流○更○以○附○會○為○怪○幻○極○荒○誕○無○稽○之○說○補○前○人○之○缺○陷○冀○免○于○推○求○書○聲○聞○駭○聽○之○事○誘○愚○鄙○之○信○從○以○中○其○妄○思○言○有○言○無○又○言○非○有○非○無○言○生○言○死○又○言○無○生○無○死○絕○無○着○落○可○以○追○尋○只○藉○游○談○使○難○捉○摸○以○致○唐○虞○三○代○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六

桂山堂

小○人○死○守○聖○賢○之○教○而○有○餘○者○今○死○守○其○教○而○有○餘○其○為○害○也○使○家○國○天○下○滅○數○十○百○萬○背○王○道○之○民○力○其○害○猶○小○以○致○唐○虞○三○代○之○君○子○篤○信○聖○人○之○道○而○不○足○者○篤○信○其○道○而○有○餘○其○為○害○也○使○家○國○天○下○增○數○千○萬○億○背○聖○道○之○人○心○其○害○又○何○可○勝○言○哉○有○主○持○世○道○之○責○者○漠○然○無○動○于○心○嗚○呼○使○孔○孟○生○今○日○其○能○已○于○木○鐸○之○流○行○放○距○之○辨○說○哉

釋○氏○之○言○無○從○人○之○有○言○無○耳○其○徒○遂○謂○佛○以○無○為○宗○旨○釋○氏○言○無○又○言○有○亦○以○補○救○其○言○無○不○能

無耳其徒又謂非有非無為佛氏無而不無宗旨
或謂長言無言有其徒之補救亦如之桂山直勘破
故彼之道必不能無自不能不又言有彼之道必不
之能有自不能不言有為真有無為真無然後以二
洞氏言有言無止認有無之迹而言之不知有無之
為理而言之二語判定千百年來不定之案于迥百
折其語似寬其意彌緊縱筆萬言一氣呵成如崑
崙湧泉瞬息千里奇絕妙絕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七

桂山堂

太極圖說明道論五十七

或曰愚嘗以聖人言有不言無之說以立教垂訓之
故碎猶杜鎬言河圖洛書從無言有聖人神道設教
之意耳今子剖析有無至理雖天之上地之下其理
洞然如指諸掌彼二氏者亦號為傑智之人是知其
為道而為之抑不知其為道而為之者耶余曰此亦
二氏不知而為之耳苟能知之則弗為之矣然人止
知其不知無之非無而為之耳而不知由其不能知
之為有而為之也其不能知有之為有者以其止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八

桂山堂

知有之為有而不知無之非無也又安能知天下止
有有之為有之為道必無無之為無之為道哉故二
氏之言有言無亦自言其有無耳豈知吾道之所為
有無者而言之耶今即以太老氏之治天下言之謂吾
聖人仁義禮智以有為治天下不足以治天下自謂
大德不德大仁不仁以無為治天下一若惟老氏知
之惟老氏能之而不知吾聖人之大德不德大仁不
仁即在吾聖人為仁為義之中所為無為即在吾聖
人有為之中彼有虞氏豈非有為之主以仁義治天

下者耶。老氏止知後世失仁失義，執仁義治天下之人而追咎之，此因墮廢食之見也。猶可謂知治者歟。由其言治以推其言道，止知聖人以有極言極不知。彼之所為無極者，即在吾有極之中。况又有所為無無極耶。此可謂知道者歟。若佛氏不知吾聖人之道而自立其說者也。彼固不知所為治天下未嘗不知有其一身其所空色相，即在吾謹四勿踐形色中。彼不知吾能有之者何以故而彼不能有之者何以故。必欲無之不欲有之，以至欲空色相并以空心注者。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九 桂山堂

空之以生為苦，以死為樂，卒于求無生而不能無生。求空寂而不能空寂，既不能知吾道之為道，又安能知彼道之非道。既不能知彼道之無而有者，是有又安能知吾道之有而無者，非無其不得不以寂滅為旨歸者，亦充類至無可充而為是說而已。昔王輔嗣習老莊之說，能為有無之言者也。其答裴徵有聖人體無無，又不可為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于有恆，訓其所不足其言雖非至言，然言聖人體無是能知聖人，不以無為無而以無為有之體，此可謂知聖人

之言有不言無者矣。惟無又不可為訓，言必及有是其言無。猶老氏所為無而非聖人所為無者也。不知天下之所為無者，皆天下之所為有者也。非歲時之既逝，人物之已亡，不可言無者也。又何無之不可訓為哉。至言老莊未免于有恆，訓其所不足，此非深于老莊不足以測其底裏。若此也，彼以有其身為累，則欲無其身以有天下為累，則欲無其天下。既不免于患，其有以生而不能久也，必求所以久其生以死而不能不亡也，必求所以不亡其死，不免于患，其不有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十 桂山堂

此吾所為以有無之迹，言有無而不能通有無之理。言有無者也。佛氏有無之大旨，亦不過如是而已。然輔嗣能言老莊之底裏，諸儒探討佛氏無一人如輔嗣以佛氏不能有其有，自不得不言無，亦以恆訓其所不足為言者為足，慨也。故佛氏舍一切有而言無，其無之為無，至無可推求處，惟有自遁于空虛寂滅中，引天地而同歸寂滅，惟彼常存不毀，更出世而度人世之人，亦惟有相與歎其說之無窮無極。若此又安能如輔嗣折老莊申論不已，是訓其所不足耶。嗚

佛而老見言老而佛見者也彼所爲言無極生太極
獨非能生之無極乎即無無極又獨非能生之無無
極乎有一無有一生有十百千萬無有十百千萬生
此吾所謂由無無極再推而上之終于有陰有陽一
如能生之無極而已矣彼佛氏之所爲無所爲無無
亦何以異于此哉今吾儒之與釋氏辨者徒以實有
歸已而以虛無推以與之亦不問其言虛無是何虛
無言虛無又言實有是何實有夫既不能知其說爲
何說而窮之又安能真知其道爲何道而窮之哉印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三

桂山堂

如齊梁之傳釋姚察唐之蕭瑀宋之張商英號爲深
明佛法止能就彼經教因果報應敷衍而行之究不知
其虛無是何指歸其實有是何妙諦徒以心傳非口
傳之說自託于逍遁之詞使天下之人墜其術中茫
乎不知所止而已矣
從來儒者執實有與二氏執虛無相攻無已桂山
論有無無一非聖人所不言無一非聖人所已言
其掃却二氏豈猶從來掃却二氏識者自能辨之

太極圖說明道論五十八

或曰二氏之道其言無者至此而皆有矣其言無生
者至此而不能無生矣然合有無而言之道無二道
天無二天乃與吾聖人之道殊旨若是其故可得而
聞歟余曰子以彼無之道即吾有之道彼無之天即
吾有之天謂無二道無二天乎彼尚不能知有無又
何論道彼尚不能知道之爲道又何論天之爲天吾
不得已就彼所言之而言之耳聖人之道天道也即所
謂太極者是也言道而至于天言止矣言天而至于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四

桂山堂

太極天之道止矣乃老氏必言無極無極吾何必
不言無極無極佛氏必言無言無言吾何必不言
無言無無非以其有可言而言之也亦以其無可言
而言之而人始知其本無可言也若使吾之太極猶
未若彼之言無極言無無極吾之言有猶未若彼之
言無言無無吾即舍吾太極而言無極無無極舍吾
言有而言無言無無亦何不可之有哉所以然者道
之所在天之所存也吾尊天而言道苟天與道之所
在而以謬妄斥之是斥道而非尊道斥天而非尊天

氣而載是道于其中氣可見而道亦可見者也道在
 而氣存也道之有在氣之中而有不在氣之外而有
 有氣即有道也道之無在氣之外而無不在氣之內
 而無無氣即無道也必無所為無氣之天可以生其
 有必無所為無道之天可以存其無者也如以空虛
 言太虛則太虛必無氣斯一空無之太虛以寂滅言
 太虛則太虛必無道斯一寂滅之太虛又安得有
 空不虛之天又安得有寂不滅之天道哉今二氏
 曰天地有始始于太虛天地有終終于太虛夫天地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七 桂山堂
 有始始于太虛吾不知太虛氣與道之始吾鳥知天
 地之始天地有終終于太虛吾不知太虛氣與道之
 終吾鳥知天地之終吾非先太虛而生之人吾能知
 太虛之氣之不能離道太虛之道之不能離氣吾鳥
 得而先後之而始終之哉雖質之聖人聖人曰吾非
 先太虛而生之人吾鳥得而先後之而始終之哉乃
 吾儒之言理氣者不過曰以理言之氣之靈靈于道
 謂道先天地非不可謂道先天地即謂道生天地之
 氣不可也又不過曰以氣言之道之靈靈于氣謂氣

先天地非不可謂氣先天地即以氣為天地之道不
 可也惟聖人于太虛法象中見其日流行于不息者
 氣之所至道亦至焉道之所至氣亦至焉道不離氣
 氣不離道無先無後者此氣此道也有有無無者此
 氣此道也無始無終者此氣此道也無論太極之上
 有何無極即有無極其道已盡于太極無前有之上
 有何無即有無其道已盡于有老氏言無極生太極
 猶言有極生有極而已徒以無與太二字分極為一
 耳何嘗于極有所分耶佛氏以有為妄以無為真亦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八 桂山堂
 徒以有與無二字分真妄何嘗知有無之本無真妄
 耶故本太極之有于天地之間有陽而為明生而為
 人之道為人倫為天德為成已成物之道有命而立
 其命有性而盡其性有心而存其心有身而修其身
 有家國天下而齊治其家國天下至有之事莫不有
 至無之理在其中此聖人以有言有以其本有也本
 太極之有而見于天地之間有陰而為幽死而為鬼
 之理亦惟此人倫天德成已成物之道盡其所為家
 國天下之道于已歸其所為命所為性所為心之道

于天至無之事莫不有至有之理在其中此聖人以無言有亦以其本有也故凡二氏之所為無者皆無所為無者也亦止無一不無之一無字而已矣究以有死有生并此一字而不能無之者也子讀五經四子之書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其言天言道而言無者是何語耶使有可引以歸于無而教人聖人不引以教人是聖人于天道必有不可得而即天亦自私其所為無之道不欲使前古之聖人發明之必待二氏小天地獲聖人之徒從而發明之嗚呼天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五 桂山堂

賢智之人又安得而辭其責哉

桂山嘗云道必明有無而道始明讀至斯篇真使千百年來一無字人人如胚塊結于胸中一旦洞然消化始知天以有點有畫開聖人聖人以有道有氣開天下人桂山以有有無無明聖與天道開天下人真可謂補天手

太極圖說明道論五十九

或曰吾子言人之氣一天之氣人之道一天之道也何以天以氣載道而行自成其為天人以氣載道而行不能自成其為人老氏守氣而求所為道釋氏離氣而求所為天若以人道猶未至者得無是耶余曰此亦二氏言道所必有之說千百年來凡有智識之人為其所惑而不知其非者也太虛之不能無法象也太虛與天地非有二體也太虛之以氣為體即以道為體猶天之以氣為體即以道為體也無無氣無道之太虛無有氣無道之太虛無有道無氣之太虛也太虛與天地一氣之所分大小耳猶天與地二氣之所分大小耳同一氣也同一道也無所為空虛寂滅之太虛也假使太虛有氣而無道謂之頑冥不靈之太虛則不可謂之空虛寂滅之太虛也假使太虛有道而無氣謂之有靈一如不靈不頑冥一如頑冥之太虛則不可謂之空虛寂滅之太虛也無氣無道又安得有是法象于其中故太虛無氣安得有道苟無氣而有道譬猶天之命在無氣之天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五 桂山堂

而○有○其○命○人○之○性○在○無○氣○之○人○而○有○其○性○也○以○無○為○
無○者○無○所○不○無○而○後○可○以○其○道○出○乎○氣○之○外○而○無○之○
抑○知○雖○有○鬼○神○不○能○無○氣○而○妙○其○變○化○之○用○者○自○然○
之○理○也○太○虛○而○有○道○安○得○無○氣○苟○有○道○而○無○氣○譬○猶○
天○之○日○月○有○其○明○能○繫○乎○有○氣○之○天○亦○能○繫○乎○無○氣○
之○天○地○之○草○木○有○其○時○能○生○于○有○氣○之○地○亦○能○生○于○
無○氣○之○地○也○以○無○為○無○者○無○所○不○無○而○後○可○以○其○所○
無○之○道○入○彼○無○氣○之○天○而○有○之○抑○知○苟○無○細○繆○不○能○
以○迫○而○神○其○屈○伸○之○體○者○自○然○之○理○也○故○二○氏○之○言○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三 桂山堂
無○非○真○知○太○虛○之○本○空○虛○本○寂○滅○而○言○無○也○不○過○以○
人○生○百○年○一○切○色○相○皆○歸○于○無○而○起○也○遂○以○惟○吾○能○
知○無○之○妙○于○有○于○是○一○無○而○無○不○無○之○并○天○地○而○亦○
無○之○此○其○有○空○虛○寂○滅○終○歸○太○虛○之○說○也○而○不○知○太○
虛○非○虛○無○寂○滅○之○太○虛○終○不○可○以○虛○無○寂○滅○言○也○此○
其○言○虛○言○無○言○寂○言○滅○可○謂○真○無○矣○不○得○不○又○反○而○
言○真○言○有○以○其○不○能○無○太○虛○也○使○能○并○太○虛○之○無○而○
無○之○即○此○道○與○氣○亦○并○以○無○太○虛○者○而○亦○無○之○斯○為○
真○虛○無○斯○為○真○寂○滅○矣○乃○佛○氏○何○以○又○言○天○地○災○劫○

悉○歸○亡○有○惟○我○出○世○以○道○度○人○夫○至○天○地○萬○物○災○劫○
無○存○之○後○又○能○以○其○道○從○太○虛○中○來○出○世○而○度○人○然○
則○此○太○虛○是○有○道○之○太○虛○是○無○道○之○太○虛○耶○此○太○虛○
是○有○氣○之○太○虛○是○無○氣○之○太○虛○耶○此○太○虛○是○天○人○俱○
毀○而○不○毀○之○太○虛○大○道○無○存○而○自○存○之○太○虛○耶○吾○不○
知○其○以○虛○無○為○本○者○又○將○以○何○為○本○寂○滅○為○宗○者○又○
將○以○何○為○宗○耶○甚○乎○哉○空○虛○寂○滅○之○說○愚○天○下○之○智○
人○欺○天○下○之○學○者○迷○惑○蔽○翳○而○不○知○其○非○也○余○非○必○
就○彼○妄○言○而○妄○言○之○徒○以○一○二○莊○語○指○斥○其○非○欲○一○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三 桂山堂
醒○人○世○之○聾○聵○必○不○可○得○之○數○也○豈○真○以○其○言○無○極○
無○無○極○言○無○言○無○無○言○有○氣○言○無○氣○言○無○道○言○有○道○
與○吾○之○有○無○虛○實○同○歸○子○以○彼○之○舍○氣○而○求○道○疑○其○
為○道○之○至○也○不○亦○謬○乎○或○曰○吾○子○之○言○可○謂○通○有○無○
徹○終○始○以○言○乎○天○之○上○地○之○下○天○地○之○中○其○道○一○以○
貫○之○矣○然○道○之○為○道○本○無○形○之○可○求○天○之○為○天○亦○何○
言○之○可○述○古○之○聖○人○其○道○之○隱○者○為○性○命○精○微○而○道○
之○顯○者○為○紀○綱○制○度○一○法○諸○天○所○為○人○之○道○即○天○之○
道○天○之○道○即○人○之○道○是○天○之○為○天○亦○如○一○人○人○之○為○

人亦如一○天其道固如是耶○亦有未盡然者○耶○余曰○天與人不同○而所同者氣也○人與天不同○而所同者道也○天與人氣雖不同○而道同則天與人可得而同矣○何者○道之為道○主乎氣者也○大莫大于道矣○人同其大者○而小者不足言也○故聖人而配天○不敢以小聖人者○小天地也○賢人而敬天○不敢以大地者○卑一已也○小人而棄天○不知棄天地者○棄一已○棄一已者○棄天地也○而子猶謂天之道○與人之道○其隱其顯○有二道耶○吾姑舍吾前言性命精微○無一非天道○自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三

桂山堂

然之理○即取一二至顯至粗人所習而不察者○與子言之○夫天之為天○古今渾天之說○為長是天之體木○圓也○天體本圓○似無上下矣○而不能無上下○天之輕清而上○地之重濁而下○是也○天下之大道○莫先于辨上下○陽上而陰下○君上而臣下○父上而子下○夫上而婦下○君子上而小人下○其在物則人上而物下○其在身則首上而足下○萬事萬理○無不皆然而天下之大○道從此立其本矣○天體本圓○似無四方矣○而不能無四方○天之圓○無方必知其有方而圓○乃方地之體本

方必知天之圓○而有方而地之方○乃有其方○日月之自東而西也○夏之行南陸○冬之行北陸也○此四方之由定也○東之春而西之秋也○南之夏而北之冬也○而中央於是乎有焉○東之木而西之金也○南之火而北之水也○中央之為土也○東之仁而西之義也○南之禮而北之智也○中央之為信也○合上下四方而六合之大道于是乎定矣○夫子繫易首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即言天地之立本也○其曰八卦配四方○而以四隅雜之○亦猶言四方也○震東方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三

桂山堂

也○萬物之所出生生之方也○巽東南也○萬物之滋齊生而長之方也○離南方也○萬物皆相見生而盛之方也○坤中央也○萬物之致役生而養之方也○兌西方也○萬物之所說生而已足之方也○乾西北也○萬物之相薄生而殺之方也○坎北方也○萬物之所歸生而勞之方也○艮東北也○萬物之始終生而成之方也○此即天地六合之大道也○其在形象之間○道猶如是○推之在天之日月○在地之山川○在人羣分在物之類聚○以及廣八卦之言百物○古今之制器尚象○亦皆至粗至

顯之事無一不本易道以爲之者無一不本天道以爲之者也。而况乾坤易簡之德。天地久大之業。窮理盡性以至命。變化化以盡神。有一非本天道而爲之。而可以爲之者耶。夫知上天下地。其不離乎道者。如是。卽極之天之上。地之下。不離乎道者。亦如是而已。謂天與人有二道。則安得不以老氏之天爲一道。佛氏之天又爲一道耶。其如世之迷而不悟者何也。天地至隱之理。無不在至顯之中。伏羲畫卦卽至隱之理也。而文周孔子繫之以詞。卽至顯之道也。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五

桂山堂

天人一道理氣一原。太虛天地同一體。人鬼生死同一陰陽。桂山不從至顯點出。那能使人人曉得。至隱天地神人應共鑒之。

太極圖說明道論六十

或曰。然則二氏之教人。皆得而指斥之矣。虛無寂滅。非性非天。吾子論之詳矣。乃自天子以至庶人。莫敢以爲非道。而放廢之者。是誰之責歟。余曰。道之爲道。非本天之所爲。道爲之皆不可以爲道者也。故有天地以來。有是道以行乎其間。無是道。則人與天地莫與立矣。此非唐虞三代聖人言性言天。而道始有也。雖上世鴻濛溟滓。徃徃獠獠。而飲食男女。政教君臣。之大指一鄉一黨一邑一州。莫不率其自然者爲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五

桂山堂

不必知其爲天道而始爲之也。至唐虞三代書史。且備其道。乃大明于天下耳。緯書元命苞。自三王以迄。疏仇凡十紀。至春秋獲麟之歲。凡三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其說荒渺不足信。然自伏羲至顓頊二十七世。約千有餘年。帝堯迄周二千年間。五帝三王相繼。而有天下。雖一治一亂。爲時不同。而撥亂反治。其道則一。尚質尚文。因革損益。三綱五常之大道。推之五帝三王以前。未之能易也。迨其後。如周之開朝鮮。秦之開巴蜀。漢之開閩越。開滇黔。以及蠻夷四徼之地。風

土雖殊其與中國綱常之教指莫不同條而共貫當時有天下者關其疆土撫而治之一如舊所訓定不煩更張變易而服習其教化即至東南日出之邦西北無雷之國海島沙漠重譯不通之地苟有人羣自成類聚亦惟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相親相敬之道以久長生養于天地之間非一本乎天之道而何以能如是乎甚矣天之所以為天道之所以為道乃天所以自成以成物即聖人所以自成以成人而與天地參焉者也正世盛時其道統教統屬于君上堯舜禹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毛 桂山堂

湯文武開創于前夏則啟與少康殷則太甲太戊盤庚武丁祖甲周則成康穆宣繼承于後此其時有反道而誅悖道而戮者矣安所得奇表放僻如二氏之徒背天道侮聖言自出小知小見自立一說一言謂吾道為無上之道可以蔑聖人吾教為出世之教可以小天地驅率天下之民力盡惑天下之人心以畔吾聖人之天道者乎故其時之人心風俗壞于上而不壞于下壞于一人而不壞于千百人壞于愚不肖之人而不壞于賢智之人壞于飢寒迫之驅而為盜

賊之人不壞于既富且教衣食足而知禮義之人推之百千萬億年以前推之百千萬億年以後有能移易其教而人與天地猶可以共立者乎老氏生春秋時有其人未嘗著其教至晉魏而始大著釋氏入東漢有其書亦罕有從其教至六朝而始尊從之其害教傷化人豈不知之乃自天子以至庶人誦習其言尋釋其旨莫不中心悅而誠服之使天下愚鄙之夫動稱三教聖人其故何哉由二氏之道其中要害於崇高富貴之人為多而引誘其貪瀆邪妄之念尤甚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毛 桂山堂

秦皇漢武亦英傑之主也一以長生久視之說中之有不以修真好道役役然求為神仙而從之者耶漢明梁武亦英傑之主也一以生死不滅中之有不以講經禮懺皇皇然求為佛祖而從之者耶其時公卿大夫豈一無聞聖人之大道而阿諛其君者乎亦徒以老氏養生延年清淨無為未為無說至晉人資以清談舉孔孟平常習說而一掃之有幾裴頠著論而矯之者乎佛氏苦空亦極人生所不堪而王公卿相信而奉之者亦以施捨福田為利益輪迴超劫為長

存故重雲同泰講論不輟。雖至捨身為奴而不惜。如傳奕韓愈之抗顏而力爭者。又有幾人哉。如是而言。廢斥其教望之後世之君臣。又豈可且暮遇之。自非從事孔孟之徒。真能閑先聖之道。息邪說。距詖行。以明道統之有傳者。何足與于此哉。漢唐以來。如荀勗。楊雄。文中子之徒。儒家之傑出者也。未窺聖人之精。深先立一己之學術。即欲距之。放之。其力不足以距之。放之。又如董仲舒。韓愈。一二人識大道之本原。明相傳之宗旨。即使放距。二氏徒能披剝其皮膚。不能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无 桂山堂 挾摘其心髓。所望有宋諸儒。如周程張邵。本堯舜之心法。振孔孟之絕傳。篤信守死。繼往開來。既已出入佛老。探討其旨。歸自必知其與吾儒之道。為是為非。別黑白。而判淄澠。如孔子之斥索隱。行怪。孟子之距無父。無君。庶幾使天下知彼道之偏邪。而吾道之正大。自見。知彼教之虛妄。而吾教之真實。始尊乃傳。張程者。徒曰從事佛老。無所得而已。傳別邵者。徒曰嘗師事陳搏。其授受有所自來而已。至其論仁論性。論理數。不免為所牽引。以至大道有無虛實之旨。不曰

發聖人所未發。則曰言聖人所不言。嗚呼。過矣。夫春秋之時。孔子所為索隱。行怪。果何人耶。亦知天下必有是舍吾道之顯。不索而反于隱。索之舍吾道之常。不行而反于怪。行之故。以異端賊害斥之。而不能已也。戰國之時。孟子所為無父。無君者。楊墨耳。然楊氏為我。未必無君。勢必至于無君。墨氏兼愛。未必無父。勢必至于無父。故以禽獸食人。惡之而不為已。其者也。且異端曲學之人。其立說以倡教于天下。豈皆盜竊之為道。妖妄之為教哉。即如子桑。同人。道于牛。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无 桂山堂 馬。墨翟。薄其親。如路人。亦皆本清淨無為之旨。仁倫教民之方。然而孔子必斷斷然辨其非。孟子必斷斷然折其謬。若是者。何哉。蓋道之為道。有一而無二之為道也。有純而無雜之為道也。可以本天而為之。不可以本人而為之。之為道也。可以遵自古相傳之聖人。為之。必不可人立一說。家奉一教。自用自專。求愚賤之民。從而附和之。為道也。從事孔孟之徒。有斯道之責者。其閑先聖之道。如自閑其身。此乃危微之界。人禽之關之所由分也。使吾道于此而不尊。不嚴。猶

本無隙之處。苟有一隙以入之。無不入之矣。無不入之。而吾所存之處。不足以自存矣。使彼教于此。而不放不斥。猶本無蠹之物。有一蠹以入之。無不入之矣。無不入之。而吾所本完之物。不可得而保其完矣。使諸儒能推求二氏之教。力為排斥。死生以之。一如孔孟之斥隱怪。斥楊墨。雖謂其功不在禹下。亦何愧之有哉。無如其不能何也。亦豈得而辭其責哉。

明天人之大道。下不得一混語。下二氏得以其似是者入之。斥二氏之邪教。下不得一恕詞。下一恕詞。附和二氏者。得以飾非者。人之孔孟。攻異端。無恕詞。孔孟言天道。無混語。桂山舉此。將混者。析之。恕者。嚴之。可謂善學聖人而立言者矣。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三

桂山堂

太極圖說明道論六十一

或曰有宋諸儒排斥二氏亦云至矣。吾子終不以孔孟關異端歸之者。豈其未盡為非如老氏清淨無為。漢文用之而效佛氏言心性與吾儒所見略同。未免引而近之。不若孔孟關異端截然黜諸吾道之外。一無所假借而云然。耶余曰吾嘗言管商申韓其術。而陸中才之主補偏救弊。資其速效。大聖賢人不屑道而巳。未嘗斥為異端也。惟與吾道判然異者是為異端。夫以其道異于吾道而猶取之。豈其與吾異者。又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三

桂山堂

存與吾同者。耶夫吾道之為道一而已矣。既與吾異。無弗異矣。安得有同。苟有所同。無弗同矣。安得為異。今之二氏不能直以異端放之。距之。猶以將毋同引而近之。亦其說流通于虛無寂滅中。雖彈力攻之。有所不能及耳。嘗試與子取而譬之。後世能為妖妄炫惑愚民者。大都以鬼道教人者也。符水禁呪吹霧揚沙。驅役鬼神。昏塞天地。或假太乙天兵之稱。或託神仙怪迂之說。士大夫一試其術。坐而觀之。未有不嘆天地間原有此怪神之事。假使其書終于不傳。其術

終于不用亦孰知其為左道妖妄之所為哉惟張魯
孫恩之徒以之倡亂于天下至于破滅而無成文成
五利之屬用以欺罔其人主卒于誅戮而不免彼豈
能真知其術之誕妄自甘殺身而為之哉小人無知
以邪為正以妄為真彼方持此以動帝王爭天下孰
知求庇一身而不足由是觀之夫其身規為之者尚
不能知其成敗若此况乎人之從旁觀之者苟不見
其敗壞若此又安知其欺妄如此哉此雖為左道言
之亦可為二氏引而喻之也今以天地之大道不言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三

桂山堂

其實而言其虛不言其有而言其無不言天下地上
而言天上地下不言其可見可聞而言其不可見不
可聞是皆與鬼道教民為類者也夫鬼之道亦一道
也天以陽之道治人之道陽之道也以陰之道治
鬼鬼之道陰之道也人之道有君子之道小人之道
鬼之道獨無君子小人之道者耶雖張魯孫恩之徒
假鬼道以作亂文成五利之屬假鬼道以求仙亦不
過以其鬼道之非道而行乎陰者引而行之于陽夫
以行乎陰道之鬼引而行于陽道之人其必無幸也

不俟其敗壞無成而已知之矣此亦足以知天地之
大道行乎陽者必知其為陽行乎陰者必知其為陰
行乎陽未嘗不可行乎陰而不知行乎陽者自行乎
陽行乎陰未嘗不可行乎陽而不知行乎陰者自行
乎陰况可截天地行乎陽之道不問止求彼所為行
乎陰之道而探之索之而况又截天地陰陽之大道
不問而自求其道為出乎天地陰陽之外于空虛寂
滅為之惟其生而所成之道成與不成死而所証之
果証與不証神仙之名佛祖之號修真三住之說造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三

桂山堂

指十地之談皆憑口說無驗無憑非若其他鬼道教
民立見敗露以是百千年庸愚之徒說虛說無從而
附和之不復舍而去之耳又安知聖人一陰一陽之
道知有實而已知其有虛也知有有而已知其有無
也知有天下地上而已知其有天上地下也知有可
見可聞而已知其有不可見不可聞也或陽之所為實
與有可見可聞之道而陰之虛與無不可見不可聞
者在其中吾從陽之實與有可見可聞盡之而已于
陰之虛與無不可見不可聞無不盡之矣或陰之所

為虛與無不可見不可聞之道而陽之實與有可聞
 可見者在其中吾從陽之虛與無不可見不可聞者
 盡之而已于陰之實與有可聞可見者盡之矣此其
 所為陰陽不測窮神知化天地鬼神莫能違之道也
 彼二氏舍有而專言無舍實而專言虛舍可見可聞
 而專言不可見不可聞舍天下地上而專言天上地
 下若止知有幽而不知有明止知有死而不知有
 生止知有鬼而不知有人是不獨吾聖人所為明與
 生與人從乎陽之道者彼不能知之即吾聖人所為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圭 桂山堂

幽與死與鬼從乎陰之道者彼亦不能知之也何者
 使彼能知吾聖人之道所為幽與死與鬼從乎陰之
 道者是何道自必知吾聖人所為明與生與人從乎
 陽之道即從乎陰之道是何道也蓋陰陽之道一以
 貫之未有明乎陽之道而不明乎陰之道未有明乎
 陰之道而不明乎陽之道者也故太極者本無者也
 老氏必從無而言有是豈聖人之言有哉聖人之言
 有以太極在二氣之中而言之猶性命在人心之中
 而有之也彼之有之者以彼又有所為無而有之也

以有必從無生以太極必從無極生以有無極者有
 之也使知太極之無是無則無極無無極之無是無
 矣苟太極之無非無而有則無極無無極之無亦非
 無而有矣而必有是有又必有是無此可謂知有無
 者乎而可為知道者乎若佛氏本覺之無亦猶太極
 之本無而有者也而佛氏必言無又從無而言有是
 豈聖人之言有哉聖人之言有以本覺在人性之中
 猶太極在二氣之中而有之也彼之有之者以彼自
 有所為無而有之也以其性必于空無存不干不空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圭 桂山堂

無存以其覺必于寂滅存不干不寂滅存以存寂滅
 者存之也使知本覺之無是無則無與無無之所存
 亦無矣苟本覺之無非無而有則無與無無之所
 存亦非無而有矣而必言無又必言有此可謂知有
 無者乎而可為知道者乎故老氏惡其心之不能如
 死灰練一已之精氣以存其神吾不知其所存之神
 為天道陰陽不測之神耶為人道聖不可知之神耶
 亦求為長生不死之神而已矣佛氏惡其性之不能
 為寂滅一已之口體以存其覺吾不知其所存之

覺為天命之不已之覺耶為至誠無息之覺耶亦求為長死不生之鬼而已矣嗟乎使天道不測之神聖道不可知之神必如二氏練精氣截口體而始得之不練精氣不截口體而不得之是天之不能有此萬古不已之命聖之不能有此萬古無息之誠而其神其覺早已先二氏而亡之亦已久矣此吾所為彼不知道之為有為無又安知道之何虛何實而吾天地聖人之道豈彼為一已之軀壳之徒所能與焉者哉故二氏之道必不求之可知可見而必求之不可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三

桂山堂

知不可見使天下之人一似明不能盡者惟內能盡之生不能盡者惟死能盡之人不能盡者惟鬼能盡之而其大道之歸根必曰無極必曰無無極本覺之立命必曰無曰無無至究其所為無極無無極所為無所為無無又安在哉亦惟指一太虛無窮無盡之空界自以為歸宿之地而已矣彼又烏知太虛之為太虛果何如者耶夫太虛之為太虛亦猶是天之為天而已太虛之為體未有不與天同其體即與天之大同其氣與天之大同其道者也故天以大虛莫大

之體為體即以其莫大之氣載其莫大之道日旋運于太虛之中無一息之少停無一間之少斷太虛即以天莫大之體為體以其莫大之氣載其莫大之道日旋運于天之內外無一息之少停無一日之少斷夫是以往者日往來者日來變者日變化者日化生而不息死死而無窮更有何物是生于吾天之外之物非生于吾天之內之物是所為無體之物無氣之物不往不來不變不化不死不生之物而獨有此一道為非天地之道非太虛之道并非太虛與天地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三

桂山堂

以其氣載而運行之道乃人所不可得而有之道天所不可得而有之道強名之曰此虛無寂滅之道獨為二氏之所有哉故二氏之徒日誦其書日奉其教能知其所言不能知其所不言未嘗不疑其既言無矣何以又言有既言死矣何以又言生既言無生矣何以又不能不言更生釋氏比老氏為尤虛其荒謬此老氏為尤甚一切增補經教莫非穿鑿附會如以無人倫上下折之則有為子見報恩經為君見仁王經之說以不孝無後折之則有耶輸為夫人羅埃為所

生之說以存心養性折之則有指入識以言心立三性而言性之說以成已成物折之則有大事因緣以度人化身馬王以度物之說言其天則有兜率聚處歷指其說皆二氏之徒編造其說使人深障之天言其地則有地獄變相之地言其鬼神則有出諸天之鬼言其禍福則能奪造化之權以一已之生死度天地之始終則有風火災劫之談以天地之有盡明一已之無窮則有劫盡出世之論不空有陰有陽之天不足明無陰無陽之天于是有無執無煩之名目不小有窮有極之法象不足明無窮無極之太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三 桂山堂

虛于是有四維上下各立之乾坤無一不無者無一不有無一不有者又無一是無從事孔孟之徒有斯道之責者猶以其言無而信之不亦過乎或曰是固從事聖門之過矣抑更有任其過者歟余曰今日之斥異端與孔孟之時則又不同矣今之為異端豈徒二氏而已哉如世所傳左道邪教從四裔流入中國者不可枚舉其劣于二氏又不足言而世之庸妄人猶信而從之况二氏之以道德性命入空無而立說者耶其無志于指斥之者不過曰是烏足以亂吾道

哉一二奢然指斥之者又未能明徹吾道之是即不能辨折彼道之非譬諸政者正也以正人之不正也此吾之所自立于道中者也征者正也以正人之不正也此吾之所斥彼于道外者也以吾之政正彼之邪彼雖以邪為邪未嘗不以彼之邪為正吾黜其邪以伸吾正而已矣他何問焉以吾之征正彼之邪彼雖以邪為邪未嘗不以彼之邪為正吾知誅其邪以反吾之正而已他何問焉故闢異端與辨人物不同辨人物可舍其短而取其長可稱其長不掩其所短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四 桂山堂

孔子斥索隱行怪指其索隱行怪而斥之即庸有不隱不怪不復問之矣孟子斥無父無君指其無父無君而斥之即不至無父無君不復問之矣此與誅亂臣賊子鳴鼓聲罪而討之其義一也子言宋儒論漢文用黃老而效疑老氏教未盡非夫無為之治聖人稱之久矣豈老氏始有其道哉漢高入關約法三章悉除苛法蕭何為令較若畫一有不以簡靜為本旨者哉漢去黃帝堯舜已遠清靜無為老氏傳之流俗不察謂用老氏之術耳漢文大旨不過與民休息為

大與老氏絕棄仁義使民智不若使民愚所言清靜無爲一無交涉而引爲亂治天下本之而有餘過矣如真用其術以治上古之天下猶不足而况治秦漢之天下乎至言道言性謂與吾儒略同徒疑聖人言有而不信無似猶有所未足二氏言道有無極性無善惡未必盡非種此根芽于方寸中而不能去皆賢智之過也其他褒貶予奪二氏之詞又不止此而已又安有能如孔孟之闢異端者闢之乎雖然孔孟能闢其說而不能除其教以無其權也苟有權者既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望 桂山堂

能除之而無權者又不能闢之自必如近世左道邪教由四裔流入中國者不止一端充塞人心而已也然既爲孔孟之徒亦當以其辨說著于天下俟世之有權者一旦革而正之又烏可已哉卽不然亦使道之是非判若黑白而不爲所惑以正一時之人心而明聖人之大道不能無厚望于當世之君子也

此篇反復明斥異端專爲道止一道天止一天而非徒有無二字明其無之非無而無一有始知吾道之有其無而無一是無詞嚴而義正據實而破虛其旋轉天地之精神運鍊刻性命之識力非桂山吾雜與歸

太極圖說論卷之十二

太極圖說理氣論六十二

或曰道生天地之說從古聖人未嘗有是言惟太極生兩儀一言乃孔子爲畫卦言之吾子剖析詳矣愚謂天地之間惟道與氣而已苟非道先氣生卽氣先道生不則道與氣並生而無先後其說可得而聞歟

余曰天地之間道與氣而已道本無體而若有體者以氣爲體而其體不可遺此無以有爲體之理也氣本有體而若無體者以道爲體而其體成其有此有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望 桂山堂

以無爲體之理也故道行乎陽而爲陽之體道行陰而爲陰之體道行乎人物而爲人物之體道行乎鬼神而爲鬼神之體苟陰陽人鬼而無道以爲體則無陰無陽無人無鬼矣苟道無陰陽人鬼以爲體則亦無所爲道矣故止從陰陽人鬼消息隱見卽以爲道在是者此不知道在陰陽人鬼之外者也舍陰陽人鬼消息隱見別以爲道在是者此不知道在陰陽人鬼之內者也蓋氣之爲氣一天地間生生不已之氣而道之爲道一天地間生生不已之道也氣言生生

者陰陽迭運之謂也。道言生生者，天地大德之謂也。天下無無體之用，非道以生生不已之體，何以行乎？氣之生生不已而用之，天下亦無無用之體，非氣以生生不已之用，何以盡其道之生生不已而體之故？道之與氣，可以體用言，又不得不以互為體用分言之也。此所為合有無而為一體，合有無而為一用者也。然莫貴于道，而莫賤于氣，莫純乎道，而莫雜乎氣。莫靈于道，而莫頑乎氣，又理與氣之分一定而不可易者也。老氏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夫有物而先生，其為物也，必有所自生，而其所自生，是生于有乎？生于無乎？自不得不以無為所自生，然則道本無也，而道之無，又為無之所生，是無又生無矣。佛氏出陰陽二氣，止求其所為道之無，而存之，猶老氏舍極之有，而求生有之極于無，亦徒以道之入陰陽為存，不入陰陽為無，故又言無無，夫無之為無，以其無所生而為無也。而今言有所生，推其無之所在，不過歸于太虛，不知太虛本無，而能為道之生，太虛不無矣。非又有言道過于老氏之說者，不足以知之也。噫！此佛氏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二 桂山堂

以老氏之無，猶為生有之無，不得謂之無。我之無，必有生而反于無，生之無，始得謂之無。然亦止能言我，以無生為無，不能并生無之無，而無之，其與老氏言無，亦復何殊？自不得不反而言，吾之有，尤真于老氏之有，而言真，有言真，有直與真無相反矣。又不得不反而言，吾之無，尤真于老氏之無，而言真，無此二氏言理言氣，言有無之大旨，雖若有不同，然究不能舍生無之道，而言有言無者也。今吾即所謂有生于無，猶謂之自必以太虛至無之中，于時無一息之氣，惟此道先從是生而後可者也。夫以太虛至無之中，能無端而生，此混成之物，謂之道，豈太虛至無之中，獨不能無端而生，此網羅之息，謂之氣，以其道主乎氣，以其氣行乎道，相與生生，而不可已，乃以氣與道，一生生不已之太虛，必言生是道，而始有是道，又必言生是氣，而始有是氣，是太虛為道之母，此道生于無，以太虛為無道，為有之說，所由來也。是道又為氣之母，此太極一陰陽理，即氣氣，即理之說，所由來也。然則老氏之以太虛為生，無佛氏之以太虛為存，無皆以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三 桂山堂

太虛之虛界言無耳何嘗以太虛之實理言無者哉故其所為無之道亦自以為無之道而非吾聖人之道也吾聖人所有太虛之道與氣乃道自道氣自氣而生生不已必無是生氣之道而有之必無是生道之無而有之者也紫陽不得已為解之曰道之能動能靜而生氣是所乘之機乃理搭于氣而行者也嗟乎無論太虛至無中未有二氣之先于何乘之搭之然非有是氣而乘之搭之又烏能不乘不搭而生之其不得以道生天地之說遂謂明理見道之說必然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四 桂山堂

者矣蓋天下之能生者氣而已天下之能生生不已者陰陽二氣而已不可以形而上者言也其與形上之道何根何本而氣從此出乎使道而能生陰生陽則不獨生天生地而已凡有陰有陽與天地同類不同類之物皆道之所能生何必待有陰陽而後不以生生之氣歸道而止以生生之氣歸天地哉故人必從有天地後而求未有天地之先為必有是理乃生是氣以為然即有人從有天地後而求未有天地之先為必有是氣乃生是理亦未為不然也此聖人之

所以不言也必有是理乃有是氣者亦儒者言理之大凡而未可以為定論故聖人從理而言則以太極先天地言之從氣而言則以一陰一陽先道而言之亦以理自理氣自氣理入乎氣而不雜乎氣氣通乎理而不雜乎理雖大聖賢人亦不過知所貴而貴之知所賤而賤之以理主乎氣不以氣主乎理而已矣彼愚不肖之流不知理在氣中一似止知食色為性者然以氣為理者有之此日用不知之人也小智穿鑿之徒徒知理在氣外一似心可無心性可無性者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五 桂山堂

然舍氣求理者有之此索隱行怪之教也皆不足與言有無不足與言理氣者也蓋天地萬物之理凡氣之所不存道之所不存者也人之生也智足以終天地力足以敵萬人陽之氣也一息之氣不屬焉雖升屋而就設衣而履靈之昭昭委而去之矣人之死也或降神于莘或射王于鎬其隱見不測如是陰之氣也雕檀而像之鑄金而摹之不能憑以自神者氣之所不存道之所不存也以言乎生雖蠕動之物莫不有飲食男女趨生避死之道非所為小莫能破者耶

以言乎死如金之煨于火火之死于灰石之朽于土
木之腐于水雖有搏挽天地雕刻萬物之鬼神不能
入之矣氣之所不存道之所不存也推之災祥之理
變怪之象見于天者必于日月星辰風雲之類以徵
之見于地者必于山川草木鳥獸之類以徵之見于
人者必于人生獸體獸生人體之類以徵之苟非氣
之所存即非道之所存其理一而已矣而况推之太
虛無窮無極中無在非氣所存非道所存以為必有
虛無寂滅無氣無道之天而存之亦其說之流遁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六 桂山堂

至此而不能已者耳故其道不再傳而宗門之徒即
以付囑詭秘至死不說為教豈得已哉
二氏于理氣二字原自茫然老氏認氣為道佛氏
離氣為道只在氣上做工夫故只做得生死二字
究之生不能長生死不能無生以其不知道也惟
將二氏不知理氣而言理氣說得明始知聖人言
理言氣為至

太極圖說理氣論六十三

或曰吾子合理氣而論天自天以上地以下莫不以
此理此氣而有之此亦言道之至者矣乃吾儒亦有
氣之所無虛之所極有無可名言之說其于太虛理
氣之旨似猶有未得其要歸者何耶余曰古聖人之
言氣也至于天而止矣無所為太虛之言也以天之
氣與天之道言之自必以天之道為虛天之氣非虛
以天之氣與地之氣言之自必以地氣有質而為實
天氣無質而為虛故由氣之虛以推道之虛自天以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七 桂山堂
上皆謂之虛即推至無窮無極之上亦皆謂之虛聖
人以一天盡之又何太虛之名之有哉太虛之名由
老氏而有也老氏以太極為有以無極為無以無無

極為尤無則安得以有極之天為天以無極之天亦
為天以無無極之天亦為天乎其不得不以天之上
之天為太虛也有必然者矣今欲與言天之上無窮
無極之天為一天舍彼所為太虛而不言是吾言天
彼言太虛吾自言吾無窮無極之天彼自言彼無窮
無極之天虛言猶不言也莫若即彼言太虛者亦與

言太虛吾言彼無窮無極之太虛吾豈與彼行遊乎
天之上乘彼道家所為剛風者旋折層次而入乎九
重以求所為無窮無極之大虛乎吾與彼亦仍本吾
聖人之一天以盡無窮無極所為太虛之天而已矣
所謂本聖人之一天又豈徒仰而指吾天所為無窮
無極相與推測度量而言之哉吾亦取其至小而易
見至近而易知者與言之而已矣所為至小至近者
何吾言人而天見矣所為易見而易知者何吾言氣
而理見矣今夫人之一身惟體質為至重其吹氣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八

桂山堂

出不能浮鴻毛以吾不能浮鴻毛之氣舉吾至重之
體質超走動作無不如吾意之所之雖其氣為之亦
習而不察者矣及乎氣乖疾作雖有烏獲之強不能
勝女子之任而舉之者非其氣之有所抑而不能自
奮耶然其為氣也又豈獨吾一身之氣舉吾之一身
如鳥飛獸挺不疾而速如是也亦以吾一身呼吸出
入之氣乘天地之氣而呼吸出入之是以能如是耳
苟吾一身之氣與天地之氣一息不屬則其身與木
石同傾仆而不可如何矣人亦有言人行氣中如魚

遊水中魚以水為氣而相忘于水人以天為氣而相
忘于天人不知其為天之氣而止知其為已之氣至
魚脫于水而不能遊始知其遊之力乃水之力遊之
也人絕于氣而不能行始知其行之氣乃天之氣行
之也由是觀之一人之身其小如此猶必乘天地之
氣以運行况合天地之氣日運行于太虛中使其為
太虛非言如天地廣生大生之氣與萬物呼吸出入
運萬物如運諸掌而無所難太虛雖無窮無極乎其
能與天地同其轉旋運天地亦如運諸掌而無所難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九

桂山堂

以出乎天地之外而入乎天地之中吾知必有所不
足矣莊生言水之積不厚負大舟也無力以喻鵬之
搏扶搖而上非風斯在下雖欲背負蒼天而南徙豈
可得哉然而老氏之言太虛亦止言天之上耳至地
以下莫非天所包舉之氣為之即莫非太虛所包
舉之氣為之也天之氣上浮者也上浮而至于太虛
惟有氣以相屬則不空不虛而上浮之氣不散苟無
氣而空虛焉則上浮之氣散矣散則歸于寂滅可翹

足而俟何必億萬年哉地之氣下降者也下降而至
 于太虛惟有氣以相屬則不空不虛而下降之氣與
 形不墜苟無氣而空虛焉則下降之氣墜矣墜則歸
 于寂滅可翹足而俟又何必億萬年哉此太虛與天
 地氣相屬而道貫乎中吾所為天地即太虛太虛即
 天地以太虛乃有氣之太虛非空無之太虛太虛乃
 有道之太虛非寂滅之太虛又安得有有成有敗之
 說乎哉今釋氏以天地有成有敗水火風災一切除
 去更立生人吾不知天地萬物消除殆盡將安歸乎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桂山堂
 亦不過歸于太虛而已是此太虛乃天地萬物死亡
 歸宿之太虛乃真虛真無真寂真滅之空界矣吾不
 知此時之太虛自必與天地消除殆盡無所復存尚
 有何氣何道更立天地更生萬物而復有此無窮無
 極之法象乎此老氏之不言天地敗劫以其道能生
 天地於其先又何有生天地于其後惟佛氏以天地
 與人有形有氣同歸敗劫而後吾無生之道超乎形
 氣而為貴然則天地萬物消除殆盡之後佛氏所求
 與天地萬物同歸滅度之志願雖畢終不若老氏之

徒言彼之道能以無極生太極生陰陽更生天地而
 生人彼不過與天地同歸寂滅而已又何取乎無生
 之道為哉此佛氏之徒不得不又言吾昔于天地未
 毀時吾能以無生者生而出世度人天地既毀時吾
 又何難以無生者生而再出世以度人彼又安能以
 其生天地生萬物惟彼一人自以為功由是言之二
 氏所為虛無寂滅之空界當天地萬物消除之日又
 何嘗不有道焉又有氣焉可使復生天地復成天地
 是此太虛本非無道之太虛無氣之太虛無劫與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桂山堂
 劫毀與不毀之太虛有何更生一天地更成一天地
 之太虛可知矣是此太虛之為太虛亦以氣之虛而
 為虛者也亦以道之虛而為虛者也是此太虛之有
 氣猶太虛之有形也太虛之有道猶太虛之有神也
 可以虛言不可以無言者也嗟乎一太虛也乃天地
 同體之太虛豈二氏可得指為無氣無道一如死亡
 歸宿之空界而言無言無無以為惟吾之大道於是
 乎存言無極言無無極以為惟吾之大道於是乎生
 之太虛耶天下之人信之者十九疑之者十不得一

焉○亦○徒○欺○其○不○能○與○彼○乘○剛○風○而○行○遊○九○重○之○上○一○
一○求○其○說○而○質○証○之○耳○今○而○後○子○亦○可○以○曉○然○于○太○
虛○一○天○地○天○地○一○太○虛○太○虛○之○道○與○氣○即○天○地○之○道○
與○氣○天○地○之○道○與○氣○即○太○虛○之○道○與○氣○天○地○之○不○可○
毀○太○虛○之○道○之○不○可○毀○也○天○地○之○不○可○窮○太○虛○之○氣○
之○不○可○窮○也○復○何○疑○于○合○理○氣○而○言○天○地○之○說○哉○

太虛二字雖出道家然止能言虛而不能言無者
也老氏猶言虛佛氏直言無皆不知理氣之本者
也桂山以理與氣皆虛皆一生而並生于太虛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桂山堂

中以太虛之形與神猶人之形與神言之真過天
人一貫之道從來言理言氣能從聖人一陰一陽
謂道一語參出不可以先後言之至理千古絕識
千古奇文能無俯首至地

太極圖說理氣論六十四

或曰太虛之為太虛也謂道之無窮無極與為同體
猶可也謂氣之無窮無極亦與為同體推極其至不
免虛無窮氣有限之疑而天地之道所以恆久而不
已者猶有說存焉否耶余曰今以太虛之中而有天
地之法象立于其間其無窮無極已若是况推而論
之太虛之無窮無極又何可量耶然聖人止言有天
地然後有萬物不言未有天地未有萬物者亦以太
虛中有此莫大之法象此殆無窮無極太虛中所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桂山堂

能不自有之法象也非太虛無窮無極中可以無此
法象若有神焉有物焉于太虛至虛至無中以爲此
不可不有一法象在吾無窮無極中而後始成其為
太虛始成其為天地始成其為萬物始成其為乾坤
之一大法界而有之也然吾嘗于聖人止言有天地
有萬物不言未有天地而有天地亦以天地在太
虛中乃不能不自有之法象雖若先有太虛而後有
法象亦以有是太虛必有是法象猶道與氣之有先
後而無先後者也所以然者以太虛不能無氣即以

輕清而在上者為天重濁而在下者為地太虛不能無道即以輕清而上者為陽陽之道為天重濁而下者為陰陰之道為地而陰陽不測之道為神故太虛之與天地本無二氣無二道也惟太虛于渾淪一氣而自有其陰陽即于渾淪一道而各有其為陰陽之道至天地立于太虛中而天地見即太虛之天地見矣天地立于太虛中萬物亦即生于天地中而天地之萬物見即太虛之萬物亦見矣萬物雖生于天地之後亦即生于太虛天地渾淪一氣中亦不得以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南 桂山堂

有太虛而有天地有天地而有萬物層次而言之耳聖人言有天地不言有太虛聖人以天地該太虛而言之矣故凡太虛中之萬象森然皆以有太虛而有之者也一以天地之道該而言之二氏以聖人不言太虛遂謂聖人止知天地不知太虛二氏以聖人止言天道地道遂謂聖人止知有之道為天地而不知其無之道為太虛不過以其推測之小智於天地與太虛有無虛實間區分之耳故太虛而不有天地于其中則太虛乃一無所有之太虛有太虛一如無太

虛又何有無之足言哉惟天地在太虛中太虛不毀天地自與不毀苟使天地在太虛中而不能不毀則是太虛亦不能不與天地俱毀矣夫太虛有何可毀而謂其亦與俱毀者以太虛之不毀為其有道有氣與天地同體而不可毀也今太虛至天地毀時即與同其氣散而道亡雖有太虛直謂之無太虛可也存儒不惑于虛無窮氣有限氣與虛不相資之說未嘗不可以其虛無歸吾天地而言虛無使知吾之天地何嘗非虛無何嘗是虛無烏得言虛無歸吾聖人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圭 桂山堂

言虛無使知吾之聖人何嘗非虛無何嘗是虛無烏得言虛無惟惑于二氏氣與虛不相屬之說自不能不以其虛無止歸二氏之言虛者亦言虛歸二氏之言無者亦言無而不能直斥其非也聖人惟不以太虛為虛一歸之天地而言氣以氣之為氣本虛亦與太虛同此虛之體其氣非有限之氣也聖人以太虛為無一歸之天地而言道以道之為道本無亦與太虛同此無之體其道非不相資之道也說者曰天之為天其氣上浮上浮而至于無窮無極之太虛又

安有不散者哉。地之爲地，其氣下降，下降而至于無窮，無極之太虛。又安有不墜者哉。而不知天之爲天，雖浮乎上，而有其氣，然其氣又以下降而資乎地，以爲氣者也。地之爲地，雖降于下，而有其氣，然其氣又以上升而承乎天，以爲氣者也。天之氣，惟日降而下，雖其氣包乎地之下，其道以資乎地，而有功地之氣。惟日升而上，雖其氣包乎天之中，其道以承乎天，而爲效。且天于太虛中，有是氣而有是道，以自運其輕清之體，而爲氣。詩所爲於穆不已，是也。地于天之中，有是氣而有是道，以自舉其重濁之體，而爲氣。中庸所爲無不持載是也。夫是以上感下應，相與而不離。上施下生，相資而不息。此諸儒之論天地，惟邵子天地自相依附，一言爲近之。而太虛上下之氣，非徒有氣而上浮，其氣亦如天道下濟而入乎地之下，又非徒有氣而下降，其氣亦如地道上承而行乎天之上。合天地之法象于太虛中，上下交而陰陽濟，生生無已。化化無窮，以成此乾坤無窮無極之法界。安得有所爲生無之說，有所爲無生之說，憑穿鑿之私智，增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七

桂山堂

謬妄之邪言，以濁亂吾天地之常，而乖反吾聖人之道哉。

聖人立言一字包藏義蘊，雖及門猶以不聞爲歎。不知其所包藏者，雖終日言之而有所不足也。桂山一字所包蘊必宜洩無窮妙義，多爲中人以下一流說法，不得不周匝如是苦心苦心。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七

桂山堂

太極圖說理氣論六十五

或曰吾子本理氣而論天地其為無始無終既得而聞命矣然愚以天下事物之理有始必有終有終必有始莫不皆然吾子前言人以氣數有始終不能與天地比而論之然即天地之自為天地其氣與道盈虛消息往來屈伸與人物之大小久暫雖不同其理則一也吾子以歲時代謝萬物生死論其無始無終可得而究其說歟余曰吾嘗以聖人言易推之以太虛無窮無極中有天地法象于其間乃一生生不已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太

桂山堂

之道與氣而已氣言生生者一陰一陽陰陽不測之謂也道言生生者天地大德聖人至仁之謂也故生生謂易可一言以蔽之乃小儒必究其始一若有太虛而後有天地者然夫以太虛無窮無極生生不已之氣不能不有輕清而洋溢于上為天不能不有重濁而流行于下為地天地之氣即太虛之氣也彼不能不以先後為言者為地之有形言之為萬物之有形而言之自不得以天與太虛以先與後離而言之不知天與地其形雖不同而氣則同其輕清重濁

不同而其上升下降則同是天與地同為二氣猶如同體况太虛與天同為一氣尤為同體吾雖欲求天之始不可得也天之始不可求則地與萬物之始又何從而求之哉惟老氏謂吾能知其始知其始生于無而已此亦老氏自分天為有太虛為無而始之豈有氣之太虛始於何時亦能知之耶小儒求其始自必求其終一似始生于太虛者終死于太虛者然夫以無窮無極之太虛有生生不已之氣生生不已之道其氣之輕清而為道者即於穆不已之命其氣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九

桂山堂

重濁而為道者即承天時行之理天地之道即太虛之道也彼不能不以成毀為言者亦為地之有質言之為萬物之有質言之也自不得以天與太虛以始與終離而言之也不知天與地其質雖不同而道則同其輕清重濁雖不同其所得乎道則同是天與地同此一道猶如同體况天與太虛同此一道尤為同體吾雖欲求天之終不可得也天之終不可求則地與萬物之終又何從而求之哉惟佛氏謂吾能知其終知其終歸于無而已此亦佛氏自分天為有太

虛為無而終之。豈有道之太虛終于何時而亦知之耶。然則吾謂天地之無始無終者。吾不能如老氏立天地未生之先。而知其始。吾不能如佛氏立天地既毀之後。而知其終。吾之所為無始無終。亦以太虛法象中一本生生不已之氣。以貫乎生生不已之道。知太虛一生生不已之太虛。天地一生生不已之天地。萬物一生生不已之萬物。推之無窮無極。億萬斯年無一息非生生之息。必無一息以斷之。無一理非生生之理。必無一理以間之。吾又安所見而必以有先。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三

桂山堂

有後有始有終而度量之不亦天下之妄人也哉。以故聖人言天道止言往來屈伸而于萬物乃言生死。然即以屈伸往來一如言生死者言之。謂未有生而不死亦可也。謂未有死而不生亦可也。乃吾儒言人之生死也。則以既散之氣其氣遂盡一若無鬼者然。及論鬼神又言神與氣未嘗相離。惟不以陰陽二氣分人鬼而言之。則前後論氣不一矣。不知人之有神行乎陰陽不測之中。其死而不復存者質耳。其氣則其神所憑以出乎陽而入乎陰者也。夫以一人之生

死其生也。必有所自來。其死也。必有所自往。故人生死而朽矣。猶有不朽而如生者。存鬼神是也。而况于天地之大乎。釋氏以天之有成敗。如人之有生死。特以地之有質。因與人之有質比而論之耳。不知地之有質。亦天覆中之一物耳。若更以太虛論之。則地尤大虛中一物之塊然者耳。故以天與太虛無窮無極之氣。包舉一地于其中。以其日息者資之。養之。而有餘。以其日消者變之。化之。而有餘。雖有此質于無窮無極之中。一若無此質于無窮無極之中。此大易論乾坤直以二氣言者。非無謂也。故極太虛上下之間。天地法象之大。萬物芸生之衆。不過一氣有之者也。大虛有是氣。不得不有是天地。天地有是氣。不得不有是萬物。是皆大虛與天地一消一息之氣有之也。在太虛與天地以所息之氣。生萬物而為生。以所消之氣。死萬物而為死。是太虛與天地其氣亦可如人言生死。而不與人言生死者。以太虛與天地本然之氣。乃生生不已。消而必息。息而必消。消而復息。息而復消。本如是其生生不已。非若人之氣乘乎陽而為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三

桂山堂

生歸乎陰而如死歸乎陰而如死乘乎陽而又如生者可比也。太虛雖無窮無極乎。一有往有來之太虛。一有屈有伸之太虛。卽有消有息之太虛也。以人之氣比之。一如有生有死之太虛而非可劫可毀之太虛也。非太虛之不可劫不可毀以太虛之道不可劫不可毀太虛之氣不可劫不可毀也。太虛者一無終無始之太虛也。故天之爲天。一生生不已之天。木生生之道以運生生之氣。一日一周旋轉于上。雖歷億萬年如一日而不已。其氣之充溢蓬勃爲何如其能。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圭 桂山堂

無盈而不虛。塞而不通之患。卽以一日計之日之出。于東而入于西也。東生氣也。卽來而伸之氣也。西死氣也。卽往而屈之氣也。人止知明日之出亦猶是也。明日之入亦猶是也。不過一出一入其常焉而已。而不知今日之出卽今日之來。今日之伸卽今日之生也。今日之入卽今日之往。今日之屈卽今日之死也。也。皆天地一日一周之氣爲之也。天之氣雖一日然。既往既屈之氣必不可復來。復伸卽天地一日已死之氣也。何者以一日計之。未有以今日之寅可復于

今日之午而用之。今日之午可復于今日之子而用之。爲其氣之已往已屈消而不可復息也。至明日而日出。又明日之氣來也。伸也。生也。與昨日之氣來與伸與生無與也。其往與屈亦猶是也。積之一月而積之一歲而無不然也。更卽一歲之四時論之。四時之始于春而成于冬也。其代者來也。伸也。生也。其謝者往也。屈也。死也。人止知來歲之春夏亦猶是也。來歲之秋冬亦猶是也。不過一代一謝其常焉而已。而不知今歲之四時每三月而代卽今歲之來也。伸也。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圭 桂山堂

卽如今歲之生也。今歲之四時每三月而謝卽今歲之往也。屈也。卽如今歲之死也。皆天地一歲一周之氣爲之也。天之氣雖一歲然。既往既屈之氣必不可復來。復伸卽天地一歲已死之氣也。何者以一歲計之。未有以今歲之春可復于今歲之夏而用之。今歲之秋可復于今歲之冬而用之。亦以其氣之已往已屈消而不可復息也。至來歲而四時之代者來也。伸也。生也。與昨歲四時之氣來與伸與生無與也。其往與屈亦猶是也。積之十歲百歲而然。積之千萬億歲

其○生○一○如○言○其○生○以○一○陰○一○陽○之○氣○而○有○四○時○之○謝○
 萬○物○之○死○為○謝○為○死○不○必○言○其○死○一○如○言○其○死○而○已○
 矣○異○端○曲○學○之○徒○不○知○天○下○有○形○死○而○氣○不○死○徒○以○
 形○死○而○氣○亦○死○歸○之○并○不○知○天○下○有○氣○死○而○道○不○死○
 徒○以○氣○死○而○道○亦○死○歸○之○并○不○知○天○下○有○氣○不○死○山○
 道○不○死○道○不○死○由○氣○不○死○徒○以○氣○之○日○死○而○必○以○不○
 死○求○之○道○之○日○生○而○又○必○以○不○生○求○之○其○與○夏○蟲○疑○
 冰○亦○復○何○殊○又○安○得○不○為○天○地○始○終○成○致○之○說○乎○此○
 余○所○為○以○萬○物○生○死○與○天○地○四○時○推○論○之○其○有○生○有○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桂山堂

死○而○無○生○無○死○者○自○在○聖○人○所○為○一○陰○一○陽○生○生○不○
 已○之○中○又○何○庸○徒○以○一○已○之○貪○生○怖○死○而○求○不○死○無○
 生○毀○天○地○蔑○聖○人○日○以○生○死○二○字○愚○天○下○之○人○乎○哉○
 天○地○理○氣○之○無○窮○無○極○通○乎○太○虛○之○無○窮○無○極○理○
 與○氣○二○而○如○一○天○地○太○虛○一○而○不○二○此○其○以○一○理○
 一○氣○成○此○法○象○之○大○于○太○虛○之○中○至○平○至○實○乃○作○
 大○易○聖○人○開○天○明○道○之○至○理○經○曲○學○小○儒○支○離○淺○
 鄙○託○于○一○無○中○任○其○荒○妄○而○說○之○莫○不○歎○為○真○言○
 妙○諦○讀○此○而○猶○不○醒○可○哀○也○哉○

太極圖說理氣論六十六

或○日○今○而○後○天○地○之○無○始○終○雖○有○至○愚○亦○可○曉○然○而○
 喻○矣○至○虛○無○窮○氣○有○盡○猶○未○能○了○然○敢○進○而○求○其○說○
 余○日○此○古○之○人○于○聞○見○所○不○及○不○論○不○議○者○亦○以○無○
 微○不○信○置○之○而○已○然○余○既○為○子○發○其○端○能○不○更○為○子○
 竟○其○委○乎○吾○言○太○虛○一○生○生○不○已○之○太○虛○亦○為○氣○以○
 虛○生○氣○與○虛○為○類○虛○則○生○不○虛○則○不○生○無○論○其○有○氣○
 為○何○如○無○氣○為○何○如○而○氣○之○生○生○不○已○者○必○不○絕○于○
 太○虛○之○中○而○知○其○必○非○無○氣○之○太○虛○而○已○矣○亦○為○道○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桂山堂

以○虛○生○道○亦○與○虛○為○類○虛○則○生○不○虛○則○不○生○無○論○其○
 有○道○為○何○如○無○道○為○何○如○而○道○之○生○生○不○已○者○亦○必○
 不○絕○于○太○虛○之○中○而○知○其○必○不○為○無○道○之○太○虛○而○已○
 矣○子○必○以○虛○無○窮○氣○有○盡○求○之○是○猶○二○氏○止○知○太○虛○
 為○無○窮○無○極○之○太○虛○遂○以○太○虛○之○天○三○十○有○三○雖○推○
 而○止○之○至○三○百○有○三○亦○何○不○可○之○有○哉○此○釋○氏○猶○以○
 為○未○足○迫○必○以○三○十○有○三○止○言○太○虛○之○上○之○天○而○
 坏○能○盡○太○虛○之○下○之○天○自○不○能○不○以○前○後○左○右○四○維○
 上○下○各○有○天○地○亦○無○終○極○自○不○能○不○以○天○之○上○有○天○

者更言天之上。有地。四維上下之天。各有地。苟再從而詰之。又必有無窮無盡之妄言。亦何所不用其極哉。夫以吾一天地之太。其無窮無極之氣與道若此。况以四維上下。各有天地。其無窮無極之氣與道。又當何如。而徒以吾之天地為有限之氣。與道子。猶必以虛無窮氣有盡求之。豈吾言無窮無極之道。是太虛必有之道。而無窮無極之氣。是太虛不必有之氣乎。今即以吾之所為天者而論之。人之言曰。天之去地。不盈尺。而天之氣在焉。自吾論之。天之與地。二氣之交接。直間不容髮耳。又何盈尺之有哉。何者。天之氣無息不下降。地之氣無息不升。不獨春夏資始。資生為然。即秋冬收斂閉藏。無不然者也。夫以天地莫大之法象。其氣上下旁薄。而塞乎兩間。子必以為其氣有過于雲之油油然。而蒸風之蓬蓬然。而起而孰知大易之言氣也。亦言其細縹而已。莊生之言氣也。亦言其為野馬埃塵。以息相吹而已。而候地氣者。亦僅以六管葭灰候之。蓋天體至大。其氣愈微。猶之地體至廣。其質愈細。一撮之土。分為億萬之數。而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天

桂山堂

可極亦如是也。此在天地二氣以內者。猶若此。而况太虛之無窮無極乎。必以太虛之氣一若天以外之氣而求之。吾何能究極其氣為。何如亦惟天地以內之網縹野馬。究極之自不必以油油然如雲之蒸蓬蓬然如風之起而求之。而太虛之氣。其有盡無盡。亦槩可知矣。况太虛之中。其無朕無兆者。莫如道。以是道之虛求。是氣之虛。即以其氣如道之無朕無兆。而必有是道者。必有是氣。以求之。其為有盡無盡。又可槩見矣。又何必以虛無窮氣有盡。徂于二氏虛無寂滅之說。而疑之。即苟以其說而疑之。自必求一天于虛無寂滅。而不得。必求之三。十有三之天。求三十有三。太虛以上之天。而不得。又必于太虛四維上下。各有天地之天。而求之。不獨太虛為不虛。不寂。不滅。之太虛。且又為至實。至有。至喧。聒。而不寂。至紛。擾。而不滅。之太虛而已矣。爾又將疑而質之。求其信而後已耶。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二

天

桂山堂

太虛惟虛而道與氣亦以虛而生。虛則生。不虛則不生。此桂山言虛無而不虛無之至理也。二氏能

言氣有限不能言道有限彼徒以道與氣分有無耳而不知氣固如此道亦如之此伏羲本天之河圖止以一陰一陽專以天地二氣而起乃釋氏知以一虛言天地而不足又以四維上下各有天地而實之以愚天下人而不知其非桂山之書不徒有功于聖人且有功于天地豈諛言哉豈諛言哉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桂山堂

太極圖說論卷之十三

太極圖說明教論六十七

或曰聖人教養之道遂其欲而後教之可謂至矣然人之有欲不如是而已也其情喜榮惡悴好逸憎勞見爵而思伐見富而思奪苟非其人能自克其已雖日提其耳而命之亦何益之有哉余曰此其故聖人豈不憂之慮之其如天下之人不能無富貴貧賤勞逸榮悴之分者勢也不能使人惡富貴而喜貧賤去安逸而就勞悴之情者亦勢也古聖王之富貴人也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桂山堂

非聖王之自謂能富人而貴人也木天而富之貴之者也故曰富貴在天其日在天豈天與富貴而後聖人從而富貴之耶又豈其人既富且貴歸之莫之為而為而委之天者耶聖王以為天欲與人以富貴必先與人以才德與我共治天下舍此將以誰求耶故天下之人居富貴而不以為愧處貧賤者亦安然而無所怨既已富之貴之不能不榮之逸之于是著為訓曰此治人者也宜榮宜逸者也此治于人者也宜勞宜瘁者也然而舉天下之人皆天之所生則當知

天之爲天所以自生而亦如之以爲生者也。天之所自生者其運也不息其命也不已。人亦如之而後人可以生不則不可以爲生矣。故曰民生于勤勤則不墮勤者人之所自生者也。乃魚魚之人止知逸樂之生人而不知勞苦之生人久矣。雖以才德之人處逸樂之地尤必兢兢然戒之曰君子所其無逸。敬養所爲自天子卿大夫以及王后命婦莫不勞其心而不敢弛其力。况士庶人之夫婦敢舍力而淫心以他求乎。于時士處于庠農處于野商賈處于市安焉習焉。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二 桂山堂

莫不有以定其志焉。三代之世主德雖衰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聖王之憂深慮遠如是也。至衰世而無才無德倖居高位載寶而朝求之風開矣。負乘致寇奪之風起矣。一人求之一人得之人人思求思得矣。一人奪之一人據之人人思奪思據矣。豈聖王之道不能安其人求之奪之之心乎。抑聖人之道不足制其人求之奪之之心乎。惟上之人無以使天下之人安焉習焉。有以定其志焉。以至于斯也。或曰人有生來出處安危各有道以處之士君子當此莫不顛倒雜

亂而失其常亦惟不明于人生憂樂二者而有以通之耳。一二賢知之徒或放志于山水或寓情于麴蘗多以達生爲旨而莊周南面釋氏西方謂人之樂不如鬼之樂日放其心而不知其違道也。遠矣。余曰喜怒哀樂人性之發而爲情者也。天下有以樂爲憂以憂爲樂者此矯情拂性之人不足與聞天道者也。人于有生之憂不可以終日而于有生之樂終其身處之猶孜孜汲汲不知其所止。古聖人所以平其情而適其性者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而人莫之知也。子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三 桂山堂

以聖人止教士君子以素位而行無入不自得者耶。雖愚夫愚婦所以平其情而達其性莫之或遺者也。均是人也。聖人既有以處才德之人矣尤必有以處天下無才無德之人。朝焉夕焉以糊其口焉作焉息焉以有其居室焉父子兄弟以相保焉歲時蜡臘以相娛焉人生之樂亦孰有過于此者耶。其安分而若忘者卽能樂之徒也不能安其分者豈無其人。至求之不可倖得雖不定之志亦靡弗定矣。若夫讀書明道之人于此猶有所介于中吾知其才者不必才德

者不必德○乃聖人所為○未足與議者耳○彼既不得為善道之人○必且為敗德之人○有必然者也○莊周以曳尾塗中為樂○樂貧也○見富貴而惡之矣○釋氏以苦空為樂○樂死也○見有生而惡之矣○世之從事聖門○能尋孔顏樂處○既不易得其人○苟能通乎憂樂之情○不以憂為憂○樂為樂○而超乎憂樂之外○亦可謂得入道之門者矣○夫人生境遇何常之有○其為憂樂亦何嘗之有○昔謝安過江○有聲無哀○樂論其旨○未嘗不可通于斯也○故境之憂者○莫如貧賤○彼晚食當肉○安步當車之人○何不樂之有○以視極人世之樂○如初登于天○極人世之苦○如後入于地○憂有常憂而不失其樂者○有矣○樂無常樂而能復居其憂者○幾人哉○其于患難亦猶是也○况人生憂樂○未有不相因而生○樂極而憂亦未嘗不隨之○憂極而樂亦未嘗不隨之○憂樂在心原不在境○猶哀樂在心原不在音○士苟明此○其于行道不已思過半矣乎○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四

桂山堂

不能由道皆由境遇不安○境遇不安皆由不通憂樂○吃緊喚醒不識不知之人○走入二氏○求樂有聞行道甚大

太極圖說明教論六十八

或曰人之于道○莫甚于生死○苟斯事未能了徹○其于大道終其身力行而無間○亦未易得也○大聖賢人朝聞夕死○歿壽不貳之說○自非一二篤信好學之人○其能與于斯也○耶○余曰○人之生死○人知為人之道而已○而不知其為天之道也○人不知天之道○欲自盡其人之道于生死之間○亦難矣○孟子以知性為知天○以存養為事天○而後以歿壽不貳為立命○此以見人于存養時○猶以歿壽貳其心○亦未能盡知天事天之道者○也是故孔子言窮理盡性以至命○又自言五十知天命○可以知立命之難也○然則人生于世○壽夭介之而能修身以俟者○幾人哉○此孟子又為存心養性之人○未知立命者申論之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則正○逆則非正○巖牆之立○豈天為之○命之立○不立又在已○而不在天○立則歿亦正○不立則壽亦非正○又以盡道○極格明之○而後修身以俟者○不待盡年而已○知所自立矣○故孔子知命之言○雖為心性言之○未嘗不兼死生言之○而孟子立命之說○則專以死生言之也○夫歿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五

桂山堂

與壽人之事也。不以死壽貳其心。亦人之事也。于天之命無與而言立命以事天。且天之死壽人。雖天之命之人受之。而死者自安其死。壽者自安其壽。此卽爲順受其正而已。耶。吾有以知其不然也。夫命之爲命。賦之于天。而思所以立之。必有與天所賦之性。一盡而無不盡者。斯爲立必不徒以盡天所賦之命於人所受之性。可以盡可以不盡者爲立。故天之生人也。以百年爲人生之大齊。人之得百年者。千百而不得一焉。或七八十年。以至於四十三十年。二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六

桂山堂

達道之年。經邦弘化。奉職宣猷。功存社稷。澤被生民。以成已成物而已。物有不成者。耶。其起而有爲也。卽十年服官。十年有禪于國。五年服官。五年有禪于民。以無忝吾行義者。無忝吾求志。亦可以爲成人矣。况乎少壯策名。衰老謝政。其生也尊榮于朝。其歿也尸祝于鄉。不愧于天地。無忝于二人。天之以年予人也。不亦重乎。或曰。此固人生德命俱隆。有生之願遂矣。若夫豐于德而嗇于命。不得一行其志。能無感慨于中。而不自聊者。耶。余曰。此天下之人。莫不以是憂生。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七

桂山堂

十年其殒殤無論已。大約以七十年爲斷。又人生以後之大齊也。以人生七十年計之。十年幼學。二十而冠。三十壯有室。四十強而仕。五十服官。政六十願指使七十老而傳。以四十年爲求志之事。以三十年爲達道之功。人受天之年。而爲人不可謂不久矣。不可謂不厚且重矣。八歲就外傳。十五入大學。一年以至於九年。而大成。雖有中才。亦可以成人。况才知過人者乎。以是四十年求志之年。事親從兄。敬長睦族。尊師取友。以盡其天德。而天德有不盡者乎。以是三十年

而戚戚嗟嗟者也。卽日進天道一篇于其前。哀如充耳而不予聽耳。雖然。嘗試與子言之。人之生也。必有其所事之人。根于天性。終其身而不忘者也。其大者入則事親。出則事君。苟得親而事之。以盡吾孝。其視得君而事之。以盡吾忠。一也。如老萊行年七十。荷顛年踰六十。而色養蒸蒸。雖三公之尊。不以易一日之樂。古之人多有之矣。聖王之制。四十強仕。非無顏淵子奇之才。雖遲久以老之。亦以其家必有親。不忍據奪之也。孟子以父母俱存。王天下不與雞豚。足以逮親

雖抱關擊柝弗為之矣。苟不得吾親而事之當行義之年君子未嘗不以及吾君吾民為汲汲然有道仕而無道隱時世則有然矣。用之行而舍之藏遇合則又有然矣。亦安有憂能傷人不復永年者為君子人耶。今世之人不知天命而以年壽為憂者二者而已。其一以窶貧為戚戚邪徑而託足詭遇以希榮愚夫愚婦羨而效之。志節之士不屑道也。其一以放佚為養生垢俗以動其概。疵物以激其清。介人孤士嘯呼而從之。聞道君子非所尚也。夫天之界人性與命兼。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八 桂山堂

而有之者也可以獨善用之可以兼善用之不能必之于天而能必之于已者均有以自處而不失其正耳。今慕富貴而以及時為汲汲無論得之不得有命存焉。即求而得之亦其命也。而已失其性矣。况不以其道而非命耶。守微尚而以養生為欣欣無論大行窮居有性存焉。乃一若忘之。雖曰安命而已失其性矣。而可謂之知命耶。此其人辟之滅毅忘羊其失則一皆無與于知性知命不足以事天也。余以人之為人無一非天之為天而有之故人之為人能一如天

之所為而為之其去聖人亦不遠矣。故人之生也一天生之不以人之生失其天。死也一天死之不以人之死失其天。其為天之人歟。其為人之人歟。天無生死吾有生而無生死者歟。天無始終吾無始終而有始終者歟。或曰此為學道之人立其教者也。天下凡庸之夫孰不惑于二氏又安肯一其心志從事于順受之教其若之何。余曰二氏之教始于自私人之相率而從之者。徒知人之有生有死而不知天之生人死人。惟不知天之生人死人。故天以天之道生人。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九 桂山堂

死人遂不知一已生死之有道而妄求之。斯二氏之徒得引而去之耳。天之生死人一本天之道。生死之非以其為人也。而生死之人不得而知也。人生百年而死天地之間無此人矣。無此人者乃人之自無其人。以吾生而有是人。一旦死而無是人耳。而天之有人無時無日不有人。所無者此一人。所有者彼一人矣。所無者此百千萬億人。所有者彼百千萬億人矣。人為一已之生而喜。為一已之死而悲。天不以為悲喜也。人為生一已于百千萬億族類中而喜。死一已

于百千萬億族類中而悲天不以爲悲喜也夫天既以生生不已之仁生人非不欲使天下之人長生不死以成其爲人豈其不能不生之者天之仁爲之其不能不死之者天之不仁爲之耶人苟舍一己之愛生而惡死而以萬物之生死觀之知天地非獨生死吾一人而其怨少解矣若更以天之生人無窮其死人自必無窮其死人無窮其生人又必無窮人人無不在生生死死之中其怨又少解矣若更以吾非不欲天生吾一人與天地同其無紀無算之人而不能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十

桂山堂

使天生億兆人如吾一人與天地同其無紀無算之人天苟私吾一人是以吾之私強天之無私而私之有是理無是理必有知之者矣且天非不欲使吾一人之生與天地同其無紀無算之人非不欲使億兆人之生如生一人與天地同其無紀無算之人天苟以生生不已之仁私一世之人是天以生生不已之仁止于一世而不已之不予百千萬億世而不已之有是理無是理又必有知之者矣二氏之徒惟知生之爲生不知生生之爲生亦不過生而求爲爽鳩氏

之民死而求爲南面王之樂而妄求之已耳且天之于人其生生之道又不徒以一生之而已氣散形亡而有不亡者存其人亡其神存也且不獨其神存焉而已其形與氣亦未嘗不存其人之子若孫是也是天雖死吾之爲人未嘗死吾之爲鬼爲神雖死吾一世有形有氣之爲人未嘗死吾十世百世子若孫有形有氣之爲人是人之生也其形與氣與神何一非本天所生生以生之人而形與氣與神生而爲人死而爲鬼日在陰陽不測之中子復生子孫復生孫如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十一

桂山堂

火傳薪何一非本生生不已之道爲之嗚呼天亦何負于人而人爲負天之人天不忍人與鳥獸爲羣而人自甘與鳥獸同羣天不忍人與草木同腐而人自甘與草木同腐而修身以俟之君子與順受其正之常人于千百萬億人求一人而不可得矣此皆聖人之所不言即無其言而有其理者也亦盡性至命緒餘不足道之說娓娓言之以醒世之凡庸人而已矣生死二字爲二氏把持哄誘桂山娓娓言之不得已耳豈好辨哉正言以喻君子支詞以醒小人

太極圖說明教論六十九

或曰人之生也以盡其道而為天所生之人也一二賢知之徒嘆身世之勞勞感光景如逝水以達生為旨以休死為歸豈天道而外更無所為道歟孔子以子桑琴張之徒遊方之外未必無說以處此耶余曰此聖道之不明于天下人之失性而從欲古莫不能言之○以自解免久矣○然而愚不肖之人其欲也不過自陷于罪戾而已而賢知之徒其始為任計為達生而未已也為為我為逃世而未已也為清淨為虛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生

桂山堂

無為養真為存神而未已也其究歸于長生不死而為神仙兩漢之世儒者于心性道德之原本少所講求處則孝弟廉恥為尚出則政教化效為先老莊之書廢而不講晉世王衍何宴諸人宗述其旨解脫拘束引歸虛無然亦止于經子儒書傳誦習聞之外求其標新領異資談說焉耳其時老莊弟子聞然無聞惟支遁道安法深慧淨輩披釋氏之縑衣暢道家之玄解其後佛圖澄鳩摩羅什之輩皆能通曉漢義翻譯胡言註釋增補撰述分疏巧辟妙喻不出南華一

書以致達摩西來掃却文字亦不過雲將搖頭東郭瓦甕便為秘密之旨令人于無首無尾尋求之然使其亦如老莊之言虛無為虛無清淨為清淨神仙為神仙猶夫老莊而已何以能使其教爭雄于天下哉于是本佛氏空色相無心性之說而敷衍之以其道為無上之道以其天為無上之天以其寂滅之教為無上之教以為吾之成佛作祖豈彼神仙之徒所得而望其肩背者哉二家源流大略如此故老氏以人生莫大于生死而聖人徒以道為生死雖欲自盡其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生

桂山堂

年者少矣是非天欲天折之聖人以道天折之也彼老氏者何人斯耶豈真明于聖人死生一致之道而猶以長生不死徒為神仙之說耶佛氏亦以人之為人莫大于生死中國聖人止知天能生之能死之不知非天能生死之吾能死而可以無死生而可以無生彼釋氏者何人斯耶豈真明于聖人死生一致之道而猶以長死無生為佛祖之說耶蓋聖人之道一天道也非聖人之道也聖人未嘗以天道為吾之道必欲使人從吾而信吾尊吾為聖敬吾為天如二氏

各以其道爲己之道。喪天棄天而不思。侮聖非聖而
 不顧。以愚天下之人。爲天上地下。惟吾獨尊者也。聖
 人自視其道。非我一人之道。乃人人之道也。吾以斯
 道明于天下。天下之人無不明之。是明天道于天下。
 吾雖與焉。而若無與焉者也。吾以其道行於天下。天
 下之人無不行之。是行天道于天下。吾雖與焉。而若
 無與焉者也。雖勞心勞力。貴賤有殊。其爲修己治人
 率性由道。殊壽不二。立命事天。無君子小人同歸一
 致之理者也。使有可以長生不死。長死無生之道。豈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西 桂山堂
 有一本天地大德。仁天下之聖人。卽一物之微。尚不
 欲其疾厲而夭折之者。何如。而必不令天下之人。相
 率而爲之耶。自古巢許卞務之徒。亦不過遂其生適
 其志。放廢自甘。無所求于人世。其自比也。亦同于鴛
 鴦。栖枝偃鼠。飲河之說。非有託爲長生久視。傲天下
 短折之人。南面西方。引天下妄求之輩者也。以吾道
 與若屬論之。自非無道。則隱長爲逸民。亦聖人之所
 不許也。老莊之徒。亦不過本此意。因是而創爲神仙
 自飾其放佚。而悖王道之非佛氏之徒。又不過本此

意。因是而更稱佛祖。以能說空無。而出于天道之外。
 于天人大道。亦有何與。而以爲吾道之外。又別有道。
 取字桑輩于遊方之外。求之不亦謬乎。
 二氏立教。至淺陋。一經洗刷。皮骨不存。或人以子
 乘一流。爲別有道。以問之。亦有疑于老莊之源流。
 出于巢許宗門之枝葉。根于老莊。桂山爲一一指
 摘而辨析之。而二氏之道。不得爲道。益復了然。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三 桂山堂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

或曰世之衰也人方以實有為苦而老氏以虛無之樂引之人猶知實有為真而佛氏復以實有為妄引之著為邪說狎侮聖人且復以富貴壽夭吾能轉移之罪孽凶禍吾能解脫之舉天地鬼神而狎侮之矣天下之人汲汲然希福利于生前閔閔然求安樂于死後其視一切禮法且如桎梏况肯求操存舍亡于幽獨之中而自強不息者耶愚恐今之流入于異端非昔之流入于異端可比也吾子雖殫心力而排斥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六 桂山堂

之其若之何余曰聖人之道之大明于天下猶天之有日也二氏之說特雲霧之四起而障之耳王者興而聖人出本吾道以正之不足正也所可痛者舉天下無智慧賢不肖之人未有能自知人之所以為人何以為人者耳夫不知人之所以為人又安知道之所以為道不知道之所以為道又安知天之所以為天堯舜孔孟復生人知堯舜孔孟之為人猶知人之所以為人堯舜孔孟既沒人不知堯舜孔孟之為人即不知人之所以為人矣然堯舜孔孟沒而無非堯

舜背孔孟者乘之民即自失其所為人猶知堯舜孔孟未嘗失其所為人是我自失其為人耳乃又以二氏之非堯舜背孔孟者起而乘之民既自失其為人方且厭棄堯舜孔孟之為人乃二氏又以非堯舜背孔孟之教教之民之得遂其厭棄之情已若水之就下有沛然莫禦之勢而况其所為非堯舜背孔孟之教其生也放佚其死也安樂視堯舜孔孟什百千萬倍之有不合而歸之者必無之理也至于今天下之人亦徒以飲食男女故不皆相率而歸之耳又孰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七 桂山堂

以言實有不如其言虛言無言死生不如其言不死無生不以身歸而以其心歸者又可勝道哉自非使天下無智慧賢不肖之人自知人之所以為人何以為人而後可與言道之為道何以為道天之為天何以為天必不可得之數也人之有性天之命也雖分形受氣于有質地之質也人之有性天之命也雖分形受氣于父母無一不本于天而有之故人之事父母一如事天地至其所命之性即所率之道其所為人倫天德成已成物無一非人之道無一非天之道也猶人之

一身無一非人之身。一非本天地之身。以爲身者也。無智愚賢不肖之人。天之所有人。無不有之也。孔子謂天地之性。人爲貴。能盡其性。直曰配天。非推而大之之詞也。夫人之爲人。其貴也如是。其大也如是。乃天下之人。不以爲貴。反以爲賤。不以爲大。反以爲小。非大天之體。而必小一己之體也。非大天之道。而必小一己之道也。亦不過以天之年歲。如是其無窮。而人之年歲。如是其有限也。以是爲人之貴。且大不得與天地並焉耳。愚不肖之人。曰奈何以有限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太

桂山堂

身欲與天地同其長久。不以生爲樂。而以生爲苦。何爲者耶。賢智之徒。亦莫不以有限之身。雖立德立功。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耳。天下苟有真不朽之道。與天地同其長久者。吾舍而弗求。吾其烏獸草木也歟哉。此其人在文武道衰。孔孟教微之時。發而爲言。見而爲行。已浸浸乎有潰天地之範圍。決聖人之隄防之勢。而不可止矣。老氏起而莊列之徒。和之其言。虛無後人尚推爲不可及。至佛氏虛而尤虛。無而尤無。以歎虛無之不可及者。更歎尤虛尤無之尤不可及。豈

太極圖說論

卷一三

顧問哉。然而天下之人。徒知二氏之教。足以厭吾之心志。而求之又孰知二氏之教。乃不足以厭吾之心志。求之亦無益者耶。老氏之教。爲谿爲谷。此亦極天下之至忍也。世之能與爲徒者。亦罕矣。佛氏之教。爲冥爲寂。此極天下之苦空也。世之能如其教者。亦罕矣。其與爲徒者。亦天下蠢愚頑鈍。丐食無所之人耳。乃帝王卿相。賢士大夫。又莫不敬而信之。如拜下風于廣成。甘爲奴于佛氏。亦爲其練氣存神之說。可爲神仙。圓空守覺之談。便成佛祖。生而不死。死而無生。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尤

桂山堂

其所爲施捨。懺禮。福田。利益。猶其末焉耳。嗟乎。聖人之教。通乎幽明。死生鬼神。而有之不可得。而無之者也。二氏之教。分幽與死。與鬼求之。不知其無而無之者也。乃天下之人。反以聖人不恒言幽。言死。言鬼。不知其無之。爲無。而不言。二氏惟言幽。言死。言鬼。能知無之。爲無。其言無一。如言有。且以聖人卽言幽。言死。言鬼。于吾所求。幽與死。與鬼。無所用之者也。二氏專言幽。言死。言鬼。于吾所求。幽與死。與鬼。有所用之者也。而二氏鬼道教民之說。于是乎大行。老氏曰。吾能

四五

合陰陽二氣而自主之吾之生死異乎人之生死斯
 吾之鬼神異于人之鬼神佛氏曰吾能出陰陽二氣
 而自存之吾之生死異于人之生死斯吾之鬼神尤
 異乎人之鬼神夫天之為天一天而已陰陽之為陰
 陽一陰陽而已吾何必問其死生在陰陽之中而為
 鬼神出陰陽之中而不為鬼神即謂在陰陽中之生
 死鬼神亦生死鬼神也出陰陽中之生死鬼神亦生
 死鬼神也天下之生死有離乎陰陽而又入陰陽而
 而為生死天下之鬼神有離乎陰陽而又入陰陽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圭 杜山堂
 為鬼神者耶二氏又必曰爾雖能知生死不能死而
 無死生而無生爾雖能知鬼神不能知孰鬼大而孰
 鬼小孰神貴而孰神賤亦二氏自以己之鬼神為貴
 且大人之鬼神為賤且小耳吾知大且貴者為神小
 且賤者為鬼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聖人以至愚不
 肖之人無一不可于鬼道而知之者無一不可于人
 道而知之者也然則二氏之所自為貴且大者徒以
 人不能為長生不死之鬼神吾能為長生不死之鬼
 神而已矣而不知天下之人其生也有求其生而不

得者矣其死也豈求其死而不得者耶其生也有求
 其長為人而不得以陽之氣必有數以限之豈其死
 也有求其長為鬼而即得之是陽之氣有數以限之
 而陰之氣獨無數以限之耶其死也有求其為聰明
 正直之神而不得者以生之不能為君子也有求其
 不為淫邪貪昧之鬼而不得者以其不免為小人也
 豈天地之為鬼神必為二氏長生不死神仙佛祖始
 為鬼神不為長生不死神仙佛祖不得為鬼神耶是
 天下無知愚賢不肖之人生而死無不為鬼為神死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圭 杜山堂
 而生生而復死亦無不為鬼為神何一非生生死死
 之鬼神即何一非長生不死之鬼神亦何有于二氏
 徒為長生之說而不能不死徒為長死之說而不能
 不生之鬼神為貴且大而天下之愚人必從其說而
 妄求之耶嗟乎天之生人也由天以天之氣與地之
 質而生之一如天地自以其氣質生之人乃生而為
 人耳非人可得而自私其為人其死之也由天以天
 之氣與地之質而死之一如天地自以其氣質死之
 人乃死而為鬼耳非人可得而自私其為人即非人

可得而自私其爲鬼然則人能知生爲天生之人自
能知死爲天死之鬼能知生無愧乎天生之人其發
揚于上而昭明者乃神之爲神卽天之爲天也能知
死爲天死之鬼其沉滯闇沕者乃鬼之爲鬼必非神
之爲神必非天之爲天也而後知天以陰陽之氣行
乎人與行乎鬼猶其有一呼一吸一晝一夜而人之
性卽天之命天之所爲不息卽人之所爲不息不徒
以氣之生而死死而生言生言死直以一陰一陽言
生生死死之大道而可矣此聖人一陰一陽謂道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圭 桂山堂
說以是立教而垂訓于天下而天下之愚人從二氏
之教不能求生而不死又求其死而不死不能以爲
鬼爲神生生死死于天道之內求之又以神仙佛祖
長生不死于天道之外求之舉天下無一人能知吾
之爲人者何如卽知吾之爲鬼神者何如能知吾之
生爲天生而無愧其爲人何如卽知吾之死爲天死
而無愧其鬼神者何如吾之生求長生不能長生而
未嘗死者何如吾之死求長死不能長死而未嘗不
生者何如又安得不舍吾聖人大道而從事于二氏

之邪說維日孳孳而終不能得之不亦大可哀也哉
二氏言生言死莫不自尊其說以愚人桂山以陰
陽一理至幽至秘天地自有而無可言說之大道
無不如皎日當空人猶有感於其言者雖聖人亦
歎爲未如之何也已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圭

桂山堂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一

或曰二氏一陰之道或亦有幽深不測之理彼求之而自得之者歟余曰非然也吾言二氏之道止于幽與死與鬼求之者止就其言幽言死言鬼謂其近于陰耳與聖人一陰一陽之道如涇渭之分不可止而言之也吾儒有一陽之道即有一陰之道天下地上鬼神之所為而止矣二氏言鬼言神死而不死生而無生死而不能知者生時莫不能言之老氏自稱為天尊佛氏言天上地下惟吾獨尊其無忌憚若此豈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語 桂山堂

得同于吾一陰之道以為道耶世之人見其言虛言無無窮無極如此非聖背天自尊自大如此號然驚規規然恐莫能測其底裏亦因其自大從而大之耳又何一陰一陽之足言乎老氏長生之說余論之詳矣至其言守雌守黑欲取故與後人謂其機權應變得易體許之聖人之道知柔知剛知微知彰知進知退知存知亡而要之以不失其正其道經用之亦可權用之正用之亦可反用之正用之而不失其正者反用之而尤不失其正人倫以正天德以明己物

以成故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老氏為此說一似聖

人所不知惟我能知之讀老氏書者亦若惟老氏能知之嗟乎聖人而為老氏所為不足以為聖人矣聖人所為猶不能及老氏所為又豈足為聖人哉且聖人以仁義禮知教天下之民老氏猶謂日取其民之寡而鑿之今老氏以陰賊奸險教天下是真所謂不鑿民寡而反之混沌者耶此以老氏得易體而神即如以漢文用老氏清淨而治其不知聖人并不知老氏一也佛氏無生之說余亦論之詳矣其空色相而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語 桂山堂

宜性粹翁一家之中以桀黠奴故必以無主人者者無之此倒行逆施之道也其所為本覺者必不可以六根八識而有之者也吾之聖賢身具六根心載八識以之盡倫為人倫之至以之修己為天德之至以之成己成物為盛德大業之至以之盡性至命為參天配地之至以之為鬼為神日星河岳陟降上下為贊相陰陽之至何嘗以斷六根祛八識于本覺有所增不斷六根不祛八識于本覺有所損蓋以道之為道如日之照糞壤而不污蔽重雲而不暗此道之

所爲道也。今彼之爲道，辟猶以道爲白也。而以白求之，以道爲堅也。而以堅求之，卽以白之爲白，必不可。涅涅則必滔滔，則不可復爲白矣。堅之爲堅，必不可。磨磨則必磷磷，則不可復爲堅矣。故其所設爲戒，一有不戒，不入禽獸一途。卽墜餓鬼一道。其于六根八識，疾之如仇，決之如癰，而後快者，豈道之爲道，其于物也，必疾之決之，而後爲道。不疾之決之，而不得爲道哉。亦彼自知已之智力於此六根八識，不足以有之，非疾之決之，不可耳。故彼之爲道，不問天地不問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柔

桂山堂

聖人止知昔從無來，今從無往，本無一物而爲道者也。其言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以人知有爲之爲法，不知無爲之爲法。吾能不大乎聖人，以天地亦知有爲之爲法，不知無爲之爲法。吾能不大乎天地。此正如夜郎王自謂我孰與漢大，又何知天地之陰陽。卽道所必有之陰陽，迺道所必有之陰陽。又何知聖人之有爲。卽道所必有之有爲，迺道所必有之有爲。一如無爲之有爲，又何知天地以生生不已之氣行。此生生不已之道，非有始有終之氣與道，乃無始無終之氣與

道又何知。聖人以生生不已之道，主此生生不已之氣。雖與人同，此有死有生之氣與道，一如天地無始無終之氣與道。夫是以吾之實有，自有其虛無。而彼之虛無，必不能有吾之實有。吾之不寂不滅，本無寂滅。而彼之寂滅，必不可通于吾之不寂不滅。嗚呼！此其于一陽之道如此，其于一陰之道可知。卒之有無自相反，生死自相違，終于流遁而不知所歸者也。或曰：老氏之道，其非道了然。旣得而聞命矣，若佛氏自謂其道大于天地，祛識神，秘口授，非大悟徹人不足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毛

桂山堂

與于斯亦必有說。以處此耶。余曰：古聖人之立教，無非明此道于天下。故曰：夫道若大路然，苟有所秘密而不傳，必後世鬼道教民，亦與邪而非正爲類者也。佛氏之所爲識神，亦佛氏求本覺，不得，不以耳目記問目爲識神而掃之耳。吾儒明心見性，求問道之人，豈不知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一貫之旨，非多識所及。然未嘗分識與覺而二之者，覺卽識之體也。識卽覺之用也。滯于用而爲識，通于體而爲覺。其實一也。覺不礙識，識不礙覺。惟吾儒之道，可兼體用而言之。

佛氏空心空性不空耳目聞見是以不空求空也推其極至雖本覺空之歸諸寂而不足必歸諸滅而後可者其大旨也乃世之人以彼舍識而求覺別有妙訣存焉誤矣至所謂掃一切語言而秘口授是達摩西來自言得不傳之秘旨此異端詭譎之伎倆以愚世之人而已吾儒天資高卓之人亦有不僅從聞見得之者顏子聞一知十子貢聞一知二皆可謂之從知入者也然聖賢之道辟如射有鵠的毫釐失之不可以命中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猶射者之內體正外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无 桂山堂

體直持弓矢審固以之命中斯得之矣此亦惟吾儒通有無者言之彼佛氏又何必若是也彼所求于本覺者無而已矣一無之外非其道矣然而佛氏之入道也能無耳聞乎能無目見乎能無答問乎彼以一有耳聞即非心聞一有目見即非性見一有答問知解即非本覺自知自解以其所為本覺者猶言本自有覺也管子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通之鬼神者非外來之鬼神即本覺之鬼神也佛氏但知以是求無是為道矣苟不如是即非道矣不知吾儒何以

反舍吾語言文字並行不礙者亦從而蹈襲之託于顏子子貢一流人而自神其說此力行之儒指為禪宗而交非無已也余覽佛氏書亦止自言其立教以為必如是而後可耳其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即謂是人行邪道者其大旨以為我之所求于空無者我豈能直指一空無之路使汝由我而得所止耶我不能不以色與爾相見即六根之說也我不能不以音聲與爾相求即八識之說也是即我之覺以通爾識非爾之識即能通我覺也故直以色見以音聲求反以此見我求我為邪道其大旨明白了徹如此宗門之徒乃指佛書為精粕掃却言語衣鉢相傳付囑詭秘阿佛晉祖思弄世人昔鄭樵論楚書華則一字一音楚則一字數音華以目傳楚以口傳楚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華人切韻不如釋子楚書極簡不成文理楚有無窮之音華有無窮之字楚則音有妙義華則字有變通佛氏亦有真教在音聞我昔從此入之說所為彼方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者是也其論楚書最為精切世人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无 桂山堂

察彼國土風漫謂別立教旨。宗門借以愚人耳目。自稱教外別傳。究不出佛氏音聲求我之說。乃必言前句後斷絕。尋求躡南華卵有毛雞三足。目不見指不至之游談。使人于無首無尾無端無緒處求之耳。故佛氏之教大旨在無。有一不無。即非其教。不獨無耳。目知識未可為無。即無心無性而止。有本覺亦未可為無。何者。知識緣物而起者也。心性緣理而起者也。至本覺不緣物不緣理。猶必寂之滅之。苟非寂滅中起覺。猶是有覺起覺。覺猶見覺。猶非真覺。必從寂滅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圭山堂

中起覺。斯以無覺起覺。覺猶無覺。是為真覺。此佛氏四十九年獨坐蒲團磨而又磨。寂而又靜。止此不生不滅。一無所有之本覺。與吾天人性命生生化化萬古不息之本覺。毫無涉焉者也。豈其本覺有二本覺哉。彼以一無所有之本覺。而無之道不在其中者。徒有其無之迹也。吾以無一不有之本覺。而無之道在其中者。能有其無之神也。其為本覺則同。而其所自有其本覺迥乎不同。如此者也。嗚呼佛氏所求于本覺。如是艱苦而得之。然終不能自有其本覺者。彼徒

能見有生時之六根八識在吾心性中。非一切無之。則吾之本覺緣物緣理生時之所有。即死後所不無。不知其生時之所有。亦止于其生時之本覺無之耳。其死後之所無。未嘗不以其所無而無之。而不知本覺之本非無絕。非無一不無。而可以為本覺者也。如以無一不無為本覺。不獨非聖之本覺。非天之本覺。并非太虛至無中而有此。至無之本覺。乃佛氏自為至無而無一不無之本覺也。此其所以生求無生者。終于不能無生死求寂滅者。終于不能寂滅。既寂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一 圭山堂

猶說法以度鬼。旋出世又說法以度人。其荒誕不可窮詰如此。子亦徒以彼一陰之道。于幽深不測求之。亦墜其術中而已矣。

二氏言死生言鬼神。豈能異于吾天道陰陽而為死生鬼神然。二氏生而為人。不能盡吾道而為人。其死而為鬼。又安能盡吾道而為鬼。此一定之理。吾儒不通陰陽。一致似以二氏言幽言陰。必有奇妙不測之理。此其所為引之而去也。桂山剖判如辨。滯滯之木神識快論。使無性命之教。不足以為人。即不足以為鬼。真萬古不易之論。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二

或曰使二氏得聞聖人之大道以生平精進之力從吾天適求之其生也不失為君子其死也不失為明神何由非聖背天不知其有是天與道無是天與道而求之乃徒為一己之生死為之以至于此耳余曰二氏知其無是天無是道則不復求之矣惟不知其無是天無是道而求之亦二氏徒以其私智自愚以愚天下之人而已然余嘗覽二氏之書其旨歸之所存未嘗不使人可得而喻之也其荒誕無稽穿鑿附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三

桂山堂

會之說亦人愈傳而教愈失世隔遠而教彌乖不能不祖述之以為所自來耳夫天下之理虛則必虛何所不虛無則必無何所不無寂滅則必寂滅何所不寂滅惟至虛必不虛無必不無寂滅必不寂滅而後有無自相反生死自相違非無非有之談無復無之說流遁而不知所止使二氏有知應悔一生之苦行堅修舍正路而弗由為可哀而歎聖道之大雖歷百千萬億年可行于千聖百王如傳一語而莫之能易者未嘗不通于天地鬼神如守一法而莫之能違

者也。老氏生衰周之世疾人之嗜慾傷生狼戾失性也。練氣養生以求生而長生存神歸死以求死而不死其言絕聖棄智以無為治天下亦陰符之錄習憤世矯枉之繆談耳。所傳道德諸篇具在也。其為神仙燒鍊鬼道符籙之說亦後之人因其教而附會之耳。至佛氏本西域胡人痛其俗喜淫好殺其教以五戒為大空一切人我相而求之一心不亂。其下寂生平苦行亦已極矣。其言証無生者。普願如此。雖終歸寂滅亦為之矣。所傳四十二章具在也。其所為不假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三

桂山堂

修為掃却語言放生度鬼天地災劫之說亦後之人因其教而附會之耳。惟其立教之始不知人道之有為天道之有而虛之無之寂之滅之以天下無一人知虛之無之寂之滅之以我其生而昧其性吾能教之以空嗜欲之實有歸真神于虛無而後長生不死不死無生之道可得也。嘗即其所為生死而推論之死者可以不死生者可以無生其生其死不虛不無不寂不滅可知也。與虛無寂滅何與而必言虛無寂滅。老氏則曰吾之生死非天之陰陽主之吾以吾之

陰陽自主之佛氏則曰吾之生死非有陰有陽之天能主之吾自于無陰無陽之天自主之夫老氏竊天之陰陽以存其神其所存之神存吾實有之天與存彼虛無之天一也與天之虛無何與而必言虛無之天佛氏舍天之陰陽以存其真其所存之真存彼寂滅之天與存吾不寂滅之天一也與天之寂滅何與而必言寂滅之天老氏則又曰吾之道生天生地之道乃至虛至無之道非彼不虛不無之天所能存吾神佛氏則又曰吾之道無陰無陽之道乃至寂至滅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圭 桂山堂

之道非彼不寂不滅之天所能存吾真夫天止一天豈有二天猶道止一道豈有二道彼惟以吾之道一生生不已之道惟天得而有之惟吾聖人得而有之老氏言虛言無安得而有之惟知其不得而有之無論有是虛無之天無是虛無之天不得不推之測之指一虛無之天以爲必有是天可得而有之佛氏言寂言滅安得而有之惟知其不得而有之無論有是寂滅之天無是寂滅之天不得不推之測之指一寂滅之天以爲必有是天可得而有之假使天卽有虛

無之天而道本不虛不無天卽有寂滅之天而道本不寂不滅與虛無寂滅何與而必言虛無寂滅嗟乎道固不存無氣之天而爲虛無寂滅之道天亦不存無道之氣而爲虛無寂滅之天二氏惟不知而言之苟知之而必不言者也然而二氏必以其所爲神與真長存于虛無寂滅之天者亦謂吾之道至清而不濁至淨而不垢斯爲至尊而無上之道耳夫二氏所存之真與神豈二氏之真與神耶二氏亦卽以道之真爲真道之神爲神苟道可舍氣而獨存則道可舍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圭 桂山堂

天而獨存已久矣且二氏亦不過得道之真與神以爲真與神而已尚能知天之陰陽爲濁爲垢而舍之豈道之自有其真與神反不如二氏之真與神不能知天之陰陽爲濁爲垢乃肯與爲一體而從之耶况推而下之人與鬼神不過以天之陰陽爲體而肯與爲一體况又推而下之萬物之蠢動含生亦不過以天之陰陽爲體而肯與爲一體而從之耶乃道雖至清至淨終不離乎陰陽而爲道陰陽雖至濁至垢終不離乎道而爲氣二氏必以是而求之者非真知有

是道而求之亦不知而徒以有是氣而求之耳一則
 認氣以為道而求之一則離氣即以為道而求之終
 其身不知道為何物而已矣今即二氏徒以氣而求
 道言之老氏竊天之氣以求長生其死也亦不過竊
 天之氣以求不死夫竊天之氣求之生而不能得者
 豈竊天之氣求之死而獨能得之耶假使老氏徒守
 一已之氣生求百年死求千年自天地視之亦猶海
 水之一漚耳以老氏之能守是氣較人之不能守是
 氣其為浮漚之不同亦不過久暫之間差有不同耳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美 桂山堂

乃遂以天地開闢轉旋之氣通四維上下而轉旋者
 獨不能消一物之頑梗於大化之中雖天下至愚之
 人亦未有不曉然而喻之者矣此老氏之徒知其終
 不足以愚人故道藏之書日言其神之降生以自掩
 其繆悠之談而有所不能已者也佛氏之徒亦知老
 氏之說終非充類至義之盡自必舍陰陽離生死雖
 欲止言虛無不言寂滅而以無生為證果豈可得哉
 然其所為無生者亦不過以吾離陰陽吾自能無生
 耳使陰陽而可離老氏蚤已離之矣而彼必以離陰

陽為言自必以無色無相無心無性無知無覺無不
 無之又何有于生而不無之而不知其無色無相此
 無之者誰也心性無之耶心性之無又誰無之非吾
 之本覺無之耶無論以本覺無心性猶以心性無心
 性也此無之者其自然而無之耶抑有所修為而無
 之耶如謂自然而無之則佛氏墜地時色相既無心
 性何有知覺無勝復歸圓寂便成佛道矣惟其不然
 佛氏必積四十九年之氣力而無之是不徒以其本
 覺無之尤必以其生平氣力相與無之者也由是觀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美 桂山堂

之道之為道非不可以有為然無其氣必不可以有
 為是氣無而道亦無也氣之為氣非不可以有為然
 無其道又不可以有為是道無而氣亦無也乃佛氏
 以有生之氣歸乎有死之氣其與世之人以是氣為
 生死為鬼神靈爽昭昭亦復何殊而必曰吾生時證
 果日無生是無氣也吾死入涅槃日常樂我淨是無
 氣也吾本覺常住日如如不動是無氣也吾安能與
 老氏同乘此氣于天地之間可言虛無不可言寂滅
 得此至真無上之道而有之耶苟如是是其道之為

真無直以無言之不以淨言矣淨則必猶有不淨存
 而止以淨言之者也况可言不動乎不動則必猶有
 動存而止以不動言之者也况可言無生乎無生則
 必猶有生存而止以無生言之者也然則佛氏徒以
 此淨此不動而求無生亦不過常淨而暫不淨可知
 也常不動而暫一動可知也常不生而暫一生可知
 也此佛氏之徒知其終不足以愚人以佛氏常淨常
 不動于天地未開之先而于既開之後不過暫不淨
 而一動一生焉耳常淨常不動于天地既劫之後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桂山堂
 以吾不劫者暫不淨而又一動一生焉耳嗚呼此其
 道為何道而猶以道言之乎天下有道而一無所用
 于天地萬物幽明鬼神之間如是者乎其以道而日
 用于天地萬物幽明鬼神之間者皆佛氏所吐之棄
 之一如垢濁之氣非其所為清淨無上之道也嗚呼
 使道而如是以為道道之絕于天地萬物幽明鬼神
 而一無所有焉亦已久矣豈待佛氏始取所有而無
 之以自絕于天地萬物幽明鬼神之外乎嗟乎道之
 為道一而已矣是道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天曰

誠在人曰純在老氏曰真曰神在佛氏曰性曰覺命
 也性也誠也純也真也神也性也覺也統而言之
 道而而言天之命即言誠者天之道也其道為不已
 言人之性即言純者人之道也其道為不息此皆以
 道言非兼氣而言之也氣之生生不已必以道之生
 生不已與為生生而巳者也二氏之所為神與覺
 真與性猶吾之所為命與性誠與純也其為道也亦
 猶是不已者也 猶是不已者也 不以動而巳 不以
 靜而巳 不以息者也 不以生而巳 不以息 不以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桂山堂
 而巳 不以息者也 今二氏之道一歸于靜則巳矣 息
 矣 一歸于常靜則巳而又巳息而又息矣 及其靜而
 不能不一動焉是巳矣 而又巳息而又巳息矣 而巳
 為道也是巳之息之道是不巳不息之道乎 及一
 動而不能不復靜焉是雖巳于靜外而終不巳于靜
 中 雖息于靜外而終不息于靜中 其為道也豈非動
 而不可言巳言息之道非靜而可言不巳不息之道
 耶 然則孟氏之所為道者亦徒所為氣而已矣 老氏
 守是氣而持之即為守是道而有之佛氏雖是氣而

有○之○徒○以○離○是○氣○即○為○有○是○道○而○有○之○耳○彼○又○烏○知○
 道○為○何○道○哉○由○是○言○之○人○謂○老○氏○言○道○能○于○天○之○先○
 有○之○吾○謂○其○徒○能○于○天○之○後○言○之○耳○彼○止○能○言○失○道○
 而○後○有○德○失○德○而○後○有○仁○由○今○日○而○追○論○乎○未○有○德○
 未○有○仁○之○先○以○為○天○之○道○本○無○德○無○仁○而○聖○人○強○起○
 而○有○之○惟○吾○能○知○未○有○天○地○之○先○道○尚○從○無○來○又○安○
 有○所○為○德○所○為○仁○乎○此○可○謂○知○有○天○之○先○必○有○是○道○
 于○其○先○不○可○以○無○言○有○天○之○後○必○有○是○道○于○其○後○不○
 可○以○無○言○者○耶○亦○徒○以○先○後○分○天○以○有○無○分○道○自○為○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聖 桂山堂

老氏能言獨得之道而已人謂佛氏言道能知以其
 道離陰陽而言之吾謂其徒知離陰陽即為道而言
 之耳彼止能言有色相而空色相有心性而空心性
 亦由今日而追論乎未有色相未有心性之初以為
 天之道本無色相無心性而聖人強起而有之惟吾
 能知本無陰陽之初道尚存于無又安有所為心性
 所為色相乎此可謂知道不離氣而可言有離氣而
 不可言有道不離氣而可言無離氣而不可言有并
 不可言無者耶亦徒以色相與心性分有無以有氣

之○心○性○與○無○氣○之○心○性○分○有○無○自○為○佛○氏○能○言○獨○得○
 之○道○焉○而○已○嗟○乎○二○氏○之○自○以○為○道○者○如○是○又○安○得○
 不○舉○天○地○萬○物○悉○歸○於○混○沌○之○初○寂○滅○之○界○乃○始○得○
 而○有○其○無○之○道○哉○豈○其○無○之○道○是○真○欲○舉○天○地○萬○
 物○而○無○之○哉○又○不○過○為○一○已○之○長○生○不○死○長○死○無○生○
 以○無○心○性○者○并○欲○舉○天○地○萬○物○終○歸○烏○有○惟○彼○二○氏○
 長○生○不○死○長○死○不○生○而○言○之○耳○乃○天○下○之○人○無○智○愚○
 莫○不○信○不○論○其○為○是○為○非○莫○不○信○而○從○之○吾○子○信○以○
 二○氏○能○以○精○進○之○力○於○吾○道○求○之○生○為○君○子○死○為○明○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聖 桂山堂

神言之不已過乎

究極二氏言無起見根源一一剖析之而後吾天
 地生生之道萬古常存于天下天地鬼神先聖後
 聖無不共鑒之矣此桂山論成爲文以告聖廟亦
 求共鑒此苦心耳

太極圖說論卷之十四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三

或曰佛氏于吾道為異端愚謂昌黎人其人火其書亦何不可之有而至今遺其教于天下何也余曰自有佛氏以來世之目為異端而排斥之亦已久矣徒以賢知之徒多惑于其說不特不識其為幽深秘密反復推論之非有意求疵索癥而故抑之也三代之有天下無論其治之盛衰遵王道者與之背聖教者誅之辟如芸田非其種者鋤去之而已至于今雖以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一 桂山堂

帝王之權勢聖賢之德教不能如吾意而為之者亦以天下才知辨博之人從聖人大道外有可探索莫不探之索之有可穿鑿莫不穿之鑿之有可旁見側出莫不旁見而側出之憑一隙之小明逞一已之私論能迂濶前人而不知其道之不足致遠能神奇其術而不知大道之不易其常自孔孟時雖已有其端然人無其人書無其書如草木之萌芽耳迨其後雖有其人其書猶未離乎彼所為道與教之本也及其道已著教已行人有其人書有其書幾遍天下矣如

草木之根株既已盤固其枝葉既已扶藉其道其教支流派衍天下之人皆視若日用飲食不可須臾離之道所以陷溺其心者為何如哉雖使廢絕于一時不能廢絕于永久放距于一已不能放距于人人豈無廢之絕之之君與相放之距之之賢士大夫哉其效亦大可見矣然則二氏與吾道為終始矣何以為拔本塞源之計乎余曰必為拔本塞源之說非先取天下之人心盡舉而變革之無能為也蓋二氏之道與教二氏之心為之根本也而天下之人心又二氏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二 桂山堂

教與道所以行之根本也然從二氏拔之塞之不能從天下人心拔之塞之今日拔之明日又生之今日塞之明日復決之又安能使天下人好佚而惡勞好生而惡死好福田利益而惡災禍困窮為帝王卿相聖人君子而不足必為神仙佛祖而後已者一旦欲盡舉而變之易之其難易為何如哉然則吾子知其如是乃于論聖道必及之屢數千萬言而未有已將以何為者耶余曰凡吾之為此亦欲明吾道于天下也夫道之明于天下久矣何俟余明之亦欲明二氏

之非道以明吾道于天下也夫二氏之非道孰不明之何俟余明之亦以賢知之人或于幽深之說愚不肖之人惑于荒誕之言吾不取其幽深者以聖道之非幽深者與言之則彼終自遁于幽深之內而聖道不可見矣不取其荒誕者以聖道之不荒誕者與言之則彼終自遁于荒誕之外而聖道不可見矣自有二氏來天下知聖人之非幽深是道矣然不知二氏之幽深非道即聖人之是道猶未可謂能知之也知聖人之不荒誕是道矣然不知二氏之荒誕非道即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三 桂山堂

聖人之是道猶不可謂能知之也故吾言二氏幽深非道不能使人不以吾言為非然吾惟以聖人非幽深與言之使人不能不以聖人為是道即不能不以二氏為非道天下之從違吾不得而知之亦欲使天下于吾言知所從違而已矣即吾言二氏荒誕非道不能使人不以吾言為非吾惟以聖人不荒誕者與言之使人不能不以聖人為是道即不能不以二氏為非道天下之從違吾亦不得而知之亦欲使天下于吾言知所從違而已矣老氏之道非道也乃彼守

氣而自以為道者也士君子從事聖人之教孰肯過而問之然或窮居無志不能善其身行義無才不能善天下從其道而求之雖同于自棄一流猶愈于為不善而自棄者多矣亦非愚不肖游手丐食之人可相率而為之者也其齋醮祈禳古人以巫史領之亦可廢也佛氏之道非道也乃彼離氣而即以為道者也士君子從事聖人之教孰肯過而問之然或等身世于浮漚嘆光陰如逝水從其道而求之亦同于自棄一流猶愈于為非道而自棄者遠矣亦非愚不肖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四 桂山堂

游手丐食之人可相率而為之者也其修薦救拔理所不存國家申令除之可也或曰老氏之道生天生地佛氏之道出陰出陽二氏之徒必有以為未盡然者與其存之不若去之之為愈也余曰使二氏之道果能生天地出陰陽其大如是吾何仇何疾于二氏止取其所能有者言之不取其自大而不能有者非之無如道止一道吾何嘗必以大天地聖人者大其道天自得之而為天聖自得之而為聖其如老自得之而止為老之道佛自得之而止為佛之道何也或

日儒者之論二氏愚聞之詳矣吾子止從二氏論二
 氏究其指歸而是非之其是者是二氏之是其非者
 是二氏之非于吾道本無與也今而後愚尚復何疑
 而更有請耶然道家齋醮符籙與釋氏修薦救拔其
 義一也人生懺悔已罪薦度親亡仁人孝子申其無
 已之心亦何可廢耶余日齋醮符籙古昔所未有也
 王制祀典水旱蟲蝗祈禱山川以人道行之者也人
 生疾病災沴悔禍自新禱祀而求有所不免祝史巫
 覡以誠求之足矣若追亡度親此二氏丐食者爲之
 本傳圖說論 卷之十四 互 桂山堂
 愚夫婦信之士大夫亦有弗爲者矣人之祖考既已
 死亡其善與惡自其生平而已定矣善固不必言其
 不善者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然人子不忘其親
 傷痛迫切惟修行立身以父母之遺體弭父母之過
 愆祖考之積善可下貽于子孫者子孫之積善獨不
 可上及其祖父乎孝子慈孫之處心積慮當如是耳
 若徒以僧徒之懺禮欲舉其生平之過愆而解脫之
 其理有不然者矣要而論之二氏以一已之小智徒
 推測于大道有無之間以有之用有盡而無之體無

窮○使○其○能○知○無○之○無○窮○正○有○之○無○窮○而○有○之○無○盡○即
 無○之○無○盡○聖○人○之○道○言○有○不○言○無○者○所○爲○無○在○有○之
 中○不○在○有○之○外○有○在○無○之○先○不○在○無○之○後○固○已○明○如
 日○月○微○如○澄○水○矣○又○何○必○止○以○一○無○于○生○死○未○了○未
 之○使○其○徒○惟○資○口○說○反○復○變○幻○愈○救○愈○窮○徒○以○眩○惑
 愚○人○而○已○耶
 此將二氏向上一着說透虛無寂滅道所不存而
 其發念立教根本不難一筆掃盡特爲拈出使人
 知其本來面目此亦不掃而自掃之一法也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六 桂山堂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四

或曰：「氏之道偏小若此無智愚賢不肖猶信而從之乃聖人日用平常不可須臾離者一似釋子所云儒門淡薄收拾不住者然吾子既取吾道而明之矣自必有所以行之者其道何由余曰道之不行由于不明以其不知人之爲人也人之道非天之道聖人必不以教人以人爲天所生之人必不能以非天所自爲之道而教人爲之也非惟不可爲亦其人本不欲爲者也世之人惟不知人之所以爲人于所不可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七

桂山堂

爲而爲之所不欲爲而爲之苟愚不肖如是爲之而賢知不如是爲之是天之過也天能以其天與賢知不能以其天與愚不肖天亦安能辭其過哉惟賢知者知其不可而如是爲之而愚不肖不知其不可而反有所不爲是非天之過人之過也賢知不能以天爲人愚不肖能以人爲天人又何以辭其咎耶知此而古先聖王本天以立人極至平至易不學不慮一如生而知之者固人所不可須臾離之道卽至繁至曲必信必從一如勉而行之者亦人所不可須臾離

之道也天下無知愚賢不肖之人無不在人道之中無不在天道之中者也嘗試舉一二大端言之如言人倫天地生人爲子人以天地爲父母故人事父母一如事天地人不能事天地事父母猶事天地也聖人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夫至通神明寧必待其人通與不通之而後知之哉仁人孝子之至性卽天地神明之至性也此通而彼應如一呼而一吸聖人豈徒從幽深言之以動天下之心乎哉夫以孝之與天合德如此而天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八

桂山堂

尊地卑陽大陰小臣道妻道如是矣由孝而推弟由忠而推信弟道友道亦如是矣其動天地而格神明又何弗如之如言天德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仁人以不忍之仁始于親親及于兄弟朋友以及于家邦而爲仁之至由仁而有義本仁之義義之至也由仁而有禮本仁之禮禮之至也由仁而有知有信本仁之知信知之至信之至也就非本天地四時五行不遷不忒之道爲之哉如言成已成物天以不已之命成已以生物不測之道成物人以無息之

誠成也。以生養教育之道成物自天子至庶人所成
志大小不同其為成物則一也。夫是以天高地下人
處其中如類之相聚焉。如羣之有分焉。各本三才之
能各盡三極之理者也。或曰：此非天下至聖至誠之
人不能知之而盡之。彼賢知愚不肖亦罕能與于
斯矣。余曰：非也。凡至聖至誠之人不越道之平常為
之非自謂有加于賢知愚不肖之人。惟愚不肖之人
自視遜于賢知之人。賢知之人自視遜于至聖至誠
之人。此其所為不行由于不明也。今以忠孝節義之
本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九 桂山堂

在人倫者論之天下才能慧辨之士却顧為之而不
足者。愚夫愚婦感慨為之而有餘以求仁取義之在
天德者論之士大夫日充其無害人之心。無穿窬之
心而不能充者。行道乞人自遂其怵惕入井呼蹴弗
屑之心。而無弗遂以成已成物之在性德者論之。公
卿大夫有利澤家國之權。壅于上而不流者。一介之
士有推誠服物之德。隨所及而人化之。豈非天之所
為道非天下人所為達道而可以為道者乎。或曰：人
之不能由斯道也。惟私與欲之難克耳。非先之以去

欲而引之以無私。又安望由斯道如由戶也。歟。余曰
古先聖王之憂民也深矣。其慮民也至矣。故曰：惟天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之有欲與生俱來者也。無是
欲則民亦可死而不可生矣。民生有欲不能無私。私
與欲與生俱來者也。無是私則民亦不可以為已。即
不可以為人矣。聖人曰：民之有生欲之所由生也。民
之有欲私之所由生也。吾欲與為無欲。必先有以養
其欲。吾欲與為無私。必先有以遂其私。大欲所存莫
先于飲食菽毛飲血。以來至於樹藝五穀分田制產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十 桂山堂

而養民之道至矣。飢則思食。壯則思室。為之婚嫁以
時。人之父子夫妻戮力安家之願。無不遂矣。此皆人
生之所為私也。欲也。聖人之道去私去欲而已。惟此
私此欲與生俱來。雖欲去之。烏乎去之。孟子謂無恆
產而有恆心。惟士為能然。士非志道甘貧之人。亦有
不得而望之者矣。苟非有以養之。遂之。而為之禁令
以制之。是衰亂之政也。為之斷絕以遏之。是異端之
教也。聖人豈不知人之有欲有私。而必不禁之。今之
斷之絕之。亦以養其欲。而後可教。以去欲。遂其私。而

後可教以無私也。且吾所養所遂者，乃人口體之欲。與私與人心性之無欲無私本無與焉者也。吾欲養而吾之口體一如無欲矣。吾私遂而吾之口體一如無私矣。以吾有欲有私之口體，尚可使之無欲無私。况吾本無欲無私之心性，反于養欲遂私之後，而不能無之。是吾有知之心性，反不如無知之口體。天下必無之理也。然世之人以有知之心性，反不如無知之口體者，往往有之。此聖人所為佚居無教，近于禽獸而憂之者也。先之以人倫，而天德在其中，成已成物亦在其中。使賢知者不可俯而就，愚不肖者不可跂而及。聖人必不以立教矣。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自朝廷以至于鄉黨，無不一以貫之者也。故昔定晨省以教孝也。推其至，虞舜尊養，不越于此。徐行從兄，以教弟也。推其至，泰伯三讓，不越于此。孝以教忠，弟以教友。視諸此矣。人充怵惕入井，可以保四海。仁不可勝用也。人充穿窬不為，可以應萬事。義不可勝用也。禮知與信，準諸此矣。鄉田之內，相友相助。雖親上死，長道不踰焉。同邑之人，讓畔讓路。雖不欲勿施，道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士

桂山堂

踰焉。由是推之，聖人盡性至命之能，皆夫婦與知與能之事。赤子不學不慮之良，即大人窮神知化之理。聖人與人同耳。孟子豈徒引人為善而為是言哉。吾故曰：不知人人之所為道者，不知天之所為道者也。大舜不以野人之一言一行沛然從之，先民不以芻蕘之千慮一得必加擇焉。非大舜不如野人，先民不如芻蕘也。野人之言行乃自然之言行，本天道而有之。芻蕘之一得乃從心之一得，本天道而出之音也。天下惟共有者為天道，而獨有者非天道。曲學之小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士 桂山堂

道矣。天下惟坦白者為天道，而秘密者非天道。異端之鬼道矣。嗚呼！曲學異端，惟以獨有之道為大，自必以共有之道為小。而不自大之彼，不可以為大也。大而不自小之人，必以彼為小也。儒者因彼自大，其獨有而若疑之，即以彼小吾共有而亦若疑之，以彼大其秘密而若信之，即以彼小吾坦白而亦若信之。是賢知之人，猶有不明不行之患。况可望之愚不肖之人乎。能知此道之明如仰而見日，斯此道之行如見日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士

桂山堂

行大路之中又何慮弗行之有哉

桂山將二氏虛無說到無窮無極之太虛止是仰而可見之一天將吾儒實有說到至平至常之義理乃是聖而不可知之一道惟五經四子書其其原本惟桂山所著發其支流至道至言萬理通貫真羽翼天人大道之文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七

桂山堂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五

或曰上世之人于日用尋常薄物細故苟道之所存如士卒之步伍止齊率而循之無敢戲淪此道之所以能行也後世人讀聖人之書人明聖人之道志富貴者不必志功名志功名者不必志道德乃于道德功名之外若別有一性分之說非人之所能知能及者然動引程子唐虞事業過眼浮雲為美談愚以孔孟生春秋戰國時管晏諸人之才莫不表而出之陳良世章之行莫不褒而稱之今之士大夫其于道德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七

桂山堂

功名所造不知何等先有一事業浮雲之見橫于胸中其位置則高矣其眼界則大矣其不逮古人彌甚豈非二氏芻狗萬物幻妄天地之說為之高天耶談性命而尚虛無求踐修而輕實有其于行道有喪無得亦不足慮乎余曰道之不行也久矣子求所以不行之故而思所以行之亦可謂從其要領無不推論之矣大道之行也非一二人行之之謂行通天下人之謂行也古者自能食能言必有教以至就外傳入大學曲禮少儀至繼至悉人徒以此特小學

淺○近○易○能○之○事○與○大○學○存○心○養○性○迥○乎○不○同○然○則○聖○人○所○謂○蒙○以○養○正○為○聖○功○其○旨○又○安○在○耶○夫○小○學○有○小○學○之○事○大○學○有○大○學○之○事○童○子○小○學○時○教○以○一○言○一○動○亦○止○一○言○一○動○耳○即○如○洒○掃○應○對○必○于○精○義○入○神○時○通○之○非○精○義○入○神○即○于○洒○掃○應○對○時○通○之○也○然○而○作○聖○之○功○莫○大○于○存○心○養○性○而○蒙○養○之○正○亦○莫○先○于○存○心○養○性○豈○童○蒙○之○為○童○蒙○一○言○一○事○尚○未○能○通○而○乃○以○存○心○養○性○之○說○先○之○耶○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夫○學○問○之○事○大○小○不○同○其○為○心○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五 桂山堂

則一也學問之人知愚不同其為放心則一也聖人與童蒙其所求于心不同而其求放心則一也故凡曲禮少儀至纖至悉之事無非存童子之心而養童子之性也其事則小學之事而其通于大學必俟其能通而自有以通之耳小學大學若止以事論之而不以心論之非聖人養正之大旨也然則所為存弟子之心而養弟子之性以何為本耶亦曰敬而已矣誠而已矣或問朱子小學未當得敬不知小學之教正教以敬也猶言小學未當得誠不知小學之教正

教○以○誠○也○敬○與○誠○苟○于○童○蒙○時○失○之○又○安○望○其○為○大○人○而○不○失○赤○子○之○心○乎○哉○嗚○呼○古○之○人○自○孩○提○以○至○成○人○收○其○放○心○而○養○之○以○正○如○此○及○其○長○而○利○欲○當○前○失○其○本○心○者○有○之○矣○况○自○少○至○老○日○放○日○逸○而○求○其○近○道○也○不○亦○難○乎○朱○子○曰○今○人○全○失○小○學○功○夫○只○得○以○敬○為○主○收○斂○其○身○心○夫○教○童○子○而○先○提○一○敬○以○教○成○人○猶○難○况○未○成○人○者○乎○所○為○敬○者○以○敬○寓○于○學○而○教○之○正○以○童○子○未○離○乎○敬○之○時○也○蓋○誠○為○敬○之○體○非○誠○而○敬○何○所○主○敬○為○誠○之○用○非○敬○而○誠○無○所○存○以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六 桂山堂

是而窮理盡性知命以求至于聖人亦何難之有哉古人之入大學也其所學者內則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外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以窮其理則理必窮其至以盡其性則性必盡其至以至其命則命必達于天其學益廣益大其誠其敬益精益求精微其主敬也視小學益加敬其存誠也視小學益加誠以小學之敬誠聖人立教以引而存之者也不能使其自主之者也大學之誠與敬則非徒聖人立教可以引而存之必俟其人自有以主之者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其存

養如是莫見莫顯必慎其獨其省察如是終食而違
斯違矣頻復而厲斯厲矣此學之成與不成之大根
大本也兩漢之世去孔孟未遠敦實行尚治功所學
所修猶知以誠敬爲本自二氏崇尚虛無與佛氏之
徒舉千聖百王立教之大本一切掃除之儒者驚怖
其言如河漢而無極吐棄聖人之道食而不知其味
尋味二氏之說求而不得一嘗加以生死禍福神仙
佛祖動其貪妄之心而奔走天下天下之人日言聖
人之道不復有聖人之道在其心不言二氏之道日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七

桂山堂

有二氏之道在其心無與有相反也實與虛相違也
公與私相間也義與利相背也雖有存誠主敬之心
能不移于博文約禮之中不能不移于明心見性之
外千百年于茲矣古之儒者其學一今之儒者其學
三非三其人而三其學也乃一其人而三其學也故
其言道言德言心言性言其與吾儒同又不敢不言
其與吾儒異莫不隱然有一吾儒之淺近二氏之深
遠在其胸中子所爲其位置也高矣其眼界也大矣
尚復能以誠爲吾道之誠始終爲吾道存之而不渝

以敬爲吾道之敬始終爲吾道主之而不失耶如唐
虞事業自堯舜視之直如一點浮雲過太虛之說余
嘗取其說而思之本欲推高堯舜而爲是言耳不知
已失孔孟贊堯舜之大旨矣夫堯之則天孔子稱之
以成功文章舜之協帝孟子稱之以得人治天下書
所謂時雍風動乃事業之極至也孔子論博施一則
曰堯舜猶病論安百姓再則曰堯舜猶病此真得堯
舜不敢以其事業自謂參天贊化性分已盡之明驗
也如使堯舜自視其事業如一點浮雲藐乎蕞爾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太

桂山堂

足道然則其自視尤有大于唐虞事業如太虛者又
安在耶及就程子泰山雖高絕頂之外無與于山之
說推之所爲唐虞事業者泰山絕頂也此外無與于
山者太虛也以事業喻山以性分喻太虛耳苟如是
是以性分與事業分大小也以性分事業分大小是
以事業性分爲二也孔子以巍煥稱則天中庸以參
贊爲盡性何嘗不合事業性分而言其大言其至必
分事業爲大而非大至而非至而以性分爲大而尤
大至而尤至豈聖人體用本末一以貫之之天道哉

且孟子嘗以事業性分分而二之者如言三樂王天下不與君子所性定四海不存此徒為世儒于窮達二者不能勘破謂士君子德澤及人固可樂而仁義禮知粹而益背其樂自有在焉以見通顯之尊榮無加性分之濬定若以堯舜之性分大于事業而比擬之豈徒失孔子贊堯舜之大旨哉并失孟子言性之分殊矣此非從佛氏性量虛無芥子須彌其廣大過于天地猶不足者安得有是言耶學者苟以是為尊德性而極高明猶能于聖人之道存誠主敬終其身守之何可得哉何可得哉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九

桂山堂

此專為大言一流人薄功名藐事業儼然高出吾道之外為二氏樹幟說法以是心求聖人之道必不誠不敬其究且為無忌憚之人儒者苟或其說其于盡心立命之功了無干涉矣此桂山岐伯之神針直中膏肓之國手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六

或曰佛氏芥子須彌之說其言性量廣大如是吾儒存誠主敬從事聖門非真見其有所不及何肯因其說而自渝其心耶余曰世之學聖人而渝其心者多不誠不敬之人也徒以聖人言心性不能言虛無佛氏能以虛無盡性量不得不以廣大歸之耳夫心之為心血肉之塊然者也以性之虛靈存焉謂之心本虛本無者也聖人之言實有豈以血肉之體言實有哉言實有亦言其本虛本無者耳即鬼神之虛無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十

桂山堂

體物不遺人人可反求已身而自見者也佛氏之徒止謂聖人以實有言心性不以虛無言心性又烏知聖人以其心推之無窮無極盡吾性量之實有于至虛至無之中使倘有可推而不推必俟二氏言虛言無者推之而始見之亦何以為聖人哉故聖人以虛無之心推虛無之理推之天道高明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推之地道幽深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推之四海內外羣分類聚人物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推之陰陽幽明死生鬼神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推之四時日月

山川五行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推之人官物曲制器
尚象萬事萬理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此以其道之形
而下者言之也至其道之形而上者以其虛無之心
推虛無之理推之人倫天德成已成物之不測而有
以測之推之窮理盡性至命窮神知化之不測而有
以測之尤有未嘗以其心推之而莫不推之者上而
推之百千萬億年前此天此地此人此心此性不期
開而日開不期闢而日闢之理而有以測之下而推
之百千萬億年後亦此天此地此人此心此性日窮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圭 桂山堂
而日變日變而日通日通而日久之理而有以測之
即推之太虛法象中生生不已之氣生生不已之道
著為生生不已之易一呼一吸一闕一闕往來屈伸
變化莫窮之理而有以測之嗚呼此皆聖人以其虛
無之心推虛無之理一聖人所推而測之者數十百
聖人卒莫能有加于所推所測之中乃佛氏之徒以
其虛無為虛無以其廣大為廣大不過謂吾之虛無
乃天地以內之虛無有窮有極之虛無彼之虛無乃
天地以外之虛無無窮無極之虛無世之人有不以

天地以外之虛無為廣大而反以天地以內之虛無
為廣大無知愚賢不肖皆得而目笑之矣夫心性之
廣大吾知其廣大久矣不待彼廣大而吾廣大之也
若虛無之廣大吾知其廣大而不以為廣大者以廣
大在心性而不在虛無惟彼言心性必以虛無言
之其為廣大亦虛無之廣大非心性之廣大非以心
性廣大其虛無而以虛無廣大其心性而已矣故彼
以實有言廣大則彼之心性即與吾之心性俱廣俱
大者我猶得而言之彼以虛無為廣大則吾之實有
不與彼之虛無俱廣俱大者惟彼得言之而已矣何
者人心與性之本虛本無而如是其廣大也正以能
實有其虛無而如是其廣大也人之心不能有一物
則為不能有一物之心量矣能有一物則為能有一
物之心量矣能有百千萬億物則為能有百千萬億
物之心量矣能有天地鬼神陰陽變化之物則為能
有天地鬼神陰陽變化之物之心量矣今求之彼之
心性一無所有徒有一能虛能無之心量而已是一
已而外舉太虛四維上下一切實有與彼心性了無

交涉惟與太虛四維上下無窮無極一無所有之空
界同其廣大彼以是而云廣大何必更有過于其廣
大者哉佛氏則又曰吾之虛無豈徒虛無言空界而
已哉吾言一粒芥子可納須彌大地山河惟心所造
非吾本覺之所為實有者乎夫吾儒語大莫載則以
一心包天地萬物之大而天地參于吾心萬物育于
吾心其莫載如此而猶有載之者乎吾儒語小莫破
則以一心貫毛髮蟻蝨之小拔毛髮而體動捫蟻蝨
而性存其莫破如此而猶有破之者乎然此以其心

人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圭 桂山堂

之實有為廣大非以其心之虛無為廣大也佛氏之
心一虛無之心也佛氏之芥子一虛無之芥子也以
納須彌是納須彌于虛無非納須彌于性量也以造
大地是造大地于虛無非造大地于性量也夫須彌
大地原在太虛至虛至無中惟太虛有是氣與道而
能納之造之斯吾心吾性小如芥子雖須彌大地無
本在吾納之造之之中也苟吾心吾性不能納之造
之徒以太虛之能納之造之自為納之造之是空言
也無實之言也能言納之造之而不能即其言納之

造之是空理也無實之理也無實之言無實之理非
吾儒見諸實有之言見諸實有之理也吾儒之言見
諸實有言願行之言也吾儒之理見諸實有行願言
之理也辟如有人焉向吾儒取芥子即與芥子以納
須彌即納須彌能造山河大地亦猶是耳今佛氏自
言吾本覺中照見山河大地皆吾性量所有惟吾性
量與太虛同其廣大吾非徒託之空言而託之空理
者吾能以一大事因緣舉大千世界衆生盡入無餘
涅槃而滅度之使復歸於太虛一無所有之空界吾

人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圭 桂山堂

之性量直與太虛之一無所有同其廣大又孰有廣
大于此者耶嗟乎吾儒之性量與天地同其廣大仰
與太虛同其廣大者以能盡太虛所有氣與道之實
有不使太虛有是氣與道之實有而虛之無之于無
窮無極之空界夫是以盡人性物性而化之育之也
舉億萬斯年之天地萬物而參之贊之化之育之無
一不在吾聖人性量中斯其廣大與天地太虛同其
廣大也若徒盡大千世界衆生入無餘涅槃而滅度
之歸之太虛一無所有之空界其為性量是何性量

是盡太虛實有之性量而能有之者耶是盡太虛實有之性量不能無之者耶使盡太虛實有之性量不能無之而猶自為有之所有者直太虛一無所有之空界而已矣此吾之大千衆生皆得入天道之實有生而為人死而為鬼無不在生生不已之中而彼之大千衆生去天道之實有入彼道之虛無生為人而求了死死為鬼而求無生日求入不生不滅之中而日在不生不滅之外者也夫天地日生人于有死之日而佛氏日死人于有生之時聖人日引人于真實無妄之理而佛氏日引人以虛無寂滅之談陸子靜云待彼度盡天下人教以自私自利此猶以其能滅度而言嗚呼果其能滅度人也哉然則佛氏為此大言果何所憑而言之亦徒以此性此覺為常不滅之神而言之焉耳夫此性覺之神非佛氏一人之性覺即天地毀而不毀萬物滅而不滅之神而已吾不知此百千萬億年太虛法象無窮無極往而復來屈而復伸之鬼神此大千世界中無量無邊衆生死而復生生而復死生為賢知君子以贊天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桂山堂

地化育于陽死為聰明正直以贊天地化育于陰以及百姓日用林林總總不識不知之民無一不有其神無一非常不滅于天地間之神是乃立天立地之大本生人生物之大本夫是以佛氏既言其毀劫不能不又言更立更生又不能不言以其不滅之神又出世說法而度人吾不知其所滅度者是天地萬物之形與氣耶抑天地萬物不滅之神耶夫滅度天地萬物之形與氣則今日度之明日又生終不可得而滅度之者也惟滅度天地萬物之神則一之萬古不生而後可為盡滅度之也其知天地萬物之氣日生生而不已之氣斯天地萬物之神日生生而不已之神自非佛氏能并此太虛而滅度之不惟以其氣而滅度之非以其道而滅度之佛氏自耐而自度之能乎不能乎如其不能佛氏徒以一已芥子之性量不能自有于太虛中不過欲盡太虛所有之廣大悉無于一已一無所有芥子之性量中耳嗚呼以太虛無一不有之性量一旦悉無于佛氏一已芥子性量之中其太虛之廣大亦不過芥子之廣大而已矣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桂山堂

又安得須彌大地而執之造之如是而言廣大又何
廣大之有哉吾不即彼妄言亦與妄言之未有不以
從其源而去取之其言未能窮則已化為佛之說也
其言虛無之廣大何至奪人如是哉其真能奪
人如是哉

此即從佛氏芥子須彌分別虛實不說到一切滅
度盡歸太虛則其廣大終不可破桂山自謂言之
重詞之複彼造偽妄之言既已如此但以一語掃
却其如天下庸妄人多真見性人少何也如讀諸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七

桂山堂

史如搜神經不知其是聽五經四子書言中意外
意中言外之至理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七

或曰釋氏所為一大事因緣比于聖人盡人物之性
吾子直從其虛無廣大之說而勘破之而後知天地
不已之命聖人無息之誠無日不主張推行于太虛
法象之中乃許庸齋之徒不知何所見猶有人物銷
亡復歸混沌一本釋氏為說明以吾之天道以實有
而非恆久彼一已之道以虛無而能恆久何以垂訓
于天下耶余曰釋氏言天地之有成敗也以人之有
形氣而推測之非真有見于天地以何而有始以何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七

桂山堂

而有終并非若康節以數推之而云然也彼之離陰
陽而求道亦以老氏氣從道生吾能離氣仰為吾道
可處天地而遺生死彼不知人之生死一天地生之
死之人無所與焉者佛氏惟以生死為一已之生死
見人之生老病死而悲之離氣求道冀脫生死其所
見于生死也一已之軀殼而已矣彼徒以道者一而
不二者也氣者二而不一者也氣以二而有所生吾
求其一不求其二而吾無生之道得矣生既無矣尚
何死之足言哉故其道惟以常靜不動自存于虛無

寂滅之天不知其所為常靜不動者亦徒有其氣而無之可以如是○非有其道而無之可以如是者也○道以不離氣為道故道非常靜不動而氣亦如之○氣以不離道為氣故氣非常靜不動而道亦如之○佛氏生而為人以其陽之氣而有其人之道死而為鬼以其陰之氣而有其鬼之道無離氣而為人無離氣而為鬼者也○乃生時離氣而求之徒以其常靜不動離其人陽氣之所有而無之而不知乃陽之氣盡而自無之非彼離之而無之其無與氣無與而與道亦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元 桂山堂

無與也○仰推之死時離氣而求之亦徒以其常靜不動欲離其陰氣之所有而無之而不知乃陰之氣盡而自無之非彼離之而無之其無與氣無與亦與道無與也○又以其說推之無是氣止有是道求之一若氣可以無言可離道而無之道不可以無言吾惟離氣而有之而後吾之道可以不無無之而已矣○而不知氣之為氣可以類求之道之為道不可以類而求之也○故天以是氣而為天○可以天求之地以是氣而為地○可以地求之人羣物類以是氣而為人羣物類

可以人羣物類求之有是氣斯有是道而天地之神祇即于天地求之人羣之鬼神即于人羣求之○類之靈蠢即于物類求之莫不以乘乎陽之氣而有者歸于陰之氣而有之○苟天地萬物而無氣是無天地萬物矣○無天地萬物而止有道是天地萬物以氣為類而可分不以道為類而可分者無小無大無靈無蠢共此一道於合同而化之中而欲分其孰為大孰為小孰為靈孰為蠢譬猶聚四海內外億萬耳目口體如一人之人而分其孰為爾孰為我孰為此孰為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辛 桂山堂

彼雖欲分之烏得而分之釋氏乃欲於天地神人鬼神無陰無陽無形無氣止有一道台尚而見時自表而出之曰此吾一人之道此吾一人之神也○獨載其有形有氣之色相特立于無天無地無人羣物類中又將出世說法而度人是天地萬物人羣物類以無氣無分而止此一道者釋氏又獨能有氣而有是色相表而出之由是言之是離氣而有之不離氣而有之者耶○此可知道不離氣而道可分者道既離氣而道不可分佛氏離欲分而有之亦佛氏自為分

而○有○之○耳○其○如○吾○太○虛○與○天○地○之○道○不○可○分○而○有○之○何○哉○夫○是○以○止○知○一○已○之○有○生○死○而○求○無○生○無○死○不○得○不○為○天○地○有○成○敗○一○如○人○之○有○生○死○以○贊○鼓○天○下○之○人○乃○儒○者○必○立○混○沌○一○終○開○闢○一○始○舍○聖○人○生○生○不○已○之○大○道○而○以○佛○氏○為○信○然○子○以○為○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余○亦○不○知○其○何○所○見○而○云○然○也

此以理氣二字至精至微明天地生生之大道而釋氏終其身認無氣卽是道有道必無氣求無生不死于天地大道一無所見而立教以愚人桂山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三

桂山堂

從或問徹底根求而啓發之快絕快絕

太極圖說論七十八

或曰儒者之言及此也彼自以為非無所見而云然也以理言之自開闢以迄今茲淳朴日散澆漓日深如江河之流而不返百世而後地高天下人物日亡勢有必然一說也以事言之一氣大息震蕩無垠自勃川湮舊迹盡滅嘗見高山螺蚌殼多生石中其石卽舊日之土其螺蚌卽舊日水中之物下變為高柔變為剛深有可驗一說也以是紫陽庸齋諸儒均有是言耳余曰此雖儒者以事理推測之談然從古聖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三

桂山堂

賢亦嘗于天道探蹟索隱而求之矣曾未有如此立說者天地之大聖人有所不知亦人世少所見多所怪之事如中國四裔人物風土之類是也若夫理之與氣乃人人所共知共由非可以無徵無驗而言之者也故雖至曠至隱之理聖人莫不推測言之莫不使人人皆可徵可驗知之由之而言之者也今風氣醇漓之說以易之否泰盛衰論之卽孟子天下之生一治一亂之常理若以洪荒之世其民蠢愚遷降而來其民詐僞如江河之日下遂以緯書地高天下食

土倚杵及釋氏人物短小朝生夕死之說謂一混一
關為信然此子貢所為一言為知一言為不知亦其
不能以不知為不知豈聖人所許為知者哉遠不具
論自五帝及三代三千餘年今日所稱上世也五帝
之世質勝其文三王之時文勝其質其民去淳則不
遠而思若致飾日甚者然此是風氣日開增華麗事
不可復返于茅茨土階太羹玄酒則有之非謂太古
之民人入淳朴無一詐偽中古之民淳朴多而詐偽
少在代之季詐偽日多淳朴日少此後民胥詐偽漸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三

桂山堂

同禽獸自必有更造天地別立生人之邪說矣夫風
氣有日開之勢人生其間淳亦從而為漓朴亦失而
為詐勢所必然與人生心性知覺亦復何與辟如氣
質椎魯之人本非心性之樞魯而心性亦若椎魯氣
質機巧之人本非心性之機巧而心性亦若機巧乃
直以人心人性為淳朴散而詐偽興亦已過矣且上
世洪荒其民雖不識不知一如禽獸在在狝然然而
強之凌弱智之欺愚鳩鵲爭巢蟻蟻鬪鬪禽獸且
而况于人若但指上古之醇美言而不指上古之雜

亂言雖云後世之澆薄不足以勝上古之醇美而欲
反于上古又必有指上古之雜亂同于禽獸反不若
後世之澆薄猶未離乎人羣而以仍安後世不反蓬
古者為貴矣即如春秋淫惡放恣弑父弑君戰國時
挾詐任術殺人盈野其去禽獸會有幾何然而朝多
耆碩之臣野仍朴茂之老其他日用飲食自安民質
者豈盡淫惡放恣挾詐任術之人相習成風另一世
界哉天于斯時生孔孟大聖賢人明大道以覺民行
反其人已失之本心而不至復淪于異類非無意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三

桂山堂

然也自是漢唐宋元以來視三代盛時雖若有開而
亂臣賊子如王莽曹操劉鄩安慶緒大逆不道間世
而一見又非春秋戰國時淫亂殺虐殆無虛日者可
同日而語矣豈江河日下之說可得而論之哉至于
因革之大莫如封建井田大變古法然亦改其制而
不改其義易所謂窮變通久有所不能已焉者耳今
世之人徒以一已所生之時所遇之人嘆詐偽之日
滋淳朴之日散并疑天地之道亦與人心風氣同歸
于盡是亦釋氏執人物之死生度天地之終始逆料

其有成有敗之說耳。今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四海內外羣分類聚莫可窮紀。有從古未通中國累數十譯而來者其椎魯朴率與上世榛狂畧同。豈天獨以此種人類留天地淳悶之氣耶。亦其風土未開使之然也。彼從其國與素通中朝之人聞風而來久則漸近。漸開亦如素通中朝之人矣。豈數十百千萬年存天地之淳氣者一旦通中國遂入天地之清氣盡喪其淳朴之氣耶。至于高山螺蚌之說尤屬膚淺。此即詩所謂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之說也。即如堯時洪水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五

桂山堂

九載橫流。彌山湮谷。水族生于其中。已而疏鑿通行。水歸故道。山谷水族沉滯。泥土久堅。剛化而為石。余過隴州。土人拾之。剖以示余。魚形宛然。余曰。嘻。此殆龍門未鑿。懷山襄陵時物耶。至于五嶽名山背陰積雪。經年不散。太陽迴照。化為蟲魚。頗有可食。或山頂坑壘。積水所生。水涸殼遺。與土化石。必以為天地壞舊迹。滅是其所存。所遺之物。亦何異人從海畔掘得盤根。從桑田拾得魚骨。亦指為天地毀而舊迹所存。所遺之物。豈其然乎。彼佛氏之徒。好為怪迂之

談以欺天下。而一二賢智之人。無端而生幻妄。人之心無端。而求空無性命之旨。其能主敬存誠。從事聖門。依中庸而遊世。無悶者。又幾人哉。噫。其甚也。且夫人生天地間。猶九牛之一毛耳。即以康節一元計之。其數亦踰十二萬年。吾以百年之身。得十二萬有餘載之天地而事之。吾生也。天吾死也。天吾盡其所賦之心性而生事之。吾即盡其所賦之心性而死。事之生既無忝于為人。死復無忝于為鬼。吾不知是造物者吾死而又將以我為人焉。否耶。即使死而復為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五

桂山堂

人無忝其人生而復為鬼。無愧其鬼生生死死。以一元計之。亦可為百千萬年。而無不為人矣。假使吾生當天地一元將盡之時。吾一日猶得為人。吾必不忍以吾一息之存。沒吾心性以事天。而思所以逃之。以吾之事天。猶事吾親也。猶吾之事吾君也。吾一日不得事吾親。吾不敢不死。吾孝以事之。吾一日苟得事吾君。吾不敢不死。吾忠以事之。况吾為天所生之人。以天之氣而有其口體。以天之命而有其心性。吾敢以天地一日之毀壞。而不以死吾親。死吾君者。事之

而變易其心性之常○自○私○其○一○已○于○毀○敗○消○亡○之○日○施○施○然○以○獨○存○為○幸○昔○非○人○類○而○禽○獸○也○乎○哉○乃○儒○者○當○天○清○地○寧○萬○物○芸○生○不○已○不○息○無○窮○無○極○之○日○而○存○此○元○會○運○世○水○火○風○災○天○地○毀○壞○人○物○銷○亡○之○見○于○胸○中○以○疑○其○心○而○乘○其○行○其○得○為○窮○理○盡○性○而○推○極○其○至○者○乎○噫○其○甚○也○

此皆自古聖人之所不言○即彼言之而亦不足辨者○惟吾儒亦因二氏而有是言○不得不以天人至理與天下共明之○夫至邪至妄之言○徒執其邪妄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三

桂山堂

而斥之○而彼氏之徒不能俯首者○徒斥其邪其妄而彼愈以為非邪○非妄○惟以至平至實之理一一曉喻之○彼不能以我之理為邪為妄○則彼之為邪為妄自破矣○此桂山攻異端之大旨○非前人所能及

太極圖說論七十九

或曰○吾子以聖人理道折二氏之說○說茫茫巨浸之中○亦可望斗杓而知所歸矣○是吾子立教以教之也○其入道之方○一本孔孟以馮教者○亦可得而詳言之○歟○余曰○吾為無極太極之說○本于大易而天地死生鬼神窮理盡性至命之道○莫備于是○書而一論之○有無之義○明而太極之理○著凡以明理也○非以立教也○立教之說○非孔孟大聖賢人不足以當之○漢唐以來○聚徒講學○未能如孟子願學孔子本一道以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三

桂山堂

教其門人○皆不足當之者也○凡吾之所以為此○亦如原道原性闡明孔孟傳書○不敢一言倍繆○古聖人相傳一道焉耳○有宋諸儒○其本孔孟為教○致知力行存誠主敬○既明且析○又何用吾卮言贊詞而附益之哉○雖然○由周而來○教統絕于上○孔孟而後○其統雖不絕于下○亦如綫之不絕而已○其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去聖道猶未遠○惟引之高而失其卑○求之深而棄其淺○以前之人○猶未足而我之見有所加○雖有宋大儒猶有所不免○吾懼孔孟如綫之緒○終于墜地而後已也

蓋有志明道之人何嘗不以闢異端開先聖為已任
 及探其高深索其幽隱并聖人生平履歷教人以中
 庸其至一語若忘之者然又安能本一道以倡率天
 下如古作師之人乎哉昔孟子去孔子百有餘歲非
 親炙而私淑之徒以孔子所刪述與論說具存耳後
 世諸儒苟能私淑孔孟亦即其所刪述論說深造而
 自得之雖千百年如同堂于一日亦何不可之有哉
 乃立講堂聚弟子各以其意見自謂出習見傳聞之
 外以求勝于今日者遂若真勝于古人斯虛無隱怪
 大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堯 桂山堂

之說得而中之矣雖然自古作師之統之降而在下
 也亦孔孟不得已起而承之者也其所望于聖帝明
 王一旦作而教天下何日忘之孔子轍迹所至不出
 魯衛陳鄭之郊之晉而反之楚而陳蔡疾之矣孟子
 游說亦不過齊梁魯滕諸國秦楚燕趙槩乎未聞也
 孔子從游三千餘人而已孟子弗逮也即孔墨同稱
 去孔而從墨者不知幾何人孟荀同時去孟而從荀
 者不知幾何人甚矣有位及時以行其道豈匹夫之
 立教所能及哉嗚呼自非天佑下民更生堯舜禹湯

文武其人總作師之權于在上以其身為律度而表
 率之一切異端曲學不使並行于世以惑亂天下之
 人心自必有名世之臣相與撥亂反正而大創之庶
 幾從古聖人立教于天下者如日月之蝕而復明其
 光尤有加焉斯天下萬世之幸也或曰天下之生久
 矣斯民澆漓之習亦已深矣雖有聖人起而在上一
 旦欲舉天下而革易之譬猶驅齊梁之子弟使負耒
 耜而力作于吠畝之中亦何可得哉余曰非然也天
 下之風氣雖日漓而斯人之良心終未失也上作而
 大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堯 桂山堂

下應之聖人風草之喻自古及今未之有改也今天
 下郡邑苟有循良之牧撫其民而善教之不遇十年
 五年之德澤耳其居官也如弱子之依其母其去職
 也如孤兒之失其父生而歌詠之沒而尸祝之為祠
 社以享祀之見碑樹而涕泣之書所謂民情大可見
 豈欺我哉故三代而後如漢之文景可比成康即蕭
 齊之主猶自謂治天下十年黃金與上同價况于唐
 虞三代之聖人以道立其教乎或曰然則世風之變
 有不可復古者其大者如封建井田學校肉刑之制

儒者以爲得其意而不膠其迹可以漸復之其理信然否歟余曰從古聖人質文異尚因時制宜唐虞三代聖人卽本是以改朔易服豈徒以法制大小論乎其宜因者不獨大者宜因小者亦宜因也其宜革者不獨小者宜革卽大者亦宜革也然立法改制之大本大原則不在乎此也所爲大本大原者要在以大公至正之心因時變易以立教于天下雖上世之淳朴末俗之澆漓無不可以奏治平之效也聖人之于一家也必曰齊于一國也必曰治于天下也必曰平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望

桂山堂

齊也者齊其不齊者也治也者治其不治者也平也者平其不平者也皆一人如百人百人如千萬人一而不二之說也古之聖人自三綱五常而外其制度文爲有先時而開之有因時而立之有後時而防之莫不有經權常變于其間惟後之聖人能知前之聖人因者因之而不以爲襲革者革之而不以爲背所爲化民成俗者要亦本大公至正之道以服天下人之○心○而○已○矣○以○封○建○井○田○學○校○肉○刑○爲○必○可○復○必○不○可○復○爲○治○亂○盛○衰○之○說○者○皆○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者也或曰古制之不易復亦已久矣欲合天下大公至正之心以爲教而治平可躋于隆古必如何而可哉余曰漢唐以來一代之英君賢相其講求治國平天下亦各有其道矣亦各有因時制宜之義存焉此豈可取一十七史之典章因革損益一夕論說而盡之者耶無已而撮舉今時一二大畧言之如敦風俗莫大乎反奢靡而歸朴儉而後上下可辨民志可定也重農事莫大乎勸開墾而卹凶災而後末業可仰游惰可歸也興學校莫大乎稽實行而考藝文而後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望

桂山堂

野無僞士朝有眞儒也尚吏治莫大乎厚原祿而久任使而後虛聲可斥躁進可平也課軍實莫大乎倣府兵而久屯田而後兵無虛冒餉無匱乏也謹邊防莫大乎固封守而戒遠畧而後中國久安四裔率服也其他未易更僕類而推之立國規模能若此于○是○乎○貴○賤○各○有○常○貧○富○不○相○羅○君○子○尚○廉○耻○小○人○惡○詐○欺○禮○義○興○而○刑○罰○措○何○莫○非○古○人○封○建○井○田○學○校○教○養○之○遺○意○一○本○大○公○至○正○之○心○而○爲○之○者○乎○然○猶○非○大○本○大○原○之○所○在○也○所○爲○大○本○大○原○在○朝○廷○之○上

而○已○主○德○之○大○莫○大○乎○敬○天○而○勤○民○臣○道○之○大○莫○大○乎○已○盡○其○道○而○人○事○其○君○主○臣○一○德○上○下○一○心○未○有○不○以○身○先○天○下○能○不○令○而○行○者○也○或○曰○此○教○之○大○畧○其○在○上○者○既○得○而○聞○命○矣○吾○儒○從○事○聖○門○其○致○知○力○行○亦○有○一○二○大○畧○可○得○書○神○錦○座○而○行○之○者○歟○余○曰○希○聖○希○賢○之○道○莫○備○于○四○子○之○書○中○才○之○人○弟○子○入○孝○一○章○終○身○由○之○而○不○能○盡○者○賢○智○一○流○顏○淵○仲○弓○請○事○二○章○求○所○為○大○而○化○之○之○道○亦○豈○有○舍○此○而○得○志○者○耶○至○于○有○宋○諸○儒○所○論○讀○書○明○理○苟○能○由○其○言○身○體○而○力○行○之○又○何○他○求○焉○余○嘗○讀○其○書○每○自○反○而○思○如○昔○儒○言○終○身○學○恭○而○安○一○語○不○能○得○况○余○于○變○化○氣○質○自○愧○未○能○者○乎○少○時○家○貧○親○老○冀○寸○祿○以○展○其○長○及○不○得○志○而○行○遊○四○方○未○嘗○不○求○海○內○先○正○而○事○之○童○子○時○曾○以○一○事○過○感○痛○自○刻○責○終○其○身○不○忘○嘗○著○五○說○以○自○警○一○曰○謹○後○由○不○甘○蔬○食○而○推○之○始○于○一○念○而○極○于○無○不○為○此○後○之○不○可○不○謹○也○一○曰○悔○道○理○欲○之○介○人○禽○幾○何○失○而○復○之○猶○可○善○後○此○過○之○不○可○不○悔○也○一○曰○敬○吾○心○之○鬼○神○以○吾○心○有○鬼○神○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望

桂山堂

不○敬○及○其○惡○積○罪○大○不○能○自○主○雖○求○助○于○天○地○之○鬼○神○亦○何○益○之○有○哉○此○一○說○也○一○曰○一○介○之○士○存○心○及○物○亦○必○有○所○以○及○之○乃○徒○以○乘○勢○俟○時○而○委○之○則○非○矣○此○一○說○也○一○曰○吾○自○為○善○一○若○責○報○于○天○與○人○必○不○終○于○為○善○且○不○免○于○為○不○善○此○一○說○也○此○吾○少○時○過○感○至○老○戒○之○一○若○因○敗○為○功○竊○自○幸○者○然○五○說○在○余○文○集○中○好○學○者○能○取○而○覽○之○是○亦○中○才○為○善○之○一○助○也○夫○子○存○衛○武○于○詩○而○列○秦○穆○于○書○其○亦○嘉○與○悔○道○之○意○也○夫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望

桂山堂

此合君師道統於性命大道外從紀綱制度樂論之桂山體用兼備之學也仍以吾儒窮達善身善世之理如指大路人人可率而由之而以少自過或惟能悔而不愧為聖人之徒欲天下不為自暴自棄之人真能體天地聖賢之心而立言者吾生平未嘗得二人父事而兄事之

太極圖說論後序卷之上

錢唐王嗣槐仲昭著

同學諸子評

太極圖說論後序

余為或問太極圖說舉大易天地陰陽幽明生死鬼神盡性至命之理一本聖人言有極不言無極之義而正告之為論七十有九三十餘萬言約其大旨而為序之日聖人言道止一道以天止一天也天止一天以氣止一氣也氣不可分天與人而二之入之氣

太極圖說論

後序

桂山

天之氣也道不可分天與人而二之入之氣也天之道為命入之道為性天以是氣而運其生生不已之命于上人以是氣而成其生生不息之性于中合太虛上下四方本有是生生不已之氣生生不已之道無古無今無終無始立法象而定三才自然而然之理也故天以下地以上其道之可見而知之者能見而能知之天以上地以下其道之不可見而知之者亦能見而能知之知其無二天無二道也天以下地以上其氣之可見而知之者能見而能知之

天以上地以下其氣之不可見而知之者亦能見而能知之知其無二天無二氣也所以然者合太虛上下四方不能不有是氣即不能不有是天地有是萬物皆以是氣為之太虛虛而無者也天地萬物實而有者也實有與虛無不可一體同之而可一體同之者同此氣也辟猶陰陽之氣不同而同為氣陽之氣見陰之氣不見不得以見不見為有無而分之也使徒以太虛為虛太虛之有氣非太虛之虛有之則太虛一寂滅不生之虛非不寂滅而生生不已之虛

太極圖說論

後序

桂山

又安得於虛之中有是不虛之氣而天地萬物亦得而有之哉故合天地之氣與太虛為一氣合萬物之氣與天地為一氣以言乎實有皆以是氣而為實有以言乎虛無皆以是氣而非虛無以其有是氣為之也惟其有是氣為之故推之天以下地以上有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羣物類上下四方無窮無極皆有是氣而為之非無是氣而為之非本無是氣而忽有是氣而為之即推而極之天以上地以下無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羣物類上下四方無窮無極亦以有

是氣而既為之非有是氣為之而又必為之非有是氣于其內為之而有之不可得而無之非有是氣于其外不為之而無之可得而無之此吾所為合太虛上下四方無二天無二氣之謂也合太虛上下四方不能不有是道即不能不有是天地而天地亦有之不能不有是萬物而萬物亦有之皆以是道為之太虛虛而無者也天地萬物實而有者也實有與虛無不可一體同之而可一體同之者同此道也辟猶陰陽之道不同而同為道陽之道見陰之道不見不得

太極圖說論

後序

三

桂山堂

以見不見分有無而二之也使徒以太虛為虛而太虛之有道非太虛之虛自有之則太虛一寂滅不生生之虛非不寂滅而生生不已之虛又安得於虛之中有是不虛之道而天地萬物亦皆得而有之哉故合天地之道與太虛為一道合萬物之道與天地為一道以言乎實有皆以是道而為實有以言乎虛無亦皆以是道而非虛無以其有是道為之也惟其有是道為之故推之天以下地以上四時有序五行有紀人倫察而庶物明上下四方無窮無極皆有是道

而為之非無是道而為之非本無是道而忽有是道為之即推而極之天以上地以下不必有四時之序五行之紀人倫庶物之明且察上下四方無窮無極亦以有是道而既為之非有是道為之而又必為之非有是道于其內為之而有之可得而有之非有是道于其外不為之而無之可得而無之此吾所為合太虛上下四方無二天無二道之說也然此天之下地之上其氣與道之不二人皆見而知之言之而人能信之若夫天之上地之下其氣與道之二與不二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四

桂山堂

人不得見而知之言之而人不能信之且從古聖人止言天以上地以下之氣與道不聞言天以上地以下之氣與道天下之人必以聖人不言而言之其有當于聖人與否又安能起聖人而質之哉而不知聖人之言天而言道也非止言天以下之道天以上之道無不干言天以下之道盡之聖人言天而言氣也非止言天以下之氣天以上之氣無不干言天以下之氣盡之故聖人言天止言有天地然後有萬物一本伏羲止一畫以象天一畫以象地而起此一陰一

陽道一言雖百世以上之聖人莫之能違百世以下之聖人莫之能易也

此是一篇綱領包括天人理氣性命之大本大原無一字不對照二氏而發然無一字是對照二氏而發乃大易之至理本是如此文內如非無是氣而為之非無是道而為之等語並非虛語觀語知者自能着眼

然聖人言有天地既有是有何必不有是未有聖人豈不知而不言哉亦知之而不言耳而異端曲學之

太極圖說論 後序 五 桂山堂

徒不知而必欲言之豈真言其所知哉亦徒以其所不知而言之使天下無知之人以其能知之而言之耳嗟乎聖人止言有天地以後而彼必言未有天地以前極其言之所至亦何所不可之有哉且必言天地之內以有天地而小天地之外以無天地而大極其言之所至亦何所不可之有哉而後天止一天且有二天且不止二天而已道止一道且有二道且不止二道而已吾之不能不以聖人所不言即本聖人所已言而盡之之理一一取而是正之豈得已哉夫

聖人既以萬物後天地而言有不能不以天地先萬物之未有而言有可知也即不能不以太虛先天地之未有而言有又可知也而不知聖人以然後有萬物言者猶其以有萬物然後有男女言然後有夫婦言然後有父子有君臣言也夫男女夫婦父子君臣豈非有萬物一有而無不有之物哉迺亦以有此而後有彼立言者從其物之有名與類之後而言其未有名與類之先故以一有無不有者一如有此而後有彼言之耳然而聖人止言有天地不言未有天地

太極圖說論 後序 木 桂山堂

非徒有是不言未有之言亦必有是不言未有之義于其中者也夫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亦惟是氣而已即太虛之為太虛亦惟是氣而已太虛一天天一太虛也若地則雖以氣言又以形言其在太虛不可與太虛同體而聖人亦若與同體而言二氣者以氣之必有其輕清上浮而為天氣之必有其重濁下降而為地皆以是氣為之也人惟以其重濁有形遂若地之為地必以其氣之積漸有之不能不與天分先後言之也自不能不以天之穹然上浮亦以積漸而有

之此異端曲學之徒必求天地于其始也今必以天
地為無始人亦安能以聖人不言而信其無始然即
謂天地有始而天地之氣本無始姑從未有天地而
止有是氣言之此太虛無窮無極中不能不有是無
窮無極之氣此無窮無極之氣不能不一呼一吸一
闔一闢而流行于其間此一呼一吸一闔一闢之氣
不能不分輕清重濁而升降于其間其輕清也不能
不上浮雖欲使之下降而不可得其重濁也不能不
下降雖欲使之上升而亦不可得也假使有人于斯

太極圖說論

後序

七

桂山堂

時仰而見上浮之氣其輕清如是而謂非天之氣可
乎俯而見下墜之氣其重濁如是而謂非地之氣可
乎且仰而見其輕清終古如是其能以今日輕清上
浮之天氣有殊于昔日輕清上浮之天氣可乎俯而
見其重濁終古如是其能以今日重濁下墜之地氣
有殊于昔日重濁下墜之地氣可乎是太虛之有天
地亦不過此一呼一吸一闔一闢無窮無極分陰陽
上下而自有之氣即一呼一吸一闔一闢無窮無極
分陰陽上下而輕清為天重濁為地之二氣也謂太

虛之氣而非天地之氣是有太虛而無天地矣謂天
地之氣而非太虛之氣是有天地而無太虛矣而不
知太虛以天地而別其為太虛天地以太虛而別其
為天地者也由是言之太虛本一有天地之太虛也
太虛一天地也天地本一無太虛之天地也天地一
太虛也然則太虛之為太虛本非虛無之太虛乃有
道與氣至實至有之太虛不可以太虛之名言之者
也亦異端曲學之徒欲甲其有無之說強立斯名言
之耳從古聖人未嘗有是言也吾欲從聖人已言言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八

桂山堂

所不言不得不取而言之耳故以太虛上下四方無
窮無極不可以百千萬億道里計之積氣有此輕清
而為天之高明乃自然而不能不有之高明以太虛
上下四方無窮無極不可以百千萬億道里計之積
氣有此博厚而為地之博厚乃自然而不能不有之
博厚苟必分天與地而先後之自必分天與地之氣
而先後之自必先有是氣而為天而後有是氣而為
地而是氣之一呼一吸一闔一闢流行升降于上下
之間其氣之本無先後者不可得而言即理與氣之

本無先後者亦不可得而言矣。故以太虛上下四方不可計算之積氣而有此大塊于一升一降之氣中。又何必徒以太初始見氣之說分先後而求之。知其上浮者上浮下墜者下墜一有而無不有亦概可知矣。而太虛與天為一氣。天與地為一氣。天地與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羣物類為一氣。相生相合而成此法象于其中。又何必徒以太始太素始見形始見質之說分先後而求之。其為一有而無不有亦概可知矣。是聖人即欲窮天地于其始。不過以有是陰陽二

太極圖說論 後序 九 桂山堂

氣充盈于無窮無極上下四方間。吾求之昔之日如是者。求之今日亦如是。求之今日不能言其氣之終者。如是即求之昔之日不能言其氣之始者。如是求之昔之日何以如今之有。是天而不能言其氣之始。即不能言其天之始者。如是即求之後之日何以如昔之無。是天而不能言其氣之終。即不能言其天之終者。如是故其止言有也。非必言有也不能不言有也。其不言無也。非必不言無也。乃不能言無也。亦若是則已矣。苟必如異端曲學之徒言無是天地

太極圖說論 後序卷上

而有是天地言其始自必言有是天地而無是天地言其終言無是二氣而有是二氣言其氣之始自必言有是二氣而無是二氣言其氣之終究之異端曲學之徒能言天地之無不能言二氣之無既以未有天地而混沌為無字裝頭而說之。又以有天地而災劫為無字註脚而說之。彼烏知聖人言有天地不能言無天地者亦以無天地是無二氣也。使必言二氣自有天地自未有天地自無二氣自不無是必以太虛本無氣而為太虛而天地有是氣乃天地之自有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十 桂山堂

之非以太虛之有在之太虛即有氣而為太虛而天地之無是氣乃天地自無之非以太虛之無無之安得不以氣之合太虛天地而一之者。離太虛與天地而二之。安得不以無始為有始無終為有終者。以太虛之無為有始以天地之有為有終。于是乎氣可分有無而二之道亦可分有無而二之矣。

無一字是聖人所曾言無一字不是聖人所已言。至理至言無微不入。此種心神如日在天容光必照。天地間有數大文字寓于春秋文成數萬其肯

數千知聖人一字包藏如是庶幾求而得之

至于聖人一陰一陽謂道之言雖合氣與道言未嘗
不分氣與道而言之也故聖人又以形上形下分言
之合言之而道不離氣氣不離道本一而自二者分
言之而氣自為氣道自為道本二而不一者也自異
端曲學之徒以道生天地為說吾儒多本此亦謂其
初原無一物止有此理生陰陽而立天地夫謂其初
原無一物是未有天地萬物時此太虛乃一本空本
寂一無所有之太虛何以又云止有此理既有此理

太極圖說論 後序 七 桂山堂

則太虛本一有理之太虛非一無所有之太虛可知
矣且一無所有而有此理時何以知太虛于時上下
四方無窮無極無處不充塞于其間者是止有此理
又安知太虛于時上下四方無窮無極無處不充塞
于其間者非止有此氣耶使可以先有是理是氣始
生為說又何不可以先有是氣是理始生為說耶且
彼有是道而後有是氣之言猶必有是父而後有是
子之為言也氣以道生氣固有所生而生矣道以何
生道是無所生而生者耶氣之為氣虛而有者也道

之為道虛而無者也無不生有而彼謂有以無生是
無也非無也無而有者也雖生于無實生于有矣是
則彼以道為非無也故言生天生地而有所生若以
道為無也無則無矣復何生天生地之有哉自彼言
之亦言道本無無即言道言無即言道言無即言
無者也而不知苟有所生雖無不無是亦一生生之
物也生生之物安得無有所自生彼自不得不言無
又生于無此無也是生生之無即是不生生之無即
天下有一無之理又有一生無之理以生此理之無

太極圖說論 後序 七 桂山堂

者即此其不得不又有無無之說一如無復生無之
說亦不顧其有是無無是無有是生無之無無是生
無之無徒以妄言者大言之耳由是言之彼豈真知
無之何以為無而必以無為宗者哉又豈真知有之
為有不可為宗旨而必以無之為無為宗旨者哉亦
不過以其推測之小智謂太虛一本空本寂一無所
有之空界耳不知何以故無端而有是氣于其中不
知何以故無端而有是道于其中此道此氣不知何
以故而有是天地有是萬物于其中于是推萬物之

一四〇三〇 丹黃卷四

所生生于天地推天地之所生生于氣推氣之所生
生于道推道之所生生于無苟必推無之爲無以何
無而爲此生理之無之所生自非仍歸之本空本寂
無而又無太虛之空界又將誰歸耶此異端曲學之
徒不得不以其無之生天地萬物之氣者爲吾道之
有而不知吾之道是無所生乃本有而無者也以其
無之生天地萬物之理者爲彼道之無而不知彼之
道既有所生乃雖無不無而有者也乃徒以其道爲
虛無之道寂滅之道太虛一無所生之道以其天爲

太極圖說論

後序

三

桂山堂

虛無之天寂滅之天太虛一無所有之天

道生陰陽是老氏至粗至鄙之言吾儒以先理後
氣代爲解之千古論理氣不明其于天人一道之
大本大原豈徒一問之隔而已此大易言太極宗
旨所在吃緊提明

嗚呼異端之教之充塞也由聖教之絕微聖教之絕
微也由聖人之徒不能以聖人之言明聖人之道自
爲能言所不言發所未發以至于斯也苟能以聖人
之言明聖人之道天下止有有生于有之理必無有

生于無之理天下止有氣生于氣之理必無氣生于
道之理故自有太虛以來上下四方無窮無極凡有
所生有所生而生生未有不生于氣而生于道者也
未有氣之所生而可爲道之所生者也蓋氣之爲氣
合陰陽而爲言者也天地萬物皆以陰陽而有所生
道不可以陰陽言者也不可以陰陽言即不可以有
所生言故大易以氣言生生者一陰一陽之謂也以
道言生生者天地大德之謂也人徒以此道與氣所
從生非先有道而後有氣即先有氣而後有道亦若

太極圖說論

後序

丙

桂山堂

以必有先後者安得不先後之而不知太虛上下四
方無窮無極非一本空本寂不生之太虛乃一不
空不寂生生不已之太虛以其本有是生生不已之
氣是猶太虛之本有是形也本有是生生不已之道
是猶太虛之本有是神也一生而俱生一有而俱有
者也使有是氣而無是道則太虛一混沌無分之太
虛猶一有形而無神之太虛矣使有是道而無是氣
則太虛一虛靈無着之太虛猶一有神而無形之太
虛矣是太虛之有是道與氣雖欲從而先後之不可

得而先後之辟如天之有是氣必有是命而成其為
於穆不已之天必不可謂天之有是命以生是氣而
成其為於穆不已之天辟如人之有是氣必有是性
而成其為純亦不已之人必不可謂人之有是性以
生是氣而成其為純一不已之人者亦猶是也且夫
太虛之有天地即天地之有太虛以是氣而同其一
體者以是道而同其一體以是氣載是道而為道之
輔者以是道御是氣而為氣之主惟有是道以主乎
是氣之中故陰陽有過差道無過差而自以陰陽有

太極圖說論

後序

五

桂山堂

愆或道無愆或而自正使道而生氣而氣以道生是
陰陽之氣一道之氣也道為陰陽之母陰陽為道之
子陰陽之有過差不能不溯過差所由來陰陽之有
愆或不能不溯愆或所由來此圖說太極一陰陽陰
陽一太極而道與陰陽猶同物也尚可以為主乎上
下四方無窮無極之氣中而運之行之也哉勢必以
天之氣不能無過差無愆或者天之氣為之亦天之
道為之人之氣不能無過差無愆或者人之氣為之
亦人之道為之勢必帝王本天道以治人者無以

治○聖○人○本○天○道○以○教○人○者○無○以○為○教○而○窮○理○盡○性○至
命○古○今○相○傳○之○一○道○雜○亂○晦○冥○于○兩○間○數○千○百○年○至
于○今○而○未○有○已○也○蓋○理○之○不○能○生○氣○猶○氣○之○不○能○生
理○也○理○氣○之○不○能○相○生○猶○無○之○不○能○以○無○而○有○所○生
有○之○不○能○以○有○而○無○所○生○者○也○辟○如○陰○之○必○有○陽○陽
見○而○陰○不○見○辟○如○人○之○與○鬼○人○見○而○鬼○不○見○可○見○者
有○也○有○是○可○見○而○無○是○不○可○見○不○可○以○為○陰○陽○不○可
見○者○無○也○有○是○不○可○見○而○無○是○可○見○不○可○以○為○人○鬼
陰○陽○一○氣○也○人○鬼○一○道○也○其○有○其○無○乃○一○氣○之○有○無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六

桂山堂

非○二○氣○之○有○無○其○有○其○無○乃○一○道○之○有○無○非○二○道○之
有○無○故○聖○人○合○氣○與○道○與○太○虛○為○一○而○言○有○必○不○可
以○無○言○者○以○其○本○不○可○以○無○言○也○夫○太○虛○猶○不○可○以
無○言○况○道○與○氣○而○可○以○無○言○耶○道○與○氣○不○可○以○無○言
而○太○虛○見○太○虛○見○而○太○虛○之○道○之○虛○太○虛○之○氣○之○虛
無○不○見○而○無○之○非○無○可○見○矣○異○端○曲○學○之○徒○分○道○與
氣○與○太○虛○為○二○而○言○無○必○不○可○以○有○言○者○非○本○不○可
以○有○言○也○夫○太○虛○而○可○以○無○言○則○道○與○氣○又○何○不○可
以○無○言○耶○道○與○氣○可○以○無○言○而○太○虛○不○見○太○虛○不○見

而太虛之道之虛太虛之氣之虛亦不可見而有之
為有不可見矣夫是以不知氣之何以不離乎道而
為氣乃認氣以為道而求之不知道之何以不離乎
氣而為道乃舍氣以為道而求之老氏以不混沌之
道入之混沌之氣而亦以混沌言之以求長生不死
其于聖人之大道亦有何與而足以知之哉釋氏以
不寂滅之道歸之寂滅之氣中而亦以寂滅言之以
求長死無生其於聖人之大道亦有何與而足以知
之哉

太極圖說論

後序

七

桂山堂

道生天地二千載來弄作一團混沌誰能將理不
生氣天人至道分析若此此是言性言命言道德
大關鍵大源頭使二氏以無立宗旨處無從着脚
桂山提醒數千年孽贖安得不援袍振鐸而從之
嗟乎學聖人之學明聖人之道有能知天人理氣之
大本大原於聖人一陰一陽謂道深思而自得之又
何至惑於異端曲學之說說使聖人之道如日月之
翳蔽而不明于天下幾二千年于茲哉自有二氏以
來吾儒排之斥之豈無其人惟能取其顯而易見者

斥之不能取其肉而難知者斥之此無父無君之說
雖明而無道無德無心無性終不明夫是以言有言
無介于疑似之間一若吾儒與二氏共此一道之有
無一若吾儒與二氏分此一道之有無致使二氏以
二氏之道託于吾儒之言而出之吾儒以吾儒之道
亦引二氏之言而入之辟如莠雜于苗苗雜于莠見
苗如見莠見莠如見苗幾于無辨莫如太極圖說一
篇諸儒論難紛紛迄無定論惟象山兄弟力爭尤甚
然象山所爭亦止爭無極二字不可加太極之上而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六

桂山堂

已至其圖其說一無所問如未見是圖是說者然故
象山所爭不過架屋疊牀之說紫陽所辨亦不過非
架屋疊牀之說而已譬如南粵王黃幄左蘇儼然帝
制自為止令去尊號而他無所問者亦復何殊苟如
是是止爭有無之名不辨有無之義聖人言有吾從
聖人而言有而太極之以有稱之人未嘗不明濂溪
言無吾從濂溪而言無而太極之以無釋之人亦未
嘗不明此紫陽無形有理一語止以仲尼之門五尺
童子人能知之者釋之而諸儒亦若相安于無言然

而後之人以諸儒不能為濂溪解姑以紫陽不得已而為之解者解之以相安于無言可也若以紫陽不得已而為濂溪解遂謂濂溪即以紫陽為解者亦自以為為解使後之人論其圖其說者終相安于無言又未可以然也今儒者頗知其非是非不欲起而論定之若徒以我之說而可以論定之則象山已先我而論定之矣自非本聖人何以言有極不言無極通天人理道之大本大原取其圖其說是與非是折衷而論定之而止以去無存無爭一字于筆舌口頰之間

太極圖說論 後序 九 桂山堂
 雖如朱陸之辨難往復終歸于無定亦何益之有哉
 作發問論一
 蓋圖說之說無極非紫陽之釋無極也作圖說者以無極加太極而說之釋圖說者以無極歸太極而釋之說者自說釋者自釋苟必以說為釋而言之極之為言字義之實者也猶理之為言也形之為言字義之虛者也非理之為言也無形可釋有無理不可釋極也紫陽嘗謂宋史載濂溪傳自無極而為太極有自為二字云此是史官增加當請於朝去自為二字

且答象山書云若有是二字則老兄非議之夫復何言不過以自為二字說無極為著迹去此二字似無迹而不知圖說全篇一本道家為旨去此二字亦不過為加無極去之而已而其圖其說通篇著迹無非一本道家者自在也則國史之載此二字與通篇所說正自剗合可知况紫陽聖人之徒濂溪亦聖人之徒紫陽猶以無形為無極註脚而釋之濂溪直以無極為太極裝頭而說之徒以欲加無之一字并不去極之一字不惟無之一字無端而加于聖人言有之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十 桂山堂
 上并極之一字無端而不去于聖人言極之中安得不從聖人贊易何以言易有太極四字之原本以明之作原易論一
 本聖人贊易言有不言無之旨明之以正有無之名也而言有言無之義乃二氏與吾聖人分門而並立者也吾儒惑于其說者似以有是有之理安得無是無之理吾為聖人之徒言聖人之有又言異端之無既若有所不能言聖人已言之有又言聖人未言之無又若有所不敢此徒以有無言有無不足以知有

無○又○復○以○吾○與○彼○分○有○無○而○言○有○無○尤○不○足○以○知○有○
 無○者○也○而○不○知○聖○人○之○不○言○無○非○無○是○無○而○不○言○乃○
 有○是○無○而○不○言○也○亦○有○是○無○而○不○可○言○無○止○可○言○有○
 者○也○二○氏○之○從○不○知○有○無○而○言○有○無○徒○以○人○能○言○有○
 不○能○言○無○惟○我○能○言○之○而○不○知○彼○之○所○言○者○皆○有○也○
 非○無○也○使○彼○之○言○無○能○知○吾○之○所○為○有○而○以○無○言○之○
 如○無○性○而○知○其○有○性○無○命○而○知○其○有○命○此○不○獨○彼○以○
 為○無○即○聖○人○亦○以○其○知○無○為○有○而○許○之○矣○惟○彼○之○言○
 無○乃○以○彼○之○所○為○無○而○無○之○者○如○有○心○而○必○言○無○其○
 本極圖說論 後序 幸 桂山堂

無○上○之○天○別○于○吾○道○而○為○至○真○無○上○之○道○而○已○矣○此○
 彼○之○言○有○言○無○必○從○言○天○始○彼○之○言○天○必○從○言○先○言○
 後○而○言○天○始○而○後○彼○之○天○非○吾○之○天○乃○天○之○上○之○天○
 彼○之○道○非○吾○之○道○乃○天○之○先○之○道○吾○安○得○不○從○言○有○
 無○言○先○後○亦○從○言○天○而○與○言○之○哉○作○有○無○論○二○
 不○明○乎○陰○陽○消○息○之○理○不○足○以○知○天○即○不○足○以○知○人○
 二○氏○以○天○之○恆○久○不○已○求○之○于○氣○守○之○離○之○欲○與○天○
 絮○之○不○知○氣○者○也○氣○尚○不○知○而○能○知○道○乎○哉○天○之○有○
 是○氣○而○終○古○如○是○也○仰○而○視○之○止○知○天○之○有○是○氣○而○
 本極圖說論 後序 幸 桂山堂

始一時之終始○曾幾何○未有不以一時之恆久○又不若人之恆久者也○豈真一人之恆久終不若天之恆久一時之恆久終不若人之恆久哉○終古有消而復息之天○終古無死而不生之人○終古有生而死而死而生之人○終古無消而息息而不消之天○人能以人之視天○猶天之視人○恆也久也○而不恆不久者○也不恆不久而○至恆至久者也○斯可為知道者矣○作終始論二

聖人以道教天下人止知教以有而已○而不知以其

太極圖說論 後序 重 桂山堂

無于有之中而教之也○教以知是教以知其有也○而不知教以知其無在其中○教以由是教以由其有也○而不知教以由其無亦在其中○人之所為有者○人與我皆物也○父子君臣之屬而已○人之所有者○人與我必有事也○父子君臣之相接而已○以言乎物○人與我有與為羣○亦與為羣焉○斯已耳○而愛之為仁○敬之為義○其在人羣中○有則有之○無則無之○非若人類聚羣分之處○于有而不處于無者也○以言乎事○人與我有與為事○亦與為事焉○斯已耳○而事之必以孝○事之必

以忠○其在人羣中○有則有之○無則無之○非若日用飲食之處○于有不處于無者也○以是教天下之人○人人知之而由之○教以有是而有之○教以有是無而有之○其孰為有孰為無○無論其知與不知而莫不由之○聖人又何求焉○以是教天下之人○有一人焉○人知之我以為不足知之人○由之我以為不足由之○有是而我以為為有而有之○有是無我獨以為為無而無之○其所為有所為無本無一知而自以為知之○乃欲率天下之人而共由之○聖人之誅之斥之○豈能已哉○此二

太極圖說論 後序 重 桂山堂

氏之徒○以其小知推測有無之間○不能知聖人知無為有而言有○以吾能知有為無而言無○以自欺其已者○欺天下人○嗚呼○聖人之教天下○而以有言之也○聖人豈徒執一有以立言而教天下○萬世之人哉○亦于天人性命萬事萬物至無之中○窮之而無可窮極之○而無可極○知其不可以無言而止○可以有言而言之者也○今五經四子之書○茫然具存○孔孟之徒○無義不吝○無理不發○獨于有無二字○從未嘗舉天人性命事物之理○為有為無究極其說○亦獨何哉○非有可疑而

不疑有可說而不說其于千聖百王論道傳心通有無而言之大旨如習聞習見無所容其疑而辨之無所容其說而明之亦已久矣吾儒去聖日遠信道不篤不知二氏言無于聖人言有之後反若聖人能言有而不言無二氏能言無而不言有徒執有無二字以一有字歸吾聖人而言之分一無字與二氏而言之能言吾有之是不能明其有是何有乃本無而吾能有之之有斥彼言無之非不能明其無是何無乃本有而彼不能言無之之無乃惟以吾儒萬理皆實彼萬理皆虛分有無而言之是聖人之萬理皆實不過以萬理之至無者實之而為有彼之萬理皆虛者不過不以萬理之至有虛之而為無故其言道言德言心言性為有為無一若可以殊塗而言之一若可以同歸而言之者然姑即老氏之言無言之謂聖人立仁義以率天下天下之不仁不義者從仁義而生不咎不辜之人而咎辜之之人而為大德不德至仁無仁之說以反之究其所為大德是何德哉雖反復求之亦一無所為德而已所為至仁是何仁哉雖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圭 桂山堂

反復求之亦一無所為仁而已乃徒以因噎廢食之鄙見還天道于混沌反人道于嬰兒終其身守氣為道以求長生不死一切無之而為言者也此其于大道之有無亦有何知而可以理之虛實論之者哉釋氏之言無也謂聖人本知覺以教天下而天下失其知覺者由知覺而起不欲其明之而欲其冥之而為心無其心性無其性之說以反之究其所為無其心者我欲無之而已非心之本無而我無之也無其性者我欲無之而已非性之本無而我無之也乃徒以逐影疑鬼之說見存其真于寂滅歸其果于無生終其身離氣為道而求長死不生一切無之而言無者也此其于大道之有無亦有何知而可以理之虛實論之者哉作原有論一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圭 桂山堂

之至理也。天之氣有息不能無消，有消不能無息。有消無息不復有，有息無消亦不復有。天不復有，天者以不復有氣也。氣以一呼一吸為往來，以一開一闔為屈伸者也。人之生死何獨不然。一陰一陽之所為道，即行乎陰陽不測之神。天之神不能不與天之氣為消息，雖與氣為消息而其神之不消不息者自在也。人之神不能不與人之氣為生死，雖與氣為生死而其神之無生無死者自若也。二氏止知天人之氣不知天人之道，守一己之氣而求不死，離一己之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卷

桂山堂

氣而求不生，不知氣之為氣入乎陽之氣而為人歸乎陰之氣而為鬼。同聚散于一陽之氣中而為鬼者，無不為人同聚散于一陰之氣中而為人者，無不為鬼。雖有聚有散，于二氣中猶之有聚有散于一氣之中而已矣。雖有聚有散而各有一神，猶之有聚有散于一氣中共此一神而已矣。老氏惟不知氣而欲自有其氣，釋氏惟不知神而欲自有其神，以一生一死，死而不復，知我之為人而求長生不死，一死一生，生而不復，知我之為鬼而求長死無生，惟不聞聖人一陰

一陽之道乃陰陽不測之神，徒以不可知者求其可知，徒以不必知者必求其可知，又安能知聖人知其不可知，又知其不必知者之為知之至耶。作生死論

二

二氏不知天地恆久之道，一則徒以氣求其恆久，是天以無消有息而為天人，以有生無死而為人。一則止以道求其恆久，是天必有道無氣而為天人，必有道無氣而為人。點醒木石亦應生活。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卷

桂山堂

足以知鬼神人徒以陽陰分鬼神言之，以故言有言無多在。若疑若信之問，惟聖人以陰陽不測謂神合陰與陽人與鬼言之，而後知人生乎陽而有鬼神與人反于陰而有鬼神，乃死生一致之理。即人鬼一致之理也。故天之有四時，地之有五行，人之有倫類，莫不有鬼神之來而伸者，流行乎其間。此陰之人乎陽，其鬼神可知而不可見，其不測如是者也。若夫四時之有代，必有謝五行之有生，必有尅人類之有生，必有死，莫不有鬼神之往而屈者，流行乎其間。此陽之

入乎陰其鬼神不可見而可知其不測如是者也故
聖人言鬼神之德鬼神之情狀歷歷如見而言之而
儒者徒執所見所聞之事明不見不聞之理言有又
言無言無又言有又言有則便有無則便無為有為
無茫無歸着有窮其說而不能窮者則以此事且不
須理會置之此程子以吾言無則聖人既有是言吾
言有爾不得又於吾言求之以自託于聖人不語神
之說者也有不能窮其說而自為窮之者則又以此
事必分毫縷析以明之此即仲隆之于金沙南軒之

水極圖說論

後序

卷

桂山堂

于淮湖必親見而始信不親見而不信以自附于聖
人知情狀之言者也究其所為反復而辨論之者但
能于一陰一陽之氣求之而不能于一陰一陽之道
求之又安能有當于聖人明言鬼神之意義也哉然
吾儒止于陰陽之氣求之不能于主乎陰陽之道求
之者亦若本夫子神也者氣之盛也鬼也者鬼之盛
也誤認其說而求之耳不知氣為人之氣鬼為人之
質具是氣而其神即從乎是氣之盛而有之具是質
而其鬼即從乎是質之盛而有之故不言合氣與鬼

而止言合鬼與神立教以教之其言氣之盛鬼之盛
乃正言神之以是氣而盛鬼之以是魄而盛見鬼神
之妙物而為言也雖以氣與魄合神鬼而言之乃以
神與鬼分氣魄而言之者也今吾儒止以陽之靈即
為神陰之靈即為鬼其所為靈者只是往來屈伸生
活之氣而已矣故言造化之達言二氣之良能止以
氣言遂有以口鼻之虛吸為魂耳目之明聰為魄又
以氣之能運動為魂體之不能運動為魄惟不從天
人遺氣之大原生死有無之至理求其說所見如是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卷

桂山堂

耳今夫聖人之于上下神祇而為之郊壇廟社禮儀
器數以祀之苟無是神以享之是真所為芻狗其文
而已矣且以人之有魂亦不過與魄之屬氣同類而
道之是祭神祭氣也事神祭事氣也上而祀日月
四時有帝有相之神猶祭天之一氣而已下而祀山
川社稷有封有號之神猶祭地之一氣而已中而祀
聖君賢相以及祖先累世之神猶祭人之一氣而已
苟如是是不獨神之為神不能知即氣之為氣亦不
能知之故以人死已散之氣豈有復歸原本之理既

以無鬼而疑之又以有聲須有口有觸須有身以如
問嘆息有何情狀証之其不得已言有鬼亦以聖人
曾有是言而言之耳不知人死氣散散其乘乎陽之
氣而無人耳其反乎陰氣而為鬼又安有無是氣以
憑之而知其有是盛德有是情狀而言之者故乃止
以行乎天地之間四時百物有精有氣者言鬼神至
死而精亡氣散又安得有如行如生之鬼神可得而
言今即以四時之一端言之太皞勾芒雖立其名以
祀之然其為盛德在春必有是神主之可知也豈炎

大極圖說論 後序 圭 桂山堂

帝祝融代之而太皞勾芒亦如人之死其氣已散而
歸焉有少昊蓐收代之而炎帝祝融亦如人之死其
氣已散而歸焉有雖一歲之代謝與十百千萬歲之
代謝不必一其神之名而名之即或更其名而名之
亦如一其名而名之然而有代有謝必有其神以往
來屈伸于其間無時而不然者也至其論祖先祭祀
既云氣散無存又云聚已精神亦能聚彼精神是祖
先原自有氣如何可說散盡不得已又云是聚天地
公共之氣既云天地公共之氣與祖先何與不得已

又云人之氣散而理不散根乎理而日生自有此法
然無窮之氣既非從氣說鬼神又非從理說鬼神必
使與聖人盡誠致敬上祀祖統之精義一無交涉而
後已而不知氣之必有數陰陽之理一也天之四時
必有數其鬼神亦隨數而代謝于陰陽之間人之年
歲必有數其鬼神亦隨數而生死于陰陽之間此聖
人制祀神之禮亦多更易名號而祀之而制祀先之
禮亦以親盡則祧而祀之即流俗亦有祖先世遠漸
亡之說此皆氣之不離乎數亦理之自然者也明乎

大極圖說論 後序 圭 桂山堂

此而知聖人言神而言氣之盛乃兼陰陽而言者也
生而乘乎陽之氣而浩然如是者死而歸乎陰之氣
何嘗不浩然如是此人死氣散猶得以發揚昭明言
之有不曉然而喻者哉聖人言鬼而言鬼之盛亦兼
陰陽而言者也生而乘乎陽之魄而巍然如是者死
而歸乎陰之魄何嘗不巍然如是此人死魄降猶得
以取精用物為說有不曉然而喻者哉乃吾儒言鬼
神不日言鬼神亦言其氣而已則日言鬼神亦言其
理而已徒以聖人問鬼止言事人問死止言知生一

似與言德盛○言情狀○若有殊旨者○然是則言鬼神之○
德○必○如○言○人○之○六○德○九○德○言○鬼○神○之○情○狀○必○如○言○人○
恭○敬○之○情○動○作○之○狀○而○始○信○其○有○矣○又○以○聖○人○言○祭○
鬼○神○則○以○不○諂○不○媚○言○之○事○鬼○神○則○以○敬○而○遠○言○之○
凡○鬼○神○可○驚○可○疑○之○事○又○以○不○語○怪○不○語○神○言○之○亦○
似○與○言○德○盛○言○情○狀○若○有○殊○旨○者○然○而○不○知○此○為○人○
之○事○鬼○神○者○言○之○非○為○鬼○神○言○之○也○夫○鬼○神○者○以○其○
可○敬○而○事○之○其○在○祀○典○者○可○知○也○可○遠○而○不○遠○之○將○
以○何○為○者○耶○鬼○神○者○以○其○當○祭○而○事○之○其○在○祭○義○者○
可知也○非所祭而諂之○將以何為者耶○鬼有何怪可○
言而亦以怪言人事不修○吾以人之事求之○人事既○
修○鬼不順人而鬼見焉○吾烏能于鬼事求之神不可○
以神見而亦以神見人○不受神而神見焉○吾于人事○
求之神不順人而神見焉○吾又烏能于神事求之○苟○
必于怪于神而求之○其為有徵無徵○有驗無驗○雖欲○
語之○又何語之有哉○嗚呼○古之聖人立聰明正直之○
鬼神教以敬而事之者○即教其為聰明正直之人○以○
事之者也○今之人立淫邪怪妄之鬼神教以諂而事○

太極圖說論

後序

三

桂山堂

之○者○即○教○其○為○淫○邪○怪○妄○之○人○而○事○之○者○也○為○聖○人○
之○徒○能○不○為○世○道○憂○之○猶○復○以○聖○人○所○論○之○鬼○神○無○
端○而○歸○之○以○氣○既○不○以○參○贊○化○育○之○功○屬○之○又○無○端○
而○歸○之○以○理○且○并○不○以○福○善○禍○淫○之○權○予○之○使○人○終○
于○渺○茫○不○可○知○之○中○求○之○不○亦○可○為○長○嘆○息○者○耶○作○
鬼神論二

性理一書蕪穢不除○先儒論鬼神為有為無了無○
歸着專主氣者以陰陽言○不以道言并福善禍淫○
不予鬼神以權○桂山取其雜論一一本聖人之精

義而縷析以示之不徒羽翼聖人并足羽翼天地○
昌黎之原道以人不知二氏之非而是之明聖人之○
道以斥之者也○吾之原道以人知二氏之非而又是○
之明聖人之道以斥之者也○後之人議昌黎者以昌○
黎止能斥其粗迹不知後人自為斥其深微亦終于○
其粗迹斥之而已○所以然者徒以吾斥其非道非性○
不能即彼之非道非性斥之○吾不能以彼之所非斥○
之○彼亦自安彼之所非而不以吾之所非為非○吾不○
能非彼之所非即不能是彼之所是而又是彼之所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四

桂山堂

是彼亦自安彼之所是并不以吾之所是為是故其時自號能斥之者非模稜兩可之詞即鶴笑無定之見雖與之相攻相難而不相下亦徒有言未及終胥化而為彼氏之歎已耳晉時談道以將毋同三字言之舉晉世之人卷舌而莫為辨之者至于今為之嘆息而未嘗有已也辟之宋時定獄以莫須有二字定之舉宋世之人卷舌而莫為辨之者至于今為之痛恨而未嘗有已也此其故亦惟于吾大聖賢人之言道言性而言有不能知其至足而無可復言遂以二氏之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圭 桂山堂

言道言性而言無能于聖人所未足而有以是之乎是乎不能推而遠之且若引而近之不惟引而近之且若折而入之未嘗不以彼氏者能言聖人所不言能發聖人所不發又不敢直以彼氏之能言所不言能發所未發不得不本其旨而紆曲其詞自謂吾于聖人所不言者而有以言之吾于聖人所未發者而有以發之一若有補于聖人有助于聖人者然嗚呼聖人而不言道不言性則已聖人本于聖百王而言道言性于聖百王本夫而言道言性豈真有所為言

而不言發而不發使後之人猶以為未足而有以足之也哉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故諸子百家其言多粗迹不足辨惟二氏自託于深微至今為所惑而莫能辨之今試取其言道言性之一二大端而言之老氏之言道言德也吾儒亦有以知道許之其言天道以自然言之言人道以無為言之夫天之高高在上而運行不已乃日造日作以造物稱之不可以自然言者也然而聖人未嘗不以其運行不已造之作之者出于自然亦以不已言其體以自然言其用之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圭 桂山堂

妙而已老氏不知天之不已造之作之為自然不言天之不已言已之已不言天之有造有作言已之無造無作乃以是為天道之自然不知天道以何為體而徒以一已維清維靜之體為天之體自為至真無上之道而已矣聖人首出庶物而自強不息乃日變日化于制作見之不可以無為言者也然知聖人者未嘗不以其自強不息變之化之者一出于無為亦以不息言其體以無為言其用之妙而已老氏不知聖人之不息變之化之為無為不言聖人之不息

言已之息不言聖人之日變日化言已之不化不化
 以是言人道之無為不知聖人之道以何為體而徒
 以一已維清維靜之體為聖人之體自謂至真無上
 之道而已矣此可以知道許之者耶不可以知道許
 之者耶至釋氏知道之與氣為二而于道求之吾儒
 不以知道許之又若不能不以知道許之使其能知
 知道之為道自當于道之有求之不當於道之無求
 之乃何以知其道之有而反于道之無求之且其所
 求于無者非無其道而求之徒欲無其氣而求之以
 太極圖說論 後序 桂山堂
 有氣不得而有之惟無氣乃得而有之不知苟無氣
 安有已苟無已安有人苟無人安有天乃徒欲舉太
 虛無窮無極中一切有道之氣而無之是誰得而無
 之亦惟太虛無之釋氏乃得而無之苟有道必有神
 苟有神必有覺苟有覺必有性乃徒欲舉太虛無窮
 無極中一切無氣之道而有之是誰得而有之亦惟
 太虛有之釋氏通得而有之嗚呼太虛之不能有道
 而無氣不能有氣而無覺亦已久矣釋氏徒欲無一
 已之氣有一已之通以家其氣為家滅其道歸我

滅之太虛而存之是欲于一理一氣而為生生不已
 之太虛別求一無理無氣而為不生之太虛而已
 矣此可以知道許之者耶不可以知道許之者耶作
 原道論一

聖道大明又何原為為二氏之非道原之尤為後
 世援二氏入吾道者原之也剖析二氏處掘其根
 株何用披其枝葉其神其識卓冠古今

聖人言太極生兩儀乃從一畫相摩相盪立卦生爻
 陰陽多寡增加之數以生生謂易一一通言其所生
 太極圖說論 後序 桂山堂

仰不以立卦生爻陰陽之數言而以立卦生爻陰陽
 之理言所生亦止言氣有所生不言道有所生以一
 陰不生一陽不生一陰一陽不動不靜亦不生今天
 下有所生者莫如萬物本天地網緼而推之亦以陰
 精陽氣相構而生安得先有一主乎陰陽不測之神
 為陰精陽氣所自生而後有以生之者耶使其神為
 陰陽所生耶則與俱生者亦與俱死矣使其為陰陽
 所由生耶能生是陰精陽氣亦能不死是陰精陽氣
 矣此天地自以陰陽為代謝萬物自以精氣為存亡

而行乎天地萬物陰陽不測之中自有其神乃因說
 言太極實有所生且一動一靜而遵有所生而不知
 太極可言靜而不可以靜言也靜則天命之不已不
 能不已于靜人性之無息不能不息于靜有靜安得
 無動猶有已息而後有不已不息此二氏由靜而
 推亦知有靜不能無動有必歸虛無必歸寂滅之說
 也太極可言動而不可以動言者也動則天命之不
 已不已于動耳人性之不息亦不息于動耳有動安
 得無靜猶有不已不息不能不有已息此二氏由
 太極圖說論 後序 桂山堂

動而推亦知有動不能無靜有不言動而止言靜不
 求動而止求靜之說也蓋陰陽之有動靜以有對待
 而有所生此乾坤為專為直為翁為闢之機聖人有
 其動其靜廣生大生之說也太極無對待一而不二
 不可以有所生言者也入乎天而天以之為陰陽之
 極入乎地而地以之為柔剛之極入乎人而人以之
 為仁義之極易所謂三極之道者是也太極而生陰
 陽是未有陰陽太極即為陰陽此圖說所為陰陽一
 太極之說即太極一陰陽之說也夫既以有動有靜

之太極而言有安得不又有無動無靜之無極而言
 無而後太極之為太極止可歸吾道之有生于有而
 言有而不可歸彼道之有生于無而言無此無極之
 不能不加太極之上而說之者也夫是以陰陽之不
 可歸太極而言者直以陰陽歸之而不問太極之是
 陰陽與否以動靜之不可歸太極而言者直以動靜
 歸之而不問太極之有動靜與否自必又有一動靜
 陰陽之不可歸謂之有靜無動無陰無陽者歸無極
 亦不問無極之無是何無無極之極是何極無極之
 太極圖說論 後序 桂山堂

有靜無動何以有靜無動而猶言無無極之無陰無
 陽何以無陰無陽而猶言極乃直以太極本無極又
 以無極之真至再至三而申說之此豈紫陽無形二
 字所能蔽之者耶合五行一陰陽三語觀之其意明
 以太極雖真無極尤真太極雖真無而有無極乃真
 無而無此道家舍太極說無極舍太極之真說無極
 之真自以為不可名言之妙道者也至其言人道也
 迺云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夫中正仁義其
 于人道是何道耶乃千聖百王所體而行之之一道

也而可以靜主之者耶。苟以靜主之。是其仁義亦彼以靜為主者之仁義。而非聖人不以靜為主者所定之仁義。其中正亦彼以靜為主者之中正。而非聖人不以靜為主者所定之中正。乃老氏以靜為大根本之所在。亦釋氏以靜為大根本之所在。而強以吾千聖百王推而入之一靜之中。亦以大根本之所在歸之。是豈聖人之徒能知千聖百王于仁義中正之道。以何為道。而猶為是說者哉。乃又從而釋之曰。無欲故靜。夫無欲之為言。以常人言之。所無者嗜

太極圖說論

後序

聖

桂山堂

慾之欲也。二氏隨體黜聰。離根絕塵。求欲無常人之所不無。雖終其身主之可也。若以聖人言之。理有公私。欲亦有公私。其為無欲。非徒無嗜欲之欲。止可以靜而無欲。榮之者也。欲仁得仁。欲立欲達。從心所欲。豈二氏一以無欲為主。如心有所向。便是欲之訖。終其身一念不起。與聖人同類。而道之者耶。若聖人僅以無嗜無慾為聖人。則二氏之不飲不食不婚不宦。寂然若無嗜然若喪。皆得為仁義中正之聖人矣。張南軒不得已。又以敬入靜字。謂本乎敬為靜。而胡

仲輩形容靜字之妙。又若以靜不對動。別立一靜字之說。而謂儒又以人機動。便有差。故聖人惟以一靜為主。支言蛇足。愈救愈窮。此其說之不能為解者也。至引原始要終。知死生之故。一語以結之。豈是固是說言聖人之合天德。立人極。亦如二氏以死生大事。必會通無極太極。而為說者哉。彼亦徒取以足其生。天生地生。萬物有生必有死。以結之以為自非有主靜之聖人。知生知死。不與天地萬物同生死。又安得此無極之道。而有之哉。作辨說論三。

太極圖說論

後序

聖

桂山堂

至若其所為圖。則又移妄之尤甚者也。無論河圖已亡。不可考。今大易所載。河洛圖書。方圓先後。天諸篇。出自康節。授受各有其人。何況是圖與大易太極了無關涉。而儼然以太極圖之使太極。而可圖伏羲早已一畫一圓圖之矣。張南軒猶知太極不可圖。林黃中亦言太極無形。圖于何有。及考之隋唐。以迄有宋。其入開元之道藏。與進紹興之史館。均此一圖。而其圖又漢末魏伯陽。參同契水火匡廓三五至精。合為圖。而傳之。又豈吾聖人之徒所宜取其圖而為之。

說者耶作辨圖論一

圖說非濂溪所作然以授二程者濂溪也二程受之未嘗註釋而傳示之註釋而傳示之者紫陽也濂溪授之而不欲沒之者或于道家有無之說也紫陽傳示人而不顧人之訾議之者或于濂溪二程遞相授受之書也由諸儒從事其門而推之即諸儒所當之世而論之而賢知之過見矣作授受論一傳示論一凡異端曲學之徒立一義創一說莫不自以為知之明見之微而言之其自為立說彌高而不知去道彌

太極圖說論

後序

聖

世山堂

遠自為充義備盡而不知背道尤極釋氏平等言仁即墨子兼愛之說也其言仁豈不過于聖人哉西銘胞與民物以理一言仁不必本二氏之說以為說亦自以其意見所到必如是而始為仁必如是而極仁之量如天安得不以分殊為小安得不以分殊為有微哉惟不知聖人言仁以理之生者言仁生之為言無所不通之為言也仁固是仁不仁亦是仁以其理之如生而無所不通而有其仁者也異端曲學之言仁以其理之死者言仁死之為言無所不塞之為言

也無一非仁無一是仁以其理之如死而無所不塞斯不復有仁矣此墨子摩頂利天下而無其父釋氏割肉餉鷹而棄其親而猶自為其仁無量者也此不獨言仁為然也言心性言道言德言天言人言死言生由其說而推極之不死不塞不止西銘之言仁雖曰不本之吾不能謂其不本之也不能不謂其不本之者不本之聖人雖欲不本墨釋而不可得也作辨仁論三

儒者但知釋氏怕說理其言平等兼愛何嘗不是

太極圖說論

後序

聖

世山堂

理桂山以死之一字直中其病根痛喝之其所為明心見性何嘗非理何嘗是理怕說理三字亦言其疥癬之疾耳其心病正在說理不可不知自古聖人言性從人不知有是性識取天之命而名之且以善名之非一如人之有氣有質可指而示之者也異端曲學之徒有言無心無性無善無不善天下之人不知性有不知性之無而可以無言者耶何必聖人言有是性而言無非性耶有言性有善有不善可善可不善天下之人不知性有不知人之有善

有不善一如性之有善有不善人之可善可不善一如性之可善可不善而善之者耶何必聖人言有善無不善是性而言有善有不善可善可不善非性耶然則人皆言性皆如言不可見之性人皆言心皆如言不可見之心如是而與天下之人言性自必使性之為性如日在天中無一敢言日有二日明有二明斯真以可見者言性而性見矣異端曲學之徒惟不知性之可見如日之在天而以性為不可見一如日有二日明有二明于是紛紛然各指一如可見之說

太極圖說論 後序 聖 桂山堂

以當之又各執一事一物可徵可驗者而說之彼視大聖賢人之以性言性反若徒以不可見言不可見之性一如無徵無驗言之而已故其時告子輩與孟子言性莫不指借一事一物可徵可驗以言之使孟子于時亦徒指借一事一物可徵可驗與言之而不直以性之本體言性言才斥其影響之談歸諸真實之義則性之本體彼終不可得而見故不徒斥其指借事物之非性者明之又必直指其本體之是性者鑿鑿然反復而申明之使其人能深思而默會

之而性之為性無復可言者矣乃後儒之言性者皆聖人之徒也既有異端曲學之疑性者論之于前又有孟子之辨性者正之于後其明白了微真如日在中天何如直捷何如痛快不知何以故反舍大聖賢人以性說性者不說亦復強借一事一物而為至粗至鄙之談又別指一義一理而為至精至密之論其粗鄙者無論已即其所為精密者論之聖人從人未知有是性之初能識取是性而以有心有性有善無不善言之異端曲學之徒不能識取是性徒于聖人

太極圖說論 後序 聖 桂山堂

既言有是性之後指借一事一理而為有善有不善無善無不善之說以不知而疑之者自以為知而反之吾儒言性于是時其知識真有過于前人正當于大聖賢人異端曲學言有言無入主出奴之際其相反者明其以何而相反如是其相通者明其以何而相通如是其相反而必不相通者明其以何而相反不相通如是而後大聖賢人與異端曲學分途而各自言性者其孰是孰非使天下之人如日在中天莫不灼然其見于吾論定之後所為聖人復起不易吾

言即○以○孟○子○所○目○信○者○自○信○之○斯○無○愧○乎○守○先○待○後○
之○人○矣○乃○何○以○從○古○聖○人○誰○非○從○降○衷○繼○善○于○人○生○
而○靜○以○上○本○天○而○說○性○者○反○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
說○何○以○從○古○聖○人○誰○非○從○物○則○成○性○于○人○形○而○後○有○
說○性○者○反○云○形○而○後○有○弗○謂○性○苟○如○是○而○言○性○是○于○
大○聖○賢○人○從○人○生○而○靜○本○天○而○說○人○性○者○若○一○無○所○
取○者○然○又○不○能○以○大○聖○賢○人○所○說○而○不○取○之○乃○以○大○
聖○賢○人○本○天○而○說○人○性○者○不○歸○之○人○而○歸○之○天○強○名○
之○曰○天○地○之○性○是○其○取○之○也○一○如○不○取○之○亦○徒○以○不○

太極圖說論 後序 望 桂山堂

容○說○存○之○而○已○夫○大○聖○賢○人○從○人○形○而○後○有○本○人○
而○說○天○性○者○若○一○無○所○取○者○然○又○若○以○大○聖○賢○人○所○
說○不○能○不○取○之○而○乃○以○大○聖○賢○人○本○人○而○說○天○性○者○
不○歸○之○天○而○歸○之○人○強○名○之○曰○氣○質○之○性○是○其○取○之○
也○一○如○不○取○之○亦○徒○以○弗○謂○性○棄○之○而○已○夫○既○無○取○
乎○大○聖○賢○人○說○性○以○人○生○而○靜○說○人○性○者○歸○之○天○而○
不○歸○之○人○自○必○以○異○端○曲○學○無○心○無○性○無○善○無○不○善○
之○說○為○其○近○乎○天○而○有○取○乎○爾○可○知○也○是○亦○異○端○曲○
學○之○說○性○而○已○矣○又○不○得○不○自○為○人○生○非○有○善○惡○兩○

物○在○性○中○以○大○聖○賢○人○言○惡○之○不○在○性○者○并○以○異○端○
曲○學○言○善○之○不○在○性○而○俱○無○之○一○若○自○為○說○而○無○取○
乎○彼○者○然○而○不○知○其○無○取○乎○彼○者○正○其○深○有○取○乎○彼○
者○也○夫○既○無○取○乎○大○聖○賢○人○說○性○以○形○而○後○有○說○人○
性○者○歸○諸○氣○質○而○不○歸○諸○性○必○以○異○端○曲○學○有○善○有○
不○善○可○善○可○不○善○之○說○為○其○本○于○氣○質○而○有○取○乎○爾○
可○知○也○是○亦○異○端○曲○學○之○說○性○而○已○矣○又○不○得○不○自○
以○人○能○善○反○善○復○而○性○又○在○其○中○以○大○聖○賢○人○之○有○
善○可○善○之○在○性○者○并○以○異○端○曲○學○有○不○善○可○不○善○之○

太極圖說論 後序 望 桂山堂

在○氣○質○者○合○而○言○之○一○若○自○為○說○而○無○取○乎○彼○者○然○
而○不○知○其○無○取○乎○彼○者○正○其○深○有○取○乎○彼○也○故○既○已○
說○之○而○又○云○不○容○說○既○已○二○之○而○又○云○二○之○則○不○是○
苟○如○是○而○說○性○徒○掩○天○下○讀○大○聖○賢○人○之○書○不○知○性○
而○說○性○者○可○也○其○能○掩○天○下○讀○大○聖○賢○人○之○書○知○性○
而○說○性○者○哉○于○是○乎○不○得○不○以○孔○孟○言○性○乃○極○本○窮○
源○而○言○之○非○兼○氣○質○而○言○之○又○不○得○不○以○孔○孟○均○此○
一○性○言○性○合○而○言○性○者○又○分○而○言○之○以○孟○子○道○性○善○
是○極○本○窮○源○不○兼○氣○質○而○言○之○若○與○其○說○殊○者○推○而○

遠之以孔子性相近雖極本窮源未嘗不兼氣質而言之若與其說同者引而近之嗟乎孔孟之言性人皆得誦而習之者也何嘗有不兼氣質與兼氣質之說可指數而言之者哉其有時乎不離氣質而言性者即彼引以為兼氣質而言性之說也不知此是孔孟兼氣質自可言性之說如生知用知安行勉行之類而非彼兼氣質必不可言性之說也其有時乎離氣質而言性者即彼引為不兼氣質而言性之說也○不知此是孔孟不兼氣質自可言性之說如降衷

性○性○蒸○民○物○則○之○類○而○非○彼○不○兼○氣○質○必○不○可○言○性

之○說○也○乃○必○以○其○所○具○參○論○于○大○聖○賢○人○異○端○曲○學○之○間○自○謂○不○容○說○不○容○二○又○明○立○二○性○之○說○而○說○之○必○至○相○反○而○不○能○相○通○者○豈○有○他○哉○亦○惟○不○知○性○是○有○知○之○物○而○氣○質○乃○無○知○之○物○氣○質○之○能○運○能○動○不○可○以○性○之○能○知○能○覺○屬○之○性○之○能○知○能○覺○不○可○以○氣○質○之○能○運○能○動○屬○之○者○也○故○其○以○性○為○不○容○說○亦○徒○以○氣○質○之○不○容○說○性○者○并○以○性○為○不○容○說○以○有○氣○有○質○必○不○可○以○說○性○也○其○以○善○反○善○復○始○見○性○亦○徒○以

氣質之必變必化者并以性為必變必化以有氣有質之性不反不復必不可說性也嗚呼自古大聖賢人之說性雖本之不可見之天實本之有可見之人以可見之人通之不可見之天知天與人一以貫之故其以性說性如日在天中而說之者非若異端曲學不求知于不可見之天并不求知于可見之人既不能以人之可見通乎天又安能以天之不可見通乎人辟如盲者不知日徒以扣盤為日捫燭為日見人之有善為有性善見人之有不善為有性不善

大極圖說論 後序 李 桂山堂

究之如是言性終若有所未安也自不得不以無善無不善之說歸之吾儒遂以無善無不善為言性之至亦不顧天之為天其有是命而賦是性如是如是終若有所未安也不得不以人生而靜不容說付之不可知之數而已矣自古大聖賢人之說氣質未嘗不以氣質之無知以其不一者而一之亦未嘗以性之有知以其本一者而不一之以有知而本一之性入之無知而本不一之氣質中知性與氣不相離而不相雜者亦以性自性氣質自氣質如日在天中

而說之者也。非若異端曲學不知氣質之無知而非性。并不知氣質之一。如有知是性而非氣質。既不能以性別而出乎氣質之外。自必以性混而入乎氣質之中。譬如愚人不知日之光。徒以目之光。即為日之光。以氣質善者。性亦隨之。而善氣質惡者。性亦隨之。而惡。究之以是言性。終若有所未安也。自不得不以無善無不善歸之。吾儒遂以無善無不善為言性之至。亦不顧天之為天。其以是命賦是性。于人氣質中。如是不如是。終若有所未安也。不得不以形而後有。

本極圖說論 後序 桂山堂

非謂性付之無所用之物而已矣。作辨性論三十。孔孟言性。是以性言性。異端曲學。惟不知以性言性。強借一事一物。徵驗這个性。說性。諸儒誰人道破。求之孔孟。反若無所得。求諸異端曲學。又若有未安。不得不以無善無不善歸之。即本是為說。亦不過跟着人說耳。並不會將無善無不善從天命。人性有何體認。是句至當不易的話。是个至當不易的理。不過紆曲其詞。隱寓其旨。與彼而蔽淫。而陷。亦有何異。桂山無一不推敲到底。此種著元天鑒之矣。

太極圖說論後序卷之下

錢唐王嗣槐仲昭著 同學諸子評

太極圖說論後序

伏羲畫卦倚數而起其理之。可以文字見之者。莫不具備于其中。自文周至孔子。始以其具備之理。無不取而發明之。然十翼言理。詳于言數者。理行乎陽。而人主之數。未嘗不在其中。數行乎陰。而鬼神主之理。亦未嘗不在其中。故理之與氣。猶天之有道與氣也。

本極圖說論 後序 桂山堂

氣有數。道亦以氣而有其數。猶人之有性與命也。命有數。性亦以命而有其數。聖人以理之大于數也。以理主乎數。不以數主乎理。猶天之以道主乎氣。猶人之以性主乎命。此處節理大于數之說。可為知道者告也。然則天下之人。一惟以理主乎氣。動靜云為。于人乎謀之。又何必抱筮問易。于鬼神乎謀之哉。其以數而制為卜筮者。聖人亦為日用不知之民。通陰陽而求之。以前其用而為之者也。然又非有動有靜。有云有為。必一一于鬼神謀之。亦因貳以濟民。行疑則。

卜不疑則不卜也。若聖人理主乎數，焉用卜筮。然如行軍遷國之類，其在洪範所為大疑者也。謀乃身謀，卿士庶人不得不謀之鬼神者也。故古之時雖日用不知之人，亦明乎不疑何卜之義。既卜而又必審度于事理之間，不以非道而吉為吉，不以是道而凶為凶，亦通乎以理大乎數，雖違卜而行者有之。非若後世上而王公大人下而士庶人，于進退存亡得失之間，惟進與存與得為幸，以退與亡與喪為不幸。惟吉是趨，惟凶是避，以是求諸鬼神，一若吉凶趨避，惟彼

人極圖說論

後序

卷

桂山堂

操之惟所命之而已矣。故大易倚數而起，未嘗不以數為主。乃聖人畧于言數而詳于言理，以天下主乎數而不能無背于理者有之矣。未有主乎理而背乎數者也。士君子安常處順之時，尊榮福享莫不宜之一旦，遭逢禍變，忠孝節烈成仁取義，理在則然。遑問數哉。庸人無知，未嘗不以遭逢若是亦其數為之。不知其生乎主乎理者，終不以術家所指辭而易其志于造次俄頃之間，以其非數之所能主而主之，亦非數之所宜主而主之者也。此聖人說卦明言參

天兩地立，卦生爻，無非倚數而起。乃終以和順道德窮理盡性至命為要歸。此康節既知聖人詳于言理而必于數詳言之者，亦徒言其不必言不足言者而已矣。使非能知理大于數，其去京焦之術，曾幾何哉。作理數論二

理猶天之命，數猶天之氣。理猶人之性，數猶人之命。以此明理大于數之根本，千古無人道破。聖人如命之學，惟桂山如親承聖人而面命之，吾非讀此書幾于終其身，聾瞽之人而已矣。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卷

桂山堂

聖人之道，未有不于至顯至近有可名言而言之者也。吾儒必于至幽至遠無可名言求之，命也。性也。理也。皆至幽至遠無可名言者也。而天之命，即于未之行之人之性，即於人之心。言之萬事萬物之理，即于萬事萬物之必有其則。言之又何其至顯至近有可名言如是者耶。是則何顯何近，非無名之可言。何遠何幽，非有名之可言。異端曲學之徒，不獨舍吾至顯至近有可名言為不足言，并舍吾至幽至遠無可名言亦為不足言，而別求一至幽至遠無可名言之

道而言之亦不過以吾合有無而無一不有者彼合有無而無一不無究不過止有無之一字是其所有而已矣吾儒不知何以故讀聖人之書明聖人之理人人各有一言道而至于不能象則名言亡矣之說隱繁於胸中夫是以天人大道言有言無寧與吾聖人在若合若離之間而不知其非每讀其書未嘗不為掩卷而太息也推其意不過孔孟之徒亦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高矣美矣宜若登天之說亦若有無可名言者然不知子貢之所為不可聞即夫子中人

太極圖說論 後序 桂山堂

上下可語不可語之說也夫子日以孝弟忠信教及門無一非性與天道至真至切之至理也中人以上語之而知之不語而亦自能知之中人以下語之未必知之不語而由之亦何必以所未能知而語之其所為上者即性與天道之在孝弟忠信中也豈真有所為無可名言不可得聞者耶公孫丑之所為天不可及即冉求悅道而力不足之說也孟子日以居仁由義教及門無一非性與天道至真至切之至理也教以用其力而能及之充無害人充無穿窬雖至

仁至義高美如天而亦及之矣教以用其力而不能及之害人何心而不能充穿窬何事而不能充雖不仁不義至卑至不美如墜地而弗及之矣其所為不可及者即性與天道之在居仁由義中者也豈真有所為無可名言如天之不可及者耶推其意又不過謂夫子亦有過此以往而未之或知孟子亦有聖不可知謂若之說亦若言無可名言者然不知夫子以學至精義利用可謂盛矣猶有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者即下文窮神知化斯為德之盛耳孟子以人由充

太極圖說論 後序 桂山堂

賢光輝而主聖可謂至矣猶有不可知者言焉即下文神之謂也斯為人之至耳至其所為神化不可知者即帝王之窮變通久聖人之任止久遠未為之先非人所得而知之測之既為之後非人所得而知之測之而已乃明世隨儒讀書如誦詩斷章取義棧上下文不說止摘末之知不可知以為孔孟亦能如釋氏作不可思維不可言說語為可嘆而可歎也知此而後可以論漢唐以來諸儒學孔孟而所得之分量矣漢世惟一董仲舒能知性道之原其學甚正其他

處則為孝弟之人。出則為循良之吏。一若不知性與天道者。然又如霍光不學無術。金日磾休屠國人性。與天道何由得聞。而樸厚忠勤。為時賢相。不可謂非性與天道中人也。唐世惟一韓愈能明性道之說。其學甚正。其他文章彪炳于一時。事業輝煌于史冊。一若不知性與天道者。然又如李晟家世武夫。渾瑊生長邊邑。性與天道何由得聞。而忠義激烈。稱社稷臣。不可謂非性與天道中人也。惟晉世王衍何晏崇尚虛無。與二氏之徒談說玄妙。彼為知性與天道為何。太極圖說論 後序 桂山堂

無殺為太子。天地聖人之仁。不知理主乎數。乃大易人道之理。數必以數主。乎理為術家鬼道之理。數諸爵既不能斥而正之。乃猶若有味乎其意。直以吾道通之。貫之為論說。而傳示之。不知其將以聖人之下學通貫之耶。抑將以聖人之上達通貫之耶。夫豈不知聖人之下學既不能與彼通貫之。即聖人之上達自必不能與彼通貫之。而猶為論說傳示而通之。貫之亦不過以我自以通貫于二氏者。通貫之而已矣。此周程張邵賢知之過之所不能免者也。亦惟有太極圖說論 後序 桂山堂

宋諸儒生平不以從事二氏為諱。浸淫其說而不能忘。有以使之然耳。今嘗以後儒推紫陽朱子集諸儒之大成。亦可為定論矣。紫陽終其身博文約禮篤信聖人之人也。集註經書一生述而不作。即前輩論著成書。何嘗不知與大聖賢人多殊。肯必為委曲解釋。引歸聖人而復已。其不能引歸者。以已意伸說之。如氣質之性。起自張程。無形有理。為濂溪解性。即理也。無人敢說。繼善成性。見解有差之類。一流露于意言之表。以是為宋世聖人之門第一人。可為不愧矣。

以故宋世諸儒其經明行修恂恂如不及者皆尊德性極高明之人自為過之者也苟非聖人過猶不及一語鮮有不同于端木師愈之見者矣逮及元明與宋世畧同其守經書繩尺去孔孟之門不遠而高自標置亦自謂言所不言發所未發如楊慈湖心本無物忽有物而格去之王陽明求理于事物中是析心與理為二諸說墜入禪窟冥然不知此沈士榮營志道之徒尊佛為聖降孔為仁倡為邪說流傳人間幾欲撒孔孟之席引二氏居其上而北面之矣嗚呼濟幸聖人至顯至近有可言之道真如天之不可得踰故諸儒終其身入二氏之室竟不能越聖人之門牆徒日探討無所得反而仍歸聖人而已似使聖人日以至幽至遠不可名言教人則不必二氏之徒以聖人止能言可言之道不能言不可言之道止能言可言之天不能言不可言之天吾儒早已能為二氏之言矣甚矣夫子下學上達一語何其至顯至近乃自嘆世莫我知而歸其知于天吾儒終不能反復而榮思之不亦悲乎作諸儒論

大學論

後序

卷

七

讀性理諸篇諸儒言存誠主敬修己治人一本聖人至顯至近言者何其深切著明性與天道已在其中夫豈不知而不可以知言者不知性與天道本是自然所謂天命之人率之何嘗是假修為之物以不假修為之物必修之為之正在人倫天德尋常日用之中此聖人止言顯近不言幽遠之至教也今以人不能修之為之并疑不假修為而自有之性是不知人并不知天安得不以性道與倫常分有無而墜入二氏窟中此孔孟以後賢知之

大學論說論 後序 卷 七

通病一貫之旨中其言之言不盡其意如此說又如彼說支離病根端坐于此桂山通論七十九篇專為此篇而發

吾於聖人之道既已原之矣又從而明之者以人明二氏之道必不明聖人之道以明之也人不明聖人而明二氏之道亦自以為二氏之道如是如是予既已明之矣而不知其終不能明亦自以為能明斯已耳此吾不得不取聖人與人共明之道并取二氏不與人共明之道與天下共明之也今天下愚不肖之

人惟不明聖人與人共明之道而欲明二氏不與人
共明之道不問其能明與不能明終其身自以為能
明不復過聖人而問焉此固然無足怪者也惟天下
賢知之人既自為明聖人與人共明之道又自為能
明二氏不與人共明之道又自為聖人自為聖人二
氏自為二氏乃何以聖人之道必引二氏之言以入
之二氏之道必引聖人之言以飾之夫聖人之道而
可引二氏之言以入之其不知聖人之道居然可知
矣二氏之道而可引聖人之言以飾之其不知二氏

太極圖說論

後序

至

桂山堂

之道居然可知矣此吾不徒以聖人之道為二氏故
為之辨而明之不徒以二氏之道為聖人故為之辨
而明之尤在取吾儒引二氏之言入聖人之道引聖
人之言飾二氏之道為之辨而明之者也今天下賢
智之人有不知聖人言性與天道是從有而言者耶
二氏言性與天道是從無而言者耶聖人言性與天
道有是五倫四德而言有者耶二氏言性與天道無
是五倫四德而言無者耶而不知性與天道有而無
者也乃有之源而非有之迹也五倫四德有而有者

也○有○其○有○之○迹○即○有○其○有○之○源○者○也○吾○儒○於○釋○氏○之
說○則○曰○吾○但○於○其○迹○上○斷○之○若○欲○從○其○源○而○去○取○之
其○說○未○窮○則○已○化○而○為○佛○矣○夫○性○與○天○道○非○迹○也○而
為○迹○之○源○五○倫○四○德○非○源○也○而○為○源○之○迹○聖○人○有○是
性○與○天○道○之○源○斯○有○是○五○倫○四○德○之○迹○迹○即○是○源○也
源○即○是○迹○也○天○下○有○以○天○之○四○時○行○百○物○生○之○迹○非
即○天○以○天○之○命○行○天○之○道○其○源○本○如○是○者○乎○天○下○有
以○聖○人○之○明○五○倫○充○四○德○之○迹○非○即○聖○人○以○已○之○性
率○已○之○道○其○源○本○如○是○者○乎○然○則○迹○既○可○斷○其○源○又

太極圖說論

後序

至

桂山堂

何○不○可○斷○有○是○迹○斯○有○是○源○無○是○迹○斯○無○是○源○無○是
五○倫○四○德○之○迹○斯○無○是○五○倫○四○德○之○源○從○其○源○而○一
言○以○斷○之○斯○已○足○矣○何○有○於○從○其○源○而○去○之○又○何○有
於○從○其○源○而○取○之○終○于○不○能○去○之○而○取○之○化○而○為○佛
哉○然○吾○儒○必○謂○止○于○可○見○之○迹○斷○之○不○于○不○可○見○之
源○斷○之○亦○不○越○以○聖○人○與○釋○氏○同○為○人○耳○人○同○此○心
心○同○此○性○性○同○此○命○耳○吾○言○有○而○彼○言○無○吾○之○言○有
本○無○彼○之○言○無○本○有○言○有○言○無○不○同○其○源○則○同○耳○吾
之○有○倫○有○德○彼○之○無○倫○無○德○言○有○言○無○非○其○源○不○同

亦其迹不同耳。嗚呼！吾儒以是而言性言天道，有不混聖人與二氏性道有無之分界。雜聖人與二氏天入理氣之大原有是作俑者，引其旨于前斯有是濫觴者。沿其說于後，涇渭本分而無分，苗莠白別而罔別。亦何日是辨而明之之一日哉！蓋性與天道之有而無，也不可以有其源而反以源為無，而言之者也。其為無者無之迹耳，以太虛言而已。其源在大虛至無之中，有之止可以有言者也。五倫四德之本無而有，也不可以有其迹而止以有言之者也。其為有者

太極圖說論

後序

查

桂山堂

源之有也，不以太虛言者也。其迹在大虛至有之中，有之而始以有言者也。二氏于五倫四德無其有人止，知無其有之迹而已，而不知其有之源。蚤已無之矣。二氏于性與天道，有其無人止，知有其無之源而已，而不知無其迹之有，并與其源之無而俱無之矣。然而二氏之無五倫四德也，為無一已之耳目口體。槁木其形，夢幻其身，而無之也，非謂五倫四德之本無而無之也。二氏之無性與天道為無一已之有知有覺，混沌其心，冥寂其性，而無之也，非謂性與天道

之本無而無之也。其以五倫四德在吾性與天道中，吾不無之，則吾所求于性與天道不可得而有矣。其以有知有覺在吾性與天道中，吾不無之，則吾所求于性而無其心性，而無其性者不可得而有矣。然而二氏自以為至真無上之道人，弗為之而吾獨為之者，豈無所為而為之哉？亦為了生死而為之耳。了生而後可以長生不死而為人，其人為神仙；了死而後可以長死不生而為鬼，其鬼為佛祖。故其生也槁木其形，夢幻其身，吾所求于性與天道者如是而已。足

太極圖說論

後序

查

桂山堂

矣。彼豈不知人之為人性與天道中有是五倫四德，吾於一無而無不無中，雖欲率而由之，吾烏乎率而由之？亦其勢之有必然者也。其死也混沌其心，冥寂其性，吾所求於性與天道如是而已。足矣。彼豈不知鬼之為鬼，性與天道中猶是五倫四德，吾于一無而無不無中，雖欲有而存之，吾烏乎有而存之？亦其勢之有必然者也。吾儒讀聖人之書，明聖人之道，何嘗欲無一已之耳目口體，必取性與天道之有倫有德者，以無耳目口體故，亦以無為宗旨而言之。何嘗欲

無一已之有倫有德必取有知有覺之在性與天道者以無倫無德故亦以無為宗旨而言之乃自孔孟以來人皆讀孔孟之書明孔孟之道止知孔子罕言性與天道其門弟子亦以不可問教之不知孔子非如釋氏有所秘密而不言也其理之無而不言者即其理之有而可言也弟子聞其有即問其無乃孔子立教以教人本如是也止知孟子曰道性善曰稱堯舜其門弟子亦有以好辨疑之不知孟子非若諸儒言所未言發所未發而稱之道之也其本聖人言性之是正時人言理之非乃孟子辨性道以明性道本如是也孔孟而後漢唐諸儒罕言性與天道謂其知之而罕言可也謂其不知而罕言亦可也然諸儒罕言性與天道未嘗不於五倫四德恆言之苟于五倫四德恆言之尊所聞而行所知雖謂不知性與天道亦必謂之知性與天道矣以其止知聖人言有而言性不知二氏言無而不言之雖罕言庸何傷有宋諸儒以性與天道謂其言所不言而必稱必道可也謂其獨所未發而必稱必道可也然諸儒以有言五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卷 桂山堂

倫四德又未嘗不于性與天道以無言之苟于性與天道以無言之道主靜而性本空雖謂之知性與天道亦必謂之不知性與天道矣以其既本聖人言有而言之又本二氏言無而言之雖必稱必道亦何益之有哉爾嘗取有宋諸儒集錄諸書而讀之其言五倫四德不能不本性與天道而言有者皆孔孟大聖賢人生平闡述論辨至實至有之理必不能出其範圍別豎一義別立一說以為言所不言發所未發者也是五倫四德既知不可以無言矣何以又分性與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卷 桂山堂

天之命。天之道。亦止。從人之性。人之道。而言者。言之。不必。又取天之命。別其以何為天之命。而言之。天之。道。別其以何為天之道。而言之。假使于時有異端。如。二氏。不言人而言天。且言天上之天。天之命。不歸吾。實有言命而言虛無之命。天之道。不歸吾。實有言道。而言寂滅之道。孔子于時。有不以攻異端者。一一斥。其非。而是正之。又何肯止言人。不言天。止以人之有。即天之有。天之有。即人之有。合天與人。止有有而無。無以垂訓于天下哉。亦以孟子曰。言性與天道。一若。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卷

桂山堂

不知其無而止言有者。然不知孟子辨性以明性。亦。從人言。不從天言。從人之受于天而言之也。其言天。之命。天之道。亦從人之性。人之道。而言者。言之。不必。又取天之命。別其以何為天之命。而言之。天之道。別。其以何為天之道。而言之也。假使于時有二氏。如楊。墨。不言人而言天。且言天上之天。天之命。不歸吾。實。有言命而言虛無之命。天之道。不歸吾。實有言道。而。言寂滅之道。孟子于時。有不以關楊墨者。一一斥。而。是正之。又何肯止言人。不言天。止以人之有。即天之。

有天之有。即人之有。合天與人。止有有而無。無以垂。訓于天下哉。吾嘗于集錄諸書。讀未終篇。必有以二。氏之言。入聖人之道。而言之者。讀不終卷。必有以聖。人之言。飾二氏之道。而言之者。或紆曲其意。以通之。或支離其詞。以發之。或割截描摹。斷鶴續鳧。羊質虎。皮。變幻閃鑠。而說之。今其書具在。人人皆得釋其意。旨之所在。本聖經賢傳。而質證之者也。姑舉其一。二。官之其餘。亦可槩見矣。如云。言有無。則多有字。明其。本無。而不必言有也。言無無。則多無字。明其本無。而。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卷

桂山堂

不可以無言也。言有無。與動靜。同明其動。則為有。靜。則為無。不言動而止言靜。猶不言有而止言無也。如。云。顏子屢空。空中受道。止摘孔子兩句。內一空字。亦。不顧上文有屢字。下文有貨殖字。直以空中受道。繫。一空字之下。言之。如言范滂。夫女。讀出入無時。謂孟。子不識心。心那有出入。此是女子無知。認血肉為心。之語也。何至嘆為此女不識孟子。却識得心。夫識心。即識孟子。識孟子。即識心。故為一抑一揚之詞。明以。佛氏一念不起。無操無舍。無出入之心。掃聖賢一致。

百慮有操有舍有出入之心不惟掃孟子并孔子亦掃之矣如云寂然不動便是聖人又云聖人天理具備父子君臣嘗理不易何曾動來故云寂然雖不動感便通非自外來也夫聖人之言寂然不動豈釋氏坐蒲團之說耶釋氏止須穩坐蒲團便成佛道其無君臣父子又非弑父弑君其理何曾變易只不會動而爲之耳忠孝之理不在事而在心豈有感而不通者哉何須事君事親必自外來始爲感始爲通哉其大旨如此苟如是是天下之爲聖人者止須自後提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堯

桂山堂

坐蒲團至老死寂然不動仁義忠孝原未嘗欠缺胸中何必如吾聖人生而爲人用幾多窮理盡性功夫爲仁爲義爲忠爲孝體諸心而見諸躬行用則實有可行舍則實有可藏無小無大無微無顯無不以感自外來者通諸吾心寂然而無一不爲之耶嗚呼如此而言聖人不惟不知聖人之道并不知讀聖人之書矣夫五經四子之書會有以寂然不動爲聖人者是何聖人耶是生知之聖人耶學知之聖人耶乃敢以寂然不動一語輒加便是聖人言之亦不過以孔

子曾於易書有是四字耳夫孔子之言寂言感爲易書策中鬼神言之也故曰夫易豈有所思所爲如人之可得而求者哉及抱筮求之其應如響自非至神孰能與此聖人非鬼神也不覩不聞有戒有懼寂而非寂不動而動者也而可以足言之者耶且鬼神之寂然不動亦止以筮策無思無爲自人視之如是其寂然耳非鬼神之爲鬼神無思無爲而寂然不動本如是者也故纔言寂然不動即言感而遂通豈筮策之爲物感之通之抑鬼神之爲物感之通之耶乃哉

太極圖說論

後序

辛

桂山堂

上夫易說下至神止摘無首無尾寂然不動四字以聖人說鬼神者借以說釋氏坐蒲團之聖人不亦冤乎可痛也哉如此而言性言道有不以人之性無善無不善推以歸乎天之命而言之有不以人之氣質有善有不善強以入乎人之性而言之于是本老氏之說而言虛無安得不曰性中止有道德而已易嘗有仁義來本釋氏之說而言虛無安得不曰性中止有仁義而已易嘗有孝弟來不獨舉性與天道而無之并五倫四德而無之又理之所必然勢之所必至

也○以故吾儒談道講學○著有成書人○升孔孟之堂○人入二氏之室○一派流傳支蔓○無已如象山陽明○皆聖門傑出之儒○徒以心印是理○靜始為真○立說坐使○聖人之徒○日墜二氏雲霧中○而不見天日者○不知幾何年矣○夫舍聖人言○有不言無○至實不虛之恆理○而入二氏言○無不言有○至虛不實之游談○豈其于二氏所為至真無上○秘密不言之旨○能了之○微之○甘與大聖賢人參差○出入而言之哉○究之徒與大聖賢人參差○出入于二氏之道○亦何了微之有○夫不能了微聖人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圭

桂山堂

之道○又安能了微二氏之道○且二氏之道○尚不能了微○况能了微○吾聖人之大道○哉○釋氏從生老病死起見○其道斷六塵以絕六根為要○也就其說而言之○亦其說之近于理者也○然吾即其以斷塵為絕根者言○之能○不視邪色矣○能拈優曇而不笑乎○能不聽淫聲矣○能聞陵迦而不悅乎○能惡惡臭矣○能嗅旃檀而不喜乎○能不如聲矣○能食香飯而不飽乎○能披淄衣矣○能着紫金袈裟而不莊乎○能草菴茅舍而處矣○能捨大宅布黃金如天宮月殿而不寢處乎○所能斷其塵

而絕其根者○止不畜室一事耳○究之塵斷而根不斷者○自在也○楞嚴首載阿難攝入婬席而傳大士給孤長者○皆以有室有家入佛道○至其徒鳩摩羅什不以畜室為戒○又諸經說佛氏以耶輪為妻羅埃羅為子○由是言之○其為塵斷而根不斷○亦可知矣○若以吾聖人之道通之○苟能斷非理之塵而不斷是理之根○與吾聖人非禮勿視聽○亦復何殊○聖人茹葷畜室○一以非理為斷○聖人之六根○有何塵可緣而必絕之○彼視茹草若將終身○與披袵鼓琴何異○二女裸侍若固行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圭

桂山堂

之與木石與居何異○此其所以為聖人也○佛氏不論是理非理○惟塵是絕○豈徒絕其塵哉○亦求絕其根耳○然而其生也不能絕其根○如是其死也不能絕其根○亦復如是○所說兜率陀天供養其耳目口體者○又復何如○豈絕其根者○是一根不絕其根者○又一根即由是言之○其絕耳目口體之根○而不能絕者○如是其絕心性之根○而不能絕者○亦復如是○其絕知識之根○而不能絕者○亦復如是○故其言心性未嘗不以明且見者言之也○就其說而言之○亦其說之近于理者

也○然○彼○以○有○心○有○性○而○欲○明○之○見○之○其○不○得○而○無○之○
 可○知○也○何○以○反○欲○無○之○以○有○心○性○而○有○知○覺○欲○其○明○
 之○見○之○也○其○不○得○而○無○之○可○知○也○何○以○反○欲○無○之○苟○
 欲○無○之○是○不○欲○其○明○且○見○欲○其○不○明○不○見○也○不○欲○其○
 知○且○覺○欲○其○不○知○不○覺○也○是○求○不○明○不○見○始○為○明○且○
 見○求○不○知○不○覺○始○為○明○且○覺○也○大○聖○人○之○有○心○性○而○
 必○求○其○明○且○見○也○其○見○吾○耳○目○口○體○之○塵○與○明○吾○視○
 聽○言○動○之○根○如○日○入○重○淵○之○下○而○光○明○洞○徹○又○何○所○
 用○乎○不○明○而○始○為○明○不○見○而○始○為○見○至○虛○至○淺○之○苦○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圭 桂山堂

太極圖說論 後序卷下

寂○而○無○聲○氣○而○已○矣○然○氣○之○為○氣○其○在○陰○與○陽○則○
 一○也○日○消○而○日○息○日○往○而○日○來○不○可○以○寂○言○者○也○苟○
 非○去○其○息○而○入○于○消○去○其○來○而○入○于○往○求○所○為○無○氣○
 之○天○而○存○之○不○足○以○存○之○也○乃○徒○以○其○推○測○之○小○智○
 以○為○天○之○上○必○有○是○有○氣○而○無○氣○之○天○耳○然○而○天○之○
 為○天○有○氣○斯○有○天○無○氣○亦○無○天○釋○氏○欲○無○一○已○之○氣○
 并○三○才○有○三○無○窮○無○極○有○氣○之○天○亦○與○同○歸○于○寂○而○
 雖○之○是○其○為○寂○也○寂○而○不○寂○者○也○亦○徒○以○寂○為○其○說○
 之○所○必○歸○而○已○矣○由○其○說○而○推○極○其○所○歸○非○以○滅○為○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圭 桂山堂

之天耳○然而天之為天○有氣無道○而不可以為天○有
道無氣○而不可以為天○釋氏欲無一已之氣○而無一
已之道○并欲使三十有三無窮無極有氣有道之天○
亦同歸于滅○而無之其為滅也○滅而不滅者○亦以
滅為其說之所必歸而已矣○夫寂而不寂○不可以寂
言○不獨吾知之○彼亦未嘗不知之○滅而不滅○不可以
滅言○不獨吾知之○彼亦未嘗不知之○而彼必以是為
宗旨之所歸者○亦徒為絕根塵于有生之時○非以寂
為歸○不可耳○吾何必推之陰陽有氣之天○必無是天

太極圖說論

後序

桂山堂

桂山堂

而存之假使有是天而存之○亦釋氏絕有生之根塵○
以求不復為人而已矣○亦徒以真性覺于有生之日○
非以滅為歸○不可耳○吾何必推之無氣有道之天○必
無是天而存之假使有是天而存之○亦釋氏冥生時
之性覺以求長死為鬼而已矣○夫釋氏求不復為人○
其有忝乎為人可知○而彼自謂無忝乎為人以生而
不為縱恣口體之人○必不為放僻邪侈之人○然而人
之為人○不如是而已也○釋氏求長死為鬼○其有愧乎
為鬼可知○而彼自謂無愧乎為鬼者○以死而不為戕

賊性覺之人○必不為妖厲淫昏之鬼○然而鬼之為鬼○
不如是而已也○夫惟不知人之為人○不如是而已○以
其無忝乎為人○自以為大于聖人○不知鬼之為鬼○不
如是而已○以其無愧于為鬼○為大于聖人者○且為大
于天地○是何異人不愛照夜之珠○而自愛其小璣○不
寶連城之璧○而自寶其片玉○究其所為○了徹生死者○
亦徒于生死殊途之迹○了之徹之○而不能于生死一
致之理○了之徹之○亦其生平識量之所至○止于如是
而已○吾儒從事聖人生而有是耳○口體豈止求不

太極圖說論

後序

桂山堂

桂山堂

為放僻邪侈之人○抑求能為明聰恭從之人○死而有
是心性知覺○豈止求不為妖厲淫昏之鬼○抑求其能
為聰明正直之神○無論生知學知○安行勉行○苟有志
于大聖賢人存養事天○誰非參兩天地並立之才○中
之人○不知何所見○必以釋氏空人世之所有○而無之
者○初未嘗欲空人世○而亦以其無而無之○必以釋氏
空陰陽之所有○而無之者○初未嘗欲空陰陽○而亦以
其無而無之○無論吾聖人必無空人世之理○即有空
人世之理○吾儒但于聖人有天下而不與語○其視

一萬二千六百冊

大○世○為○何○如○反○置○不○問○而○必○于○釋○氏○空○耳○目○口○以○
求○無○生○而○不○欲○為○人○者○空○之○是○釋○氏○之○空○無○耶○是○聖○
人○之○空○無○耶○亦○可○恍○然○而○悟○矣○無○論○吾○聖○人○必○無○空○
陰○陽○之○理○即○有○空○陰○陽○之○理○吾○儒○但○于○聖○人○朝○聞○夕○
死○之○語○其○通○陰○陽○者○何○如○反○置○不○問○而○必○于○釋○氏○空○
心○性○如○覺○以○求○真○寂○而○長○欲○為○鬼○者○空○之○是○釋○氏○之○
空○無○耶○是○聖○人○之○空○無○耶○亦○可○恍○然○而○悟○矣○此○性○
道○之○不○明○由○于○有○無○之○不○明○有○無○之○不○明○由○于○不○知○
無○之○有○有○之○不○明○由○于○不○明○有○無○之○不○明○由○于○不○知○
無○之○有○有○之○不○明○由○于○不○明○有○無○之○不○明○由○于○不○知○

太極圖說論 後序 桂山堂

有○之○為○有○之○不○明○由○于○不○明○聖○人○之○無○非○二○氏○之○無○
聖○人○之○有○非○二○氏○之○有○徒○以○惑○于○二○氏○之○言○無○反○欲○
引○聖○人○之○言○無○而○非○無○者○亦○以○無○言○之○惑○于○聖○人○之○
言○有○反○欲○引○二○氏○之○言○有○而○非○有○者○亦○以○有○言○之○作○

明道論六

從古聖人相傳止一道人道即天道也曲學小儒
憑小知小見各立一說自以為道而已不足以亂
吾道也惟二氏言道言德言心性莫不于天之
上言之以無徵無驗不言有而言無惟其所欲言

吾儒惑其言道德心性自不能不惑于其言天
非不能不惑于言天而言無而聖人之性與天道
無干取從可徵可驗實實而言之真如數見不鮮
必物朕苦而棄之矣况又有一長生不死之妄念
隱繫胸中乎桂山欲明聖人之道不得不明二
氏之惑道賢智之人聖人之道明而二氏之道自無
不明此篇通徹大道之源流而統論之乃三十餘
萬言之綱領也

太極圖說論 後序 桂山堂

理氣之說余既詳哉其言之矣老氏不知氣以氣為
道所生分氣為有道為無而為有生於無之說守一
已之氣而求之不知其氣之本于天因不知天之氣
不以守而有之自以為能守而有之釋氏不知道以
道非氣所存分氣之有為可無道之無為可有而為
真存乎空之說離一已之氣而求之不知道之本于
天因不知天之道不以離而有之自以為能離而有
之既不通乎天道陰陽之源亦徒執乎一已死生之
迹不問其求之得不得終其身計不反顧而求之于

聖人之言理言氣一無與焉者也。吾儒求聖人之說而不得，斯求二氏之說而若得之。舍聖人而本老氏，有生于無之說，以為說以不雜于氣之道，雜于氣而言之，舍聖人而本釋氏，其存于空之說，以為說以不離于氣之道，離于氣而言之，以是而參論於天人性命之間，有不至實歸至虛，至有歸至無而言之者，亦罕矣。蓋吾聖人一陰一陽謂道之，言人止知聖人徒為天之下地之上言之，不知其于天之上地之下無不統而言之，是以氣在道中而言之者也。蓋天地

太極圖說論 後序 黃 桂山堂

上下之氣無不在，盈天地上下之道中一陰有一陰之道，一陽有一陽之道，陰陽之不測，有陰陽不測之道，道之所在氣之所在也。與釋氏其存于空之說，亦有何與而必本以為說，亦何哉。聖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之言，人止知聖人從天之下地之上言之，不知其于天之上地之下無不統而言之，是以道在氣中而言之者也。盈天地上下之道無不在，盈天地上下之氣中兩儀有是道，而易之兩畫以生四象，有是道而易之四畫以生八卦，有是道而易之八卦，因重

其卦畫亦以是而生，氣之所在道之所在也。與老氏有生于無之說，亦有與而必本以為說，亦得何哉。然後知合天地內外上下四方無不包舉于此理，此氣歷億萬年通陰陽人鬼于生生不已，無古今無終始而立此法象於太虛無窮無極中，斯吾聖人從大易言理氣之大本大原也。吾儒欲明道而不明乎理氣，雖欲明之烏得而明之。作理氣論六

大聖賢人言繼善成性，有善無不善，從天命人之始而言之也。吾儒言氣質善性亦隨之，而吾氣質惡性

亦隨之，而惡亦從天命之始而言之也。大聖賢人言孩提之良知良能，聖人之不思不勉，從人率天之初而言之也。吾儒言氣質善性而性善如后稷，氣質惡生而性惡如羊舌，亦從人率天之初而言之也。吾儒

不本大聖賢人之說為說，而自以其說為說，以言性不言氣質為不備，而自以其備者言之也。然而大聖賢人必不以言性不言氣質為不備，亦謂言性自言性言氣質，自言氣質不可兼而言之為備，不兼而言之為不備者也。使必兼而言之，以有善有不善之氣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全 桂山堂

賢入之有善無不善之性中是極重之勢在氣質而性反若附氣質而見焉而性不可得而言矣苟必以是而言性自必如釋氏稿滅其氣質無氣質乃有性而後可也夫氣質既無人于何有此釋氏不以爲人而有性爲性而以不爲人而無性爲性吾儒言性漫以氣質兼性而言之其不折而入于釋氏不以有性爲性而以無性爲性不可得也又以言氣質不言性爲不明而以其明者言之也然而大聖賢人必不以言氣質不言性爲不明亦謂言天地之有性自在氣質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全 桂山堂

質無知之中言氣質之無知自在天地有性之中不可二而言之爲明不二而言之爲不明者也使必二而言之以有善有不善之氣質爲性入之有善無不善天地之性中是極重之勢仍在氣質而天地之性反若不附氣質而不見焉而性不可得而言矣苟必如是而言之自必如釋氏以作用是性含有氣有質之性求無氣無質之性而後可也夫性歸氣質天命何存此釋氏不以我之精魂爲性而以我之佛性爲性吾儒言性漫以天地之性又分氣質之性而言之

太極圖說論 後序卷下

其不折而入于釋氏不以已之精魂爲性者是一性而以已之佛性爲性者是一性不可得也嗟乎大聖賢人之言性而不言氣質也從天命之始言之非言人之事言天之事也從人率天之初言之雖人之事猶言天之事也性之爲性天命之人率之合天人而言之者也天之事終人之事起人之事起天之事終有天之事以附人之事不能不溯天之命而言性者天之道也有人之事以成天之事不能不歸人之修而言教者人之道也今吾儒從天命之始纔以性言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全 桂山堂

之卽以氣質言之若天不賦人以氣質而可言性天賦人以氣質而不可言性者然從人率之初纔以性言之卽以氣質言之若人止受天以性而可言性人兼受天以氣質而不可言性者然止知有天之事自言天之事而不知有人之事卽知有人之事言人之事又不復知有天之事是止知以天之事說性爲說性而不知以人之事說教爲說性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豈言性自言性言道自言道言教自言教哉乃合性與道與教

一一九

為一事一理而說性者也。天以性賦人而曰命者，天之教也。性卽是教也。生而有之者也。人以性受天而曰教者，人之性也。教卽是性也。生而不可無者也。命之謂性，天之事非人之事，無所為而為之者也。率之謂道，人之事猶天之事有所為而為之，亦無所為而為之者也。有是無所為之事，斯能有是有所為之事也。若夫修之為教，非天之事而純乎人之事，非無所為而為之，乃有所為而為之者也。有是有所為而為之事，斯能有是無所為而為之事也。故有是性必有是氣質，而不言氣質者，以其皆無與于氣質也。不獨命之為性，率之為道，與氣質無與。仰修之為教，亦與氣質無與者也。如有是命，有是率，而與氣質有與焉，則命之率之，止可從聖人言，不可從凡人言也。聖人以是命而率之，而不知所以修之，聖人失其教矣。失其教而性與道胥失之矣。孟氏三遷而始為大賢教之，與性道並重而尤重于性道可知也。凡人以是命而率之，而知所以修之，凡人得其教矣。得其教而性與道胥得之矣。太甲期復而卒為明辟，教之與性道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全 卷目

並重而尤重于性道可知也。故子思三言而後不復言性，止言修矣。其言修道之君子，自天子至庶人，自聖人及庸人，統而言之者，也不視不聞存養如此，莫見莫顯省察如此，而後性之中以存道之和以行中和致而位育成此，自古聖帝明王立教以教天下，其人合天之功與天地並立而稱三才也。哉有道之世，天子自修以教天下，諸侯自修以教其國，卿大夫自修以教其都邑，閭師黨正自修以教其鄉，賢父兄自修以教其家，無一人非命而率之之人，無一人非修而教之之人也。王國有辟雍，諸侯有國學，黨有庠，術有序，家有塾，自孩提而教以知敬知愛而仁義在其

中，教以毋誑毋跛而誠敬在其中，入小學而六藝以通焉，入大學而九年以成焉，教之不率而小懲以警之，大罰以齊之，無一人非修而教之之人，無一人非命而率之之人也。故其時賢知之人，下學上達，皆可為存養事天之人，愚不肖之人行不著習不察，皆可為終身由之之人。由是觀之，自開闢以迄今茲，是聖賢人止此立教以治之之天下，止此以人之事治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全 卷目

人之天下止此人之事盡而天之事無不盡以人合天而治之之天下而已矣三代而後天下之失教也久矣五伯之君臣迂濶王道急功挾詐天下愚不肖之人華華汲汲惟利是求而賢知之徒狎大人侮聖言淫詞跛說雜然並興自非天生孔子於春秋之世以作師之統任之而明其道于前生孟子于戰國之時以作師之統繼之而闡其教于後豈復知從古聖人本天道爲人道有一道而無二道是爲何物也哉故孔孟承是作師之統自必以攻異端放邪說爲已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全

桂山堂

不知其爲天分無之爲天而不知其爲人而求之也夫是以大聖賢人以天命謂性言命從性而言之者吾儒以天命氣質言命從氣質而言之大聖賢人以善性謂道言率從人本天而言之者吾儒以率氣質爲事言率從人而言之大聖賢人于天賦性之初指性爲善而爲善止此一性者吾儒直以人受氣爲善而爲善爲性安得無二性之說哉嗚呼其言天言性相悖而言者如此其言人言教相悖而言不問而可知矣姑取其一二大端言之如云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之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從古大聖賢人何嘗不說性是本然完足之物若說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之須是生而知之一流人然堯舜孔子不思不勉自少至老無非修治存心何嘗有不消修治而不修治可以立說教人者耶其他本質未嘗不完足一日不修治便一日不完足其修治當何如可徒以合修治而修治之作有弗學興起語立說以教人者耶性禪家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全

桂山堂

坐蒲團真知識以人生修治為多事仁義為強立之名孝弟亦性外之事一惟不修治而修治為簡易明白而易行亦知必有疑其以禪教說聖教也只得故添一語云禪家強生事山河大地與你有何干涉以禪家說向外的話陽掃之而以禪家說向內的話陰許之又引夫子天何言哉為禪家惟不假修為故本無可說作印証而後始以禪家非是不會得實是無去處說結之何暇問夫子天何言哉是何意旨借以酬會其說耳如云學者須是識仁以誠敬存之不須

大極圖說論 後序 全 桂山堂

防檢不須窮索又申以心苟不懈有何防檢存久自明有何窮索夫大聖賢人教人何人不教以識仁何人識仁而能存仁其無時不防檢無時不窮索者以仁之為仁存之恆久而忽于造次失之日月一至而不能三月守之其難如此惟禪家坐蒲團真知識不見不聞有何防檢不博不約有何窮索惟以不為人便是為人不見性便是見性以天地間生人為天地間死人止一寂滅其心直捷如是豈聖學亦以真滅其仁直捷亦如是耶故學者識仁一句亦不過借聖

學仁字說禪家心字亦知人必疑其以聖教說禪教也又引孟子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作印証夫孟子言反身而誠是從大聖賢人生平存心養性天理爛熟胸中反身乃能如此豈天生一孩提之聖人如釋氏墜地時自稱惟我獨尊一反諸身便能大樂况所反者乃萬物皆備五倫四德無不體備之身無纖毫缺欠大樂如此而截上句摘下句如此說理豈非說理如說夢耶如云學者今日無可添止有可減減盡便無事有問聰明如何磨得去則日使之則有不使則

大極圖說論 後序 全 桂山堂

無故其教人止教以不須纖毫着力夫大聖賢人言天命謂性何嘗是纖毫可添之物此以命之在天者言之耳若以受之在人者言之能本是以修之於天無纖毫可添于人無纖毫非添矣苟不本是以修之于人無纖毫是添于天無纖毫非減且減之又減以至于無矣故其教以修之也由可欲有諸已進之有充實有光輝有大而化有聖不可知謂神所謂日新之盛德富有之大業以天命本無可加之物為修道日有所益之功吾不知學無可添之說是何聖何賢

之說而本以為說耶○至其所為只有可減者是減何物耶○以減不善言之○減口體之私欲耶○減一口體之欲○必有一減口體之理以減之○減心性之作偽耶○減一心性之作偽○必有一減心性之理以減之○添在人○之可添○非添在天之可添○猶減在人○之可減○非減在天之可減也○若以減善言之○是減多聞多識而止于吾道一貫求之耶○如此則吾儒語言可減○釋氏說法亦可減矣○吾儒文字可減○即釋氏經教亦可減矣○大聖賢人止須合下以吾道一貫一語指點學人而必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完

桂山堂

之者○說無可添矣○惟釋家直指人心止須識得此心是無增無減的斷截耳○目口體即為有惡可減○其我心性知覺即為無善可添○此亦以坐蒲團說聖教以愚天下之人而已矣○以故大聖賢人教人一以發人聰明為主○博學審問以發其外○慎思明辨以發其內○以至作哲作睿○窮神知化為極功○今反要將聰明磨去○為教是磨去作奸作偽之聰明○如磨耳目口體者○磨之耶○此為從欲小人說○不使則無使之則有猶可也○是磨去作哲作聖之聰明○如磨心性知識者○磨之耶○此為從理君子說○使之則有不使之則無不可也○從古何聖何賢有以磨去聰明之說○而本以為說耶○釋家以六塵為聰明所使○必以不使磨之以六根為聰明所使○必以不使磨之以心性為聰明所使○必以不使磨之故○其言聰明即言性覺也○借聖學之聰明說釋學之性覺亦以坐蒲團說聖教愚天下之人而已矣○如云學文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又云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學得百千事是百千事○只是學不是德○又云學者先學文○解有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完

桂山堂

能至道如博觀泛覽亦自為害有錄五經文為冊者
 觀云玩物喪志夫大聖賢人教天下智愚賢不肖之
 人莫先于學學之為言非止讀書一端言之也上世
 無書可讀之時以愚學智以不肖學賢以少年學老
 成皆學也學而問問而思思而辨辨而行皆學也其
 後書契日增不過視上世學之較易耳故上世如大
 舜好問好察後世如孔子問禮問官無非學也即推
 而至伏羲開天之聖生而知之然仰觀俯察近取遠
 取無一非學故日賢學聖聖學天今吾儒以學者須
 學文止為下根人說法直以知道上根人自在進德
 夫教人之道必學文而後以知道言之者聖人之教
 也不必學文直以知道言之者釋氏之教也釋氏直
 指人心即是知道無先無後合下便說知道然亦惟
 釋氏墜地知道自言惟吾獨尊立此一已之教以教
 天下耳吾儒之教無論聖人愚人自孩提知識未開
 時何嘗不可教以學文一如以知道者教之亦為是
 時止可教以知其所愛之父知其所敬之兄知其所
 能謹之行知其所能信之言從其所能知而通之而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圭山堂

後可以方名書數可以禮樂射御而漸通之非聖人
 先以行而後以文之說也此教天下如一人而教之
 者也釋氏以直指人心教人不問其徒之受戒律與
 未受戒律誦經卷與未誦經卷亦不問其心之可以
 直指而教之不可以直指而教之一惟直指而教之
 從無仁義孝弟而無其心仁義孝弟無而心無心無
 而性見矣從無耳目口體而無其心耳目口體無而
 心無心無而性見矣故其徒終日坐蒲團由念念口
 起而至一念不起必至覓心了不可得而後為安心
 然吾嘗由其道而推之其無仁義孝弟而一念不
 起易以仁義孝弟不離蒲團而無之可得而無者也
 其無耳目口體而一念不起難以耳目口體不離蒲
 團而無之不可得而無者也故有阿難萬念不起而
 一念忽生攝入魔席員悟和尚萬念不起而一念流
 注轉語叅差可知只求透此耳目口體死然關頭尚
 不能透終是以灰湯火以土禦水伎倆可以頓悟亦
 可頓迷乃以之說大聖賢人教人學文知道從禪家
 強分階級有何干涉耶至學一事止一事學百千事

太極圖說論 後序 圭山堂

止百千事只是學不是德必本釋氏而為是說尤屬
可怪聖人教人自言學以多聞多見為貴何嘗是學
一事止一事學百千事止百千事只是耳目不是心
得而為之者耶聖門如子貢之多學問一知二以一
兼二而推極之其所得為何如顏子之博文問一知
十以一兼十而推極之其所得為何如其他七十子
之徒舉一隅必以三隅反以一隅兼三隅而推極之
其所得又何如故子貢終能一貫顏子終稱庶乎七
十之徒日啓日發而皆得為適道之人若以學一事

本極圖說論 後序 奎 桂山堂

止一事只是學不是得此乃三家村學究教童蒙句
讀讀大學以中庸之理問之不知也讀論語以孟子
之理問之不知也徒以釋氏直指之虛談而忘聖賢
漸進之實力不惟不知聖人且不知釋氏矣假使釋
氏生中國自言知慧天生彼豈真不能讀書之人耶
彼以直指為教自知讀盡古今書如惠施之七車張
華之三十乘與我坐蒲團以死法為活計有何交涉
故掃却語言文字不如是則教非其教矣吾儒聖人
之徒必引其厭薄語言文字者厭薄之而借以立說

豈其然乎豈其然乎故其言知道在進德非言德也
亦言得也借聖學之言德說禪學之言得其言不習
無不利借聖學有敬有義之不習無不利說禪家無
思無為之不習無不利必將大聖賢人首以好學教
人錄案揀翻以至有錄五經為圖者豈無終其身誠
之謂之由之釋之自能通貫其意旨之所存而直以
玩物喪志斥之何為者耶噫從古聖人惟立一教以
教天下也何嘗必言命之為性而不能不言命之為
性以明教之所自來而五倫四德在其中其為性之

本極圖說論 後序 奎 桂山堂

善也乃天之無所為而為之可恃而不可恃者也所
恃人之有所為而為之而後天之無所為而為之者
始得而有之何嘗必言率之為道而不能不言率之
為道以明教之所由立而孩提之良知中人之初念
下愚之平旦幾希在其中其為性之善也乃人之有
所為一如無所為而為之可恃而不可恃者也所恃
人之有所為必有此無所為而為之而後天之無所
為一以此有所為而為之者始得而有之夫是以天
下無智愚賢不肖之人惟聖人之教以修而修之率

之而無不由之命之而無不盡之吾所謂中庸合三言如一事一理而言之者也吾儒言天命而言有知有覺之性必以無知無覺之氣質入之是性之命于天而純乎善者一以氣質之不純乎善亦以命于天而言之言率性而言無昏明強弱而率之者必以昏明強弱之氣質入之是率之本于性為良知為初念為平旦幾希不以昏明強弱而無不然者必以率之本于氣質為良知為初念為平旦幾希一以昏明強弱而有然有不然者言之及其言教則猶是有性

本極爾說論 後序 圭 桂山堂

有氣質之人也猶是有昏有明有強有弱有純乎善純乎不善之人也何以教以修之不曰合修治而修治之不合修治而不修治之則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不曰學者無可添只有可減則曰學文只是學文知道者進德不習無不利又若止從命之為性率之為道生而知之之一人言之此可知本釋氏之旨以立說無往而不與從古聖人言性言教相反固然無足怪自爾如是者也作明教論七

中庸明性之書讀首篇三言千七百年來異端曲

學無不作三截看止緣以氣質認作性誤之吾儒言性又言氣質似乎知性與氣質有分矣乃又于氣質中加一性直以一性為二性止緣以無知之氣質認作有知誤之遂將性與教分開性在先天教從後起安得不將三言作三截看橫說豈說無一語相合桂山將三語一一分開命自說命率自說率教自說教分天分人以明立說之本來而後天命人人率天全在教而修之之人以明天與人之相合故云三言如一事一理非不言命與率而

本極爾說論 後序 圭 桂山堂

專言教也百世以上之大聖賢人言之而未嘗發之者以人讀其書而自能知之也百世以下異端曲學讀其書不能知之又安能發之自不能不支離破碎而言之此吾儒不能發聖人之言徒能發二氏之言墜其術中而不覺者也讀此篇從聖經賢傳已言之中發之如命即教也教即命也取千古已發之聖言發之即謂發千古未發之聖言可以不愧矣吾于桂山三十餘萬言一字無爾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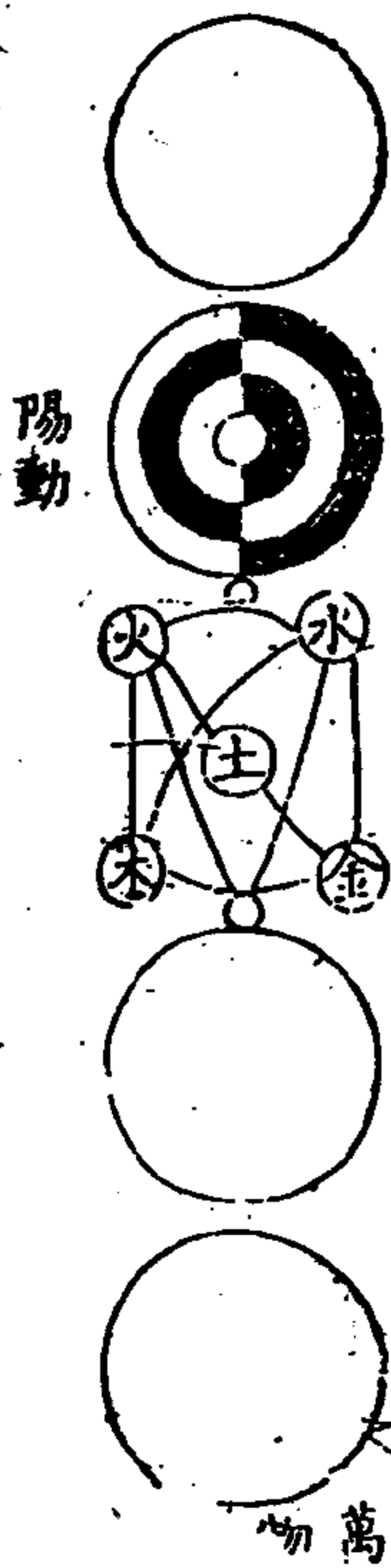
太極圖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焉陽變陰合而水火木金土五氣順於四時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也

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儀生萬物也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既生矣神發知矣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一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五合德圖

五 玄氣未分 元氣始萌 始亦肇形 形雖有質 器形質具
 謂之太玄 謂之太元 謂之太始 謂之太素 謂之太極
 天生水精 藏於腎 生於心神 藏於心 東神於肝 藏於肝 西神於肺 藏於肺 南神於脾 藏於脾 北神於腎 藏於腎 土氣於中 藏於脾 為天地成水火 為天地成木 為天地成金 為天地成土 為天地成氣 為天地成神 為天地成性 為天地成命 為天地成運 為天地成道



五行 生數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克火 火克金 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水克火 火克金 水 火 木 金 土

右水火無木金土不能成天所謂附麗也

周子通書訓義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無極太極二人在太極乾元萬
 物資始誠之源也而生極動乾道變化而動各正
 性命誠斯立焉生陰而純粹極至善者也上故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一繼之者善也命成之
 者性也性者立心元亨誠一通利貞誠之復
陰陽也大哉易也太極有一源乎無極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以人物之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也太極為五行靜無動無而動有誠而
為乘此至正體明達也用五常百行非誠非也
道不可須邪正暗明塞不也可故誠即無
 事矣自然至易有本而行難果而天故曰
確守者陰之無難焉私無欲故無難故曰
 日克己復禮心而巳天下歸仁焉不出吾

誠幾德第三

誠無為先天幾善惡有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
 禮通曰智守曰信五行於心性焉安焉之謂聖
 誠復焉執焉之謂賢誠之大而化發微不可見
 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聖不可

聖第四

寂然不動誠也體感而遂通神也用動而未形
 有無之間者幾也理雖已具精故明有明

神應故妙造化幾微故幽更由乎誠神幾上

聖人一動一靜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中直持用而和曰德君子修之吉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
 焉害也小人故君子慎動其知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立守之貴天爵

行之利

無事

廓之配

天地

化育

豈不易

乾簡

坤

豈為難

知天地之道

貞觀者也

日月之道

貞夫一者也

不

守

非坤

不行

道非乾

不廓耳

道非人

或問曰

曷為天下善

曰師曰

何謂也

曰性剛柔

善惡中而已矣

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

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

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

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

人自易其惡自至于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聞者

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

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師第七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

教聞過則可賢

幸第八

為天下尊性無不善或有不齊定之以中

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師為天下善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

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

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

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

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又曰知幾其神乎

康節曰若問先天一事無後天方要著工

夫無思先天也思通後天也故先生曰無

思本思者聖功之本然無有靜動之間者

幾也明德新民必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

定定而後能... 而後能安安而後能... 慮而後能得... 得其一也一即中... 中其理理者天下之大本也故曰得... 而後能止定安... 即和也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致中和... 人地位焉萬物育焉...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若升高必自下學... 取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 得其所若... 於市

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 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 於令名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若升高必自下學... 不可以躡進也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道... 無終窮無所不用其極也志伊尹學顏淵... 極高明而道中庸也然君子中庸小人反... 中庸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禁身

肥家希世取... 為事者故曰志伊尹之所... 志患人以廣... 見工文辭矜智能慕空寂... 為事者故曰學顏子之所學噫晉以何亂... 梁以何亡漢... 以何不至唐虞三代君子... 其知幾乎

順化第十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 意

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 順大化不... 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 道豈... 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乾稱父坤稱母而人立乎其中吾道一以貫... 之然天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故曰皇建... 其有極則聖功神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矣

治第十二

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 道

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色矣仁義禮智四者
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
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事之循習至遠恐泥心之妙用無所不通
然則治天下一言以盡其要曰純其心而
已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君相而何
行順施則陰陽得其正而極立矣五事
用則動靜得其時而心純矣心純則乾
三章
順應而萬物順化矣如以道化
疾而速不行而至無爲而成非天下之至
誠者不能也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
和故禮先而樂後

禮陰而樂陽禮定而樂生此禮樂之義也

自然之道也故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信
靜立人極焉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尊卑不
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
恥也小人則飾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異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人則務外務外則先名名不能掩其實
喪其名故憂爲己則務內務內則心素
泰則無不足故樂故曰有主則虛神守其
都無主則實鬼闕其室此所謂虛即周子
所謂實也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
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善也
不善二則其一而勸其二亦語曰善人善人

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焉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眾善無弗愛且敬焉陰反而陽惡反而善自非中愚則皆可復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俱欲全其極也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

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動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其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

大和萬物成若乃作樂不以宣八方之風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慈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遠哉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從也善也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

天下將治禮中而樂和天下將亂禮亂而樂淫然則有要乎曰心為要心變則氣變氣變則俗變俗變則世變矣制度運用之精神聖人天地之志氣一感應耳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幾乎

孔子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觀先生是章其可知矣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者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

千里

公之極則為公未至于極則非也明之極則為明未至于極則非也已有未盡事復有疑不公不明也故曰公生明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 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理明于心性止于中命至于一何歸乎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者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大本達道在西銘神功之用

師友上第二十一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非師友不可得也已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惟道至大獨尊無對人待之為至貴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非師友而成者以貴善為心故義合為重以明道為心故主敬為樂夫所謂道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繼以周子程子張子邵子朱子張子呂子皆出於

中正仁義有天下者扶持天倫命脉所繫其重如何哉其樂如何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第第夫夫婦婦萬事萬物莫不知其所以然而順其所以當然而極立矣後世姦人恠鬼學不出此縱其狂妄嘯舞昏蒙驚誇籠罩捷急凌厲指之以天地則莫不大笑曰我出此者也於我何哉其於君臣父子天倫之際其可知矣以故禍人天下無所顧忌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李斯秦之禍胎也而孕之者荀子王莽漢之禍胎也而孕之者楊雄安石惠卿宋之禍胎也其所註者何書所師者誰耶所友者誰耶謂之非師友不可也其義可謂重乎可謂樂乎噫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益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夫聞過而喜者公而明也反是則先為主甘於誕妄局於小器陷於詐偽終以非道欺君欺父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孔子所謂死而無悔者非仁而勇者矣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

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知天下之勢在乎識之早與不早耳回于下之勢在乎力之競與不競耳識不早而至於力力不競而歸於天噫人事盡而理見乎君子不謂天也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

軍乎文辭藝也道在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也

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有德者必有言得於心者大極之體發於外陰陽五行之用吾所謂文乃元氣之發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子欲無言乎入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知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蓄之極則明出以公言語者聖人之啓發見於動靜者聖人之神用有言則聖人之言

則天矣此聖不自知而希天也仲尼無迹
顏子微有迹顏子所立卓爾聖人神妙不
測故微顏子聖人不可見也以其高厚而
然小人反是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
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
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

奧乎

此畫前之易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
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
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
不慎乎

乾其體貞... 至矣然之微在... 乾

豫豫在恒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
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
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
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子媯汭舜可禪乎吾
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也家觀身而已矣

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

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故无

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家之興也未有不白

夫道盛家之敗也未有不白妻道盛故云

周南召南如乾坤對時育物惟至誠

之深矣哉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凝而
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耳

先儒曰內重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可以見
誘之小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
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當以心會心夫立言

通書

不如立功立功不如立德至哉言乎詩云

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併獨立

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齋噫買積還

珠之客豈學顏淵者哉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
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一日侍師坐于杏樹之下謂子先天後

之妙曰子不見萬鈞之弩乎四方正直喜
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天下之大本也即是
孟子所謂所存者神耳發而皆中節即發
而皆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即孟子所
謂所過者化矣易曰妙在機言行君子之
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哉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

通書

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法天以政養萬

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慾動情勝利害相致不

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暖其變

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

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

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

可不慎乎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生長收藏歲功之成

肅者生之機也嗚呼公事未斷時屬陽已斷時屬陰安可輕任哉故曰得人則任無人寧闕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先師曰天地無心而化成聖人有心而無為一也

通書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而無盡焉孔子正王道為百王不易之大法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而後世猶有莽卓曹操者焉如綱目不作則春秋或幾乎息矣而孟子為空言也綱目作矣

賊子必曰後世豈無復文公者出焉然則綱目之作孔子志也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

通書

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孔子其太極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扣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良其背背非有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聖人定之以中
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
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
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
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通書
為易之要主靜又為通書之要而所以卒
於蒙艮也慎哉其惟時中乎易中庸極圖
通書一也環運珠明無無臭不容言矣

通書

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
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
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
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
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
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
翼也翼者羽翼也謂敬之敬者即誠於中而形於外也形於外有即拱手甚至

兩肘如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

羽異也

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
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
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
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
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漆豨乎
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
之生也樂謂使吾為善也輕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使

也為志存吾順事歿吾寧也謂生死亦寧也

崇伯子之顧養崇伯國伯也

穎封人之錫類穎公掌封疆之人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見孟子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晉獻公太子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且論語

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周厲王子伯奇

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言輕言皆出於思

戲動作於謀也戲動作於謀也

欲人之無己疑欲人之無己疑

過言非心也過言非心也

失於聲失於聲

繆遂其四體繆遂其四體

以謂己當然且謂吾己自誣也是出自誣欲

他人己從惟我是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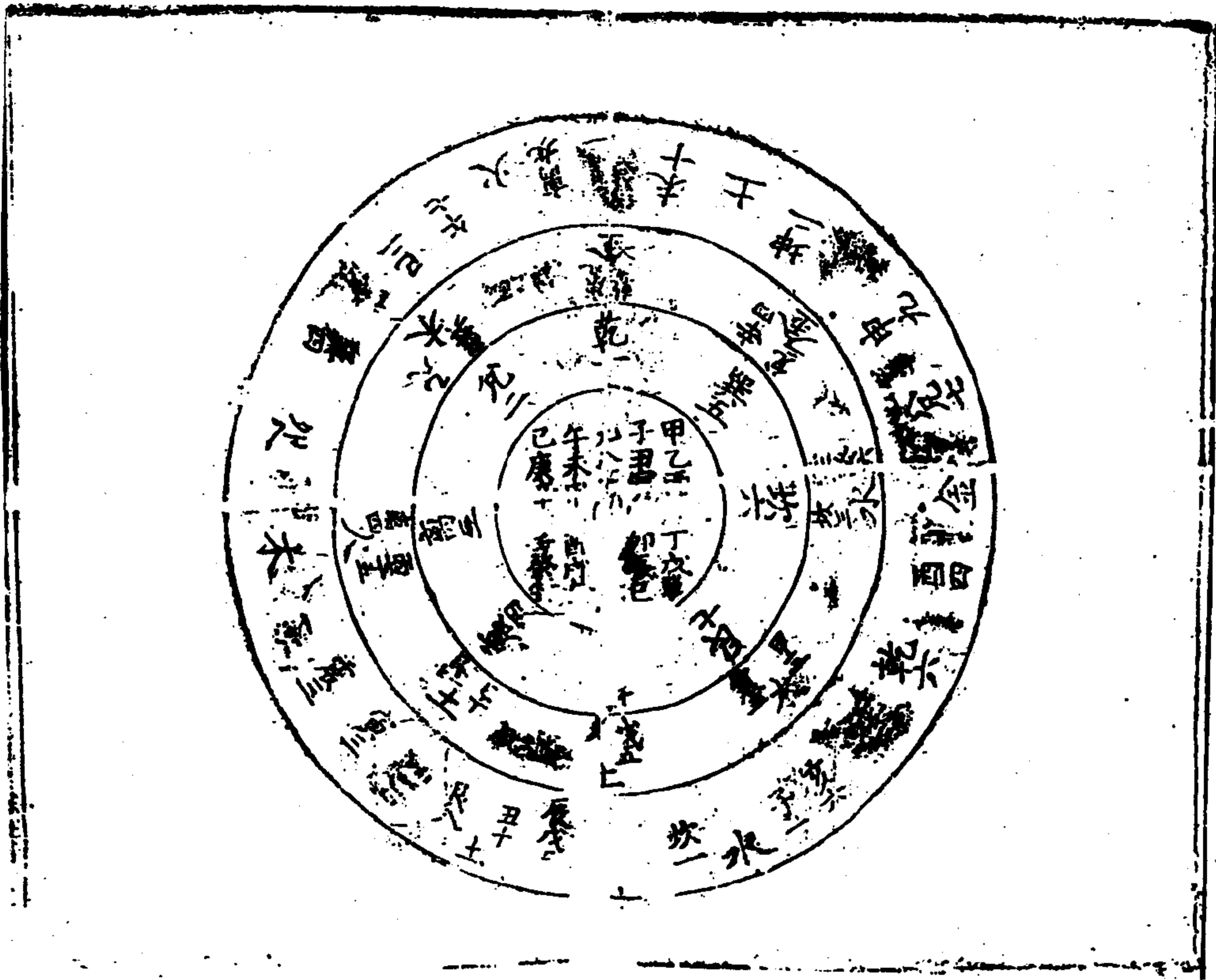
出於心者言出於心

失於思者失於所思

誠實不知戒其出汝者言出於汝

其不出汝者非真出於汝

慢且遂成不知孰其焉知莫甚於此



先天數者無極而太極也先天數取純一不雜
 之意以九數為則故數起於一一即三三
 即九九即一故起於一而極於九為老陽
 老陽數老可致神極神極必變故曰易易
 者變易不窮冒天下而言也可為天地準
 所謂參天兩地而倚數者一二三五也考
 端一三成四四五成九校其實即張子所
 謂乾稱父坤稱母子姤焉混然中之天
 地人三材無間其儀無其神氣即
 所以成言乎一一復為九效諸文王元而
 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法諸伏羲
 三連也所謂三老豈非天下之大本乎
 極而太極者乾坤之元也故曰先天數者
 無極而太極矣
 中天數者太極之運化也中天數取以奇
 陽偶數為陰陽一二之數為則是

二即是畫卦之象二此一奇一偶成三即
地天泰也然中天八卦位數內惟艮居
一七之數何也蓋起於艮而止於坤即元
而身身而利而貞貞而元故周子所謂
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艮與靜同起
於靜而止於艮也所謂太極之運化者自
元而亨也

後天數者三極之妙用也後 數取一動

互為其根之意破乾如 離為三

五行為妙用就每行而又分陰陽使

擴萬物萬物各得其宜故之則彌滿

歛之則退藏於密所謂三極之妙用者

亨而利貞也

右先天無極而太極中天太極之體所分

天三極之體所以合

先天位數例

位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數 甲己子午九 乙庚丑未八 丙辛寅申七
丁壬卯酉六 戊癸辰戌五 己亥卯酉四

中天位數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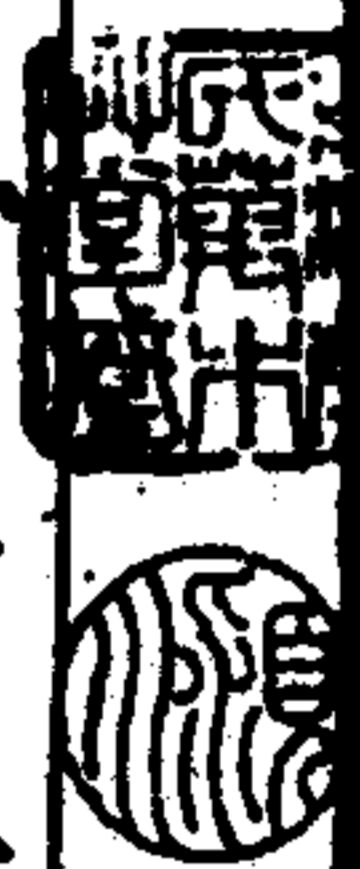
位 艮一兌二坎三離四震五巽六艮七坤八乾
數 甲三乙六丙七丁二戊五己十庚九辛四壬

後天位數例

位 坎一坤二震三巽四兌七



敘正蒙解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聖賢之言雖遠
 近高深詳略巨細之不同然其大要歸
 於使人不失其正以還夫赤子之初心
 正蒙之作意蓋如此惜其迫切意多而
 涵泳味涉中間所言整之濼濼明道未
 免小有出入然氣貫之論朱子稱其發
 前聖所未發鬼神理氣數章近思錄亦
 輯焉其他自得之妙探秘旨而鉤玄關
 紹聖洪休佑我後人者不可殫述是
 書可少乎哉但其言辭皆古引證釋義
 互有異同驟而讀之淫若不知所謂甚
 或不能以句蒙者為焉此解之所由作
 也抑張子之為此書也中夜疾興秉燭

受情精思妙契載推寒暑其成之難有
 如此乎生也晚學未聞道歎因其語而
 得其心也豈易能乎然先後不同者勢
 也通一無二者理也矧其宏揚久用雖
 罔敢知而章句文字之間則有實見其
 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以不揆愚陋妄
 以已意釋之聞有先格緒言雖非張子
 之意而足以補其缺者亦以附入遵成
 訓示不敢專也嗚呼予所釋者辭也由
 辭以得意其弗在人乎其弗在人乎
 告

嘉靖乙巳春二月朔後學壽昌劉僅謹序

新刊正蒙解卷之一

太和篇第一

交江譯天初校

太和所謂道中涵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網
緼相遺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
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灑於簡者坤乎散殊而
可象為氣消通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網緼不足
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
見易不如是雖有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太和以氣言道以理言泮沉升降動靜相感以氣
之相待言網緼相遺勝負屈伸以氣之流行言曰

性曰始即所謂道也言太和非道也而所以謂太
和為道者以太和之中涵此生此也此太和所以
謂道也非即以太和為道也其指太和來以始物
言究以成物言幾微易簡體質未具也廣大堅固
形器已立也言太和之生物也推行有漸由微而
著也起始也知主也言其始之生物也物各付物
易而易知乾之道也效呈也灑象也言其終之成
物也承天時行簡而易能坤之德也散殊二句又
言物之成也雖氣殊質異各形其形而莫不有清
通而不可象者存焉所謂各一其極有物有則言

也由是觀之理氣其可以一言乎哉野馬見莊子
言氣之流行無所不到網緼見易言氣之布濩隨
處充滿此三句總結上文語道以下又申言學者
不可不知此理欲其深思而自得也

大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
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
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太虛理也以在天言至靜性也以在人言客者本
無而適至之稱以聚散知識之在外者言言太虛
之中本無一物其聚而有象散而無形迺氣機之

變觸之而成形者耳而太虛之中本無此也人性
之至靜寂然不動猶太虛也所以有識有知因感
而形者豈不亦猶太虛之變化哉故不獨曰形而
曰客形不獨曰感而曰客感見形與感俱自外至
也然其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非判然二物也靜
以為動之基而動又以為靜之地其究一而已惟
盡性者為能一動靜之德而未至於此者固當思
所以求盡其性也客感為客與客感客形無感
無形中間添一感字未盡
天地之氣雖雜

聚合也散離也攻相克也取相生也言天地之氣其聚散攻取雖不可以一端言孰非是實理之所為哉中庸曰天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大意蓋如此

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聚散以氣言吾體吾常以理言氣有聚散而理無存亡方其聚也理固緣有象而著及其散也理豈因無形而遂亡哉蓋充塞天地莫非此理萬象皆太虛之著而太虛固不滯於此也彼以有無言道者烏足以語此哉或問體與常何以異曰一也有

常之謂體不易之謂常

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後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天地之間一理而已聚而為萬物散而為太虛皆是理之運而自然之為也烏有所謂不得已而然者哉此章之言不能無弊既曰太虛不能無氣是虛自虛而氣自氣矣又曰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大

虛則是所謂太虛者又萬物之為而藉氣以發矣此豈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者哉張子之意本欲明理氣之一源而語意之間不免拆為二物殆強釋力索之過也聖人盡道以下則自體道者而言欲其動靜交修不可階於一偏如異端俗儒之所云也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可言性矣

此語不善看亦蓋人得天地之氣以生散則

歸於虛耳林真本不忘者存如輪迴之說也然則此之所謂不亡者何哉曰理而已矣氣有聚散而

理無存亡也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階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情者畧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墮于妄

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固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諛而陷於淫矣

虛理也氣氣也顧猶但也言虛與氣一不可拆而為二也學者苟能知虛空即氣則知有無隱顯神化性命亦一而已但聚而出而有形則為有為顯為化為命而未嘗不有無者存也散而入而無形則為隱為無為神為性而未嘗不有有者寓也虛

與氣果二乎哉此天之道易之說也故曰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夫虛與氣一則氣生於虛而虛不能生氣萬象皆太虛之為而大虛外無萬象亦明矣彼謂虛能生氣則是虛無窮而氣有限體用殊絕矣老氏所謂有生於無自然之論蓋如此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是形自形性自性形人不相待而有矣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蓋如此是二說者為言雖殊而為蔽則一蓋虛空之性即所以為天道之用非二物也味者畧知虛空為性之體而不知本天道生物之能為虛

空之用明有不盡遂以私智揣摩天地謂世界一切萬有之形悉誣為幻化是豈知吾儒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之道為三極大中之矩哉邪正不明而異說橫熾蔽於諛而陷於淫職此之由矣學者可不審其是哉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推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塊然克塞瀰滿之意言氣之克塞於太虛上下周流無手不在而無間可息其即易之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也虛實動靜陰陽剛柔孰不機且始於此乎此自其未有天地萬物之前而明其所以為天地萬物之理已具也浮而上者陽之清天得之而為天也降而下者陰之濁地得之而為之地也感遇聚散以下以發育萬物言風雨霜雪流形融結莫非是氣之所為所謂萬物得之而為萬物也故總結之曰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此自其既有天地萬物之後以明太虛之理

又無不因物而寓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蓋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親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離明目也易所謂離作目是也此與前太虛無形章意同言氣聚則有形而目可見氣散則無形而目不可見是其有也因聚而形耳非至此而始有

也故曰客其無也因散而無耳非一散而遂無也故曰安得遽謂之無易謂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而不言知有無之故者以此盈天地之間以下又申前意夫聖人何為而言幽明不言有無也蓋盈天地間者氣機充塞莫非法象之著然文理之察必由目而後接之非目則雖有而亦不相親矣因其不可親而遂謂之無可乎即此而推則知有無混一而幽明之相因離而二之信不可矣朱子曰形之時其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時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聚為象而理未嘗不在散為太虛而理未嘗無觀之冰與水可見矣故曰知虛空即氣則無無聖人語性句又以聖人証之參伍二字出易彼本言撰著而此則借之以明剛柔互根之意神指理言猶張子所謂虛也言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至不過盡於陰陽仁義參伍錯綜之妙變易流行之間而已豈嘗言有無哉然則言有無信乎諸子之淺妄

也或問參伍變易之別曰參伍以不齊言如陽根陰陰根陽之類不可定名也變易以流行言如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之類交易代換也性與天道其微妙雖無窮然大要不越此兩端而已故取之以証其說

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礙則形

太虛至故神自理之本體而言反清至則形自理之付於人物而言方其在天也清通不測無所凝滯安得不神及其付於物也則有形有色有方所

定名而不神矣張子之意本欲明理氣之不相雜而不知語意之間已判為二神氣相涵克塞無間虛果獨清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形果獨濁乎故曰體用一原顯微開善讀者熟玩之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其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歟

此承上章而言凡氣清者指風霆之類凡氣濁者指玉石之類清極則神又自氣之清之清者而言神即通之妙非通之外又有神也故聚而有間以下又以風明之旨聚而有間則為風風氣之清者

也其行也而聲聞其達非清則通之驗歟不行而至非通極則神之謂歟此條本以救上章之失而不知語氣不及理亦未免有物與虛不相資之病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太虛者理也所謂以理言之謂之天也氣化者陰陽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合虛與氣者理氣合而為入所謂成之者性也合性與知覺者虛靈具而為心所謂心能盡性也此四語者先儒以為說得最精然細玩之亦欠自然程子曰自其太虛

無形謂之天自其付於萬物者謂之命自其具於人者謂之心何等分明妥帖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此釋鬼神聖神四字之名義二氣良能者言二氣自能如此也至誠得天者言心能盡性與天合德也太虛妙應者言道自我出妙用不窮也聖以體言神以用言其實一物也鬼神聖神之名義如此是知天地法象散於兩間而可見者皆神化之糟粕非神化之精也然則聖人制作因事而有者亦

聖人之粗迹耳豈足以盡其蘊哉此二語亦有病程子曰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記曰風雨露雷無非至教舍法象而求神化神化又安在哉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寒暑相推而歲成天道之不窮也屈伸相感而利生衆動之不窮也鬼神者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其道雖甚大也然其實豈有出此二端之外哉承上章而言鬼神之為鬼神者如此非謂別有一種妄誕之說如浮屠所云也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
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此亦明理氣不相雜亦不相雜之意言天地之化
不過理氣而已理者何太虛也所謂一也氣者何
虛實動靜聚散清濁也皆陰陽之爲也所謂兩也
太虛非陰陽則其體不可見陰陽而無太虛又何
以推行哉而其用亦息矣然究而言陰陽之太虛
也二之則不是也故總結之曰其究一而已矣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
坤毀則無以見易

此承上文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之句而言而以聖
人作易之事明之言天地之化必兩相感而後通
無感則息而一亦不可見矣是故聖人作易以剛
柔立本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倚此而起也
故其言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乾坤即剛柔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
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上二句言人物之所由生下二句言天地之所自
立然言之未瑩不能無弊夫游氣紛擾固人物之
所由生矣不曰有理乎陰陽循環固天地之所自

立矣不曰有太極乎語氣而不及理與太虛爲清
章病同或問游氣陰陽何以別曰一也游氣即陰
陽之流行者譬如磨然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
如磨中出者其中有粗有細故人物有偏有正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
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此張子履引繫詞而總斷之見三極一道也晝夜
之道即幽明死生神易之理通乎晝夜之道則生
明成歲無方體不測之理一以貫之矣故總結之
曰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言無二理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
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
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揉錯對秋
而言天之晝夜也

此以人之晝夜明天之寒暑天道以下至天之晝
夜也又申首四句意言天道陽易陰爲春分猶人
魄交魂而爲寤陰易陽爲秋分猶人魂交魄而爲
寐故曰寒暑者天之晝夜也余氏曰寒猶夜暑猶
晝張子反之不知何故闕之以俟知者
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

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此條當自為一章氣本之虛謂本體指太虛也言太虛氣之本體湛然純一本無形也感動而生物則虛始主氣以聚焉而有象即前章所謂太虛無形四句意也有象斯有對如有男必有女有陰必有陽有寒必有暑之類對必反其為如男剛女柔陽舒陰慘寒涼暑炎之類有反斯有仇非仇隙之仇乃相制之謂如女受制於男陰見克於陽寒消

寓於形色而不雜於形色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此章之說與天地神化皆糟粕章意同

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為感者綱緼二端而已

言心之應物所以有萬殊者由外物之感不一也非人心原有此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意蓋如此天大無外三句當自為一章即上文天地變化二端而已之意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歟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言人物並生一物各具一體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物雖萬殊其實無一物無陰陽者所謂各一其極不相假借也以是知天之變化雖多其實莫非此陰陽二端而已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也兩以是皆承首二句來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

言萬物形色皆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也所謂性與天道者安在哉易而已矣易者陰陽交易之名

鑠於暑之類然男女之制從也陰陽之克化也寒暑之消長也皆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若相戾而實相成矣非所謂仇必和而解者乎由是觀之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順而循之何不善之有而不免卒歸於物欲於是始有不得其正者焉是善者其本然而不善則生於物欲非太虛中原有此也愛惡字與仇和字義同倏而生三句又承感而生一句而言言其生成倏忽未嘗有纖毫之力皆神之為也此章大指與後篇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之說意相類但彼辭旨明白而此則覺費力耳

寒暑之推遷人物之生死山川之流峙皆物之相感也而其所以相感者則利用出入莫知其鄉焉神乎其神不可得而測也故曰一萬物之始者與利用二句與易孟意不同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此借孟子志氣二字而論天人常變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之動志天勝人也所謂適當其變者也鳳凰儀志之動氣人勝天也所謂不失吾常者也引而伸之而天下之故可通矣人其可專委數於天哉

參兩篇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象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此釋易參天兩地之意而與易不合易所謂參兩以數言也天員地方方者徑一圍四四合二偶故謂兩圓者徑一圍三三各一奇故謂參此所謂參兩以理氣言之言剛柔對待男女竝列地道也地之所以兩者效此之象而言也太極默運兩儀互根天道也天之所以三者象此之性而言也濶者

濶者之謂性則神化之名張子以濶象為神化之糟粕而此以之言地是謂地亦糟粕矣而可乎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不兩故化於此天之所以參也

一物何兩體氣也句言天地間理一而已分而為兩則氣也惟二也故不雜於兩而亦不離於兩兩在而不可測也惟兩也故能推行乎一而化生乎萬變通而不窮也一也兩也流行互根此天之所以為天而三之所由名也或問兩在之義何如曰理也者妙動靜而無不在也時動則動而不滯時靜則靜而不一於靜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神也安可得而測哉此章發明理氣之蘊最為精當讀者宜細思焉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拜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行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在行或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

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
 五行雖其行或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
 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
 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恒星二十八宿經星也五星金木水火土緯星也
 七政日月五星也此論日月五星皆左旋而以天
 地恒星引起純陰而凝聚不動者地也浮陽而運
 旋於外者天也不動而純係乎天與浮陽運旋而
 不窮者恒星也是固一定之體無可疑者至於日
 月五星人皆謂其逆天而行夫日月五星質本平
 地而氣行於天并包乎地氣而成者也而謂之曰
 逆天而行者何也地在中其氣雖順天左旋而
 所係辰象之隨者則有遲速之不同稍遲則見遲
 者為左而退者為右矣非真右運也然所係之辰
 象何以有緩速之殊也由七政之性不同皆自然
 之理也蓋凡氣之行陽速而陰緩月陰精反乎陽
 者也故右行最速言右行速則左行緩可知矣是
 月之所以不及天者其性陰也日為陽精宜與天
 同運如恒星然也然其質本陰故右行雖緩而速
 於月之左行亦不絕係乎天如恒星不動與浮陽

相運旋也是日之速於月者以陽精而其緩於天
 者以陰質也金水附日宜純係於日也而有前後
 進退之不齊者存乎物感或三方木火土之相克
 制或太陽君主之不敢前皆可思而得也鎮星地
 類宜純係乎地而不動也然根本五行不離乎地
 而亦不困於地雖其行或緩十年而一周天亦不
 純係乎地如地之不動也火者亦陰質而陽萃為
 體與日性同然其氣比日而微不如日之光大而
 遠故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星亦歲歷一
 辰歲星木星也木星一歲一周天故謂木星為歲
 星純係二字當活看言純與天同也
 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占
 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
 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
 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
 因一作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
 其遷動於外也
 此承上章而言所以發其未盡之意也言凡圓轉
 之物其動也皆有機如車之軸弩之牙然既謂之
 機則發必自內而非外亦明矣然則古今謂天左

旋而不及日月五星者真至粗之論耳不考日月
出沒恒星昏曉變動之機而云然也何也在天而
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則不動也其所以為晝夜
之變者直以地氣在天中乘機左旋而動故使恒
星河漢回北為南是恒星本不動但以地氣自內
衝合天氣使之左旋而動是所謂機也機既自內
而發則夫日月為陰陽之精并包地之氣而成者
豈非亦是地氣所衝哉既是地氣所衝亦必隨天
左旋而為之隱見矣豈可獨謂天為左旋哉然言
天而必及恒星者何也太虛無體不考恒星之隨
天而行者則無以驗其轉遷於外也故此與上章
皆以恒星言之觀此則獨謂天為左旋者真至粗
之論也或疑地不能動而張子一則曰順天左旋
一則曰乘機左旋於中何也曰張子之意非謂地
也謂氣也彼其塊然而不動者特地之質耳其氣
則上通於天與浮陽相周流所謂天氣下降地氣
上騰者是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處其中者即日月五星之類順之言隨天左旋也
少遲則反右者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
於天一晝一夜起度端終度端周得本度而無餘
故天日進一度則日為日退一度積至三百六十
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
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
一年月行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行不盡比天為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
十七日半強而一周天與初經合又行二日有奇
為二十九日半強與日會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
為逆天而右層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
謂之右行所謂少遲則反右也非真右也蔡季通
曰西域有九執曆是順算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
配然爾
以地為物以天為神即參天兩地之說記曰地載
神氣易曰至哉坤元地獨無神乎地乃天中之一
謂地配天不過則是矣以地為物恐非通論也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
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
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

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
間有大小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此段黃氏謂其皆用舊說而未之易而引渾天術
余襄公海潮圖序之說以正其非按渾天術天形
斜倚半在地上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其南五十五
度正當地之中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天
在地上取高故晝長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
之日道天在地上稍低故晝夜平又其南二十四
度為冬至之日道天在地上取低故晝短其南下
入地纔三十一度而已此晝夜長短乃天體高低

王家龍卷之十一

二二

自然之理非因地之升降也潮汐之說則余襄公
以為潮之消息皆係乎日月臨卯酉則潮漲平東
西月臨子午則潮平平南北晝夜之運日行一度
月行十有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太
陽三刻有奇潮信之來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
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
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
之月弦之際月行差遲故潮之去來勢亦稍小一
月則潮盛於朔望之後一歲則潮盛于春秋之中
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歲之有春秋猶

月之有朔望天地之常數也此潮之消息乃係乎
月之進退亦非因地之浮沉也愚嘗考之堯典稽
之曆類日之長短由天體之高低固也至於潮汐
之說以邵子海潮者地之喘息之言觀之似不能
無遺論焉蓋潮者天地之氣為之也氣有翕張故
潮有進退月之加臨而潮從之者月陰物也水陰
類也同物相應自然之理而非有係於月也故謂
潮應乎月則可謂潮係於月則不可然則余襄公
之論殆亦有未盡乎

王家龍卷之十一

三三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
為之食矣
日之精陰也月之魄陽也以日之光對月之魄則
以陽對陽相資而有光若精與魄交則以陰遇陽
為反交矣故朔則月之魄交於日之精月揜日而
日食望則日之精交於月之魄日射月而月食愚
按日月異道交互相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道裏
從外而入內半在日道表從內而出外一歲凡十
三次經天每一次經天則一次出一次入或六入
七出或七入六出凡二十六次出入也此二十六
次出入有二十四次皆不與日會惟有兩次與日

會曆家謂之交道通而計之一百七十三日有奇而有一交唐一行日議曰口行黃道月有九道其所行之道遇交則有薄蝕之變然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何也此杜預所謂有雖交而不食者有頻交而食者而一行亦曰合朔如合璧則不食其交不軌道則食是日月食之理也九道青赤白黑道各二并黃道而九月不行黃道上行其餘八道但此八道皆斜出入於黃道之內外故謂之九道

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壁然此虧盈之驗也

此承上章言日月虧盈之理言望時人近日遠故見其受日之光全體皆明初終與中天則與日近矣故但見如鉤之曲如半壁而已不能全體皆明也此說非是按日陽類月陰類陽施陰受自然之理書曰哉生明又曰哉生魄旁死魄未嘗有側望如鉤處中望而全明之說也要之始生明之微者日所逼照于一邊哉生魄之微者日所照不及也

有仰有側者日與月東西同度則月光生於西而爲仰日與月分南北各道則月光生於旁而爲側皆日之所照及而爲盈昃也或問弦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曆家謂紆前縮後近一遠三何如曰紆前縮後云者曆家謂春分月弦東并日在奎秋分月弦南斗日在角月在前日在後也近一遠三云者曆家以周天爲四分近一分遠三分也又問日中金烏先儒以爲天地之影是否曰非也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日生卯而爲房主兔月生酉

而爲畢主烏故日中金烏月之精也誠有取於互藏之義觀於史日中烏見月東升有兔影在南中天則兔影在西矣使爲地影尚何南西之改易哉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爲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此條與日質本陰章意同重言之者明精之不可二也日之精日中暗虛是也余氏曰月所位以其質陽也日之精亦以其質陰也陰陽相反故不受日之光陽也月之質亦陽也陽與陽合故受弦直也當也中弦正對之意也受日之光故光應之則

明不受日之精故相重中弦正與相對而精射之則食蓋光者體精者月用可以兼乎外而體則真一而不可二也故精不及月而不為月所受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大日陰受而陽施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日月象而已矣曰形者何也對道而言象亦形也然日月之成象於天與百谷草木之成形於地不同故日月雖以形相推而為物然日施月受日健月順考其道則有施受順逆之差焉蓋形形而不圓於形也星月金水三句余

王象

主

〇

氏以為當自為一章今考之文若不相屬而意實相承但上專言日月而此則兼火星金水言之火

日陽也月星金水陰也月星受光於日金水兼受光於火日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細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精者氣之體太虛也氣者精之用陰陽也言陰陽

之精互藏其宅故合一而神所謂以兩在言之道之所以常存而不廢也陰陽之氣循環迭運故以兩而化所謂以順布言之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互藏不止日月日月其大者也不曰句通精氣言性屬精命屬氣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此釋易恒卦得天而能久照之意言易稱日月得天以理言也非以形言也若覆于形則一物而已能無壞乎自然之理即上文陰陽之精

王象

主

〇

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此交食法也而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是由會而有交由交而有食而閏之置因交會之有餘不盡而生焉是閏之灋即交食灋也按曆灋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

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達一日常不
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
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
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瀆
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
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
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
十日者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
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日行而少五日九
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
虛而問生焉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
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
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
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歲朔分齊
是為一章或問十九歲七閏何以日氣朔分齊是
為一章黃氏瑞節曰曆家以一日為九百四十分
十九歲七閏合十九歲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
整日一百九十九每歲餘分八百二十七以十九乘
之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瀆九百四十分
而一除之得十六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一百

九十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今為
七閏月每月二十九日通二百單三日每月餘分
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二以
日瀆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三日猶餘六百七
十三分也所謂氣朔分齊者十九年合氣盈朔虛
得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七月亦二百
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之分與朔之分至
十九年而皆齊此所謂氣朔分齊而為一章也
陽之德生於遠陰之德主於閉
遂直遂發生也閉翕聚收藏也此論陰陽大槩則
然也若錯而言之陽有遂有閉所謂乾不專一則
不能直遂是也陰亦有閉有遂所謂坤不翕聚則
不能發散是也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
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
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歛聚而未散者也
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
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
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露雨露不和
而散則為戾氣疴霍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

寒者正

凝而聚發而散者陰陽之常也陽聚之陰必散之其勢均散者陰陽之情也此可見陽全陰半而陽者常為主者陰不得而僥之也由是觀之天地之氣孰非陰陽聚散之所為哉故陽氣方散陰又凝合以累之則二氣相挾為雨而降陰方凝結陽得以鼓動之則飄飛奮揚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於太虛者陰為風氣所驅遂不能散故如此也陽在陰中為陰所繫聚而不得散則擊裂而出為雷之

風之其聚也有遠近有虛實故雷風之散也有大小有暑穢然其散也陰陽和在秋冬則為霜雪在春夏則為雨露各得其常也陰陽不和在春夏則為戾氣在秋冬則為暄霾不安其故也所謂和而散者何如陽全陽半而陰不可以散陽故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其不然者反是

陽或疑風靈何以偏屬地孔子問居曰地載神氣風靈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孔氏曰神氣謂神妙之氣於地言神氣者氣從地出又風著於土雷出於地故神氣風靈偏屬地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歟
此以雷霆明神化之有漸不可以雷霆遂為神化也言雷霆之感動乎物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可謂速矣然其由來也藏於六陰而復於一陽歷臨而奉而觀而夫而後動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天地神化其由來之有漸如此然則聖人之感物存神過化無為而成其由來豈無漸哉能推本其所從來所謂維聖人能知聖人也故曰德之盛者與或問局能窮神化所由來曰博文約禮其功也齊家治國以至於天下平其事也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關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
此承前章日星金水受光於火日之意而詳言之陽施陰受自然之理火日陽也能直而施金水陰

也能闢而受夫受者隨感而應各克其才形與地之道也形則礙地則不唱也施者因物付物妙應不窮神與天之道也神無物不體天所以唱也此以火日金水之道明神形天地之理非即以火日為神與天金水為形與地也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土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此釋洪範五行之性而言之所以發箕子未盡之意也言木何以曰曲直也以其能既曲而反伸也金何以曰從革也以其一從革而不變也水火何以曰潤下炎上也以水火氣也陰陽升降於太虛而無定體水火之氣亦與陰陽相升降而土不得而制焉故一則曰潤下一則曰炎上也五行之各

一其性者如此又合而言之木金者得土以生而雜水火以為性合三者而成者也土者木金之所以成始而成終統五行而無不貫者也水火者升降於太虛兼體乎水金而不遺與土同功者也是五行者分而言之雖有五者之異合而言之則水火土者木金之所由生而木金之中又各具三者之性合一而不測者也五行果各一其物而不相為用者哉或問木何以曰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際金何以曰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交曰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是其質之柔脆而易生

易壞者也故曰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際金之為物水火相待以生而不相害鑠之則反流動如水火而不耗是其質之堅固而成不易者也故曰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交曰交即際也不離所謂麗木則明與火為體者也不耗即不害也曰若是則專言水火之華實足矣而反以土言之何也曰水火之氣雜於地中而金木又資土以生不曰土焉則水火何以附而金木又安所寄生哉故曰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言精則華亦然張子之意固已明矣曰化之終也其義何如

曰五行之生唯土成後故曰化之終化者變化成質也曰水火土之華實則何以異曰土之踈墾而有理者華也堅實而鎮重者精也火之烈烈有光焰者華也其著於土而燥乾無光焰者精也即土之燥是也水之滔滔而流動不已者華也其著於土而為濡潤不動者精也即土之濡是也

水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

水體陽而用陰至冬則陰盛而陽微故凝結而為

冰火體陰而用陽故陽麗於外雖烈烈有光而中

之伏陰猶有存焉故外明而內暗是冰幾於無陽

而火則猶有陽中之陰不能盡也張子此章雖為

冰與火而發而陽不勝陰之意亦寓其中識微者

于其慎之哉

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

陽也

此獨言火以發明前章未盡之意言火之觸物而

炎蒸人而熱者有影而已無形也能散而已無受

也其故何哉火之氣屬平陽也陽氣輕清而能散

故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也或疑鬼而紅者火

之質也何言乎無形曰火本無質因木有質其塊

而紅者木之體因火而紅也非火也其炎上而焰者乃火耳可見而不可執者也不然以瓦石投之火亦紅而熱矣豈可遂以瓦石為火哉

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

陷入也附麗也言陽陷於陰而不出則內明而為

水附於陰而不入則外光而為火專以陽言者陽

主生陰主成陽能施而陰則受也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

天何言哉

此合論語禮器之言而發聖人天道之蘊至教自

其法象之可見者而言至德自其得於心而見於

外者而言天地無心而成化故曰至教聖人有心

而無為故曰至德其實非二物也故總結之曰天

何言哉知天則知聖人矣

天體物不遺循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

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昊天體萬物聖人體萬事一而已矣張子以天况

仁而引中庸及板之詩以明之亦斷章取義之意

禮儀經禮非仁則為虛器出往游衍非天又何所
之哉信乎天為物之體仁為事之體也學者其可
不知敬以事天克己復禮以為仁哉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

載道也詩訓作事與此小異得為猶言當可也當

可而施雖有為實無為矣聖人天地果有二乎哉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

動於彼神之遺與

不言而時行天之神也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聖人

之神也天地聖人一而已矣

三家解卷之二

美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神以福善禍淫言天惟誠也故時行物生不待言

而信神惟無私也故禍福無所怒而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此承上文而言不測用之行也有常體之立也天

以神為用神以天為體果二物乎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此語過於分別謂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可也

謂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非也程子曰從洒掃應

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其要只在謹獨者得之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
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此釋易大傳意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聖

人之憂也天則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形形性性

付之無心而已何者與聖人同其憂哉然人至於

聖其有神過化之妙亦非人所能測但天道無心

而聖不免於有心為少異耳其實聖人亦未嘗真

有憂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為而

成爲物不貳也

三家解卷之二

美

不見而章以成已言不動而變以成物言無為而

成總成已成物而言○此釋中庸之意而非其本

指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此承上章而言言成已又為成物之本與大學論

明德親民而云一是皆以脩身為本之意同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富有日新以聖人言廣大不禦悠久無疆以天地

言之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

者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玄天也牝地也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然非張子此章之義朱子曰谷虛也而聲達焉即響應之乃自然之妙所謂神也是也

而主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此釋論語無隱之義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動靜語默無行而不與二三子猶天道之神然也何有隱於人哉默而存之是在學者而已矣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

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意者中所蘊也名者言也象者狀也言言道者必真知其中之所蘊者而後可得其名與象苟不真知其中之蘊而妄為之名則其所名也亦影響而已烏能言之親切而有得於象哉語道而至於不能象則言非其言而名非其名所謂名言亡矣言雖言之無益也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為體爾

自然性也道之體也非窮神知化者不足以與知世之言道者皆曰自然之為道然不知自然之所

以為自然則其所謂亦名而已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天地之道即所謂天德也程子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學而至於有天德則天地之道在我從心所欲無非此理執謂一言不足以盡其道哉正名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正明明之盡也正觀觀之深也言明之盡者則縱

橫曲直無非此理雖大明如日月尚有定見而不為所眩况明不及日月者乎觀之深者則死生順逆通乎晝夜雖至變如天地尚有定守而不為所遷况變不及天地者乎即天地日月以除事變之大非真言天地日月也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以理言在天則為德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也化以用言在天則為道所謂四時運行萬物始終者也夫神為天德是神其體而所以推行乎

用者也化為天道是化其用而所以發揮乎體者也神化雖有體用之分要之皆一於氣而已故曰所不立則一不可見神化而無氣其何以行之哉此語微有病學者詳之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神無所不在故曰無方易即化也勝負屈伸不可為典要故曰無體大且一兼神易言惟大且一故能無方無體也或問大與一之辯曰無所不包之謂大無二無雜之謂一

虛明一作照神之神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克塞無間也

虛明照鑒以神之體言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以神之用言有是體斯有是用合一之道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神者理也氣之主也動者事也氣之為也動而非氣固不能自立氣而非神又何以主張推行是哉是動生於氣而命於理若舞者之必籍鼓聲以作其容也故曰神鼓之也故言神者必得其鼓舞之意而形容始為親切不然所謂不得名非得象者矣不至於名言俱亡也哉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

往而伸者為神來而歸者為鬼天地之氣未嘗或

息故曰神曰示人鬼則有所歸矣故曰鬼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此章示人以脩辭之瀆而舉神化以為例發其凡

也辭訓釋也象名狀也緩委細也急峻直也神以

理言其體直而一故語神者必得其致一之意而

後可以得其真化以用言其道委而繁故語化者

必盡其縷折之詳而後可以體其實若以委曲之

意而形容夫不測之神則神不若是之有漸其何

以盡神以直致之辭而形容夫難知之化則化不

若是之不測又何以體化不足以盡神不足以體

化而何以使天下之求神化者知所趨哉由是觀

之非得辭固不足以得象非得意亦不能以得辭

辭之不易為也如是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

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

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

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

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

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

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

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

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

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

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

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

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徒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爲化此直可爲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

此論天地之神化而以在人者明之見人與天地一體也言天地間二氣而已陰陽是也是陰陽也其推行以漸而極自一陰以至六陰自一陽以至

六陽是之謂化然必有合一不測者存焉寓於陰陽而不雜於陰陽所謂神也天地如此其在人也窮其義理而默存於心雖未及於神而神之事已備力行乎義而用無不利雖未及於化而化之事已備此下學之事賢而希天者也必也聖人乎窮神知化與天爲一則知與義不足道而神化在我矣然所謂知化者何哉在乎順時而合天之氣化也蓋天之化在乎運陰陽之氣推行有漸而變遷無定體人之所謂化者其可以淺言哉在乎順時中之道與時推遷變化無定理與天之化合斯其

孟子解卷之一

卷一

孟子解卷之一

卷一

義也便天而非氣人而非時則化之名何有而化之實且無所施矣其可乎哉彼孟子中庸之所謂化皆以其德順時中合陰陽之化與天地周流而無不通也然則天之化必在於氣而人之化必在於時也明矣夫氣者氣也時者事之當可也何當於氣而人以之合天哉蓋所謂氣者非特其蒸鬱凝聚有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徒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皆氣之爲矣天下寧有氣外之物哉由是觀之則象者氣之爲也無氣則流行坎止感遇聚散無所於依而象不可得而見已時者象之因也無象則進退存亡吉凶消長無所於濼而時不可得而名矣是則化者時之謂也與氣合一者也彼以釋氏之消礙入空學者之舍惡趨善爲化者此特可爲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能合時與化而與天道之神化同語哉上兼言神化下獨以化言者化者神之爲合一之道也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捨由自也著察也顯微體用之謂理之全也言中庸所謂變則化者由窮理而盡性自其用而之體下

學之功也易所謂化而裁之之謂變者能盡性而
至命合體與用而必察聖人之事也然此豈易能
哉非虛不足以知此非無間不足以體此必也谷
神乎至虛而常不死故能隨感而應微而能顯利
用之妙若是乎不可揜也此合中庸易傳而言以
明下學上達之事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
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鬼神者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實有而不死者
也故能微而顯誠不可揜也人有是實心在隱微

主未解未之二

聖

猶鬼神之理也誠中形外豈不乘間而發亦如鬼
神之不可揜哉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為是故
耳此以中庸鬼神之德釋其見莫顯之意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
神知化

神化者天道自然之妙也人能由大而造乎天德
則與天相似而不違矣故能窮神知化與天為一
大可為也太而化不可為也在孰而已易謂窮神知
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此申明化不可為之意言易謂窮神知化乃德造

於盛而仁極其熟自然然而然者耳無所作為也故
人亦先立其大而化則優而游之使自得之可
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此承上章而言大而至於神化勉不勉已不已之
間而已爾非大之外復有所謂神化也學者其可
以神化為難而不思求所以進於大之後哉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
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
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主未解未之二

聖

先後天而不違者順至理以推行與天合一聖人
事也得聖人之任者言雖未至於聖人而已能任
聖人之任正所謂大也能任聖人之任則九聖人
之事彼皆可勉力而為之矣但無心之妙非有心
之所及欲如聖人之自然則未能也故曰不害其
為未化何也大幾聖矣故聖人之事彼皆可為也
聖則位乎天德矣故欲如彼之自然則未能也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自足而後驕有我而後吝大則無不足矣化則不
知有已矣何驕吝之有此釋論語無驕吝之義而

以大化言之恐非本指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我已之私也性自然之體也無我則已私已盡而未至於自然故止謂之大無我而至於性則自然矣故謂之聖性而孰焉則不可知矣故謂之神聖也神也一理也聖而不可知聖之至也非聖人之上別有神人也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義所能勉哉乃德盛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此釋易大傳知幾其神數句之義言易謂知幾其神者何也蓋言盡經常之道以貫之則德性定思慮明不待終日而先見矣終日吉凶已成之日也又曰幾者動之微何也蓋幾者纔有其象而未涉於形故惟神為能知之不然一庸人能辨矣而奚其神又曰吉之先見而不及於凶者何也蓋順性命則所先皆吉故無凶之可言也

非外也利用女身利吾外○也而所以致養乎內

外而未嘗非內也至於窮神知化則精義不足道利用不足言合內與外而一矣然此豈思勉之所能及哉君子之所自致者亦崇德而已矣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以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

不測之謂神默成之謂化致思助長皆強求也故不可用其惟存與順乎存虛明而久焉則可以至德而神可幾矣順變化而能達焉則可以時中而化可能矣仁至義盡達時中

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微以體言彰以用言繼其善即不舍也性即所具之理微彰之所自來也能知微彰而必行之不舍斯可以至於性矣此與上文不相蒙余氏以為當自為一章是也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一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此釋孟子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之義而關莊生之妄與前章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之意同天德良能天然自有之能也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為也

天下之動于變萬化不可勝窮非神之所為哉然神之所以為變化者非物物而離之也貞乎一以一天下之不一而已矣人苟能知變化之道吉凶消長順應不違則鬼神之用在我所謂知幾其神者也天且不違而况於鬼神之用有不知乎見易則神其幾矣

此承上章而言易者變化之迹中之所蘊無非神也故曰是書則神其幾矣易者言而自致爾

見幾則義明而動不括可以利用矣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可以崇德矣此進德之事賢人之學也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之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此成德之事聖人之業也此釋易大傳之意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精義入神豫吾內也而所以求利乎外內而未嘗

知神而後能樂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

神者性與天道之謂易之所蘊無非此理知神則知鬼神之情狀而後能制禮作樂以饗帝饗親知易則知性與天道之蘊不以神為幻而不信亦不以神為有而致生之然後為能盡仁孝之理而神不難格然則思饗帝饗親者不可以不知神思知神者不可以不知易是故以下又反言之以申前意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豫與凡事豫則立之豫同言精義而至於入神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故曰豫之至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人化物而滅天理失已也忘物累而順性命樂也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已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

敦厚以修己言化以化人言言君子之學必合人

已為全故已敦厚而不化人是謂治已而不及
人有體而無用者也專務化人而已則失焉是謂
舍其田而耘人之田徇物而喪已也之二者皆非
也必也其大德乎既能敦厚以成己又能化人以
及物夫厚以成己仁之所以立體也化以成物知
之所以達用也合體與用雖未必即能為聖人而
聖人之體段已具矣然此豈易能哉蓋性分之中
萬理畢具吾能性其性而真體不失焉然後為能
所存者神妙而不測而有以成夫已天下之物各
具一理吾能因物付物而已不與焉然後為能
所過者變化而不違而有以成夫物不然其不陷
於一偏而人已俱因以不成者鮮矣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
此承上文而言無我性性也得正己之盡存神也
妙應物之感過化也唯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而
有以存夫神能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而有以過
則化合內外之道也學者其知所先後哉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
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此承前章知化而言欲人之求於近也範鑄金之

則也圍徑圓之規也言天下之化雖微妙不測然
網蘊相盪聚散相求莫不有一定之理而不可過
者也人苟即其定理之所在協於範圍之則而不
過求焉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而化不難知矣若
以是為不足而反務索之於隱僻難知之地則溺
於空淪於靜而無所依據所謂為道而遠人不可
以為道者也何以存神而知化哉語知化而兼及
存神者神化一理也溺空淪靜正是過求非過求
之弊也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旁與正反流陷於一偏也天下之道有常有變常
道人皆可守權非知道之精而時措得宜者不能
用也故曰圓神不倚者也夫圓神不倚則明足以
察而斷足以裁處經事而知宜遭變事而能權錯
綜斟酌毫髮不差不溺於流而離真失正矣若而
姓則日用而不知其於常者尚行不著習不察而
冥然以趨况於旁行乎哉溺於流言必流也
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
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
義入神則無方

經節也古今通行之道也反復也言義主於制事之宜疑有及於經矣故以反經為本所謂權而不離於正者也仁主於存心之德疑不暇於人矣故以敦化為深所謂正己而物正者也夫制義而克復於經則經正而義無不精可以入神而造精微之極不惟善萬物之則而且以會一理之源動一靜也體仁而至於敦化則化行而仁無不顯可以及人而盡錫類之公不惟全心德之理而且以與百姓之能靜一動也夫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神也神則妙萬物而無所不在仁義所以殊途而同歸也又何方體之可言乎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者多見其陷於偏而入於狹矣

新刊正蒙解卷之一終

新刊正蒙解卷之二

動物篇第五

壽昌劉倬著

凌江譚大初校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動物鳥獸之屬植物草木之屬凡物之生皆本諸天地而曰動物本諸天植物本諸地者指其得之多者而為言也言天下之物有動有植動者其本諸天乎是故以呼吸為聚散之漸象天之清而浮

也植者其本諸地乎是故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象地之濁而載也此所以為動植之別也然究而言之其本雖有天地之異而其實莫非鬼神之所為蓋凡動植之物方其初生也自少而老氣日至而滋息神之屬也及其生之既盈也自壯而老氣日反而游散鬼之屬也夫氣至而滋何以為神以其伸也氣反而散何以為鬼以其歸也鬼神之名義又如此夫豈獨以窈冥昏默者為鬼神哉朱子曰至之為神反之為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為言耳此處

要錯綜周遍而觀之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中有
屈如人之有鬼是也屈中有伸如鬼之有靈是也
又曰人死便是鬼祖考來格便是神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
而不散者謂魄

此釋魂魄二字之義所謂不散者指初死而為言
耳其實形以氣而立氣既散矣形豈能以獨存哉
但其堅固既久未即散耳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水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
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伊川程子

王蒙解卷之二

人之生死於大虛中猶水漚之存亡於海也然水
忽而凝忽而釋漚忽而浮忽而散水漚之自為凝
釋浮散耳雖不出於海而實無與於海也然則人
之生且死於太虛也不亦猶是哉故曰推是足以
究死生之說或問水才漚性曰才能也性理也非
才何以成水漚非性何以別其為水漚是水亦可
以言性而漚初未嘗無才也子張子分而屬之蓋
互文以見意耳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
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息氣息也即所謂呼吸也有息者得人之氣多故
其首在上所謂本乎天者親上也故曰根於天無
息者得地之氣多故其根在下所謂本乎地者親
下也故曰根於地夫根於天者氣也氣清而神是
故能變通而不滯根於地者形也形濁而礙是故
滯於方所而不神

惟爾先德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
謂天秩天之生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
後正知秩然後禮行

此釋虞書天序天秩之義序者君臣父子夫婦長

王蒙解卷之二

幼幼友之倫序也秩者尊卑上下親疎相授之品
秩也序原於生有先後秩生於大小高下相並而
相形焉此豈一毫人力為之哉故不曰序而曰天
序不曰秩而曰天秩夫秩序雖皆本於天而秩又
序所從出也蓋天之始生物也但有序而已未有
所謂秩也及物生既形然後聖人因天下之定禮
制天下之定倫而秩於是乎生焉是序又先於秩
也故人誠知序原於天則知或真或卑森不可越
而可以經綸天下之大經故曰經正知秩原於夫

禮故曰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此明中庸鬼神體物不遺之意物能相感者指動物而言不能相感者指植物而言言天下之物凡能相感者其一施一受固莫非鬼神之為矣至於不能相感者鬼神亦豈遺之哉但變化之迹微妙難見耳如草木不能相感者也然春氣潛萌施也物資以始受也又如投種於地施也因種而發受也不惟是也凡物之極無情者莫若器皿屋室之

類然亦莫不有施受之性焉如壺以注水受也而灌焉施也屋以宅人受也扇以播風施也推之萬有不齊之物莫不皆然天下果有理外之物物無不有施受之性焉屈伸以盡明之則雖物非物也皆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此釋易屈伸相感而利生之意物指體質而言事指人之所為而言言天下之物必以兩而成如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氣以為性同也然得其全者為人得其偏者為物異也又如人之一身均有

是形性同也然形有百骸九竅之異性有四端萬善之殊異也人物之生氣日至而滋息伸也始也氣日反而游散屈也終也又即一時而言自子以至午伸也始也自未以至亥屈也終也天下之物果孰非以兩相對而成哉又以事而言亦有然者如均一幣交國也然在此則為可在此則為不可異也如應起物感有也然其中有未發之中焉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無也是事之有始有卒者亦必以是四者相感而成不然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不識無物矣其何以定吉凶生大業而成天下之豐登哉易曰屈伸相感而利生此之謂也獨見獨聞雖小異性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戾氣為疾非理之正為妄獨見獨聞者適然有之而非常常於天下者也共見共聞者通乎今古而歷萬古不變者也夫適然有者非特慧字之飛流山川之崩竭為是性也雖小而一昆蟲草木之妖亦恠也何也以出於戾氣之感與不正之理之所為也若共見共聞而常常有於天下者不特居居食息之常人倫日用之著為不足恠也雖四時日

月之代行天地古今之沿革山川人物之消長亦
猶寒暑晝夜之相代乎者豈不足惟也何也以其
皆實理之為陰陽正氣之所發見也為災異之學
者其亦於此求之乎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德將大

此實理也然亦有不盡然者有宋賢才輩出而無
以救衛夏之亂衛宜伐齊並生而適以致新臺之
辱其故何哉此又在乎有國之君與有家之主也
慎哉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之象也

息呼吸也剛屬氣柔屬形言人之有呼吸由形氣
之剛柔相摩而成其與乾坤一闔一闢摩於陰陽
而播於四時者何以異哉此人所以得形氣之正
而與天地參也彼特於形體而自凡其軀者其亦
異乎天地矣

審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
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饑夢取飽
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寤以應言夢以寐言言人寤則神散而志交諸外
與物接也夢則形翕而氣專乎內與神遇也夫寤

惟與物接也則吾昔之未知者由聞見有知而知
新於耳目矣夢惟與神遇也則吾故之所已知者
因靜翕而著而緣舊於習心矣彼醫書謂饑夢取
飽夢與與夫夢揚夢沉夢焚夢溺凡寤夢所感之
事一切專語氣於肝心脾肺腎五臟之變是豈無

所取哉亦曰形閉而氣專諸內如吾之云而已矣
孰謂夢寐非至理之存乎或問緣舊習心之說足
以盡夢之占否曰未也周官立占夢以掌王夢其
別有六一曰正二曰噩三曰憂四曰喜五曰寤六
曰驚所謂正者無心之感不期而應者也寤者晝

之所為因翕而著者也噩憂驚喜者緣噩憂驚喜
而發隨感而異者也此夢之理也若張子緣舊之說
僅足以當寤夢之一耳烏足以盡占之之理乎曰
高宗之夢傳說於六夢何所當曰正而已矣蓋高
宗未嘗預知有說說亦無求於高之知惟一德交
感默契於冥冥之中是以無心而入夢耳此亦豈
緣舊於習心之所為乎信張子之說未足以盡夢

之占也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
柝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敵矢之類氣軋形人聲

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者
 輒相摩擊也猶所謂相感也言天下之聲莫非出
 於形氣相感而成如谷響雷聲之類則純係乎氣
 者也桴鼓叩擊之類則純係乎形者也羽扇敲矢
 之類則以形感氣激之而有聲者也人聲笙簧之
 類則以氣感形噓之而成文者也天下之聲雖有
 萬不同豈有出此數端之外哉然此乃物感自然
 之妙其迹甚粗而其理則不禦者也百姓日用而
 不知夫固由之而不察耳天下豈有理外之物哉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温凉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
 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形有五目為木耳為火口為土鼻為金前後二陰
 為水又筋為木毛為火肉為土骨為金皮為水又
 肝為木心為火脾為土肺為金腎為水聲有五角
 為木徵為火宮為土商為金羽為水臭有五羶為
 木焦為火香為土腥為金朽為水味有五酸為木
 苦為火甘為土辛為金鹹為水温凉有五春為木
 夏為火秋為金冬為水四季為土動靜有五動之
 始為木終為火靜之始為金終為水動靜之間為
 土相生為同相克為異帝即太極也察昭著也言

六者之中莫不各有五行之別生克同異之變然
 豈事求其五而勉強以冀其合哉蓋五行一陰陽
 陰陽一太極其別其變又皆帝則之昭著雖欲離
 之而有不可者糟粕煨燼果孰非教也哉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誠明者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乃天德自然之知
 不習無不利者也聞見之知其明有限烏足以語
 之哉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
 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此承上文而言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
 人之動無非至德天人異體而同用也先天而天
 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下學上達盡性至命天
 人異心而同知也性與天道果有大小之別乎所
 謂自誠而明者蓋如此不然非所以語於聖人天
 地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
 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余氏曰作善宜得祥作惡宜得殃義也由是而祥

以佑善殃以禍惡命也是之謂義命合一乃理之
常故曰存乎理然有宜得祥者而禍焉亦或有宜
得殃者而福焉乃氣之變時有適然所謂遇也非
命之正也非理也子貢稱孔子曰學不厭知也教
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聖矣周子曰動而無動
靜而無靜者神也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中
庸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自誠明謂之性存在也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
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地之道覆載萬物終古不變不過曰誠而已誠
故不息也仁人孝子之所以事天誠身豈有他道
哉不過不已於仁孝以天之道事天而已矣由是
觀之君子之所以盡人希天求為天之仁人孝子
者亦勉於誠而已矣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偽實不有終始之有故曰
不誠無物
有終有始之謂物偽則不誠無終始矣雖物非物
也故曰不誠無物此亦非中庸本指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由窮理而盡性下學而上達也由盡性而窮理一

以貫之之謂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
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
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天命之謂性我與萬物同出一源不可得而私者
也但人蔽於欲而失之耳惟大人為能克盡其道
公於己而公於人是欲守無不固己能立矣而亦
欲人之俱立明無不燦己能知矣而亦欲人之周
知于時保之己能盡矣而亦欲人之兼愛德無不
全己能成矣而亦欲人之俱成然是心也又豈有
所擇乎哉彼自暴自棄蔽塞而不順吾之理者則
亦無如之何矣如其可教而能以是心至者孰不
欲與之俱入於善哉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夫能為能而以
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此即孟子性反之說而勉人盡人以希天也天之
所付之謂性修性以謀之謂能然天不可必而人
則可為所謂大人盡性者亦曰不以天能為能而
以人謀為能修為以復其性耳故曰三句見易亦
斷章取義之意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畏

此即前篇亦吾體散亦吾體之盡盡性者達天德也達天德故知死生之說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體以太虛言性以人言氣有聚散而理無存亡所謂未嘗無也是之謂氣之本體而性之所自來也

余氏以體為物之形體殆失張子之意矣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覺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

道太虛也氣氣稟也命吉凶禍福之命也遇值之

適然也通極與之為一也言天之所性於人者純粹至善與太虛之道本無異也然氣或有昏明之

異特其稟焉耳皆可以學而開安足以蔽其本性天之所命於人者必盡性者佑焉與性本不違也

然所遇之吉凶雖或有背其常特其偶然耳安足以害正理是則天性可復而天命可保大德所以

必受命而君子不以天而廢人也其或不免於蔽之而奪其性於攻取戕之而喪其守於大節之臨

者豈性與命固然哉特未之學正學則知聖人之

可為而一朝之患君子有不患矣學之不可已也如是

如是

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余氏以此當另為一節上文命以氣言此以理言是也言性者人之主具於有形之中命者太虛之

理超於有形之外若有一也然性雖具於氣實即太虛之理也是通乎氣之外命雖妙於太虛實付

於人而為性也是行於氣之內然氣一而已而何以曰氣之內氣之外蓋無內無外者氣之本體也

既聚而成形則形之內為內形之外為外是內外云者假有形而言耳非真有內外也是知天人一

理知人而知天然後為知之至若知人而不知天是謂知之不盡不惟天不克知而於人之理亦未

能得○性命無二盡性而至命然後為盡之極若不盡性而遽欲至命是謂倒行逆施性之在我者

尚不能盡又何至命之云是則知人以知天為極而至命以知性為始序不可亂而功不可缺聖賢

全體大用之學固如此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具於人而為性察於上而為天森列於兩而為陰陽鬼神皆一理也人能窮理盡性而至命則能知性知天能知性知天則能通乎晝夜而知而所謂陰陽鬼神者一以貫之矣尚何幽明恍惚之不可為象哉皆吾分內猶所謂宇宙內事皆已事也之意余氏以陰陽可調鬼神可格為言似二之矣恐非張子之意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水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天之性本寓於天之氣氣聚而成形則亦寓於人之身正猶水之性本寓於水水凝而為冰則水之性在於冰矣是聚而成形者此性也散而為太虛者亦此性也猶冰與水凝釋雖異其為水一也學者焉可視天為太高視己為太卑哉受光以上疑有缺文言物受日光雖有大小昏明之不同其照納則一也猶人之受命於天雖有知愚賢不肖之別其付受之初亦一也所以明性之本善而有不善者非性也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為有所喪爾
神化者天之良能也人能窮神知化與天為一則

天之能即吾之能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天地與人夫何間然之有若特於有我之私攻取勝而湛一亡則天與人邈乎其不相及矣何以上達天德而以天能為能哉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反者失而復之也徇者偏而依之也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兩虛與氣也則準則也一定而不可易也即下文所謂分也極總之要盡性也至受之分至命也言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故曰性其總合兩天所付為命一定而不可變故曰命其受有則夫性命雖有二者之異而盡性實為至命之本苟不能極盡其性之要即是不能盡其所受者之分則矣安能至命而與天為一哉故必盡性窮理能造其極焉而不可變易者乃可以語吾則也何也流行而自不能或已者天之命也隨感而未嘗或息者人之性也一理也故盡性可以至命而不極總之要則不

至受之分也然天無憂而聖人不免於有憂者何哉蓋天人之理雖一而分則殊焉生民者在於天相天以治民者在於我使亦同天之無憂而一以無心處焉其不至於敗天下之事而墮有相之道哉是則同乎天者理也不能同乎天者勢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湛一湛然純一也攻害取奪也言湛然純一而不雜者氣之本體也即所謂性也有攻有取則氣之

王象

二

一

本體不能不歸於物欲而湛一者消矣所謂攻取者何哉口腹之於飲食鼻舌之於臭味是也然

二者亦性也人豈能盡絕之而使不有於吾身哉亦勿以小害大末喪本焉斯已矣是故知德者於

此屬厭而已不以之累其心而使小害大末喪本也小與末以攻取言大與本以湛一言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人指人身而言道合心與性而言朱子曰人心有

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是也張子以心當人性當道似尚欠缺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不失其道

盡其性者亦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所以然者何哉均此性均此命也是故我之體即物之體而物不能遺物之體亦我之體而我知其不遺也人已一道如此故我能盡其性而至於命然後能一以貫之成已成物兩盡其道而不失焉盡性能造其理至命則臻其極余氏之說是也

王象

一

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晝夜之道即陰陽之理在人則為性也以生為性是認氣為理不識性矣不惟不識性人有生物亦有生混而一之又何貴於人哉所謂率天下之人

而為禽獸者必此之言其害尤非荀楊比也故曰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性於人無不善緊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

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故曰性於人無不善係其善反不善反而已矣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故曰命於人無不正係其順與不順而已矣彼過天地之化而淪於虛寂行險僥倖而非意妄求者其得為善反與順命乎哉天地之化即性也與易義同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天命之謂性有善而無惡者也形生神發則三五偏駁不齊之氣遂投其中而不能無善惡之雜矣然天命之性未嘗不存蓋不離於氣而亦不雜於氣者也定之仁義中正以立其極不存乎人哉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是氣質之性雖人所不能無而亦不足以病君子矣君子弗性言不以是為性而必欲反之也形而後有四字極有味學者宜細思之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

天者理也即所謂性也參和不偏合剛柔緩急之性而中以出之即周子所謂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但彼以人言而此以天言耳言人之

性有剛柔緩急才與不才之殊乃形而後有氣之偏也非天所與之本然也若天之本然則參和不偏純粹而至善者也烏有如是之偏哉是故人能養其氣反其本而不偏則盡性而與天之參和不偏者一矣孰謂性非本善而人之不可復天也哉

性未成則善惡混故聖聖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此釋易繼善成性之義而與易不合今姑依此解之易謂繼之者善者何也言性無善惡之混也方其養而未成則不能皆善而無惡故聖聖而不已

其功則惡去而善○存斯為善矣故曰繼之者善又曰成之者性者何也言有惡斯有善人能繼續其善而至於一庇不存則惡盡去而本體見善不足以名之矣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

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
 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
 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性以理言命以氣言德以人之修為言氣以人稟
 受言即所謂命也言德之修也而不勝其氣則性
 不可反命不可回而一聽於氣矣德之修也而克
 勝其氣則性有善而無惡命有吉而無凶而皆從
 乎德矣故人能窮理而至於盡性則德勝其氣性
 為天德而氣不足以弊之命為天理而遇不足以
 成之不由於氣而由於德矣何也氣之不可變者
 獨死生修夭而已若富貴貧賤則無不可變也故
 夫子論死生則曰有命以不可變之氣言也語富
 貴則曰在天以無不可為之理言也此大德所以
 必受命而易簡理得則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歟成
 位乎中即所謂受命也與易指不同夫命稟於天
 德存乎人其不飼而一也明矣而曰德勝其氣則
 性命於德者何也蓋所謂天理云者能悅諸心能
 通天下之志之理所謂無他達之天下者也故人
 能修德而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帝天之
 命主於民心天下皆歸而天命不為我得哉故曰

德勝於氣則性命於德然而亦有不盡然者則由
 於所乘之勢與所遇之時不同如仲尼乘匹夫之
 勢伯益伊尹周公遇繼世之君之賢聖也不然豈
 有不歸者哉語云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正謂脩德
 之極而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而一定於天志意
 所與而謀之於人者也獨稱舜禹云者以其由匹
 夫而為天子無所乘且求者也張子引書多借之
 以明己意與本指不合學者詳之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
 見聞不弘於性
 此言心以性弘而聞見不足以為心故先以風雷
 引起言無所不至之謂神有所窒礙之謂物是故
 風雷雖輕清之物然有象則未免為一物也故其
 至有時其行有漸不如心之隨感而應神妙不測
 也然心之所以能隨感而應神妙不測者何也以
 其能弘其性不以聞見累其心也若累於聞見而
 不能上達天德則亦一物而已何以能異於物而
 神乎其神哉是盡心由於知性而徒以聞見焉者
 非也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習與性兼知愚而言此釋夫子上智下愚不移之意而非其本指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所謂下愚不移者如此陽明王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非不移也不肯移耳其說是矣

織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織惡者隱微之間如孟子所推穿窬之類而至於語默之微是也言隱惡務盡善斯成性矣苟察之而猶有未察隱微之間不無渣滓之存則雖為善

而亦粗矣其何以極精微而上達天德哉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無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音蓋如此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知識私見也帝則天理也順循也言文王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能與天為一若有思慮知識則是自喪其天而與天地不相似矣何也君子所性與天地之化同流而特異行焉非二物也或問同流異行之義曰玄天幽默仲尼無言同流也天地無

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異行也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在察也帝天理也左右猶言先後也言詩稱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者何也言其察乎天理而無時不與俱猶左傳所謂奉之以周旋也然所謂天理云者又豈外人事而別有所謂天理哉以時措之不失其宜焉之謂而已矣君子之法文王者宜何如亦曰行已教人率由乎是則周禮不啻而所謂在

帝左右者可得矣文王非我師也乎哉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巳矣

和者無乖戾之意即中庸所謂中節者也樂者無勉強之意即孟子所謂樂斯二者之樂也無乖戾故推之而準斯可大矣無勉強故流而不息斯可久矣久大者道也可久可大者所以為積德之基而入道之始也故曰和樂者道之端乎言道始於此也天地之性久大而巳矣又以天地明之見久大之為道也或問久大何以為道曰擴之而塞乎

天地大也施諸後世而無朝夕久也此久大所以為道也歟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陰陽莫非天也然陽明而陰暗陽善而陰惡故其在人也得陽之多則明而不暗德性用而善端流行得陰之多則濁而不清物欲行而惡與日長是善惡皆天也若夫領物欲之惡而不得行全德性之好而盡其用者其必由學乎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以人而勝天者也

此亦與形而後有氣質之性章意同或問領字鄭氏曰領猶理治也應氏曰領謂總領收拾之也二說孰優曰皆非也領猶衣領之領挈衣者必自其領去惡者當執其要故不曰去惡而曰領惡杜氏詩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其亦領惡之意乎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偽且慢故知不免乎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誠以心言莊以體言合內外之道也誠且莊而後性可盡理可窮不然偽與慢而已性之德無偽慢故曰不誠不莊不可以盡性窮理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此承上章而言誠莊固足以盡性然勉而後誠莊則是與性為二猶未純也惟不待勉強而自然能誠莊此則能全其性與之為一矣君子固不可先求其安而不從事於勉亦不可以勉為自足而忘乎安之之地也不言而信誠也不怒而威莊也此二句見樂記張子引之以証自然誠莊之驗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勉難於苟也

回曲也不順理也苟且也不求當也此釋論語人之生也直章意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

屈伸以天言情偽以人言言易謂屈伸相感而利生者何也感以誠也誠故無不利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者何也雜之偽也偽故有利有害也至誠二句申上四句意

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險幸也

余氏以此為與上文不相蒙是也言循理則吉之
兩福凶之而禍皆天也吾無與也不循理則凶為
自取吉其險幸皆我而已天易故焉是故君子亦
循理而已矣吉凶非所知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戒
理窮欲人為之招也

此承上章而言言順性命之理則所值之吉凶莫
非命也故人當順受其正若戒理窮欲而得禍焉
是自求之也亦可以言命乎張子於此一意兩層
言之非後出也示人以趨吉避凶之大方直學者
不可不察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
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格其心
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
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
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性者萬物之一源而心則統之者也大其心者弘
其心之量也能體天下之物者猶所謂通天下為
一身也言能弘其心之量則能盡性而有以通天

下為一身若物有未體而不能通天下為一身則
心為有外豈弘其心之量之謂哉然是道也未易
言也世入之心止於聞見之狹故心為有外而不
弘若聖人則能盡性不以聞見格其心故能極其
心之全體而弘其無所不包之量視天下無一物
而非我也孟子所謂盡心則知性知天者以此知
性知天即體天下之物之謂也夫天者天也心者
人也盡心何以能知天而無物不體也蓋天大無
外有外之心亦不足以合天心蓋有外之心乃聞
見之知非窮理盡性而為德性之知也若窮理盡

性而為德性之知所謂天德良能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不外於見聞而亦不固於見聞者也寧不足
以體天下之物而與天大無外者同歸哉或問大
心盡心之別曰一也盡者大之功大者盡之名惟
盡後能大能大而後盡之之功為無缺曰方言大
心而又及於德性之知何也曰對行而言則知屬
知專知而言則知兼行蓋入之心本與天地同量
只為格於聞見故自小耳所謂格於聞見者亦非
如先儒謂止於聞見上用功蓋聞見對德性言私
已之謂也纔屬私已雖如墨子之兼愛亦是有外

程子曰學者不當以天地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得天地萬物此之謂也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象物也知主也理存於心而實寓於象微象心不可得而見矣故曰由象識心然心以統象而不滯於象執象而求之豈不反喪其心哉何也象者物也而所以主之者心也以心觀物物無不得徇象觀心心亦物矣何以能物物而遂通天下之故哉故曰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此承上章而言言人皆謂已有知由耳目聞見而得之而不知天下之理咸備於心由聞見而發非由聞見而有也蓋耳目之間見外也吾心之直知內也有真知於中而後聞見始有所受合內外之道也彼專以聞見為知者果足以語知乎哉故必存心養性使天性自發是謂知合於耳目之外其為知也不亦大乎余氏曰天性所發乃真知也夫子所謂一以貫之是也耳目所發博學強識者是

也受之於耳目者始學之功合內外於耳目之外者聖功之極二者不可偏廢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不禦謂無盡也太虛謂天之理也心所從來謂性也即太虛之理也此即日與雷霆以明心之充大言天之明莫大於日故目接之而莫知其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耳屬之而莫知其遠也日與

雷霆且然而况於太虛乎蓋天之不禦渾淪無外冲漠無垠莫大於太虛故人之心苟知天大無外吾心亦無外廓而盡之則大無不包小無不入其不禦亦若太虛矣寧可得而究其極乎然人之所以不能如太虛之不禦者以其以耳目聞見累其心不能廓而盡之也其所以以耳目聞見累其心不能廓而盡之者以其不知心所從來本如是之萬里之咸備有不待外求而增益之也苟知心所從來本如是之萬理咸備不待外求而增益之則

所以求盡其心者自不容已矣盡心即廓之之謂
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要也
此承上章而言耳目之功亦不可廢言耳目之聞
見雖為性累然性非聞見於耳目亦無從而啓其
知之之端要之格物以致知由聞見而自得合內
外之道也故滯聞見而求性性固不可見舍聞見
而言性性又何依乎此聖賢之學所以為大中至
正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
智貪天功為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

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
知耳

成身以德行言民知以知識言人之能成其德
知其理者皆天以太虛之理具於人而為心率天
性而行之身之所以成也合內外而一之知之所
由知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是謂貪
天功為己力固不得為智矣至於己本無知而妄
自以為有知不知由耳目內外之合而然者亦貪
天功而自為己知者耳其不知性均也謂之知也
可乎哉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大矣道能
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體物體身以本體言身而體道以用功言言道為
物之體然道不能自大也存乎人而已矣人苟能
以身體道凡天之所以與我者知之無不明處之
無不當則其為人也不亦大哉何也道能物身故
也物身猶言能成其身也苟不能以道物身而反
自累於其身攻取嗜欲皆得而戕之則所謂身者
亦一物而已烏能以成其大乎信乎道為物之體
而人不可以外道而他求也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天大無外無物不體者人能以天體身盡心知
性而不以耳目聞見狃其心則天大無外吾心亦
大而無外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我矣其能體物
也又何疑哉此承前章大心而言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成心者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此通下三節當為一章夫道中而已矣無意無必
無固無我者也求道而不能無成心焉則是猶有
私意之隔而理未融也何以上達天德而進於自

然之道哉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為言也

此所謂心亦指意而言即上文之成心也夫性虛

而已矣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也烏有所謂心哉

有心則是以彼合此未免有對雖曰所為皆善謂

之能盡性則未也必也其神乎神者聖而不可知

道之至妙無心之極也大哉盡性之功乎斯其至

矣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

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王象晉卷之二

物指身所接而言道率性之謂也以我視物則我

大而物小以道體物我則我與物皆命於道者也

道不為尤大乎夫道大於物如此故君子之所以

為大人者惟其以身體道大於道而已若夫不能

體道而徒自大其身則驕誇躁妄不免為狂人而

已矣容得為大乎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

區於一物之中爾

窮理則日就於高明如向明而萬象畢照也殉欲

則日流於污下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雖

有所見亦聞乎其不足多矣君子為可不以窮理

為急乎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

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凝冰者歟疑冰

不凝

夏蟲凝冰出糞于冰生於冬而夏蟲不及見故疑

之凝之者疑之也言不知有冰故疑之以為天地

間無此物也張子引之以明釋氏之妄夫天地萬

化如陰陽升降人物化生皆理之所有而世之不

可無者釋氏有見於空而不知天命之未嘗不有

王象晉卷之二

遂以其心法之所謂空者而起滅天地以天地之

化為幻妄一切欲去之而求其所謂空是豈窮理

盡性真有所見者之言哉不過不知而作如夏蟲

疑冰之類耳故釋氏之妄不可不詆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及以六根之微因

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

一身之小弱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

道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

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

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

不能究所從也

此承上章而言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是性也在天地則為流行坎止兼兼者明之用在人則為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皆理之所有而勢之所不能無者釋氏不知此理而以性為空凡吾身之所有者皆以為害道之物而欲屏去之遂因緣天地而以天地之間一切所有者亦為幻妄如吾六根之害道然是以蔽其見於一身之小而夢幻人世溺其志於空虛之大而塵芥六合語大語小流遺失中也是尚為能窮理乎不能窮理而可謂之盡性乎又可謂之無不知乎何也天地無窮而吾身與天地並也塵芥六合是以天地為有形迹之粗而不知其無窮也夢幻人世是以吾身為血肉之軀而不能窮其所從來如天地一般大也

中正篇第八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頽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頽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

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中正者中而止於正也非對舉而言也故下文獨言正居正即所謂中正也言中而止於正足以貫天下之道此君子所以大居正也蓋正者止之則也中而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居安資深可以弘而至於大與聖同歸此中正所以貫天下之道也然則君子其可以不大居正也哉仁以德性淳厚言即所謂中也好學以用功言即所謂大居正也中而不正猶為未中欲仁而不好學其能得所止而至於聖人乎昔頽淵樂正子皆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是以但為善人信人志仁無惡而已不能考聖賢之成法協中正之歸得所止而至於大也頽淵好學不倦守固知明具體聖人可謂弘而大矣所惜者不幸早死獨未至聖人之止耳使假之年頽其不日而孔乎信乎中正足以貫天下之道而君子不可以不大居正也或問得所止之止與聖人之止同乎曰否得所止猶知止而有定之止未至於自然也聖人之止則無所不用其極與文王之安所止同故謂頽子未至聖人之止則可謂頽子未得所止則不可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私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中道即上文之正也對正而言則中為體而正為極專言中道則正在其中矣中道而立猶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言學者知有中道而固守之則如射之有的行之有家有位以弘其德不知中道而務為弘大吾恐窮大而失其居將陷於莊列荒唐悠謬之歸有何實地以崇其德乎無地以崇其德則與世之卑陋自小弱於私欲者同矣昔之能盡此道者其惟顏子乎克己研幾擇中道而固守之必欲求至其極與聖人而同歸也但不幸早死見其進而未見其止此仲尼所以賢之而又深惜之也然則顏子之不仲尼者其天乎未見其止之止與舊說不同舊說對進而言則止為已義張子以止為聖人之極功則止為至善之則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為之像此顏子之嘆乎

博文約禮所以求至乎中正之地致用感通則文已博而禮已約得大中而止之矣此顏子所立草爾之地大中至正之極也未至於此者其視聖人之道能無高堅前後不可為像之嘆乎文必二句語意亦久自然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克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夫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嘆也

中道聖人之道也窮高明極博厚所以求中道而止之學者之率也此三句釋論語仰之彌高四句之義而非其本指然此說亦不可廢學者詳之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成性即成身也蓋性者人之所以為身之理也本自至善但壞於物欲而失之耳然則君子之所以惟日孜孜者豈有他哉亦惟窮理盡性求以不失乎付畀之初而自成其身與性焉耳然成亦未易言也學必至聖而後可以謂之成不然皆行而未

成者耳學者其可以一善自足乎哉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有其大者與大為一也大而未化猶未免於形迹

之粗渾融合一尚未能也鳥能有其大哉不有其

大則其所謂大者亦未能保其必不終忘也學者

鳥可以大為已足而不思求所以至於化哉然化

不可求也在熟之而已故曰崇德而外未之或也

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

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

息可期矣

知德之知即知止之知言人苟知為德必以大中

為極可謂知及之而為知之至矣猶未及乎行也

擇中庸而固執之不變乃其至之之漸乎夫知固

行而至而行又以知為先也何也人惟昏昧淺而

不之知斯放僻邪恥而不知勉耳夫惟知德必以

大中為極而知之既真然後能勉而行之力行之

力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而所謂大中之極者非

苟知之亦允蹈之矣學者毋亦知是務矣乎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

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體正之體即具體聖人之體言人之得於天者苟

天性渾全本體充實而正矣則不假修習冥契天

德冥待於矯而後能弘其用哉其不然者必克已

研幾力行其善矯之而後得中得中而後可大故

致曲於誠者乃是資稟之偏不能正而求正者也

故必矯以變之然後大而能化由是觀之信乎體

正則不待於矯而矯強之功亦求正者之不可廢

者也

極其大而後求未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此所謂中盡精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者而言即前

章所謂化也與學者中道而立矯而得中之中不

同言不極其大則中道不可至不止中道則所謂

大者亦無從尚有諸已矣學者可不先極其大矣

乎極其大即顏子所立卓爾欲從末由之時也聖

修之功於是為至不然何以能求中而止於化哉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

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學至於大則聖人之體段已具凡聖人所為者彼

皆能為之與清和一體之偏固不同矣然而不得

謂之聖者以其猶有勉強之意思在也若聖人則

性與天道合一矣勉之有然則聖與大之分其勉不勉之間而已乎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暴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此通下節當為一章言清和一偏之聖雖與時中之聖不同然既謂之聖則亦所無勉矣何也聖者不思不勉之名也思則猶未能安勉則猶未能有聖云乎哉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過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德性廣大高明存心也問學精微中庸致知也朱子本註以二者交修而互發而張子則以德性廣大高明為主重本之論也學者可偏廢乎哉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心也者無在而無不在者也固不可偏於有亦不可墮於無聖人絕四之外豈遂無所用心哉蓋必有事焉乃其心法也但聖德微妙不可測知耳固不可遂以為無心也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教人皆教也有心為之雖善

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勉有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為未盡况有意於未善邪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此甚言意之不可有也夫君子於天下事無意而為雖至於殺人亦義也一涉於意則雖愛人利物所為皆善亦利而已不得為義也何也惟正已而物正為無意之極若正已而正物雖與知有已而不知有人者不同然未免為出於有意不得為性之由之也夫有意為善且不可况有意於未善邪甚哉意之不可有也由是觀之仲尼絕四始之曰無意云者豈惟成德為然哉微上徹下竭兩端之教不得已而後為至於不得為而止斯智矣夫

不得已而後為為無意也不得為而止止無必也無意無必惟義所在所謂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者也謂之智也宜哉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意必固我莫之為而為者也人而不能無是四者之累則所謂有意為善雖

善亦粗者矣何以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哉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意必固我皆生於己私也循天理而至於一貫焉則已私盡去誠者之事聖人德也何以有是四者之鑿哉夫四者之為心累非必悉有之而後為害也一物存焉亦非誠也君子可不悉去之以求至於直養而無害之地乎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此釋易序卦無妄至大過數句意止畜也順養也

大謂大過也言妄去則誠矣誠則動無非禮而得所止矣得所止則德日進業日新而得所養得所養則死生晝夜視之如一可以進而至於大過矣聖人序卦之意寧無所取爾於其間哉

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君子之於天下也感而後通實理之為也不思而得預養之至也若不待於感而先有應心計度而知而逆詐億不信所謂憧憧往來與謂疑為能明者豈非妄與昏之為哉是故君子之學亦順應而

已矣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豫素定也即先也余氏曰凡事豫則立故欲民之善者必有教以先之欲盡教人之善非知則不能行必精義以研之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則知之既明行之必至然後教無不盡善立斯立動斯和矣所謂豫則立也君子其可以不精義也哉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體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

志學篤志好學也強體強立不反也不惑盡性知天也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文事也物之理也義宜也心之制也經常也率性之謂天下之達道也言博文則外有以裕乎內而義可集集義則萬有以合于一而經可正經正則性盡而百物皆通天下之道孰不一以貫之哉或問經與義之別曰一也自其裁制之謂義自其有常之謂經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從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窮理精義造其理也順理從義履其事也知行合一之謂道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殆而不安天下之理未能實有諸身矣何以資深而出之不窮

習察而見之預定哉謂之曰不知宜矣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知以知此理仁以體此理勇以強此理一也所謂

天下之達德也然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

所以行者仁也所以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

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

知勉行者勇也必如朱子之言而其義始備張子以

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仁為知雖於論語安仁利

仁之說為合然非中庸本指也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正所謂中心安仁之

人也不待賞而勸不待威而懲大賢以上聖人之

德也是豈可以驟責之凡民乎故惟責己為當然若治人教人則因不當以此而望之矣韓子曰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意亦如此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一息之停其行之篤也聖

矣學者之篤行亦必如是然後為至若曰敦篤去

爾是豈可以語之哉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

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志

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

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性者萬物之一源天下之善不善孰非吾身哉是

故君子之於天下也循理而善者與眾共悅之而不

必其在不循理而不善者與眾共改之而不

必其在我善與不善一以天下而不以己焉寧有

責人而忘自責羨人而不反諸其身者哉故曰君

子之於天下達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

之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已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好善惡惡人之情也然徒知好仁而不知惡不仁則察惡未盡雖曰好仁而不能盡其好之之實行而不著習而不察者多矣能不陷於惡而不自知幸數必惡不仁而後有不善未嘗不知不至淪胥

於惡而不自知也雖然二者亦不可偏廢也徒好仁而不知惡不仁則雖有好善之意而無斷制之明何以盡義徒惡不仁而不知好仁則雖有去非之意而無樂善之誠何以盡仁故必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二者其可以偏廢乎哉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朱子蓋兩平釋之而張子意重好學蓋勉人以學之為急也其意亦通好德如好色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

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此承前章惡不仁則不善未嘗不知之意而引夫子論語之言以釋之言必如此而後為好仁惡不仁之至然此不易見也蓋自夫子之時而已然矣况今日乎是故學者不可以不勉成身即成德也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勉而已

孫與遜同釋說命孫志務時勉之意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

著簡即微顯也中庸曰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田至著而入至簡則知不待言而天德之奧我固有之矣其不叛而去也宜哉

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故也繹舊業而知新溫而知也蓋思昔未至而今至察來疊言以釋上二句之義朱子曰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其釋此章之義約而盡矣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充

人學之至也

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所謂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者蓋如此如是而為學堯舜夫子之聖亦不過此故曰學至於不充人學之至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聞疑而後言聞殆而後行者中人之德也有聞而

即行未必無疑殆者好學之徒也見善而識之而未果於行者雖非中人好學之比猶愈於不知者耳若夫不知其理而妄作民斯為下矣雜釋論語之意而言人品之不同有如此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余氏曰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名雖曰問之然實有以啓而告之也私淑艾以教人形雖非親受業然實吾恩澤之所及也故皆以為隱而未見之仁蓋非顯然可見者故曰隱而未見

為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

釋論語為山平地之義而借惜顏子與互鄉者以發明之斷章取義也

學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為人則好名務博故失之多好高則以博文為不屑故失之寡不察則忽畧而不精故失之易苦難則疑畏而不修故失之止學者誠能切己近思精一自信吾知其免矣夫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歡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人之所以為學者以其有禮義也學者而不務禮義雖學亦奚以為與下民一致言猶不學也

以心求道正猶以已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為不思而得也

知人知其欲也立謂植其生自遂其欲也心外無道道外無心心與道一道斯為我有矣若以心而求道是二之也終未能合而為一也正猶以已知知之雖至要不能以必遂其欲孰與彼之自立

為無求而自足哉然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
思亦未有不先於求而遽能與之為一者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為
無失

考察也迹合也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其不為不善
率是心焉耳非有所畏也若徒求其形迹之合以
冀免於罪戾而不為是特畏罪之人耳非真有
見而不為也烏能保其久而不變哉表記曰考者
以為無失夫考察乎道而僅以求無失焉其得於
道也亦淺矣以是為道以是守法曾何得於道與

法哉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
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性與道非二物也儒
者窮理以盡性故性盡而道即在其中浮屠不知窮
理而自謂知性非惟無得於道而所謂性者亦空
矣何以推而行之以循天下之大道哉其說不可
推而行言不足以致用也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置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
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從義誠能從義

天下之道然問者隨才各足其盡與否則存乎人
聖人亦安能使之盡如吾心哉是故學者不可不
自勉以為受教之地也

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
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
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
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
之是誣也

引樂記以釋論語至學之難易以用工言人之美
惡以資果言繼謂繼聖人之事陳氏曰至學至於

學也鈍者至之難敏者至之易質美者向道不美
者叛道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
知德故能教人使人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人指資稟而言德則其見於行之謂也德有勤怠
而人有美惡教人者必先有以知之而後可以應
其求不然不足以為人師矣盡此道者其惟仲尼
乎問同答異以此而已矣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
其性聖人乎

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

此全與中庸本指不同今姑依此解之不貳誠也
致曲不貳者指其一偏而推之以至於誠也曲而
有誠則雖一偏之善亦有定體而可名矣既有定
體則節文生焉誠中形外有不可離者矣既有節
文豈徒止於一曲而已乎一理徹而萬理融私意
不容餘善亦可兼照所謂明也明能兼照則將知
我之偏覺彼之義從而從之失職而至於從義則
體用成備故德自能通變與時從違而無適無莫
也德能通變則善應不窮圓神而無滯矣夫是之
謂能化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
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響

有不知則有知者因不知而求知多學而識之也
無不知則無知者不求其知而自無不知神而明
之也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為而受命如
響者非有不知則有知之驗乎

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
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此不常連上文言聖人之心萬理咸備故一言盡

聖功作聖之功也言蒙而必養之以正乃作聖之
功始於此不可以為小而忽之也張子以為教人
者之功恐非易指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
有知

寂然不動者聖人之體也感而遂通者聖人之神
也聖人何嘗有知哉張子以鐘聲喻之可謂至親
切矣

有知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
求者為勸後教之也

竹孟子而非其本指孟子以時雨之化為教人之
妙而此以不待彼有求者為而後教為言失之矣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藏

志常繼言易入俱自受教者而言言學者能繼人
之志則不待多為譬說而理自喻矣吾之言易入
則不待顯大其言而善自明矣什學記之意而不
盡用其旨

什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
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凡學二句見學記謂有官者以下張子釋之也天倫

猶言大槩大端也事者其所主也事而教之如典禮則教之禮典樂則教之樂是也志則不着一事以教之大端而言如窮理盡性格物致知之屬也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物法制禁令也意發動所由也志心之所志也遜順也言道以德者躬行以率之而默運於法外使自化而已矣然必以豫為貴苟俟其已發而後禁之亦無及矣必先其意之未發而委曲以迎其志可也蓋志則未有所着而無不善意則已有所

動而不純乎天矣是故先其意者所以防其未萌之欲遜其志者所以順其本然之天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直措諸枉

徒能愛人而不能正人則有所及有所不及而仁之道猶未盡也必也能使不仁者仁斯則合天下而成仁而仁之施敦厚而不遺矣學者可徒知愛而不知所以教矣哉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已而

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責人當作望人術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為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性者萬物之一源大人盡性故能以天下為度而通天下為一身也孟子教人以下即其事以實之

子而乎化之眾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子愛民如子也眾好者眾人之中而克全其美德者也言君子於凡民也愛之如子而盡誠以乎化之於眾人之化於善而好者又明揚輔翼之而使之不怠於所往如羽族之克遂其飛焉則善者有所勸而不善者有所感吾道之行也可冀乎夫子曰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張子之言蓋本諸此

新刊正蒙解卷之二終

新刊正蒙解卷之三

至當篇第九

齊魯劉德英
安江譚大初校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
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至當者動無非禮也百順者彼往皆利也然至當

與百順非判然不相離也德以為福之基而福實

德之所致君子惟患無其德耳苟有德焉焉性而

不得百順哉是故君子樂得其道以能自求多福

也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

之善配其德

自其共由之謂道自其由之而有得之謂德是道

即德也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言其合一而無間

也與易指不同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

之也

厚而且化止己而正人也淵泉時出因時而制用

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大德一句見論語大者器以下張子什之也言語

稱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者何也言人於德
之大者盡性至命而克全其天如器之有成焉則
性立天下之有而小德之由大德中出者隨其所
應無非至理又焉可以器而限之哉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行道有得之謂德性者理也質者氣也性一而已

而氣質之稟不能皆齊宜若有可為有不可為者

矣然德者得也吾所同得之理人苟能勉強行道

孜孜不息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而何質之

不者人之憂故曰凡有性質而可有為者也言有

性質而名曰人者皆可求而得之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過事之遇也不有即是不凝滯於心與有所忿懣

之有字同義知之細猶言察之精也言易謂日新

之謂盛德者何也人惟凝滯於物而察理不精是

以德亦日晦而不盛矣苟事至能應過而即消使

心常存而不死則察理精詳纖惡必盡而日新無

窮矣豈不足以為盛德哉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

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

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無我而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而後能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張子反而言之竊恐未盡又曰天地合德聖人事也浩然不害大賢以上皆能之張子以是明合德之義亦非也屈伸倚伏與時偕行天地同流也日用云為無所偏倚酬酢不倚也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意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

禮器禮運皆禮記篇名利順也即禮運所謂禮之至也達通也即所謂運也成成也即器之義也用無不利上疑缺禮運則三字余氏曰禮器之中皆言脩身謹禮之事故曰藏諸身言未及於效也禮運之中兼言移風俗和天人之效故曰用無不利禮運云者以下又申解其命名之義言何以名之曰禮運也運者運用周流之妙也脩身謹禮而馨香上達感動天地至於天下大順四靈畢至則是運用周流無所限隔此禮運一篇之意也故曰禮運何以名之曰禮器也器者言學者養成德性之美如器之有成也人能循禮則私欲不行而天德完

備如器之各適於用不至於缺壞焉此禮器一篇之意也故曰禮器成者藏諸其身體也達者用無不利用也體信而後達順故以達與成爲體與用之道

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表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其非禮中也于其謂大德不踰而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備

禮器中言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稱次之大小厚薄又質高下隨時變遷不拘形迹故曰不泥於小者其非禮之禮非表之義皆以泥於一定而不

知隨時之宜故爾夫苟不泥於小又安有是二者之弊哉大者器以下又申解上文之意

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者歟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爾

禮器以成德言禮運以大業言脩性而非小成二句釋上文大與化矣之意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王者溫潤而栗也人必剛柔人德氣質中和然後

可以比德於玉不然身且不能脩矣而何以乎天下乎此當自為一章與下文不相蒙

脩己以安人脩己而不安人不安乎妻子况可憐於天下

愧許氣切至也性者萬物之一端人之修己必能安人而後為至荷脩己而不能及人則其所謂脩者亦粗焉耳雖妻子且不能化况可至於天下哉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盛猶至也極也正己而不求於人則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矣孟子所謂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者矣不

願乎外之道就有加於是哉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眾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本以心言方以用言夫仁道本於心故推己及人則心可盡而仁不遠所以謂為仁之方言由是而可以至仁也若語其至必有聖人之才然後能盡其量德可博而濟不窮也此豈易能哉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君子制行以立教當隨人質性高下而教之不可一槩以己之所能者病人而律之也蓋以人治人

然後不自者有所恥而及而賢者亦得以盡其才不然民將有所畏而不敢為矣豈所以同乎人哉此釋表記之意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君子之於人也不必其同不必其是反諸身則已矣若唯物之殉而不求諸其心是率已而從人矣又烏得真是真同之所在乎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其盛於感人心

天下之道感應而已矣然惟聖人能通天下之志然後能存神過化無思不服感乎人而人無不懷也然則和平天下之道術豈多乎哉亦曰感人心而已矣

道遠人則不仁

仁者人也為道而遠人則失其仁矣故為不仁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天地易簡之道誠而已矣誠則明明則知所先務故易簡理得則知幾而於天下之理知之無不明

知幾則經正而於人倫之尤切於身者處之無不當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而不變其所行所謂本立而道生天下之道皆源於此者矣然則利用安身之要孰有先於正經者哉天下達道三句示人以經之所在也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性天經之性與堯舜性也之性字同言人於天經也而能處之盡其道若性之然則仁義之道皆自此出有不可行哉故曰以下引易以明之見五倫

為禮義之本也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

余氏曰此明體用相須其發之也仁仁用也發而外者也然由性而發是外之仁實通極於性者也故外而仁則有以致養其內而靜益安固用一體也其裁之也義義體也存於內者也然由此而知之既明必能致而行之是內之義又所以致行於外者也故內而既義則能盡外之文而動以變化體一用也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仁也四德故曰體之常義則仁之感物而動者故曰仁之動然仁義之道相須而偏勝則各有弊故過於義則斷割之心多而或殘忍故傷仁過於仁則慈愛之心多而或不當故害義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二月不違仁三月之後猶易方也然則立不易方豈思勉所能勉哉安仁者事也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彼常愛也

釋易大傳安土敦仁故能愛之意

大海無鷗因鷗者有潤至仁無思因不足者有思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樂天以下中至仁者所以無思之意言至仁則樂天安土不累於物所謂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

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者何思之有不累於物猶言與物無求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則親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安不能有其身則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

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達與體信達順之達字同言德能愛人則愛人者人恒愛之而後能保其身能保其身則富貴福澤終身無危矣必擇地而安乎不擇地而安則德之所感召者大矣若大而至於達天則所謂天地位而萬物育與聖人者同性盡而身成矣達之道其至矣乎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分不怨不尤而屬上達下達非孔子本意學者之詳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

知來物即物變而研之窮理也通晝夜合天人

而一之盡性也窮理故能用盡性故能樂天或

問曷為來物曰來物猶言來也天下之變紛紜

旁午交發豈可執非來物哉有以知之則當幾而

決而天一無難處之事矣余氏以來物為吉凶恐

非張子之意

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

爾

成之於天即成其德也聖人與天為一不私其身乾乾自強所以希聖而未與天合君子之學也

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詢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為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天地無物不容聖人猶天也何嘗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哉凡與人爭能以能病人者皆生於能之不足也學者可不思慮其極而徒以爭能病人為哉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清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達諸天與天為一也清諸物雜於物欲也釋中庸我而非不相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天之聰明性也天之所以生人而人之所均得於

天者也孰不有之哉但聖人則能體其全且盡者

耳故人能有為是亦聖人而已矣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殉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去物絕之也容物之反殉物殉其欲而不為之節也愛物之流天之道然言天道之當然也余氏曰

天之道兼收並蓄而且物與無妄未嘗有惡是以直養萬物也然則物之有欲而流於惡逆天者也故大人之代天理物者必兼容之而不絕雖愛養之而不殉全其生防其偽曲成之而不害其直斯為承天而盡道矣此其所以為天之道也不害其直正是曲成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清為異物和為徇物
清者與物異和者與物同此清和之辨也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大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為道也遠矣

天地之道久大而已矣不過不流則能履道之中擴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可久可夫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不然則是偏曲之見而昧三極大中之矩其違道不亦遠乎知運以知言真一以仁言

久者一之絕大者兼之富
惟一故久惟富故大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大則直不絞方不剝故不習而無不利
大則之大猶大人之大學而至於大則不絞不剝與聖者同故不習無不利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

易簡誠也知險阻明也易簡理得而天下無餘道矣何也易簡則能悅諸心而無人不得知險阻則能研諸慮而過變能通其一以貫天下之道宜矣

或問險阻之別曰不平之謂險有間之謂阻知幾為能以屈為伸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

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此不當連上文君子無所爭正是以屈為伸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

至虛則無所不伸釋上二句意
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

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精義入神知幾也交伸於不爭之地無爭也易曰

知幾其神乎知幾之至可以如神而於無爭何有

釋論語之意而非其本指
天下何患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天地之間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屈伸之變盡之矣
易謂君子何思何慮者豈有他道乎哉明乎屈伸
之變而已矣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以柔取勝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此非知幾
於勝負之外而明屈伸之神者其孰能之或問屈
伸之變與屈伸之神何以異曰神者不測之名變
者神化之迹神則變矣變則神矣非二物也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

敬則心有所主故能立能立則居安資深斯有為

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

禮者敬而已矣無敬則禮無所載其如禮何哉言
雖欲行之而禮亦不為之用也

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恭敬不慢也樽節檢制也退讓致謙也知斯三者
以明禮則品節詳明德性堅定而私欲不留矣故
為仁之至仁至則自無不愛故又為愛道之極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熊氏曰明謂明禮也人必以禮而信率道必以禮
而弘大教必以禮而成就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禮以直為體以和樂為用故內無私曲則心體清
潔而有以為定禮之本外能和樂則動無乖戾而
有以善行禮之則和者自然之謂樂則行之熟也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徒義必精此君子所
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幾不可緩審時也徒義必精遷善也立多凶多懼
句至趨時云者末以知幾而徒義也此什乾九三
文言之義而非其本指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
物前定而不疚

釋易艮卦彖辭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之意義
極者精義而至其神也時物猶言時與事也夫動
靜不失其時則精義而至於極矣精義而至於極
則隨其所處前定而不疚矣學者可不以精義為
功乎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
業之有

天下之動皆不得已而為也使無吉凶利害聖人
亦與天下安之而已矣人謀大業莫用焉故曰聖

人有心而無為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何思何慮猶言不必思慮也與易指不同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高而明者天也人之崇知而效於天焉無幽不照

無高不及則亦天而已矣豈非形而上者乎然所

謂知崇效天者豈易言哉通晝夜而知斯至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

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不以禮性之不以禮成性也蔡氏曰人能通晝夜

陰陽之變知則崇矣所以效天也又能守品節事

物之禮性斯成焉所以法地也知禮相資而成其

性道義之所從出猶天地位而易之理行乎兩

間也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

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

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知德之難言非真有是德者不能故曰知之至也

闡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與王之通
非有述於人者也

制法與王制為禮法以興起王業也不及上古者

有意而無法也不及文武者監二代而損益之非

作也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

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

舜臣德故不敢不度其始

未厭之君其惡未肆而民尚安之也余氏曰堯君

德則位高分定而天下之心素服其惡弗肆其罪

未彰而民未厭也故得以厚吾終而容之舜初承

堯命而為臣四臣素大家且非君子也一旦側陋

如舜者起而處其上其心不服由是而比周以肆

其惡固民之所厭也舜當始政而更容之其何以

肅百僚而正朝廷乎其為國家之累大矣故不敢

不敬其始而去之

稽來舍已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

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或不諫亦入文王也

此言聖人無不用人之善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生生物也類倫類也別分皆明辨之意此何見書後序正言者故以之辨明庶物察人倫

象憂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為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

好問好察適言隱惡揚善與人為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為不辜均矣舜不違警曉之意順也湯武取桀紂而誅之逆也

二者所處雖有順逆之不同其不幸而遇是君是父則均也

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

湯放桀有歎德而不敢放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已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討罪者中也有慚德者難也雖有慚德而不敢不為執中之難也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疑周公上有坐以待旦四字于與迂同曲也言委曲其身以求道也與文王世子之解不同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敵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拚惟帝擇而命之已不敢不聽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素禁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虞芮質厥成見詩大雅緝之篇瓊生朱子以為未詳而此以文王之生言之恐非通論虞虞猶言恋

人也四友之臣即下文既得先後奔走禦侮四等

以祀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蓋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祀高大堅實之木除文王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除紂厚下以防中潰釋以祀包瓜句人謀

與天命對言文王之事紂也唯修德於下以防其潰蓋吾人事之所當為者耳至於得天下與否則

聽天所命文王何容心哉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與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釋詩大雅上天之載四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言欲神明天道在求之人與易指不同

不以聲色為政不革命為有中國嘿順帝則而天下
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黃氏瑞節曰張子用詩語而以不革為不革命未
詳是否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
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眾脩己安百
姓克痒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不可窮者願欲也所當自盡者才也聖人亦惟盡
其所當盡者而已願欲之遂否不能必也君子之
道四以下申聖人不能盡其願欲之意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
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馭法者非其人法猶在也盡壞其法則人亡而政
與俱矣齊魯所以之道有難易者如此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為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
於仲尼非天命邪

孟子之謂命以資稟言張子之謂命以氣運言微
有不同學者詳之

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
矣

爰居海鳥文仲以為神故祀之事見國語余氏曰
祀爰居之義句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爰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
樂不興僑之病與

雜衆夫子稱子產之言而斷之言夫子稱子產為
衆人之母以其專於愛也又謂其使民也義既謂

之使民也義則似亦能教矣又謂其能食而不能
使何也蓋子產之政不專於寬故曰不害其為民

義雖曰使民義然不能以先王之道訓其民故曰
不害其不能教夫能教則風移俗易而禮樂可興

矣然則夫子謂其能食而不能教者夫亦以禮樂
之事望之乎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
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

獻子之所賤矣
顯史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
魯臣乃吾事社稷神也

三十篇第十

此篇多釋論語而不盡用其意取數條近似者而解之餘不盡及也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器者物也以禮為物而執持之言不出乎禮也精義致用時措之宜用乎禮而不器於禮矣至天之命道自我出矣不曰至而曰知致謙也六十之聲入心通七十之不思不勉由至命而熟之非至命

之外別有一段工夫也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教其德進之盛者與化變化也哉變成也即變化之義化而知教言化而自知其為化也常人行不著習不察故雖或日有所益而不知神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化而知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窮理盡性則人物之性亦盡矣人物之性盡則與

天地參而意必之無不足言矣張子拈之以釋知命耳順不踰矩似非通論又曰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老非所以論聖人也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故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養也久矣

夢者思之感也夢見周公志欲行周公之道也其不夢者老而知道之不行故無是心而亦無是夢也張子以為欲不踰矩又以為不願乎外與老而安死皆非所以論孔子也

困而不知變者為下矣不待困而論者之常也困之進人德德辨為感達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

者存所感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辨困於外無如孔子必孔子之聖而學於困則其家難正志聖德

困窮必有除所不致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知感也

困窮而行不遂也與論語困而不學之困不同處困窮而不知變者死民也不待困窮而自除者賢者是也賢者固不待困窮而自除然有困亦未嘗非賢者之資故又言孔子下學於困見自凡民以至聖人未有不由困而成者與孟子舜發於畝畝

之意意同

立斯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

從欲風動見虞書舜之化孔子之德一而已矣

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意寐不忘為東周

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損益可知言其生於周故從周禮使其繼周而

立則垂統亦必如周之監二代而損益之

於已成之迹觀之答為邦之問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在

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

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備子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

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

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

為所謂不願事其外也

禮樂有天然之中可備則備不可備則不備非吾

可取必者也先進後進豈能私有所增減於其間

哉張子之言失其義矣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此釋吾不試故藝之意亦非本指

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

文章知其已矣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

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逾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夫子自衛反魯以下說甚善篇首三句似非本指再詳之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清趨進翼如此翼如左沒階趨進翼如此翼如右而無所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自曰賓不顧而去矣紆君敬也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舒也

如揖如授上加一堂字不知何據

冉子請粟與原思為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胗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為已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為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不遇於中國庶遇於夷狄非聖人之意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為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蓋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後行故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己者不報貳之於後也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脩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為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

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為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

而貧且賤

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為有是也

雜引論語以明己意與本指不同

仲由樂善故車馬糝裘喜與賢者共敵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仲由樂善則內重外輕故車馬糝裘喜與賢者共敵顏子樂進則不自假滿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則因物付物如天地之化工故老安少懷朋

友信合內外而成仁合內外而成仁猶言無人已之間也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文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片言折獄子路所能也禮樂文章其所未備者也因其能而稱之因其未備而勉之聖人之善造人也如此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潛進德也見修業也顏孟一道易地則皆能為之

犁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駢且角縱不為大祀所取次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非論語本意大祀不取小祀取之說亦未必然

有德者必有言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為無也余氏曰有所當有無所當無為能

行脩言道則當為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徃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行能修而言有道自當為人所取法豈待徇物強

施以引取乎人哉故徃教妄說乎人皆引取人之弊也徃教妄說見曲禮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經經信其小者辭取意達則止多則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

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

皆挈之他皆放此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

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德主天下之善博而求之於萬殊也善原天下之一約而反之於一本也是至一者善莫大者德也故以善為治見王心之一焉以德為言見王言之大焉

言有教動有法畫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氣之出入為息日之開闔為瞬言有教動有法無事而非學也畫有為宵有得無時而非學也瞬有存息有養無一忽而非學也

君子於民導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大望厚望也道民以言二句見禮記緇衣夫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君子於民勸於善而禁其

不為非斯已矣豈敢以已之能者病人而必欲其同歸於至善哉

無徵而言取不信落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便僻是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

樂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

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戒嚴也退讓收斂意非人所樂易至於離故進之而始無不及進勉也不足故不敢不勉也盈滿也克暢發越意人所樂越易至於流故反之而後始無大過反收斂向裏也有餘故不敢不盡也

騷樂侈靡宴樂宴安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嚶然以達於性與天道

卜龜筮也響應也易繫辭曰將有為也將有言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夫久之言一形而卜

即應之如響蓋由吾之誠感之也以是知弊固之私心不能默然以達於性與天道之所寓也達者感通之也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膚受膚受之也言人於詐拒之而不受斯已矣夫苟受之則未有不見於行者蓋詐之受猶陽而其

行猶陰也陽唱之陰必和之象生而法效一自然之理耳孰能絕之於已受之後而不行哉是故君子重夫剛者剛則立心果決見道分明而不信之言不足以惑之矣或問法象之別曰始出而未有

言不足以惑之矣或問法象之別曰始出而未有

所形之謂象已成而詳審可見之謂法

歸罪為尤罪已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
家無怨已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
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
也

畜訓聚與孟子解不同聚百順猶孟子所謂集義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志心之所之也意發動所由也事父母者當先其
意之未發與心之所之而承之斯可得其心而不
違其志不然其不得罪於父母者鮮矣人之教人
亦猶是也不知志意之辨則有善而不知預為之
長有惡而不知預為之救何以能教人使入德哉
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此之謂也

藝者日為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余氏曰分藝猶言程限不有不存者心不為彼所
累也若志專在此切切偏好而不舍反為吾性之
累矣如明道以謝上蔡成誦史文為玩物喪志是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在

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輕遷皆懷居也
老而不死是為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
者皆賊生之道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徒義

不僭不賊其不忮不求之謂平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
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克之不可勝川

粗之而無穿窬精而非有而不取微之而惻隱大
之而如天皆自吾一念克之耳擴克之時義大哉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
吝之弊斯得之矣

罪已則無尤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志榮利為樂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邪
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
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
也執不得反亦理也

克已行法為賢樂已可法為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

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過而無嫌
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人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
免害於禍辱此為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
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為異故曰述
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克己行法克去己私以道為天理當然之法而行
之也樂已可法樂天知命無事於法而其行自足
為天下法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
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張子之言非其本意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踰殿之意與表記所

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相表裏
巧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
能者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調木心正而脉理皆直制作如法也服不蹄鬻易
控馭也慤忠信不欺凡事有執也不然雖勁與良
而多知能亦奚用哉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
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
是也王弼謂命曰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命律者呂即邵子皇極經世書天之用聲一百十
一所以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者也谷神之應
豈有如是聲音之變哉王弼之謂見易例各今其
音亡矣

行前定而不改光明也大人虎變何疚之有
言從作義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為政難
患民難喻

有司篇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
之未得賢才而後舉之

綱紀賴有司而立故有司為政之綱紀始為政者
言君子為政之始未暇論賢舉能必先考察功罪
旌別淑慝正其已在位之有司然後舉賢才而信
用之釋論語先有司之義而非本指

為政不以德入未附且勞
德者為政之本以簡禦煩之道也為政而不以德
不惟人不親附而已亦勞苦人與已胥失矣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
欲則民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
不欲子必不竊故為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

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不欲不貪欲也張子以不欲為不欲之物非論語本意

為政必身倡之且不要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不愛其勞即益之以不倦意似重出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若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

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適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

天下之利言有利於天下也夫報何以有利於天下也以其率德而致善有善之報不善有不善之

報循天理之當然而已無所與焉爾也夫善有善

報則善者有所勸而益勵其前功不善有不善之

報則不善者有所沮而不敢於為惡報行而善不

善俱益矣不曰天下之利而何哉

小人私己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世亂則報不勝德小人得以肆其奸故小人利於不治世治則報必稱德天下皆得蒙其福君子故利於治君子小人趨向不同如此豈有他哉公私之閒而已矣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理氣合一之謂道有而不涉於迹無而不淪於虛

者也易語性與天道之蘊不過曰一陰一陽陰陽不測通乎晝夜而已曷嘗言有無哉諸子不知此

理妄以已見之小因緣天道遂以氣為有而道為無抑理氣而為二甚矣其陋也陋言其見之卑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暗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解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為貴

隱幽妙也情偽亂也不可惡言必當理有條理而

可尋也易以實見語實理故其言平正而可觀
于以虛見測實理故其言馳騁而可厭

物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
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大小
及繫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一本大作又無其爻二字

余氏曰撰具也德以善言雖爻以下正見其撰德
於卦之意言撰德於卦豈獨卦辭為然哉雖爻有

大小而卦辭皆必論之以君子之義然則卦之撰
德也備矣陰爻為小陽爻為大

易本義卷之三

三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
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
不有乾坤之道

一物謂太極兩體謂陰陽剛柔仁義三才兩之莫
不有乾坤之道言三才之體皆陰陽二氣之為而

二氣之中又莫非一理之運也一理謂太極即乾
坤之道也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
則無以見易

易之道陰陽剛柔仁義而已矣陰陽剛柔仁義之

本乾坤而已矣故乾坤毀則陰陽剛柔仁義之本
廢陰陽剛柔仁義之本廢而物幾乎息矣矣以趨
時應變哉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
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盡利而動之利即故者以利為本之利陰陽剛柔
仁義性命之理利也順其理而動盡利也

陽徧體眾陰眾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
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

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為陰卦皆一
陰二陽陽為君陰為民故繫辭以陽一君而二民

為君子之道以眾陰宗一陽也陰二君一民為小
人之道以一民事二君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曰羸不足而
生亦兩而已

繫辭傳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
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故曰

易之四象余氏曰吉凶悔吝以辭言變化剛柔以
變言言四象各有兩反復相因皆似一物也故

又特者其由羸生吝因不足生悔亦兩而已蓋悔
自凶而生吉吝者自吉而向凶吉者大獲為羸凶者
破敗為不足然則陰陽之理何所不體而天下何
物不有兩哉

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
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為孰能與於
此

尚法也兩軒張氏曰損其所之者易之辭也以言
者尚之言無不當象化而裁之者易之變也以動
者尚之動無不時象其物者易之象也制器者

尚之則可以畫制物之智極知來者易之占也卜
筮者尚之則可以窮先知之神愚按四者以下又
辭變象占而言言是四者皆神之為故君子尚
之則動固不利如此

勿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
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
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
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余氏曰至精辭之精審無所不具也深理之玄微
無所不包也詞足以待天下之問則其理足以通

天下之志矣二意不甚相遠變者之變也分二
樹一揲四歸奇為一變通變總三揲兩手之策也
極究察也數七八九六也繫辭曰通其變遂成天
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易之文謂陰陽老
少之畫非通變則陰陽老少之文不成何以成物
天下之象謂卦爻動靜之象非極數則卦爻動靜
之象不明何以制器無文象以成物制器則是其
幾之不辨不足以成務矣成務即成物愚按非周
知以下通上文而言通天下之故即是待問通志
成務不疾二句承上文其神不能句言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著龜
之用也

釋易顯道神德行二句示人吉凶知來藏往者著
龜之為故曰語著龜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
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為之
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危懼平安易慢傾履也萬化即德行也鬼謀吉凶
也言易曰顯道者何也言危懼則得平安慢易則
必傾覆蓋能危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易辭所顯

此道而已曰神德行者何也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而萬化之感自然能冥會無遺而莫知其所以為之者不亦神乎又曰可與酬酢可與佑神者何也言人以車山叩之其應如響故可以之應對千人鬼神主吉凶以示人而不能使之趨避而易能曲盡以示人故可以佑助鬼神之所不及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余氏以弭字解藏故字解所往言人之舊所習行者不知患而妄為易則能明其患以示人而消弭之故曰藏往與易本指不同

王象之解卷之三

甲

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易也者示人以趨吉避凶之道也吉凶有兆惟易先知君子法之而有道術以通其變或勿用以遠患或居貞以即吉則無往弗利矣其所以措之於民者不亦遠乎遠與人無遠慮之遠字同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經解曰潔靜精微易教也故易之失賊其為人也潔靜精微而不賊深於易者也蓋易之道本潔靜精微者也君子之學易也苟能潔已潛思亦如易

之潔靜精微是固易之教也然或深求隱僻過於高遠則空虛無據使人迷於趨避之方而失之賊矣故必潔靜精微而不累於迹知足而無過求焉其於易也深乎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釋乾四德之義而不盡用其指學者詳之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迎之不見其始隨之不見其終始固為終而終復

王象之解卷之三

甲

生始元亨利貞循環不窮而古今天下無一物能離之者也故推本而言當父母乎萬物言乾四德於萬物猶父母之生子也

彖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釋文言元者善之長也四句之義最為親切然其辭指明白不煩訓詁學者宜潛心焉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且

貞也

擬議謂模寫天地乾德謂乾卦之理也太和以道言利自當其可也不失太和之道即當其可而得其正矣言乾之六爻擬議天地而模寫之性命之理得焉故其德旁通曲盡而無所不具不失太和而各得正也釋彖傳乾道變化至乃利貞數句之義而非本指

顏氏未能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以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正中以聖德之極言與易本指不同止即龍德正

中也釋乾卦九二文言之義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以位書為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九三爻辭曰厲無咎故曰危四曰或躍故曰疑或之者疑之也過中重剛特位之不善也豈庸言庸行之所能濟哉雖以大人之德之盛者亦必將有不安外趨變化行不失時內正性命心不失守大

有作為以自救焉故其危疑不遂難於自見其德者乃其時之不得不如此道之當然也在九五以其人品言則為大人而化矣以其配天言則合天德而能位之久以其性言則能成其性而至於聖矣其實三句只是一意亢龍上九之象也此特以其位畫之窮極而言其象耳若聖人則處時之極而能通之不失其正者也何亢之有什三四爻辭非易本指余說甚善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為其大大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于夫不可階而升者也

聖人用中有大之極是以不勉為而自中且大也大人則不免於勉而為矣其視聖人自然之地矣嘗不相及邪所謂以下正言其不可及也其實聖人之事大人皆可為其不同者直不若彼之自然耳而以爲絕塵而奔不可階而升似形容大過學者詳之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位乎天德大人造也皆乾文言之辭位居也此辭非易本指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施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慮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乾之六爻先儒以為皆聖人之事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乃造德之極而小物不違聖人之極功也張子乃謂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限於非

禮之禮非義之義曾大人之所不為而謂聖人○為之乎且以顏子乾乾進德之事發明此文亦非本指

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大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君子以聖人言精義以知言時措以行言精義時措即所謂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

唯精義時措故能合天地太和之道健利且貞而聖德成矣然非精義以為之先孰能時措之不悖如此乎大明終始六位時成精義也猶孟子所謂始條理也時乘六龍至乃利貞時措也猶孟子所謂終條理也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為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此二條皆釋文言見龍在田時舍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之意故併解之言九二宜居天位矣而為時捨故止曰在田九五以天德而居天位矣而富貴不足以名之故不曰君而曰在天見富貴不與於所性而九二之在田無異於九五之在天也張子此章非易本指而實得聖人之心學者玩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為己而

已未暇及人者也

余氏曰心無偏係隨感而見是謂求志言惟求其志之合乎道而已無所求於在外之富貴也故得見如二則化及上下未見如初即為已而獨善

成德為行德成自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日見乎外則不疑所行也使不能自信而不疑所行則德猶未成也心下果敢以不定之見而自試乎什文言成德為行二句之義而非太指

乾九三脩辭立訟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

非為邪也終其義也

繼日待旦終日乾乾之意也陽如龍陰二而闢猶

淵之陷也下忘於躍審之而不遽進也為臣能審

於進而不遽則其進非貪位乃終其義也何咎之

有終猶止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

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此天地之道聖人極盛之德

也非大賢以下思勉之所能及故曰其險其阻不

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險以除道之峻絕阻以

道之難至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積大勢成地道之極盛也即中庸所謂一撮土之多極其廣厚之意

乾至健無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無體者變他流行無定體也不煩者順天化生無所為也乾至健無體故感速而易知坤至順不煩故施普而簡能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余氏曰陽先陰後其常分也坤陰也先則越其常

分非所能辨也故迷而失道失道者行不中事機

也居其後而聽順乎陽則唱之者陽也我得所恃

以為安矣故為得其常而有利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

說潤勝乎健不墮乎勞終始乎止

即帝出乎震以下八句卦之用也潤勝陰勝也陰

陽和薄而陰盛陽微陽為陰勝也不曰陰勝而曰

潤勝陰主濕濕主潤也不墮不盡也萬物歸根復

命而生生之意終不可息所謂碩果不食將有復

生之理故曰不匪

健動階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程子曰凡陽在下者動之象在中者階之象在上

者止之象陰在下者入之象在中者麗之象在上

者說之象釋說卦乾健也一章之意

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

順也

為白所遇而從也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也入

也於人為寡髮廣顙蹠人之象也

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

王象傳未之三

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槁附且躁也

艮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或寡也或一本作且字

兌為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上柔

者必折也

坤為文象色也為眾容載廣也

乾為大赤其正色也為冰健極而寒甚也

震為旌葦為蒼筤竹為萑皆著鮮也

一階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

釋坎離二卦之義坎階也陽階於陰而不得出也

離麗也陰麗於陽而不能去也

艮一陽為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

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陽上陰下當居之位也著則明者言陽著於上故

光明也蓋陽本光明而為陰所階則不得遂其明

矣艮則陽主於二陰之上而不為陰所蔽故易言

光明者多艮之象者以此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

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

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王象傳未之三

釋六二爻辭○介於石不終日貞吉言九四陽也

居大臣之位而天下由之以豫者勢位薰灼足以

動人故人多累焉惟二以陰居陰柔順而在中安

分自足無求於人故不為四所累見幾而決不俟

終日二其賢矣哉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

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坎陽階陰中而有險之象苟處險而心亨不疑則

雖難必濟而往有功矣有功即有尚也

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

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釋中孚悅而巽孚乃化邦之義上巽下兌為中孚
上巽順也下兌悅也上順理以施於下下心悅以
承乎上上下下相得而感化之道存乎其中矣所謂
孚乃化邦者如此蓋孚者以下又釋孚字之義六
書正偽曰孚卯孚也从爪从字鳥之字卯皆如其
期从爪反覆其卯會文因義借為孚信字矣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無妄
朱子曰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
物物而與之無妄也張子以雷動不妄則物亦不
妄為物與無妄非易本指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為卦言反又言復終
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
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反背而去之之謂往也靜也終也覆來也動也始
也終則有始以下又申俯所以反覆之意余氏曰
終始循環混混流行而無窮比天地自然之化也
人則指其化而裁制之耳靜而深微萬化無形乃
其反也動而有幾萬化萌焉乃其復也動靜相因
固未有終而不始反而不覆者故復卦辭曰反復
其道又曰出入無疾然則聖人之言其有不因天

地而養為之說者或出即復也入即反也與易指
不問

益長養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人性之中為理皆備因其固有之理而增長克益
之所謂長裕不設也其益寧有方乎若矯揉造作
奪其所固有而附益其所本無則非徒無益而反
害之矣鳥能有益於得食求食者所宜深戒也
井深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傳作易者之嘆與
深深也君子不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苟準
身雖輕也非是學博涉宜為天爵用矣乃反下逮

如井之深而不食焉則當隨時暫舍以自安苟使
勉強而求合焉豈惟自屈惻然抑且不能信也亦
何利而強施為哉此張子釋九三爻辭以為作易
者之嘆也

闔戶靜密也闔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
也

天地之化動靜而已闔戶之謂坤靜而慎密也陰
也闔戶之謂乾動而畢達也陽也其在於人寤則
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也猶乾之闔戶而畢達
於動也不言夢者省文也抑亦互言以見意歟天

地也人也通一而無二者也人其可自小於天地也哉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又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

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戒頂凶無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王象

王象

王象

王象

顧如大人否亨之類是也貞勝者以理為主而吉凶禍福有不計焉者也是三者同具於易而情吝不同觀辭說占者各因其情而求之則聖人之蘊可見而易之大用明矣不然亦奚以學易為哉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爻象動而吉凶生爻象未形吉凶不可得而見矣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內外猶言形影動於彼即見於此非二物也

富有者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

此當自為一章與下文不相蒙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盡所以妙乎神

隱顯以陰陽言聚散以人之掛初言推盡之盡即八卦相盡之盡剛柔迭相推盡也言易有陰陽存乎六十四卦之象固有定體矣及陽變為陰而顯者散陰變為陽而隱者聚或陰陽不變而各得其常推之盡之變之通之則假乎於人而實非人之所能與殆有神道存乎其間矣學者其可以卜筮而小吾易也哉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

進退以理言變化以氣言與易旨不合朱子曰柔變而趨於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於柔者進極而退也非二物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

介謂辨別之端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故欲觀易中之悔吝者宜存志於靜則知所以動之幾微也小疵即悔吝也幾

微即介也靜又所以求介之功憂悔吝以前事也往之為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此言讀易之法也有已往若往吉往吝之類有方往若不利有攸往勿用有攸往之類

新刊正蒙解卷之三終

新刊正蒙解卷之四

樂器篇第十五

此篇論詩多非本指且於學者無益存其所宜解而不必解者不盡釋焉亦缺疑之意也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踏厲者太公之事邪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諫之巧也

余氏曰樂記曰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蓋相樂器名即跗鼓也古者作樂弦匏笙簧之器雖多必會合相守俟擊跗鼓而後作則樂器者所以輔相前

樂治其亂而使之理有相之道故曰相謂之周召之治者周召以文致太平從容而舒徐相則節奏

衆理使之從容齊發而條理不紊有文德之象也雅亦樂器名奏此樂器所以起舞者之節奏使之

訊疾踏厲而不失其正有直已行正之意也故曰雅謂之太公之志者太公威武奮揚以直正商之意也雅者以下是申說上意

象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戰之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

成於宗廟之歌也十三

象武大武皆雅舞名維清周頌篇名朱子以此訂上下疑有缺文武亦周頌篇朱子以為頌武王之功而章下亦取春秋傳之說以為証張子以此二詩為象武大武之樂章理或然也至於酌之一詩皆頌文武之功而言後人當師之意初無及於周公故朱子亦以為頌武王之功考之詩序亦無歸功周公之說然而張子云然者豈以詩之末有實維爾公允師之句而憶為是說乎抑豈他更有考乎皆不可知也

興已之善觀人之志群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孔子開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至者懇至而無疑似不足之謂也象猶言情狀也名言也體禮也詩言志志之所至既懇至而無疑情以真情寫真景有不得其情狀而可名者乎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禮也者又所以行其言者也詩之所至既可名而非無物則可言也而亦可行也川之閨門達之邦國行之天下有不得其

體而循循中則者乎故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幽贊天地之道辨聖人而能說詩人謂右履之精者相之道贊化育之端也

聽命於天而已張子以贊化育言似非詩指禮矯實象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迺更絢之用質

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朴赤黑必綉以粉黛此逸詩也不知為誰而作而張子以莊姜言實甚矣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脩業觀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引易以解詩亦非本義學者詳之江沱之勝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故不以勝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采芣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歟

采芣即卷耳義見下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
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其善教實明能取是於民哉
拜屈也猶折抑之也猶其樂言不忍去不忍傷不
忍瀆之以拜俱拜詩指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
則知其勞苦虛嘆婦人能此則險敵私謁害政之心
知其無也

卷耳思君子也婦人無外事下之勞宜其所宜

念哉且曰小勞思小飲之大勞思大飲之尤非所
以說詩也序說以誣后妃而張子則本序說而未
之易爾

網直如髮貧者紉緘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爾

藜藿裳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已溫厚則下情得伸
諱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采芣之詩舍旃則無然為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
試厚之至也

簡畧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饑
寒不恭其甚焉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為士者不能
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夫
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此詩本賢者自作朱子以為若自譽而實自嘲深
為得之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為徒破缺我斧
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破缺斧斨言其勞其下四句推明周公之心言其
勞已以天下而不以私所謂勞而不怨者也張子

以為愛人之至亦非詩指

伐柯言王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予
小子其新逆

此東人喜見周公之詩。伐柯娶妻皆喻意與
中庸取人以身及書小子新逆意不同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九罭狼跋二詩辭義本明白朱子之說不可易矣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

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子孫為二主後而詩人稱帝爾

上帝以天言非指二主之後也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當存而去之

唐棣本逸詩也與棠棣不同張子以周公言之不知

何據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臧者與

隰彼晨風舊彼北林晨風雖擊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止也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象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為可知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循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

行也

苟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為和氣之應也

釋周書君奭苟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之意余氏曰耆老也造成也降施下於民也言耆造之德下於民則民蒙其澤誠信和洽而鳳可致所謂體信達順之道也不然則在郊之鳳亦且翻然而往不復得聞其鳴矣此周公留召公之意也是時周德方降鳴鳳在郊故周公云爾

九疇文敘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故次五事已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為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釋書大禹洪範九疇之序五行水火金木土也五事貌言視聽思也八政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也五紀歲日月星辰曆數也三德正直剛克柔克也稽疑雨霽蒙驛克貞悔也庶徵雨暘燠寒風

時也五福壽富安寧攸好德考終命也六極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也皇極二字孔安國訓為大中張子因之故亦曰大中蔡氏曰在天惟五行在人為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幾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義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幾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孰有加於此哉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為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不以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為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踈之賢者為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臯陶亦以惇敘九族庶民勸翼為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敘而及大學謂堯明俊德為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

親親尊尊見大傳親親尊賢見中庸此所引書多非本指今姑依此解之余氏曰如祖父母父母親之均者也而祖父母則尊矣故禮不以父命廢王父命如伯叔父尊之均者也而有從與再從三從之別則從者為親再從三從為踈矣如均為從伯叔父尊之均者也然伯凡叔弟之齒固當先者矣此施於親者其降殺之禮固無所疑矣故曰此施於有親者不疑急親賢謂以親之賢者為急蓋舉爾所知矧爾其合諸之意也明如明揚玄陋之明謂顯用之也俊德謂大德之人也庶明之明義同上意勸勉也翼敬也邇九族之賢者此皆張子之意本孔氏註而論若論其極堯典本記堯德業之盛當舉其全體大用而言正已而物正則用賢行政之意固自包在其中矣不宜偏指用賢也蔡傳為不可易矣然張子反以大學為非而取孔氏之註不亦詖乎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什立政三宅無義民及洪範俊民用微之意立政曰謀面用否訓德則廼宅人茲廼三宅無義民訓

順也宅任用之也三宅者常伯常任準人也書之本指謂天子用人當審其實行不徒謀之面貌用以為大順於德而遂宅任之則其三宅之人皆無義民矣義民猶言賢者也張子斷章取義以義民為安分之良民而已非有大德大才者也官能盡道則適宜義民之所能盡哉必其居於準牧之位者皆大賢之德無義民矣牧即常伯也後民用徵出洪範政治昏昧不明則無所賴於賢者必不能舉而用之故曰後民用徵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五言見書禹稷篇蔡氏以為詩歌之協於五聲是也張子以為詠歌五德之言豈指仁義禮智信歟不知何據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夫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筮筮必從故不必卜筮既習其吉以瀆神也

習重習也卜一而已習之則瀆神不告以吉凶也張子以習為既習非書本指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衍忒二字出洪範蔡氏註衍推忒過也所謂推人

事之過差也集覽曰卜筮之法先王所用今學者皆置而不講故術家得以肆為妄說以欺人按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卜筮掌三龜之法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占人掌占龜者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下人占折鄭氏曰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折兆象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折有明微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是

也卜象吉色善墨大折明則達吉否則達凶其大

畧可得而知矣至於筮法出於周易孔子大傳詳於性理朱子卷本圖書原卦畫明善策三篇無可疑者但考變占猶有可議愚意以為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卦體象辭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

占二爻三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支卦象辭與六爻皆變者同此法見於經畫用九則不用七可知用六則不用八可知餘卦占支卦象辭如訟

晉噬嗑賁之類是也觀國語貞心悔豫皆入左傳良之屬亦可見矣

王禮第廿六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為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為春以禴為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為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商諸侯夏特一禘王制謂禘則不禘禘則不禘其各以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甚矣

什禮記而非本禮今正之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缺一祭為不禘明矣非也按禘王者之大祭追祭太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太祖配之非諸侯所當行何缺之有若據鄭氏謂禘為夏時之祭名則夏

商之制非周制也故以不禘為缺一祭亦非也蓋所謂歲缺一祭者以其朝王及王巡狩之歲言之非歲歲缺之也按古者五載之內天子巡狩者一諸侯各以方分年巡狩者亦一如巡狩之明年則東方諸侯入朝于夏夏之禘不得行矣又明年南方諸侯入朝于夏夏之禘不得行矣又明年西方諸侯入朝于秋又明年北方諸侯入朝于冬嘗與蒸又不得行矣又明年天子復巡狩天子所至之方諸侯蓋亦各以其時廢一祭王事重也由此言之各隨其方而各缺一祭故曰禘則不禘禘則不

嘗嘗則不蒸非必缺夏之禘也至周以祠為春以禴為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為六享者亦非也周時天子宗廟歲六享然禘五年一行大禘三年一行則夫歲祀不缺者亦四而已安得有六享乎諸侯不禘其四享歟以歲缺一祭并不禘為四享亦非也蓋禘非諸侯敢與大禘又不時舉又

歲缺一祭則時祭惟三禘大禘為四非大禘之年則惟三而已然不可拘也按周禮大行人曰邦畿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一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

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或四歲五歲六歲一見由此而言則周之制與夏商不同侯服諸侯分為四時遞來朝見一歲而遍則固歲時來朝而歲缺一祭為三享矣若夫甸服以外諸侯其來朝之歲與侯服諸侯同非來朝則時祭不缺并大禘則有五非大禘之年則維時祭四也夏商諸侯夏特一禘云者言夏商諸侯夏時皆不禘特一禘而已亦非也夫所謂四時之禘者禘嘗蒸即也是也今言夏特一禘則夫秋冬

其禮矣又安得以爲追享太祖所自出之帝乎夫追享太祖所自出此天子之大祭仁孝誠敬之至也故其禮極嚴而尊若謂但於時祭中而帶祭之則其爲禮而慢也甚矣豈先王尊祖之意哉又謂夏商天子歲廼五享禘列四祭并禘而五也者亦非也按王制曰天子禘祫禘祫嘗禘蒸禘音特卽特也蓋以春物全未成故但各於其廟祭之而已禘嘗蒸謂之禘者正所謂四時之禘卽禘嘗蒸也非謂大禘之祭并於時祭而舉行也審如是則是夏商之時天子止有四祭安得謂并禘而五也

秦解卷之七

七

十

又安得而有時禘大禘之異也若謂一時而並行禘與禘二祭則夫所謂禘嘗禘蒸者亦當以爲既禘而又嘗與蒸與春之禘祫爲歲有七祭矣不亦瀆而數乎又安得曰歲有五享也諸侯禘祫禘一植一禘言於夏祭之時正爲一祭特一禘而已者亦非也禘一植一禘者本言夏時之祭今歲植則來歲禘禘之明年又植不如天子每歲三時皆禘所以降於天子臣之分也張子以禘一爲句植一禘爲句故以正爲一祭解禘一植一禘而已解植一禘誤矣王制所謂禘本非指王者大祭亦非不

禘也謂不王不禘又見於此亦非也其曰蒸嘗且禘則是分嘗蒸與禘爲二矣豈秋冬之時各併行二祭乎如此則諸侯歲有六享矣且嘗禘蒸禘謂蒸嘗而且禘則夫所謂禘祫者亦將以爲既禘而

又有一植乎是皆不可曉也惟謂周制亦當缺一時祭甚當然不察王制所云本皆周禮特其名之誤耳而別生異說則又大可惜也

庶子不祭祖不止言王明其宗也當祭也明宗子不祭禘以

與禘故也此以服言不以祭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

見禮喪服小記庶子不敢祭祖禘於廟有事則具醴稟宗子而祭之明其有宗子主之也不爲己之長子斬兼以己不敢繼祖與禘而祭之故亦不敢如宗子之斬其長也文意本自明白而鄭氏曲爲之說於前不祭祖則曰謂兄弟嫡庶俱爲適士嫡者得立祖廟祭之庶者止立禘廟不敢立祖廟而祭明其宗子者嫡也後言不祭禘者以庶子非適士或未仕故不得立廟以祭之也其說鑿矣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特以己不祭禘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

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為其祖矣無所祔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

庶子不得祭殤與無後者按古者宗廟之祭祔必以班尸必以孫殤者幼而未成人無後者長而無有子或吾之兄弟或吾之子孫皆親也不忍不祭

而義無所於祭故以其昭穆之班而祔食祖廟在殤與無後者為祖在庶子則或為祖或為禰也祖廟禰廟在於繼祖繼禰之宗之家祔食之者就其家祔食之也故庶子不得祭焉祖庶之殤則自祭之者祖之庶子廼禰之嫡本得自祭其禰故得以其子之殤者祔於禰廟而自祭之已指庶子對孫而言則已為祖無所於祔言不當復祔之繼曾祖之宗之家故自祭之也則是小記謂從祖祔食及曾子問祭於宗子之家者本皆兼殤與無後者言之也今於其殤者言未足以語世數於無後者特

曰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則是殤不當祔祖而祭矣何以小記曾子問皆兼殤言之乎前後彼此意不相合乎嘗求其故但在提庶子為父庶祖庶而分屬殤與無後故有此錯繆而不通也而亦何庸分為哉彼小記謂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止曰庶子果何所別而謂有祖父之分止曰殤與無後也又何所別而必殤為子無後為兄弟况儀禮喪服記曰昆弟之長殤中殤下殤從父昆弟之長殤中殤下殤則兄弟固亦有殤者而我之子又豈無有成人無後而死者乎分而言之多見其

陷於說而入於離矣凡所祭殤者唯嫡乎此祭是特祭適子宗子也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唯當從祖祔食是解辭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大宗此因曾子問內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而推廣之言不惟大宗族人殤與無後者如此如祖廟在小宗之家而有殤與無後者亦當託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也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拜遠廟為祧者二無不遷之大祖廟至周有世不遷之祖則三昭三穆四

為親廟二為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祀
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
祖考通謂為太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于祫
之而特祫之不當祫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
詳爾

殷之制不可得聞矣然考之商書伊尹曰七世之
廟可以觀德而殷武之詩其率章曰寢成凡安朱
子以為此蓋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
之數意必與周制同安得以自祖而下五年遠廟
為祫者二為七廟乎又安得曰無百世不遷之大

祖廟乎成周之制朱子論之詳矣其昭穆之數則
取劉歆之說而以武王克商即立二親廟於二昭
二穆之上以祀高祖亞圍至夷王時文王親蓋嘗
祫以其功當宗而特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孝王
之時武王親蓋嘗祫亦以其有功當宗而特立武
世室於三昭之上是為九廟然則謂三昭三穆四
為親廟二為文武世室并始祖而七者殆不考歆
說之過而臆為之言耳又謂大夫無不遷之祖一
昭一穆與祖考而三者亦非也按王制曰大夫之
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夫以大夫之太祖

而與諸侯之太祖並稱者彼固皆指其始祖言之
也且大傳與後服小記皆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
百世不遷者宗其繼別子也別子者謂諸侯適子
之弟別於正適正指其為大夫者言也為祖者別
與後世為始祖其嫡子孫立以主其祀世世統其
族為大宗所謂百世不遷者也使大夫而不立始
祖無百世不遷之廟則彼所謂百世不遷之宗者
何所宗乎又何以謂之別子為祖乎然則大夫之
必立始祖也明矣故朱子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
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立猶諸侯也又曰大

夫亦有始封之君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
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或曰大夫既立始
祖則三年大祫之祭悉陳毀廟之祭則高祖固自
所當及也又何以于祫為哉曰三年大祫大夫所
不得行但時祫之祭止及祖禰而已然尚祖於我
服猶未絕情弗能已也故雖以分不得立廟而猶
得以備於其君子祫以及焉聖王之定禮何其曲
盡人情也哉士分之尤卑者其該尤微固無始祖
大祫之祭固弗行矣然於高曾之情亦猶夫人也
故時祫亦于及之官師一廟之制同於適士祖禰

共之故祭灋曰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庶人雖無廟亦得薦之於寢故曰庶人祭於寢鋪建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枋也

禮記祭統篇曰鋪建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枋此交神明之道也鄭氏註曰同之為言同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詔祝告事於尸也出於枋謂索祭也陳氏皓曰筵席也几所憑以為安者人生則形體異故夫婦之倫在於有別死則精氣無間共設一几故祝辭曰以某妃配也又

曰廟門謂之枋設祭在廟門外之西傍故因名之為枋也言不知神於彼享乎於此享乎此交神明之道也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社土神稷谷神百神日月山林川澤之屬余氏曰百神之所為皆天之德也故祭百神之功為報天之德以天事鬼神言以天道事鬼神則其事之以禮而非誦讀以要福者矣故曰事之至也禮之盡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氏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

天子因生二句見左傳以尊統上卑統下張子釋之也謚當作氏傳寫之誤也天子為尊諸侯為卑姓惟一祖在上所統甚衆惟天子得名之故曰以尊統上之義言以尊者之命而統於上也氏則又其一祖之下子孫各受氏為一族而各統其族人所謂別子為祖者也其所統者少矣諸侯命之故曰以卑統下之義言以卑者之命統於下也或問姓氏之別朱子曰姓是大頭腦處氏是後來次第

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陳本為姓其後有晏氏孔氏宋本子姓其後有湯氏魚氏鱗氏華氏向氏姓一而氏有不同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大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

長樂劉氏曰天子聽朔於明堂而頒其正朔於天下諸侯受而藏諸其大廟每月之吉則以饗羊告祭於大廟而聽其月朔之政或問明堂先備頗有

異說今當以何者為正曰正諸孔子而已孔子曰人君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說者以為明堂然則明堂也者其人君向明以出治者乎蓋人君之治天下將以觀天下而聳動其心居之不嚴望何以尊故必坐明堂而出治百官日見也諸侯歲朝也大亨時舉也季秋嚴父以配天也爵有德以勸善也受俘馘以懲惡也頒時令以奉天也是則布政交神固明堂之所以化天下者也其制雖不可考然其意主於化天下以敬斷斷乎不待古書傳道而可知者惜哉道之變也秦燔詩書人自為說

據玉帶之圖者詳於制而畧於意本呂氏春秋之說者則又詭誕而不經堂曰明矣何以又有青陽總章玄堂之別明堂曰王者之堂矣何以又有大室大廟之號人君曰向明而治則其坐固有定向矣何以又有東西北三面之說室不必九也闈不必八也員方不必體乾坤也坐不必象歲之辰也牖不必合氣之候也茅茨土階不必如古四面環水不必如辟雍也雖然此特以其制之說者言之耳彼玉帶者詳於制而不察其意徒曰昔帝接萬靈於此從崑崙入以拜祀遂使漢武以是為求

神仙之所凡一封大山必一祀明堂侈其事而張皇之然則古聖王之所以嚴敬以化天下者安在哉自時厥後論者非一人行者非一君然皆不得嚴敬以化天下之意不可盡舉姑論其大者蔡邕曰明堂天子大廟也享射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是即所謂大學辟雍名異而實一者也大戴禮則以為非學矣又曰文王之廟在於近郊孝經疏則以為非廟矣又曰在國之廟是夫廟棲神之所也禮宜幽深便以明堂當其地而士之學者又聚焉執倅獻鮮血淋漓發書與夫樂夫其中不亦

瀆神矣乎夫既曰大學矣然又天子出政於是朝百官駁奔於是紛紜旁午擾擾應接又何以為學也然猶可言也周之時大山亦有明堂使明堂而即大廟也大學也豈大山之下周復建一大廟與大學乎何其言之不經也傳曰左宗廟是宗廟則在王宮之左也然又以為文王之廟在郊而謂為明堂又何本哉考工記曰周之明堂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夫以九卿而朝於明堂之外以九嬪而居於明堂之內則夫明堂者其皆北面南即為天子之外朝也明矣別明堂於國之

陽岐王朝而為之二此又孝經疏之所以誤世者也是以諍者因之襲而不改漢晉魏唐之君豈無一有志於是者然而不得其意攷之而不舉舉矣而不詳五方帝何典也維祭於五室配祖何道也則以父而分配乎天人且又隨意舉行或以正月或以三月不必季秋也設座於室久而不遷視朝無所也刑賞不於明堂而舉件馘不於明堂而受月令不於明堂而頒則是明堂者煥然虛建一所崇奉世俗之所謂五方帝者而已是豈聖王之所以嚴敬以化天下者哉然則當何如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致堂胡氏曰古之外朝即後世大朝會之正衙歐陽氏曰布政交神於王者尊嚴之居是三言者其知明堂之所以為嚴敬以化天下者哉然其制不可得而詳矣鄭玄註玉藻則曰天子廟及路寢制同明堂明堂之制雖不可詳而廟制則詳具於儀禮旁通圖舉而類推之固可以因而見也舍是而別求其制誇者之談耳雖或嘗有見取於朱子然亦偶因月令而為說非其見之定者觀綱目定儀而有取於致堂之說則可見矣吾又何庸以惑哉

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受命二句見郊特牲次序之宜張子什之也言卜郊先受命而後作龜禰先祖而後禰次第之宜也方氏達展曰受命則受之而已作龜則質可否焉於祖則受命以其能始事故也於禰則作龜以其能終事故也於祖曰廟以其遠而神事之禰曰宮以其近而人事之也尊親之義又在於是矣啖氏曰天子以冬至祀上帝又以夏之孟夏祈谷于上帝于郊故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愚按古者舉事必享受於鬼神故有筮日之禮曲禮所謂大享不問卜者但不卜其事之行否焉耳非不卜日也陳氏泥其言而遂以為卜牲非卜日謬矣夫士之饋尚皆卜日而儀禮載焉豈有郊祀大事而反不卜日者乎然啖氏謂三旬皆不吉則不郊是歟曰非也國之大事莫大於郊歲不可缺者卜日不吉而遂止如之何其可乎按儀禮惟有筮遠之日不云三筮蓋筮日之禮只是二筮先筮近日後筮遠日不從則直用下旬遠日張子曰祭之筮日若再不吉

則止諫日而祭更不筮是也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爲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爲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衆臣不以杖卽位疑義與庶子同

此解儀禮喪服傳之文其曰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其地者也衆臣不以杖卽位近臣服斯服矣義與庶子同是張子解辭按喪小記言庶子不以杖卽位註稱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

庶子不得與嫡子竝也故至中門外卽去杖不以之卽位衆臣微也雖杖必去之者蓋不敢與貴臣竝猶庶子之於嫡子也近臣貴臣也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適士官師見祭法周禮九命之儀一命受職謂王之下士與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大夫皆一命而受以所任之職再命受服謂王之中士與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再命而受以所任之服三命

受位謂王之上士與公侯伯之卿皆三命而受以所任使之臨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謂天子之上士也王朝爵命天子命卿也命卿而亦謂之適士者諸侯之命卿固與天子之上士同其爵也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爲可知

專達者得專行之而不必稟命於長也故王氏曰官有尊卑則所治有詳畧大事則畧而尊者治之小事則詳而卑者所治也是故事之次者不聽其

長則卑者從而敷事事之小者不專決則尊者煩而無功先王之馭群臣亦各有道也故尊卑有體而天下治安今謂自達於君似非文意禮所謂達官各有所指不必牽合禮云曰諸侯之喪諸達官

之長杖朱子曰達官謂自通於君者陳氏曰凡官皆有長貳此以長言則不及貳也禮所謂達官者張子之解密矣但不可移之以解小事專達之文

賜官使臣其屬也若卿大夫以室老士爲貴臣周禮九命之儀六命賜官謂王之卿賜官然後得

臣其屬未賜官則不得臣其士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見昏禮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註云祖廟未毀者言此文猶

於此祖有服也則於君為親故使女師教之於公宮公宮祖廟也則知以下張子因其禮而推之則

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有引而教之之禮也有服族人言其親於公同為有服之屬非謂諸侯猶服

族人之服也中庸日期之喪達乎大夫諸侯絕矣

尊其尊義也祖廟未毀教於公宮親其親仁也不以私恩揜公義亦不以公義廢私恩聖人大中之

道固如此乎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為謙讓而已

若子之射以中為勝不必以貫革為勝侯以布鶴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鶴為可知矣此為力不

同科之一也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

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

則無以驗其實而於詩之辭必有疑殆而不能安

者矣雜服冕弁衣裳之類先王制作禮各有服極為煩雜學者但講之於學而不能退息游觀行禮

者之雜服則無以盡識其制而於禮之文必有妨

紉而不能安者矣朱子曰古者雜服各有殊等隆殺若禮會得雜服則禮思過半矣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為一說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

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而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皆吾兄弟之與連而無告

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

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

焉

擅弓曰知而不弔者三畏壓溺畏威古通用刑也
不盡道而死於極持者也或謂鬪狼忘命曰畏亦
以畏為威兼之為備方氏以戰陣無勇為有畏而
死陳氏又以自經溝瀆為說皆迂而不切壓謂立
巖墻之下而死者也溺徒涉而死者也禮之意本
謂不弔以絕之故廣平游氏曰古之君子欲正人
之過矣不專恃乎刑罰而已使生者有所愧死者
有所憾皆所以誅罰之也生有所愧若異其衣服
之類死有所憾若畏壓溺不弔之類是也蓋禮樂

行於天下使人有所勸勉愧耻而不麗於過惡此
其為道也尊而不迫亦非後世所能及也此說是
矣張子所言切恐未然如何不淑弔者之詞也
博依善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
文也

博依雜服見樂記陳氏註曰凡為學之道貴於能
安安則心與理融而成熟矣然未至於安則在手
為之不厭而不可有所作輟也詩人比興之辭多
依託於物理而物理至博也故學詩者但講之於
學校而不能於退息之際廣求物理之所依附者

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
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喜之生也貧賤憂戚庸
玉女於成也存善順事沒吾寧也

此即所謂西歸之子取以名篇者後人因文公先
生為之註釋遂自易為一書不復係之正蒙如大
學中庸之不係於禮記可謂示人以納矣然非作
書者之本意今復取而歸之於此庶學者得觀其
全焉微辭與義未離已悉不敢別為之說姑就其
通篇論之乾稱三句乃一篇之大指天地之帥二
句申首三句之義其大若者以下至無告也者數

句又自同胞中別其等而言之引伸觸類而武包
物與之義可盡矣予時保之至末皆言事天之功
即孝子之事明仁人之學所謂因人以推天即近
而言遠者也學者深察乎此而有得焉求仁之方思
過半矣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
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
不可遺也

此論理氣不相離而亦不相雜之意言可象而有
者氣之散殊而可見者也至虛而神者氣之清通

而不可旁者也然非判然二物也理行於氣之中而氣之流行而不息者固無非理之為也然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而二之則不是者乎鬼神所以體物而不遺以此而已矣鬼神以性言物以可狀可象言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捨氣有象否

至誠以體言不息以用言聖人之心極誠無妄即天之性純一而不已者也其至誠無息即天之命

至誠無息之謂一

至誠

流行而不旁者也聖人與天果有間乎哉故人能反身而誠則性盡而神可窮天之性亦我之性也自強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天之命亦我之命也學而至此然後謂之至學得而至此然後謂之真得不如是雖日從事於學謂之真有所得則未也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為可戒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為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天命之性一而已矣有與實而非迹也虛與無而非空也所謂通為一物不可得而二焉者也故飲

食男女其事雖鄙褻而天地至教亦存乎其間率性而行窮神知化之事不外是矣夫子所謂下學而上達以此是果可戒乎迹是而觀則知有無皆性不可得而二視也明矣彼老莊浮屠倡為一偏之說畧事實而求真空亦已久矣理之真者固如是乎此姑就男女飲食言之而道固不止此也

至誠無息之謂一

至誠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最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為最然起見則幾矣感化也性神也言天道高明包載萬物不過以乾坤陰陽之兩端互為感寂而已無所內外也無所取也故能極其廣大而無物不包與人物之限於形體而最然自小者不同矣然豈天之有異於人哉特人之蔽於物欲而自失其大焉耳人苟能盡性知天不以耳目聞見措其心如天之默運而無迹則不為最然起念而見亦幾矣幾謂庶幾與天合德也
有無一內外合同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成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

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天命之謂性性即心之所自來也烏有有無內外之分哉但衆人汨於聞見而失之耳聖人則心能盡性不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合有無內外而一之也然則聖人之無所不感者其唯不專以聞見為心而虛乎虛何以能感也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皆原於性而命於天通一無二者也故至虛則一

一則能合異而無不通矣既謂之一又有待於感何也天道雖一而其用則有乾坤陰陽之兩端焉惟兩故有待於感惟本一故能感而合天地以是道而生萬物莫不得是兩而有是一故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而二本則一也有無內外果有二手哉皆無須臾之不感以人心應物言朱子所謂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即此無須臾不感之謂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在天在人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

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感者性之神而性未嘗不在也性者感之體而感未嘗不存也是故屈伸動靜始終其究一而已矣迹是而觀則知自其妙萬物而言之謂神自其通萬物而言之謂道自其體萬物而言之謂性所自而名之異耳其實一物也性之時義大矣哉此道天人而言之以明有無合一之理性之神之神學與通者感而遂通者神也神字同義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此承上章而言至虛之實實而不固實而虛也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動而靜也惟實而虛故一而散專一而直遠也惟動而靜故往而來循環而無端也此言天地之化人心感寂之妙亦如此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氣其一物言氣特一物耳聽命於性者也不足以言性行同報異如堯舜夫子德同而位不同禹益周公相同而得天下不同之類餘見誠明篇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
 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
 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或者指游魂
 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
 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
 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吾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
天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
 之不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
 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
 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
 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
 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
 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
 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
 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
 淫邪道之詞翕然竝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
 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
 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死生人鬼一而已知人則知天知生則知死知道
 則知鬼神浮屠謂鬼為有識遂厭苦求免是不知
 生矣以人生為妄絕滅種類以求其空是不知性

矣天人一物身外無道輒生取舍外人求天是不
 知理矣精氣為物游魂為變陰陽合散無非實理
 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是不識鬼神矣則其所
 謂知鬼知人知天悟道者亦空妄之見耳可與吾
 孔孟所謂知天者同年而語哉然自其說熾傳有
 禍福之說以籠庸愚有苦空之談以罔君子賢愚
 善惡男女臧獲人人著信雖高明才智間氣而生
 者亦冥然被驅謂不假脩為立地成佛不立文字
 教外別傳鄙聖人之迹為無用陋君子之文為不
 必觀此聖道所以日非詖淫邪道之言所以竝作
 也千五百年之間孰有不出其門者哉絕之之術
 何如亦曰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
 夫然後可也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
 際則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禿贅以世界為陰濁遂
 厭而不有遣而弗存就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
 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
 成聖得天而未始遣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
 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
 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

其言流適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誠致曲則邪求之
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
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
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
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未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焉能
更語實際捨實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
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此即聖人之是以釋氏之非欲學者自信也夫
釋氏所稱實際其言儒則謂之誠謂之天德然
吾之所謂誠與天德者乃知行並進天人合一深

造而可以自得諸理而不遺乎物易之道三極大
中之矩也豈若彼之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蕪
世界為陰濁厭而不有遺而不存者可同年而語
哉就使得之亦誠而惡明非窮理之學也故語其
迹雖近似究其竟實殊歸矣同異是非間不容髮
學者可不知所擇哉夫道一而已矣明則有晝夜
幽則有鬼神能窮理盡性則能通晝夜陰陽而知
能通晝夜陰陽而知則能窮神知化一性命之理
能窮神知化一性命之理則易自我出道自我行
聖人之所以聖鬼神之所以鬼神皆舉之矣彼欲

直語太虛不以陰陽晝夜累其心則其所以求於
太虛者果安在乎是實行周覺未始見易雖欲免
陰陽晝夜之累亦不可得矣何以語實際而談鬼
神哉然則其所謂實際者亦名而已非誠有所得
也夫彼之說其高者不出吾聖人之範圍而其流
適失中窮大則淫推行則誠致曲則邪者乃吾聖
人之所不屑標執美惡具在目前千五百年竟無
能究其弊源而痛絕之何哉張子此二條可謂直
探其心術之微而伏情隱慮毫髮畢著者矣學者
所宜深觀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
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率路之問而不
隱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
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
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
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
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晝夜陰陽物也道則兼體晝夜陰陽而不累於晝
夜陰陽所謂神也以其兼體以下雜引易書以明

之

大率天之為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况諸谷以此

天者理而已矣虛之極也虛故能應是豈思慮聰明所可求哉此老氏所以况之為谷也人能至虛如天則亦善應而不窮矣天與人果二乎哉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入不見其殊也

太虛者氣之體而氣之所由以行者也氣有聚散而神無不存是其湛與一以立天地之本者曷嘗遂凝滯於物而不神哉故散則萬殊而一者未嘗不在也合則混然而所謂殊者亦未嘗不存也特人習知而不察爾彼語寂滅者往而不返執生殉有者物而不化又烏足以語此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之妙哉

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為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為文非如蜃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為說也

天地間一氣而已形聚為物而未嘗有也形潰反原而未嘗無也固非謂將已往之氣為將來之氣亦豈可謂一散遂無而不復在天地間哉要之一元之氣周流不息其在人物有聚有散而其在天地者則固未嘗有增減也程子海潮之喻亦甚親切所謂變者以下釋反原意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施之妄益物不誠也學之不勤自益不誠也何以能成已成物而求有益於得哉長裕而不設正所謂因其故而充長之有事而勿害者也易卦之名為益者以此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

於思者自詆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
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出汝者戲言戲動也不出汝者過言過動也沈氏
曰有心謹浪之謂戲無心差失之謂過本有心而
捨之以無心則以故為戲而至於長傲本無心而誣
之以有心則以過為誠而至於遂非是愚之甚也
愚按此章即張子之東銘也指意所該雖不若西
銘之宏大然別理欲於毫忽辨故誤於隱微其切
於學者入德之功不為獨至蓋人誠能於出於思
者不咎為已戲則有以慎言動於未發之先以為

正心誠意之本於失於思者不誣為已誠則有以
察言動於已發之後而有以為遷善改過之機極
而至於窮神知化為天之孝子仁人其實始於
此朱子於此二銘作圖對看蓋深有味於斯矣讀
者其可以先儒未嘗訓釋而遂忽之哉

新刊正蒙解卷之四終

正蒙解後跋

正蒙十七篇作於橫渠張子與東西二
銘並傳西銘極純無疵發前聖所未發
先儒蓋亟稱之至於是書則謂其有偏
駁處夫言一也而純駁迥殊豈立言之
難以子載之妙契後書固不免欺抑訓
諉之煩失作者之意也龍峰先生潛心
理學間嘗博採諸家參以自得而折衷
之其曰理氣不相假借不相陵奪以釋
大和蓋深得乎西銘塞體帥性之蘊其
曰火心即孟子之盡心又深矣乎西銘
言形之道然則正蒙果偏駁乎否也其
他是者因之不容為同否者正之不容
於異蓋將剝析疑嘉惠來學匪直橫

渠之志臣而已初不敏乾浸奉業蓋亦
有年沈習舊聞或不能以句讀是編
重有發焉敬書末首以俟同志先生劉
氏名僿字伯高龍峰其別號云奉明程
篁仕吾雒司理聽斷明恕固園常老君
子國知其政之有本也昔

嘉靖丙午夏凌江後學譚大初頓首書

嘉靖丙午

夏

凌江

後學

譚大初

頓首

書

呂氏鄉約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
 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
 僮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
 游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
 能救患難能規過失能為人謀能為
 衆集事能解鬪爭能決是非能興
 利除害能居官舉職凡有以上善為衆
 所推者皆書之籍以為善行業謂
 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
 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
 至于讀書治田管家濟物好禮樂
 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

呂氏鄉約

皆為無益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
 之過五

犯義之過一曰酗酒鬪訟謂恃酒誑競
鬪謂鬪歐罵詈訟謂告人罪已意在害人

者若事干負累及為人侵損謂之者非
謂謂鬪歐罵詈訟謂告人罪已意在害人

二曰行止踰違踰違多端
衆惡皆是

孫侮慢有德有齒者持人短長及恃強四
陵元衆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

三曰言不忠信為人謀事陷人於不善與
人要約退即背之及誣妄

四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為
有以小為大面是

五曰求利太甚與人交易傷於培克者專
務進取不卹餘事者無故

六曰而好干求假貸者受
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

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

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修之過曰交非其人

游戲怠情

三曰動作無儀

格

每犯比日書于籍三犯則行罰

禮俗相交

凡行婚媾喪葬祭祀之禮禮經且載

亦當講求如未能遠行且從家

舊儀甚不經者出而漸去之

凡與鄉人相接及往還書問當眾議一法共行之

凡遇慶弔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

者皆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

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識則其次

者當之所助之事所遺之物亦臨時

聚議各量其力裁定名物及多

之數若契分淺深不同則各從其情

之厚薄

凡遺物婚嫁及慶賀用幣帛羊酒

蠟燭雉兔果實之類計所直多少

多不過三千少至一二百喪葬始喪

則用衣服或衣段以為禭禮以酒脯

為奠禮計直多不過三千少至一

二百至葬則用錢帛為賻禮用猪
 羊酒蠟燭為奠禮計直多不過五十
 少至三四百災患如水火盜賊疾病刑
 獄之類助濟者以錢帛米穀薪炭等
 物計直多不過三千少至二三百
 凡助事謂助其力所不足者婚嫁則借
 助器用喪葬則又借助人夫及為之
 營幹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
 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
 二曰盜賊居之近者同力捕之
 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
 四曰死喪則親為博訪醫藥
 五曰孤弱財可以自贖則為之

或聞于官或擇近親與隣里可託者主之無
 人欺罔可執者為擇人教之及為求謀
 無財不能自存者叶力濟之無令失所若為
 人所欺罔家人力與辨理若稍長而放遠不
 檢亦防察約束之六曰誣枉有為誣枉過惡
 無令陷於不義也六曰誣枉有為誣枉過惡
 可以聞于官府則為言之有方略可以解則
 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眾以財濟之
 七日貧乏之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
 以歲月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
 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
 亦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
 損壞借物者皆有罰凡事之急者自
 遣人徧告同約事之緩者所居相近
 及知者告于主事主事徧告之凡有患
 難雖非同約其所知者亦當救恤事
 重則率同約者共行之

罰式

犯義之過其罰五百 輕者或損至四百三百 不脩

之過及犯約之過其罰二百 重者或增至二百三百

凡輕過規之而聽及能自舉者止書

于籍皆免罰若再犯者不免其規

之不聽聽而復為及過之大者皆即

罰之其不義已甚非士論所容者及

累犯重罰而不悛者特聚眾議若

決不可容則皆絕之

聚會

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會具酒食所費

率錢合當事者主之遇聚會則書其

善惡行其賞罰若約有不便之事共

議更易

主事

約正人或二人眾推正直不阿者為之

主平決賞罰當否直月一人同約中不以

高下依長少輪次為之二月更主約中雖

事

人之所賴於鄰里鄉黨者猶身有手

足家有兄弟善惡利害皆與之同

不可一日而無之不然則秦越其視何

與於我哉大忠素病于此且不能勉

願與鄉人共行斯道懼德未信動或

取咎敢舉其目先求同志若以為可

願書其諾成吾里仁之美有望於眾

君子焉熙寧九年十二月初五日汲郡

呂友忠白

呂氏鄉約終

答伯兄 呂大鈞和叔

鄉約中有繩之稍急者誠為當已逐旋改更從寬其來者亦不拒去者亦不違固如來教

答仲兄

鄉約事近排祭人回已具白人心不同故好惡未嘗一而俱未可以為然惟以道

觀之則真是真非乃見若止取在上者之言為然則君子何必博學所欲改為家儀雖意在遜避而於義不安蓋其間專是與鄉人相約之事除是廢而不行其間禮俗相成患難相卹在家人豈須言及之乎若改為鄉學規却似不甚害義此可行也所云置

鄉正直月亦如學中學正直日之類今

小民有所聚集猶自推神頭行老之

目其急難自於逐項內細說事目止

是遭水火盜賊死喪疾病誣枉之類

亦皆是自來人情所共卹法令之所許

勅條水火盜賊同村社自合救捕緝實孤遺亦許近親收卹至於問疾弔喪並流俗常行

約中止是量議損益勸率其不修者

耳今流俗凡有率欲濟人皆行踈聚集並是常事

漢之黨事去年李純之有書已嘗言

及尋有書辨其不相似今錄本上呈黨

事之禍皆當時諸人自取之非獨官者

之罪不務實行一罪也妄相稱黨傲公

卿一罪也與官者相疾如讎三罪也其

得用者遂欲誅滅官者四罪也不知

鄉約有何事近之

鄉約事累蒙教督 甚切備喻尊意

欲令保全不陷刑惡 父兄之於子弟莫

不皆然而在上者其不體悉子弟之

志必須從已之令則亦難為下矣蓋人

性之善則同而為至苦之迹不一或出或

處或行或止苟不失於仁比日不相害口又

何必須以出仕為善乎又自來往復

之言辭多抑揚勢當如此惟可以意

逆之則情義可得若尋文致 則不

同之論無有已時如謂殺身成仁者蓋孔

既難得中庸之人且得殺身成仁者猶勝求

生害仁之人豈謂孔子務為殺身以成仁中

前書行老神頭之說亦類此向處事有失

已隨事改更殊無所憚即今所行鄉

約與元初定其有不同鄉人莫不知之

亦難為更一生喻流傳之人耳

荅劉平叔

鄉人相約勉為小善一作願惟鄙陋

安足置議而傳聞者以為異事過

一作加論說以謂強令之所不能似乎不

順非上所令而輒行之似乎不恭退而

自反固亦有罪蓋為善無大小必待

有德有位者倡之則上下厭服而不疑

今不幸出於愚且賤者宜乎詆訾之

紛紛也雖然遂以為不順與不恭則

似未之察耳凡所謂強人所不能者謂

其材性所安難強以矯猶畏慎者責

以寬恭舒遲者責以敏疾之類至於

孝弟忠信動作由禮皆人所願雖
 有不勉莫不愛慕今就其好惡
 之相勸相規而已安有強所不能
 乎凡所謂非上所令而輒行者謂
 之所禁俗之所惡猶聚萃群小江
 姦利害于州里撓于官府之類云
 禮俗患難人情素相問遺賙郵問
 情而不修或厚薄失度者參酌貧富
 所宜欲使不廢且所約之書亦非異事
 今庠序則有學規市井則有行條村
 野則有社案皆其比也何獨至於鄉約
 而疑之乎况諸州猶有文學助教之官
 其職事亦是此類但以廢不舉耳或
 有舉之者安得為非上所令乎以愚

言之則不敢逃責或大人君子不以廢
 言則似亦可恕或謂其間條目寬猛
 失中繁簡失當則有之矣明識忠告
 安敢不從近聞流言過實及於左左雖
 素以相亮亦恐不能無疑聊致一作此
 意幸冀詳照
 此篇舊傳呂公進伯所作今乃載
 於其弟和叔文集又有問答諸書
 如此知其為和叔所定不疑篇末
 著進伯名意以其族黨之長而禮
 之使主斯約故尔淳熙乙未四月
 甲子朱熹識

鄉儀

賓儀

相見刺字

長少進退

往還迎送

衣冠拜揖

請召

齒位

獻遺

饋送

吉儀

祭先祭五祀

祭旁親

禱水旱

嘉儀

昏

冠

凶儀

哭

居喪

賓儀十五

相見之節

歲首

冬至。月朔

不必每月皆行。遇三兩月又不相見乃行。

辭見

謂父出而歸則見。遠適將行則辭出入不及一月者非。謝加其

已有慶事當謝

請召

請召欲食

燕見

議事問訊

皆謂燕見。已上有雨雪或恙故皆止。

長少之名

者謂長於已十歲以上者

父之執友無服之親

在父行者及異爵者皆是

敵者謂與已上下不滿十歲者

少者謂少於已十歲以上者

往還之數

少者於長者歲首冬至辭見謝賀

皆行月朔不常行有故則使人

之

長者於少者燕見之外惟施報禮若

五十以上雖報禮亦息行或令子弟

代之時節若遇雨雪或他故徧諭

少者止之

敵者更相往還或有故不能行則以

書或傳語告之

衣冠

見長者皆僕頭惟燕見用帽子

見敵者皆僕頭惟辭見燕見帽子

見少者帽子惟行報禮或用僕頭

亦不如常請召如主人之服

刺字

見長者用名紙見敵者以下用刺字

其文止曰某郡姓名而已有爵者并爵

書之見一家二人以上則人用一刺古者用

者止以口達姓名而已無刺字後世嫌文恐致差失乃以紙書姓名達之達姓名至恭之禮若加辭語則失其義欲稍止之故立此儀燕見及赴請召

皆不用

往見進退之節

見長者門外下馬以刺授將命者無

將命則自命僕人展刺燕見則使

人白之乃俟乎外次

無外次及雨雪則俟于廊廡下或廳

側偏主人出迎則趨揖之告退則降

階出門上馬主人送則揖而退若

命之上馬則辭不得命則就階上

馬若爵齒德當致恭者則堅辭

之不從則已

見敵者門外下馬俟于廊廡有雨雪

則廊廡或廳側偏次以俟命僕人

展刺燕見則白之主人出迎則進

揖之告退則就階上馬

見少者廊廡間下馬無廊廡或主人

在廳則入門下馬有雨雪則就廳

側下馬立俟命僕人展刺或口報

相見畢告退則就階上馬古者客車不入

大門請見人皆立于門外聞名于將命者俟主人出乃進近世惟施於尊者其餘或失賓主之儀

凡徒行往見所俟之次如上儀

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幹

否有他客否度其無所妨則命展

刺有所妨則少俟或且退若有恙故

不繫此

凡見人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及主

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

告退可也

賓至迎送之節

長者來見先聞之則具衣冠以俟若

門外下馬或徒行則出迎于門外若

不及知及入門下馬者據所至迎之退

則送上馬徒行則送于大門外

敵者來見俟展刺具衣冠據所在出

迎退則送上馬若徒行則送于中

門外無中門則送于大門可也

少者來見俟展刺具衣冠將命者

出請賓入主人迎于庭下既退或留

就階上馬則送其上馬或出外上馬

則送之于門

拜揖

見長者旅見則旅拜主人辭則特拜

若辭不拜則揖之昔嘗納拜者皆

四拜主人辭則再拜堅辭則揖之

若欲納拜者主人納則四拜如不納

則再拜燕見不拜惟嘗納拜者不

見三日以上皆再拜主人辭則揖之
見敵者皆再拜燕見及主人辭疾則
不拜

見少者比日不拜惟拜辱則賓或先
拜或不敵則主人亦先拜燕見則
主人先拜賓辭則止

請召

請召長者飲食必親往面致其意
則拜之長者辭則止既赴召明日親
往拜辱若專召他客者不可兼召
長者

召敵者以書簡既赴召明日傳言謝
其辱

召少者以客目或傳言

赴長者召若有眾客則約之同往
不可約候于別次始見則拜其見
召主人辭則止明日又親拜賜主人
預辭則書簡謝之若非專召則不
必拜

謝之

赴敵者召始見則揖謝之明日傳言
之
若長者召少者議事皆即往有故則
告其所以

齒位

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者不必以齒若
有親則別叙若有他客有爵者則

坐以齒時不相妨者若有異爵者雖鄉

人亦當齒不以齒異爵者如命士大夫以上

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

皆以專召者為上客不以齒爵餘為

眾賓坐如常儀如昏禮亦以姻家為上客

獻酢

凡特請召及餞勞若以長者貴者為

上客則初坐主人興取上客酒盃就盥

洗上客興辭主人命執事者執事者執盃

親執酒斟之執盃以獻上客受之以

授贊者置于席前置在果卓上主人揖拜

上客答拜上客復酢主人如前儀主

人乃獻眾賓命贊者徧取眾賓酒

盃親洗及盥以次斟酒執獻眾賓

眾賓各受盃以授贊者各置于席

前若主人是長者則眾賓旅拜是

敵者以下則皆揖不拜主人乃揖就坐

又揖上客及眾賓皆祭酒祭少許於地乃

飲卒飲主人興拜上客答拜若敵

者為上客皆如長者之儀惟卒飲

不拜若少者為上客亦如前儀惟

上客先拜主人答拜若主人辭則止

若眾賓中有長者貴者當致恭

則特獻如上客儀若婚會以姻家

為上客其獻不以長少皆如前儀

道途相遇

遇長者皆乘馬若不敵則回避其次

則立馬于道側長者揖之則揖之

俟長者過乃行若長者徒行雖已
回避遠見之則先下馬前揖既過
乃上馬若長者揖上馬則辭之
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而行揖之
而過者徒行雖已回避見之則下
馬揖之遂上馬若道有泥濘及壞
雜不可駐足則傳謝之

遇少者乘馬若立馬于道側則揖
進之既及前則揖行遂過若少
者徒行已回避則不下馬避不及
則下馬揖之如敵者儀

獻遺

凡徒行遇所識者乘馬皆先回避
凡遠行者贐之遠歸者勞之又不相聞

恭則辭之

及歲時則有問以不相見及自遠而
至則有遺有新物遠物可以分知人
所欲所闕物可以贈皆隨其情之
厚薄斟酌行之非所行而行之及
當行而太數皆為贖物多則為
貨當行而不行則為吝物雖微
陋誠則受之物雖豐且美不諛不
言或以幅紙書其名物

凡獻者以狀列物致恭者白而後獻
遺敵者則以書簡遺少者則傳
言或以幅紙書其名物
凡獻遺於長者一辭再辭則止敵
者以下再辭三辭則止

凡受遺以義可受則皆不辭可受而

物多則量數而受無名則終辭之
凡受長者遺若所致恭而禮厚者親
往拜賜其次以書謝之於敵者報之
於少者傳言而已

迎勞

長者自遠歸所厚者迎於近郊俟于
道左邸舍將至今僕人展刺長者

卷六

禮記

卷六

禮記

下馬則進揖不拜問訊起居長者
復上馬則從至其家見之乃退若長
者不下馬命之上馬則上馬立俟于道
側以揖之不敵則堅辭避之

敵者則馬上揖問勞畢請所迎者先
行或堅辭則或先或後勿同行不可
在所迎者之先

少者不迎若當勞者如請召獻酢儀
餞送

長者遠行以情之厚薄為送之遠近
或勢不能遠者亦不必遠先俟于
道左邸舍命僕人展刺長者下馬
則進揖或具酒食則延請獻酢不
具酒食則告別送之上馬

卷六

禮記

卷六

禮記

敵者若有酒食則如長者儀不必展
刺無酒食則立馬于道側俟其至
揖之更送百餘步去者辭之則告
別其送者亦推去者先行去者堅
辭則遂揖別而退若將行以酒食
為餞則如請召獻酢儀

吉儀四

祭先

祭先之禮自天子至於庶人節文名物
差等雖繁然以禮事親其義則
一寢廟雖不崇而修除不可不嚴牲
物雖不腆而亨饌不可不親器皿雖
不備而濯漑不可不潔禮雖不得為
而誠意不可不盡故齊宿薦徹致
愛與恭豈可徇流俗燕饗之常尚
鄙陋不經之事今雖未能方古亦當
略舉春秋之薦旬日具修三日齋
戒務在躬親誠潔而已節文有不
備則可漸求非禮之祠削之為善如
有意復古自可本諸禮經

祭旁親

鄉儀

近世祭多及旁親情雖近愛事則無
義禮惟殤與無後始祭于宗子之家
自餘祭者皆為祭非其鬼蓋致隆祖
考不得不然

祭五祀

士大夫止當祭五祀耳山川百神皆國家
所行不可得而祀近世流俗妄行祭禱
黷慢莫甚豈有受福之理哉

禱水旱

水旱之災止可相率祈禱里社至誠齊
潔奠以酒脯可也若妄行望祀合聚羣
小喧呼鼓舞非士君子所宜為

嘉儀二

昏

古之昏禮其事至嚴以酒食召隣里所以厚其別親迎執摯所以致其恭不樂不賀所以思其繼同牢合卺所以成其愛豈有鄙褻之事以相侮玩哉近俗六禮多廢負財相交壻或以花飾衣冠婦或以聲樂迎導猥儀鄙事無所不為非所以謹夫婦嚴宗廟也今雖未能悉變如親迎同牢豈可不語流俗弊事豈可不去若有意乎禮尚進于斯

冠

古者未冠為童子綵衣紛執事服勞以事長者所以教之遜弟也今自齠齔皆具衣冠與先生抗禮此孔

子所謂欲遠成者豈養德之道哉今欲年來二十者雖未能不冠止以帽加首凡有聚會皆立侍執事以聽命庶幾稍知事長之禮至二十則父兄擇日命賓略如古禮加冠而字之亦助風教之一端也

凶儀二

弔哭

凡弔謂弔生者哭謂哭死者與死者生者皆相識則既弔且哭識死者不識生者則哭而不弔主人拜則答之不識死者則弔而不哭凡弔節始聞其遭喪或聞喪弔既葬反哭一弔

凡弔服用素小幘頭用白絹或布為之白布襪

衫角帶右竹服之親則麻帶或未能具或勢

不得為日用常服去飾古者羔裘

弔蓋喪用上服則情文不稱近世多避忌皆用吉服殊不知其義士君子變而從古乃

善然今士大夫謹於禮者亦多以素服弔喪若主人不改服

則亦常服近世大喪卒哭則多用墨衰齊衰以下受弔多不用喪服

如此則弔非素服復為非也

凡弔時皆以俟其成服後朝夕哭臨及

聞喪舉哀時

凡弔長者必旅弔之推一人先致辭畢

乃再拜其特弔亦致辭畢再拜

弔敵者雖旅弔亦特拜弔少者

致辭而已若主人拜則答之嘗納

主人之拜進前扶掖不答拜古者弔

人拜賓賓不答拜今未能行且施於嘗納拜者

凡弔辭當云如何不淑或知之何之

類再以言慰其居喪之意凡有

喪者一人以上止弔其服重者一人服

均則弔其主喪者或長者或不相

識則止弔其識者喪無二主故也

凡喪者為酒食及為制服以待弔者

皆不可受若問喪者已為辦具則

止之或已專為其家治喪則當

徧諭來弔者更不須具蓋弔喪

本為卹甘苦患難協力助事往則

白衣弔服若使其家哀戚之中友

為已營酒食衣服之具受之

豈得安乎此俗行之已久為害不

細士君子力變之為善 如送葬之期致送金

發引則送之若喪者有書請召皆辭之請召尤非所宜也

凡弔哭同舉者先哭後弔非弔時而

往哭者則哭而不弔主人拜則答之

凡弔哭在同里則相約同往除祔奠

外不可設道祭 祭奠皆主人之事賓客止可助以奠物或

助其執奠近世道次設祭甚無謂

凡往哭情重者雖遠必往情輕者非

同里不往

凡往弔之節始喪斂殯朔奠啓殯祖

奠葬虞卒哭皆可往亦不必悉往

未葬則哭柩及殯既葬則哭墓墓

遠則哭于其家

凡聞所知之喪可以往哭則往哭之夫

能往哭則遣使致奠祔之物就外

次衣弔服再拜哭送之 惟情重者如此 過

暮年則不哭情重者亦哭殯或墓

而已

凡往哭皆衣弔服死者是敵者以上

則拜是少者則不拜皆舉哭盡

哀當祭奠則助奠其酒食若主

人不哭則亦不哭其情重者雖主

不哭亦哭之

凡往哭若始喪可以親致祔則因奠于

靈位之側

居喪

喪禮備存諸經五服制度著于甲

令釋服作樂律有明刑近世居喪

或輕或重或服或不居處數會
出入之節多無所變去麻月筭雖
有等差殆成空文遠則弃先生
之禮經近則犯 本朝之法令
喪事貴勉在士君子之行參取
近人所安酌以禮意粗舉一二以為
復古之漸庶可遵用云尔

凡遭喪聞喪自總麻以上皆當制服
今布無升數且隨精麤以意定之
經帶麻葛自有小大之制總除之
節當遵用之終其月筭而除之材
亦當易以縞素力不能具
或勢不能為且可去飾

凡三年之喪除不得已幹治家事外
終喪不可行慶弔請謁聚會之

卒哭後有甚不得已事須至身
人者可斬髻衣墨衣行之事畢
其喪服甚不得已如為人論訟當入公
府或親戚間有急事不可不親
執事之類自餘請謁會集之類皆
不行無言或有未安以書謝絕之
之

其有喪未卒哭當如三年之喪已卒
哭有不得已人事則衣墨衣行之
或可已者亦不必在室受弔接
賓客皆衣喪服

凡大功未卒哭有不得已事衣墨
衣以行在家接賓客亦衣墨衣
行請謁惟不行慶禮及召人赴
酒食之會

凡總麻唯哭臨受弔乃衣喪服

餘皆衣墨裘出入如常唯不行慶
禮及召人赴人酒食

鄉儀終

此篇舊題蘇氏鄉儀意其為

蘇昞季明博士兄弟所作今按

呂和叔文集乃季明所序而其篇

在焉然則乃呂氏書也因去篇題

一字而記其實如此序照乙未四月

甲子年三月二日識

往年冬者嘗更定吳門聚拜
之儀及期而會位叙秩然進
退惟肅禮俗之易興也如此
令得 晦庵先生所訂呂氏
鄉約鄉儀用刊諸梓貽我同
盟庶將因二篇之載而廣之
平居周旋里黨無一不中節
則禮俗之盛當不止歲時聚
拜而已嘉定壬申長至前十
日郡文學李 青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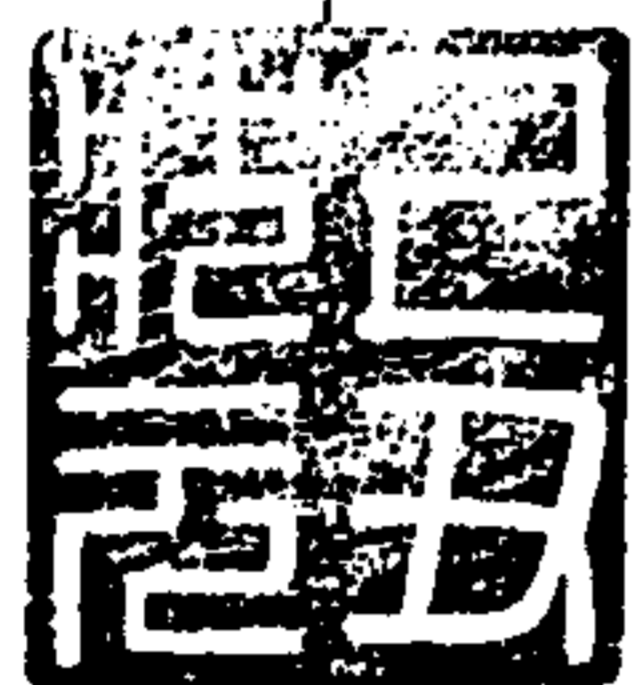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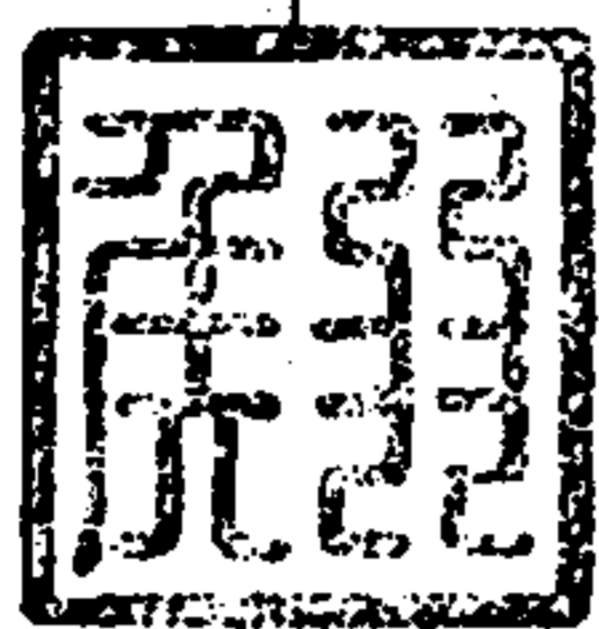
原缺

乃大者不墮禍福之中超於形
如之外上知極文之微而明至
道下謀揚墨之取而尊聖人教
黃石之秘以救世靈傳河汾之
業以垂師友借老莊之書文孔
子之易深入義理之觀之旨苟

通曹洞五位之言自成一家獨
立古今其推許之至甚矣其讀
之閱深奧衍滕妙獨出摠之
正位居體之一言其樞要也
周之至靜李之未貴通和承
傳歷世不易心之本然自不可
得而易也方人之喜怒哀懼
象樂滿腹若見其境者及其
其過而思之竟後實存乃其
直感之偶結而達至清淨之
本然亦大誤矣夫本清如河之
濁而律之復清本明也教之

則為之而後之是謂且象
考常自外而清且明在固在
也知其立象而執之不移非正位
居體者孰能之善會之於程
門所授受他者甚深不然在象
象其論之以行子辭之誤法在
序
序
序

萬曆丙辰冬瑯琊焦竑書



安正先生集目錄

上卷

統論

中庸

○治亂

坎離

清明

本宗

易數

安正先生集目錄

十數

○著數

河圖數

元數

又九疇

學宗圖書

○著卦

洪範說

皇極會要

○宅心

○傳道

○大人

○精神

處明

妙用

六九數

又十數

又十數

卦數

六爻數

九疇數

洛書數

圖書奧旨

九疇

洪範圖

建極定數

經世錯數	思無疆說 <small>本心附</small>
本心附	大法要樞 <small>兩端說附</small>
兩端說 <small>附</small>	無知說 <small>附</small>
有序	論習
叙學	指要
○論取	鄉原
本末 <small>附</small>	○言德行 <small>附</small>
傳習 <small>附</small>	○道德
時習 <small>附</small>	行之著 <small>附</small>
安正忘筌集 八目錄 二	
利爲末 <small>附</small>	踐形
○誠信	○克念
○進德	善剝
熄見	迷悟
宗元	觀身
觀象	觀生
生生	戒偏
絕四	傳要
真博	○能化

○出入	習坎 <small>附</small>
讀文中子	
下卷	
易圖	黃中
虛中	正旁
位尊	一家
爻象	君火
自然	知至知終
不習	一貫
安正忘筌集 八目錄 三	
地類	大正
文德	師
咸感	大小畜
神德行	筌蹄
無大過	○言行
人文	○仁義
坤藏	養中
致養 <small>附</small>	用艮 <small>附</small>
叙和 <small>附</small>	利用

得輿

韓文公

上下經

積習

明報

守微

子房

題忘筌集後

題明報篇

安正忘筌集目錄終

安正忘筌集八目錄

四

安正忘筌集卷上

宋浦城潘 植子醇著

明新安吳允清肇一校

統論

聖人觀身心於易。易無體。是為大象形所由生。易無思。是為太極心所由起。無體者身之本。無思者心之源。大象伊何。形影未兆而非。夢者是也。太極伊何。喜怒未發而在中者是也。此以未始出吾宗。故居形數之先。制形數而非制於形數。斯謂之常。以無古今無

安正忘筌集八上卷

去來。上無初。下無終。涉萬變而此不變者也。聖人方其與人為徒。則有身有心。於是獨觀其始。以歸其宗。故觀身於良。而得不獲其身之理。觀心於復。而得退藏於密之道。身心復本。而即廣居正位。以恬而養。以虛而應。無非順至理之自然。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去智與故。循天之理。其應而寂也。亦猶響答而谷。虛形燭而淵靜。甚夷易而略無難者。後之學者。不知不習之道。由地道之光。惟黃中通理。則正位居體。乃溺於楊墨之有取。而畔援歆羨之心。勝於是景仰其高

此易說而天下之理皆矣

此易說而天下之理皆矣

觀其便者
去其害者
運明法入日
多身耳

明慕悅其功美循其步趨而從之跡則是矣其所諱
則殊也皆原於不明而汨於有取有取則隨所見見
則不離兩端兩端而有取則必倚於一偏兩端而偏
重則傾而非中庸故不立中庸不可能唯兩端偏重
之見熄則至焉中庸之為常蓋以身心之本也聖人
體之以應萬變動而時中斯無往而不立應已而寂
不離本宗以循身心之本始不墮禍福之倚伏不明
則取故慕其仁樂其義而學斯在外矣凡後學之失
悉由於取楊墨之徒啟之以陷後學辨而出之亦不

安正忘筌集入上卷

宜略聖道平易直諫本宗所以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理得而成位乎其中成位自成則無功而超詣矣

宅心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蘊太極之中是為天地之
心而天地之心寔無定體大包六合細入秋毫本無
限量與太虛等虛包萬有而無畛所可證者感應而
已故雖見其心於復乃無心之心唯見其情於咸而
感應獨存焉有感斯應悉緣象類感之以其道則正
感之非其道則忒蓋以本自無心特隨感而應惟影

其成而天地
其心而人心
其見天地之心
其見人心之心
其見天地之心
其見人心之心
其見天地之心
其見人心之心

響耳是以文武適正則致天之屈幽厲反是則天之
方虐是則天地之心必待聖人而後立為人上而思
所以福天下豈他道哉慎所以宅心而已心之所居
位正則體正體正則天地正是以陰陽寒暑七政四
時靡不悉歸於正而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質其本源自宅心正位而已正位之居喜怒哀樂未
發之先也是謂大中唯兩端無偏重則至焉聖人之
所以為聖人如斯而已

中庸

安正忘筌集入上卷

神自正位出應所感唯燭理接事而已燭理則為智
接事則為行智所以知此者也知之斯能行之知之
過則其行之斯有獨高而不可以跂及者此賢智之
名所以立也夫道不可以不知既知矣則安冥之以
不知始安於正位而無我此理不論乃專以知為事
則其德反離而貳矣不知愚也知之智也皆一偏之
名也夫畜而不知者萬物也由而不知者眾人也用
而不知者百姓也是皆以不知為患也此所以為愚
而所謂智者則又無所不知而不悉多知之為敗夫

知以知不知為尚不爾則至空不知處而反知焉。所以為病是以多知為患也。此所以為智。智者過而愚者不及。過與不及等耳。皆非中庸也。嘗謂賢者過之為趨高也。其患在歆羨於外。慕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趨高以有蔽於外。道若何而可明。智者過之為其鑿也。其患在居畔而援。取邊境之人。其名為竊也。穿鑿以有窒於內。道若何而可行。蓋智慮外通。故常思出其位外。通則內暗。而多窒。黃中中通。是以美在其中。中通以朝徹而無礙。唯黃中通理。則正位居體。

安正志筆集 八上卷

四

得主有常。茲謂中庸。賢智居在一偏。既不至中庸。則反與愚不肖同科。以既非正位居體。則體皆裂。其大全而麗一曲。均墮於形數。何足尚哉。然中庸不可能也。始以兩端有偏重。引之出而麗於不正。惟無兩端偏重之蔽。而一視焉。斯無繫而復正位。故不期於中庸。而自中庸矣。以其不可能。無所致力也。其機在於外有繫。而中不止。特齊其兩端。而均無取焉。自不繫而止其所。斯中庸矣。

傳道

大道之傳。自堯舜以來。前後相承。若出一人。聖道大備。無不該貫。而有至要者。足以總括無外。故孔子於終篇發明其旨。其言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是堯舜以來相傳者。允執厥中也。抑嘗即書考舜之命禹於允執厥中之前。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以來相傳之寔也。嘗謂人心者。變體之心也。有思而有為。道心者。妙體之心也。無思而無為。有思有為。則其慮宜深。惟煩復始。厲而無咎。故惟危無思無為。則

安正志筆集 八上卷

五

其藏宜密。以復小而辨於物。故惟微。夷則微。而於夷處則安居。偏則危。而於偏處則宜覺。即偏而覺。偏其反而則惟一矣。於此精之又精。則兩端不迷。不見等差。始一貫而會於大中。中在喜怒哀樂未發之先。位乎皇極之時也。此時無我。不待致力。精者非他。特即偏而覺。覺則自不迷。復始則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偏而能覺。及復其道。神德行於向背之頃。斯與道心脗合。而會於大中。是謂成位乎其中。雖此猶藉人功也。迨燭盡兩端。本異名而同實。迄無可偏。

重者自不傾而麗有方矣。非至精不能與於此。彼之不明其本。而以私見取之。若子莫之執中。此聖道之所以差也。有取則所學者外。雖中亦偏。既非成位乎。其中於是。及有一偏之蔽。要之道不可取。惟不主一偏而兩端一貫焉。自然復正位而中矣。

治亂

堯舜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由太極以生。堯舜由大中以立。大中者。人心道心合而為一者是也。虛以立。一以行。卷之不盈。握舒之彌。六合是為妙用。卷舒自

安正忘筌集 卷上

六

如故。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者。是其體。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者。是其用。此其所以建立三極而範圍天地。燮理陰陽也。此道相傳。自二帝與三代之盛。前後一律。文武重光之際。宅心無貳。故其馴致。則由庚作而陰陽得其道理。崇丘作而萬物極其高大。魚麗誄其盛多。華黍歌其蓄積。三登相仍。以底太平。皆原於以天地之心。理天地故。其成效如此。自周公為成王作康誥。叙商考成人之宅心。其可考證者。本於建用皇極。而成王有重光奠麗。陳敘則肄之訓。爾後茲道漸不

聞於在上之人。而先王之澤竭。故自成康以後。漸以陵遲。繼以五霸之假。楊墨之取出。而亂之途失。本宗此道堙沒。不復見矣。天之未喪斯文。孔子集大成。而終於獲麟。孟子學孔子。而終於無有乎爾。道不行於上。教但垂於後而已。直待黃石傳。而漢興。河汾盛。而唐顯。治安之術。必由此道之行也。噫。大中之道。由人心道心合而不貳。以致妙用。故入而復。本是其常。出而致用。是其應。有本以立。有用以行。而妙用之功。全既失。茲道專用人心。背本逐末。不復知反。而道心屏

安正忘筌集 卷上

七

蔽隱沒。不可見矣。人心適偏。常危不安。迷其所歸。易常以妄。是為夢幻。以夢幻之心。應天地之本心。其不合也較然。非徒不合。而亦隨之以變。陰陽何由而和。妖孽何由而熄。禍亂何由而止。周自成康以後。治安不能十之一。而亂離常至於十九。民窮於兵革。糜爛而莫之救。使憂世之士。不悟其所以然。則已。悟則豈不深痛之哉。

大人

大人無已者。養其大體。而不徇區區之小已也。不徇

區區之小已斯合併而為公焉太虛無際藏諸方寸之間其分而為天地運而為日月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昭然自會未嘗有二也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天地之德天地之心也合天地之德由見天地之心也以天地之心為心則合乎天地之德矣與日月合其明者審乎明之相推而生也坤道之光變乾為離而乾亦變坤為坎故日常用坤之光而月常歸坤之明體之者亦必用其光而復歸其明焉光明於是乎緝熙

安正忘筮集八上卷

八

而與日月無異則合其明而見天地之心矣四時之運皆天行也見象而見天地之心則消息盈虛動以天行則與四時合其序矣神之所為由此而出也故鬼神無私惠迪則吉從逆則凶惟影響耳無私之德契乎冥漠則與鬼神合其吉凶矣動必符於幽明而不在區區之小已是其所以為大故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允出此道則感之者化故一正君而國定矣

坎離

乾天也眾陽之所宗故為大赤坤土也土之真精矣五冲氣位乎中央故其色黃赤則陽著見而已黃則地道光焉故坤之中爻入乾之中爻則為離斯謂之黃離乾之中爻入坤之中爻則為坎故坎為赤木煨以火土性盡則為炭炭之再煖唯赤而已不光也發以薪蒸灌以膏油以土之精加焉其焰則黃所以光也故凡有光者其色皆黃以土之真精資至陽以發也脈之六部皆有胃氣則生以有土也至發見乎色則黑欲如烏羽赤欲如帛粟朱砂皆有神光則生亦

安正忘筮集八上卷

九

土之真精發見乎外也故土之真精為常生而常明焉惟其然故坤之正位入乾之正位加一畫之上則為離故離火外明以明來自外故也乾之正位入坤之正位加二畫之上則為坎故坎水內明以明根于中故也內明水性則通徹無礙外明火性則蔽隔多暗蓋離上下皆陽畫則赤而已唯黃居中焉則光故離火本末皆赤至末赤則於赤為過矣隨而黑焉在人者奚可恃外明以為常然而不歸其明哉然光明皆資一以致用故真一用其光復歸其明不迷復也

用其光則離之性也歸其明則坎之性也坤既變乾為離故日常用其光以外照至於月則以坤之光既變乾為離矣故向日而明復歸背日而明漸往所以有盈虧然其原由坤實本明也故反照則明復歸焉性之明由是也此大人所以與日月合其明於是用其光則可以觀生歸其明則可以觀象至如鳶飛魚躍而上下察則天地皆不外乎所觀矣土之數五唯六二一位變乾為離而離為日以司外視其在本體之明益多焉歸明於本以全坤德則其照益廣矣夫

安正忘筮集 上卷

十

然後於明為足言離特用坤之光故火為外景是以目之視也合明而明合暗而暗則其明也合日火之明耳橫目之民見光而已以未嘗歸明於本以見曉於冥冥若是者安得不變而為黑以與草木同盡哉故曰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目無見則為土矣

精神

精神之學所以深究精神之旨精者神所藏神者精所應精神彌滿於天地之間其氣為陰陽其數為一二其物為水火皆宗於精神在天為日月所以照燭

四則神去
謂至人所以
存元氣矣

幽隱在性為光明所以炳察內外神貴乎齋齋而得休息此養神之道也所以貴於葆光襲明焉光明合乎日月常貴於歸其明歸明而不用則蒙其致用則徹故蒙以養正是其常徹以見獨是其適明之照事察理則為思思戒於出其位出其位則思不睿是為理事之所役麗於一方而罔覺理之暢者觸類而旁通是謂元通不在於苦思苦思是中方窒而未通乃強以求通強以求通則愈窒而反以累神苦思而不止則過於明明淫則為心疾蓋以離火之為人心與

安正忘筮集 上卷

十一

為橫目一也皆察外而不自察見彼而不自見是以麗於不正之體而起生滅惟能歸明於昧則復乎明之本而為元玄為蒙元所以養神蒙所以養正此其所以作聖而常人之思悉由偏重出麗一曲過是則思所不及若夫不出位而無封畛之所常人則思無自而至此自非已覺則未嘗於此游心能游心於無封畛之所則一念而作聖矣

清明

道心本天地未判之先人心由坎離既分之後君火

則明而明也
此中以勝火
而明也
日月合明也

之傳變乾為離其在人也則為人心為橫目方其在
天離常用坤之光坎常歸坤之明原於坤二變乾二
而為離乾者純陽純陽用之而光獨熾明雖坤精乾
陽已用而熾故月雖歸其明終不能勝火是以月之
滿也唯望而已至如晦朔之際全不明者屢矣况人
日榮外景而略不知歸者邪歸明之艱雖坎之習不
能常滿計天地猶無全功而聖人之心其明常若
滿月之耀夜固與日月合其明而獨能勝火乃足以
補月之未至者由強以自勝也故勝火者聖人之心

安正忘筌集八上卷

十二

也火勝者衆人之心也橫目所睹濁明外景天光之
發清明內景外景則內晦內景則朝澈濁明則見光
而已清明則無幽不燭濁明偏而清明備也月雖歸
明實明之本舜之濬哲成之昭融皆清明之在躬者
也未見道之人全用者離全闕者坎欲進此者當使
明夷而宥坎常勝離月常勝火要其終猶能補天地
之未至者矣至於不用則蒙以養正用則澈以見獨
非月能勝火則未能兼有而具此者也

處明

君火不用事故常葆其光而襲其明居坤正位之時
特黃中而已未嘗耀也及變乾為離而致用焉故日
乃用其光乾亦變坤為坎而月復歸其明明歸本位
矣宜其晦也而乃明焉以乾陽之一用之也惟明夷
明入地中是復還其本位本性如其初矣故異於月
之歸其明是月特坤體而已乾陽既來已為之主所
以歸其明而為乾陽之所用是以致用而明還其本
位本性乃坤之黃中也故言明夷務暗所尚者襲明
也歸其明而致用故言月有明所尚者並照也人能

安正忘筌集八上卷

十三

歸其明則可兼是二者蓋用不用自如也然不照則
昧是在坤之正也照則澈是致坎之用也蒙以養正
所以作聖澈以見獨所以元玄通能歸其明以全坤
德則制之在我惟所以處之何如耳二卦皆可尚也
要之養正乃其常焉

本宗

枝幹有本流派有源嫡庶有宗臣民有主皆繼於一
而會於中聖人唯據會要而萬事皆畢故堯舜之傳
所執者中孔子之傳所貫者一皆據會要之地也會

要之地總括萬理演暢萬義蓋理窮義存而名亦不立之所於以兆理義者也。由理而得義由義以生名名定而實辨焉。後之人皆可循波而探其源也。自其所生而求之。如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者。可名曰極。蓋以有中則有上下。因兩儀而命極之名也。自其所出而求之。如降而為德。為仁義。為禮智者。可名曰道。蓋以有道則得此而為德。因德而命道之名也。本自無名混為一物。特總於無名之璞。所以會身心而身心藏於此。所以為密者也。緣義而命之名。名雖有萬

安正忘筌集 八上卷

十四

而其本一也。此理也。知識可及焉。而所謂名義者。必有象以卓冠名義之先。而名義之所自以出。故立名義則象呈焉。可驚可愕。可愛可惡。象呈於中。而見於外者。不可掩焉。大象非知識所可見也。必大目視之。而後見焉。見理者。名義舉則見。名義去則不見也。見象而不俟名義。則名義都忘。而象自獨存。是謂大象象之帝也。此之謂身之本。而進道者之所必見者也。夫神寓於知識。則見其理。神顯於光景。則見其象。見理猶與象隔。見象遂與理該。進道之的實者。乃在於

聖而不
知
謂神
龍
云云

見象。大象為萬象之帝。所以閱萬象者也。天地之照也。萬物之鑑也。是以名義至。而所立之名義。其象自呈焉。見大象。是見身之本。而心智之本。亦賅而存者也。所以照燭萬象者是也。餘皆可忘矣。等之筌蹄耳。得象矣。動而天行。以順之。保合太和。以養之。恬愉交暢。以樂之。優游自得。以適之。凡所以備其天養者。無所不至。而又持之以不倦之誠。以曲全其天功。時出而用。以上下察。上際下蟠。與天地同流。以縱精神之調適。爾其自神自明。自通自悟。自無古今。自無去來。

安正忘筌集 八上卷

十五

其日用也。應機而契。無不如志矣。夫是之謂實學。

妙用

大道之傳。自堯舜始。空不可以有加。而仲尼賢之。蓋堯舜得正位之妙體。而仲尼擅真一之妙用。堯舜傳中。所謂正位居體。孔子傳一。常藏用而專妙用。故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體居於正位。其道至簡。而無窮之妙用。雖陰陽不能測。非至神孰能與於此。妙用至神。變動不居。以酬酢萬變。於以財成天地。鼓舞萬物。已則藏用於正位。是藏用致用。利用。孔子兼之也。

觀象而見象既得正位居體則不可測之妙用尤在所急兼此始全造化茲所以貴於神德行也。一為真宰以專妙用猶之雷風至神變化不可繫繫當順其適恣其運用初若為飛魚躍以察上下上際下蟠周流六虛縱其調適即偏而無不正矣而又藏用於正位當時命而盛行於天下則運動樞極斡旋天地而反一無跡均出此道進此道者當兼盡堯舜孔子則天地造化斯無餘蘊

易數

安正忘筮集入上卷

十六

易之大旨有四。謂言意象數。而數尤其顯而易見者。善學譬治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故學易先學數。數既較然明辨。斯不疑其所行。而微妙處始可詣矣。易數君於五。而總於一。故五之位在中。而一與之俱為出乎數。而用數者。蓋真君真宰。妙體妙用之不相離也。堯舜執中。孔子貫一。皆此位之數耳。知至而至之。則旁通並貫矣。學者首當考諸數。以知出數。而用數者之成位。至是位則超形。於是止其位以觀象。見象則見易矣。

六九數

數雖顯而所以為數者隱。學易者當探賸索隱以知易之本。知本則末皆迎刃而解矣。何謂易之本。曰精神之大全者是也。故易以冲氣為宗。冲氣含明精神之大全者也。此易之數所以君於五。天五冲氣天下之至精。天下之至神。以蘊天下之至變於其間者也。判則兆於一天下至精之變也。易君於五判而兆於一。故易變而為一。謂之一則一與五可知矣。一與五為六六則陰數窮矣。窮則變。變則通。易之所以為易也。陰窮則變而為陽。故一變而為七。謂之七則二與五亦可知矣。明舉成數者。陽主進故也。七變而為九。二反繼七者。陽主進。進則其道常饒。故其數常衍。所以七之後更申之以二也。九者究也。陽又窮矣。乃復變而為一者。陰主退。退則其道常乏。故其數常耗。所以反一無跡。復歸於混沌。陰陽已兆於至變。則天地由之以分矣。於是輕清者上為天。而天總眾陽。主進而數衍。則九空為乾之數。重濁者下為地。而地總眾陰。主退而數耗。則六空為坤之數。九六之數既有所

安正忘筮集入上卷

十七

所

寓聖人於是倚數於參天而一三五為九倚數於兩地而二四為六禮曰中立而不倚倚則各倚於一偏非其正也知倚數於參天兩地則可以知天下之至精天下之至神天下之至變是乃六九之所自起數之正也由此則可以知易之所以為易矣陰陽者精神之一氣乾坤者陰陽之一物天地又乾坤之彰於有形者也易之取象以顯彰隱六九麗乎數天地麗乎形可以倚數而其旨遠矣可不鈎深知遠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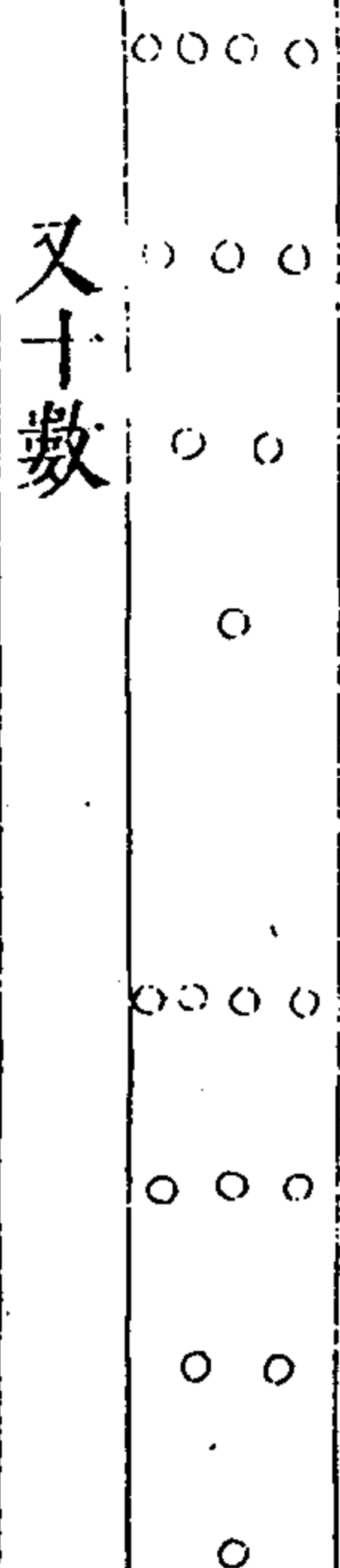
安正忘筮集 上卷

十八

十數

九數 八數 七數 六陰 莊子曰其數一二三四是也四時其大者過是則何言而
四 三 二 則數一 四時所自以行者各一二三四則十數備五則出數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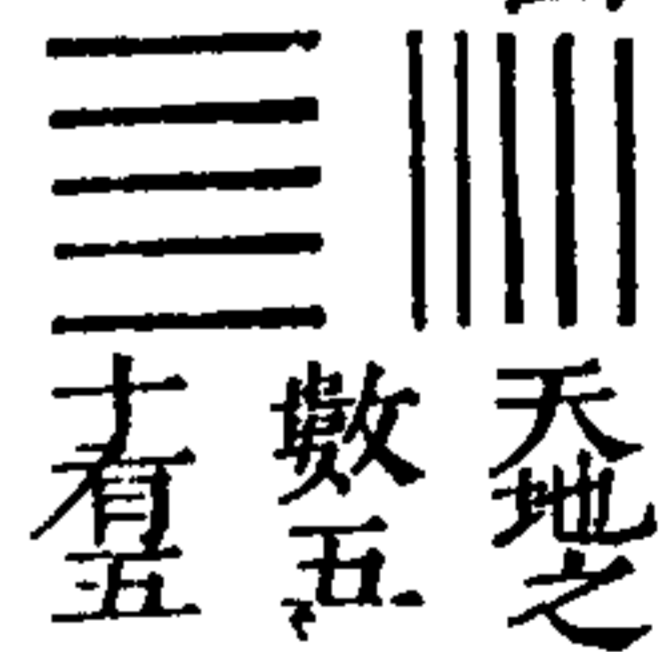


著數

著之德圖

⊖ 圓以三包

一於中



天地之數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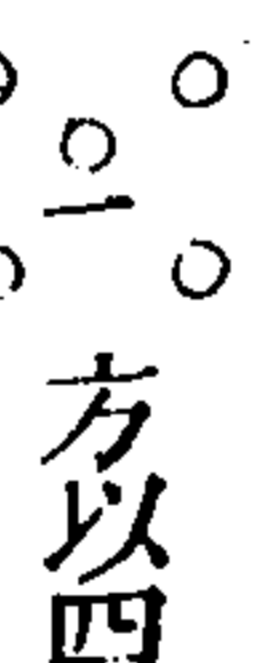
六包一則為五十五有五而除七七七四十四十九則餘六九為著數是與出乎數

卦數

卦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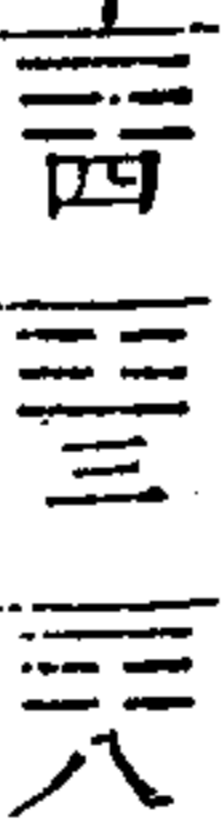
六位相合



方以四

成十八

包於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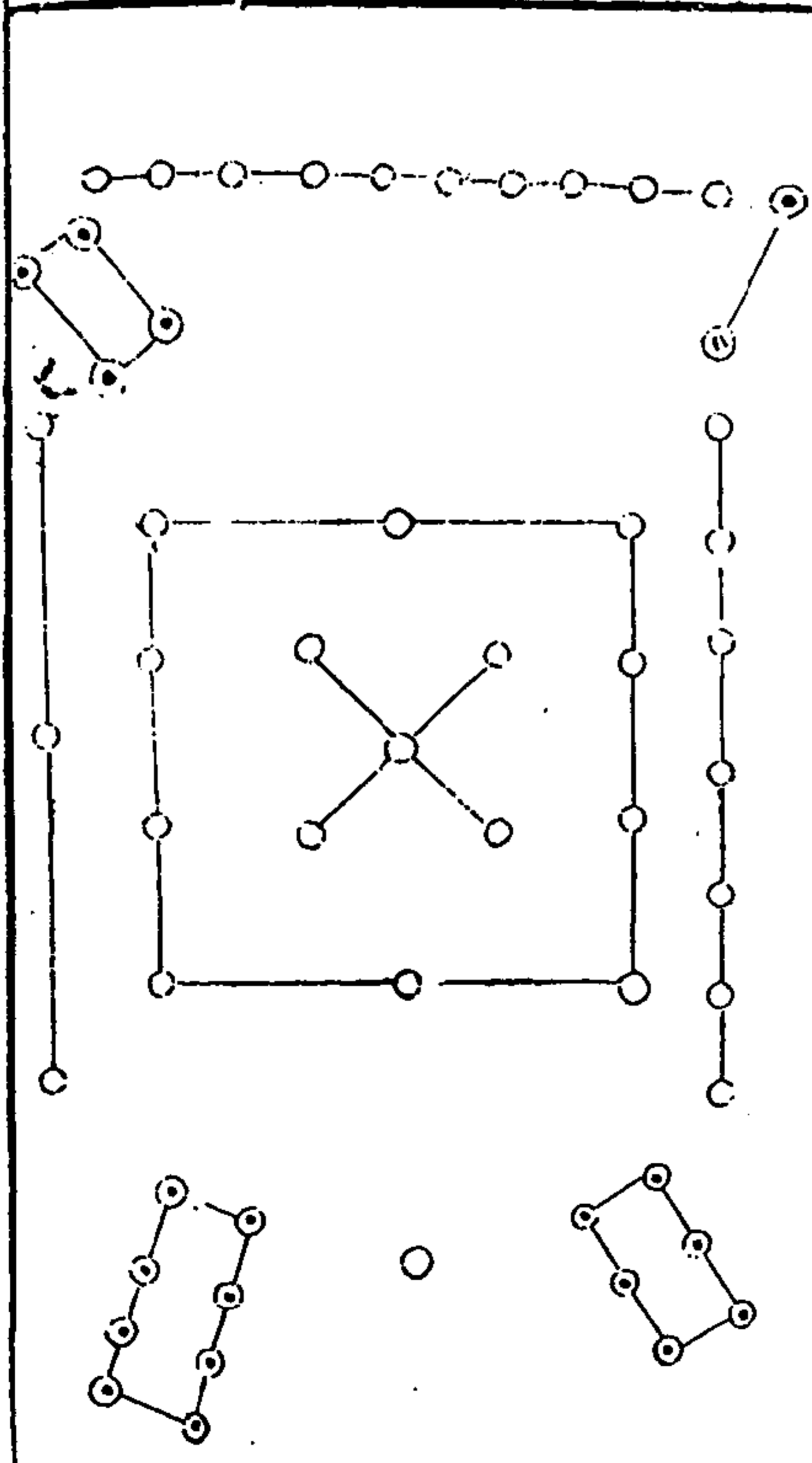
六十四為卦之數

五與一同宮為出乎數堯舜在上而傳中。正位也孔子在下而傳。一真宰也皆出乎五。一於此藏用而無跡故密唯知其體同焉耳

安正忘筮集 上卷

十九

河圖數



六爻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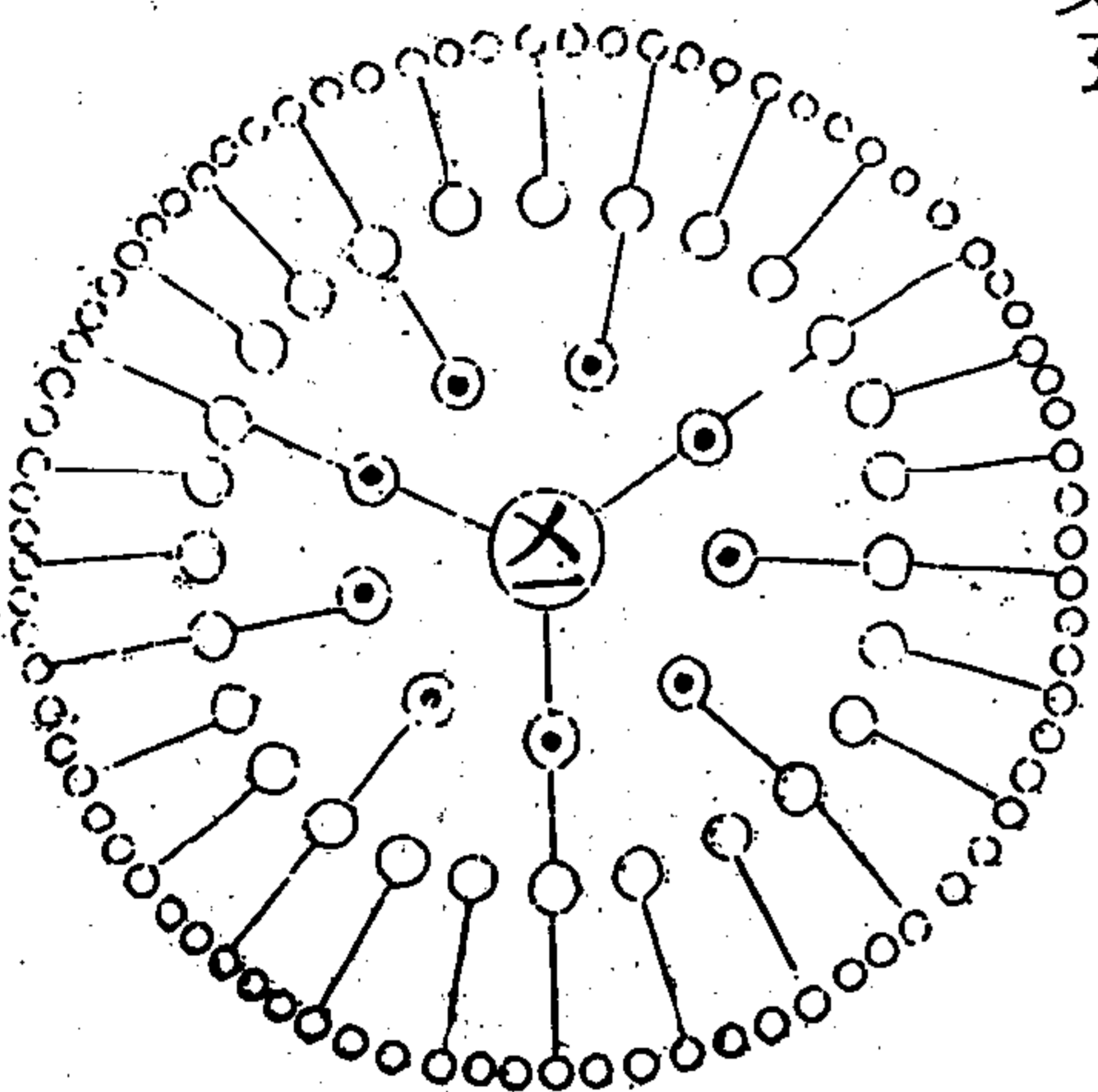
五為君位出乎數者餘爻其數

× × × × × ×

亦五皆真君至德之所寓故神

安正忘筮集 上卷

元數玄



二十

揚子草元推而至於八十一家老子論元演而至於八十一章皆著之德圓廣其一數耳自一屈信之頃暨千歲之日至皆不離此數所以天子王后設內外治之官小大相維其數固已如此皆輻湊會極之理漢儒苦元之難知豈非聖傳既絕時無知道者歟易之妙在坤之六五土之真精位焉歸藏於此為密卦之德方方包真精於中方者靜故藏密圓者動藏密者之所致用也必精於藏密始無大患乃可以與權而致用於是吉凶可與民同患揚子作法言者潛心篇似矣然謂潛心於文王潛心於仲尼則是與畔援欲羨者亦無以異也外有繫矣心豈嘗潛哉藏也猶潛龍之潛藏身心於至密非外有繫者之所能也自知未明雖聞有此理而不能詣也徒得一數而為元未有甚補於聖道因述元之數而及焉

安正忘筮集 上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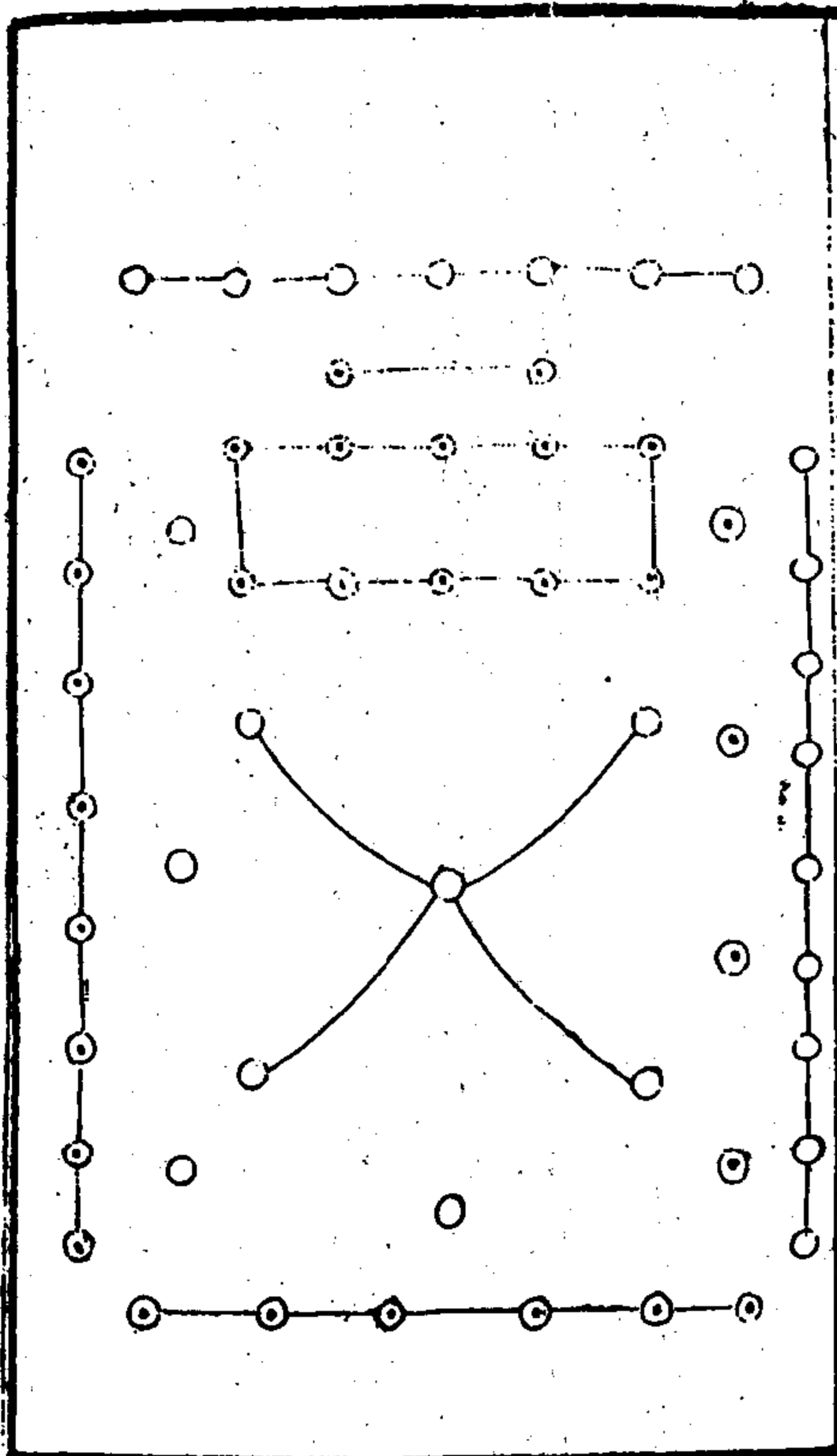
二十一

九疇數 九疇與卦德雖一類而數與卦德不同卦德極莫方九疇引類故也莫方故八卦各相合而成十地數也引類故八卦各相合而成九天數也地數以歸藏而藏密天數以皇極而經世蓋卦德主藏密而不用皇極主經世而致用所以名數不同卦亦有引類者至引類則亦同九疇乾坤生六子斯有類復遇姤生諸卦斯有數乾坤父母類也艮兌於男女俱少震巽俱長坎離俱中其數各相合而成九故經曰天一地八位山七澤二通氣雷四風五相薄水火三不相射八卦相錯卦德雖定數至引類則亦錯數况皇極所以經世豈得不用錯數然亦與卦德不同者用不用之異也皇極雖主經世亦必先藏密經世雖其疇用九藏密則皇極自居五數矣用故一與五俱顯不用則虛五而一於此藏焉探其所藏則皆為十五數矣

又九疇
箕子述九疇叙皇極於中於是莫不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輻湊謂之會。止其所謂之歸。是深明前聖卦之
德方之旨。與天下同歸之意。疇類也。如田疇之疇。有
疇類者為疇。無疇類者為疇。出疇類者所以君其疇。
類是謂皇極。而皇極之建。由兩端之類。無偏黨者也。
皇有道。而無為之君。所以立天下之正位者。以此。坤
以土而稱主。主有土者也。極以道而稱皇。皇有道者
也。皆所以為真君之稱。然則進乎是者。若文王之宅
心。其亦建用皇極。歸其有極之旨歟。商者成人之宅
心。其亦建用皇極。歸其有極之旨歟。苟得於道。無施
而不可。乃若風后握奇制勝作八陣。是亦卦之德方
之意。李靖因之作六花。是亦著之德圓之意。知此則
知無物不然矣。此中所以旁通一所以並貫也。

安正忘筮集 入上卷

洛書數



二十三

道常無名而無名之中。至理畢具具而未形。惟名其
理。道由是顯。其名謂何。曰精曰神。精神兆數。則為一
二。於是氣為陰陽。物為水火。皆自此而判也。精神者
水火之性。水火者精神之物。謂之性。則彌滿太虛。謂
之物。則分繫一偏。在性。則每會而為一。兆物。則常析
而為二。會而為一。猶之夫婦。析而為二。是名水炭。水
火異位。南北殊方。自坎左旋。得陽之中。而木位焉。自
離右轉。得陰之中。而金位焉。陽動生木。陰止生金。四
營既成。則有環衛。於以知中虛之位。以無生有。精神

安正忘筮集 入二卷

二十三

一貫。乃易之成位乎。其中其藏用妙用。則至精之數
是為大一。有至精。則有至變。應至變者。是名至神。神
於數為二。至精無形。故易無體。精為形。本是為本身。
攝用歸體。神斯藏焉。藏則復本。故知精神之交。初不
相離。是為冲氣。則以土之真精。而數為天五。退藏於
此。息乎太陰。是為復本。則雷在地中。易之妙旨。於此
具矣。聖人先立乎其大者。方其藏用。則併一而不貳。
自是致用。雖併二亦不貳。併二不貳。則思不出位。而
思無疆。則身未嘗不藏焉。既不貳矣。斯不裂全體。而

可以出入。大。既復成位在中。得是者為大德。大德無方不滯。一曲小德有體。出入可議。何明為出。出而之有背明為入。入而之無無出而陽。無入而藏。柴立乎中央。聖人之成位也。既會精神歸太極以養性矣。於是交坎離濟水火。亦所以全吾之生。蓋大德不踰。閑以尊有方。則小德之有出入無不可者。聖人唯全大德。至於輔相天地。燮理陰陽。抑其過濟。其不及使風雨常時。年穀常豐。而精神之運。以交則降火升水。以辨則分陰分陽。雖小德之出入皆所不廢。而亦每安正志。卷八上卷 二十四

學宗圖書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著數也。由數則可以知位。以見天下之大本。而脩身立命之旨。在焉。至其位則驗於河圖。河圖者。八卦成列。數與位兼明者也。藏用之位見矣。著之德。圓。圓者三。包一於中。卦之德。方。方者四。包一於中。重三之圓。則為六。六包一於中。則為七。七七四十九。為著之數。以見用事。則體因是而顯。重四之方。則為八。八八六十四。為卦

之數。以見不用事。則體因是而隱。言圓言方。則俱包一矣。但圓者動。動則一。以致用而顯。方者靜。靜則一。以藏用而隱。藏用而隱。則有一而未形。為出乎數矣。圓者動。方者靜。於以見天地之心。得天地之心。則復本矣。以天地之心理。天地則是聖人代天地以理萬物者也。河洛既示。然後聖人繫辭焉。以申出著與圖書之旨。自茲以往。蔓衍愈多。至巧歷不能計。要皆宗於著與圖書。是著與圖書為聖學之本源也。後學遠本。不見指歸。但循文索理。章解句釋。故所得者紙上安正志。卷八上卷 二十五

語。雖言之或似。祇以見彼且未免流於言語間。豈所以為寔學者哉。著與圖書。不示文義。而含天下之至理。隱顯具足。既無文義可稽。必反諸在我者而求之。求之而契。則觸類自通。而三者皆在我矣。不為文義所眩。而得人之得。故聖人洗心藏密。所以由著德之圓。卦德之方。是以申言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藏密在卦德之方。因是而致用。又在著德之圓。要之備此者。乃在於洛書。洛書備見藏用。利用之所。於是併一以藏。併二以應。藏則常。應

則常有且應且藏神德行於默而成之之際者具載之洛書既別為洛書說以盡夫至機於是又申以茲說蓋箕子得是而陳洪範也

圖書與旨

夫道有本末惟有本末則有內外惟有內外則有隱顯惑於此者所以分別真妄析而為二而有所取捨曾不知初無輕重惟無輕重則其無等差也亦明矣所以然者一物而二名故也形而上者為道形而下者為器人以器粗而道精故器與道相遠絕曾不知

安正忘筌集 八上卷

二十六

器乃道之形而下者耳存於義者為理接於物者為事人以事微而理妙故理與事相隔越曾不知事乃理之彰於有者耳知道與器不殊理與事無二則一以貫之之學曉然洞照於中凡麗兩端者皆一矣奚有不通貫者哉義存而心盡矣自人事勝天理隱一物而二名者輕重而等差之錙銖於胸次遼隔於霄壤者紛紛皆是非徒無益而又偏重一端以陷溺其心從而持私智以剖析之枚辨枝分白首窮年役於莫窮之名數而不得所歸者為不通於一也天地豈

得不以至機而示人哉河圖洛書所以為此而出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是天五冲氣為出數者也冲氣精神之大全故以陰陽言陰陽為未分以水火言水火為未判判則兆於一故一為形變之始出則散為萬而不同入則會於中而無二是為出數而用數其常用者四十有九而一常虛焉蓋一專妙用為出數者也出數者常無麗數者常有然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無在中虛莊子謂之是文中子謂之此有在一方莊王皆謂之彼既已謂

安正忘筌集 八上卷

二十七

無矣將何自而名言蓋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既有方而有數數何自而出則是之無方而無數者可因彼而推知也故洛書兼明之有方者皆藉變體而生待全體而成天五冲氣為妙體是全體而未分者也天一元氣為始變是一體而方判者也判則以生水為先一之再變則為南方火故火數二是二之為數以一之再變名之也一之三變則為東方木故木數三是三之為數以一之三變名之也一之四變則為西方金故金數四是四之為數以一之四變名之也

變體必待全體而後成故一得五而六二得五而七
三得五而八四得五而九皆為成數一二三四雖異
數詰所自來其寔皆一之變而已特其變有次第故
以變之次第紀之耳冲氣居中為真君而自生自成
初無所待是其成也亦重五而已故天五之生成其
寔三五也知此則知河圖之縱橫曲折皆不離三五
正猶是也即有方者知皆一之變則知無方者雖是
出數曾不離五與一也何以知之蓋是亦因彼是雖
虛無不見乎事之可跡而有是理也理彰於事可因

按正志筮集八上卷 二十八

照故神以知來方地象一於此已事而歸藏故智以
藏往用事則至靈而前知已事則至虛而總攝者採
而成卦卦成而象顯爻者因而重之者也五者爻之
君所統之類其數亦五故爻為重五六爻發揮旁通
情也爻者中之旁通而復會宗於中焉故六爻之義
易以貢著圓而神卦方以智智包一於中爻復會宗
於中聖人深鑑是理故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而神智
兼盡矣

九疇

其黑以歸於無極是則孔子之無知叩兩端而兼忘
焉聖道斯為盡矣作圖書與旨

著卦

著德圓六包一於中而其數七七七四十九著數也
卦德方八包一於中而其數九一在天則至神而致
用在坤則正位而歸藏既藏則超形而越數故河圖
五居中而不叙判於一以示其藏密唯此為正位是
以反一無跡餘位皆偏則不藏矣一既藏則其數唯
八而已八八所以為卦數圓天象一於此用事而洞

按正志筮集八上卷 三十九

彼而知之矣常用者四十有九則不用者常居中虛
寂然而不動妙用者常是周流變動而不居常用者
與不用而寓諸用者同實而異名則何用輕重而等
差之哉第以居中虛者每越數而超形麗一方者每
墮數而有體雖然彼是方生之說耳故彼亦一非
此亦一是非要之彼是莫得其偶始為道樞見獨而
詣夫生生之易與造物者游矣學者當先明有極由
有極而知一之為妙用四十九數之為常用而其實
無二則不見等差無一偏之弊而又既知其白復守

一第 020 冊書 日 2 冊書 0 頁之 9

聖人之學方其當劍雖吾之膚猶剝去之蓋以有身
爲有大患之時至復歸於自然則又百物不廢况乎
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支之於
安逸性也獨可遏絕之乎知此則知合內與外無非
一真不容決擇夫五行布位八卦成列各有攸司循
環迭用遞爲君臣方其用事者爲君則繼是者爲之
相已而繼是者又爲君則所當繼者又爲之相會當
其時更迭用事始能輔成中宮尊位無爲之功相繼
迭用者特一時之君非常尊之主其有真君存焉未

安正忘筮集八上卷

三十

辨於名義不麗於形數名義形數所以可推者特有
成理固存於其間而巳故能歷萬變而常不動所以
獨爲之宗而真一之應常不出吾宗而已豈廢偏位
而屏旁行者哉是以九疇既謂之疇矣其數宜偶而
反疇蓋有出乎疇類者君之是爲真君而其成位則
稱皇極所君者莫非疇類故通謂之九疇猶孔子之
道竭於兩端也疇則兩兩相合如矧惟若疇之疇以
其循序而遷更迭用事遞爲君臣以宗於有道而無
爲之君皇極所以位乎五而居中虛之正位有爲者

莫不已事則會歸於有極而獨爲之宗豈廢偏位之
疇類而獨取皇極非疇類則皇極不可見矣蓋四營
然後成易也惟其用事者不得不用而此獨無爲以
用之所以爲獨尊耳居是位者爲正位而所謂先覺
者特於正位能早復故常一而不貳耳

洪範說

洪範前聖之大法也陳大法者本極之敷言而言無
不從未詣皇極則大法其可易言哉法以何者爲大
曰心而已故商考成人以其所以宅心者陳焉後之

安正忘筮集八上卷

三十一

人未得商考成人之宅心爲不知訓矣不知訓而遽
紛紛焉不幾於倒道而言者乎是亦易其言矣正恐
作聖之路堙沒而背馳不已役於人心迷不知復而
會歸有極之道遂晦則其得罪於大法莫此爲甚世
之爲洪範說者多矣若其博貫倫類演繹詳密較之
衆說有一日之長蓋有之矣儻不知其旨暗於大法
之要失其本而徒據其末不復可歸諸皇極唯皇極
之位爲立不歸皇極於道爲倒倒道而言則是迂道
而說而言亦不復從是宜與亂朱亂雅者同其科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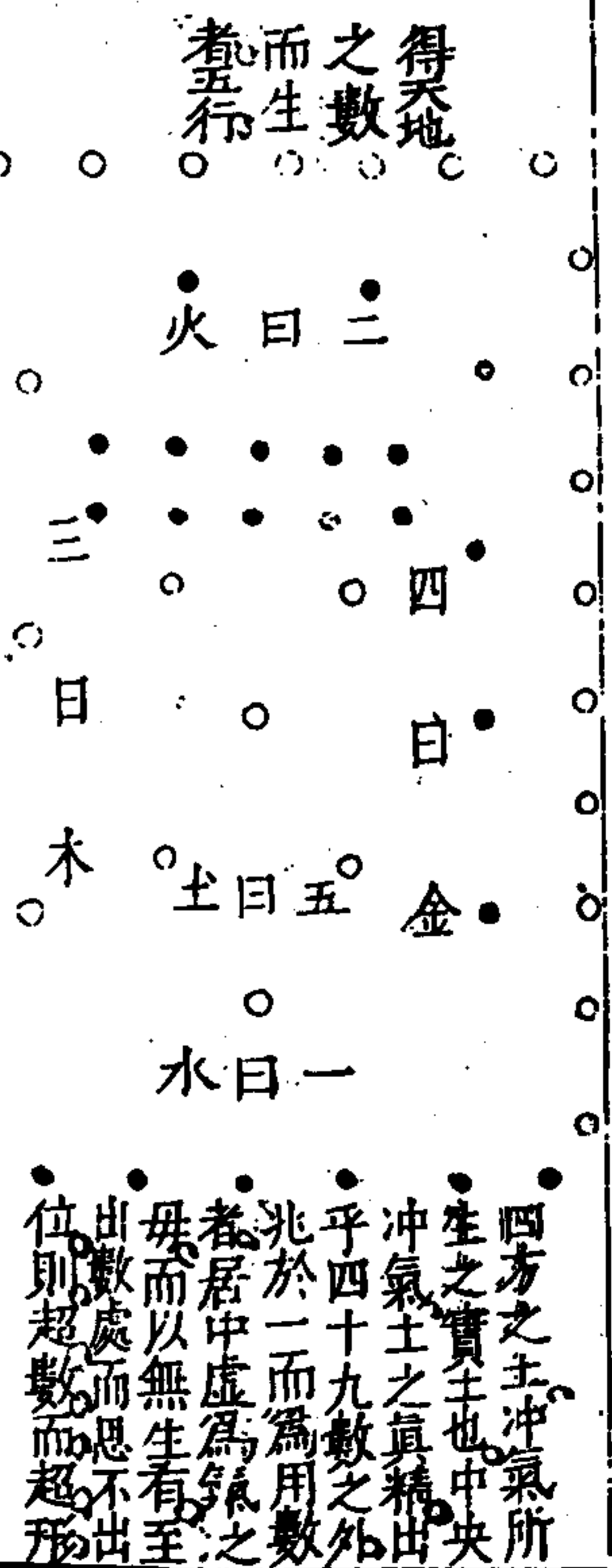
為先聖之所惡也。道由此而不明，遺後人以迷，而陷後世於不義，為可畏也。愚雖述彝倫之大槩，猶未敢輕為剖發，尚慮後生以愚之輕言，而彼亦從而輕聽。言聽皆輕，則洪範之道不重，不重則得之亦不固。惟恐以此獲罪於洪範，且不敢輕出諸口。况敢無忌憚，未詣皇極而遽紛紛然哉。夫以武王之聖德，亦必訪於箕子，然後箕子乃言。知其信道也，篤進道也，力然後敢告也。箕子豈以要君哉。蓋傳道必如是，乃不虛發。師嚴而道尊，所以主張聖道，而慎所得者，當然也。

安正志筆集 八上卷

三十二

故存大法之旨，以俟齋心一志者告焉。嗚呼，有能得大法之旨，則此書之外，可以無書矣。然則聖人正說此道之所以明也，賢人倒說此道之所以不明也，倒說作則道德下衰矣。悲夫。

洪範圖



得五行之數

四曰聽

二曰思，五曰貌，心之虛明，所以睿而作聖。

而生者五事

三曰視

安正志筆集 八上卷

三十三

皇極會要

建中所以體常，兩端既平，此中之所以建也。建則不傾矣。然後可用。建之要在中，故執中用之要在兩端。故執兩端，兩端用而中常不傾，由併二而不貳。

建極定數

五紀 八政 五事 五行

經世錯數

三德 稽疑 庶徵 福極

建極

用中所以適變，兩端相濟，此中之所以用也。執兩端而權以濟焉，此中所以不傾而常立，故無適而非中。偏重則傾，傾則背皇極以生人心，心貳則屬生滅，而墮失得之報。

思無疆說 本心附

或謂易無思而詩言思無期思無斁詩易何相反也
思無期思無斁當究其所自蓋謂思無邪思無疆而
言之也正位旁通不在一曲固無限域思在正位始
名無疆無疆之思不可名言其所思者特以本根固
存故不容其不存耳出位繫境之思則無也是謂
無思思出其位均謂之邪邪在一偏則有疆矣正位
虛明包括無外不見封畛斯為本心本心之中至理
雖具名義未立豈有可指之思不可指名豈有定所

安正忘筌集 八上卷

三十四

之所故謂之無疆思不出此斯為克念念在本心乃
能作聖洪範直指思之正位以警未悟故五曰思自
有位而言之則真君空位乎中虛冲氣於此命萬物
而真君位焉無何有之鄉也思於此為無疆無疆之
思要在勿忘豈容間斷是謂無期無斁黃中通理大
陰解之所以默識元玄通游心乎此曾不知時之有
久近與夫久則人情為有厭怠也是謂無期無斁對
有方之思麗乎一曲者言之則彼實有所思此寔無
所思雖無期無斁而謂之無思可也易之為無思者

知此則體之
思所以忘
忘耳

如此噫法莫大乎宅心心莫大乎慎思念非其正外
獲而蔽於事物內獲而蔽於理義即有疆之所以生
人心專用人心背本逐境於有疆之思而無期無斁
是謂大惑役於境上之心成大患矣豈論無疆之思
昏而作聖哉今夫寤而無思寐而無夢則是已復正
位而至中庸天下之所同也若是則人皆可以為聖
人矣何為民鮮久矣乃發聖人之論也蓋同歸雖一
至起念則汨於偏重之見而生人心既專用人非
合境則念慮不起而思所不及每起於合境而境不

安正忘筌集 八上卷

三十五

可既故動皆百慮之營營而所謂一致者已因而失
其本心原其始則人皆可以為堯舜要其終則希濶
而難逢職此之由於此正當自覺唯先覺之念不離
本心雖念念不絕未嘗有一念之差思常在於無疆
以無期無斁正得本心此其所以為克念也蓋一念
不離乎本心則優入聖域一念或失乎本心則遂墮
機奔起念之端可不謹乎聖道不在於多言但觀念
之所起儻差若毫釐則相去已隔霄壤矣然則皇極
之失正以失商者成人之宅心則所思無非邪也欲

追商者成人之宅心則五行之五曰土五事之五曰思以至思曰睿睿作聖不可不深究得此則為克念矣

本心附

本心無他虛明而已惟其虛明故常在亾境之所有境則是人心矣故亾境而生者本心也合境而生者人心也亾境而生本於誠而有物自然存而勿忘然以思不出位是謂思無疆思無邪克念而作聖矣惟其合境所以隨起隨滅逐境遷徙不歸大常此之謂

安正忠文集上卷

三十六

失其本心達者至逐境處當早覺而早復使常不失其本心此治心之要也

大法要樞

兩端說

無知說附

洪範大法其疇有九總其機要者字有十焉自適道以至與立其最要者二而已餘多經世之所用也二字謂何曰欽也建也蓋五行之主曰土宜居中虛之位五事之主曰思亦宜不出乎中虛之位不出乎中虛之位斯不離乎本心所以虛明睿而作聖然未能歸其明滌除而元玄覽則思用人心生於對境月不

勝火憤驕難繫繫馬雖止倏已奔馳上聖探微燭茲至理知縱弛則驚於他境肅欽則復乎本位入道由五事而主之者思攝思於百慮之境以歸諸一致莫尚乎欽思不出位則貌言視聽皆自此而徹攝思以欽常不出位而虛明自照則可以道觀盡於是洗心而無好惡偏黨乃與道心會以復乎喜怒哀樂未發之先則地道之光斯全是謂天子之光洞鑒至機不惑多岐斯可以建皇極夫兩端不偏重然後能立物之理也人心由偏重而生則舉皆倒矣未有能立者

安正忠文集上卷

三十七

唯洗心去此則無偏黨及側乃不偏重所以善建如有所立卓爾是為聖道之極致探其源則自欽始前聖所以緝熙敬止而欽之戒以聰於欽乃能緝熙於光明均此道也欽諭大法宜諭二字之為樞要焉

兩端說

附

有兩端斯有中無兩端則中之名亦不立兩端不偏重則不偏廢此中之所以立也兩端有方在事為寔大中無方在道為虛有實斯可執而無方者用之故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兩端有之以為利也大中

無之以爲用也。用中亦謂之執中。卽兩端而命之也。皇極通謂之疇。亦卽兩端而命之也。兩端相濟而適平焉。無偏繫矣。斯歸其有極。乃自有極而建焉。過此以往。知見俱熄。則復歸於無極矣。箕子以皇極經世之道告者也。有極足矣。惡有明道矣。而乃知有名。而不論無名者哉。不言而意已傳矣。然無極豈可躡取哉。躡取反爲空虛無所得之庸人。終日無極了。然不論無極之旨。爲寔無知矣。

無知說附

安正忘筌集 八上卷

三十八

知其白。有知之時。然也。守其黑。無知之時。然也。既知其白。乃守其黑。則自有極。復歸於無極矣。此聖道之所以竭焉者也。

有序

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夫子入道之序有三。可與適道。可與立。可與權。是也。所以發洪範之彝倫者矣。武王之未訪箕子也。固已諭皇極矣。然必訪於箕子者。是欲審知其序也。自言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則已審夫廣居正位爲皇極之主矣。顧所訪者特

在彝倫之序。故曰。我不知其彝倫。攸叙。然箕子所陳。要在彝倫之序而已。自五行生五事。而五事則自思。睿而至。作聖。孔子之所謂可與適道者也。適道矣。以道觀盡。然後由無作好惡。以至歸其有極。始爲善建。孔子之所謂可與立者也。自是而用三德。以適變。孔子之所謂可與權者也。權以應天下之至變。變而克正。無適而非中。則卽偏而反其室。非遠不離。廣居正位。聖人之能事畢矣。夫五事之數。其四皆由五行之所生。驗之於身。肝主色。貌色類也。故屬木。肝屬木。而所生。驗之於身。肝主色。貌色類也。故屬木。肝屬木。而

安正忘筌集 八上卷

三十九

沉。木生於亥。濁下之性所生也。故沉。此貌所以從水。數。故一曰貌。肺主聲。言聲類也。故屬金。肺屬金。而浮。金生於巳。炎上之性所生也。故浮。此言所以從火。數。故二曰言。肝主色。而目見色。視火也。生於木。所以由木數。故三曰視。肺主聲。而耳聞聲。聽水也。生於金。所以由金數。故四曰聽。唯五曰思。則不離乎土之成位。唯思不可出其位。思不出位。則自見而虛明。虛明故睿。而作聖。思出其位。則見彼而蔽隔。蔽隔故障而止於橫目。自五行而生五事。五事由歸其明而思睿。以

至作聖則至矣然繫之於道其與庸何以異哉特自
人者觀之失得之報為有間耳然一念而思不出位
則為聖一念而思出其位則為庸聖與庸特在一念
之當否其於出入得不危懼哉是專得治心之道而
至此儻不盡夫至機則有變焉一有偏取則人心復
生不可潔矣要既作聖而明睿於至機始為可觀焉
觀之而聖與庸隔霄壤則偏黨之見存是滌除偏見
猶未盡人心勝而天地之心隱若是者至作聖則極
矣不能成位乎其中也迨視猶唯阿過與不及無異

安正忠堂集 八上卷

四十

則偏黨之見熄而均為無取始位乎皇極皇極者無
偏黨而中立者也至此始藏諸用而反一無跡矣要
必自無偏黨而歸焉蓋有偏黨則人心道心判而為
二無偏黨則人心道心合而為一二心合始復乎天
地之心而歸其有極矣歸其有極則大德不踰閑所
謂復也復然後出入為無疾故小德出入為可焉自
是而用三德以御人稽疑以去惑庶證以燮理福極
以成終皆所謂可與權者也大德敦化不動而化也
小德川流方至而不舍晝夜也出入雖未嘗止息而

亦不離乎本宗原其功乃出於無偏黨之觀是以不
倚於一偏而麗焉旁行不流而體用兼備矣堯舜傳
中大德也所以歸諸體孔子傳一兼小德也所以致
其用歸其有極固已至矣然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
合二心而歸乎此其與同歸而殊塗者特隔迷悟唯
出入無疾始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其善貸以成物則
大均緣之小大多寡咸其自取與物而來來無所從
與物而去去無所視而上與造物者游彼萬物為道
之一偏者也一偏故為物大均故為造物為物之與

安正忠堂集 八上卷

四十一

造物始相去遠此所以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噫
皇極固至矣然必由其序始盡聖學兼明出入之無
疾而為大一之能事文中子所以歎安得皇極之主
而與之共叙九疇蓋傷無箕子之遇也

論習

道非不習所能至又非習之所能盡二者或偏不為
上達夫未嘗習而直語不習之妙則冥搜非灼見知
習而不論不習之旨則力致非混成習而成作聖之
功不習而盡至德之奧者洪範之大法備矣洪範之

法始於欽欽以攝心。至思不出位而無方。則虛明而
睿。睿斯作聖。此由習也。孔子所以首言時習者如此。
然道非有餘於聖。亦非不足於庸。故此至德天下之
所同歸。凡厥庶民之所共由。及其致用。乃殊塗而自
徇者。日用而不知。由之而不悟耳。所以不悟者。何一
變而爲人心。則生於偏重。於是麗於有方而有私已。
徇私已則蔽於一曲。而移於道之一方者。害之也。觀
所以不及者。由好惡偏黨。洞照其害道者在此。則大
疵自去。常復正位。所謂成位乎其中者。從初則然。得

安正忘筌集 八上卷

四十二

性以來。未嘗離此。何事修習。反起疵病。此不習也。坤
所以言不習者。如此。然則習猶坎之習。不習猶坤之
不習。有習所以歸其明。不習則以地道本自光而然。
也。惟本自光。故黃中通理。則正位居體。以地道光則
自見。何以習爲。假坎之有習。以歸其明。燭坤之不習。
以居成位。則歸有極矣。極者中也。中者藏也。易於藏
密。必曰聖人。以此洗心。蓋洗心之理。非明睿作聖。則
不能照。此惟明睿。然後洞照。其所以戾皇極而徇私
已者。在好惡偏黨。去其害道。生人心。而戾皇極者在。

此此所以無偏黨。歸有極。必在睿作聖之後。故其洗
心則已稱聖人也是則。當習者必習。不事習。乃可以
不習。斯爲大全者也。中爲大常。得主故也。立乎此。不
爲物易。如可以與權。而經世。由是千變萬轉。泛應曲
當。無適而非中。則洪範之大法。於是乎不可有加矣。

敘學

學有小學。有大學。雖不可以躐等。又不可無志於聖
域。自乘而遽中。輟也。若夫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
言成文章。以求世名。質之經術。以飾吏事。聖傳既絕。

安正忘筌集 八上卷

四十三

之後。號爲名儒者。唯此而已。至於身心之所歸宿。曾
不暇究。既不足以爲已。亦何自而可以爲人哉。以爲
爲已。邪則爲已之道。奚若以爲爲人。邪則爲人之友。
何自聖學。莫先於爲已。惟其成已。所以成物。然則爲
已之學。何如哉。名寔姑在所後。不以真懷。而獨休息
於同歸一致者。所以全其大體。彼分於殊塗。役於百
慮。而裂爲小已者。斯可以吾之所詣者。警之。故以先
覺覺後覺。則是爲已者。乃所以爲人也。事空言之學。
爲兩無所補。苟其質性之良。藉是以爲附飾。可也。聖

學豈若是而已哉自有志於寔學者觀之雖通經如孫洪文章如江總於治效良可歎也善學者當有志於大學所以備乎為己為人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則當論光明之所以緝熙物格知止則當論於止得其所止謂退藏於密邪則何所為密謂思不出其位邪則何位為正審良之反身始知身之所歸而造夫易之無體燭坤之歸藏乃知心之藏密而造夫易之無思圓動方靜復所見天地之心下山上澤咸所見感應之情超形者以得夫藏身之理越數者以論乎

安正忠峯集 八上卷

四十四

天五之位至此則位乎皇極而得皇極經世之道乃以天地之心理天地則天地以正陰陽以和妖孽無自而生禍亂無自而作是皆大學之明效也小學外學耳入耳出口不離乎區區之私已囿於形數之間奚足以為大哉至於大學則非特內學又以合內外之道混而為一可以一指諭天地毫末等丘山豈可小知之哉後之儒者不得聖門而入則必易儒而學佛佛必枯槁憔悴山林之人能之豈吾儒之所能哉釋氏唯正覺一位為寔際乃易之正位居體蓋中庸

不可能而脩證之疵始去易之妙體見於坤唯能黃中通理自然正位居體今之寤而無思寐而無夢則是已復正位復正位乃得主而有常也思不出位無偏黨而麗有方不離黃中之虛明則常居正位矣世人及以有思有為出麗諸方指為實有以是為常故背正位而入迷途務進此道而不明則又無病自灸妄施功力掘苗助長是不明而祇以為贅也故不習之道戒於先迷後順得常又戒迷復不先事而招迷不即偏而迷復所謂先覺於此不迷而已聖道淵奧

安正忠峯集 八上卷

四十五

藏於冥冥必大目視之始能朝徹非小知者之所能論也今既曉然可不疑其所行則不須徒勞學佛矣學佛為自為之人耳學聖人而深造之不唯可以自覺又可以既位皇極而以是經世於以建立三極致君澤民躋時於太平躋民於仁壽其功利之博與獨善者豈同日而語哉彼不及功利故其學則請皇極而止至於與立而與權以盡真宰之妙用則非所及也世儒之學諒已爛熟可不言而喻若夫大學乃聖人所以造上達者纖悉盡載於諸篇願與同志共之

指要

聖學不易知也。曩誦論孟每歎孟子一何門庭之峻如此。殆非孔子兼容並收為甚夷易也。及涉道稍深。研味益至。始知孟子真有功於聖道。百世之下。聖道既絕而復續。尋軌而可詣者。孟子之功也。由是知孔子於諸子。未有甚擯逐。蓋方是時。聖道猶有所傳。雖或畔道而入異途。亦未足以勝正。不煩孔子之峻斥。至孟子時。王者之不作。滋久。異端已熾。天下相率而趨於迷。聖學掃迹。後世無復可幸而入於覺。此所以

安正忘筌集 八上卷

四十六

斥五霸。拒楊墨。不容不若是之力。而非好辯也。初見其痛詆。意其必與聖人之道大相矛盾。至夷考其行。略未見其有抵牾者。愈令人茫然不悉其旨。必至歷其藩籬。然後知其背聖人之道。自楊墨五霸始。引天下後世相與而入於迷。誠為罪首。理不可不斥。抑知孔聖之門。惡紫恐其亂朱。惡鄭聲恐其亂雅。非謂相矛盾也。蓋以似是而非。始能相亂。以陷溺天下。前此差聖道者。起於鄉原。故聖人惡之。已與斥五霸拒楊墨同其風矣。欲察其相遠。當即其相似者而攻之。夫

大道之傳。自堯舜始。而授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幸道德下衰。相似者出而勝之。蓋不相似則不足以移人。故也。由是在上而引人于迷者。五霸是也。以其道似三王。在下而引人于迷者。楊墨是也。以其道似周孔。遂使後世之賢君莫不以為接武三王矣。而識者始知其實襲五霸也。後世之賢士莫不以為追蹤周孔矣。而識者始知其實襲楊墨也。足以亂正如此。此所以晚周之後。寥寥不見聖人。以自茲以往。無有一士之趨於覺者也。孟子預見其如此。由二學之熾。

安正忘筌集 八上卷

四十七

故聖道遂絕而不傳。後人遂迷而罔覺。其失之原。有在於是。是宜痛詆而力排也。不痛詆而力排。則後學無以悟其失。欲有所悟。必即其相似者而視之。以究其失。當知五霸與三王無異跡。楊墨與周孔亦無異跡。跡既不一。然卒反乎聖人者何哉。究其所自。則可以知其失。知其失則可以改轍。采聖門而入矣。孟子斥五霸。距楊墨。豈徒闢之而已哉。既闢其不正。又有以引人而入於正。固有一言足以詆其失。而亦有一言足以為之指南。其言甚近其守。甚紆而其道甚明。

卽其一言而深論之則聖道若指諸掌矣所謂一言者楊墨之失在取五霸之失在假楊氏爲我墨子兼愛子莫執中是與舜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奚以異哉然不可以入乎舜之道者以其取也故留一言以覺後世曰楊子取爲我使人知道之不可取則不起畔援之心而心得其正矣五霸威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載書具存無非仁義之說然非湯武之仁義者以其假也故留一言以覺後世曰五霸假之使後之人知道之不可假則不起歆羨之心而心得其正矣蓋

安正忘筌集 上卷

四十八

取也假也由有所願欲老子曰無名之樸亦將不欲無名之樸我所固有以無名之樸爲重不自見而願欲之則在彼矣不可得也故無取無假則物物皆真有取有假則雖真亦假取由外求假則借彼得人之得向而不反彼入吾舍此不得主真斯假矣道貴自得無非固有一起畔援歆羨則心隨所繫而止非所止而止焉不復正位爲止非其所其跡不異于聖人而心則外有所繫背真迷復不居天下之正位矣正位一而已過是皆非正位不居正位於道爲邪正則

能覺以正位居體則無私已邪趨于迷以偏位有我乃同夢幻人知其跡莫測其心唯達者能知其心之所止不居正位雖正亦邪是以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跡雖不異於正而達者知其說爲邪說其行爲詖行其辭爲淫辭皆原其心不居正位則無非邪矣其跡之所涉則似是其心之所止則相遠此其似是而非者久假不歸人莫知其非有悅而效之所以遺後人以迷陷後世於夢幻莫覺莫悟流轉而無休已也既闢其邪矣必有以納之於正故

安正忘筌集 上卷

四十九

於堯舜曰性之湯武曰身之帝王之道一也而有性之身之之異者由所遇之時異也帝者天道而性者天所命王者人道而身者人所有性之者明乎性之本也身之者明乎身之本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明本性之實也所謂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者明本身之實也身貴能反良其背是也故又曰湯武反之蓋特言身之猶未足以啓後學故又言反之以明身貴乎反也反則背境故行其庭不見其人既不合境則見已熄身

斯藏矣。非夢之域也。是以不獲其身。所謂及復其道。偏其反而皆猶是也。易於上經。首明天道。而乾言利正者。性情也。此天道所以在於明其性。下經首明人道。而咸言咸其脢。無悔。此人道所以在於明其身。性之所自以入者。惟精惟一。是也。此所謂無貳爾心。身之所自以入者。及身而誠是也。此所謂無身有何患。然則取之。假之。得人之得也。其學也。外性之身之。自得其得也。其學也。內故入於覺外。故趨於迷。其跡不異。所詣則殊。差由毫釐。繆乃千里。此王霸孔墨之

安正忘筌集 八二卷

五十一

辨也。然則闢其門。以待後之學者。不使之面牆。悉皆孟子之功。有志於道者。必先研究孟子。以求正路而入。然後可以探孔子之贖。惜乎孟子比肩於孔子。而終不能齊其大者。孔子毋我矣。孟子猶未免乎有我。孟子既謂立天下之正位矣。惡得猶謂之有我。蓋止乎其所不能知。始爲正位。居體故孔子於毋我。則先之以毋意。毋必。毋固。然後能毋我是真毋我。而體與太虛等矣。惟先毋意。則不生分辨之識。故其無知。無言。無思。無爲。皆孔子居正位而毋我者也。孟子猶未

免交一臂而失其亦知見之。未熄猶囿於理義之間。至非言非嘿。靜不證理。則未能逮也。是於過此以往。則瞠若乎其後矣。

論取

向以指要篇示同志。同志者。謂辨出取字甚妙。前未有曉此者。而止乎其所不能知。亦最善。又謂譬如一室中物。若有取。不過得一件。是說所造已深矣。然尚有說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唯明此二字耳。是入聖道之樞要也。聖人無所不師。而實無常師。無所不取。

安正忘筌集 八上卷

五十一

而實無偏取。有取則有捨。如室中之物。有十取一。則捨九。是先失其九矣。然取之則已。是在外非我固有。而自足乎已者。奚可得哉。是兼失也。所謂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也。無取則亦無捨。由志乎而無所決擇。卒於小大精粗。悉歸度內。由居正位而擅德業。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也。自孔孟以後。於道皆取也。楊墨啓之而已。取則繫於所取而止。不復居正位。而正位反爲所取者。入翳吾之圓鑑。既不得主。則爲其所推移。蓋有取則如老子語。士成綺。謂邊境有人焉。其

名爲竊是也。慕外而馳，偏不知反。雖語至道，實居邊而竊取中正之所也。詩稱帝謂文王，無然畔援，謂不可居畔而援取堂與之所也。位居中正，德爲長子，盛德大業，皆我固有，何事乎取。凡事乎取，皆自見未明，故外向而不居正位，有取乎道，則不足以得道。乃反墮失得之報，有取乎物，則便生染着。孔子之磨不磷，涅不緇者，以不若匏瓜之有繫，無繫即涅不緇矣。謂無取也，無取物無自而入，雖善染者亦不能緇。此天地之至機也。大體世之爲微妙語，多以見道未明而

安正忠峯集 上卷

五十二

以知識揣料，故爲微妙語，以眩惑乎人。而自神有近似者，亦非灼然見道，皆不足以發人。但深論其止，止其所則自思不出位，即是正位。既論此矣，然且麗於有方而止，非其所止者，即當觀其機，是條除私見未盡，有取以發其機，復生人心之爲患也。取即在偏重之境焉。生人心而繫之，是見其人也。非良其背不獲其身也。二爾心而背皇極之至機，全在此字。唯孟子深知之，故能指揚墨之失，以遺萬世規學道而欲盡天地之至機，使機無自而發者，宜悉此而謹之。

鄉原

賊仁近鄉原，仁復本者也。非要譽色，取可得人之爲人，徇末久矣。脫未嘗一日用其力於仁，安能復本。夫復本非從事口語可能也，必嘗用力焉。故所謂習者，併一而不二是也。所謂脩者，不遠復是也。所謂學者，緝熙於光明是也。三者之名不同，要之皆歸其明以復本者也。傳已必習習焉，必察既習且察，乃盡至機而機不得發矣。始得安宅以居，正位以立。若是則已復本矣。已復本而又了，所以應物，千轉萬變無往而

安正忠峯集 上卷

五十三

非中，然後可以由極之敷言，則言不事擇而自從。今但聞其說而未嘗一日用其力於仁，遽入耳出口道聽塗說而輕議之，聽其言則似矣，然未嘗習則言行必相矛盾，言必不顧行，行亦不顧言，其言雖似，但過我門而已，未嘗入我室也。未嘗入室，可易言聖人堂與之旨哉。是說祇以惑聽者而引之於無實，徒害仁而已。故曰德之賊也。然則聖道之失首由鄉原亂之。孔子無所惡而惡鄉原，以其爲德之賊也。蓋聖道不可差毫釐，差毫釐則隔霄壤，鄉原特假聖說而未嘗

復本引後人徒事口語而無實歸宿其差豈毫釐比哉欲議聖道者當傳已而習習已而察不離乎安宅正位而無須更之頃曠舍焉如是為實有本原矣然後由極之敷言則言而世為法矣否則倒道而言尤當以鄉原為鑑

本末附

聖人從本起末故本末一如所謂有始有卒者聖道之失一變而為鄉原再變而為楊墨鄉原談本而非本楊墨襲末而非末本末皆失則聖道日益遠矣孔

安正忘筌集入上卷

五十四

孟所以深惡之也

言德行附

德行行於默而成之之際併一併二均於不二一屈信往來之頃皆不離此始為德行皆默而成之也習慣自然從容中道口無擇言而言無不從始可以默而成之者發以告人是謂善言德行大體聖言皆出乎此若未嘗行於默而成之之際遽恣為高談亦何異於道聽塗說然則所謂善言者言所以默而成之之德行取非苟云云也不爾則有言不必有德矣

傳習附

道之所在聞之則誰不願傳然傳貴乎習不習則不能併一而不貳既習則又貴乎察不察則不知正位而居體傳已而習習已而察始造聖域一或闕焉豈能超詣徒借聖口以惑眾則為鄉原之流矣傳而不習不如不傳習而不察不如不習傳者多習者寡習者多察者寡此至道者之所以寥寥也傳不習所謂察所謂無眼禪

道德

安正忘筌集入上卷

五十五

顯道神德行一事也玄見而已非捨神德行而事空言以為顯道也善言德行即是顯道以所言者默而成之即是神德行良言良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即是神德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即是顯道劉炫見文中子說易終日不休文中子論以一以貫之即是顯道然一以貫之必也併一而不貳始能貫三為一故炫退則語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是一以貫之雖足以顯道必默而成之始是貫三為一之實也若捨神行而恣為高談則無實歸宿

是鄉原之風未去也。

時習附

學者緝熙於光明是也。習者併一而不貳是也。所以緝熙乎光明者乃在於併一而不貳。謂之時習者。消息盈虛。動以天行。自一歲言之。秋徂冬。為復。本春徂夏。為應。未自一日言之。向晦為息。向明為動。而是理肇於一動靜。一語嘿。屈信往來具焉。靜也。嘿也。為往而屈。動也。語也。為來而信。凡信必先之以屈。凡屈皆所以藏身。藏身者龍蛇之蟄是也。正位居體矣。動靜安。正志。卷八上卷 五十六

行之著附

執德者執中也。中常旁通。兼該本末。斯能為有為。亡能為有者。常有也。能為亡者。常無也。常有在致用而天下之至神存焉。常無在藏用而天下之至精存焉。致用藏用。每行於默而成之之際。自知而已。不言而信也。若是者。無須臾之間。是謂神德行。成德為行矣。

無隱而不形。發而見乎外。若唐棣之華者。是謂可見之行。以神德行而昭著者也。書所謂行有九德。與夫九德之行。皆觀行可以知德。以其行之著也。儻默而成之者。或間不用。則何自而著。斯無可觀者矣。所謂行之而不著者。如此也。

利為本附

故以往者言。新以來者言。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利者故之本。非利則故者安能彰。往於千歲之日。至而略無少差。明乎此。則千歲之日。所

安正志。卷八上卷 五十七

積雖多。亦同一頃刻耳。以利存乎其間。無停留之者。自然無爽。非若人為難。極精密。然銖銖而稱。至石必差也。儻非深於此。則未易告。故孔子罕言之。至述咸始言屈信相感而利生。孟子又申以故者以利為本。造夫此始為大達。變屈而信。曾無滯礙。大業富有。無所不利。若故而巳。終繫一曲。往而不反。莫能新新不窮矣。

踐形

施而至於博濟。而及於眾。此仁也。而孔子則謂何事。

於仁必也聖乎非仁之功不能至是也事於仁者之過也蓋事於仁是取仁也是行仁也施且濟有時乎不及矣安能至於博且衆哉若是則墨子之兼愛亦能博施濟衆矣何至於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非愛已哉惟聖則踐形者也形者私而形形者公形者萬而形形者一聖人觀象而見象審夫受形之本所以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者達本故也一受其成形見形不見象但知致用之時分於彼已而肝膽亦殊不知不用之時會歸大體而物我俱一豈論天

安正志筌集不上卷

五十八

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哉見象則見易之無體是爲古人之大體於身爲天下身而知其所以形形者一也豈以致用暫殊疾痛不相及遂不相卹也又安知真疾痛者正自相及本既同矣疾痛安得略不相及哉就死之牛見之而不忍入井之赤子覩之而怵惕牧人厚方苞之菁稚子憫方雛之雉當其情動於中蓋有所自以至鳥覆后稷虎乳鬪穀騶虞義獸猶不食生物不踐生草豈或使之然哉天性固自爾也特由之而不知未能曉然明其所以然耳唯聖人

洞觀妙體知其動靜語嘿之際用則彼我萬殊不用則會歸一本由一體析而爲萬會萬形復歸一體私者殊而公者一既同歸一體矣吾方擅其全彼則裂其偏既裂則彼已自徇而相傾擠此既混爲一體於一體之中豈容決擇而有尺寸之膚不愛尺寸之膚不養夫然施安得不博濟安得不衆哉仁者見之謂之仁彼其所以利之若梁王之移粟子產之濟人仁則仁矣求其施之博濟之衆則未也是皆徇末而事乎仁非達乎仁之本也如是而取之斯墮失得之報

安正志筌集不上卷

五十九

非復本也形色均一天性聖人見象動以天行常公已於物而體物於已視萬形雖殊而均以一已待之是以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伊尹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彼其所以善之與已無間豈有自刈其手足自毀其髮膚者哉如是者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始與造物者爲一而超形越數矣夫公已於物者物皆我體此其所以爲大私物於已者徇已而已此其所以轉徙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唯公已於物而已故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誠信

五常宗於信。故其數五位乎中。而為主焉。有信則四端皆所以為常。無信不立。而四端無所宗。亦何常之有。故必信以成之。此學道者所以貴於信也。篤信始能好學。信道不篤。則焉能為有焉。能為亡。蓋道非虛無。乃虛無中之實有者。篤信而不疑。則始能見焉。見道矣。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可以一二縷數也。信與誠一也。誠者。天之道。是自然也。信者。人之德。是自然者之所稟賦。而本無妄也。由信遂可以入誠。信則有

安正忠筌集 八上卷

六十

諸已。不信是無諸已也。誠則有物。不誠是無物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如在其上。如在其下。如在其左右。不誠其能有物。如是乎。謂之物。則宜有貌像聲色之可觀焉。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恍惚之中。固有物。恍惚之中。固有象。窈冥之中。固有精與信。惟其如此。所以自古及今。其各不去。以閱眾甫。老子能言其狀。則曰淵兮似萬物之宗。莊子能言其狀。則曰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或狀以元玄珠。以其照用之珍。或

狀以無名之璞。以其純素之質。凡可以名狀者。非一也。夫易無體無形。而聖人則直指其要。曰象。故曰易者象也。易以象為主。順而止之者。所以觀象也。見乃謂之象。後學之失。唯持聰明。而以知識考究。見理而已。理已窮之外。混然全體。則非所及。曾不知聖學乃在於順止而觀象。見象是見碩果。碩果所以剝而不。能盡者。以其信也。故曰碩果不食。碩果既信矣。入道者。灼見其不食。從而信之。雖剝膚喪我。而不疑。中既有主。確乎不拔。如是以觀。則其象自然昭著。故入道

安正忠筌集 八上卷

六十一

者當以信為主。信而有諸已。剝膚亦不畏。道斯可得矣。荀子曰。誠信生神。神常自若也。然不誠則無物。是誠信則有生之之理。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人人備萬物於象。帝之先。然而例皆卒於無物。枯亡而至。喪精失靈者。不誠而委棄之也。反身而誠。則見大象。所以總括萬象。而無物不有。至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盛德大業。良貴至足。無不備者。柰何不歸其明。以全地道之先。暗於自見。故不明而疑。乃以不誠不信。而盡失之。可勝惜哉。

克念

道不可須臾而或離。仁不可以造次顛沛而或違。念茲在茲。至誠無息。道斯載而與之俱。故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與狂正相反。在念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則克念罔念。不可不察也。克能也。確乎能其事者也。念念常存於無方之方。而不留繫於一曲。以裂吾之全體。於此無作輟之間。則是君子存之之謂也。其存之也。亦存其自古以固存者耳。罔則昧於所念之方。不獲於內。則獲於外。每繫一方。常裂全

安正忘筌集入上卷

六十二

體而域於小己。克念者。勿念之謂也。詩稱文王曰。於緝熙敬止。而羣臣進戒。嗣王之詩亦曰。學有緝熙於堯明。皆克念而勿念。所以緝熙而不息。有作輟。則不一。而為外誘者。勝之遂至於空虛。而無物。而虛室反為茅塞矣。况於擲棄而未嘗一念及之。乃為具念勝之乎。聖何自而入哉。罔念既昧於所念之方。則動違其理。不在於無益而不芸。則在於勸成而助長。不芸者。既縱之而不制。助長者。又抑之而失中。皆為治心者之病。而有至於狂。以為無益而不芸者。固不是道。

而勸成助長。每為治心者之公患。心火也。火性炎上。抑之失中。則激其炎。上之性愈炎。而發狂陽之疾。已其疾者。亦救之以克念。使勿念而已。如此則有復歸於聖之理。此治心之要也。夫龍升降自如。非可畜而豢養。有識其性。如其嗜慾。而順之。則可擾。而馴。虎固不可養也。亦有識其怒。心者。夫虎之殺物也。必怒。於是。不敢以生物與之。所以避其殺之之怒也。其決物也。亦必怒。於是。不敢以全物與之。所以避其決之之怒也。順其性而擾之久。亦化而馴。伏治心之術。何以

安正忘筌集入上卷

六十三

異此。學易者。必順而止之。不敢求速。而勸成。故進道若退。要在勿念而已。昔之問學。皆求之放心。後之學者。不求之放心。而求之紙上。語蹈襲為文章。焉皆外學也。於我無補。雖多亦奚以為。

進德

長者所以常復者。一也。餘子所以未能進乎是者。非至一也。然則餘子亦可漸進。以全長子之德乎。曰。均具此矣。安有不可哉。患乎不悟。而不知反耳。不見可欲。而偏取。所以去物之累。不使之繫。境生心違。一而

貳是乃洗心之道。故復必先之以剝。剝者剝。則剝之所以剝去物我也。親已者莫若牀第移人而使之溺愛。所謂衽席之上也。剝牀足進而剝牀辨。愈親已者愈剝去。忘物之至者也。又進而至於剝膚。喪我之初也。過是則宜不獲其身矣。於是備物之養復還焉。物我兼忘。既至矣。而真一之體有碩果之象者。出焉。是謂見乃謂之象。見身之本也。剝之上卦曰艮。艮其背不獲其身。而身之本見焉。一之至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者剝之反也。象取雷在

安正忠筮集八上卷

六十四

地中。長子之復其位者也。復曰。反復其道。此艮所以論長子之身。出必背境。不見其人而反焉。入道之以漸者也。艮少子也。少子而全長子之德。以復正位。蓋以比復好。先而貴。早復也。久則難變矣。故由少子而變焉。其貴早復如此。長子復之正。少子必滌除乃全。長子之德。夫然後復。豈絕其漸進者哉。後之高明者。遽以知識躡論至處。殊不思自古雖上聖之資。亦必尊積習。明歸而身藏。始可以語道。斯不至口是而心非。豈可求速成。躡等以論而忽積習。惟習慣自然得

之斯固。况餘人乎。而易之要在象學。必順而止。以觀焉。止於正位。不麗一曲。然後可以見大象。庸可躡論而徒為空言乎。一旦既覺悟而又通。始可視前日人事為假途。而諭乎。本來自爾也。未濟而先捨舟航。其何能至哉。

善剝

外護者不可繁而捉。將內健。此自防衛之要道也。夫嗜慾好惡。性之所有。聖人不絕也。特有道以防之耳。在卦則剝是也。山附於地。剝之象也。蓋取順而止焉。

安正忠筮集八上卷

六十五

順而止。則何所用之。亦觀象而已。嗜慾好惡。去之不可。不有以御之。則亦不可。盈嗜慾。長好惡。則性命之情。憊矣。黜嗜慾。擊好惡。則耳目病矣。遠屏而反。諸本本勝而復還焉。則嗜慾好惡。既無改。而性命耳目。俱無患。善之善也。為之有道。不必物物屏去。苟明乎順而止。則不事屏而自屏矣。夫心有眼而外視。此其所以致憊也。順而止。以內觀。此其所以為剝也。剝之爻。雖有剝牀剝膚。淺深之異。以明每爻之義。而其要則在於順而止。以觀象而已。何事致力於外物。物剝去。

之哉。順止觀象則心眼自不外視。此剝牀剝膚之漸。在爻特不得有次第。要之順而止則身猶不獲。況於物乎。此剝之至要。故於大象明之。至見象獲碩果。則貫魚之寵無不利。既不病耳目亦不憊性命之情。後之人欲求入道者多不能論此。往往甘心祝髮。以效鈍根中人以下者之所爲。夫中人以下根性至鈍。固當物物剝去。然不知其要。乃繁而捉。用力至多。收功全寡。惡知順而止則不事屏而自去。此剝之要樞。宜深悉之。

安正忘筌集

上卷

六十一

熄見

夫道有本末。有內外。而本末內外之際。祇以隱顯之相蔽而生惑。故枝而爲二。要皆同實而異名。初無真偽。無輕重。譬諸草木。本根藏於隱。花葉示於顯。要之花葉卽本根之示見者耳。無花葉則本根何所用。無本根則花葉安能久。豈以本根藏於隱。人所不見。則爲真。花葉示於顯。人所常玩。則爲妄乎。人之不見道者。唯逐事爲之末。而背身心之本。未勝而蔽焉。則失其本宗。無本而獨有末。則爲妄矣。聖人爲陳本末內

外之說。欲其不偏。所以覺其背本而後學遂重本而輕末。此學者之過也。獨有本而無末。則是枯木朽株也。獨有末而無本。則是斷港絕潢也。泛泛者皆斷港絕潢之流耳。厭此者又甘心於枯木朽株。是均失也。安得源泉混混。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乎。夫本末有先後。無輕重。本根於生出之序爲先。故謂之始。花葉於生出之序爲後。故謂之卒。本末一如始卒。一視無偏。取焉亦無偏廢。是謂有始有卒。此所以爲聖人。聖人著書於本則約言。於末則詳說。蓋本以正而平。末

安正忘筌集

二卷

六十七

以偏而不平。平則坦然而甚夷。同歸而物我相忘。亦何事於防閑。不平則殊塗自徇。而有競有爭。故爲禮爲法。以閑之。蓋不得而略也。人心惟危。以人之爲人。由不平。聖人出而覺之也。以救其不平。彼平則我斯止矣。此聖人之心也。學道者每嗤禮法之家爲華末。不學道者以學道之士爲空無。皆非達士也。蓋由私見各係所取而止。不悟二者本一家也。聖人以至平處爲常居。以不平處爲泛應。特泛應之時。不離本宗。故未嘗迷復耳。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此其

所以為中庸不知此者舉皆妄作無間於真偽知此則能兼容至於容乃公公乃王則又泛應而為特中焉是皆容德無事決擇之所致也易本至精至神故其要在藏用致用而以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者為妙體而以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者為妙用非體不立非用不行於此不生輕重之見則偏繫自熄常復正位聖人之至聖人唯知兩端無輕重乃熄偏見之明效耳

迷悟

安之忘筌集 八上卷

六十八

正位為非夢之域故謂之覺特以別於夢而已居是位者尤戒於竊竊然知之祇所以為病亦何事於覺偏位由偏重故所重者引之而出儻莫覺莫悟則隨物轉徙於夢幻之域故唯在偏位宜覺凡有思有為於非其所麗於一方悉為偏位正位已覺故無事於覺偏位方迷非覺則莫之救然則所謂覺者正宜施於偏位偏位宜迷而反覺者是乃正位覺而無覺之功正位止乎其所不知故真覺無覺未之或知奚覺之可名然則覺之名正為迷境而設故如坤之六五

是謂正位而復之中行亦復乎正位者也聖人於此不言覺唯戒其迷而已不迷即是覺也坤戒先迷謂照非黃中乃不自見而繫於未作之先復戒迷復謂往而不反斯罔於所復之位坤戒其先為學道而不明者言之也復戒其後為失道而易位者言之也救其失使不迷是其所以為覺也然則涉乎迷途其求免也奚可緩邪迷而罔覺莫免於夢幻也為無期矣偏位不覺是謂迷復誠可嗟也其覺者是謂德行以中行獨復默而成之也大道甚夷人人具此固無賢愚之間所以分者唯迷悟為殊耳既悟矣舉本與末無非一真在偏與正皆不迷矣

宗元

安之忘筌集 八上卷

六十九

聖學必統之有宗會之有元以貫萬理故煩而不憂亂而必有歸宿後世失是物物推索不出一本物自為理莫見所宗遂使一理析而為萬無所統一不見指歸則終日言而盡物矣道何由而明哉夫至理具而寓於無名迨立名義則理皆自一而出出既無二兩端同實各緣義生曼衍滋多所宗者悉會歸於一

歸一矣。則可以見身心之本復於無名之樸。而本末兼暢。天下之理得。斯成位乎其中。則是成性存存。而為道義之門。夫道義之出一門而已。未嘗有二也。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其實由於一。所以貫兩端。則知凡可言者。無非兩端。隱顯相勝。而理愈紛紛耳。由本而照末。則本末一如。遂末而昧本。則滯於末而已。未嘗通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脩道之謂教。道生者。以教之生也。經析

殊正 筌集入上卷

七十

為五孝。而周官則又從而申為六德六行。十有二教。其大槩所宗者。由於孝而廣其至德耳。曾子論一貫之旨。夫子告以德之本。而名篇以開宗明義。宗者嫡庶之本人倫之源。而義之所由出也。開其宗。所以明其義。而理義既兆。所以道生而達之天下也。曾子深於孝。是知德之本也。夫子告以一以貫之。而曾子深悉之。曾子授子思。孟子師之。孟子謂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而孟子又謂守約而施博者。善道皆一以貫之之道。前後相承也。易稱乾之德。則首

曰元。由元而有亨利正。元者善之長。而四德之總也。任乾之事焉。乾之數九。老陽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而任之者元。蓋統之以一。則事無不治。故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而身心之治。猶是也。道必貫之以一。蓋以一貫夫三。二與一混而不離。其德乃全。是以一為長子。以專妙用。由利用則可以見其致用者。由不用則可見藏用之所。而身心之本在焉。得其所歸。則離形數。是其所以超詣也。

觀身

安正忘筌集入上卷

七十二

聖人肇學於朱。有書契之先。河洛所示者。易故聖學。唯師易而已。易兼三才。其於卦也。則乾為天。坤為地。艮為人。後聖有作用。天正者。其書首乾。而謂之周易。用地正者。其書首坤。而謂之歸藏。用人正者。其書首艮。而謂之連山。卦備於六十四。而此三者獨為之宗。周易所以明變動不居之妙用。歸藏所以秘退藏於密之妙體。乾坤成列。以生萬物。乃有人焉。得天地之大全。其體其用。所以兼備者也。為人則有身矣。艮之妙旨。所以明夫身也。艮為反身。身亦反艮。蓋有身則

有向背向陽而背陰向明而背晦於向為動動則身
斯顯故有夢則有身於背為止止則身斯泯故無夢
則無身有身之身為變體所以與萬物並作無身之
身為妙體所以與天地相似妙體止廣居之正位無
我而與萬物為一變體逐至變而旁行有我而與彼
已相辨旁行則易流惟作則觀復不繫有方故旁行
而不流以克全真宰之德常貫三焉乃與妙體融而
為一於是所過者化而不為外物之所易用能常止
其所而思不出其位亦猶雷風之行而常立不易方

安正全集卷八上卷

七十二

焉正位居體所以藏密是謂神無方而易無體夫易
無形埒者也唯平而已平則止偏則行偏生於有見
唯見熄則平以平入偏所遇皆平無偏重以留繫乃
止於亾境之所是以無我此所以良其背不獲其身
由既背境故行其庭不見其人是以其身歸藏而止
其所也然則常止其所而不獲其身者唯見熄為能
與於此此象學之所自由有身之身以觀無身之身
也大目視之黃中通之而已知識不能及也後學之
失失此而已象足以盡易故曰易者象也得此遂可

以忘言而道存目擊矣

觀象

剝者陰勝陽而剝之以至於蔑正當是之時用靜則
吉故其義取順而止之所以觀象陰勝陽之時動為
群陰之所僣何可以往於是退縮順而止之蓋出則
必有外患之時也損之又損剝盡則見獨而其道乃
復焉於是向之動足以僣吾性命之情者今反為善
類以奉我魚陰類也賈魚則群陰以序而進在宮以
承我之寵蓋剝之交自剝牀足進而剝牀辨則平昔

安正全集卷八上卷

七十三

之安其身適其意者皆剝矣又進則至於剝膚六四
良之初剝膚飢之淺過是則宐不獲其身矣不獲其
身斯無私已唯磨不磷涅不緇參萬歲而一成純者
固存焉夫至陽無可盡之理坤雖純陰而上六猶龍
焉剝極而不可剝者獨存則是爛熟而滌除既盡向
之僣我者舉化為善類以奉我於是翕受大和之養
焉所以然者蓋剝之要在觀象滌除盡始見象見象
則是見碩果其所享宐如此也以二卦言之一陽在
上為良之主良其背不獲其身而大象自示所謂易

者象也。易無體是也。至神藏乎。是為天地之照萬物之鑑。凡有貌像者。於此肖形焉。形之所由生也。形於此乎顯。亦於此乎隱。顯以照焉。而微隱以不照焉。而昧。大象包括萬象。而形形之大者。於此乎生。是為碩果。觀象有在於碩果。故學易之要。見象而已。以爻言之。自遇。姤之陰消。乾之陽漸進。而至於六五極矣。乾為木果。陽精結實於上。碩果為結實之大者。剝極則見焉。窮上反下。轉而為復。生於地中。又滋長而為乾焉。生乾之實也。不食猶所謂不食吾言者。謂其

安正

全集八上卷

七十四

信也。以其難信。非至明不足以見之。故顯言其不食。所以使人信之。而不疑。雖剝膚亦不畏也。然則所謂見象者。見碩果也。夫剝有君子之剝。有小人之剝。小人之剝。六極之備者。何所用之。君子之剝。則與苦其心志者類也。其旨乃天降大任耳。夫死於安樂。生於憂患。理也。亦猶否以閉隔不通。而君子以其彙正。而明夷。則以其利艱。正蒙大難。以成文王箕子之聖。剝之理。無以異此。然則燕安為醜毒。非上智則處宴安者。常不知自警。故泰則宜知艱。正不爾。則無往不復。

為可畏矣。

觀生

聖人之觀。其要在剝。而又正名曰觀。觀之上九。觀已至矣。觀其生而止於君子。非不善也。然特可以無咎而已。若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之徒。皆君子而無咎者也。抑又有進乎是者。若夫子之無可無不可是矣。而所以未能至者。蓋由志未平也。若志平則一視而無偏重偏廢。是以無偏蔽。謂並觀也。觀至於志平。則易道無餘蘊矣。易無形埒。無等而平也。志平則無所不平。故無入而不自得。而與易為一。此所以待上達。故以志未平。啟其端焉。平則無所復觀矣。無黨偏則歸有極之道也。

安正

全集八上卷

七十五

生生

生生之謂易。則凡有生者。皆易之體也。語生生則固應有殺生者矣。生生者非他。不生者生之也。殺生者非他。不死者殺之也。如是則可以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矣。夫物之生。皆我體。是此未嘗死也。彼生者。不得不生。而化者。不得不化。此獨不與之俱。是亦未

嘗生也。太易之體合則渾，離則散，合而為一，雖入秋毫亦無有餘散，而為萬，雖盈天地間亦無一不足。是生而凡有生者皆我體也。此擅其全而常混，彼裂其偏而暫假也。復歸乎生，生者果何道哉？自顧其志平與未平耳。以平入偏，雖偏亦平；以偏入平，雖平亦偏。彼偏而我平，則不見其偏；無所不平，則何取捨之有？既無取捨，則何繫累之有？用能常自復於至平之易，生生而此不生化，化而此不化，參萬歲以成純，視合生為一體，所謂聞道者聞此而已。如此則未嘗死。

安正先生集 八上卷

七十六

未嘗生之體亦顯然呈露。夫易者象也，大象無形，故易無體，無形之形，無體之體，日呈於前，所謂見乃謂之象，常止其所而見本體，則是長於上古而不老者，豈有生化之累哉？

戒偏

易無形埒者，易之無形，由無埒也。以其位甚平，故平則常復正位，是謂皇極。今無思無夢時，正以無偏重而平，是以止其所而復本位，故無思無夢也。此時唯妙體而已，無私身也。私身特一物，是萬物之一偏也。

豈其大體哉？所以然皆由偏重而有所繫，是以墮於一偏。而有此身，今有思有夢時，正緣有偏重，故常出而繫於所重之處，域於小己，以墮對代，但知貪生而惡死，不悟其倏起倏滅，一何死生之多也。以偏重而有此矣，無暇論是非當否，已知其失則均也。觀之上九，觀其生而志未平，雖曰君子已偏重而為人矣，人與人何足以相遠哉？學者切戒於偏重，不得已而出乎此，則當覺，惟覺則偏而知反，自不留繫，不害為平。若偏而當，雖不失為君子，終不見易，由不平而不復。

安正先生集 八上卷

七十七

正位，遂累於有身，易之正位，無私身者也。所謂離形者如此，唯平為能至焉。故無作好惡，非用適偏而生之人心，斯會歸於有極矣。而易之可名者，以有太極也。嘗謂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中由兩端而有微，兩端則中之名亦不立，兩端可執，故中亦謂之執，亦因兩端而命之也。兩端兼忘，則不用而藏密，兩端相濟，則致用而建中。懋昭大德，建中於民，惟是三者無所不容，其德乃大。兩端不偏廢，亦不偏重，則動而時中，是善建者一有偏焉，重在一方，隨而傾矣。墮於起

滅豈善建者哉。人心惟危，蔽於偏重，危斯傾矣。於道爲倒，所謂善建者，無偏重而常立也。易與人相差特毫釐間，而相去隔霄壤。故曰善學易者，唯志平爲能。與於此平而常復正位，保合內外之和，尊莫尚焉。此外又何求哉。

絕四

聖人之所絕者四，而其指歸乃在於毋我。而所謂意也，必也固也，皆能發有我之機，使向而不反，身不藏而有我者，也是以絕之。夫神無方而易無體，惟毋我

安正忘筮集 八上卷

七十八

始復乎太易之真體，復乎真體則休息於無方之方矣。生分辨之識，有分辨之識則有一定之是，故必有一定之是則執此而不化，故固惟其有此所以向於一隅，遂至迷復不居正位而有我，意識在一隅非大方也。良其背不獲其身，是毋我也。以良既背境，豈見其人，不見其人所以不出其位，斯不獲其身矣。有見則意必固相繼而起，所以有我，有我則囿於形數，爲其所推移而易之真體日益隱矣。毋我則正位居體，超形越數，復歸乎太易，非聖人孰能與於此。

傳要

堯舜之傳，所執者中。孔子之傳，所貫者一。中者位真君之妙體，一者擅真宰之妙用。中所以旁通，一所以該萬。一得中而藏，中得一以應，二者本自相資，不可偏廢。語中則必有一語，一亦不離乎中。或舉其體，或舉其用，各適所宜，而前聖後聖之傳，其致一也。所以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唯此而已。成湯之建中，箕子之會極，易之正位，禮之中庸，是皆以中而旁通也。老子之通一，孟子之趨一，曾子之守約，虞舜之惟一，是皆

安正忘筮集 八上卷

七十九

以一而該萬也。大本大宗舉在於是不離，本宗則旁貫無窮者，皆自源而往者也。今於語嘿動靜之際，悉具乎是語也，動也人自爲用，而彼我則殊嘿也，靜也廢而不用，而會歸則一。衆人用則不知所自來，不用則不知所如往。姑認有用之際，乃以變體爲常，聖人則以成位乎其中者爲常用，能合異爲同，總其樞要，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進是道者，基於用其允復，歸其明歸明於昧，蒙以養正，常休息於非夢之域，則是會百慮於一致，冥殊塗而同歸，不出

吾宗常據會要旁貫無外觸類該通而天下之能事畢矣一之所歸初緣人心唯用離之明外何即境而生焉不知反也而反亦不知由外明內暗不燭所詣遂失其宗而役役外徇以至枯亾達者審是雖曰動出以應而常反復其道不迷歸宿斯與道心融而為一而常藏用於中焉則向之所謂人心者化矣此聖傳之至要也謂儒者博而寡要以方是時聖傳既絕所謂儒者博誦廣記唯以多聞相高以是為儒矣豈未知真需者歟

安正公集卷八上卷

八十

真博

儒者之學患乎不博至專於博反為儒者之大患而至於多記損心所得者紙上語徒弊精神則所喪者乃天下之至真也聖道不在於多學而識特守約而施博耳其要在正位居體而已正位居體則覺覺則通通則貫兼乎大畜小畜之富而所謂前言往行與夫文德凡自此而出者亦復舉積於此也故先歸明於昧冥之以不知涵養滋久及其至也觸類而通由不知而知則至於無所不知蓋知在窮理之際係意

與識猶滯一曲而不知在理已窮之外非意識所及而亦不可為矜域知者人所同而休息於不知者聖所獨造夫不知則兼忘而大同矣斯與道心會而不貳至此始為天地之心而無所不包矣夫豈由博誦云乎哉自內而出則正位居體者所以旁行不流自外而入則旁行不流者用能正位居體聖人導人多啓以入道之序如語言偏其反而是乃旁行不流也室是遠而是乃正位居體也堯舜之傳自人心惟危以適偏而旁行至惟精惟一乃能旁行不流如是乃

安正公集卷八上卷

八十

會於大中斯為允執厥中是乃正位居體也箕子謂無作好惡遵王道路是亦旁行不流至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亦是正位居體唯孟子先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然後言行天下之大道與夫曠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皆以出之序言之又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則啓後學以入道者亦不廢也正位為覺覺則無所不通偏位為迷迷則無所不惑覺無他焉唯在非夢之域以為常而已非夢之域唯正位為然故凡言覺者謂正位也凡言迷者

謂迷復也。正位一而偏位衆，故覺少而迷多。然迷悟對辭也。非迷則悟，非悟則迷。苟自省其未離偏位，猶用人心，乃是長處夢幻而未嘗覺，則均爲迷耳。豈當甘心於迷而不究哉？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故聖學上達與天爲一，詣乎此者不分等差，分等差者人而已。故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世之所謂是者，不過得君子之名而已；非者，不過得小人之名而已。自人道入心而觀之，君子小人相去遠矣。自聖人之天道言之，君子小人雖有間，爲累於有身，不居正位，每卽偏之。

安正

集八二卷

八十三

危而爲人矣。而其轉徙於夢幻之域，則均也。安得不一視之哉？中庸懼道之不明不行，故於賢不肖智愚，所以一視，過猶不及也。齊之以是非者，天道則然。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君子猶小，况非君子者哉？等差之觀，皆非合併而爲大。唯迷悟則嘗有之，故旁行不流者，緣不迷而正位居體者，由夙悟當正位居體之時，是真覺無覺而所謂迷悟者，猶是假途者設耳。

能化

域於彼已，則七尺之軀，奚異於一漚，會於本宗，則方

寸之地，并包乎太虛。一漚則有起滅，太虛豈墮成毀，有起滅則有真妄，有真妄則有是非。既離本宗，則涉夢幻，既涉夢幻，無非妄僞。非特妄者爲妄，雖真亦妄。非特非者爲非，雖是亦非。刻意而行，擇地而處，愈用心而愈乖，愈用力而愈敝。蓋以域於小已，不見古人之大體，則舉皆幻妄矣。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體爲小人，養其大體爲大人。大人無已，休息於非夢之域，以爲常，而泛應成務，則爲變，變乃應時之爲常，則萬古不動。二者既明，不繫

安正

集八上卷

八十三

一曲則其體與太虛等。如是則舉真與妄同歸一真，入而無爲，是其藏用耳；出而有爲，是其致用耳。用與不用，悉歸妙用。體既有常用，亦隨之。無有妄者，向爲夢幻，今爲一真，大而能化，凡爾作用，會於本宗，舉偏與正，悉爲無妄，則優入聖域矣。聖也者，會身心之所歸宿者也。夫以有患之身爲身，以惟危之心爲心，雖深沉之思，不輟於心，微妙之語，不離於口，祇益迷耳。唯能化此身，復歸於大象，化此心，復還乎太極，身心俱化，本正而未與之俱，本末俱真，常無常有，均爲大

常斯與易爲一。是其所以爲大聖也。

出入

聖學大全。故利用出入歸諸自然。不事習而無不利。有習則未離一偏。燭機未盡。不見大全。故出入俱滯。礙不可謂利。孔門高弟。顏子也。然於離形去智。尚有待。故孔子告以克己復禮。是有己克者。固不容於不習。有私已矣。豈不待自勝以克之。必若是始能離形去智也。顧其所稟。猶後於空空如也。至鄙夫無所待。而本自離形去智。可以一言而悟。叩兩端使灼見。

安正

集八上卷

八十四

焉。則聖學於是乎竭矣。奚事習而以中庸爲可能哉。降此必困於隱顯之相勝而蔽焉。雖使智者亦於此大迷。不能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曾不見天人本一而隱顯本無二也。其一也。其一也。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謂之真人了。知天人本一而不爲隱顯所勝。則出入皆一矣。何不利之有。脫爲隱顯所勝。則隨其所見而致力焉。習於實有者。蔽於實有而不見。夫空無卽實有。習於空無者。蔽於空無而不見。夫實有卽空無。支而爲二。則冰

炭不相入矣。易稱易無思也。無爲也。又曰易無體而又有謂易無形。埒人知遠求易於氣形質未兆之先。而不知近取諸身。則易已具於屈信往來之頃。今無思無爲之時。由不出吾宗與易。奚有二哉。此時卽無形無體爲非。夢之域。是乃易不可見之時。所謂空無。如此而已。及有思有爲。則心跡呈露。於是有形有體。爲有夢之域。是乃太一分爲天地之時。所謂實有如此而已。一屈而無天地混冥。而萬事銷亡。所謂乾坤毀者於此見也。一信而有兩儀生。而四象立。所謂乾

安正

集八上卷

八十五

坤成列者亦於此見矣。雖積至巧。歷不能計。均不離此數耳。一屈而藏。一信而著。乾坤之成毀。不離俄頃之久。造乎此。則自一屈信而觀往來。可以盡乾坤之成毀。庸有微而不顯者哉。如此則隱不得以勝顯。顯不得以勝隱。而相蔽焉。隱不得以勝顯。則顯常藏於隱。吾見隱卽顯也。顯不得以勝隱。則隱常彰於顯。吾見顯卽隱也。隱顯不異。則精神常一。終日如愚。蒙以養正。兩端混合。包括無外。自此析而爲萬。無非兩兩相合。要可一以貫之。則理窮義存。而心性俱盡矣。柰

何偏蔽者。不探其本。故習空無者。出而有。則味麗著之機。而每艱於出。習實有者。入而之無。則失本宗之旨。而每艱於入。此天人所以判。而大全所以裂也。自天之人。謂之出。則垢淨相遼絕。而不論神奇臭腐之更化。由淨而入。垢則穢。安知垢淨本是私見。自人之天。謂之入。則有為無為相矛盾。而不論或使莫為。皆一曲。由有為而入。無為則戾。安知有為無為本是卷舒。唯空空然者。元有大受。空空之際。盡有天循。有照。但叩兩端。遂無餘蘊。不然者。由天而出。則當觀盡。

安正

集八上卷

八十六

垢淨本是私見。然後於出為無礙。由人而入。則當觀盡。有為無為。本是卷舒。然後於入得所歸。觀至此矣。回視前之所尚。悉為芻狗。要必至兩端。一貫斯為大全。而得游心之常。而出入無疾矣。然出入無疾於復首言之。則出入俱無害者。非得大全。何以至此。抑亦見知道者。必先詣本宗之奧。有地雷復以見天地之心。則天雷為無妄。而不失彝倫之序。斯全大法矣。

習坎附

離麗也。南方應接之地也。其患常在著。諸有坎陷也。

北方空虛之所也。其患常在溺。諸無患者。諸有釋有而之無。則又溺於空。而有不能出之患。惟內明乃能間習以出險。故坎獨以習為稱。而以出險不陷為善也。水與月皆坎象。月者水之精也。水者月之類也。故明取諸月。月坤體。坤之先。變乾為離。乾亦變坤為坎。故日常用坤之先。月常歸坤之明。明歸則水之德全。方歸其明。固已習諸月。及出乎險。又以習諸水。月與水皆積習。然後其德乃全。惟理有出於積習。故日就月將。濟哲而睿。乃燭妙理。是以剛而不陷。非明其孰

集八上卷

八十七

能之乎。於以通乎晝夜。一其隱顯。觀垢淨之出於私見。觀有為無為之存乎卷舒。則不滯一曲。常蹈大方。斯皆出險不陷之道也。不陷由剛剛。由明而明。又由習。此次所獨稱習也。

讀文中子

嗚呼。人之難知也久矣。抑又省之。非人之難知。蓋道之難明也。道苟明。則不逃乎哲。鑑矣。患於難知。質其言。而白黑已判矣。曩讀河汾王先生書。泛然以諸子處之。見其言而未見其道。則亦未能悉其言。而詰其

所造非諸子也。此豈王先生之未至，乃愚之未諭也。迨浸歷聖域，稍自見其在我者，不約而契矣。述之於文，已成編秩。一日偶有中說當前，因開寓目。適見李靖問道，而王先生之荅，與董常聞而說之者，顧與愚學適相符合。驚愕久之。始思先生自謂千載而下，有紹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避，而以董常為顏子之流，斷不誣矣。夫仲尼之業，其入道也，始於著之德、圓卦之德、方以悟、藏密之旨，故申之以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探河洛之妙，則堯舜之

安正

卷八上卷

八十九

執中箕子之會極，豁然自契矣。若王先生者，端紹前聖之緒，可謂精於河洛之圖書，與箕子之洪範者也。其言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其藏在反，一無跡之所是深，論龍蛇之蟄，以存身之奧，而其藏為密，棲身心於一貫，則天人會矣。死生一矣，與物而來，來者自造，與物而去，去者自化，造化皆自吾之至，一故其為物也不貳，則其生物也不測矣。噫，後之名儒，唯持聰明，乃以多學而識，不復回顧，以契一以貫之旨，則學愈多，去道愈遠，以多學而識者，滯於末也。一以貫之者，

達乎本也。本常兼末，以統於萬，末不能兼本，遂失其宗。既失其宗，卒為虛文，不堪實用。以用主於一，不容於貳，貳則人之所治安，能治人，蓋末愈盛，則本愈衰。文愈有餘，則用愈不足，以離本愈遠，而背馳日甚也。要所以運動樞極，財成天地者，唯一為貫三，而其體常混，幹造化於妙用，非天下之至精，合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晚始得王先生信能紹仲尼之業，抑知聖道更五百年，必一大明於天下，不爾則天地何賴焉。自孔子沒，周道衰，至秦極矣。黃石真人以守微

安正

卷八上卷

八十九

之道傳於漢已，而歷魏晉，滋以權詭相傾，此風益扇。聖道掃迹，王先生講道河汾，為有唐育非常之材，雖去聖人之世，前後相望，不無小差，要之皆不遠五百之數。嗚呼！文中子堙鬱有年矣，和璧沉埋，必有泣血以相明，因讀其書，痛惜其流於諸子，仍信孟子嘗述五百之數，果不虛也。噫，道不遠人，悟焉則至，大哉！一乎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若王先生者，可謂不惑於殊途而獨據同歸之會要，非息休期而號先覺者，其孰能與於此。

安正忘筌集卷下

宋浦城潘 植子醇著

明新安吳允清肇一校

易圖

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謂吾有身今吾無身吾有何患無身者復於大象之無形所謂易無體也深明不獲其身之旨於艮見之身艮一也有向背之異耳向明為身背明為艮向明則動而身斯顯故有夢則有身背明則止而身斯泯故無夢則無身有身之身

安正忘筌集卷下

由逐境故隨起而隨滅無身之身由復本故萬古而常存蓋向境則旁行以適變背境則正位而體常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又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夫謂之真君則固應有位有位則固應有所皆從古則然非人有以處之也自然而已故無定所之可指特名義未立之初已兆是於河洛之圖書是謂成位乎其中而本位本所之身心皆本來者人狂於所見以其所見者認以為常不復體認其本來者徒認今之身心而安於隨事物以止之偏位知道者審其

如是以正位周徧不可直指於是特戒於止非其所思出其位止非其所乃有定所之可知思出其位乃有定位之可名則凡有定所定位皆一曲也繫於一曲乃有自私之身心於是擾擾萬緒起且轉徙於出沒之途由有偏重之私心即繫於偏位而有我既有我矣雖世之所謂甚美者皆不善也有我之原皆自人心初因偏重而出不知並作則觀復以體反身之艮遂至迷復而執此身乃與真體隔取而麗着以至我繫彼所彼留我室向之虛室今已茅塞而不得主

安正忘筌集卷下

既易其位迷不知所歸眉睫之際彼我遂分有我則勞思厭其生乃至釋有以趨無物之所離世異俗以規苟免終不能適殊不悟有身之為患由止非其所之為累也正位居體則身藏而體妙身藏則見大體是為大象與太虛等列子曰易無形埒而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蓋無埒則無形無方則無體凡麗一曲皆是方凡涉有方皆由有埒兩端無繫賢愚兼忘即居正位而無方無體無埒無形故易之妙旨無取無繫而得藏身之道者也神猶火也燕諸木石是本

位本所即是本體故徧體皆是且無自焚之患是謂君火明之本也變乃成離其麗諸有如傳於薪其藏諸無如宿於灰既有定體實所必資人事以處之則處之無由得所也空有析而為二矣唯明者重光奠麗則必常麗於正位而體亦從而不貳聖人於剝則順止而觀象見象則身安於所歸而忘身雖剝膚何畏而大羞亦不足嗟矣以得其所止復本而休息其應感而出斯不迷復而真體常混故剝極而碩果出生乾之實剝盡而見盡有天循有照而成性具存所

安正忘筌集 八下卷

謂見乃謂之象於是向之五陰能為吾患者今反如貫魚之宮人以承其寵而又聲色臭味之品皆所輔吾之和而養吾之性此獲果得與之效也宮人象貫魚言有次序如逆旅之妾惡者貴而美者賤乃反黜其美猶是避淫非順常理而無繫也聖人動也無妄一任常理之自然夫人品高下天所為也吾何易焉自平足矣若以惡者居上美者處下彼既易位我豈能止不止則不安惟危之心也夫易所居而安者也能安於其止止則無我倒置則心為不平故不止不止

則有我大象包括無外為萬象之帝莫非我之真體處彼非其所即是處我非其所故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蓋彼不得所我亦不能自止也如是必使愚智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在我者斯止得所而和平矣止則無我在寤為無思在寐為無夢不可知也知則已判乎夢與思離而二於真體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所以神窮而合於無莫知神之為無而無之為神為不貳矣乃能化出萬有而變化自如故止乎其不能知則至矣達者唯審夫既止其所

安正忘筌集 八下卷

四

則是已復正位此時皆無所繫昧者乃以偏位倏起之變體認為真我不復察夫有貴於已者於是遂加脩為苦心勞神擇位以處而愈不能適殊不悟真體自然不假人事一任至理無施不宐學者不見大全因為此圖以明有我之機庶幾可指諸掌

黃中

智慮外通所見者在彼故知人者智黃中中通所觀者自性故自知者明所見者在彼體亦從而與之旁行所觀者自性體亦從而居於正位謂之黃者土之

眞精含萬物而化光者也精神大全內外景備於火爲君而充之本是爲地道之充故其色黃麗乎外則爲黃離以變乾爲離來自外而外照歸其明復爲黃中以地道之充根於中而內照黃中內照自見而非見彼無所蔽而洞徹無礙是謂清明在躬以之察理則觸類而長六通四闢萬理盡解而無所不通中既朝徹不疑所行故神德行之所詣是以眞體常居正位故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而與太易融而爲一矣坤歸藏者也正位居體身斯藏焉如龍蛇之蟄矣

安正忘筮集

卷下

故正位居體則體妙偏位居體則體變正位自乾坤未成列天地未定位而所謂神帝者已居焉涉千變萬化而正位則定而不易者是中官之虛位眞君眞宰之所歸宿而爲妙體妙用者也必於坤六五明之者本冲氣之精於精神爲大全中正之至者也推此故五行之上五色之黃五聲之宮五味之甘凡此類所以各尊於其類者由眞君之正位以類而旁通故也黃中通理以達其本聖人之所以造上達也正位居體所以歸其宗聖人所以未始出吾宗也雖

然非偏不足以成正非變不足以體常然則正位其定居偏位其旁行知正之爲常而有歸知偏之爲應而能反則出入無不可而均爲無妄矣偏位隨所變而有不可既也私見取焉所取之物得以入而役我則體亦變矣是不得主乃爲物役而以妄爲常也蠢蠢者舉皆累此非眞一之不迷復者也然則偏位乃旁行之次可經而不可處經焉以酬酢萬變而成正位無爲之功惟其可經而不可處此常久之象所以取諸雷風以成立不易方之正蓋天位乎上地位乎

安正忘筮集

卷下

下水陷於坎火麗於離山止澤聚皆有定體唯雷震之疾風行之迅經物而不留定體則休息於無方之方聖人所以於立不易方取象雷風而謂之常焉夫大方無隅神帝之舍長子同德不遷偏位以其一也雷風皆動則有止則無有鼓舞之神功無麗着之實體震爲長子巽其合德者也長子傳正幹蠱而克家其運如此斯爲妙用所過者化故能旁行而不流所存者神故與妙體而爲一以會於神明之舍矣夫神明之舍專毓神明不容留物物其所治非治我者豈

容其入而留於神明之舍哉。物所以得而入者，蓋有以招之也。由不自見而見彼，乃有取焉。惟見彼則我留彼所不自見，則彼留我室。室之虛則無所不燭，物既留則無所不昧。虛則專毓神明，實則專填事物。事物為主，則我反為役。向之至貴者已杳隔，而區區者化為奴隸而罔覺。可勝惜哉！非特常人如此，雖甚聰明者亦有此患。不自立正位而為大丈夫，乃甘與物役，熱熾火而寒凝冰，為孰使之，殊不悟其見彼而彼得以入，神明不毓而明者已昧。夫歸其明以熄見而

安正忠公集 八下卷

七

為黃中之學，間不用則茅塞其心。神明豈來舍哉？故入道在熄見，熄見則不見彼，不見彼則自見。故利用出入皆鑑知，豈取物而反以物易已為其所役哉？孟子所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以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也。正位神明之舍，至聖之大寶，是謂皇極。尊以御物，莫不賓服，是以物不能易。夫是之謂大丈夫，豈倒置失位而不得主罔於或使，乃反不悟而以容氣為剛勇哉？

虛中

聖人之學，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皆足以顯道。故黃中通理而無所不通，是以物格而知止，理窮而性盡。而所謂正位居體者，無一物不足以見焉。如龜之負圖，則坎一離九，震三兌七，乾六巽四，坤二艮八，其數皆相合而成十，獨虛中宮之五為妙體，以起妙用。藏一而用八卦焉。故八卦成列，象在其中，著應天地之數，而止於其用。四十有九乃虛，五以位真君，虛一以當真宰。其數之備見於洛書，出數之五與一居中，虛之位而以大方體之為天下同歸之所，反本者於是乎

安正忠公集 八下卷

八

休息歛萬為一，不見有餘體混而已。散一為萬，不見不足，體分而已。誠以虛而無際，故無所不包，亦無所不貸及其用也。皆居中者不用而寓諸庸，乃判於一而致用此，其所以獨神也。著龜洛書之數，皆天五冲氣居中而真一用之，以與神遇。至於手之捉足之行，口之言形之動，凡此皆於用處有中，以默契乎神，而其機適相會也。移之於解牛承蜩之類，凡技之精者，率皆用此。況知道者乎？為百姓者，特日用而不知耳。真一之用，皆用地道之光，離明固以此寓之於目，自

目視之餘。凡所以默辨而動契其機者。無非內景之
清明者。從而致用。此中宮之虛明。所以爲至。而天子
之光。所以在於皇極也。冲氣在中。故土居中宮。而戊
巳屬土。坤以類行。位亦在五行之中。故坤屬土。其位
在未。爲中央。故其季辰戌丑未皆屬土。其真精則位
中宮之虛位。以命萬物。故無一物不虛是焉。如兩端
則虛中。四端則虛信。其數一。二。三。四。而成十。則虛五
其時。春夏秋冬而成歲。則虛中央土。天下之物生於
有。有生於無。中宮虛位。名義未立。超出形數。真君真
安正忘筌集 八下卷 九

度。故正位居體。所以爲藏密。謂復本也。正位居體。則
其體與大虛等。故其利用出入。皆不外乎太虛之室。
而未嘗有我。否則麗於有方。眉睫之際。彼我分矣。
正旁
學易之要。正位居體而已。唯正位居體者。爲能旁行
不流。故真一日。應萬變。而未嘗離乎中虛之位也。然
正位無定位之可指。自有皇極之會歸而言之。則宜
指曰正位。旁行亦無旁之可別。自有理事之束役而
言之。則宜指曰旁行。正位一而已。至聖之大寶也。利
安正忘筌集 八下卷 十
其正而求歸焉。則偏矣。偏則有方。是以宜覺。君子唯
悟其偏而反焉。知反足矣。自然止其所。是謂成位。無
事察察。然省其爲正也。正與偏俱不可廢也。特以正
爲常。則舉皆常矣。夫物有所繆。發而見乎外。則爲甚
美之華。人有所繆。發而見乎外。則爲甚美之行。唐棣
之華。物之有所繆。發而見乎外者。人之美行由是也。
然正以平。故止偏。以側。故行既偏矣。雖美必知反焉。
斯不失歸藏之密者。室則藏密之所也。是謂正位。學
易者。首當明辨正位。而又審其已居正位之時。於此

保合太和養之而已。修為人事不萌於其間。明而不能至者有矣。未有不明而能至者也。明已而又至焉。止乎其所不知矣。始能契無體之易。無方之神。至無體無方矣。合內外。窮高厚。皆一體。又奚正旁之可名。出入之可跡哉。然則神無方而易無體。為已至者言之也。正位旁行為方。至者言之也。此學易之要。宜深論此。

位尊

易無體彰之者乾坤也。所以為易之門。乾以易知。坤

安正忘筮集八下卷

十一

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則不疑所行。乃詣夫成位。觀天地設位。乾坤成列。則行乎其中。立乎其中者。已不言而論。可灼見。夫成位乎其中矣。易簡稱賢人。非賢於人也不居其聖耳。成位乎其中。是乃正位居體者也。真君無為常不用。而寓諸庸。故必退託於虛位。未嘗先人者也。是。以其德則稱賢而不稱聖。其卦則處坤而不處乾。於服則言裳而不言衣。於數則居六而不居九。然成位乎其中。則立天下之正位。茲所以為皇極也。尊莫

加焉。人以其尊之至而聖道之極致也。固有歎其不可階而升。至公孫丑則謂道則高矣。美矣。安若登天。然道雖若此。而位則居中。天下同歸。德則簡易。一以該萬易。所以無等而至平。有足者皆可至。特不可階而升。徒困於等級耳。儻未覩易簡之若此。則起欲羨之心。乃至超出事物之表。以求之。於是循階歷級而進焉。然以不見道。而賢者過之。故終莫能與之俱也。故有亞聖之大賢。而又有上賢。次賢。又其次則等級不可以悉數。而謂之某賢於某若干。既府等差。易斯

安正忘筮集八下卷

十二

變矣。皆慕高美之過也。於是易者變而為難簡者。變而為煩。此大道所以不明。而聖傳所以不屬也。遂使後學。乃謂宜若登天。猶不可及。況易簡之甚邪。聖人絕類離倫。一何簡易之若此。是使入聖之路。所以卒至於堙沒。皆不明之過。由照非黃中之患也。然則高者特高而已。非尊也。蓋高者等級之崇。而尊者乃自然之成位。非人力之可能也。高者以等級多。而位眾。故不尊。而自然之成位。則一而已。無為而生萬物。至一而總群。動茲所以獨尊焉。尊無二上。故也。此真土

之精中。繩君火。具內外之景。而無生滅者也。生生之易。如斯而已。過是則位雖高。終不與此。愈用力而愈遠矣。學者安可不深明易簡之理。得易簡之理。則高美之道。舉積此矣。知學道而不知明辨正位。非善學也。

一家

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聖時之盛也。論者每以車書混同。無異區。為天下一家。億兆欣戴。無異俗。為中國一人。是知聖治之成效。而不見聖人之能事。所以致是

宋正志筌集

八下卷

十三

者。雖復詠歎其功。美無補於求治也。聖人非有他術。特洞照本宗。知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夫塗殊於所由。不殊於所歸。同歸則宗一室。吾見天下本一家也。慮百於所思。不百於無思。無思則均一體。吾見中國本一人也。眾人徇私而自蔽。見有用則彼已不通。不見不用而會歸。則一。每每自徇。則雖父子猶有為豺狼。兄弟猶有為參商。況他舍外人乎。聖人深探本源。灼見要歸。用雖以一。已為我。不用則萬物皆我。故一日克己復禮。而用已藏。則歸一本矣。本正而

未隨。則天下歸仁。得所同也。所同在此。是萬體一體。而聖人以天下身。受天下訓。故均以一體待之。休戚一焉。是謂踐形。由是樂民之樂。而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而民亦憂其憂。樂不以一已。而以一體。視天下。此天下所以一家。中國所以一人也。蓋無體者。總眾體。不形者。統萬形。無體之體。不形之形。是乃真君之妙體。唯聖人見象。而與之為一。此方擅其大全。彼既裂其一。偏於是。訓皇極。而作父母。主至一。以總群生。推之於天下。所以為真主。而其成效如此也。

安正志筌集

八下卷

十四

爻象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則象者無體之體。是為正位之妙體。居天五之位。在八卦之中焉。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是天五之尊位。寓於真一之妙用。故爻為重五。以明其為時中也。故其時其位。皆天五虛中之妙體。託之於妙用。此其所以前知而獨神也。其在人。則凡作。用處。莫非天五。託之於妙用。其所用處。皆有中焉。以為儀則。而默與神遇。然其機密。庸所以百姓日用。而不知。非特人也。如器之有四營者。沒於水。則其中獨

格物窮理
無非精義
妙道

不濡爨火而大沸其騰獨不熱木剝其中以容萬斛而獨能浮金鐵其中雖體至重而不能溺凡以虛中之位出乎形數者用焉故其神如此况人居三極之中擅冲氣之大全盡人道而與天地參復其中之成位乎夫易所以至神者由爻象皆五而五為君位焉故曰易者中也象不言五以其因而重之爻在其中而爻為重五則象居五之正位而為妙體則其為五可知矣大體無物不出於易凡有貌像者若隱若顯皆於此稟受天地雖大未離其內秋毫雖小待之成

安正忘筮集 下卷

十五

體所以物物皆是苟為既達則物物皆足以明道此聖人明道所以由著龜也

君火

八卦皆重而成如震但言洊雷坎但言洊至雷與水無二體特繼續不絕耳唯離獨言明兩作離以火有二體妙體不用而襲明坤之所以稱黃中也變體致用而外照離之所以為繼明也故六氣有君火相火焉君火當坤之正位是為少陰居真土之宮為冲氣而為氣之母以孕至精至神具內外之景而未用以

無為而寄位於辰辰土氣之所聚也君火為之主真土為之位融而為一而光之所自起坤所以含萬物而化光而土所以為萬物元居於中虛未立名義之所非有實位之可指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君火不用而寓諸庸相火致用而性有所麗以有所麗故其卦稱離離者麗也以出而有體則必有所麗矣有麗乃成其體而有麗之性非正則窮於為薪故重明則不可不麗於正是以在人有道心有人心道心甚夷常居本位易之正也人心已偏常繫一曲易之變也

安正忘筮集 下卷

十六

無思無為其藏至密非智慮可及於名義未立之所唯歸其明斯合為一明歸而中自朝徹則見之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則固矣知止乎其所不知斯復為一矣以偏故變於偏而覺乃克知反惟精惟一斯復成位乎其中則麗於正昔君文武重光莫麗所以相傳有在於是

自然

冲氣常含和生生而不自生故能長生孕真火而不麗着用其光復歸其明故能常明此皆有自然之成

位其由此而出者亦自然而復不俟人有以處之正體居自然之成位融而為一其常生也真土為可名其常明也真火為可名要之常生者常明常明者常生是以黃中通理為常明矣正位居體為常生矣二者必相須也而真一妙用出於妙體不即不離其致用也亦自然藏用略不容人事一涉人事反為藏用之疵本無思也而加苦思本無為也而加脩為本寂然不動而每蹈乎動之機易道變矣於是無麗着者變而為麗着無生滅者變而為生滅是皆未論不習

安正忘筌集 八下卷

十七

之道故不知中庸不可能而反贅以人事之過也學易者無他唯當見正位之體而已正體與太虛等所謂易也直寓六骸象耳目而已至於遇事而變象呈於圓鑑之中而出示於容色之間乃麗乎今之身今之身乃變體之所示也未用之前自與太虛等以喜怒哀樂未發而在中者未嘗動也直苦不自覺耳以誤認變體為正體此其所以迷復也大抵聖經皆有要旨如詩之思無邪禮之毋不敬皆可斷以一言而易為天人之書無不該貫尤當識其要若論黃中通

理正位居體則易道幾無餘蘊見正位之體即是大象所謂天下身也同歸而宗一體矣此自古以固存者存存而不忘足矣無生滅者也生生之易存在乎是皆自然也一涉人事適起生滅之端可不審哉

知至知終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此名義未立至理具而未形之虛位故不可以識識然至非不可知也至於終之則非知之所能至也終非不可知也至於終之則非知之所能終也知至矣而又能

安正忘筌集 八下卷

十八

至之聖人神德行之所詣也知終矣而又能終之聖人顯道之極致也神德之所詣不可知也默而成之耳惟默而成之則亦默諭乎動之微矣故曰可與幾也顯道之極致不可知也默而識之耳惟默而識之則亦默諭乎義之府矣故曰可與存義也唯知止乎其所以不知則二者兼進理事俱盡心性亦盡而無餘蘊矣至此則體同太虛心還太極何哀樂能入哉飲人以和正容而物悟矣夫何言哉

不習

麗乎形者終於壞而大象為無形墮乎數者終於盡而天五為出數惟出乎形數此所以居名義未立之先非智之所能知非思之所能至若是豈修為之功所能逮哉故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不習無不利者地道光也光既內融正位居體空熄人事而貴不習此而習之適起疵病故習之於無事之先是迷而失道若已適偏不可不反唯後順者乃為得主而有常道之至要悉總於坤人法地者其在茲乎若夫地法天者天成象地成形坤至靜天行健故也天法道者道

安正忘筮集 下卷

十九

常無為天則無為為之者也道法自然者人跡泯矣從來若是而已矣此一事也自有次第而備言之則如此人道盡則畢備矣入道以法乎地者為始至道以法乎自然者為終耳大體坤作成物不先造事若先造事亦違坤德

一貫

冲氣未見之氣為氣之母孕精神之大全以縉天下之至變由是而變則判為陰陽生為水火皆分為二唯精神常合為一故精神之運未嘗相離以有用不

用之異故強名之神從精則藏精入神則應從精而藏於數為一而二實存焉入神而應於數為二而一實寓焉其應其藏未嘗不貫乎三異名同實常不貳也藏用致用之頃而精神之理具矣精神為水火之性水火為精神之物謂之精神則一而不離謂之水

安正忘筮集 下卷

二十

火則判而不合判則兆於一故一為形變之始一生二二生三則離而為萬物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則析而為萬理然貫三者居一二之間而與之參者也陰陽分而冲氣在其間為真一之全體貫三為一不離冲氣其體常混據會要則離為萬物析為萬理者此皆總之天地之數備於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行鬼神而成之行之者於著見之著備天地之數所虛者五與一出乎數而虛之所以致其實用幹造化於無形者也真君無為寓諸庸於真宰顧其成效皆真一妙用之功而四十九數麗於有乃真一用之於虛不知所以然而然其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昭示為萬象成形為萬物其多不可既而以其多者號而讀之每讀之萬者莫非

真一之體擅其全而此常貫三。囿乎此者各得其備也。一麗乎體於是認而有之。役於殊塗不見大方乃自徇殊面不復反本是其不免於轉徙也。聖人達本每據會要以觀方來不離環中以應無窮通於一而萬事畢乃以一而知萬也。夫子之道在於一以貫之者如此然真一出於真君而宰其事者其義則取諸長子要之合之則同離之則異蓋真一之用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時所謂真君者寂然而未嘗動也此其名所以不得不異若夫非合非離唯一貫者盡之

安正忘筌集下卷

二十一

聖人深於此故常蒙以養正乃戒於雜則多多則擾所以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

地類

天五者真君之位真君者真土之神以其德全真土故以數言之則五以色言之則黃以地言之則平以位言之則中正以道言之則公以德言之則直方大而至於靜柔順而冲和含洪而光大簡易而坦夷以其含洪是以著德圓而包以三卦之德方而包以四圓者動方者靜故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然天

高地下者據人所見如此也而地實位乎其中自其之行以觀之明入地而夷是日之運乎其下也明出地而晉是日之運乎其上也日月星辰環衛乎地於其中是其正位所以為極尊焉茲謂成位乎其中而坤自定位而言之則亦居中蓋土為萬物元所以君同類西南坤之定位也故得朋而以類行帝出乎震震起也居東方木之位為長子以先諸卦至巽則木成而巽火故繼以離火生土而坤繼焉土生金於是繼以兌與乾皆金也金生水而繼以坎則五行畢矣

安正忘筌集下卷

二十二

艮則成終成始而獨立非以類行者故坤在西南本位則得朋東北艮位則喪朋西南則統類而居中東北則相合而成剝剝則剝之剝之為無咎所以剝去五陰之類者也為喪朋焉喪朋於一時之事雖不利至獲果得輿則終有慶矣

大正

明則虛虛則無所不包故能有至大背則止止則無所不畜故能止至健大者乾之體健者乾之德有至大止至健非小者之所能惟先天地生而至大不麗

形數者為可以與於此。故於大有曰大中。大畜曰大正。如坤黃中正位。乃大中大正也。而不稱大。蓋黃則尊莫加焉。以其獨尊。而大則不言而諭矣。真君退託而位乎坤。故避此也。今此稱大。蓋猶大象大樸之類。明其在未有象樸之先。既有則麗於一方。率皆小矣。以其肖之。所以似之。而非也。楊墨之行非邪也。以其有取乎正。則不足以得正。孟子所以欲息其邪說。子莫所執。非偏也。以其有取乎中。則不足以得中。孟子所以又惡其賊道。蓋以不居正位。於道皆邪。不歸皇

安正志筌集 下卷

二十三

極於道。皆倒。如是者。久假不歸。以自表襮。人莫燭其非。有歆羨而效之。陷天下後世。流於小成。終不曉正位而歸焉。其為邪而賊道。所害豈不大哉。苟出於大正矣。雖若舜執其兩端。固無不可也。苟出於大中矣。雖若禹之偏枯。亦無不可也。正位既在所安居。則旁行亦何所害哉。正位既終以迷復。則取正又安可得哉。舜禹無取而自得。是上德也。所謂苟得乎道。則無自而不可。楊墨子莫有取而得彼。是下德也。所謂失焉。則無自而可。正出於中。而正位神帝之居。在天地

未判之初。中為太極。在乾坤成列之始。人能正位居體。斯復其初。而大中大正兼得之。

文德

大小畜皆畜乾。乾天也。天為空中之細物。有中之最巨者。天在山中。是於有中則見其大。風行天上。是於空中則見其小。大畜則畜之者小。受畜者大。小畜則畜之者大。受畜者小。聖教莫先於文行。而前言往行之與文德。未可以差殊觀也。大畜言多識。前言往行。則為大。自有中而言之也。所畜如此。則已大矣。小畜

安正志筌集 下卷

二十四

言君子以懿文德。則為小。自空中而言之也。所畜如此。猶為小焉。蓋文以該眾理。眾理錯綜於天地之間。故唯文為能經緯天地。是理義猶囿於兩儀之間也。空無盡而文有既。受畜者止於如此。所以猶為小焉。蓋天地雖大。猶未能無窮者也。聖學終於知終終之。可與存義。義存則無義。而理亦窮矣。理窮則非理之所能該。義存則非義之所能與。而性與心俱盡。以大而畜小。彼囿於兩儀者。既小而文所不能貫矣。聖學至此。忘言忘知。其體始與大虛等。夫是之謂終。然則

懿文德在天地之間則大出六合之外則小彼察察然矜智慮於理義之間豈聖學之至哉聖人知終而又能終之以至存義則非特天地之間能事畢矣而六合之外亦無餘蘊是則其有知也則亦六合之內而已其無知也則六合之內外兼盡矣

師

荀子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夫師無他以其於道爲是是以非我而當然則師者師其是而已矣以爲是而謹守之所以肖之而小天地肖易則已小人肖天

安正忘筌集入下卷

三十五

地則又小如珠之肖月則又小是不能用其師而爲師之所用乃墮於形數之內所以上達者用其師而不用於其師孟子願學孔子故未得爲孔子徒以私淑諸人孔子當仁不避於師所以賢於堯舜師徒能使人向已而尚離不能使人自向而尚良既向則忘反我繫乎師而師常留吾之胸次彼此易位則何以能中行獨復是則獨有之學超乎象帝之先非肖其師而墮乎形數之內者可至也孔子學易莊子之徒師雕刻衆形者是皆師造化也至索其隱役造化而

取喻於精
采乃至理

不役於造化則亦何常師之有役造化之道則當先歷試於能移我者而因以觀其機焉機既洞然不匿厥旨然後能役造化如金也天地清氣之所生其所自來本清氣也至取師則不師清氣而師於火以火能克我而勝之動爲所移而鑠也若經百鍊而火自銷金不亾是真金也其剛可以役造化矣剝極而碩果出是剝者聖人之師也夫嗜慾爲憊性命之尤者是必有至機焉蹈其機而不悟者乃所以致憊省其機而無隱者皆所以致養能使憊性命之情者乃若

安正忘筌集入下卷

三十六

貫魚而在官又承寵焉而無不利則能憊人之機已廢矣非碩果之至一不可泯者豈能與於此碩果混然而成所以別異於常果常果俟種植栽培乃成碩果則獨成於天矣剝極無我遂見也然則孔子之學在磨不磷涅不緇非遠於磨且涅也何則磨涅乃吾師磨涅而尚磷緇則可乘是而觀其機至不磷緇則是至一不貳斯斯能獨運造化矣然則有繫者皆蹈磷緇之機見熄則無取無取則無繫斯不若龜爪之有繫而有區區之小已則孰爲磷緇哉造化之機

者如斯而已。如是乃能用易而不為易之所用。此聖人用其師之道也。貫魚論爻之五陰。蓋聲色臭味之品各五。而官人之品亦五。皆嗜慾之能。憊性命之情。者如是者。皆薦天地之和。以養吾性命之情。而常和。斯為碩果之效。非用造化者。未可以與於此。碩果復能生乾。豈非性全之至大者哉。

咸感

人之大患在於有身故。良為人道。其爻則兼明乎一身。咸以良為主。又以申明乎妙體。而為窮神之道。良

安正念筌集入下卷

二十七

向為身。身背為良。良既背矣。無可言者。唯身泯而神得安定。休息藏乎正位。故謂之止。夫屈信往來。則有可蹤跡。自利用安身以上。則進乎是。是未感之先也。其曰過此以往。謂進乎是者也。其要在未之或知未之。或知神斯窮焉。合於無矣。是其所以為良為咸也。良之要在不見其人。咸之要在不見可說。故良之旨。在良其背。咸之旨。在咸其脢。謂不見也。皆所以深明乎見之熄。夫達道之士。唯務自觀。不務見彼。以其務自觀。是以順而止之。所以觀象以其不務見彼。是以

不逆詐。不億不信。夫逆詐。億不信之人。其心唯見其人而已。不知自省。由我之不平。惟平則復正位。斯為天地之心。是以至先覺。不平則動。皆等差之見。是人心而已。其何能覺哉。不逆詐。不億不信。則不信者。吾亦信之。而在我者。平則正。正則覺。此其所以稱先覺也。惟其如是。故智愚賢不肖。並觀所以至中。庸不見其人。所以不獲其身。不逆詐。不億不信。所以稱先覺。其旨一也。機在見之熄耳。夫見熄。則不見。彼不見。彼則自見。卦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見彼不自見。

安正念筌集入下卷

二十八

之患也。而象以為未光大。蓋光則大。暗則小。方其天下同歸。歸而一致。則正位居體矣。惟不自見。所以不悟。故昧不見泰山。而細乃察秋毫。營營狗物。而汨於殊塗之百慮。動則又憧憧往來。朋從爾思。達者視之。不得不大警而救其溺也。是則黃中通理者。正位居體。而橫目見光者。自徇外面。此不貳者。所以擅其全。而貳者。所以裂其偏。觀體之小大貴賤。則其人不可。度矣。聖人既安於同歸一致矣。由是而思。思亦無思。由是而為。為亦無為。常蹈大方。不麗一曲。則併二而

不貳其為物也不貳則其生物也不測茲所以同乎造物則是正位居體者超形越數而自徇殊面者出生入死自見之與見彼其相遠也如此重光之際可不謹哉聖人窮神知化而為德之盛者無以尚此乃自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發之雖觸類而通要之不善者亦吾師也知見一也均為人心見熄則知亦熄矣故艮之背咸之脢皆知見熄之象也及其向也其說也則知見起矣知見之起皆由兩端之偏重而有去取者也然則兩端有去取是害道之尤者夫子叩兩

安正忘筌集入下卷 二十九

端而竭焉乃在於無知欲深論此安得不熄知見哉易道至此忘言忘知竊然藏密而獨棲息乎本位本體如其初矣至是則神窮神窮則合於無而萬有不能累矣夫合於無者神之息也合於有者神之應也既息矣莫知其所雖陰陽不能測以無方也無方之方是謂大方大方體之與太虛等神猶火也藏於木石是成性存存也今指木石曰此火也有在則自焚矣豈所謂成性而火果安在哉火性無乎在亦無乎不在此之謂正位特在其中而已及鑽之而煙飛擊

之而光發則又隨所感而應焉本無乎在亦無乎不在特隨感而應故謂之咸咸周徧之名也私身則泯矣是其體與太虛等也神窮則不可測矣唯以類感則以類應故彰往察來而微顯闡幽以化出萬有為可知焉是真一之妙用出而有應則可知也神窮則不可測所可知者化也以一知萬而萬有本一體也一在木下為本是歸根復命而合於無也一在木上為末是分枝布葉而散為萬也合而歸於無散而麗於有共此一耳深明乎一之體斯不貳而窮神知化

安正忘筌集入下卷 三十

矣變化者神之所為知神之所為至矣學而至此既能真之以未之或知又能照之以無所不知斯為德之盛而莫加焉後之不明乎妙體之本合於無矣不可知也而乃竊竊然知之殊不知既知則已在變體而貳矣及有私己之為患是非善觀其復也惡其為患而思屏去之譬猶宿火於灰自以為藏於密矣不知出則燎原以人者藏之非正位之自藏者也窮神斯論真君之妙體與真一混知化斯論真一之妙用由真君出真一妙用感而遂通于變萬化不可致詰

所可知者類感則以類應是至理極於象類感應而已茲下經所以首咸也

大小畜

物之相縕固無定體天地至大也然亦空中之細物有中之最巨者易在未有形氣之先已縕乾坤於其中迨既有太極而生兩儀乾坤成列乃縕太易於其中則物之相縕豈有定體哉固有小而縕大亦有大而縕小而其卦小畜大畜所以皆畜乾也艮為山以止靜為德止靜則內明剝所以順止而觀象也止而

安正志筌集入下卷

三十一

觀則靜中乃見其至大者今有為渾天者必有一天昭著於方寸間於是其象已呈然後微顯於中闡幽於外而成渾儀焉是天在山中也大象之含萬象順其類感以彰往察來微顯闡幽而化出萬有均是一理非有天人之異見而為象形而為器物莫不然天在山中特舉其大者而小者可知也各有儀則無微而不然山敦實靜重尚善藏者也自山而言天則知天在山中所畜者大故為大畜是有中之最巨者若夫風則神之在天者固無實體而以無有入於無間

由無實體而觀是知風行天上所畜者小故為小畜是空中之細物也然則大小豈有定體也相形則見之耳天在山中大畜惟能止而觀象者見之風行天上小畜惟即空而觀有者見之

神德行

聖學之要在顯道神德行夫艮為門闕神所自以出入者也向則為出出則由震之大塗然當慮於有身而萬緒俱起背則為入入則復坤之正位故不獲其身而一物皆無神合於無則安定休息而莫測其所

安正志筌集入下卷

三十二

藏向而未嘗不肯應而未嘗不寂唯神德行者能之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神德行則默而成之於向背之頃耳夫何言哉艮所以思不出其位是謂復也見天地之心矣天地之心以為心太虛之體以為體生生之易如斯而已學易而不務神德行乃獨以知識察其理是妄意也非灼見也雖或偶中猶是見彼況不中哉雖已灼見方是顯道猶待神德行始得所歸況循文索理而已徒勞而無補是以易書之傳於世也久矣孔孟已往道浸不顯知識至此而愈迷

猶樾埴索塗冥行而已。安能燭所歸。止其所而有所詣。顯道有要。卽正位而歸其明。則向之變而爲黃離者。今已莫麗而復歸乎黃中。以是而觀焉。是謂黃中通理。涵養既久。方寸朝澈。及其通也。觸類而長。則隨所觸而通。至於天地無餘機。前聖無餘蘊。又奚事智慮。搜索揣摩。以辨認哉。聖學在神德行。必先顯道。如燭之照。不疑所行。然後有所至此。所以正位居體而正位。居體所以由黃中通理也。然則成王之初。羣臣進戒。以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曰示我顯德行。而易則

安正忘筌集入下卷

三十三

曰神德行何哉。蓋自用其光。復歸其明言之。則宜曰顯德行。自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言之。則宜曰神德行。而其實一也。以用也。歸也。不越俛仰之頃耳。與日月合其明。相推而生焉。是謂緝熙於光明。而其所以緝熙而無頃刻之間者。乃在於神德行。蓋用其光。復歸其明之頃。可謂疾且速。故曰神德行。

筌蹄

造化以至機。役萬物。墮其機者。出生入死。轉徙於無窮。其機甚神。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有至神者。乘

其機而還。以照其隱。又還以其機。役造化而不役於造化。故我常無爲。而坐觀天地之勞功。造者不得不造。而化者不得不化也。達者露其端。世人宗其說。其在中國者。曰孔子。曰孟子。此外又有老子。莊子。其自西域而來者。又有釋氏。其在六合之內。蓋不知其幾國。莫不各有先覺。以立其極。其爲師。蓋不知其有幾。其在中國。顯顯而可知者。如此。其晦而不顯者。又不知其有幾。如韓文公。書毛十八翁。先知若神。而其學則旣不由孔聖道。亦不由釋老教。其自通悟。有如此

安正忘筌集入下卷

三十四

者。非特人也。靈龜負圖。曲盡天人之贖。而又千年五聚。問無不知。當其聚也。必有傑然者爲之師。如此者。又不知其有幾。非特動物之有知者。如蒼產於地。其德則圓而神。其數則有大衍。非有聲音之相接。特以神氣之所感。如此者。又不知其有幾。動植皆爾。况於百姓與能者乎。聖人以天下身受天下。訓以爲有師。則此類皆吾師也。是以孔子之學。三人行。必有我師。而前聖之學。凡在天之有文者。皆可觀。地之有理者。皆可察。而又及於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

取諸物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天垂象見吉凶聖人效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聖人之於師無所不取者如此蓋無適而非造化之機也而莊子之書又謂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所以師造化也師之者正欲觀其機觀其機至無餘蘊然後能役造化至此則昔之所學皆筌蹄耳有師者皆墮其數內雖肖之而細非所以超形越數唯至於無知未之或知而已泯其背咸其晦而見已熄則歸於無極至此則凡流於言語可以

安正忠筌集下卷

三十五

傳授者皆筌蹄耳如此則用其師而不用於其師獨往獨來而獨有則雖先聖之言亦假以脩心耳昔人以先達者立其名傳其義遂使後世循其名失其旨黨同伐異紛紛不已嗚呼遠哉上達之道其旨在於得魚兔而不在于守筌蹄凡屬名實而有說者悉為筌蹄苟為可以得魚兔矣何筌蹄而不可用苟為既已得魚兔矣何筌蹄而復當守顧所得之大象其中之所蘊至矣之盛德大業觸類而通日新而無窮用之不知何時而竭也如此者是真能用其師而獨有

矣夫惟師不能易則超乎形數之外可以運造化矣無大過

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聖人至學易始與天地並故消息盈虛動以天行嘗即天之行而觀之春秋陰陽之適中無過者也自是以往陽浸長而至於酷暑陰浸長而至於沍寒亭毒更用豈得常若春秋陰陽之適中而無小過哉聖人以中庸為本以時中為用以其道參其時而折衷焉始與事情適稱方折衷之時抑揚損益豈無小過也嘗謂聖人有小過無大

安正忠筌集下卷

三十六

過賢人有大過無小過賢人趨高而捐下取長而捨短能為人所不能天下之美皆在已惡有小過也然道之不明自賢者始道苟明則小過庸何傷道不明則害及當時禍延後世陷後世之人背正理適迷途其所感召則天反時地反物妖孽生禍亂作每每不可救者其原皆自賢者持私見暗大理之所致也自處於過人之地以所長表襮於世使天下學士大夫歆豔而影從之跋仰而不知反芸人之田以至思出其位背本迷復曠正位而不居入邪途而罔覺行雖

美如唐棣之華。偏必知反。始得所歸。儻不知反。適爲中庸之罪人。雖有大聖復生。猶未易救其失。其爲過豈不大哉。聖人道中庸。居正位。以先覺覺後覺矣。由是以應至變。損益以適時之宜。其有小過。非聖人之過也。是自然之理。尚消息盈虛。而以天行當如是也。學易者。唯在志平。而一視焉。非爲賢。不肖。智愚。而有取捨。用能不滯。兩端常復。正位而道中庸。得主有常。斯入聖人之域。易之正位。其與中庸異名而同實。道中庸則舉無妄作。豈有大過。學者期無大過足矣。奚

安正忘筌集 八下卷

三十七

取賢者之無小過。而等楊墨之流。貽禍於天下後世。哉。人與天相應。人心復正位。則天心復正位。否則緣類所感。從人而變。故天方難。天方虐。皆由人也。聖人宅心正位。而天地之心正。故皇極之敷言。而帝訓之。然則由聖學以適正者。可有毫釐之差哉。夫聖之與庸。性本無異。同歸則一。百慮自殊。故所以異者。特在迷悟耳。本未得序之謂悟。本未舛逆之謂迷。得序者。復本以應。未舛逆者。逐末而背本。繆之極也。以不昇洪範九疇。彝倫攸斁。而禹之典也。以天錫洪範。

九疇。彝倫攸叙。所謂攸叙者。初自五行以生事。而五事則由思睿。以至作聖。既睿乃可燭至機。故自無偏黨而歸有極。既歸有極。則可自皇極而用三德。則體用一如。本末有序。無相奪倫。是謂攸叙。此其所以爲神禹也。進此道者。唯在明悟。不在知識。明則自見。悟則非夢。故悟者。每休息於非夢之域。以爲常。卽是皇極。而以夢爲循。斯須非夢之域。無方無體。儻不自見。則認有方有體者。以爲常。則客反爲主。本末舛逆。所以迷也。知識所以見彼。纖悉開析。宜若有得。隱然盡

安正忘筌集 八下卷

三十八

備。而不堪實用。特人心聖說耳。循文索理。亦困於此。而學者。但當知堯舜與人同。則知智愚賢否。舉相似。不足以相遠。齊其二者。乃入中庸。若但論堯桀之是非。則生取捨於。是畔。援歆羨之心。起雖日誦堯言行。堯行固不失爲賢者。然是堯而已矣。終肖之。而小以流於小成。而道之所以隱也。蓋堯之心。雖後聖復起。不能易堯之行。適當時之宜。而不膠。失其心。而羨其跡。非堯之所以爲堯。然則允執厥中。自孔子發之。真得堯舜之心。而盡祖述之懿。得其本則末亦不廢。特

由其序故不流於末所以悟耳

言行

成位乎其中故有盛德之至明足以燭甚微之理大業之至富足以給方來之事理達而為言事舉而為行言行有常豈苟然哉抑有自來矣故言必先王之法言行必先王之德行是則言行容有出於非先生者又在於多識多識前言往行所以畜其德也夫葆光天府其畜尚矣前言往行之所自出又還以畜之畜之大者唯大正為可嘗謂中正同出而中在兩端

安正忘筌集八下卷

三十九

適等混而未判之先是謂太極太極含陰陽而未分陰陽之理具則有動靜一有偏焉靜而麗乎至幽則為陰動而麗乎至明則為陽自生出之序言之則陰為先自可稱之德言之則陽為明陰幽故為小人其道邪陽明故為君子其道正要之槩以大中之道則均為偏矣以未出於正也賢者無所不擇必取夫正然已與邪為對代矣對代則迭為賓主正足以勝邪而邪亦足以勝正方其當為邪之所勝雖強矯固執亦必變矣力出人事有時而盡盡則正復為奇以對

代者必變也剝自乾陽為陰所剝初爻二爻皆蔑正凶以為陰所勝也正必大正以其正位居體則超乎形數故能旁行不流而物不能勝若利之而取焉則亦小矣故剝則蔑焉以不可以磨涅也如剝上九一陽在上獨尊而能勝陰故剝極而健體獨存以本非可剝者也是謂大正不涉對代故可以化不善亦可以此止至健此能止健所以稱大正然則太極之為中大正之為正其實無二皆以未分對代之先混然全體大畜亦畜之先前言往行之而由之而今也畜之盛

安正忘筌集八下卷

四十

則至於日新不諭此者乃始外立其德是為奇言異行斯日蔽矣夫日運而無息者也日運而春盛德在木而木德日新所謂木德開闢以來未嘗有增損也春已而夏盛德在火是火德日新木德往而藏用矣前言往行畜而藏之適其可而致用乃所以為日新也苟求其故則故已而新皆猶是也伊尹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一德卷舒如環無端方用則見其新殊不離前言往行也此大畜所以發明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而象又謂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

其德畜盛則故者新也。噫！後學自束髮讀書，以至頭童齒豁，其識前言往行，非不多也。然所以畜此者，略不之覲，而徒爲誦說之儒，既不見所畜，則亦不知以是而畜其德。迨年齒長，聰明衰，物侵靈府，役而奪之，至不能記省。甚則旋踵遺忘矣。所務得者，外學所虧損者，真理。真理虧，則外學豈能獨存？至明盡而暗風，昧所藏，明不復本，枯亾而盡。外學又失，內外俱泯，復懵然矣。是未覲所謂天在山中也。自聖人順止觀象之學，既失，則所學皆外。試詰其身心之所歸宿，則莫

安正忘筌集 八下卷

四十一

測其所詣，是火勝月而月不勝火之所致。清明之在躬者，闕然也。前言往行之所畜者，莫諭其所藏。聖人所以於天在山中之象發明之，然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藏往者能之，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乾往者能之，直覲大畜之所藏，則前言往行，無非一真。豈有內外之間哉？不然，則古人之糟粕矣。無補於得也。

人文

人位天地之間，以一心而總萬理，以萬理錯綜於天

地之間，乃貫而會於一心。其顯者則正名曰文，天文則日月星辰，經緯昭回之度是也。以序而遷，循軌而運，其行之遲速，與夫合散犯守，陵歷闕食，而時變斯可察。因求其所以致此者，由人理該通，其有順有逆，則格於幽而彰於顯，故動於中而應上者不可掩焉。理藏於隱，而旁暢交通，間不容髮，感則隨應，無有遠近幽深，如陽燧方諸，上格於至高之日月，不旋頃而應。情感理通，故陳於顯者，隨之而變，燭理者知其莫見乎隱，則理之貫通者，甚昭昭也。在人得之，是謂人

安正忘筌集 八下卷

四十二

文。人文者，人之理也。人之理，兼三才而該貫，無遺者也。近取諸身，則理備於一身，經絡分布，無所不通。經脈之貫於藏，猶經水之注於海，而絡脈則羅布並運，交通而胥會焉。猶百川分流，不舍晝夜，而亦俱會於海。明醫者爲之，若禹之行水，無非水道，故用鍼補瀉，無不相應，以順其所由之理。理之在身者如此，由貫通乎天地者，本如此，故也。而神之所觀，元通默識，以周乎大業之富有，盛德之日新者，何可勝言也。以順而格，則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蓋順之實如

現前指五
遠微下

此人文之大致。雖用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
友之間。脩紀盡倫。秩然條理。而上際下蟻。無所不格。
以理無不通。蓋文者經緯天地者也。彌滿於覆載之
間。無非理也。而通是者在言行。居其室。出其言。善則
千里之外應之。無他。理順故也。居其室。出其言。不善
則千里之外違之。無他。理逆故也。言出乎身。加乎民。
行發乎迺。見乎遠。言行之所以動天地者。皆理之貫
通。不間遠。邇故言。梅則液且生。渴且止。梅固未嘗有
也。一發於言。則梅之象已著。象著則情已感。情感則
安正忠筌集 下卷 四十三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其
理於是乎貫通。天文有象。地文有法。聖人兼之。則人
文為備。不止施諸章句間也。其用於人理。而舉無逆
則天下化成矣。理之所會者心。心位乎正位。則所通
者皆正。心適乎偏位。則所通者皆邪。故言由皇極之
敷。言行由皇極以經世。則言為法言。行為德行矣。然
正位一而偏位不可。既聖人以偏為變。餘人以偏為
常。故正當不足。邪常有餘。於偏而反。則復正位。而體
亦正矣。於偏而向常。偏而已。其如小己之為大患何。

安正忠筌集 下卷 四十四

為人上者。當宅心正位。克全大體。叙彝倫。位皇極。以
作民父母。成位乎其中。而天下之理得。豈曰小補之
哉。

仁義

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行仁者。墨子之兼愛是也。行
義者。楊氏之為我是也。必待由仁義行。然後為舜何
哉。蓋世之利仁義者。眾慕悅已。陳之迹。而踵之求速
效而已。未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是以舜之至德。不
傳於後學。不能用其力於仁者。是未覩用其力之方

也用其力之方伊何克已復禮與藏諸用之二者而已是又當質之於自知之明若未離形去智而尚有私已則當強矯勝私以禮制心而使之復乎正位也儻洞照同歸而常安於正位本無私已矣則亦常藏諸用而已能藏諸用則止於安宅矣其出而致用也自然顯諸仁以隱者彰也人固甘於終身行仁義矣而不喜一日用其力於仁是利仁義之末效而失仁義之本旨蓋由楊墨之取五霸之假紛然亂之也若是則學既在外而仁義亦常在外每不復本身心俱

安正忘筌集 下卷

四十五

貳而失得之報姑以稱其功力而已所謂真仁義者未之聞也孟子所以歎息於斯而哀其曠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也仁安宅也有在內之理義正路也有在外之理告子所以有仁內義外之說孟子所以深悉其皆出於性者蓋以深悉其由仁義行也人之有仁義是天之有春秋也由而行之特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而已春則其德仁其情愛聖人所以勸賞是安其所安也秋則其德義其情悲聖人所以畏刑是不安其所不安也堯之安安由仁而行也安

其所安之謂也武王之不敢替厥義德由義而行也不安其所不安之謂也安其所安故止乎正位是以無我所謂仁者人也不安其所不安以遵乎王路是以有我所謂義者我也有我者權無我者常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因天地之性順自然之理動而以天行豈不簡且易哉又何必利之而規速效襲其陳跡而失其本心蓋心居正位矣其有行也投足而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是之謂由仁義行其所自以入則在於一日用其力於仁不曠安宅而不居不合正

安正忘筌集 下卷

四十六

路而不由耳利仁義而取之悉為外作遂墮失得之報一味本宗差若毫釐卒以相遠而仁義常在外祇以禍仁義豈不惜哉

坤藏

震出而艮反復復而坤藏學易之旨也明此則愈應而愈寂愈動而愈靜以得其歸宿所居而安者也五行唯土為善藏散而施之百昌皆生斂而入之一物無有夫物紘紘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蓋歸藏乎土者也往來屈信之頃已常藏乎是

在八卦則坤以藏之。坤者退藏之所也。心藏於此。寤為無思。身藏於此。寐為無夢。天下同歸。混然全體。為天下身。聖人擅之。其取諸物。則龍蛇之蟄是也。冬也者。中也。中也者。藏也。坤適當位。蟄者畢矣。聖人故於此。藏用自是。而酬酢萬變。乃足以祐神體。用惟一不裂其全。斯無人道之患矣。是以善學者。唯務知所歸宿。即是中庸。動皆大常。殊非妄作。坤所以為歸藏者。蓋萬物資沖氣以立命。不可須臾離也。故麗偏氣則成疾。偏不反則致死。是沖氣所以命萬物也。故物之

朱正忠筌集 下卷

四十七

出入必隨之。火入之後。陽極下。陰極上。而沖氣適居土中。物所以順之。而蟄飲沖氣以生。而莫測其生之德。聖人悟此。故於此藏用。斯為密焉。是立命之所。藏身之位也。萬物由之。得坤而藏。遇震而出。固於化機之密。庸而恬不悟。無足怪者。惟人萬物之靈。宜有先覺。判然昭此。而亦無悟者。宜發聖人之歎也。天下同歸。即與龍蛇之蟄。無以異也。幸同歸矣。而乃殊塗。幸一致矣。而乃百慮。身心已得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未幾而殊塗百慮。反於正位之體。又裂其一偏之

支而墮。生滅可勝惜哉。聖人所以見其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屢歎其何思何慮也。聖人者。深悟神無方而易。無體。故常蹈大方。不麗一曲。而全天下之身。古人之大體。則出入皆不裂其全。若游夏分其一。顏閔具而微。槩之全體。已為疵矣。知至矣。而止乎其所不知。始名不貳。而與造物者為一。故體同太虛。憧憧者。汨於外。誘罔其所歸。又於萬物之中。裂其一偏。豈不小哉。湯武身之所傳者。身。身在象。學克全無體之體。以與造物者遊。斯為至矣。今夫藏用之頃。即同未生之

朱正忠筌集 卷下

四十八

前。酬酢之頃。即同既生之後。一動一靜。即同出生入死。人莫不然。特以燭歸根之為常。而泛應之為變。則即偏必反。乃同造物。認出應之為常。至歸宿。則不諭而失其所止。即是物於物。易之大旨。如此。後之人不明其本。徒殫其文。若但循文索理。則反為經之所用。而又唯見差殊。莫覩無二。聖人學易。與人殊者。能用易而不為易。易之所用。坤善藏。有含洪之德。其取諸物。則著與卦。圓方雖異。而皆包一於中。此天五沖氣。所以位乎中。虛大一真精。所以與之合德。而致用焉。超

乎形數者也。沖氣充滿乎宇宙之間，孰非中乎？不麗有方，則皆中也。一常不離乎此，故聖人藏乎是，是皆用易之實，初無名義也。坤所謂黃中者，葆光襲明者也。不出本位，庸何患焉？及黃離外照，則是繼明宣出而重光也。為有所麗矣，有所麗則有邪正，故文武重光則莫麗而離，則重明以麗乎正，是以初升於天，後入於地，終不離乎坤之正位，而明足以自見本體。夫先之所麗，則為有體矣。麗一曲，則其體偏而屬生，滅麗正位，則其體全而常滿空。此莫麗所以為文武相傳之實也。

安正忘筮集 下卷

四十九

養中

道生一，一生二，二既生，則陰陽已備。陰陽會而精神交，則萬物以生。此三所以居一二之間而參焉。萬物受之以立命，故謂之中。以其居一二之間，所以負陰於後，而抱陽於前。適當交會之際，無偏者也。故沖氣以為和，自有生之初，則然矣。中者和之中，和者中之達，而中存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先，和見於喜怒哀樂既發之際，中以立本及其發也，偏則知反，自然適

中相濟而和。夫人心惟危，離正位之平。旁繫於境而生則危矣。既非成位乎其中，而常繫於境，斯為物之所役。物侵吾舍而為之主，由是動無非物矣。夫動無非我，則治動無非物，則亂為物役而不悟，莫能勝物。則動為物之所移。故喜則毗陽，怒則毗陰，樂則陽溢，哀則陰損，喜怒哀樂由物而不由中，客乃為主，主反為役，則何以不至於乖戾哉？既失其和中，不得主，亦復何養？聖人燭見至理，故中為正位，得主有常，物乃旁應，經而不處，定乎內外之分，物莫能移，故止則其

安正忘筮集 下卷

五十

位常中，發則其情常和，和以養中，吉祥來止。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所謂福者壽考康寧，百順咸備是也。而所謂能者，亦不過保合太和，恬養乎中而已。堯舜之世，和三事以養民，而躋之於仁壽，彼仁壽者，人皆有之，特心有所累，利害焚和，不能託不得已以養中，此所以不終其天年。達者觀之，可太息也。然則和以養中，莫非恬愉之德，聖人所以自養，與所以善天下者，均此道也。

致養附

坤之正位不唯歸藏抑又致養故順沖氣而出蟄則養以平和之味順沖氣而在蟄則養以中和之氣君火襲明於其間是謂成位乎其中在人則無思無為之時是也如龍蛇之蟄矣則同乎易故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夫無思則心還於太極而惟危之心為已復無為則身還於大象而大患之身為已藏達者於無思無為則洞照其已歸於太易而正位居體矣豈可復贅以人事唯順其自然還以大和養之

宋正志筌集六下卷

五十一

任其優游自適而已是謂備其天養

用良附

龍蛇出蟄在天則續以君火變離之時在人則空悉重光麗正之理離主向向則麗不知莫麗則背本忘歸而屬生滅是空用良良主背背則止於止得其所止則復還乎君火之成位方無思無為則是已復正位不自見而拘繫之是謂先迷失道及有思有為則是物交物則引之而向能知幾而用良以止是謂後得主而有常

欽和附

欽以致肅所以收放心和以達順所以若常性欽和雖未嘗相離要用各有所主當其用良以背則主於欽及其居坤之正則主於和欽所以防其縱弛而麗着和所以順其安恬而自養居常則以和為先遇變則以欽為主久則思不出位而無變矣唯以和為貴此三事所以尚和焉

利用

正位居體恬養有素於是用坎以照則內明朝澈而

宋正志筌集六下卷

五十二

又仰觀俯察以縱精神任其四達並流已則莫麗而復正位習慣自然則幹旋妙用舉皆在我所以超形數而運形數雖周流六虛曾不出吾之全體無復裂為一境麗有方而徇私已則在無為常無在在為常有而均為無矣矣

得與

水行莫如用舟陸行莫如用車舟車皆可以載人而人之所以行於世也水之勢最弱而舟所容之重雖萬斛必載非水獨能多力也是乘木舟虛而中虛之

位極尊焉。虛者受之。故虛勝之。而輕雖萬斛之多。猶不能以其至重。壓其至弱者。故水至弱。必載之。等於鴻毛。而未嘗覺萬斛之爲重焉。輿之載人。猶舟與坤德也。坤之眞土。位乎中虛。故坤亦水載於兩儀之間。亦未嘗覺其爲重也。剝爛而滌除。滌除極而碩果出。在君子其象猶之得輿。所乘者獨。而承之者衆也。夫大輿象坤。民所任以載有德而在上者。所謂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也。輿非小人之所可乘。是君子之器。所以民載有德。以卦言之。一陽在上爲剝。剝本乾。

安正忘筌集八下卷

五十三

體坤承之也。一陽在下爲復。復乃乾元。坤藏之也。坤承之。故曰輿。見衆陰之戴已焉。坤藏之。其象雷。見衆陰之保已焉。戴已則其道之所以行。保已則其藏之所以密。一則獨往。獨來而獨有者也。故爲衆之所宗。如此既不貳矣。衆陰戴之。故有得輿之象。

韓文公

悟固有淺深。悟有淺深者。由通爲無窮。通所無窮者。由藏於隱。曠者多。隨所詣。始能燭之也。通非智慮。搜索之所及。徒事穿鑿。而理愈窒塞。祇所以害道。益通。

猶庖丁之解牛。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動刃其微。劃然已解。經肯綮。且未嘗矧有大軼之窒礙乎。致此者。由歸明恬養。觸機絨而鍵自開。畜藏隱微處。自然昭晰矣。聖人肇學於未有書契之先。於至幽深處。豈有簡編可稽。以資智慮。特黃中內明。觸類旁通。則機發鍵開。而盛德大業之所畜者。雖陰陽之荒性命道德之妙。皆暴白於前。斯爲顯道。至如河洛圖書。所示至隱名義。未立莫測。所以聖人剖之。而天地無餘機。豈非至明觸機而發。則衆理自解乎。孔子所以觸類而長。

安正忘筌集八下卷

五十四

顏子所以聞一而知十。皆合明既久。每發於所觸之機。故無所不通。不如是則知一而不知二矣。何以至於事無不通者哉。內融自悟者。初不因人。因人而悟。則悟而已。猶未免肖其師之所尚。由德未充於大。一故莫能該通並貫。而至於無餘蘊也。唯自得則通悟兼之。以自誠而明。燭乎至機者。盡也。乃若自明而誠者。正宜於誠而無人。僞處涵養。俟其自通。不當守其師之說。以爲至。而自畫。又不當欲速。而以私見小知臆探。至隱能如是。則與自誠而明者。亦無以異。誠明。

所燭自見要歸則中有主以止而師之說皆外有正以行耳若止效其步趨動肖其師雖盡窮其步趨亦不過具體而微蓋有肖其師則師居正位我不歸有極則動為其所移所以肖之而細是當仁而避其師也求超其數而昧其旨者往往才歷門庭遂操其戈以矯其跡是背師也抑又非矣其要在定內外之分而已得主在我質正在外外必有正者是就有道而正焉者也中自得主不主於師而特以為外正則盛德大業皆我固有觸類則通豈有餘蘊是真焉用其

安正忘筌集 下卷 五十五

師而師亦不得留吾之虛室矣若但肖其師之所尚豈能通貫如韓文公非不悟也而未能兼通觀其作雙鳥詩如日月難旋軸造化皆停留之語則固嘗有所悟矣然謂雙鳥海外來意以方外處之故未盡善蓋塵機自在方中盡塵機與之漸漬而不緇始能超造化之外而役造化又豈專在方外也至於大法失九疇以至孔丘不為丘若爾則是孔子無所用於二子之間也一何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哉由孔子之道則又將使日月得天而久照四時變化而久成

其道甚太百物不廢於以旋日月之轉運造化之機何至於其轉停其機而已哉日月難旋軸造化皆停留特聖人能止健之一事耳止而畜之天地為大至於運而畜之則天地為小矣聖道至此為不可量噫大一之道方旋天地者也聖人全之見於妙用則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未嘗驚暴人之耳目彼雖食牛盈千飲海至竭自聖道觀之猶為未正也怪力亂神聖人所不語豈以此矜耀哉文公自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是以孔子自居也於孔子之道猶略

安正忘筌集 下卷 五十六

不知况敢望他人之知乎宜孔子自謂知我者其天也孔子之門下學為詳要以扶世立教上達本也下學末也末自本而出者也末既旁備與本貫通而無一舛迕者非甚有本能若是乎人徃於下學而莫察其上達宜其謂孔子由於方中而已不知其無不曲盡也蓋上達隱而下學顯隱顯常相勝顯者彰則隱者微顯者蔽之則隱者自秘諒非大目不能見也所以非天不能知以下學雖知識猶可及其大略如上達非黃中通理者不能察蓋不自見則不能見孔子

之道當時雖無行而不與二三子然猶疑其隱也黃
中通理者鮮安不知孔子況去聖人之世若此其遠
乎上達之學尤貴元玄通乃可以詣凡有言無言有
情無情至幽至深至纖至悉無不洞徹始不疑其所
行體太易而能用之獨有而不墮其術中不然則小
智間間矣何足以悟大方之元玄同哉

上下經

易兼三才天統在乾地統在坤人統在艮上經首乾
與坤則下經首艮矣下經不首艮乃濟以兌而首

安正忘筮集下卷

五十七

咸然則下經首咸則上經首泰矣上經不首泰者
以明天地定位故也下經不首艮而首咸者以明天
地定位則山澤通氣故也天地非不交而主於辨故
先定位人道非不辨而主於交故先通氣咸雖通氣
而主於辨故止而說其交也以止為主則辨在其中
矣夫少男少女之相感常人之情必至於男女相說
而咸獨全感應之道者不見可說也故咸之象其要
在咸其脢謂不見也夫動則說而主於止見可欲乃
說而主於不見是其所以為咸咸以無心感也心有

眼則見可說咸舉無是也夫然後和其交也以止為
主則和而不流斯無惡於交矣是善交者也

積習

聖人觀身於艮觀心於復而見身心之本自然不貳
天下同歸不事脩習故不習之說見於坤由地道之
光灼見正位之體也至於初學汨於外照明未嘗歸
則未得其門而先廢脩習唯知誦紙上語而以知識
解析往往智者過之恃聰明以躡論極致曾不悟其
為聞彼見彼口似而心非何足以為聰明哉聖人洗

安正忘筮集下卷

五十八

心藏密之道遂為虛設而學亦徒為空言聖人於是
卽二卦之爻備載人道之端夫往而未嘗不復者天
理也復之而復者人事也動而未嘗不止者天理也
止之而止者人事也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而
象曰以脩身艮之初六曰艮其趾利永正而象曰未
失正益接事之初身既外向已非大方必資調習挽
使之歸以復乎正位復貴復之於初以其出未遠止
資止之於初以其趾方動此復好先而貴早復漸染
滋久則難為功此復也止也皆在於其初道不離本

宗天光內融虛室生白然後反諸自然歸乎不習蓋
離趨明而自向坎求歸而必習水火之性然也非習
明入地中為明夷而明夷則以襲明為尚務暗而已
終非坎之內明也故坎貴習人之為人唯用離之明
外照而已未有能歸其明以求復其初能歸其明而
反照焉始全坎之德明既復於中則地道之光斯全
中既朝澈彼不得遁則不疑其所行至此則又何事
於習如是始名黃中通理正位居體也夫明歸而物
去則室虛明往而物入則茅塞而理義未澈用智慮

安正忠文集 八下卷

五十九

而強以求通不能去懷而填乎胸次亦為翳也此所
以有迷悟堯舜以來相傳者中即是正位居體大道
既隱人持私見規求速效踵躡其跡而失其心於是
名存實去慕其執中為無過若子莫之執中徒歆羨
而竊取之也雖已非中然猶見於力行歸於小成特
昧全體而戾聖域有害大道尚足以賢於人德又下
衰流於言語變為文章之流凡所陳者既非性之所
自得亦非取之而強行特藻繪文采以襲誦說之空
言務鏗鏘粲爛以求悅人之耳目而已嗚呼背馳至

此天地之心何由而見堯舜之治何由而致孰不可
以立我烝民莫非兩極而欲望可封之俗成庶頑之
習格豈不難哉然則為堯舜之罪人者子莫之徒也
為子莫之罪人者文章之流也極者皇之正位正位
之體為正體在易為大象在人為本身故所謂脩身
者脩此而已不遠復則復正位斯不裂其全體此外
無他學也荀子曰併一而不貳所以成積也積者積
習也時習而非一日也謂欲併一而不貳則宜尊積
習也尊積習在併一而不貳亦猶復之而復所以為

安正忠文集 八下卷

六十

脩身也習併一者蓋所以習歸其明詩曰學有緝熙
於光明惟習歸其明則坎離乃始迭用不偏廢坎而
清明在躬無間不用而虧損斯為緝熙夫是之謂學
是則方當緝熙於光明則不可以無學方當併一而
不貳則不可以無習方當不遠復則不可以無脩三
者之名不同而其實一也所謂學也脩也習也唯此
而已矣餘雖兀兀窮年貪多務得非不學也不得其
道徒耗精神無補於得故存積習之說以資入道之
門焉噫文中子被夫子之德謂過於天地父母蓋天

地之覆載父母之生育其德我宜莫大矣然不能成我至德合太極以超形超數而運形數以與造物者遊若此者非天地父母所能及也况三極必待聖道然後立一或舛逆則天地先罹其禍上悖日月之光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燠之羣肖翹之物皆失其性苟得其道則若有夏先後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聖道失則害如此聖道得則利如此曷可騁聰明矜智慮未歸有極而輕議聖道貽禍於高厚與天下後世哉夫

安正忘筌集入下卷

六十一

以小知而探大道相差遠甚奚翅用管窺天以蠡測海一失其旨遂壞大法既以自誤又以誤人於以釋經則開明之學救於朦瞶於以作人則中林之材廢為薪蒸於以感召則天反時地反物矣聖道三靈所賴是治亂之原非細事也苟不見焉不可強見而使三靈皆違其理豈特失所以財成輔相而已哉

明報

易無體是謂大象無形大象為萬象之帝總括萬象於無方以圓鑑而閱萬象者也象足以盡易故直指

曰易者象也有象斯有類有類則各以類感亦各以類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易之理也虛明併包均一圓鑑孰逃其所鑑哉聖人因象類感通以麗鑑中而化出萬狀其應如形之召影人之所作其報也緣類而應理亦無二故闡是理因民之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夫不貳者生物之大本也在人唯中行獨復者至焉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獨則超出對代何報之足云中行則成德為行行於默而成之之際所以歸不貳者也乃若民

安正忘筌集入下卷

六十二

行特旁行而已旁行而不流則是併一而不貳是乃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者亦何異於中行惟民之初均出大本天下同歸歸而一致本不貳矣柰何汨於自徇遂分彼已向之同歸一致者已罔而失本宗動皆旁行而流是終不知反以趨於惟精惟一則貳矣貳則裂其全體而墮形數動有禍福為失得之報斯可畏矣安得不救之哉聖人所以因貳而濟之也旁行而流則將殞於深淵濟之者使登於岸耳謂惟精惟一復歸於不貳向之罔於同歸一致者今已釋然

而悟斯獨復而超形數則不墮失得之報矣此天機也其機密庸聖人急於救人故不免彰其隱也失得之報冥冥之中固未必無司之者天命有德天討有罪人實代天則在天宥有司之者矣聖人尤探其贖乃略此而不論顧其要乃在於以類而感故易於彰往察來之後發明是理夫生生之易是為象帝以順萬象之感故類感而萬物化生以類感焉故往者乃彰而來者遂察無形之中微顯於冥冥而胚渾已定闡幽於昭昭而貌像斯著以薰感則薰應以蕪感則

安正志筌集 下卷

六十三

蕪應如是斯為造物如是亦為鬼神矣然則民行之失得為之於顯明格之於幽漠其感其應緣類而至無毫釐之差何以異此故謂之報猶響答也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而其報又因其所作洪纖厚薄率稱是焉惠迪而吉從逆而凶惟影響耳何必歸諸司是者然後可知也聖人以易之象類感應明失得之報誠知言矣所作既以類報而禍福倚伏亦遞為報是墮此數則麗對代所不可脫雖得之報在人以為善然亦無往不復猶晝夜相承試自省其所造儻未足

以超此數正當以為大戒然則世之所謂大賢者皆未足以超出而免此姑就其得之報耳唯大聖藏密德全大一身心不貳為超形越數而用形數則上與造物者遊始無此患先得後失序也易多言失得失尤可畏是以先之所以示戒也賢者善擇避失而規得曾不悉此正唯阿耳達者觀之相去幾何居得之報則泰之時也而泰當慮城復於隍是天下之理無平不陂其勢然也則失之報豈不繼之何從而免哉聖學可尚者以能超形越數同乎造物遂脫此耳

安正志筌集 下卷

六十四

守微

孟子戒以燕伐燕正以當時之君地醜德齊莫能相尚既非得常勝之道為有德不可敵者又非同方度德同德度義有以出其右特尚權謀以詭詐相傾要亦較勝負於幸不幸之間耳盛時則不然舜敷德而苗格文脩教而崇降湯躋聖欽布昭者聖武武有聖德自稱者有道當時輔佐亦皆同德之人故聿求元聖既獲仁人於是有道攻無道以至仁伐至不仁此其所以屈人兵於奉辭罰罪乃先勝於師出有名

之際而不專在行陣間也。詩書所載時有濶略能叙其君臣之美而簡其所以致是者。黃石公書正傳是道。推是亦可以兼知前聖之所得矣。其言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動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懷。居之以室宅。守之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此誠深得大。一所以獨往獨來。卷舒自如之能事。而亦足以發明前世聖人之所以聖。有道者之所以有道者也。老子曰。朴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微固搏之不

安正志筌集 下卷

六十五

得然莫顯乎。是信能守之而勿忘。則不失所謂至尊至貴者。夫然後真君足以高天下。真宰足以制萬物。是以力旋天地。莫覩其健。威服海內。不名以武。在易之師。謂之長子。以其一也。一則不貳。武王所以無貳爾心。而之以勝商。長子擅真一之妙用。其藏也至密。混淪於希夷之表。其用也至利。充塞乎宇宙之內。萬物莫不尊。四方無不服。天下之林林者。本吾一體。而分無非赤子。而皆日用吾之善貸者。故咸宗於我。是以仰之若父母。率其子弟。攻其父母。生民以來。未有

能濟。尚何於方下較也。迨浸失滋道。專事權詐。狗末忘本。天方扶漢而排楚。黃石真人預遺孺子以書。使爲帝王師。其要可以發明帝王之蘊。而見前聖後聖其揆則一。必至明道。斯爲父母神武不殺。以服天下。豈事區區權詐。而以是用兵爭強哉。是道也。他人不能知。而高祖獨超詣。卽言下而已。判然豈非天授。遠追前聖之盛。而得是道者。適當二五之大人。歟。終以守微之功。潛挫項王之強。方項王失龍且之後。固知事去思。一挑戰以決雌雄。高祖以不鬪力屈之。則項

安正志筌集 下卷

六十六

王之強已無所施矣。觀其逆知未然。動應事機。皆出守微之效。嗚呼。此道自成康以後。浸不復明。於在上之人。更數百年。民被荼毒。其禍以熾。至是天厭禍而欲平治天下。故真人授書。則與河出圖。洛出書。奚以異哉。漢祖深探其贖。所以獨追三代之隆。人知因時特起。以布衣提三尺劍。而有天下。終四百年之盛。曾不知其所自來。因爲守微說以明之。

子房

揚子謂張子房之智。而史氏以爲無智名。觀子房爲

漢謀臣運籌決勝舉無遺策可謂智矣。史氏謂無智名豈未知子房邪。曰非也。夫謀出千慮而有得焉。此智也。子房於幾微之際。悉猶目擊。曷嘗事千慮也。借筋食頃。躡足於應接之間。不越於須臾之久而大疑立判。機沉冥冥。總然自契。就使謀夫極竭。望望之思不能至。是後之人才得一謀臣。遽比之子房。是知子房之智而不知其已進無智之妙。若子房者。靈府朝澈。心如鑑事。如物對之。而自呈。雖深情厚貌。非可測究者。皆不能遁也。所以然者。真得黃石守微之道者。

安正忠筌集 下卷

六十七

也。聖人存之。動應事機。此其所以為子房也。然則漢之興。楚之亡。非判於垓下。已判於下邳橋上天將啓漢。祚真人之授孺子。其旨意已有所在矣。漢高獨洞曉。是應天運。而天誘其衷。則黃石之道。傳之當其人。為足以濟世矣。高祖既進乎是。於是在在處處神物護持。穹蒼保輔。瑞氣為龍。凝結庇覆。天之眷佑。若此。豈人力所能敵哉。方子房與高祖相遇於留。而天以子房遺漢。明良相遇。豈偶然哉。嗚呼。今黃石公書行於世。更歷之時久矣。而此道未明。良可惜也。叙七書。

者不冠此於首。使輝映六經。而亦無證其失。則世無子房者幾年矣。區區謀臣。而欲比之。非其倫矣。

題忠筌集後

聖繼之傳於世者。其道有二。不為指南。即是良藥。非空言而已也。知洪範自五行而生五事。而五事則由思睿以至作聖。既作聖矣。斯可以道觀盡。而歸於皇極。然後自皇極而用三德。以經世。此所謂指南也。作聖之人。是宜已得皇極之道。然猶未者。誠以人者有心。必待制之以禮。故欽用五事。以禮制之。如思不出

安正忠筌集 下卷

六十八

位。則明睿而作聖。正藉人事以勝之。殊非成能而無所待者也。其功效相遼。則聖之與庸。不同日而語。而有極則人人會歸。無間於聖庸。既人人會歸。而中庸之德。夫子以為民鮮久矣。何哉。蓋心本無心。悉位皇極。柰何人持私見。溺於所偏。從而繫焉。以生人心。營營百慮。不復知反。為皇極之疵病者。動必有之。天下同歸。自然成位。不事脩習。但灼見至理。滌除疵病。有足皆至。所謂疵病者。兩端之際。私見取捨。而有好惡。則有偏黨。有偏黨。則反側而背皇極矣。既背皇極。因

於所詣唯執私見有我而已難治之疾也。洪範所陳德之至者不事脩爲特去乎致疾者無作好惡則是已疾之良藥也。既曰天下同歸亦何事彝倫之序以爲指南蓋此爲德之至而不可有加矣。乃反簡易若此自非明睿作聖而驟語之猶井蛙之語海適足以駭觀聽而不之信空空然有大受者良不易得故叙彝倫致明睿然後語之則自明而誠者庶幾可待也。洪範大法本天錫九疇而帝且訓於皇極之敷言宜天人之所師承豈當與文人之文爲一律若止務誦

安正忘筌集八下卷

六十九

憶解釋演繹綴緝爲辭章則是毀聖人有用之實學而附飾爲無用之虛文。既非祖述之意且非美身之道欲優入聖域者豈得不以此爲大戒也。

題明報篇

儒者貌欽孔子心許釋氏正以爲儒者之學止於據言語爲辭華所規者拾青紫耳。孔門實學初未嘗經意官牆數仞難得其門徒用智慮妄意窺測躡取極深研幾之語以事空文則智豈足以知聖人宜乎號爲方士之士迨景迫桑榆倦飛思還當質所歸既以

孔子爲不足以盡此則必轉而之彼勢使然也。深悼愧之今以平生忝歷聖域者悉剝爲一書以發聖人之隱而生生之謂易者坦然可詣如明報之說乃孔子以濟民行者要之吾儒最不可不知惟知百爲皆麗此數雖大賢亦卒不免則知求聖人所以超形越數不墮失得之報正位居體以復歸乎無體之易則諸篇之曲盡此者自然游心而期精一矣無慮眈異學者逃墨逃楊而識所宗況儒釋二家歸宿相似設施相遠故功用全殊此雖運動樞極財成天地終不

安正忘筌集八下卷

七十

駭異而三靈被德以彼所長施於中國亦越冠冕之胡決非所宜儒者當詣皇極而世乃反一無跡而超形越數何至甘爲無用哉

安正忘筌下卷終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宋
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
四一毫米寬三一六毫米

泳齋近思錄衍註

〔宋〕楊伯勗撰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一 凡五十一條

代郡楊 伯昂 彥瞻

道體性命

濂溪先生曰无極而太極天無聲無臭而

實造化之樞細品彙之根也故曰无太極

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

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

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无極

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極之真二五之

精妙合而凝五曰精以无極曰真以理言也二

離也非无極之真為一物二五之精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

而變化无窮焉非特以人言也凡物之道成女

牝形皆乾坤之道男女之象也氣聚唯人也

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

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

義舊註聖人之道仁而主靜舊註無欲故靜

極不生太極圓解義云人而不能反其初則仁

靜而主靜聖人所以立人極也動而通也始而亨者

也本為體而周子復也利以貞者也中而仁

為用而則有用而明其體道莫不有體有

始元而終貞者行焉動則用行而靜則失其靜之

妙此太極之道聖人所以為全盡之根也然則

靜之分一為物全體太極則靜者立而動者行

焉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

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

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

矣更無去處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更沒去

處是無之中有人道至極之理如皇極亦是中

天下而後立四方幅湊更沒在中央四畔合湊

不這裏又星極曰極那裏更沒去處了時却

到這裏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却

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理非別為一物即存

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

則為金木水火無是氣則為仁義禮智又曰如

已前便無靜程子言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蓋此亦且從那動處說起若論著動以前又

誠無為然何為之有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

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

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

之謂神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喜怒哀

天下之大本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節情之正也和也者言感而

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文集下同

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

者舊註感而遂通惟觀其所見如何耳

乾天也夫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

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

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

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

以性情謂之乾且易傳下同

是氣非獨是高人在地上一管轉來旋去旋得許

連那地在中間世間無一物事恁地大且

如地恁地大他只是氣之查滓董銖問曰天

者乾曰天行健如日之胡安定說得好曰天

下三十一度北極去地九十三度六分

一晝一息則一晝一息之間行九十里

一晝一息則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

轉不餘萬里則天之行健可知因言天之氣運

恁運轉一日論幾衡及黃赤道日月躔度潘子

善言嵩山本不當天之高山不是天形中乃遂

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高山之北極非極

天之樞紐只有此處不動如磨之北極是

天之中樞紐只有此處不動如磨之北極是

星之樞紐只有此處不動如磨之北極是

其旁取一星此為極不可無之樞紐也

子相似又似小星謂之極星在天之樞紐也

心都動又似小星謂之極星在天之樞紐也

極星也動又似小星謂之極星在天之樞紐也

射糖盤子動又似小星謂之極星在天之樞紐也

是近樞紐子動又似小星謂之極星在天之樞紐也

轉在管裏面不動出向來人朝方去推

辰是星之界分辰邵康節說辰是依舊天上分

為十二段底
即十二辰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

四者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鬼神者皆二氣之屈伸往來耳非迹而何也則

鬼神者皆二氣之屈伸往來耳非迹而何也則

鬼神者皆二氣之屈伸往來耳非迹而何也則

鬼神者皆二氣之屈伸往來耳非迹而何也則

鬼神者皆二氣之屈伸往來耳非迹而何也則

鬼神者皆二氣之屈伸往來耳非迹而何也則

鬼神者皆二氣之屈伸往來耳非迹而何也則

鬼神者皆二氣之屈伸往來耳非迹而何也則

鬼神者皆二氣之屈伸往來耳非迹而何也則

鬼神者皆二氣之屈伸往來耳非迹而何也則

鬼神者皆二氣之屈伸往來耳非迹而何也則

鬼神者皆二氣之屈伸往來耳非迹而何也則

鬼神者皆二氣之屈伸往來耳非迹而何也則

鬼神者皆二氣之屈伸往來耳非迹而何也則

魄知味先生曰能聽者便是魄如鼻之知臭舌

剝之為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

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

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

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

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碩果不食君子得與

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

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為坤陽來為復陽未

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

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

復者一陰之消也

剝者一陽之消也

坤者一陰之消也

乾者一陽之消也

坎者一陰之消也

離者一陽之消也

震者一陰之消也

兌者一陽之消也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常

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通之理天地常久之道觀而識之此豈耳聞目見之知道者哉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 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

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

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

其非性之罪也

特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耳書之象恭滔天魯論之色取仁而行違均是也雖然聖賢不心為小人慮而已汝無面從事君容悅朋交際慮皆恐失之面而不本於心也學必若易之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孟子仁義

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夫然後可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

動靜无端陰陽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序則非禮不和則非樂仁者其禮樂之本歟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

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下同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併朋友謂之五常故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父待子以慈子承父以孝兄友于弟弟恭厥兄夫刑于婦婦承于夫此之謂盡其分乃

其常常者即天地生物之理各無不足處有
一不然是謂不盡其分不盡其分乃謂之變
變者人失厥初豈天地付與有不足者乎雖
然聖賢安行於性分之中仰不悞於天俯不
作於人內不慙於心堂陛正上下序閨門睦
固有不慈子則不可不孝兄不友弟則不可不
父不慈子則不可不孝兄不友弟則不可不
恭夫不慈子則不可不孝兄不友弟則不可不
大舜之於瞽瞍周公之於管蔡申后之於
幽王各求自盡其分而已伊川曰於
只為人不能盡分尹和靖先
生曰看盡分字是少氣象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
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
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

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
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
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事而只曰
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
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渾著如此說器亦道
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鑿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
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

衍註卷之一 九 金通

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為聖
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已
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

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伊川曰

仁者死為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為
不仁挑杏之核可種而身者謂之桃仁杏仁
言有生之意推此如何曰見矣或問晦翁曰
上蔡以覺言仁如此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這
理須是分毫不得痛癢則凡人皆覺得宜盡是
仁者耶豈家以頑痺為不仁便謂其不覺故以
不仁言之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其不覺故以
不可事也故聖人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想之事也故聖人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伊川曰

謂性者人所指知覺運動而言也生者人之所
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
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
以氣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不異哉
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不異哉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
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註
后稷之克岐克嶽伊川曰詩生民章曰誕實
簡圖克岐克嶽毛氏曰岐知意也嶽識也說
文巖作疑曰小兒有知伊川曰左傳宣四年
知其必滅若教氏之類伊川曰

衍註卷之一 十 潛案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
 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教
 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
 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惑及將亡聚其族曰椒
 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
 食若教氏之鬼不其餒而後椒為令尹惡為
 賈以其族殺之攻楚王楚是氣稟有然也善
 子與之戰遂滅若教氏

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
 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
 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
 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
 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
 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
 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
 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
 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
 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
 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
 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
 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
 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

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萬物則謂之命萬
 物稟而受之則謂之性其目不越乎仁義禮
 智而已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日用常
 行不可不須也離也循性之仁而行則父慈子
 孝以至於民愛物者道也循性之義而行則
 則君敬臣忠以至於敬長尊賢者道也循其
 禮則君敬臣忠以至於敬長尊賢者道也循其
 之分則君敬臣忠以至於敬長尊賢者道也
 垂訓為之品節防範脩父子之道而仁之法
 立脩君臣之道而義之教行謹其節文而脩
 之則禮之教也審其是非而脩之則智之教
 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
 下而不與焉者也

觀天地生物氣象舊註周茂叔看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
 仁也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指微搔而知癢針
 是惻隱之心乎潘時舉問晦翁曰仁包義
 禮智元包亨利正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
 不知木氣如何包得火金水若無生曰木乃生
 氣有生木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曰木乃生
 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而非有
 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

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

只是私心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

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非兩途格物致

知與治國平天下同一貫非謂未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

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

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

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

中矣

問時中如何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

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

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

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

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

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謂誠一本云李邦直

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

先生曰云云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

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

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

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

塗轍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

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

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

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

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

終時腹却厭論來呼而厭吸而腹方是今乃

若此者蓋嗔時此一口氣雖出第二口氣復

生故其腹脹及吸時其所生之氣又從裏趕

出故其腹厭大凡人生至死其氣只管出

盡便死如吸氣非是吸外氣而入止是住得

一霎時第二口氣又出若無得出便死老子

曰天地之間其氣聚乎虛而不得出動而愈出

又曰人所生精氣聚也人止有許多氣須

有个盡時意氣盡則歸于天形魄降于地而

死矣入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鬼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止泊在氣上初不是疑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合當慈地於散亦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氣雖終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一氣所以有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止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既為人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去復為人不如此則天地間常有許多死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必無是理也至於伯有為厲由他造化生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為厲亦如子產為伯有立後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

更有甚事

問仁 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

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 孟子曰惻

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仁

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 孟子言惻隱之

心仁之端也爾曰端緒也猶繭既曰仁之

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

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

陽氣發處乃情也爾曰仁者心

仁愛之理是仁之心非仁且將此意去思體

認仁之愛猶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愛

之理即是心之德不是心之德了又別有仁

心之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

訓人皆非也當合 孔 孟言仁處大槩研

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

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

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

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爾曰易傳曰

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

也爾曰晦翁曰欲要見得性中有仁義禮知無故不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

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

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

之心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為派或
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
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
信信無專氣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故土於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入
之生道也

橫渠先生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
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

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為風
雨為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

燼無非教也正蒙下同

未嘗止息曰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
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

氣但人不見耳此是未成者及至浮而上
降而下則已成者若所謂山川之融結糟

粕煨燼即氣之查滓惟天運轉之急故凝
結得許多查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查滓也天

運不息晝夜運轉故地晦翁曰霜止是露結
之停則地須陷下又

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
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只是自下蒸
上或言極西高山亦無雨雪又孔子問居
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地載神氣神氣風雲雨露形無物露生無
非教也信教者所以成物者也理無端
倪之可窺教則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
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信

天體物不遺信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也猶
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

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
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信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信孟子曰人之
所謂良能者乃出於天然之善也則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
遊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謂鬼以其歸

也信謝子曰或問死生之說於上蔡謝先生
子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

待向你说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

來你但去奔計看謝曰此便是天地間妙語又
 曰橫渠說得來別這个便是天得講說不濟
 事須是沉寃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
 看事得破始得張亢一郡君化去常來附語
 知事皆能言之亢乃曰許多時共你做問之
 不外來充欲接之道士封基子令將去問夫
 不知數便道不道乃曰許多時共你做問夫
 紫姑神却不識字底把胡說我今後更不信
 今姑神却不識字底把胡說我今後更不信
 則甚曰推此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
 廟四方上蓋是言集自家精神所以格有
 陽必於萃與渙言之如武王伐商所以過名
 山必於萃與渙言之如武王伐商所以過名
 難然如致禱山川何亦不可武王禱之者以
 得裏曰如妙理於若為有若無之謝子曰不
 是自家精神便用祖考精神便用祖考精神便
 是自家精神便用祖考精神便用祖考精神便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
 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
 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
 亦末如之何矣正蒙以上並
 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
 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
 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橫渠易說

心統性情者也橫渠語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
 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
 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
 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中庸曰或
 知或利而困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或安而
 也又曰利而困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或安而
 難愚必明雖柔必強百之十能之己千之
 同故能自強不息則氣質之學或作或輟一暴
 志苟能自強不息則氣質之學或作或輟一暴
 為美矣而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自暴自
 十寒而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自暴自
 素也又徐子枯槁之中性有氣故附子熱大
 黃寒子融謂此性之氣質性之氣質性之氣質
 山人謂即此性之氣質性之氣質性之氣質
 覺有氣是性也稟得此性之氣質性之氣質
 元不謂稟得此性之氣質性之氣質性之氣質
 又近人植性雖然無動覺惟人得此性之氣質
 晦翁曰性是大極理而綱之體本不可名故
 命之曰仁義禮智而善門未嘗備言有以明
 子時往仁義禮智而善門未嘗備言有以明
 荀尺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星之秤無寸
 之益四端之未發也天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
 自益四端之未發也天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

1 4 5 0 2 1 6 丹 黃 參 日 車 入 書 第 4 反 正 句

以仁之邊繞感中而便應之如赤子入井之事過
 廟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各敬之心於
 是乎形之蓋由其中禮之理便應而各敬之心於
 外邊所遇隨感而應孟子所析而為四以發各有面
 貌之不同是也而應孟子所析而為四以發各有面
 然全渾然全體之象之可見何然有條若此夫渾
 凡此蓋是理之性可驗乃雖無形而端緒之發得
 最可驗故由其根性之隱所以必知其恭其有仁由
 是禮於內則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恭其有仁由
 其有禮於內則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恭其有仁由
 於外所以必知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恭其有仁由
 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仁
 仁義是個對立底關鍵蓋猶春也而禮則為
 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為之藏猶春也而禮則為
 立時然春曰夏陽之屬也秋曰冬陰之屬也故曰
 四時之道曰仁與義立天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立天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能以立故端雖有而四則兩耳仁義不
 雖對立而成兩體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故
 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
 制乎春者仁之分也春之生也夏則長也秋則
 出乎春者仁之分也春之生也夏則長也秋則
 春則成也冬則春之生也夏則長也秋則
 一陰陽之有宗會之有萬物而終萬物者之
 未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之
 無事可為但恭敬是三者為非耳是謂之
 藏則有隱羞惡分恭敬是三者為非耳是謂之
 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是又別其非是謂之
 始萬物
 之象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一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二 凡一百一十一條

代郡楊 伯昂 彥瞻

論學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伊尹

顏淵大賢也 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

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 顏淵不遷怒不

貳過三月不違仁志 伊尹之所志學 顏

淵之所學 伊尹之志視人猶視過

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通書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

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 顏子為好學

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

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 伊川先生曰學以

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

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

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

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

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顏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則顏子類之知所養也三月不違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

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學異矣文集下同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程子曰心齋坐忘百念俱泯者亦定也人知動亦定靜亦定之理則死無生禍福窮達榮辱豈足為此性之累哉無

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

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
 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
 必矣來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此
 乃世人之私心也 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
 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有
 是實則有是名名者實之實也君子之學為
 己本不求名於人也然沒世而名不稱則終
 其身無可紀之實矣
 此君子之所疾也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

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
 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
 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
 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
 也此學之始終也易傳下同
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又曰發己自盡是
 之謂忠且如某病得七分對人說只道得
 三兩分這便是發於己者不能盡循物無違
 是之謂信正如恰方說病相似他本只是七
 分或添作十分或減作五分這便不是循物
 便是有違要十分或減五分這便不是循物
 信是形諸外一事
 有兩端之義也

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
 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
 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無所
 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
 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
 矣哉

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既已
 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故无妄之象曰其
 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
 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
 以畜成其德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無
 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
 感必通之道也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
 來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
 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其心感乃心
 也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

所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往來雨
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
無我之謂也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
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
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
能廓然無所不通乎荀子曰心則則
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
晦翁曰其自十六七讀時便曉得此意蓋偷
心是不知不覺自走去底不由自家使底倒
要自家去捉他使之則謀這却是好底心由
自家使底佛家又有所謂流注想他底怕這
个所以為山禪師云某參禪幾年了至今不
曾斷得這流注想此即荀子所謂偷即自行
也之心

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
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脩其
德也水寒君子以反身脩德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已上並易
傳

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以善及
人而信從者眾可樂也雖樂於及人不見是
而无悶乃所謂君子經說
下同

古之學者為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為人
欲見知於人也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
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到也求
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眾矣然
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
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
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
卓爾有立於前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
勉而不能自止矣手帖

明道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
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
為心只是為偽也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己之
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
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
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
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
處修辭立其誠為實修業處遺書下同
晦翁問輔

廣曰誠敬二字如何看廣云先敬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誠是如廣曰敬是時也有自然誠則到有勉為誠時亦有自然誠且說此二字義敬只是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不欺誰到得工夫

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頓進一形不頓

虧天地之化也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 顏子入

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

須是學 顏子舊註有準的

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

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

經義皆栽培之意

昔受學於 周茂叔每令尋 顏子 仲尼樂

處所樂何事伊川問學者 顏子

若罷未識 顏子樂道孤負 先生心何其所

造之深也周憲問著作王先生曰一毫若樂道果何所樂先生曰心上無毫樂道有性命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道夫故曰不以言不樂其樂曰自飯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知夫子何為而樂哉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夫子何為而樂哉發樂意者改其在此也 顏子何為而樂哉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 顏子之樂意者其在此也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

脚須得

明道先生曰自 舜發於畎畝之中至百里奚

舉於市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困窮排鬱

能堅人之志而斃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參也竟以魯得之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經語錄時以

一冊錄古善行別作一冊先生云某從洛中

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然髮事胡安

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
明道曰賢却
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
明道此語汗流浹背
不肯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却將此事看過
不蹉跎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看過
博學之士引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禮尚嚴常使人有畏心
樂尚和常使人有喜心
故禮而不反則放欲養其性而制其情也難矣
故禮樂之並行者凡以節適乎性情之正也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

得天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

所不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

是性即理也其論深切著明此一段又於本

則有性與生俱生稟而言蓋有性則有氣有氣

則性未嘗不明也所以獨惟不能養其性以勝其

歸也嘗觀舜之命禹先論人心道心而後論性

歸也嘗觀舜之命禹先論人心道心而後論性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曾點漆雕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使漆雕開

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子說斯指此理而子路

曾點母有公西華侍坐
子曰吾一日長
乎爾母有公西華侍坐
子曰吾一日長
則何國之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
乎大國之間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
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求爾何
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
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
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
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曰莫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
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自信之安其分而有志於諸侯大夫之事
而輕外見聖人大意
人所以見聖人大意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

所造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惺法也此說極精切不如此程子整齊嚴肅

之說為好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內不惺惺

者曾祖道曰此個氣象須是氣清明時便整

齊嚴肅昏時便放了如何捉得清明時便整

其志無暴其氣若能持其志則氣自清明或

志又曰程子曰學為私習所奪氣所勝只得此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不學便老而衰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盡其志伯邑曰志氣之帥也能持

其志則氣習不能移矣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

方可以為法矣謂小心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行之方也且幾而作不俟終日知之圓也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

者皆非自得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

與妄爾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

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

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

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

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

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

養及其至則一也

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

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 先生曰盡之象君

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

他焉二者為己為人之道也伊川

有事之象以振濟其民養育其德也在己則養德於天下則養民君子之所事無大於此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

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晦翁曰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

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

言弘之道

曰弘寬廣也毅強忍也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

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

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
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
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
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
身却只在此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
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回能盡己之有則公矣能推己及人則平矣故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

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
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

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

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學不進則退譬如登山中間非駐足之地兼亦無不進不退之理古人謂百尺竿頭進一步是也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

事皆所當為不必待著意繞著意便是有人
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當為如飢食渴飲可也繞著意為之則其進銳者其退速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
个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
不得道理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

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
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昔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據發曾中所蘊自成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
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
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詩
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
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
昔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為文
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
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
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據發曾中所蘊自成

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

仁者先難而後獲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

知為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固曰有心於

效非仁者孰能之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

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

之則可與權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

其終至於喪己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

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

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以上並遺書

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為學外書下同

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

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則學堅固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

其一非學也固曰博學而博矣然博之中不

能無是非焉故必審問之問而不

人告之矣然雖得於人而非自得於心者也

故必謹思之思而得之矣然所思或與所問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 伊川不答良久曰

累高必自下

明道先生曰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

已自有所至矣

尹彥明見 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有人說無心 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

私心

謝顯道見 伊川一本作伯淳 伊川曰近日事如

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 伊川曰是則是有

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 伊川直是會鍛鍊

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固曰或問

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一曰心有止只為

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說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間開此語後如何曰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時速後來遲問何故却遲曰如射弓到滿時便難開此二十年間見知識却然長

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

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

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以上外書

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

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

乃養盛自至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

子未或致知也正蒙下同精義入神豫而已學者求聖

人之學以備所行之事今日先撰次來日所行若事在一月前則自一月前裁培安排則至是時為有備言前定道前定事前定皆如此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謂貫穿天下義理有以待之窮神是窮盡其神也入神是僅能入於神也言入如自外而入義固自有淺深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

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

生脩夭而已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

外世入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

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 孟子

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

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

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

一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

知宗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宗矣知

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

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 孟子謂人有德

慧術智者常存乎痰疾以此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橫渠先生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

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
 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
 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
 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
 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皆吾兄弟之
 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
 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
 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而有不盡人之性
則與天地相似而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
不違故謂之肖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
 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
 錫類錫類者及莊公不弛勞而底豫 舜其功
則其錫類者及莊公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所當為而天
祐之不弛勞而底豫者也體其受
處而心安之無所逃而待烹者也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伯奇尹吉甫子為後母譖而見逐作履霜

後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
 命我者非人之能為豈可不素其位而行而
 以順受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
 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明道先
生曰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
未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宏備乃仁之體也
學者自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也高道此
地也銘讀之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又曰游酢
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
理也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
銘言體而不及於語言之外者遂至於兼愛何如
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
蒙西銘之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
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
五言五八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
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
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
而謂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
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觀西銘大意以謂人皆於形體而不知我乃
天地之子下與動植同生上與聖賢同氣要
當窮神知化不愧屋漏存心養性以盡為子
之道又當惡旨酒育英才以爲持己接物之
方以合天地之心而遇困苦遭患難當如
舜知申生如曾參如伯奇以聽天地之命而
富貴福澤為天地之厚我貧賤憂戚為天地
之成我存則順天地沒則安天地乃為大孝
之子爾嗚呼豈淺學小識所能見此哉學者
當自又作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
重焉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

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

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

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己

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

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舊註曰橫渠學堂雙編右書訂頑左書疑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疑愚曰東銘已上並正蒙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

不固矣固也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

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文集下同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

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

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

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

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

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

决江河以利吾往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故雖 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

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東萊先生曰此是傳說告高宗以本末源流

學之初先要虛心下氣方能受天下之善既

能遜志又必孜孜不怠自朝至夕出入起居

夢覺動靜無非天命之流行苟一時不修則

天命已不流行既遜志又時敏則已之所修

又新之地觀來之一字有源源自生底意思

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

小在人能弘之而已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為心道問學為心

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

由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

道問學所以致知而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

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

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

求多少為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

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

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

使有俄頃閑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

世開太平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禮則便除去

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

纏繞即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

然脫洒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已上並橫

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况德性自

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

橫渠易說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為人

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

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

終身不知橫渠論語說終身不知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

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

遂窮矣橫渠子說下同

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

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文要密察詳細也察明辨也心要洪放語錄下同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有

不行處是疑也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又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誠

不遠矣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以心苟不忘

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

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

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

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

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

一覽如見肝肺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

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

他為也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

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與共學未

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學之未至其可驟然而語變哉

凡事蔽益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

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

不說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

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

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

曰學如不及借恐失之易足則所以不知身不知矣

涿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二

涿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三 凡七十九條

代郡楊 伯彥 彥瞻

窮理經史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

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 孟子所謂知言

是也晦翁曰知言者盡心知性凡

是非得失之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

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

未免難於堂下眾人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

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

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

子不貴也文集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 孔 孟之門豈皆賢哲

固多眾人以眾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

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

於某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

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伊川先生答 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

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

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

有之曾註明所照者如目所親識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勢難爾

能無差乎更願字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

暢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

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序春秋曰將令學之

者原始要然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

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思慮有為得也遺書此言與杜氏互相發明

得心勞氣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

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

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

因學而致心疾者遺書下同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

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學原於思孟子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

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心潛默識玩素久

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

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

此只是講論文字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其知者推致吾之所知以及其所不知

川先生曰學者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

得若不知只是觀却堯學他行事無堯

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

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未

致知便欲誠意是躡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

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

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旋安排

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然有深淺學者

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

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

意味與少時自別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

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

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

或問格物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孟子說固曰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蓋告子但欲固守其心而不能無而不知審思明辨之不可廢此所以不能無蔽而有義外之說也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

如矢此之謂也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

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頤與改之曰

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道非一於深遠也亦非一於淺近也聖人之言亦然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

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 孟子

只取其不替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

之道如何也又萬章問 舜完廩浚井事

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

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

力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

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

之美不同

問堂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

可也此語最盡 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

已 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

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

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

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

須是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 先生曰

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

商田據 梅翁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而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之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入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

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為乃有益以上並遺書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外書

程子於語孟有先儒錯會處必與整理正以緊要處不可不同爾

焯初到問為學之方 先生曰公要知為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願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志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

去行之自有所得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遺書下同 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

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

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以上

並遺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

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其始作此二書文

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

待與整理過外書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 伊川曰固是好

然若有得終不淡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

了便從空寂去

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歌動之

有吾與點之氣象舊註又云興於詩是興起

有意相與也 晦翁曰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

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

其感入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

謝顯道云 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

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

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

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外書

又云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

却一兩字點平聲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石曰

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

長一格價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

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

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以上並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 堯

所以治民 舜所以事君 遺書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 子思 孟子其

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今之語

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 遺書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

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

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

理

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泐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文集下同

伊川答張闕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

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備註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備註晦翁曰大凡易數皆六十八皆六十也律以五聲十二律亦積為六十也以此知天地之數皆以六十為節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質傳下同其異法與賢與子不同其迹揖遜征伐不襲之軌汗搏杯飲不用於鼎俎邊豆八珍畢陳易之世巢居穴處不用於金石絲竹八音克諧之際以至禹之過門不入顏子之簞歌陋巷曾子之去子思之守時也亦勢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備註大畜之初九曰有厲利已九二曰輿說輹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

二六五可見謂之中以九居二以六居五為上

非正也而各得其中則為剛柔之相濟故多得其吉焉然又不可以繁論也訟之九二而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 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

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

四件事便休也遺書下同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

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眾人自有眾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

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 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外書下同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

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

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

游定夫問 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 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

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

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

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人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

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中庸曰非

度不考文又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晦翁中庸或問曰三重之說唯呂氏為

得之呂氏曰三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
 或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寡過矣
 或問曰天開於子地開於丑人開於寅是如
 知他日以此推得是如他日說寅上生不
 到寅上方有人物也如他日說寅上生不
 十二世十二萬六千九百九十元會三十
 時元會運世皆以十二而三自三十而十
 二至五說堯時會在巳午之間今則未矣
 戌上說開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問
 知人物消糜盡時天地壞也不壞曰也須
 場鶻突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個壞
 又有一會萬八 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
 百年為一個萬八 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
 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
 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
 能贊一辭辭不待替也言不能與斯耳斯道
 也惟 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
 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
 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
 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
 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
 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

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
 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
 或曰春秋所書凡例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
 或退或微或顯姑以隱公十年一事明之
 承國於先君上必書即位而隱公闕焉蓋內
 以立而遂立焉故不書即位者抑之也叔
 縶甲兵而卒乘將襲鄭以弟箕子之臣伐君
 必誅之罪也乃書曰鄭伯克段於鄆以臣伐君
 勝之辭于罪也乃書曰鄭伯克段於鄆以臣伐君
 罪莊公耶蓋姜氏以外國人又稱母主乎內叔
 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稱母主乎內叔
 恐其終將執己必為後患故使失道不為
 之所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姜氏不敢主國
 不敢從是給其惡者莊公之禮樂舊矣今考仲子
 天子八偷魯惜天子之禮樂舊矣今考仲子
 辭之官而六羽是用書曰初獻六羽而與之
 士書名矣王朝公卿大夫書字上士中
 名之蓋以天王之尊下諸侯之妾入道之
 大經拂矣夫天之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
 守也承命賜天之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
 書曰承命賜天之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
 之辭天王使宰公將來歸惠公仲子之賜則奪
 不聽則稱疾不見矣公將來歸惠公仲子之賜則奪
 公不聽則稱疾不見矣公將來歸惠公仲子之賜則奪
 等故書曰冬十有二月辛巳葬宋共公卒必書
 日者以見恩禮之厚所以進之也古者諸侯
 大夫皆命於天子公孫有登名於史冊
 者貴戚之卿也益師以公子孫有登名於史冊
 天子之命也故書曰公孫有登名於史冊
 書曰者所以退之也隱公見其師卒而曰公孫
 不書地者示臣子於君父有不隱諱其惡之禮非

所謂徵者乎使民以時謂農隙也時方盛夏農務正與中丘與郎當夏築城興土功而不妨農事於是直書曰夏城中丘夏城郎而不受民力之意顯然可見矣故以一公之事放之則十二公之行事皆可見矣春秋為經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春秋為經世之典百王不易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大法豈不信夫

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

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文集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

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

須別周禮託始於隱而非專為隱作也春秋既衰幽王變褒姒而廢申后愛伯服而黜宜曰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殺之於驪山之下諸侯乃即申侯而立幽王曰平王夫復讎討賊春秋之大義中國之所謂為平王也

使平王之賊則周室中興之業可成而伯也天不夷不撫春秋不與之業可成而伯也

難而作小夷不撫春秋不與之業可成而伯也

可識也東遷之後苟能充是心焉則其怨慕哀痛當有與共天之大耻內無所承上之惠而忘其不與共天之大耻內無所承上之受命其援而子之倫於王室之賊且下之也君臣父子之大倫於王室之賊且下之

恩報德之舉其悖天理佛人心甚矣昔晉大夫

夫及此豈非天乎抑公悼人之公曰君始願不及此

雖及此豈非天乎抑公悼人之公曰君始願不及此

日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辛巳朝

于武宮逐不臣者五人叔孫之家臣孺牛殺

之罪而誅昭昭者五即位朝其家眾孺牛殺

可逐也悼公昭昭者五即位朝其家眾孺牛殺

公之元年乃平王之為萬世綱常計也今將至而

於復君父之讎討賊失於終無聞焉夫義莫大

先王之世而司馬無以正邦國矣體莫重乎繼

有而王之命無以宗諸侯矣始於此二者聖人所

以作春秋也然則春秋之始於隱公者其有所

感於平王之末年而

周之終於東也歟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

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胡氏春

秋傳序曰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

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

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

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

繩準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

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

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但他經論其

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嘗

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

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

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

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

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

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秤錘之義

也何物為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

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

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

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

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

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

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

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

進退便是格物

元祐中客有見 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

行唐鑑一部 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

後無此議論外書

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緼今欲安

置一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

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布

遍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橫渠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

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

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所不統如外廷羣有

司之宿衛則屬官官正官伯掌之出入醴醢酒漿

衛則屬官內宰掌之財賦之職惺帝次舍之細事

之微物洒掃繕染之甚至膳夫司醫官寺嬪

御冢宰無所不統蓋冢宰釋氏錙銖天地可

謂至大然不嘗為大則為事不得若畀之一

錢則必亂矣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

心曾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

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

官便易看止一職也下同

古人能知詩者唯 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

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嶮求之今以艱

嶮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註書

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著

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

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著

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自謂成丘蒙

曰舜之莫非王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

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

詩也非是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

尚書難看蓋難得曾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

無難也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

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

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

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

貫得太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

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

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

格則又見得別

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

發明以上並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 仲尼所自作惟 孟

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

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

開即便割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
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別
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三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四

凡七十條

代郡楊伯也 彥瞻

存養

或問聖可學乎 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
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
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
通公溥庶矣乎 通書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
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 易傳 下同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
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
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明之象

曰山下有雷頭君子
以慎言語節飲食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
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
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良之道當良其替所

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
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
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
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
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
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
於止為无咎也易上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遺書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

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能求其放心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否則紛擾昏昧難從事於學而安能有所發明哉

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
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

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
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
養意父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

呂與叔諱大臨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

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遂得西面又
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
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
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
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
自然無事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
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
可見况臨大事乎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
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

矣夫既到然後應事接物始得其宜若工夫未到雖應事接物之際未盡合宜亦只得隨時為應事接物之計也先生曰固是如此若學力未到處之固有一不處事接物之某在長沙時處之固有一不處事接物之道理又別人若學力所至而處之善乎明道之間且隨吾學力所至而處之善乎明道之言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雖不中不遠矣

居處恭執事故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
元無二語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三百一以蔽之曰思無邪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以蔽之曰毋不敬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

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

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个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个翻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个主怎生奈何張

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

須寄寓在一个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个中字此又為中所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有人習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人只有一个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

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

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已上伊川語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

此事天饗帝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心要在腔子裏

初一日曰藏心於淵美厥靈根則曰藏心

于淵神不外也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

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

涵養吾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

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

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

要只在慎獨范元長曰此只是道體無窮思

叔曰只如此說便不好陳齊之自言初疑逝

音如斯夫每見先達必問人皆有說以告及

底公却自無所得齊之心服其後有詩云蘭

花亂葉競紅青誰信風光不整停向

此果能知逝者便須觸處盡相應

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

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

天下萬物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

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个心此上頭儘有商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个誠將來存著

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个善來

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

自存故 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

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

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

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

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

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伊尹明曰敬有其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

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

非主一而何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二

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

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奸此

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

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

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上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為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

三十一

行註卷之四

十一

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舜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為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三十二

行註卷之四

十一

蘇李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

謂之善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
 謂之和當其未發之時不可思也不可求也
 儻可得而思則已有端緒矣不得為未發也
 儻可得而求則已有形迹矣亦不得為未發也
 也獨可於平日存養加功耳存養之要在
 乎敬敬在乎主一主一亦在乎習而已曰
 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
 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賢且說靜時如何
 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
 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
 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
 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或曰莫
 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
 定聖人便言止所謂止如為人君止於仁為
 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
 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
 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
 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
 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
 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
 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

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
 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晒嘗患思慮不定或思
 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
 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
 慮與應事皆要求一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下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
 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
 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
 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謂如神有清明在躬志
宗恭默思道此心之誠純一無間故見之於
夢無非兆朕之先見故既夢得說則自信而
不疑營求於野而果得之常人心志不定雖
有夢而不致自信也高宗之夢其周禮之所
謂正夢歟
小於遠順莫重於生
來於然驚怖夢寐之間紛然錯亂莫知所主
况死生之變耶學者未須論此但當查驗之
連順夜察之夢寐若湛然如一無人心須要
少動搖則生死去來直猶晝夜
 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
 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持其志無暴其氣内外交相養也子曰持其志

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躁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則動人固當敬守其志而亦不可不致養其氣也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

乎中自然言語順理上蔡先生曰出辭氣猶所謂從此心

中流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

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

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

為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

深耻以上並遺書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外書下同

非我有矣此何異於鑿家言乎是棄津為不仁者乎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

字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

心須教由自家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

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顯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以上並外書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

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文集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

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

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

未去而實心未定也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

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

則守得定不固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

勇處多語錄下同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

氣之一端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

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

大抵以良為止止乃光明

謂曰心猶水也

物則混為昏濁風不動而物不撓則其明可

以燭毫髮良之其道光明於此觀之可也

易說

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

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

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關己事

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

行註卷之四

十六

田原

身謂之光明可乎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

繫閔礙同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

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

孟子

乎熟之而已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四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五

凡四十一條

代郡楊 伯也 彥瞻

省察 損人欲 復天理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

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

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

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通書 翁曰此以乾卦交

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益乾乾不息者

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

乙

金通

濂溪先生曰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子謂

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

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

遺文 晦翁

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

伊川先生曰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 夫子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

以養其中也 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

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

訓辭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文集

言非禮勿思曰動即思也如情動於中豈不是思伊川作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是思厲行守之於為曰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傳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

顏子無形顯之過 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遠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易傳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傳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所以真正之道為可吝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

天理而已

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
若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
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
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故夫
之九五曰苒陸夬夬中行无咎而象曰中行
无咎中未光也 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方說而止節之義也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

室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

用懦節於行是也以上並易傳節象曰不出門

庭失時極也二雖剛中之質然處陰居說而承柔處陰不正也居說失剛也承柔近邪也失其剛中之德所以為不正之節也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

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

原憲之問 夫子答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

為仁也此聖人開示之深也好勝伐自矜然

忿恨欲貪欲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

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

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遺者下同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

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

治懼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

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个麓

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

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

此便道理出來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

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

分

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九德最好

而塞疆而義此所謂九德也 東萊曰大率人寬則多失之闊略須是寬中又自有整齊

處人乘多失之委靡須是乘中又自有卓立

盡情凡人則做事謹怒言人過與人交多不

恭疎不知責難於君謂之恭待人必以誠實

乃為不恭之大者亂者能治亂之人必持才

敬則處事必當擾者能慣其才持其能

決當加果毅之工夫直者多失於詐須是養

剛者多不充實其內便是血氣之剛如振也

孟子至大至剛浩然之氣塞乎天地

失於勇而無義以為亂惟義如孟子之

義勇於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此私吝心在便是廢

天職

獵自謂今無此好 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

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

年因見果知未也 舊註一本注云 明道先

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

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

在心曾為悔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 人告之以

有過則喜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

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方是有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

說是否 伊川先生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

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

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

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

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辟

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

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 聖人因事當怒

生又豈有之於已耶譬明鏡照物而

物妍媸在物非鏡先有妍媸也

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

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以上並遺書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外書下同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衍註卷之五

八

謝子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

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个

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

裏若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

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

思者也

思叔詬罵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

慙謝

見賢便思齊有為者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

莫不在己以上並外書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慾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

本焉爾正蒙下同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必除善斯成性矣善惡不兩立出彼則入此

雖善必粗矣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

衍註卷之五

九

張說

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

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

不充人學之至也以上並正蒙

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

纏繞未能脫洒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是

故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

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得朋友

之來橫渠論語說

矯輕警惰語錄下同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至于瞻

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

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

其客氣其為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

難與並為仁矣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

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己之敬傲必見於視

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

言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為燕安所以輔佐

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

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

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

親與得效最速 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

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

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詩曰溫溫恭

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狼

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

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

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洒掃應對在朋友則

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

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

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

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備曰後世

母愛踰於禮志之驕情而莫為禁止病根既立隨寓隨長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

來學者所當察其病源力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心日長矣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五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六 凡二十二條

代郡楊 伯彥 彥瞻

處家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

職而學非為己之學也 經解

孟子曰事親若 曾子可也未嘗以 曾子之

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

也 易傳

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

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

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

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

意巽順相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

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 蠱之九二曰

曰幹母之蠱

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

悔然在巽體不為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

得正故无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

蠱之九三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

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

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 夫子又

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

人怨而不服 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

謂也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

以媒狎為常故以貞靜為變常不知乃常久

之道也 歸妹之九二曰眇能視利幽

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

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遺書下同

天下一而莫難於一家莫易一家之父子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

為樂若具慶者可矣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

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

衍註卷之六 三 金通

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此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 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

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爾雅譜引

曰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欣兄弟之親如足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又問 孔子以公

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聖

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為之配己之子美

衍註卷之六 四 潘

必擇其才美者為之配豈更避嫌邪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

以 孔子為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

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病卧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

不可不知醫外書下同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飲酒恭叔以告

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已

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乳食三

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為害又不

為己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

子害孰大焉

先公太中諱珣字伯温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

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

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

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

子姝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

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己為義

人以為難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

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

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煖娶侯氏侯夫

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先

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

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

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姑夫人存視常均已子

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

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

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為此事否先公

凡有所怒必為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

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

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

謂至矣然於教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

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

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

坐側常食絮羹曲禮注云絮猶即叱

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雖使令輩不得

以惡言罵之故願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

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

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

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為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閣既長好文而不為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為非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狀彛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為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橫渠記說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廝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詩說下同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

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儀禮燕禮有房中之樂鄭氏註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其君子謂之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繫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化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鄭氏曰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周詩分為二篇其言禮樂於取文王周公詩以周公為主內治故也其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庭至於委巷莫不誦吟所以風天下為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行俗之成至如麟趾騶虞乃其應也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語錄

泳齋近思錄行註卷之六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七 凡三十九條

代郡楊 伯也 彥瞻

處已 出處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人之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傳易

同下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

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

能安其常也

行也利用恒元 未失常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

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决其可

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

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

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

无咎也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傳曰夫人不能自安

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

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

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

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無不善若

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

其素乎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

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

道而身亨乃道否也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

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

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六二曰係小

子失夫象曰係 小子弗兼與也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

賁其趾舍車而徒賁之初九曰賁其 賁之 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

徒義弗 乘也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

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
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
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
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
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
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遜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
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

遜之象曰遜亨遜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
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謂難遜之時尚當

隨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猶當盡力以扶持
不可不意遂藏縮手而不之救也陰浸而長
亦必以漸尚可以 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

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
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
得為之 孔 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
於漢晉是也

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
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
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眾人盡識則傷

已及而不能去矣

義三日不食也垂翼謂害其所以行者君子知幾
去之

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

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
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

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
罔孚裕无咎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

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

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
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

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

之初六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
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初以
陰居下應九四又不中不正欲晉而見推者也
惟守正則吉罔孚者謂設不為人所信亦當
處以寬裕
則无咎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

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
固守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

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

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

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墮獲於窮危所守亡

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困之象曰

致命遂志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

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

井之九三滌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

三

用以不得行為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

施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井之九

三曰井滌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滌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

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

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已

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

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無咎

革之六二曰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

所往則亦蹈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

鼎之九二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

无尤也

士之處高位則有極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極

有當隨有極之不得而後隨二曰及其腓不

極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極其隨未退聽也六二居中得正上无應援不獲其君矣三居

下之上為止之主乎止者也二之行止係乎所主非得自由故為腓之象股動則腓隨

止在股而不在腓也二既不得以中正之道拯救三之不中則必勉而隨之不能拯而唯

隨焉言不聽道不行故其心不快退聽下從也今以在上者未能下從所以不快退聽下從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兼

山艮君子以萬事各有所得其所則止而

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又或過或不及皆出

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明道先生

守本分云此是好語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

事或廢於父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

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

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傳曰當信

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

以吉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

矣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

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

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

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遺書下同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个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

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

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

命也

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

人勘習戴記決科之利也 先生曰汝之是

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

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

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

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

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

於所不安也

子之門蓋曰聞所不聞矣乃曰夫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不以口傳耳授為

道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何止一日須更

不能如 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

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

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

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

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

士者雖殺之使為穿窬必不為其他事未必

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

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

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

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

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

一第 232 冊 續修四庫全書 8 頁之 9

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為可畏
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
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得不待勉強然學
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
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
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个
是而已

孟子辨 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
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

聖狂相去何啻霄壤而特在一念之間然則一念在義則為舜一念在利則為跖

舜跖之分不待見諸行事也顧所念慮者如何耳 義與利只是个公

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
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
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
論利害惟看義當為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
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
別善惡識廉耻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趙景平問 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

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

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

處便為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問邢七父從 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

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

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 程子 子曰爾

將何之曰將試教官 子弗答湜曰如何

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

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

此媪笑也湜遂不行

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

俸錢戶部索前任曆子 先生云某起自草

萊無前任曆子

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 遂令戶部自為出券

其意謂朝廷起我便當 曆又不為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 先生曰

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

乃為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
否人皆以為本分不為害 先生曰只為而
今士大夫道得个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
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 先生曰此事體
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特別時說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
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
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
已若志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

與悲愁而已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
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
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
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
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
可以免此 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
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

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己固可為親奈何曰為
己為親也只是其事若不得其如命何 孔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
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

子以上並遺書 爾 上蔡先生曰知命
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
下工夫余初及第年歲前夢入內庭不見
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 神宗晏駕
哲廟嗣位如此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
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
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余對曰他安能
陶鑄我自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
恐懼憂喜枉做却開工夫枉費却開
心力若信得及便養得氣不折挫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

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志此必
志于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外
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
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
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
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
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着循理為不
能不知蔭襲為榮而反以虛名為善繼誠何

心哉

文集卷之六十一曰廉二曰惠三曰明四曰勤非惠不能愛民非明不能燭物非勤不能舉職三者具矣非根之以廉則惠一變至於虐明一變至於昏勤以汲汲於私而憊憊於其民故舉一而三自應此外有餘力則以讀書學文如不讀書終為凡民如不學文終為俗吏誠齋之言其後進之藥石故周官小宰辨羣吏之治而六計皆以廉為首使居官皆廉吏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

孟子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管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

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語錄下同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簾衣

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

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

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七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八

凡二十五條

代郡揚 伯也 彥瞻

君道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

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

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

天下踈也

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

謂物之可視以為則者猶俗言準則與則例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

此居也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

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

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

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故无妄次復而曰先

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明道先生言於 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

之至者 堯 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

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峭嶇反側於由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 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

文下同伯曰衛鞅見秦孝公說以帝道和悟也說以王道未入也說

以霸道不自知邪之前於帝秦雖富強而秦之本發矣太子見漢宣帝以刑繩下勤以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漢雖號為中興而漢

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箴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所謂立

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必信先王之治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眾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

行者卷之八

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可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為之者也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

合以求人之比己也於鄉黨親戚於眾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易傳下同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

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

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

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

之心可一復君子以辨上天下澤後世

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

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

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

秦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

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道必有

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

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

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

已生矣故在包荒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

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

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

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

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

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為天下

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

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

然瞻仰之矣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

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

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間

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

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

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

噬嗑亨利用獄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而亨

大畜之六五曰豶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

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

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戰故不勞而治其用若

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

力勞而不能止若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
躁自止君子法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
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源故
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
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飢寒雖刑
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
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
農桑之業知廉耻之道雖賞之不竊矣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

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
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
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既解其難而安平
無事矣是無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
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
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
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
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
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

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
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
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
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
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
非能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止其所也

兌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

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

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

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

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斃

之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

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

也聖人至此柰何曰唯聖人為能通其變於

未窮不使至於極也 堯舜是也故有終

而無亂既濟之終曰既濟乎以利貞初吉終亂

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

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

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

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

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

慎重於用民力矣春夏秋當農之時

以為不時至冬則農工既畢無妨民事故左氏例

氏例以為得時若隱七年夏城中丘相五年

平陽定六年冬城中城是雖得時而亦書也

周十一月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之事也火

即今九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火見者大火

心星次角亢見者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於是以可以營室謂之定鄭氏曰定星昏中而正

長樂劉氏曰建亥之月定星方中致用者致

禁作之物水昏正即日南至日南至微陽始動

故土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

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然

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

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

為政之先後輕重矣經說下同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

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

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

此二端而已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

以法把持天下遺書下同

為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

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

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

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

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

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

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

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

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

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

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宗初欲起

義兵高祖未從裴寂私以晉陽官人侍高祖因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

寂以官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為此急計耳殺建成元吉廢太子承乾寵魏王泰立皇子明

為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之妃也有寵於帝太宗手殺元吉曾不愧耻復納其妃惡莫大

焉以明繼元吉後是章其母之為弟婦也三代之君莫不修身齊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

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難偏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

大亂也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

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

而爭自息外書下同

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

官之法度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

君仁不仁耳離是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

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 孟子三見

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 孟子曰我先攻

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

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

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

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

大臣其孰能之

橫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

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

耳正蒙下同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

為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為

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 孔 孟

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

不為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

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

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

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

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
不為五伯之假名異之為朝廷言人不足與
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
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
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集文
伯曰適過也間非也孟子曰心不足與
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
非言人君用之非不足過適行政之失不
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
正以歸於正而
國無不治矣

行註卷之八

十一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八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九

凡二十六條

代郡楊伯也彥瞻

治法

禮樂

兵刑

學校

井田

封建

濂溪先生曰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綱

綱目綱目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九疇叙疇

類也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

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

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

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

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

世禮法不修刑政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

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

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

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

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

至治者遠哉通書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

才為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

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大學之

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集文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二曰六官三曰經界四曰鄉黨五曰貢士六曰兵役七曰民食八曰四民九曰山澤舊註修虞十曰分數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其言曰無古於今無治亂如生民

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

伊川先生上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導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今既不設保傅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乞 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舊註文彙遺書云

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官
官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
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
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擇恭敬而溫文也
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
博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
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
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
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
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
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
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
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賓吏師齋立檢察士人
行檢等法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
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志
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
風日薄今欲量留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
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
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
云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

庠序育材論秀之道蓋朝廷授法必達乎下
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為是以事成於下而下
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或曰長貳
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
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
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
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

明道先生行狀云 先生為澤州晉城令民以
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
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
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茆
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
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
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
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
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
有耻
萃王假有廟傳曰羣生至眾也而可一其歸仰

防戎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
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

謂通儒全才矣 附錄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 外書

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又有學律者言今人折
言破律正叔謂律便是此律否但恐非也
學者以傳世以來未之能改也惟近年改了一
字舊言指斥乘與言理惡者死今改曰情
理亦非也今有人極一場凶惡無禮於上猶
不當死須是反逆得死也耶八分書者八分
也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

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

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 文集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

當念其散之之義

呂與叔撰 橫渠先生行狀云 先生慨然有

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

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

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

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

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
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

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

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

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正斂法廣儲蓄興

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

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橫渠先生為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

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

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

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 行狀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

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

雖似相踈其實如此乃能父相親蓋數十百

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為得一又異宮乃

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

父則不成為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

有叔父伯父則為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為

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為命士以上
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
居也 樂說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語錄
下同

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九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十 凡六十四條

代郡楊 伯彥 彥瞻

臣道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
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
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
嘗敢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
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
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

文集
下同

伊川答人示奏藁書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
主願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
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
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
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
將持財以自保古之時得立民則得天下後
世以兵制民以財聚眾聚財者能守保民者
為适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

已

明道為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為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

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無訟由先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

交結朋契券之類是也

相訟卦象傳坎下乾上為訟天西運水

袁流故曰違行交結朋遊親戚也契券文書要約也此皆生訟之端故必慮其始

師之九二為師之主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

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威和

並至則吉也

世儒有論魯祀 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 周

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

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 周公之位則為 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 周公乃盡其職耳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

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

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

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

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

而交則有功也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飯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

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

故云納約自牖

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

原矣如其蔽而不察何四皓者帝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也故因其所明則

悟之如反手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為質於齊大臣諫之雖強如其蔽於私

愛何愛其子而欲使之長又富貴者其心之所明故左師觸警因其明而導之則其聽也

如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且如

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

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

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

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

而温厚明辯者其說多行非唯告於君者如

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

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

其餘 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

也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為正應四以剛居高

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

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戀

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

則吉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

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

而獨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

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

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

異者至眾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

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

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

也睽之初九曰悔亡喪古之聖王所

以能化姦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

絕也

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

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

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

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

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

也伯益 主于巷无咎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

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

適足以損之而已伯益 損之九二曰世之

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為忠者

蓋不知弗損益之義也

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

无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

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

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无咎能致

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

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

改作也伯益 革而當其悔乃亡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

自守以正豈惟君子自定其己而已乎亦使

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

惡也伯益 漸之九三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

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

維羣醜也三將上進而無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

相保也三將上進而無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

安處平地則得漸之道矣然三四密比而無

應故為之戒夫謂三也三不守正而與四合

是知三合則雖孕而不育者也婦謂四也四若不正

而與三合則雖孕而不育者也婦謂四也四若不正

而與三合則雖孕而不育者也婦謂四也四若不正

而與三合則雖孕而不育者也婦謂四也四若不正

而與三合則雖孕而不育者也婦謂四也四若不正

而與三合則雖孕而不育者也婦謂四也四若不正

而與三合則雖孕而不育者也婦謂四也四若不正

而與三合則雖孕而不育者也婦謂四也四若不正

而與三合則雖孕而不育者也婦謂四也四若不正

而與三合則雖孕而不育者也婦謂四也四若不正

而與三合則雖孕而不育者也婦謂四也四若不正

也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

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為順乎

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循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

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以上易傳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其處已

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焉無

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

也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經說下同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

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

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

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遺書下同

天祺在司竹常要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

盜筭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

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

須開口儒語如荆斬於樊於期須是聽其言也厲

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有德然有所知後方能

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

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

何有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

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

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

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責善之道

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

者無自辱矣

職事不可以巧免

居其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克勤小物最難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程氏外

書云惟聖人之量與天地並故至多不盈至少不虛凡人為器量所拘到滿後自然形見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為其有十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堂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面看做得三路運使無皆量所動也今人何嘗不動只得綾寫一卷便動又干他身分甚事

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為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

豈是無時因言少師典

君實嘗問 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 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 頤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 先生終不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頤與持國 范夷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 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頤將為有甚急切公事 乃是求知已頤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

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太

執求薦章常事也頤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

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

吏人押申轉運司狀頤不曾簽國子監自係

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

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為從前人只計較

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

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是自

然住不得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

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已上並遺書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外書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

惡之意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

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卷之七

曰顯常愧此四字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

力 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

怒言者厲色待之 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

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媿屈錄

同下

劉安禮問臨民 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

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橫渠先生曰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

為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偽也大抵使人

常在其前已嘗為之則能使人文集

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之謂也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

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

山要下即下無復凝滯之於前惟知有義理

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易說

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情其異俗

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

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為之人亦

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情與羞縮之

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

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義未必

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已明何

為不為

始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

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閹

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

少不至則失其幾也李德裕得君

二年上尊號士良宣言宰相作赦書或禁軍

爭德裕相以白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赦令自

朕意宰相何爾渠敢是士乃帖然士良惶

惑不自安明年以疾辭罷國請老詔可士良

老夫語乎眾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開

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

好省游幸吾蜀恩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

莫如殖財貨盛鷹鳥日以經術聞外事萬機

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十一 凡二十一條

代郡楊 伯也 彥瞻

教人

濂溪先生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
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
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者和也中節
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
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通書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

之法以豫為先 法禁於未發之謂豫 人之

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

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

安習若固有之難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

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眾口

辯言鏢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文集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

未平也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

用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

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
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 易傳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眾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
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以
及則趨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
之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
酒尤其近也而以己處之者不獨使夫貧之
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
矣 經說 子罕篇 子曰出則事公卿 入則事父兄 喪事不敢不勉 不為酒困何

有於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

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

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

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

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

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遺書 下同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

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筭數之類嘗言

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

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

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

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

童子洒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

有助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國橫祭先生家其童子必使掃洒應對給侍
長者其女子必使觀祭祀納酒漿嘗日事親
奉祭豈可使人為之至於
表祭之禮皆先生倡之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又

將理低看了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自洒

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

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

教以遠大也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

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

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

必說書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

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

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

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

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

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

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

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

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

害惟利祿之誘最害又備註人有養便
方定志於學

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

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

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

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
 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忘生責
 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
 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
 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
 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
 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爾雅曰興起也
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
之問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
所以興起其好善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
必於是而得之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
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
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樂有五聲十二
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
之情性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
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
必於此而得之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
 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爾雅曰興起也
爾雅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
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
辭
 學者須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為他說
 便好初學者須是且為他說不然非獨他不

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遺書上並
 橫渠先生曰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
 愛道之極也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
 弘教無從成矣正蒙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
 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
 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
 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
 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
 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
 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
 曰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誠哉橫渠禮記說
學記曰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誦言及于
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
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刑其益也雖終其
業其去之也必速教之不刑其比之由乎呻
吟也佔視也畢簡也訊問也道之本寓乎理
其未見
乎數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
 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

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橫渠禮記說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

為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于朋遊學者

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

使歸之正豈小補哉橫渠孟子說伯與適與間已見第八卷君

門道

行註卷之十一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十一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十二 凡三十四條

代郡楊 伯璠 彥瞻

警戒遷善改過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

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

悟也噫通書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

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

敗者也易傳下同

行註卷之十二

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

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

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

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

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辯之早去之速也

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

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

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志禍亂

則覺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

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

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

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

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

不在復也復之六三曰頻復厲无

睽極則拂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

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

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

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

間而常孤獨也睽之上九曰睽孤見

後說之孤匪冠婚媾往遇兩則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傳曰小人而

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

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

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君子矣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

至公利者眾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

理則與眾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

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

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傳曰夫止

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

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人

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

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

勢薰燥其中也也即腰勝也夤脊也當中之際

之肉也三以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止於一

定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然如列其夤矣列

也分裂

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

若徇情肆欲唯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

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

可懼也如此以上並易傳

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己從

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

者所能乎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

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叙故其自任益強

弗戾圮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

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經說下同

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則大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醯而與之此夫子所以譏其非直向使高能明告之以我之所無而求諸人以濟其乏

恐亦未害其為直也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子曰

對曰申張子曰張也慾焉得剛

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掩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

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

不細遺書下同

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億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度之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个身

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

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

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

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

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做官奪人志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

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

色也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

也莫不愧耻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關

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 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

其餘時理會其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

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 明道

責之邢曰無可說 明道曰無可說便不得

不說以上遺書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歎

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

樂爾正蒙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

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

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 孔子曰

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

所移耳橫渠禮樂說

孟子言反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

先立心中初無作准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

違一生如此橫渠孟子說

作愿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謂德之賊

孟子曰聞然媚於世者是鄉原也聞如奄人

於世也反復之意也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

與興起於善也又孟子曰君子反經而

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情壞了到長益凶很

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

不肯屈下病根常在語錄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十二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十三 凡一十四條

代郡楊 伯昂 彥瞻

辨異端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 孟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 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遺書 下同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

晦翁曰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或問師也過商也不及於何見之應之曰如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即二人之言而觀其氣象其一迫狹其一於聖人中道過高師豈非過商豈非不及乎師只是過於厚此商只是不及此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

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於是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一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

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一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

但有間斷非道也伯昂曰絕學而求頓悟故

離今捨物以明理派迹孟子曰盡其心者知

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

一段事無則矣伯昂曰晦翁曰釋氏略見

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彼固曰出家

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伯昂曰道本人論今曰

大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下為根之人設

此怖令為善 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

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

爾則駸駸然入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

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

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

佞耳然而於已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

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

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

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

能亂傳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

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具此理人則能

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

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

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

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

意思柰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

塵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

一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故

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

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

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人有語導氣者問 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

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

如斯而已矣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

者與聖人同乎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

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跡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跡有是心則有是跡王通言心跡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跡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

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伊川嘗問

伊川嘗問

伊川嘗問

伊川嘗問

伊川嘗問

伊川嘗問

伊川嘗問

伊川嘗問

伊川嘗問

伊川嘗問

伊川嘗問

伊川嘗問

伊川嘗問

伊川嘗問

伊川嘗問

伊川嘗問

伊川嘗問

伊川嘗問

伊川嘗問

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曰有之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為否曰何必賢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為釋氏嘗言養中坐却見養外事莫是野狐精釋猶不肯為况聖人乎又據晦翁曰氣必散人說神一仙一代說却一樣漢世說安期生至唐以來則不見說了却又說鐘離權呂洞賓今又不見說子看得到來也只是養得外壽考終久亦散了他言古時安期生之徒皆有之也是被他煉得氣清皮膚之內骨肉皆已融化為氣其氣又極其輕清所以有飛昇脫化之說然久亦漸漸消磨盡了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 伊川先生

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

差却外書

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之用

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

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

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

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

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

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

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正蒙下同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

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

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

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

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

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

肯為 周 孔為之矣伊川嘗問

伊川嘗問

伊川嘗問

伊川嘗問

伊川嘗問

伊川嘗問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

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天

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 孔 孟所

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為變為輪迴未

之思也也悟道則可以免死生流轉豈不

哉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

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

不免謂之悟道可乎備註悟則有義有命均

通陰陽體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

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乃其

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

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

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

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

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

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

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

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

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已五百年向非獨

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

其間與之較是非得失哉曰詭服異行非備

先王之禮何以防其偽邪說異

教非通聖人之學何以稽其弊

二十

衍註卷之十三

八

張氏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十三

涿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十四 凡二十六條

代郡楊 伯瑛 彥瞻

聖賢氣象

明道先生曰 堯與 舜更無優劣及至 湯

武便別 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

說只 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 堯 舜是

生而知之 湯 武是學而能之

之者得全於天無所汗壞不假修為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

文王之德則似 堯 舜 禹之德則似

湯 武要之皆是聖人

遺書下同 仲尼元氣也 顏子春生也 孟子并秋殺盡

見 仲尼無所不包 顏子示不違如愚之

一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

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 仲尼天地

也 顏子和風慶雲也 孟子泰山巖巖之

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 仲尼無跡

顏子微有跡 孟子其跡著 孔子儘是明

快人 顏子儘宜弟 孟子儘雄辯

上蔡先

生曰顏子之氣稟不同所謂顏子似弱孟子似強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知微知彰之微孟子強勇以身任道所至王侯分庭抗禮非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

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

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

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

之學若非 子思 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

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

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

甚分明下此即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

氏詩譜曰魯人大公為詁訓傳於其家河
間獻王得而獻之以毛公為博士前漢儒
林傳毛公趙人為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
後漢儒林傳趙人毛萇傳詩董仲舒有傳可
所可見者惟詩詁訓耳

林希謂揚雄為祿隱揚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

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

曰西漢儒者有
風度惟董仲舒大毛公解經雖未必皆當然
味其言大槩然爾揚子法言末篇曰周公
以來未有漢公之熱也勤勞則過於阿
衡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其庶矣乎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

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

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

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與劉氏可

也

法正將四千人迎備令討張魯統劉備遣
備曰荆州荒殘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於
得志得益州以為資大業可成備曰以小事
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事定之後封以
大國何負於信松兄肅發其謀璋斬松封關
都諸葛亮張飛等以兵會璋開城降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曰先主諸葛亮因
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
天下而不知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今日然志
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以來
豪傑並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

袁

袁

袁

袁

袁

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

者非惟天子而今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

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

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

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

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

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

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

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

富而不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

室之背信義保其於四海之險阻西和諸戎

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

將軍出於秦川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

軍者誠如秦川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

軍者誠如秦川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

軍者誠如秦川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

軍者誠如秦川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

軍者誠如秦川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

軍者誠如秦川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

孔明庶幾禮樂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

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

伊川曰文中子之言有半截好有半截不好

者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

得不憂問曰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

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

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何憂窮理盡性吾何

告汝者心也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

以來制詔又甚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

後魏北齊周隋之詩又何足采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

然自 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

見此人至如斷曰 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

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

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

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

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 軻之死

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

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

者何事

周茂叔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其為政精密嚴

恕務盡道理通書附錄

伊川先生撰 明道先生行狀曰 先生資稟

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

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

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

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曾懷洞然徹視無

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

言蓋不足以形容 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

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於人居

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 先生為

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 周茂叔論道遂厭

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

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

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

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

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

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

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

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

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

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

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

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

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

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
 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
 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先生進將
 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
 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 先
 生之門學者多矣 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
 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 先生
 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
 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
 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
 卒無得也 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惑而能通
 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
 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
 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
 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
 先生為君子也 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煩
 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眾為應文逃
 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 先生處之綽然

眾憂以為甚難而 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
 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
 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 先生
 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
 從動之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
 則人不可及也 文集

明道先生曰 周茂叔憲前草不除去問之云

與自家意思一般 舊語子厚觀鳴亦謂如
此遺書下同

詞撰 濂溪先生墓銘云吾友 周茂叔諱
惇頤其先營道人父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

令君幼孤依舅氏龍學鄭向受之如子向
名子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君景祐中奏補試
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部使者奏舉南
安軍司理運使王達以苛刻下君與之辨
獄不為屈因置手板歸取諸劾納之投劾而
去達為之改容復薦之移知郴令改桂陽令皆
有治績用為遷大理丞知洪州南昌縣改太
子中舍舍判單恩改廣外郎通判永州
改駕部越中參大政奏為廣南東路轉運判
官遷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得疾懇請郡
符知南康軍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于九江
郡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君嘗過潯陽愛廬山
因築室溪上名之曰 濂溪書堂善談名理
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
卷藏于家子二人曰壽曰燾

張子厚聞 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

伯淳嘗與 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

知舊日曾有其人於此處講此事

謝顯道名良佐云 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

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外書下同

于伊川守太師致仕路國公文彥博題其墓

曰伊川先生序其所以為墓表曰周公沒聖

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

行百世無善治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

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欲肆而

後無真儒天下生千四百餘年之後得不傳

天理滅矣先生生於斯而後得不傳

之學於遺經將以斯道與斯民天不慈遺哲

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

久矣先生出儒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開邪

明為功大矣於是帝師采眾議而為之稱

以為其墓學之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

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而長存勒石墓

傍以誌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明道

先生十歲能為詩賦十二時羣居庠序如

老成人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許妻以女

親中進士第調京兆府縣主簿再轉以避

城令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

公著為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外捕差權發

京西判官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

節度判官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

言其未嘗叙年勞巧遷秩切執政太常丞

見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執政太常丞

星

神宗數月不許手批與府界知縣遂差知扶溝

縣事初首為異論罷復舊任官制改除奉議

郎繼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改

承議郎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

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

侯師聖名仲良云朱公揆見 明道于汝歸謂

曰光庭字公校在春風中坐了一个月游揚

初見 伊川 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

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

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伊川師聖又云

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

少從容爾 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

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

劉安禮字安禮云 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

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

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附錄

呂與叔撰 明道先生哀詞云 先生負特立

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

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

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

雖天下之理至眾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

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
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
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
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
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
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其自信之
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
小官有所不屑

呂與叔撰 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時

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
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
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 先生讀
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
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
經嘉祐初見 程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
學之要 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
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舊註尹彥明云
橫渠昔在京師

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眾一文二程先生
至論易次日橫渠微去虎皮曰吾平日為

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晚自崇文
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

移疾西歸 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
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坐起取
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
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
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
有進而上達酒掃應對即是道德性命之理
禮記凡為長者禮必加於其上以袂
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極之試
體究此時此心即堯舜揖遜之心且酒掃
后德遜之心即黎民於變時雍之心且酒掃
者誰歟應對者誰歟其理微矣樊遲問仁
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學者是說過試以此言踐履之體究
之斯知上達之理矣聖人之道無本末無精
粗是一理 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
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
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 先生氣質剛
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
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
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
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

近思錄集解序

皇宋受命列聖傳德隆唐越漢上接三代統紀
 至天僖明道間仁深澤厚儒術興行天相斯文
 是生濂溪周子抽關發滕啓千載無傳之學既
 而洛二程子關中張子續承羽翼闡而大之聖
 學湮而復明道統絕而復續猗與盛哉中興再
 造崇儒務學通遵祖武是以鉅儒輩出汾泝大
 原考合緒論時則朱子與呂成公採撫四先生
 之書條分類別九十四卷名曰近思錄規模之
 大而進脩有序綱領之要而節目詳明體用兼
 該本末殫舉至於闢邪說明正宗罔不精覈洞
 盡是則我宋之一經將與四子並列詔後學而
 垂無窮者也嘗聞朱子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
 思錄四子之階梯蓋時有遠近言有詳約不同
 學者必自近而詳者推求遠且約者斯可矣采
 年在志學受讀是書字求其訓句探其旨研思

近思錄集解 序

積久因成集解其諸綱要悉本朱子舊註參以
 升堂記聞及諸儒辨論擇其精純刊除繁複以
 次編入有闕畧者乃出臆說朝刪暮輯踰三十
 年義稍明備以授家庭訓習或者謂寒鄉晚出
 有志古學而旁無師友苟得是集觀之亦可聊
 通大義然後以類而推以觀四先生之大全亦
 近思之意云淳祐戊申長至日建安葉采謹
 序

集解目錄

- 紫陽先生朱文公
- 南軒先生張宣公
- 東萊先生呂成公
-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名榘
- 節齋先生蔡氏名淵
- 果齋先生李氏名方

近思錄

周子太極通書

周子名惇字茂叔

道州人營道縣出郭三十里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先生晚年卜居廬阜築室臨流萬

名

明道先生文集

先生姓程氏名頤字伯淳先生

生

伊川先生文集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

先生姓張氏名載字子厚世

官遂僑寓鳳翔郿縣橫渠鎮南大振谷口晚年居于橫渠

橫渠先生文集

橫渠先生易說

橫渠先生禮樂說

橫渠先生論語說

橫渠先生孟子說

橫渠先生語錄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

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

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闊博若無津涯而懼

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

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二

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首

論道用力二卷總論為學大要二

論克己六卷論家道治人八卷論治體九

七卷論出處義利與夫所以辨異端三

論政事十二卷論警戒觀聖賢十四

卷之六畧皆粗見其梗槩以

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

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

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

沈潛反覆優柔厭厭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謹識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

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騫高遠躡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四月四日東萊呂祖謙謹書

進近思錄表

臣采言先儒鳴道萃爲聖代之一經元后崇文兼取微臣之集傳用扶世教昭揭民彝臣采實惶實恐頓首頓首竊惟鄒軻既歿而理學未明秦斯所焚而經籍幾息漢專門之章句訓詁僅存唐造士以詞華藻繪彌薄天開皇宋星聚文奎列聖相承治純任於王道諸儒輩出學大明於正宗逮淳熙之初元有朱熹之繼作考圖書

傳集之精粹溯濂洛關陝之淵源撫其訓辭名近思錄彙分十有四卷六百二十二條凡求端用力之方暨處已治人之道破異端之高鑄闢大學之戶庭體用相涵本末洞貫會六藝之奧奧立四子之階梯人文載開道統復續臣昔在志學首受是書博參師友之傳稍窮文義之要大旨本乎朱氏旁通擇於諸家間有關文乃出臆說刪輯已逾於二紀補綴僅成於一編祇欲

而流行陰陽之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
 內一太極而已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
 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
 兩儀立焉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大命之流
 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
 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
 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
 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
 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
 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
 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
 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
 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
 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
 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

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
 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
 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愚謂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若言太極流行之妙相推於無窮也一動一靜
 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言二氣對待
 之體一定而不易也邵子曰用起天地先體立
 天地後是也然詳而分之則動而生陽靜而生
 陰者是流行之中定分未嘗亂也一動一靜
 互為其根者是對待之中妙用實相流通也陽
 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朱子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
 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
 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
 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

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
 或問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曰陽動而陰隨
 之故云變合。愚謂水火木金土者陰陽生五
 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者五行自相生之序也
 曰五行之生也蓋五行之相生其序不同何也曰
 五行之生也蓋二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
 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
 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五行之相
 生也蓋一氣之推播環相因木生火火生土土
 生金金生水水復生木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
 焉是也曰其所以有是二端何也曰二氣變合
 而生者原於對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生者本
 於流行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
 無極也朱子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
 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

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
 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
 不能外乎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異位
 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精粗本末無彼
 此也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無聲臭之可言也
 愚按此圖即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
 生四象之義而推明之也但易以卦爻
 言圖以造化言卦爻固所以擬造化也五行之
 生也各一其性張南軒曰五行生質雖有不同
 然太極之理未嘗不存也五行
 各一其性則為仁義禮智
 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無極之真二五之精

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
 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朱子曰真以理
 言無妄之謂也

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妙合者太極二五本混
 融而無間也疑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
 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疑
 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
 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
 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
 物生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
 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
 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
 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則一物各具一太極
 也愚按繫辭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氣化也惟
 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形化也圖說蓋本諸此惟
 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
 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朱子曰此言衆人具
 動靜之理而常失之

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
 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
 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
 性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
 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
 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
 又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本注云聖人之道
 仁義中正而已矣
 而主靜本注云無
 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
 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
 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
 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
 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

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
 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
 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
 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
 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
 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
 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
 不能發散亦此意爾。李果齋曰五性感動而
 善惡分是五性皆有動有靜也惟聖人能定其
 性而主於靜故動罔不善而人心之太極立焉
 蓋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
 立極之要領也或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
 何也愚謂此圖辭義悉出於易易本陰陽而推
 之人事其德曰仁義其用曰中正要本陰陽而推
 之兩端而已仁義而匪中正則仁為姑息義為

忍刻之類故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朱子曰
 易本重中正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
 蓋不假修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
 所以言也亦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
 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寡而
 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故曰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朱子曰陰陽成
 道之所由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
 之別而於其中又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
 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

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不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不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愚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太極也。在天以氣言曰陰陽。在地以形言曰剛柔。在人以德言曰仁義。此太極之體所以立也。死生者物之終始也。知死生之說則盡二氣流行之妙矣。此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凡此二端發明太極之全體大用。故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蔡節引以結證一圖之義。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夫子所謂無體之易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故周易太極圖說特以無極而太極發明易有太極之義。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言其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是其無極之真實有得於夫子易之一言而或以為周子妄加者。謬也。且其圖說無非取於易者。而其篇末又以大哉易也。結之聖賢之言。斷可識矣。

誠無為。朱子曰。實理自然何幾善惡。朱子曰。幾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聖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朱子曰。道之得於身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性焉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朱子曰。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學問強勉而誠無不立。幾復焉執焉之謂賢。朱子曰。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

也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通書曰。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備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愚謂性焉復焉以誠而幾之動而神也。即通書次章誠幾神之義。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也。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本注云。寂然言者。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

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朱子曰。性情二者常相參。有性情則是熱水之性。清則是寒天之性。情則是健健之體。為性健之用。是情惟其健所以不息。

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

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易傳下同。理當然之路專言天者即道也。分而言之指其形體高大而無涯則謂之天。指其主宰運用而有定則謂之帝。天所以主宰萬物者理而已。功用造化之有迹者如日月之往來萬物之屈伸是也。往者為鬼來者為神。屈者為鬼而伸者為神也。妙用造化之無迹者如運用而無方變化而莫測是也。朱子曰：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兼精粗而言，妙用言其精者。黃勉齋曰：合而言之言鬼神，則神在其中矣。析而言之則鬼神者其粗迹，神者其妙用也。伊川言鬼神者造化之迹，此以功用言也。橫渠言鬼神二氣之良能，此以妙用而言也。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

四者乾卦彖傳在天為四德，元亨利貞也。在人為五常，仁義禮智信也。分而言之則元者四德之一，仁者五常之一，專言元則專利貞在。其中專言仁則義禮智信在其中，蓋元者天地之生理也。亨者生理之達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正也。仁者人心之生理也。禮者仁之節，義者仁之裁，制知者仁之明，辨信者仁之實也。朱子曰：仁之一事所以包四者不可離。其一事而別來兼四者之仁，又曰：仁是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須得辯證斷制是兼三者方成得仁之事。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朱子曰：命猶諸物性，猶職任天以此理命於人，稟受此理則謂之性。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剝之為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

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

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為坤，陽來為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

生於下矣。一氣無頓消亦無頓息，以卦配月，積一爻九月中於卦為剝，陽未剝盡猶有上九一爻。剝三十分至十月中陽氣消盡而為純坤。然陽氣盡於上則已萌於下，積三十分至十一月中然後陽氣應於地上而成復之一爻也。蓋陰陽二氣語其流行則一氣耳，息則為陽消，則為陰消之終，即息之始，不容有間斷。故干

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十月於卦為坤，恐人疑其無陽，故特謂之陽耳。所以見陽氣已萌也。陰於四月純乾之時亦然。陰之類為小人，故聖人不言耳。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

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

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

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

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

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

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

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

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

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

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復卦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朱子曰十月積陰陽

氣收斂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一陽既復則生意發動乃始復見其端倪也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復卦六二傳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故

曰天下之公四端萬善皆統乎仁故曰善之本也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

復為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

道者默而觀之可也感卦九四傳屈伸往來感應無窮自屈而伸則屈者

感也伸者應也自伸而屈則伸者感也屈者應也明乎此則天地陰陽之消長變化人心物理之未衰盛衰要不外乎感應之理而已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恒非一定

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

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

能識之恒卦彖傳隨時變易不窮乃常道也日月往來萬化屈伸無一息之停然其往來屈伸則百萬

古而常然也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

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革卦上六傳性無能合理與氣而成氣質則有昏明強弱之異其昏弱之極者為下愚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

人性本善自不信乎善是自暴害其性也自棄者雖知其善然怠廢而不為是自棄絕其性也此愚之又下者不可移矣朱子曰自暴者剛自棄者柔惡之所為自棄者柔惡之所為然天下自棄

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矣而才力有過

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

然考其歸則誠愚也史記稱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

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則其天資固非昏愚者然其勇於為惡而自絕於善要其終則真下愚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

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革卦上六曰小人革面而刑而後改其善則與人無以異是以亦能掩其不善而善其善唯其畏懼有與人同者是以知其

善之本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即是義然事物各有理裁制事物而合乎理者為義

○朱子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彼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非程子一語則後人未免有義外之見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經說

○動靜相推陰陽密移無有間斷有間斷則有端始無間斷故曰無端無始也其所以然者道也道固一而無間斷也異時論刻復之道曰無間可容息也又曰其間元不斷續皆此意也朱子曰動靜相生如循環之無端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子曰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人而不仁則私慾交亂害于正理固宜外逆而無序乖戾而不和也序者禮之本和也序者樂之本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當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分者天理當然之則天之生物理無虧欠而人之處物每不盡理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一毫不盡其心不當乎理是為不盡分故君子貴精察而力行之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

天也說見乾卦九三文言發乎真心之謂忠實理之謂信忠信乃進德之基終日乾乾者謂終日對越在天也越於也君子一言一動守其忠信常瞻對乎上帝不敢有一毫欺慢之意也以下皆發明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

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

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

教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謂太極本無極也體之易其所以變易之理則謂之道其變易之用則謂之神此以天道言之也天理賦於人謂之性循性之自然謂之道因其自然而修明之謂之教此以人道言之也惟其天人之理一所以終

日對越在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

謂盡矣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蓋天地正大之氣以配夫道義之用得養則充而有以復其正大之體盡矣謂無餘事也此言天人之氣一所以終日對越也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

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

過如此大小猶多少也中庸論鬼神如此其盛忠信之體天人之間通此實理故君子忠信進德所以為對越在天也形而上為

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

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繫辭道者指事物之理故曰形而上器者指事
物之體故曰形而下其實道寓於器本不相離
也蓋言日用之則無非天理之流行所謂
終日對越在天者亦敬循乎此理而已但得
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不能繫猶不拘也言人
在我矣不拘人已古今無往
而不合蓋道本無間然也

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
不至若不有諸已自不與已相干如手足不仁

氣已不貫皆不屬已天地萬物與我同體心無
私礙則自然愛而公矣所

謂仁也苟其理不明而為私意所隔截則形骸
爾汝之分了無交涉譬如手足痿痺氣不相貫
此四體之不相干也故博施濟眾乃聖之功用

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
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

可以得仁之體說見論語博施濟眾乃聖人之
功功用子貢以是言仁未識仁之

體夫子告之使知人之欲無異己之欲施於人
者亦猶施於己近取諸身而譬之於人則得求
仁之術即此可見仁之體也○朱子曰博施濟
眾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提
正是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又曰博施濟
眾固仁之極功但只乍見孺子將入井時有

楊惻隱之心亦便
是仁此處最好看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之有生
氣聚成形

不相離也故曰性即氣氣即性人生氣稟理有
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稟

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稟
雜操善惡由分此亦理之所有然原是性之
本則善而已非性中元有善惡二者並生也

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本注云后稷之克岐克
必滅若教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

可不謂之性也程子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
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

此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
耳愚謂原天命賦予之初固有善而無惡及氣

稟拘滯之後則其善者謂非性之本然則可蓋
謂之非性則不可性一也所指之地不同耳蓋

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

已不是性也朱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是大物未
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所

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

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性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

人曰性也○此
重釋生之謂性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

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

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

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

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

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其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蓋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賦受之間，渾然一理，純粹至善。所謂性善者，也。繼之者，善者猶水流而就下，其有清濁遠近之不同，猶氣察昏明，純駁有淺深也。水固本清，及流而濁，不可謂之非水。猶性雖本善，及局於氣而惡，不可謂之非性。此重釋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朱子曰：人雖為氣所昏，而性則未嘗不在其中。故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之，則知此理。渾然初未嘗損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有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愚謂不知性之本善，則不能自勉以復其初。不知性有時而陷於惡，則不能力加澄治之功。二說蓋互相發明也。此重釋不是性中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但前以其本言則曰相對而生，此以其用言則曰相對各自出來。

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朱子曰：脩道雖以脩之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然非聖人不能盡故，以舜事明之。

觀天地生物氣象，本注云：周茂叔看造化流鶻，直觀之，使人良心油然而生。此即周子意。前章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是也。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朱子曰：物之初生，溥然未散，最好看。及餘隱之心，只這些子，便見得仁到他。發政施仁，其仁固廣，然却難看。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腔子猶軀殼也。惻隱之心，無所不至。故疾痛疢癢觸之，則覺由是推之。則天地萬物本一體也。無住而非惻隱之心矣。朱子曰：亦滿腔子實無空缺處。如刀割著，亦痛。針刺著，亦痛。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朱子曰：陰與陽對動，與靜對以。至屈信消長也。左右上下，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覆推之，未有兀然無對而孤立者。程子謂惟道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亦未嘗不有對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直上直

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喜怒哀

之時此性渾然在中亭亭當直上直下無所

偏倚此天下之大本而萬善之主也心有散逸

則失其所以為主唯能敬以

存之則有以全其中之本體矣

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

只是私心公則萬物一體私則人已萬殊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

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朱子曰治心修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

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

揚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

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

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

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者則不中矣揚

為我故以一毫利天下而不為墨程兼愛故雖摩頂至踵可以利天下而亦為之揚墨各守一

則有以誠夫時中之理而於事事物物各有天

然之中不待著意安排也若事安排則或雜以

意見之私而非

問時中如何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

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

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

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

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

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時中者隨時有中不可執一而求也意如

上章禹之治水九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暇入

蓋得時行道任天下之責濟斯民之患如是乃

合此時之中顏子之世明王不興以夫子之大

聖而不得行其道則其時可以止矣故隱居獨

善而篤志自樂如是乃合此時之中是

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李邦直云不欺

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

是後沖漠未形而萬理畢具即所謂无極而大
極也未應若寂然不動之時也已應者感
而遂通之時也已應之理悉具於未應之時故
未應非先已應非後蓋即體而用在其中不可
以先後分也朱子曰未有事物之理如百尺之
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亦只是此理如百尺之
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
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
轍車跡塗轍猶路脉也道有體用而非兩端猶
木有根本是生枝葉上下一貫未嘗間斷豈可
謂未應之時空虛無有已應之際旋待安排引
入塗轍言此理具於氣形事為之先本一貫也
既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言此理流行於氣
形事為之中亦未
嘗有二致也朱子曰如父之慈
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
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
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鼻息呼吸
往來之義以理而言則屈伸往來自然不息以
氣而言則不是以既屈之氣為方伸之氣如釋
氏所謂輪回者也朱子曰此段為橫渠形潰
反原之說而發也李果齋曰往而屈者其氣已
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之理自然不息若
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
許多氣來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如復卦
釋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迴之說

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
返其理湏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日即
以卦配月則自五月陽始消而為始至十一月
陽生而為復自始至復九七月也消極而生無
有間斷物極必返理之自
然生死始終皆一理也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
更有甚事詳見前
問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
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
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
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
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
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
仁者愛之性愛者仁之情以愛為仁是指情為
性端之云者言仁在中而端緒見於外也或謂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是夫子亦嘗以愛言仁也
曰孔門問答皆是教人於已發處用功孟子所
謂惻隱之心仁也亦是於已發之端體認但後
之論仁者無復知性情之別故程子發此義以
示人欲使公流而溯其
源也學者其深體之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

陽氣發處乃情也以穀種喻心生之性便是愛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

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

二三歲得之未晚也訓者以其字義難明故又

理之當然所以裁制乎事物之宜故訓宜禮者

天理之節文所以別親疎上下之分故訓別智

者天理之明睿所以知事物之是非故訓知仁

道至大包乎三者故為難訓說者謂訓覺者言

不為物欲所蔽痒痲疾痛觸之即覺夫仁者固

無所不覺然覺不足以盡仁之蘊也訓又者言

如朱子曰不必須用一字訓但要識得大意通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

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

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

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朱子曰性即理也一

語自孔子後惟伊川

說得盡極樸不破性即是天理那得有惡又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

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

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

然之則統而各之謂之理人得是理以生謂之

性性是性所有虛靈知覺為一身之主宰謂之心

發而後有善惡之分。朱子曰既發不善自七情之

可謂之非心但有不善則非心之本體譬如水

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為派或行於東或行於

西却謂之流也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

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性本乎理理無

氣則不齊故或以之為善或以之為惡。孟子

曰君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朱子曰孟子專以

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

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昏明強弱

之不同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

信仁義禮智分而信之則四者各立自然完具

者之外別有信也。孟子論四端而不及信，蓋信在其中矣。李果齋曰：五常言信配五行而言，四端不言信配四時而言也。蓋土分旺於四時之季，信已立於四端之中也。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此言生人之道，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此言人得是心，故惻隱用生，生而不窮，苟無是心，則同於砂石，而生理絕矣。朱子曰：心生道也，謂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者，又曰：心是箇活底物。

橫渠先生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

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為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

教也。正蒙下句。塊然盛大，氣靈之義，塊然大也。虛實動靜，妙用由是而形，故曰：陰陽剛柔定體，由是而立，故曰：始判而為上下，清濁合而為風雨，霜雪凝而為人物，山川之形，質散而為糟粕，煨燼之查滓，消長萬變，生生不窮，皆道體之流行，故曰：無非至教。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

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游氣雜揉，聚

物為殊，所以生也。陰陽推移，循環無窮者，天地大經，所以立也。游氣紛擾，緯也。陰陽循環，經也。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天體物不遺，猶仁體

事而無不在也。朱子曰：體物言為物之體也。蓋仁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禮儀者，經禮也。威儀者，曲禮也。禮文之大小，無非愛敬，懇惻之心，所發見者，故曰：無一物而非仁也。不然而則禮矣。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

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王在通。詩大雅板篇曰：亦明也。衍，寬縱之意。言天道昭明，凡人之往來，游息之所，此理無往而不在，因是以證體物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良能者，自然而然而然，莫之尤精。此語。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

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

物自少以至壯，氣日至而滋息，息者生而就滿也。自壯以至老，氣日反而遊散，散者消而就虛也。盡也。以其日全而伸，故曰：神；以其日反而歸，故曰：鬼。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

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
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
如之何矣性原于天而人之所得也惟大人
者能盡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蓋性
本無二也故已有所立必與夫人以俱立已有
所知必使夫人以周知愛必兼愛使人皆得所
愛也成不獨成使人皆有所成也四者大人之
所存心也立者禮之幹也知者智之用也愛者
仁之施也成者義之遂也自立於禮以至成於
義學之始終也張子之教以禮為先故首曰立
如是而後或蔽塞而不通不知所以順乎理則
亦無如之何然其心固欲其同盡乎一源之性
也此即大學明德於天下中庸
成己成物之道蓋西銘之根本也

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而觸之而無不
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
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橫渠易說。一謂純
也猶人之四體本一也故觸之即覺不待思慮
擬議使一有間斷則痛痒有所不覺矣天地之
為物不貳故妙用而無方聖
人之不貳故感通而莫測
心統性情者也橫渠語錄下同。朱子曰統是
主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
心者性情之主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
心性情主都下箇心字可見心統性情之義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

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年不可開
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
達于天道與聖人一物之有是氣必有是理此與
開塞故有異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年不可開此言
思之異塞者氣拘而真質之也故不可開此言
難也蔽者但皆暗而有所不通皆可開也顧有
難易之分耳及其既開則通乎天道與聖人一
此言人也

近思錄卷之一

近思錄卷之二

凡百十一條

此卷總論為學之要蓋尊德性矣必道問學明乎道體知所歸歸斯可究為學之大方矣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朱子曰希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

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

月不違仁朱子曰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志伊尹之所志

學顏子之所學朱子曰此言士希賢也過則聖及則賢不

及則亦不失於令名通書下同朱子曰三者

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利榮身肥家希世取

籠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於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

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斯道之大而其用無窮矣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

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朱子曰欲人真知

於文辭之陋也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

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

獨好者何學也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

矣今也則士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史記曰伊川

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

曰然聖人生知學者學而知之及其知之則一

也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

人人物萬殊莫非二氣五行之所為也然人則

得其精且秀者是以能通于道而為聖為賢

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

智信真者無極之真也靜者人生而靜天之性

也曰真而靜者謂其天理渾全寂然不動

而所具之性其目有是五者既曰本又曰未發

蓋本者指其稟受之初未發者指其未與物接

也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

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此言形生

後應事

接物之時也物感于外情動于中其目有是七

者然喜近於樂怒近於惡愛近於欲其所以分

善惡則有所憎其意深愛則近於公欲則近於私

發施於人而情既熾而益蕩其性擊矣是故覺

欲本乎已也

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格其性而亡之動性
 則為情然情炎于中未流益蕩則反戕賊其性
 矣惟夫明覺之士以禮制情使不失乎中故能
 正其心而不流於邪僻養其性而不至於格亡
 愚者反是格猶格謂拘擊而暴殄之言人之
 所以貴也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
 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養一作在。朱子
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或曰知所誠
養應上文卷其性涵養之功與知行並進
 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
 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
 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君之
 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此因
 言所以誠之道也信道篤則不惑行之果則
 不止守之固則不變朱子曰造次急遽苟且之
 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也。以上兩章論為學
 之道詳盡其大綱有三焉明諸心知所往者智
 之事也力行以求至者仁之事也信道篤以下
 勇之事也然勇之中亦備此三者故信之篤者
 知之勇也行之果者仁之勇也守之固者勇之
 勇也仁義忠信不離乎心者信之篤也造次顛
 沛出處語默必於是者行之果也久而弗失守
 之固也動容周旋中禮邪僻之心不生則幾於
 化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禮者天理之節文非禮者私欲
之害乎天理者也勿者禁止之
辭凡視聽言動克去己私則日用之間莫非天
理之流行矣此孔子教顏子為仁之目而顏子
之所請也
 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
中庸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拳拳奉持之貌服猶佩也
禮謂也凡得一善言善行則奉持佩服於心曾
不致忘也又語曰不遷怒不貳過怒所當怒各
止其所不遷也才過即改已改不再不貳也
身素辭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有不善而必知之是察己之明也知之而不復
 行是克己之誠也皆孔子所以稱顏子好學之
 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
 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
 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
 年則不日而化矣聖人生知故不思而得安行
而固執之然其博文約禮工力俱到其未至於
聖以者特一息之間耳使非短命而死則不淹
時日所守者化
 而與聖人一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
 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

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文集。後世聖學無傳不

知反身脩德徒以記問詞章為學去道愈遠矣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

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

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此章就指累於外物一

同而無理外之物萬理不同而無性外之理凡

天下之物理酬酢萬端皆吾性之所具也所謂

定性者非一定而不應也發而中節動亦定也

敬而無失靜亦定也將送也事之往也無將事

之來也無迎動靜一定何有乎將迎寂然不動

者存於內也感而遂通者應於外也雖用一貫

何間乎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

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

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

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

哉承上文而言苟以外物為外凡應物者必牽

已而從之是以性為有內外如是則方其逐

物在外之時在內已無此性矣其可乎蓋有意

於絕外物之誘而不知性本無內外之分也既

分內外為兩端則人在天地間不夫天地之常

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

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

而順應常常理也天地之心運用主宰者是也

情應酬發動者是也然而隨順萬事亦未宜容

情焉故君子之學廓然大公何嫌於外物物來

順應何往而不定哉此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

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

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

得而除也咸卦九四爻辭憧憧往來不絕貌各

無窮苟惡外物之誘而欲除滅之將見滅於彼

而生於此非惟日見其用力之不足而亦有不

可得而除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

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

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

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人心各

大槩在自私與用智之兩端蓋不能廓然而大

公故自私不能物來而順應故用智自私者則

樂於無為而不知以有為為應迹之當然用智

者則作意於有為而不知以明覺為循理之自

然今惡外物之累已足自私自心也而求照無

物之地是亦用智之過也借反鑑以索照寧可

無益而已蓋不得其本末來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君子學以為己苟求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乾九三文言得信子曰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又曰忠信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表裏無一毫之不一擇言謂修辭篤志謂立誠立誠即上文忠信又曰內有忠信方能修辭德

以心言業者德之事德要日新又新故曰進業要存而不失故曰居進如日知其新故曰進業無忘其所能進德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

知之事也至謂至善之地也求知至善之地而後至其所知所重者在知故曰可與幾蓋幾者動之微事之先見者也致知以正其知則能得乎事之幾微矣智者知之至明也

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易傳下同。終即至善之盡處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

重重在行故曰可與存義蓋義者當然之則存者守而勿失也力行以成其終斯能立乎事之則義矣聖者行之至盡也始終條理之說詳見孟子

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坤六二文

于中則動靜之間心存戒謹自然端直而無邪曲之念義見于外則應酬之際事當其則截然用達於外耳義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內直外方敬義交

乎思二德至於大則其所行無一而不備乎無住而不順故曰不疑其所行也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震下乾上為无妄震動也乾天也故曰動

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故无妄之豕曰其匪

正有言不利有攸往心雖非出於邪妄而見理即妄也即邪心也故无妄而有匪正之言又事至於无妄則得所止矣不宜有往往乃過也過則妄也故曰不利有攸往

則妄也故曰不利有攸往

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

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

蓄成其德大蓄卦象傳考聖賢之行可以觀其用察聖賢之言可以求其心有見於此則蓄德日大蓋非徒多聞之為貴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無

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

必通之道也咸者感也故咸卦皆以感為義推感必通也若夫有量則必有限有合其九四曰則必有不合此非聖人感通之道也

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

動也故咸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感

其心感乃心也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

害於感通所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

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

無我之謂也咸卦取象人身初為拇二為腓三為股五為脛上為輔頰舌四當心位而不言心者感者必以心也有感則有通然使在此者有所私係則為感之道狹矣必有通然不通是悔也聖人之感天下如寒暑雨暘周備公溥無所私係故無不通應所謂貞吉而悔亡

也或謂真者正也未有解為虛中無我者愚聞

之師曰諸卦之貞各隨卦義以為正乾以健為

貞坤以順為貞故曰利牝馬之貞虛中無我者

咸之貞也然此與象以虛受人異者蓋象取山

澤通氣之義謂虛中以受人之感又取回為感

之主謂虛中以感人也惟虛則能應人之感惟

虛則能感一人之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

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

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

然無所不通乎憧憧往來者私心也若無私心則澄然泰然何至憧憧也惟其私心有係故其所思者有及與不及而其感者有通與不通所謂朋從爾思者蓋思惟及其乃從其思耳

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

所求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脩其德

也善卦象傳此教人以處險難之道自省其身也而有不善則常速改不可以怠而廢苟無泥焉則益當自勉不可以沮而廢君子反躬之學雖遇艱阻亦莫非進德之地一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言卦初九

需不可偏廢非知之明則動將安之如目盲之

人動則不知所之也非行之力則明亦無所用

如足履之人行有

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說見論語

來細繹也學者於所學之事時時思繹不以善

與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也善有諸已足以及

於善豈不可樂也蓋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

悶乃所謂君子也雖樂於以善及人然人或未

信則亦安其在我而已奚溫焉蓋自

信之篤而無待於外所以為成德也

古之學者為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為人

欲見知於人也論語溫溫飽在己非為人

為人者但求在外之美觀非關在我之實用故

學而為己則所得者皆實得學而為人則雖或

為善亦非誠心况乎志存務外自為欺誑善日

消而惡日長矣朱子曰為學且須分內外義利

便是生死路頭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

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

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

買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

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宋方元

道輔經所以載道而還其珠說見韓子觀足下

而遺乎道猶買價而還其珠說見韓子觀足下

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

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

矣行道之篤非有形狀之可見蓋其志道之切

力既久所見益為親切如有卓然而立

於前者則中心喜樂自然故罷不能矣

明道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

能修省言辭便是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為

心只是為偽也脩省言辭者中有其誠者治之

無其誠虛飾之將以為善美也省飾之間乃天

理人欲之分朱子曰積善以立言傳後為修

辭居業明道所謂脩

辭但是非禮勿言

若脩其言辭正為立己之

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

實事敬義說見前誠意者合敬義之實而為

脩其言辭者所以擬議其敬義

之實事而非徒事於虛辭也

道之浩浩何

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

處則可以修業也浩浩流行盛大於何用功惟

立己之誠意始有可據守之地此終日乾乾

誠既立則其業之所就日以廣大

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修

辭立其誠為實修業處遺書下同。說並見易

體天行健之事可謂大矣然其實則惟忠信積

於內而無一念之不實者為用功之地修辭立

於外而無一言之不實者為見功之地

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

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

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有志於道懇切切至

過而至於欲速助長則反害乎實理如春生夏

長秋成冬實固不容一息之間斷亦不能一日

而遽就也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

人為近有用力處孟子天資超邁故難學顏子

有序故學者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

子有準的

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

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朱子

至則意誠善才明誠心便進文章是成儀制度

之類此段恐是呂與叔自開中來初見程子時

說話孟橫渠學者多用心於禮文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

經義皆栽培之意仁者天地之生理人心之全

本有然必內反諸己察之精養之厚有以見夫

仁之全體實為己有則吾心所存無非天理而

後博求義理以封植之則生理

日以充長而仁不可勝用矣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

何事朱子曰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

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

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其可以得之矣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

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朱子曰學者

不以遠大自期然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

而畧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跋

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張南軒曰學者當

以聖人為準的然貪高慕遠躡等以進非徒無

益而又害之也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朋友相觀

於觀感自然得益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

脚須得小成持守固滯而惰於進善

明道先生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敖舉於

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則歷變多而慮患深

察理密而制事審。朱子曰曾親歷過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

參也竟以魯得之而巳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

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唯所以能深造

乎道也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本注云時

作一冊鄭毅云嘗見顯道先生云其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先生見之曰是

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然髮事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

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問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

道謂史又却逐行看過不疑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謝

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程子門人也人心虛明所以具萬理而應萬事有所繫滯則本志未免昏

塞所貴乎讀書將以存心而明理也苟徒務記誦為博則書也者亦外物而已故曰玩物喪志

○朱子曰上蔡記誦明道看史此正為己為人之分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道以上並明

記曰禮主其敬樂主其和禮成而進以進為文

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朱子曰成是退讓節節收

歛底意思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

須進步向前若力去故故以進為文盈是舒暢

發越快痛底意思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

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

天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

得君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

不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父子君臣人倫

定理立於天地之間者必有而不當廢者也惟能全其天理而無私心者則處之各當其分而行一不義之事殺一不辜之人雖可以得天下亦不為也蓋堯舜授禪無虧父子之恩湯武征伐無私心故也

論性不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

此段疑當在首卷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

之不同則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後故曰不

論氣稟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理

本也故曰不明然性者氣之理氣者性之質

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非矣○朱子曰論性

若論氣孟子言性善惡混是也愚謂孟子推原性之

本善雖未及乎氣質固不害其為性也至於前

揚性也豈不害道要之必若程子橫渠之言始

為明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論學而不明理則徒講承制度文為之未未為知治也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曾點言志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蓋有見於是道之大流行充

之意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開於

是聖必有見焉於應酬之際未信其於中乎是理此其所見之大而不妄於小成所守

有見於聖人之大意朱子曰點更規模大開

更續密察節齋曰點之意欲正開之意方進而未已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

所造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涵養心德根本深不羞又勉而不已乃能深造。朱子曰收其放心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朱子曰敬主乎中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又曰表裏夾持更無東走西作直上者不為物慾所累則可上達天德矣

辭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辭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不學便老而衰學問則義理為主故閱理久而益以精明不學則血氣為主故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志氣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立志之不夫不足以勝其氣質之固蔽學力不足以致其習俗之纏繞故曰只可責志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仲舒詳見十四卷義者當然之理利者義之和也然君子惟欲正其義而已未嘗預謀其利有謀利之心則是有所為而為之非正其義矣道者自然之路功者行道之效也然君子惟欲明其道而已未嘗計其功也然君子惟欲明

則是有私意介乎其間非明其道矣孫思邈曰

曰瞻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為

法矣思邈唐間人瞻大則取於有為心小則法矣密於察理智圓則通而不滯行方則正而不流。朱子曰志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圓而不方則譎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

夫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

者皆非自得也學而有得則暗若忽而明疑者忽而信放然有契于心蓋有所

不能形容者安非布置即是
著意強為非真自得者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

與妄爾視聽思慮言動皆天聖自然而不容已者然順理則為真從欲則為妄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故切

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鞭辟近裏著已而已故切

而不泛遠則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

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

此是學言必忠信而無一辭之欺行必篤敬而無一事之慢馳則以是行於遠方異

類猶可以誠實感通苟不信不敬則雖近而州

里之問其可得而行乎然非可以暫焉而強為

之也要必真積力久隨其所寓常若有見乎忠

信篤敬之道而不可須臾離者如此一於誠實

自無信順無往而不可言忠信行篤敬者力行

之事也誠實美者明得盡查淨使渾化却與天

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朱子

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朱子

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朱子

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朱子

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朱子

未到此則須莊敬持養以消去其查滓如仲弓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常如此持養久

明徹矣

忠信所以進德備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

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故進德脩業

九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始學而不知用力之地則何以為入道之階既

學而不知得力之地則何以為造道之實學者

然其未嘗實用力於學也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盡之象君子

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唯有此二者餘無他焉

二者為己為人之道也振民謂興起而作成己

成人皆吾道之當然外此則

無益之事非君子所務矣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

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朱子

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朱子

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朱子

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朱子

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朱子

此一念便是惻隱之心流行發見之地不待更
求而仁之全體可識矣故曰徹上徹下之道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本注
銘言弘之道。說見論語弘寬大毅剛強也弘
而不毅則寬大有餘而規矩不足故不能自立
毅而不弘則剛強有餘而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像柔厭飲有先後次序
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古之為
序隨時隨事各盡其力優柔而不迫厭飲而有
餘故其用功也實而自得也深後之學者蹴等
務高徒資口常愛社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
耳之末而已

七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杜預字
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中語也江海之浸則漸
積而深博膏澤之潤則優柔而豐腴此皆言經
義有漸而周備融液也至於所見者明徹而無
障則渙然而冰釋所存者安裕而莫逆則怡然
造而自得也可知矣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
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揔是實後之
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
在此言偃字子游小商字子夏二子在孔門固
之無非實也今之學者徒好
高而無實得則亦何所至哉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
之至求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人生壽
而修養之士保煉精氣乃可以引年而獨壽國
祚之脩短有數而聖賢之君力行仁義乃可以
祈天之永命常人資質其根夫生知安行者亦
皆非一旦之功苟簡趨越幸而得之者蓋其工
夫至到有此應效耳所以明學聖人者當真積
力久而得之也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終
真心之謂忠推以及人之謂恕忠恕則親人猶
已故大公而至平致極至也學者造德則自忠
恕其極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平公只是仁之理不
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仁者
地萬物為一其理公而已然言其理至公而無
私必體之以人則其寬平普博之中自然有
世慈愛之意斯所謂仁也體猶體骨也。朱子
曰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愛字屬人克
己復禮不容一毫之私豈非公乎親
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愛豈非仁乎 只為公則
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
施愛則仁之用也恕者推於此愛者及於彼仁

安則泉之通無公則通而無壅塞之謂也惟其通而無壅塞故能流而澤物

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進遲莫不關步及

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朱子曰為

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什麼精神什麼骨肋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

事皆所當為不必待著意纏著意便是有箇私

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真知事之當然則

已著意為之已足私心所謂私者非安乎天理之自然而出乎人力之使然也依以其意氣之

使然則亦必不能久故君子莫急於致知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

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

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學是終身事則不

而發勉焉學事死而後已可也願誠造次必於是則無一事而非學無一時而不勉苟能如是

其有得於斯道可必矣所以誘進學者之不容自已也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二異端不與焉一曰文

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

舍儒者之學不可釋教言為訓詁古言為詁語雅有釋訓詁詁是也儒者之

學所以求道文章訓詁皆其末流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

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

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人所以參天地

心為之主耳苟志有所苟又安能與天地參哉故玩習外物則正志喪失專意為文亦玩物也

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

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齊古之

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

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呂大臨

張程門人也杜元凱嘗自謂有左氏癖所著詞解凡十餘萬言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等賦徒

術文詞務以悅人故曰類俳俳優倡戲也齊齋肅純一之意心齊說見莊子曰古者

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

知聖人亦據發習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

者必有言也聖人道全德盛非有意於為文而文自不可及耳曰游夏

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

游夏蓋習於詩書禮樂之文者舊說子游作禮弓子夏作樂記之類凡此皆道體之流行人事

之儀則固未嘗兼筆學為如此之且如觀乎天

文而亦非若後世無用之空言也

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

之文也說見賈卦天文謂日月星辰涵養須用

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

本立而後知益明知精而

本益固二者亦互相發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

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

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

為志性無不善人所同得可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

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

事也孟子言養氣曰必有事焉又曰是集義所

然之氣所以生也敬者存心而已又問義莫是

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義者吾心之裁制

之宜也故有在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

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

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張南軒曰居敬集義工夫

若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無所為

而已烏得心體之周流哉又曰集義只是事事

求箇是而已朱子曰敬者固不虛發彼等

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不虛發彼等

所謂敬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目

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

取舍之幾焉則亦未免於昏憤且如欲為孝不

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

以待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

言此以明集義之

道必有事焉為者也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

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雖

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志於求名則非務實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

私意便是不仁仁者天理之公心德之全也有

之全仁者先難後獲有為而作曾先獲也古人惟知

為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說見論語後猶未有

難者自心之篤而不容一念之或間克己之力

而不容一事之非禮後獲者順乎天理而未嘗

謀其私發乎誠心而未嘗計其效此仁者之事

也或曰智者利仁是亦先獲也曰所謂利仁者

以其察之明而後行之決蓋擇善而固執之者

也末若仁者安行乎天理之自然而已又豈區

區計功謀效者之為哉前計謀之私則已非仁矣尚何利仁之有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

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

則可與權說見論語學者所以學為聖人也有

志希聖然後可與其學學原於思善

於致思然後能通乎道思而有實得然後可與

立而物欲異端不能奪之既立矣又能通變而

不滯斯可與權蓋權者隨時制宜

唯變所適又非執一者所能與也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

其終至於喪己為己者盡吾性之當然非有預

於人也其終至於成物者蓋道

本無列人已一致能盡己之性則能盡物之性

矣然其成物也亦無非盡己之事也苟徒務外

則將陷於邪為

遠以其所造者極也君子之學當日進而不已

或曰自止則智日昏而行

日虧矣唯聖人理造乎極行抵乎成則無所進

退或曰聖人純亦不已固未嘗不日新也曰論

其心則固無時而自已一念之或已則是間斷

也何以為聖人論其進德之地則至於神聖而

極不容有

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為學外善不同。智

靜焉

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論見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學莫大於

性之本善則知之大本者忠信以為質然後

禮義有所措以忠信為本則行之大本者

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則學堅固躁擾輕浮則所

者易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

其一非學也說見中庸學不博則無以備事物

容不問問或踈畧而不審則無以決疑而取正

問審矣又必反之心思以驗其實思之而不謹

則或泛濫而不切或穿鑿而過深則亦不足以

揆所問之當否思之謹矣至於應酬事物之際

而辨其是非疑以之間者必極其明而不容有

毫釐之差焉然知之明行之不力則其所已知

者猶或奪於物欲之私而陷於自欺之域矣故以力行終之此五者雖有次第實相須而進不容其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

高必自下張繹字思叔程子門人也學必有其序不容躐等積累而高必自下始也

明道先生曰人之為學必先立標準若循循不

已自有其至矣標幟準的蓋期望之地也為學之患故莫若循序而進學不已自有其所至○朱子曰此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觀顏子喟然之歎不於高望時忽用功却就博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方得大學西銘看尹彥明程子門人也始學之士未知方教之以大學使其知入道之門進學之序也然學莫大於求仁繼之以西銘所以使其知仁之歸而無私己之蔽也然有待於半年之後者蓋欲其厚積誠意窮除氣習以為學問根本也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

苟欲無心則必一切絕滅思慮禍木死灰而後可豈理也哉故聖賢未嘗無心特是心之所存而絕乎人欲之私耳

謝顯道見伊川一本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

謝顯道見伊川一本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

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至誠之道不思而得初何容心然未能盡精仁熟而遽欲坐忘絕念

此告子之不動心也伊川直是會鍛煉得人說了而反為心害者也

又道恰好著工夫也鍛煉治工之治金言其善於成治人也心無紛擾乃進學之地故又曰恰好著工夫○朱子曰人所患者不能見得大體謝氏合下使見得只是下學之功都欠故

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

怕人執著一邊朱子曰上蔡因有發於明道玩過高如浴沂舞雩何思何慮之類皆是隨處一偏

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

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說見易繫辭

以入神知之功也然事理素定於內則施於外者無不順順於致用以安其身行之功也然所用既順於外則養於內者益以厚此窮神知化明內外之交養而知行之相資也

乃養盛自至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

未或致知也正蒙下同○神者妙萬物而無方化者著萬物而有迹窮神知化蓋

未或致知也正蒙下同○神者妙萬物而無方化者著萬物而有迹窮神知化蓋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知行交養德盛所致
非思之所能得勉之所能至者故君子惟盡力
於精義以致其用利用以崇其德自崇德之外
則有所不能致其力者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
也知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天命流行賦予萬物本無非善

所謂天地之性也氣聚成形性為氣質所拘則有純駁偏正之異所謂氣質之性也然人能以善道自反則天地之性復至矣故氣質之性君子不以爲性蓋不徇乎氣質之偏必欲復其本然之善孟子謂性無有不善是也。朱子曰天地之性專指理而言氣質之性則以理雜氣而言

言又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汙器盛之則濁渣治之則本然之清未嘗不在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義理

質相爲消長德不勝氣則氣爲之主而性命拘於雜揉之質德勝其氣則德爲之主而性命全乎本然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

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窮萬物之理而盡一己之性此問學之極功也

學至於於是則本自澤澤化義理昭融所性者即天之德所命者即天之理尚何氣質之爲累哉獨

死生壽夭則稟氣有定數而不可移耳。黃勉齋曰窮理盡性則不但德勝其氣而已且將性

命於天矣德以所得者而言理以本然者而言故性曰天德命曰天理一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
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領惡而全好見戴記鄭氏曰領猶理

治也。好善也。人之氣質不齊要皆稟于天也。陽明而陰暗濁清而陰濁稟陽之多者明而不暗故德性用稟陰之多者濁而不清故物欲行若夫領物欲之惡而不得行全德性之好而盡其用者其必由於學乎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者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
外世入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
聞括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萬物一體性本無外尚拘

於耳目之偏狹則私意蔽固藩籬漸設安能體物而不遺惟聖人能盡此性故心大而無外其體物與己本無間然也。朱子曰體猶體認之體將自身入事物之中究見其理又曰只是有

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身上事。孟子謂物皆不得與己相關便是有外之心。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

不足以合天心人能主心德之大則知性知天矣無一物而非天故天大無外

人之心苟猶有外則與天心不相似

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

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

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矣意以因物為私意見
始至終有以此四者積染先生謂之曰皆為禁止
之音故以此為聖人誦教之道謂自若學以至
於成德其所以竟治者不外乎此也夫謂增
兩端之教也意者明心之始故曰有思必者期
望於終故曰有待因者存於已往故曰不化我
者成於已私故曰有方。朱子曰知於意遂於
必留於因而成於後意必常在事前因我常在
事後或問四者相為然始而曰有一焉何也曰
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固
而不可化者若曰德教意則三者皆無則曰德
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說見論語語反天

崇夫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
交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

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說見繫辭人能以道書

矣所以效天也又惟守品節事功之禮也斯成
焉所以法地也智禮相資而成其性道義之所

從出禮成性之說朱子曰如曰自與禮成之意又
問知禮成性之說朱子曰如曰自與禮成之意又

道義是眾人共由底
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威遠孟子謂人有德慧

術智者常存乎疲疾以此辨明也人慮患難之
時則慮心危懼而無懸後之慮故其見理也明
吾身窮厄而有反本之思故其從善也敏德慧
謂德之慧術智辨術
之智疾疲災患也

靈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言有教也非先王之德
行不敢行動有法也終日乾乾晝有為也夜氣
所養宵有得也氣之出入為息一息而必有所
養也日之開闔為瞬一瞬而必有所存也此言
君子無往無
時而非學也

橫渠先生你訂頌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

乃混然中處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

合無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至順而位乎下

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

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

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乃天地之所
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愚
按禮記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
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即西銘之原也 故天地
之塞其體夫天地之帥吾其性陰此天地之氣
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
地之塞吾其體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
帥而人物之所資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
帥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

可見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朱子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以為性者皆天地之氣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神也皆如已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體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已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大君者吾父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惛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朱子曰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九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若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愚者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惛獨鰥寡非

吾兄弟之無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朱子曰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也又曰若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切達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朱子曰不循天理而循人欲者不愛其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俊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知化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朱子曰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又曰化底是氣有迹可見故為事神底是理無形可窺故為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朱子曰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惡言酒

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頽封人之錫類朱子曰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湯人欲如禹之惡言酒則所以頽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材如顧考不弛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求錫爾類者廣矣

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享申生其恭

也朱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大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

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享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

奇也朱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於羊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

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

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獲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

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

之用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

汝於成也朱子曰富貴福澤所以不奉於我而

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辨

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

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

一而已矣存吾順事汝吾寧也朱子曰君子之

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懼於親也仁

明道先生曰奇頌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

學者所未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

仁之體也仁者本以天地學者其體此意令

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

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為體認此意實

真知而實踐之至此則又又曰訂頑立心使

達得天德普萬物而無私天德也又曰游酢得西銘讀

之即泯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

於言語之外者也游酢字定夫程子門人也中庸推本乎天命之性中

者性之體和者性之用致中和至於天地位

萬物育實則原於天命之本然西銘以人物

有生同而實無二本也今一視同仁者亦所以

盡一己之性而全天命之。楊中亦問曰西

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何如

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

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

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

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本注云

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楊時字中立
程子門人也西銘以天地為父母萬物為同
體是理一也然而貴賤親疏上下各有品節
之宜是分殊也若墨氏感於兼愛則泛然並
施而無差等施之父母者猶施之路人是親
疎並立而為二本也。或問理一分殊如同
胞吾與大君家相長幼殘疾皆自有等差是
分殊歟否朱子曰此是一直看更下更頂橫截
看天氣而地質與父母同是一理然吾之義
母與天地自是有不親疎同胞裏面便有理
一分殊吾與裏面亦便有理一分殊龜山正
是疑同胞吾與為近於墨氏不知同胞吾與
各自有理一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
殊在其中矣。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
之罪兼愛而無義一則其蔽也為己之私勝
而失其公愛之理先知理之一而不知分之
殊則其過也兼愛之情勝而失其施愛之宜
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
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
比而同之過矣。分一而推其理之一則無私
也施無差等而迷於兼愛則其極也。且彼欲
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
乎。西銘本言理一欲人推太公之用因龜山
有兼愛之疑故程子又明其分之殊蓋莫
非自然之理也或曰既言理一又曰分殊是
理與分為二也曰以理推之則並生於天地

之間者同體同性不容以異觀也然其理也
則有品節之殊輕重之等所謂分也者特是
理之等差耳
又作疑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
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
已疑不能也。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
動見乎四支謂非本於吾心是戲也。本
於吾心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過言
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發迷其四體謂
已當然自謙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言之過
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
於聲而為過言謬迷其四體而為過動謂之
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否於改過謂之
已之當然自謙其心也。改過謂之自謙又
謂之文孟子所謂過則順之及後而為之
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已誠失於思者
自謙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於心者歸咎其不出
於心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其甚焉。謙出於心
不無所當也。謙者歸咎於己為謙則長傲而慢愈
滋矣。過謙不出於心思乃偶失耳不知歸咎
於己者非自謙以為當也。然則謙非而過不改
矣。學者深省乎此則宗德辨惑知謙謹情

之功亦大矣然其於學以自誤者克治尚如此之嚴况乎過之非嚴誤者豈復復留之繼亦以

伊川曰是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破愚曰東

銘頑者暴忍而不仁愚者昏塞而不智訂頑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

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

無如改過之不吝文集下同。說見論語君子

亦固帶而不進矣然進德之道必以忠信為王

而求忠言之輔者莫急於交勝己之賢但或吝

於改過則無所施其責善之道賢者亦不我親

矣。學則不固之說與本文異此自是一義有

益學者故取焉此錄經說有與本文異者於此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

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

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

大寐之得醒耳沈有字巽之朱子曰橫渠設此

省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又曰人於義理須

如所謂脫然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得處

未知在心惡學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

不精立心未定而冬思致惑則所向或移講治

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

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

往承上文而言致思講治乃窮理之事皆在吾

所以急於明可欲之善者蓋欲先定吾志無所

定必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求故雖仲尼之才

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

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遜順也此志則立心

見其進也說見尚書

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

小在人能弘之而已明善者為學之本知之則

立推廣之則此德日大苟以忽

心視之則所見者亦淺微矣今且只將尊德

性而道問學為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肯否

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

達以此數輩策一年安得不長尊者崇尚敬持之

而惟思皆違崇德性而惟恐懈怠日以此自省

德之歲月則內外兼進矣尊德性則是約禮上

文要密察心要洪放語錄下同。文不密察則見理確疎心不洪放則所

有快世帶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必

有不行處是疑也始學之士知必有所不明行必有有所不通不知疑者其未

功也實有用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心大則寬平弘遠故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

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

身由之只是俗事人有妨礙學問之功者然心不志乎學則日用無非道故

白即是實行心苟忘乎學則日用而不知故曰只是俗事實行與俗事非一事特以所存者不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合內外者表裏

言也平物我者物我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

意必穿鑿剝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

辨合人已而為言也

業為事是代大正斷希不傷手也功業立言立

事皆自足也為

於事而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

見其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剗又其弊默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

談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或者非常行

之事也自非見理明制義精者不足以與此苟

學未至而輕於語變則知其學術之源已不正

九事做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行已無意則是

益非善惡有所取其非已又非若願子之知也

無所不統人不可得而見者蓋苟安自足恐人

於聖言無所不統者之比也

耳目役於外擯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
只言短長不能及躬者也急於自治何暇務外厚於及躬何暇議人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
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則易
於自足故怠惰而無新功氣輕則易於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

近思錄卷之二

近思錄卷之三

凡七十八條

此卷論致知知之至而後有以行之
自首段至二十二段總論致知之方
然致知莫大於讀書二十二段至三
十三段總論讀書之法三十四段以
後乃分論讀書之法而以書之先後
為序始於大學使知為學之規模次
序而後繼之以論孟詩書義理充足
于中則可探大本一原之妙故繼之
以中庸達乎本原則可以窮神知化
故繼之以易理之明義之精而達乎
造化之蘊則可以識聖人之大用故
繼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則可推
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故
渠易說以下則仍語錄之序而屬官

之義因
以具焉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
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通曉達也知言者天下
之言無不究明其理而識其是非之所以然心
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未持權衡而酌
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
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文集下同。時中謂
揣度也揣度而中則非
明理之致矣說見論語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
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
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願言纔
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
且思之致知方也

伊川答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
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
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本注云

者如目所觀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
如揣料於物約見髮辨而能無差乎更願完
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苦思強索則
不足以達於理涵泳
深厚則明睿自生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
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
者實未得也強掃度耳學固原於思然所貴從
容厭餘而自得不可勞
而強通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
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

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讀書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

上一一理會則有其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講

則理明而怪妖
不足以惑之矣

學原於思學以明理為先善思則
明睿生而物理可格

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畧

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學者於仁或日或月而
至焉方其至之時其視
夫三月不違者所造所見亦無以異但
其意味氣象則深厚薄迥然不同須心潛

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

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各上

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潛玩聖賢氣象庶幾
之厚而得之深若徒
考論文義
則未矣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忠信
力行也謂行可以強而
進知不可以強而至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

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觀却堯

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生得如他動

容周旋中禮學者當以致知為先苟明有所不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固

者勉強而堅執固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久忠信即誠意之事欲誠其

而勉強以為為忠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信其能久乎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

旋安排者便道難也見理明則真知而實信之善順理而行宜無待於勉強惟於理有未知或知有未盡臨事布置故覺其難知有多

少般數然有深淺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是則順而行之至也真知其

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此可見先生教知之功進德之

乃能真知而亦不徒在於解釋文義而已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

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

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三者窮理之目

然讀書講明義理尤為要切而觀或問格物須人處事之準則要亦於書而得之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

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

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

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朱子曰程子說格而至於物則物理盡意句真到不可移易天生

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朱子曰程子說格而至於物則物理盡意句真到不可移易天生

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

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

後自然見去朱子曰今日人務博者却要盡窮思曰睿思慮以後睿自然生說見尚書睿通微

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

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致知之道弗明弗措然

置之庶不帶於一隅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

何曰只是致知若智識明則力量自進理之當

然則自有不容已者

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

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

也天下無二理物之理即吾心之理也因

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

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湏是察四端說見孟子

實會於吾心皆所當察也

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

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按上段曰積習既

貫通處又曰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又曰理會

得多自然豁然有覺處用三言之性欲學者

隨事窮格積習既多於天下事物各有以見

其當然之則一日兼會貫通表裏洞徹則覺

斯道之大原全吾心之本體物既格而後知且

至矣其在孔門則顏子卓然之後曾子一唯

之時乎或者厭夫觀理之煩而遂希一貫之

不足有見於是道也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

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致思則能通乎理故明睿生充其睿則可以入

聖域故睿作聖然致思之始疑慮方生所以溷

濁致思之久疑慮既消自問如何是近思曰以

類而推得思慮泛濫而不循序漸進則勞心而無

初頭理會得一件分曉透徹便逐件如此理會

去相次亦不難又曰從已理會得逐件如此理會

將去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已

學者先要會疑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茲此非難

語頹語未必信耳物異為怪神為茲見理未

必信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

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

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知天者物理之所自

明之故察乎事物之原而諸公所論但守之不

疑異之所由興皆可識矣

失不為異端所劫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

端不必攻不逾昔年吾道勝矣且堅守正論不

為邪妄所奪又能進於學而不已則怪異不必攻辨將自識破若欲委之無窮

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為疑疑智為物昏交來無

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文集下同

論內懷疑端外為邪蔽夕則所惑愈深矣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

夫子之言則是君常語之矣聖明學者以仁為

已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

性者人心稟賦之理天道者造化流行之妙以

仁為已任蓋期於實體而自得也苟知者徒聞

其說了悟者深達其理然則後之學者

高談性天而實非領會者可以自省矣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一作方有造非淺易輕浮

之可得也朱子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麓至如顏子未至於

聖人處猶是心麓後者是其未達仁於二月之

或未精故所存猶

或有一毫之間斷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

艱難然後其心亨通下上坎為習坎卦當重險

習既久自然心通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滯於舊見則

偏執固吝新意何從而注舊疑何自而釋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

思則還塞之矣疑義有所通隨即劄記則已得

不記則思不起猶山徑之蹊間不用則茅塞之矣

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意思差別頃日日如

此講論又則自覺進也按此段及博到問為學

卷末而舊本則此段在第二十一尹問一段乃總論致

知不當在卷末無疑也但舊本此段不全載心

中有所開以下云云是後來欲添足此數語

傳者誤成重出耳又詳此段已專論讀書之

法不當在卷末疑當時欲移在尹問之後故并

錄之耳今不敢輕改姑從舊

本而添入心中有所開數語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

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橫渠

說。思之其說似窮然後更加審思明辨之功

則其窮者通而所得者深也若告子不得於言

不復求之於心固執偏見而不求至當此孟子所深病也。此以上總論致知之方以下專論求之於書者詳是卷首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

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遺書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下來難盡曉且見得路

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識路

如趨向立門庭則有規模得於師友者如此然後翻而求之可矣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只是人理甚分

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

矢此之謂也理本平直苟以崎嶇委曲之意觀之乃失之鑿詩見小雅大東篇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

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恣生強要鑿

教深遠得聖人之道遠近精粗無所不備故聖

居毋求安是其近者如一貫之旨性天之言是

其遠者固無非道也又豈容盡求其深遠而過

為穿鑿耶

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順

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其遠

子貢猶未易得而聞其近者雖翻夫可得而竭

也或曰聖人之言包蓄無所不盡語近而不

遺乎遠語遠而不遺乎近故曰其遠如天其近

如地非但高遠而已思按此段本欲人平心以

觀書不可妄生穿鑿又謂聖人之言自有遠處

自有近處如此則謂語近而不遺乎遠者意自

不同也前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

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

其不肯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

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

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

生不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

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

美不同充實之美在己詩之稱美在

問坐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

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陳

肅公舊字坐中子曰者文中子各或人先生曰

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

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二使若

讀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

盡只是理不如此其學經者要當周遍精密各窮

其一語謂足以蓋一經之旨豈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

須是自見得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

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張

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

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志生

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朱子曰固是無窮須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

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

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

專對四方始是讀詩詩論見論語朱子曰專對也

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人

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

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同上朱

博學也周南召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

面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

行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

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

曾讀也讀書之法但反諸已驗其實得致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

何作為乃有益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

而後仁又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

觀聖賢治效深淺之殊要必究其規模之

畧施為之方乃於已

有益此致知之法也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外書

要謂綱

燁初到問為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為學須是

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

書肆耳此言徒貪多而不知其約願緣少時讀書

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

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又言徒貪多而無玩習之功則所學者非我有也玩味而不忘而又力行其所知則所得為實得以上總論讀書之法以下乃分論讀書之序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遺書

朱子曰大學規模雖大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又曰不先乎大學無以學提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

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

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

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語孟之書九切於學者身心日用之常得其要領則易於推

明他經而可以權度事物矣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

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

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其生猶非常也

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已不

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一書切已終身

儘多也終身儘多謂一生受用不盡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

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全無事者全無所得味這一二句喜處便是入頭處從此若實理會去將久自解然悟時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

經可不治而明矣不治而明也讀書者當觀聖人

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

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未至

以所言未得句句而求之書誦而味之中夜而思

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句

而求則察之密畫味夜思則思之熟然事心易氣而不失於鑿有疑則闕而不強其通如是則

聖人之意可得而見矣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語

極聖賢之淵源為斯道之統會射用兼明精粗

取備讀之而不通於道則章句訓詁而已雖博

而何益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其始作一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刺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外書下同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冷淡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朱子曰此是程子答呂晉伯問後來去學者讀書須逐去理會便通貫淡洽

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散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詩大抵出於人情之真感化興起其情性涵養條暢於道德自然有感動之意此即會點於道歸之氣象

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遺書詩人汪編汪厚故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

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可得而言不待安排說只平讀者意自足

又云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石曰古人所以貴觀炙之也外書下同點發猶沾而熾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着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觀詩則使人興起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詳見孟子詩大雅文王篇顯乎蓋言其顯也苟道謂之不顯則是以文害辭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曲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道謂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子孟子其書雖

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袞說了今人語道多說

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中庸子思所述而

言天命之性則推之於修道之教言中和則極

之於天地位萬物育言政而本之於達德達道

言治天下國家則合之於誠小大並舉費隱兼

該蓋是道之大體用相涵本末一貫元不相離

說本而遺其末則亦陷於空

虛而未達天下之大本矣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

道也陰陽變易而生萬物化聖人象之而畫卦爻

或問易即道也何以言變易以從道朱子曰易

之所以變易固皆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因象明

理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

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是也

其為書也廣大

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

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

謂至矣故所以然也開物者使其知去古雖遠

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

-7 91 55 469" data-label="Text">

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

-47 91 95 469" data-label="Text">

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泐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

-107 91 155 469" data-label="Text">

也泐流而求源謂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

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

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

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

尚尊用之也辭者聖人所繫之辭變者陰陽老

少之變象者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是也占

者吉凶悔吝各屬無咎之類是也辭者言之則也

故以言者尚其辭變者動之時也故以動者尚

其變象事知器故制器者尚其象占事知來故

卜筮者尚其占然辭變象占雖各有尚而吉凶

消長進退存亡易之大用皆具於辭故

變推辭而可知象與占皆不外乎辭也君子居

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

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

其意者也玩辭習也不止於觀而已蓋卦之象

辭之變可觀而占之義則無窮故必玩習其

占平居而觀象玩辭則各盡乎爻之用然象與

變占皆具于辭故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

必由辭以通其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

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

-7 518 55 901" data-label="Text">

所不備朱子曰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

-47 518 95 901" data-label="Text">

顯理為微象中有理是無間也又曰會以理之

-107 518 155 901" data-label="Text">

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又曰

-157 518 205 901" data-label="Text">

得理會處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

-207 518 255 901" data-label="Text">

得其通處乃可行耳與禮者典常之理故善

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入焉文集下同近之間然觀書者必由粗以達於精即顯以推其微本民彝日用之常而極於窮神知化之妙不可忽乎近而徒務乎高遠也

伊川先生答張閔中書曰易傳宋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觀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本注云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張閔中見程氏門人錄易有太極形而上之理也是生兩儀而後象與數形焉此作易之本也易之理寓於象象必有數知其必欲窮理則象與數皆在其中此學易之要也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理者象數之本也本不務求其本而徒欲窮其末如京房郭璞之流是也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易傳下同其時勢惟變所適惟道之從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乾下艮上為大畜初與二雖剛健而不足以進者以畜之時不利於進初二俱位乎下勢又不時在於是止四五位據乎上勢又足以為止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而卦六五辭二為內卦之中五者外卦之中皆中也三為內卦之上四為外卦之下皆不中也六爻之位初二五為陽一四上為陰以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為當位反此者為不當位當位者正也不當位者非正也坤六五非正也而曰黃裳元吉泰九二非正也而曰得尚于中行蓋以中為美也蓋之三四皆止也而三則有悔四則往吝既濟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有一年之德四則有終日之戒蓋以不中為嫌也正者天下之定理中者時措之宜也得其正者也故中之義重於正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天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

其時勢惟變所適惟道之從也

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

休了遺書下同。胡瑗字翼之號安定先生五

為君位四近君亦可以為儲貳然易本無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

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

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

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

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

反復如復始之類往來如賁无妄之

類上下如乾坤之類皆陰陽變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外書下同。易無不該無不

合者理之根極本六貫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

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

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

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

添減不得也學者當體此意使於卦象辭義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

疑子問是揀難底問游氏或未之深思特以言

川不答而深攻其心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

自體究義理無窮聖賢之心亦無理無窮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

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

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天

然民必有司牧為之制節而後爭息導之

植佃漁而後生養遂示之五品教之孝悌忠信

而後倫理明三者具矣故建極秉彜而人道

立五氣順布而天道成山川奠位而地道平二

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

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以大聖人之資豈

天下之利而必待相繼而始備暨乎三王迭興

者蓋聖人之所為惟其時而已

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

備矣天運周矣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鄭氏

地關於丑人生於寅周正建子為天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夏正建寅為人統而天運周矣夏尚文而人道備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繆素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三代而下王者之迹熄時君雖欲倣而為而已子丑寅建正蓋本三才以更改秦至以亥月為歲首自謂水德故以勝周忠實文更尚皆本仁義以效用漢專以智力把持天下故夫謂漢家自有制度蓋極言世變之不復近古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夫子因春秋萬經世之大法所以上承將墜之緒下開無窮之治也故考諸前聖而無差繆參諸天地而無違背驗諸鬼神而無所疑待乎百世之遠而無所惑蓋天地鬼神同此理前聖後聖同此心

之時棄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聖人之辭本無待於贊助然游夏擅文學之也科而不能贊一辭者以見其微推與音非聖人不能與於此也顏子克己復禮以至三月不違其於道也庶幾矣故四代禮樂獨得與聞其說夏時謂夏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得乎人時之正始事之宜者也輅古之木車也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蓋適於用而辨於等故不厭其質也冕祭冠也周禮有五冕其制始備蓋尊首飾而嚴祀事故不厭其華也韶舞舜樂蓋善盡美者也或問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大備矣不可復作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王之天法而已故伊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春秋大義在尊君而卑臣貴仁義而賤

功而節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予或罪未著而奪或尊而退之或卑而進之或婉其辭或章其實要皆得乎義理之安而各當其則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俚寬猛之宜而無過與不及是非之全而無有作好作惡揆度也權衡者酌一時之輕重模範者立萬世之軌則也○朱子曰春秋大義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之類却恐未必如此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政謂此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車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

思三

此六

通然後能造其微也聖人精義入神後應曲當秋者必優游而不迫涵泳而有餘心悟自得庶能深造微奧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文集其文而後能明其義得其意而後能法其用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然道非無用無非道用主道而言故曰載道之文春秋即用以明道主用而言故曰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固可以治病春秋如因病用藥是非得失尤為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讀

同下

思三

此七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律令者五斷例者因事成用法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泚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別也春秋一向為一事故是非易決又考其語學者其事迹而是非易明故於窮理為要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

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更讀一經如下文所論

要然又須義理通明然後能察人春秋以何為

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

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

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

則於此為中春秋之權衡即中庸之時中也若

不躬乎胼胝之勞在陋巷之時不權之為言秤

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

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義者所以處時

也義以上則聖人之春秋傳為按經為斷本注程子又云其年二十一

何看其答曰以傳考經之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與

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

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觀高祖寬大

條則知漢所以得天下觀其入關除秦苛法則

知漢所以立四百年其業觀為遊歷秦則知

侯王次第而叛觀繫蕭相國獄則知漢之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

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

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

為非不知成者致有不是敗者致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

進退便是格物機謂治忽動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

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

議論大旨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

之說先生謂門人曰

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溫今欲安

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極

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遍布細

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橫渠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盡其規模至大

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

是之大必不能得也周建六官而天官冢宰統

事無所不總若非心量廣大何以包舉四海綜

理百職今無此心量但欲每事委曲窮究必不

能周悉通釋氏錘鍊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為

大則為事不得若界之一錢則必亂矣釋氏論

大然不可以理事其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

許大心曾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

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

官便易看止一職也語錄

古人能知詩者唯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詩

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峻求之今以艱峻求

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人情不相

意迎彼之志是為得之詩以感遇而發於人情

之自然本為平易今以艱峻之心求詩則已失

吾心之自然矣而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若成本平地上道著

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

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著

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詩人情性溫厚

而無艱險老成而無輕躁若以崎嶇狹

隘之心安能見詩人寬平廣大之意尚書難看蓋難得曾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

無難也朱子曰他書却有次第尚書只合下便

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義和定四時成

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箇大方見得恁地若不得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

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

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讀書不多則見義不

維持此心使無放逸也故讀書則心存則理得

書源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

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朱子曰書

間不知不覺自然觸發曉得蓋一段文義橫在

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得而後已今人所以說

不得思不去心下若存若忘皆不精不熟之故

也又曰橫渠作正蒙時或夜裏嘿坐徹曉他直

是恁地勇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

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

進矣每見是書而每知新益則學進矣然學固足以釋疑而學亦貴於有疑蓋疑則能思

思則能得於無疑而有疑則察理密矣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窮待自家長得一

格則又見得別

如中庸文字章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

發明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

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家及此而治

之故其說多鑿孟子論春秋皆發明聖人之大旨舉春秋之綱領後人未及於

理明義精而揣摩臆決故其說多鑿

近思錄卷之三

近思錄卷之四

凡七十條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雖全而涵養之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亦何以爲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卷之編列乎二者之間也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

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

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

庶矣乎通書○一者純一而不雜也湛然無欲心乃純一靜而所有者一人故消盡故

虛則生明而能通天下之理動而所有者一天理流行故直則大公而能周天下之務動

靜惟一明通公溥庶幾依聖之功用○朱子曰此章之旨最爲要切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

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

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易傳下同○朱子曰一陽初復陽氣甚微

不可勞動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方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愚謂天人之氣流通

無間至日閉關財成輔輔相之道於是見矣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

行義以養德也推已及物以養人也禮見於外

貌行義者
於事業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

而所繫至天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顯卦象傳
言語不謹

則敗德飲食
無度則則身

震驚百里不喪已昏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

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震卦象傳
以
也雷震驚百里可謂震矣而奉祀者不失其祀
也雷震驚百里可謂震矣而奉祀者不失其祀

也雷震驚百里可謂震矣而奉祀者不失其祀
也雷震驚百里可謂震矣而奉祀者不失其祀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上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

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良之道當良其背所見

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

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良卦象傳
不見可
欲則心不亂然非

屏視聽也蓋不牽於慾而無私邪之見
耳朱子曰即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意
不獲其

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

我無可止之道朱子曰外既無非禮之視聽言
動則內自不見有私已之慾矣

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

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不交於物非絕物也
亦謂中有所主不誘

於外物之交也朱子曰好聲亂色不留聰明淫
樂惡禮不接心術情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則

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

於止為无咎也內慾不萌不獲其身也外物不
接不見其人也人已兩忘內外

各定如是動靜之間各
得其所以止何咎之有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遺書下同
徒事問

辯而不加存養
口耳之學也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將已及之心約之使

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聖
賢

垂訓多端求其旨歸則不過欲存此心而已心
不外馳則學問日進於高明矣朱子曰孟子

求放心乃開示要切之言程子又發明
之曲盡其旨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李願問每當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

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自之於禮左

右起若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

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

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李願字端伯程
子門人也彼問

養心本兼動靜但此各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故曰但存涵養意久則自熟敬則心存于中無所越逸即涵養之意

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誠存則邪自閉矣

邢和叔言吾輩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况臨大事乎邢恕宰和叔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全體全體謂全主事以爲應酬之本心存而理得雖有不中於理亦不遠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說見論語恭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之時爲莊嚴肅儼然於容貌而已

及夫執事而敬主於事與人而忠推於人自始學以至成德皆不外此但有勉強與安行之異耳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養心莫善於持敬然不可執持太迫反成私意於道却有礙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詩魯頌那曲禮曰毋不敬心存乎中而邪念不作則見之所行自無差失朱子曰思無邪是心正意誠毋不敬是正心誠意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持敬自得之意又爲之不安者但有心未熟之故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作意太過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勉強以爲恭而不知禮本自然是以勞而不安也私爲恭者作意以爲恭而非其公行者也非勉之禮謂非非降揖遜之儀鋪設今容貌必端言語必凡之文蓋自然安順之理

正猶非是道獨善其身要入道如何只是天理
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私意謂矯
意循理則順乎自然盡
乎當然何不安之有

意循理則順乎自然盡
乎當然何不安之有

全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

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

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

去有志問學而作意太迫則有助長欲速之患
朱子曰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

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

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孤謂寡特而無輔
也涵養未充義理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

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此言靜而主敬
事物未交心主

乎敬不偏不倚即所謂未發之

中敬非中敬所以養其中也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司馬承
貞字子

微唐天寶中隱居天台之赤城嘗著論八篇言
清淨無為坐忘遺照之道按程子又曰有志之

心乃是
馳也

心乃是
馳也

伯導昔在長安倉中閑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

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

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若意把捉則心已
為之動故愈差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

更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恣生奈何張天

棋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

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

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

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

張戰字天棋欲強絕思慮然心無安頓劇司馬
溫公欲寓此心於中字亦未免有所繫著朱子

曰譬如人家不自作
主却請別人來作主有人曾中常若有兩人焉

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有羞

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

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

此言應事處有善惡交戰之患亦是心無所主
故也若能持守其志不為氣所勝則所王者定

此言應事處有善惡交戰之患亦是心無所主
故也若能持守其志不為氣所勝則所王者定

何有紛紜

明道先生曰其為學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篤於持敬無往非學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

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

不牢固聖人無心記事故其心虛明自然常記

然記事不能與處事不精二者又皆出於所養不厚則明德日昏故已往者不能記方來者不能察也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嘗博求之

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

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或問九事須思

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于心可也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

敬者非敬則心昏難理有不能至今人主心不定視

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

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事至當應

初何為累心無所主不能定應反累事耳

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以全其天理而已

人盡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

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

舜之誅凶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

焉止者事當然之則如大學為人君止於仁

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

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以上並伊川語○應事而不止其所當止是以

一已私智攬他事而不能物各付物若也所謂

物各付物者物來而應不過其則物往而

化不滯其迹是則役物而不為物所役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誠實至則人無不感遇事有一毫厭倦之意則是不誠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明道先生詩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
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門如見大賓使民
如承大祭無非敬謹之意然其氣象則必心
無隱惡而廣大寬平無忌憚而安舒泰充
其至則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者也學者守之則
唯在謹獨蓋意微之中常存敬謹之意則出門
使民之際聖人備已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
下平惟上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
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路

君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
以安百姓中獨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自其敬
以脩己充而廣之則政理清明而百姓安風化
廣被而天下平蓋惟上下孚感一於恭敬舉無
乖爭凌犯之風和氣薰蒸自然陰陽順軌萬物
遂宜禮運曰鳳凰麟皆在郊極龍在宮治
所謂四靈畢至也又曰辨信以達順朱子曰信
是實理順是和氣辨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
發而皆中節無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
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
饗帝敬則心專靜而不昏故明睿土推此敬可
無非事也帝以主宰言故曰饗饗郊祀之類
朱子曰聰明睿智皆由是出非程子實因持敬
而見其效何以語及此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行有餘力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屋漏者室之西北隅
謂隱暗之地也
之地自反無愧則心
安體舒此謹獨之效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裏謂心不外馳也只外
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存則
常活蓋隨事應酬心常在我
無將無迎故常活而不滯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

也敬則無間斷朱子曰天地亦是為箇主宰方
始德地變易無窮就人心言之
惟敬然後流行不息敬纒
間斷便是不誠無物也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
如日之升時邪自息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敬立則內直義形則
外方由內達外生理
之累則心德全矣 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文言曰敬以直內而
不曰以敬直內蓋有
意於以之而直內則此心已有所偏倚而非直
矣必有事焉而勿正者敬所當為而無期必計

效之意也

涵養吾一心存則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

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

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

在慎獨朱子曰聖人見川流之不息歎逝者之

如斯原其所以然乃天命流行不息之

惟聖人之心默契乎此故有感焉於此可見

聖人純亦不已之心矣又曰有天德則純是天

理無私意間斷便做得王道又曰學者謹獨所

以爲不已少有不謹則人欲乘之便間斷也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

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

下萬物蒙卦六三爻辭己未能自立則心無所

主雖爲善事猶爲逐物而動若能自立

則應酬在我物皆

聽命何撓之有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

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朱子曰學者不先立箇心恰似作室無基址人

求此心正爲要立其址得此心有箇存主處爲

學便有歸着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着

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

者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

閑邪之意即是誠也苟役心於邪妄

而暫欲存其誠則亦無可存之理

故孟子言

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

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孟子言性

之愛親敬兄如見赤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

心如四端之發無非自然由中而出蓋實心非

外飾操之則存矣所謂閑邪者亦不過外肅敬

其容貌內齊其思慮則敬自然生邪自然自敬

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

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

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

養此意直內是本敬者心主乎一無放逸也

之東西常在中也動而主乎一則寂然不動不

滯乎彼此常在中也常存此心則天理自明

本注尹彦明曰敬有其形影只收敬見心便是

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敬更

不得毫髮事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閑其邪

固一矣然心既主一則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

無私邪之念不必閉也

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

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

天理自然明外整齊而內嚴肅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

無時莫知其鄉更恣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

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存心無常亦惟操之則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朱子曰陽子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

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

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

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為使之

不思慮絕聖者黜其聰明棄智若屏其知慮老

天理害人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

心之教也

近思錄集解 卷四

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

謂物來奪之此謂有思慮而無紛亂邪用中

主則實鬼關其室或問程子曰此只是有主于中外

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

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

敬又焉有此患乎主敬則自不所謂敬者主一

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

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者敢慢尚不

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主一無適者心常主

若動若靜此心常存一而不二所謂敬也

不自一朱子曰程子有功于後學最是指出

敬字有力敬則此心不放事事從此做去又曰

無適者是主一主一即是敬展轉相解非無適之

之外別有主一主一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敬存于

儼恪者於外者然未有

外貌強慢而心能敬

舜孳孳為善者未嘗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
便是為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

無言無言者言不倦之意聖人為善固無間
即善之本也不是但嘿然問人之無居形體怠
無言謂其靜而有所存也

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
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間居中其嘗窺之必見其

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
拘迫拘迫則難久盤曲曰箕踞時曰踞箕踞乃
教情之所形見學者始須莊

敬持守積久自然安舒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

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
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敬存於執事莊示於等
威嚴施於法制皆發於

心而見於事者發之而當則無害也苟發不以
時或雜然而發或過而無節其事雖正亦是邪念

蘇李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乎曰不
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

也既思即是已發本註云思與喜怒哀樂一般 繞發便謂之

和不可謂之中也蘇明字季明張程門人也喜
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一念纒主便屬已發之和矣又問
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

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

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呂學士與叔
未發之前可以涵養是中若有
意於求之則不得謂之未發

又問學者於喜
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

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忘生求只

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

未發之前不容着力用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

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

得朱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雖是耳無聞目
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操持底在這裏始
得不是一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
向空寂了

可然自有知覺處朱子曰無物字曰既有知覺
恐當作有物字

却是動也忘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

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

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

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復者動之端也故天地之心於此可見

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

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

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

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

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

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此段

問答皆論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條問者乃轉就動處言也止其所者動中其則而不遷也若

心有所重則因重而遷物各付物而我無預焉則止其所止而心不外馳矣或曰先

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

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

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朱子曰靜

中有物者只是敬則常惺惺在這裏又曰靜中

有物只是知覺不昧或問伊川云纔有知覺便是

是動曰若云知覺竟暖便是知覺已動矣未曾

若於事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

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原是習習能專

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心則言

動皆無實故曰不誠之本也應事者一心以爲

鴻鵠將至則非誠於學也思慮者動於心應

事者見於言行皆不可不主於一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下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

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穩存不固朱子曰竟與

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

慶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

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兆朕入夢者却

無害捨此皆是妄動則此心之神應感之理却

不爲害苟無故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

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

人心自由便放去也人心操之則在我放而不

用而言之耳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持其志者有

暴其氣者無所縱於外然中有所守則氣自完外無所縱則志愈固故曰交相養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酒是養
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
可着力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中有所養
而後發於外者不悖至若謹言語此亦
學者所可用力但不
可專於言語上用工夫

先生謂縉曰吾受氣甚薄二十而浸盛四十五
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
無損也縉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
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志生初欲為深耻張南軒
曰若他

人養生要康強只是利
伊川說出來純是天理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外書下同○仁者心
也把捉不定則此心外
馳理不勝欲皆是不仁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
字外無物欲之辨則心境清
內有涵養之素則明齊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心專
而辭不妄發發必審確
而和緩浮躁者反是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

心須教由自家只有此心操之在我
不可任其所之也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
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顯道言語故其學心口不
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
靜坐便嘆其善學我曰靜坐而心不定理以靜而明朱
道理方有湊泊處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
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

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文集○仁猶人之安宅也
居之三月而不違者是在
內而為主也其違也暫而已日月至焉者是在
外而為賓也其至也暫而已過此謂三月不違
以上大而化之之事非可以勉強而至矣故曰
非在我者曰朱子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為主
然其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
外而為賓雖有時入於內而不能久也愚按前
說雖是已不違乎仁後說則是仁
不違乎已雖似不同其實則一也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
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

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

而實心未完也心者耳目四肢之主天君澄肅則視明聽聰四解自然從令若

存心於道者未熟則各慮足以勝其本心習俗足以奪其誠意○朱子曰橫渠大段用功夫來

說得史切又曰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偏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

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

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語錄下同○剛則守

進於道柔懦委靡必不能自立矣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

氣之一端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以過

獨以戲為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為之者至戲則皆

有心為之也其為害尤甚遂作東銘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

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如視心

師則知所敬畏而邪僻之念不作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

大抵以良為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

其道乃不惑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

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攘非一已事而所

脩亦廢由聖學觀之其怠悠悠以是終身謂之

光明可乎良卦彖辭動靜各有其時然學者多

明之失於不當動而動因循廢學終向光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

繫閼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

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

已孟子說○閼閉礙也言動輕妄而不敦篤則

此心外馳非仁也

有所繫閼昏塞而不虛靜則此心因覺非仁也然必存心之

父實體於已然後能深知其味

近思錄卷之四

近思錄卷之五

凡四十一條

此卷論力行蓋窮理既明必養既厚及推於行已之間尤當盡其克治之

也力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

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

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重乾相繼故九二曰君子終日乾乾言君子體

乾健而又健至誠不息此用乾之善者也山澤為損激於忿象山之高必懲創之溺於慾象澤之深必窒塞之此用損之大者也風雷為益遷善象風之烈則德日長改過象雷之迅則惡日

消此用益之大者也朱子曰乾乾不息者體也云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庸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

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吉凶悔吝生乎動噫

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通書。動而得則吉失則凶悔則過失而自咎

吝則私小而可羞四者一善而三惡動其可不謹乎

濂溪先生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

心不止於寡而存其善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

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遺文。朱子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

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或問孟子與周子之言

則實理流行動容周旋中禮矣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

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

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

也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為此言動上克治也上二句是工夫顏淵請事斯語所以進

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

以自警或問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耳則將如何

曰視與見異聽與聞異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我不可有聽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有聽之

視箴曰心者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

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

安其內克己復禮之而誠矣

之要莫先謹視則猶節也苟物欲之萌交乎吾

前惑於所見中必移矣惟能制之於外自不妄

視則神識泰定內斯以安久而誠聽箴曰人有

則實理流行動容周旋中禮矣

則實理流行動容周旋中禮矣

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

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識誘於外而志返物欲化其內而莫覺由是所

當止也開邪於外所以存誠於中也言箴曰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知是

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誑

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

訓辭則內靜定矣禁其虛終則內專一矣樞機

白也機弩牙也戶之闔闢射之中否皆由之發

言乃吾身之樞機故一言之惡或至於興師一

有辱躁而傷於易則與肆而不審妄而傷於煩

則支離而遠實肆情也肆已者必忤物躁之

致也悖乖理也悖而出者必悖而反妄之致也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

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

與性成聖賢同歸文集○朱子曰思是動之微

是動於外○明哲之人知其幾微故於所思而

誠之一念之動不敢妄也立志之士勉勵其行

故於所為而守之一事之動不敢忽也順理而

項而克念不忘戰兢恐懼而自持不失誠於思

也習謂修於己性謂得於天習與性合則全其

本然之善而與聖賢一矣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傳曰陽君子

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

遠而復也陽往為利陽來為復復其乃善之返

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

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後有所復能而

失則不能無悔惟未遠而顏子無形顯之過夫

復故不至於悔乃元吉也

子謂其庶幾乃無祗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

之有不待其形顯故無悔也既未能不勉而中

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

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遠改故不至於悔乃

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

改以從善而已從心所欲而不過乎則是聖人之

事無過之可改者也顏子未能及是故不免於有

過然其明也故過而必知其剛也故知而即改

晉之上九晉其用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傳

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無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

夫九五曰見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無咎

中未光也傳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無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方說而止節之義也

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

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為仁此

聖人開示之深也經說。克伐害伐驕於怨忿

之私也天理流行自無四者之累則仁矣四者

有於中而能力制於外則亦可謂之難能然私

慾之根未除故未可謂之仁。朱子曰克己為

仁者從根源上便斬截了更不復萌不行者但

禁制其末不行於外耳若其

本則著於心而未能去也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

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

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遺書

○義理者性命之本然

客氣者形氣之使然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

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學以立志

氣質可變化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吝則

意小智所纏繞而無浩然正大之氣

治懼怒氣盛則不能自遏懼氣怯則不能自立

故治之皆難然已私既克則一朝之忿有

所不作矣物既明則

非理之懼有所不動矣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溫潤之物若

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齷齪

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之侵

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

理出來邵康節先生名雍字堯夫解詩小雅鶴

修省其身者必謹畏避小人之處為小人之所侵陵則

敢苟安忍性而不敢輕發增益其所不能預防

其所未至如此則德

日進而理日明矣

且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

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人

目畏尖物者明道教以室中率置尖物習見

既熟則不復畏之矣克己之功類當如是

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

分專務責人而不知責己是捨己職分而愛人之憂者也

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

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朱子曰此程子

為學者言若聖

人分上則
不如也

九為最好

準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
而毅直而溫剛而
廉剛而塞強而義寬弘而莊栗則寬不至於弛
和柔而卓立則柔不至於懦慤而恭則朴慤而
不專尚乎質亂治也亂而敬則整治而不徒事
乎文蓋恭若於外敬守於中也則擾而毅則擾
不至於隨勁直而溫則直不至於誇矜大者或
規矩之不立今有廉隅則簡不至於疎剛者或
傷於果斷今塞實而篤厚則剛不至於虐強力
者或徇血氣之勇今有勇而義則強不至於暴
蓋游氣紛擾有勇不齊其生人也有一偏者惟能
自非聖人至清至厚至中至正渾然天理無所
偏雜蓋自中人以下未有不滯於一偏者惟能
就其氣質之偏第理克己矯揉以歸于正則偏

者或可全矣是知問學之道在唐
虞之際其論德已如是之密矣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此私吝心在便是廢
天職也有一毫私己貪吝之意即是廢天職分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
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後如箭矣後十二年因

見果知未也本注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
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

不覺有喜心周子用功之深故知不可易言
程子治心之密故能隨寓加察在學者警省克

治之力尤不
可以不勉也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
與道難一人有耳目鼻口四肢自然有私已
之欲惟能克已然後合天理之公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曾為悔
有過自責乃羞惡之心然已往之
天長留愧阻應酬之間反為繫累

所欲不然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一念外馳所
欲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本注云人告之
以有過則喜○

聞過而喜則好善也誠改過也速子路以兼人
之勇而用之於遷善改過其進德也庸可既乎

是足為百
世師矣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未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
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

是有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
說是否伊川先生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

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
是最難湏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怒甲而不遷
其怒於乙

是

而觀之則稟性和平者若皆可能然以自驗其
實而求其所以不遷怒之由則非此心至虛至
明喜怒各因乎物舉無一毫之私意若於未易
勉強而能也○朱子曰顏子見得道理透故怒
於甲者雖欲遷於乙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
亦不可得而遷也

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所怒之事而怒之聖人
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
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聖人之心因事
有當怒者而怒之是怒因物而生不自我而作
也又豈有之於己耶譬明鏡照物妍媸在物鏡
未嘗自有之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
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
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然知義理若
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怒氣易發
而難制也
固有所怒於其室而作色於市人者其遷怒也甚
矣有能自禁持怒此人而不以餘怒加辭色於
他人者已不易得况夫物各付物而君子役物
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
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役物者我
常定役於
物者逐物而往聖人之心常湛
然如止水無有一毫作好作惡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閉目便錯了次
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
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外書
○身心無私欲之累自然安舒俯仰無所愧怍
自然悅樂少有間斷則自視欲然矣○朱子曰
此數語極有味又曰當初亦知是好
語謾錄于此今看來直是恁地好
聖人責已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聖人所謂
而薄於責人者非若後世欲為長厚之意蓋有
感而後有應責人之應而不自反其感之道
則是薄於本而厚
望於未無是理也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
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
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
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
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按胡文定公問上蔡
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別人耳目渾不
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
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為甚恁地愚謂充謝
子為己之學則一切外物皆不足以動其心矣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

謝朱子曰動心忍性謂性動其心堅忍其性然所謂性者亦指氣稟而言耳說見孟子

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

蓋莫不在已說見論語見人有善即思自勉則誰不可及及見人不善唯當自省亦無非反已之地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

飲食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感

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

爾正蒙下同。湛而不動一而不雜者氣之本體也飲食臭味之需而營求攻取於外者氣

之動於欲者也攻取之性即氣質之性既足也屬

厭猶君子知德之本故凡飲食臭味才取足而已不

以嗜好之末而累此心之本也孟子所謂無以口

腹之害為心害毋以小害大賤害貴是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成性者全其本然之天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

則習不察行不著人能惡不仁則其察已也精有不善必知之矣苟徒知仁

之可好而不知不仁之可惡則所習者或未之

察所行者或未之明雖有知仁之心而卒陷於

不仁而莫是故徒善未必盡善徒是未必盡仁

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徒好仁而不

有向善之意而無斷制之明故曰未必盡善徒

惡不仁而不好仁則雖有去非之意而無樂善

之誠故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

未必盡仁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

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處世有乘遠宜在

皆是以以此存心則惟務盡己而不必咎人矣

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

纏繞未能脫洒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舊習

志不勝氣則志慮紛雜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間編常使

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得

朋友之來橫渠論語說。朋友有講習責善之

言往行之識朝夕於是則心有所養而習俗於

僻之念不作矣然三者之中朋友之益尤多故

有朋自遠方來所以樂也

矯輕警惰語錄下同。輕則浮躁惰則弛慢二

而實相因其進銳者其退速輕與惰之謂也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

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仁者天理

之公利欲

者入心之私故皆馳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至於瞻

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

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

氣其為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

為仁矣學者當去輕傲之氣存恭謹之心剛行

而亦終不能深造于道子張氣貌高亢而無蓋

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

之已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

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故目視高下而

心之敬傲可見心柔者聽人之人之有朋友不

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

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

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

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始則氣輕而苟於求

相下若是者其果有益於已乎故朋友之間以

謙恭為主則其相親之意無厭相觀之效尤速

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

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溫柔柔則可

以進學關黨童子居則當位行則與先生並蓋

者但欲速於成人而已故學者當以和詩曰溫

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詩大雅抑篇

本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情壞了到長益凶狠

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

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

為子弟則不能安洒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

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不能下天

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

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頃一事事消了病

則義理常勝後世小學既廢父母愛踰於禮志

萬隨長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所當

察其病源力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心日長矣

近思錄卷之五

近思錄卷之六

凡二十二條

此卷論齊家蓋克己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家可齊矣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

職而學非為己之學也經解。論見論語為弟

而已行之有餘力而後可學詩書六藝之文職有未盡而急於學文則是徒欲人之觀美非為己之學也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

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易傳

師卦六二傳可者僅足而無餘之稱竭其所當為無過外也幹母之蠱不可

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

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蠱卦九二傳幹治也蠱

當以承順為主使事得於理而已然婦人柔暗有難以遷曉木當以柔巽行之比之事父又有

間矣但為矯拂而反害其所治之事則子之過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

若伸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

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

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

以強直之資遽為矯拂則傷恩而有害天倫之重外則敗事而卒廢幹蠱之功剛陽之臣事

柔弱之君若子孟子於齊宣王

諸葛孔明於蜀後主是也

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

悔然在巽體不為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

正故無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九爻陽

剛位又不中剛過乎中者也事親而過剛不能無悔矣然蠱之下卦為巽巽者順也又陽爻居

陽位居得其正則亦不至大過故無大咎也但謂之小悔則於事親之道已非盡善善者矣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家人卦象傳正倫

篤恩義則上下之情合二者並行而後家人之道篤矣然必以正倫理為先未有倫理不正而

篤者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

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

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家人卦六三傳相

親附猶骨之於肉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

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然

而不服上九威如然上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

謂也所謂治家之威者非徒繩治之嚴

蓋必正已為本使在我特身謹嚴而無少縱弛則家人自然有所嚴憚而不敢踰越有所觀感而率歸于正月御下之道皆然齊家本於脩身則尤為切近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

以媒狎為常故以貞靜為變常不知乃常久之

道也靜正乃相與可久之道媒狎則玩侮乖離所自生

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

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遺書下同

父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

為樂若具慶者可矣具慶謂父母俱存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

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又便將性命別作一般

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

盡性至命伊川先生所作明道先生行狀孝弟者人道之本自行之原仁民愛物皆由是推之人能盡孝弟之道擴而充之至於極致則可以盡性至命矣。朱子曰此與孝弟也

者其為仁之本與一意又曰若是聖人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

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

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天下無理外之事亦無事

外之理即其未而本已存即其粗而精實具本未精粗非二致也然今時非無

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今之孝弟者未必能盡性至命蓋行不著習不察故亦不能廣充之以格作聖之極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

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

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

是私也後漢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吾

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人知安寢與不眠為私愛其子而不知

十起與不起亦私意也蓋事事物物各有自然之理不容安排父子之愛天性今子疾不視而

十起於兄子豈人情哉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

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

之猶子也視兄弟之子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

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

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

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向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凡之子妻南容以已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至公何更避嫌

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為之配已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為之配宜更避嫌邪若孔子事或是在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為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聖人所為至公無私安行乎天理何嫌之可避凡人避嫌者皆內有不足而不能自信者也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婦人從一而終者也

再嫁為失節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餓死事極小所惡有甚於死也病卧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外書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周行己字恭叔臨喪飲酒未禮也買乳婢多不得已我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已

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子乳食三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為害又不為已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勿吾勿以及人之勿其慮之周益如此

先公太中諱珣字伯溫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天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

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已為義人以為難在

謂保任使之入仕八慈怒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諸父謂從父也

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

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娶侯氏侯夫

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先公

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

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慈寬厚撫愛諸庶不異

已出從後幼姑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

不嚴而整不喜晏拊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

曰臧女僕曰獲諸子或加可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

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為此事不先公凡有所

怒必為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

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

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

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踏家人走前

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可責曰汝若安徐

寧至踏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常食絮羹即叱止

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絮羹羹也禮不絮羹為其詳於味也

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願兄弟平生於

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

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

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

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為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

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

不復出房閤既長好文而不為辭章見世之婦

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為非文集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行狀

人代為孝敬之心安在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

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事親以順為主

非其不得已者固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

不可輕為為佛也

致以愧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為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為不易則亦不愛矣。橫渠說

志者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厮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較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詩說下同。兄弟友愛盡其在我不可相報以為施兄友而弟不養不可學弟而廢

其友弟恭而兄不友不可學兄而廢其恭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

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看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猶正牆面隔與而不可通行也。

婢僕始至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撥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

可學無可學耳。語錄。提撥謂

近思錄卷之七

凡三十九條

此卷論出處之道蓋身能備家所齊則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義之從所當審處也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者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易傳下同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頃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

安其常也。需卦初九象傳靜退以待時而終至於失常者蓋其身雖退而志則動也

比吉原筮元求貞无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求貞則無咎元謂有君長

之道求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

相此而非得所主者焉為比而不可久邪婚求比而不由正皆不能无外者也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傳曰夫人不能自安

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

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

有咎小人志在富貴故得志則驕溢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

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無不

善賢者素其位而行筋而在下初無貧賤之憂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

履其素乎欲貴之心勝則必不能安行乎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群

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身不以道

而身身乃道否也否卦六二傳身之否身由乎

身自否而道無否也蓋否之時小人羣集君子

不入其黨身則否矣然直道而行無所撓屈道

則亨也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

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

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隨六二與九五為

必失正應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

賁其趾舍車而徒君子所貴者行義也世俗所

在下故為趾為徒貴者勢位也賁之初九所貴

勢位為羞君子以得行誼為榮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

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

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伊尹耕於莘

時是也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張良疏廣

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徐孺子申屠有清

介自中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嚴陵周黨

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

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四者雖心

有得失要皆能高尚其事者若上九陽剛之

道德進退合義者言也

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固當深戒而聖人之

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

為遜二陰初長固所當戒然乾剛在上九五六

二中正而應君子於此猶可與時消息不一於

遜雖未能大正尚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

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

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為之

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此

之衰扶君子之道未盡消報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

彼之進抑小人之道未驟長

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

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眾人盡識則傷已及

而不能去矣離下坤上明夷離明坤地也明入

之象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蓋知幾而去之速

類人之所難而不疑也楚王戊不設醴酒而穆

生去之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當時申公

之賢猶以為過其後申公受胥靡之辱至是欲

去而不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者

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

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

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

無咎在下則勢疎始進則交淺上未見信惟當

安於守正寬以待人豈可求其信也求信

之急則必汲汲以失其貞正之守求信愈急人

愈不信則必悻悻以傷其事上之義晉之初六

未敢必於進也進而復退得正則吉未然聖人

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

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

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

日不可居也卦之初為無位晉之始未當職任

守而不見信於上必將廢職失守然事非一槩

急去可也豈容寬裕以與之哉知幾微之見君子

以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不失其

時矣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

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

守睽卦六三蒙傳賢者順理是理之當然安而行

守之智者知其幾之必然固而守之皆謂必以

正道而

後合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困卦象以致命遂志推致其命知其當然而不可免則無所撓懼而能遂其為義之志矣蓋命者出乎氣數而不可易義者在我我制而不可違彼已定之禍福無憂懼而何益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陷穽於窮危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險穽猶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困卦九四傳井之九三溱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為憂測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九三陽剛而在井則已溱治而可食矣然而無得於五故不見食爻位剛而不中切於施為故憂測異乎聖賢規用捨為行藏泰然不以累其心者矣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

矣處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曰日乃革之也六二居中得正下卦為離故曰文明二時當變革則時可矣居中應上則位得矣文明體順則才足矣是處革之至善者然必待上下盡信而後革故辭曰日如二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革固不可遽然當其時處其位有也其才豈容自己故辭曰征吉無咎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貫慎所之也抱才業急於有為每不暇謹擇所向則反為才業累矣如荀彧之類是也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艮卦六二傳在上國為已任故有拯而無隨在下位者職守所在是當拯也職所不及是當隨也又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者如孔子嘗從大夫之列故請討陳恒然不在其位則亦隨之而已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艮卦象傳

位者所處當然之分也。處之不踰其分，是亦出其位也。所謂止者，當其分而已。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為出位而非得其止者也。况踰越常分，據非所據者，乃出位之尤者也。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之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而難於久，易於暫始而難於終，艮之上九止之然也。止道愈厚，是以吉也。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傳曰：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劇之初未有所從，則中無私係。虞度所信得其正矣。苟志有所係，則好惡成於中，是非變於外，所度者牽於私意，安能得其正哉。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劇義命者窮達天壽出於氣質，有必然之數。義者是非可本乎天理，有當然之宜。賢者惟知義之當然，命固在其中矣。中人以下，於義未能真知而妄行，然知命之已定，則亦不敢越。義以安求，故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孟子所謂求之

有道謂不可以苟求也。得之有命，謂不可以得也。是求無益於得者，謂得非可以求而遂也。此言要亦為中。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遺書下同。求之必以道，不枉道以也。所求所得，惟道與義而已。命何足道哉。愚謂命雖定於事物之先，實顯於事物之後。義難因事物而有實著於應酬之時，如去就辭受之間，要決於義也。而後命從之，以顯者應事之時，欲以命決之，其可乎。故君子求之道義而已，命不必言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必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人遇患難，但當審所以處之之道，所謂義也。若夫處置之後，在己無闕，則亦安之而已。成敗利鈍亦無如之何。所謂命也。或遇事而不能處，是無義也。或處置了而不能放下，是無命也。

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甚習，載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起計度之，私是利心也。故不可入。堯舜之道，夫子真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鹽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

乃留骨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

不使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謂見論語謂不能安受乎天命而有心於貧富也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

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更不能如留子易贊

須要如此乃安朱子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前

矣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

得是實見得非朱子曰實理與實見不同恐記

言推實見是非之理然後為實凡實理得之於

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

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為及至

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為穿窬必不為

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

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

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

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真有

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

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

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懍懍至誠畏之是實見得

也此一節反覆推明實見之理最為親切學者

悟然後所見為實見其所以得之於心是謂

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指軀

墮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

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

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此心有實見而後謂之有德

有所未盡則亦勉而行之可也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

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

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

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

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

義當為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張南軒曰無

者義也有所為而為之者利也愚謂義之與利始於毫釐之差實則霄壤之判有心於計較利害者即是人欲之私有所為而為者也不論利害惟義所在者即是天理之公無所為而為者也聖人惟義之從固不論利害况義如是則命亦當如是又何趨避之有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則便為

利聖人處義不計其利然事當乎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釋氏惡死則欲無生惡物

本心惟欲利已而已是賊義之大者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狠狠先

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邢恕事見國史及語錄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

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

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婦笑也湜遂不行

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案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

前任曆子先生元祐初以大臣薦除校書郎本注云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曆子先生不請意謂朝廷起我使當當人

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嘗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為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不為害先生

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憤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問陳乞封父祖如何曰此事體又別

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封親與封

同頭榮其親亦人子之至情謂之不當求則不可謂之當求則先生特力與常人異故難為言

也或云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便雖陳乞封豈可也朱子曰此自今常人言之如

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其意謂當從科舉法都變了乃為正耳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

乃就對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公孫弘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

台意乃獲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之士

川國後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

更選國人至如後世賢良乃自取舉爾若果有

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已

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

悲愁而已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

不教人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資天理而不修

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

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備

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

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

為有命曰在己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己為親也

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

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獲必

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

或謂科舉事業奪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

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志于此必

志于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外書

志則根本廢在故妨功之患小奪志之患大

朱子曰科舉亦不害為學但今人把心不定所

以為害才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子

又謂科舉特一事耳自家工夫到後那邊自輕

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

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宜

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康遠利以似述世風

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

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為無能不知陰

釀為榮而反以虛名為善繼誠何心哉文集

風者也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子孟子語

乎勢位者皆有待於彼也惟不藉其力而利其所有則已自重而彼自輕人多言安

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

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

利欲也乃能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富貴只是本

分求者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心亦不

可萌求之之心愚謂真知義理之可樂然後富

貴不足動其心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襦衣

惡君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

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

不恤惟義所在義之所在則死生去就有所不顧况夫懷齷齪之見畏人非笑而耻居貧賤豈有大丈夫之氣哉

近思錄卷之七

近思錄卷之八

凡二十五條

此卷論治道蓋明乎出處之義則於治道之綱領不可不素講明之一旦得時行道則舉而措之耳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

則家之謂也朱子曰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是也本必

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朱子曰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以上總論治天下者其本在身其則在家也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朱子曰親者難親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

若易哉然不生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

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朱子曰睽卦之序二女以下睽象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說而內猜嫌故同堯所以釐降二女子媯汭媯可禪乎居而異志

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朱子曰釐理也降也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以上論善則在和親之道

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

不善之動而已矣朱子曰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而已矣朱子曰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

物深哉通書○茂篤實盛發之意對猶配也謂

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

惟至誠者能之而贊其言之深也○以上論論端

本在誠心之道

明道先生言於 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

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

霸者之事也熙寧二年先生以大臣薦召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上疏首

言王霸之事有天理人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

於之分綱常繩駁之辨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

側於由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王

道本乎人情之公出乎禮義之正平易正直而無阻邪

委曲之行崎嶇艱險反側不安之意徑委曲小

也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伯則伯矣二者

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

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王

者修己愛民正中國攘夷狄無非

以誠心而行乎天理霸者假尊王攘夷劫少詞

版之名義以號令天下而自尊大耳其道雖霄

壤之不侔然其初相根於一念之公私誠偽而

己○朱子曰宣帝雜王伯元不識王伯只是以

寬慈喚做王嚴酷喚作伯自古論惟陛下稽先

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

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文集

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

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箴非

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

宰相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

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

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

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必信先王之治

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

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立志篤實而遠大則不

膠於淺近不惑於流俗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傳曰人君

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

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

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

上積誠實之意以待物推愛已之心以及人後

政施仁公平正大群心自然豫附人君顯比

道也若乃暴其小仁違道于譽欲以求下之

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暴小惠

恩禮正道以干虛譽以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

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

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得來者則取之也

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為之者也

煦煦日出於溫之貌禮天子不合圍蓋蒐田之

時圍於三而前開一路來者取之去者不追亦

猶王者顯明比道初不執小惠以非唯人君比

求人之比也皞皞廣大自得之意

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

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

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

已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

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

比已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

前禽之義也易傳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

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

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

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

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

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

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履卦象曰君

定民志上之人不度其德而制爵位則庶士以

至公卿日志于尊榮不明其分而立品節則農

工商賈日志于富侈貴賤競趨

而心欲無窮此亂之所由生也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

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道必有包

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

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

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

在包荒也當泰之盛上下安肆政令舒緩而不

振法度廢弛而不立庶事滋溢而無

節未可以亟正驟使之也必有包含荒穢之量而後見於施為者寬裕而不迫詳密而不疎不迫不疎則弊可革事可理而人且安之矣或者見其百度弛慢不能含忍而遽懷忿疾之心則不暇詳密何有深遠之慮不能寬裕寧免暴擾之憂無深遠之慮則深弊未易革有暴擾之憂則近患已生矣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治泰之道雖不

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包含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有包含之量則剛果不至於疎迫有剛果之用則包含不至於委靡一者相資而後

治泰之道可成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者祭祀之始盥洗之時也薦者獻腥獻獸熟之時也方盥之始人心精純嚴謹

既薦之後則禮儀繁縟人心漸散故為人上者必外莊內敬常如始盥之時則天下之人莫不誠信其上顒然仰望之矣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噬嗑卦傳天地

而生化莫遂人倫有間則情不通而恩義日墜頤中有物曰噬嗑而合之所以去間也有治天下之大用焉

大畜之六五曰積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積豕之牙也得其要會則視繫猶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積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積豕之義知天下之

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
 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
 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
 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
 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
 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聖人所以制
 強暴者蓋亦
 察其機要而治其本原則人自服矣如所謂止
 盜之法是也非若後世權謀之術執其要害以
 御人之
 謂也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
 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
 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要濟以
 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文王八卦卦位坤居西南
 維故西南為坤大難初解
 與民休
 息之意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也
 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
 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
 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

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
 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大難
 雖已安平而無所事然與廢舉墜脩復治道
 以爲久安長治之計者不容苟且而遂已也
 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
 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
 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張東之等不殺
 復盛乃欲除
 之則亦恍矣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
 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
 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
 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良卦彖傳
 天然之則聖人非能爲物作
 則但觀之各當其則而已
 允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
 至正至善者也允卦彖曰說以利貞是
 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若夫違
 道以千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千
 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

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數道出於天達道則非順天矣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

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者蓋其道已窮極也

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

不使至於極堯舜是也故右終而無亂既濟象則亂其道窮也盛止必衰首天下之常勢有盛無衰者聖人之常道常人苟安於既濟為衰亂之所由生聖人通變於未窮故有終而無亂易大傳曰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是也

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其勞

民為重事也春秋書不時者如隱公七年夏城

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

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

經說下同。泮半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於天子之泮離故曰泮宮也闕閉也幽陰之義宮廟也毛氏曰先施姜姬之廟孟仲子曰是謀宮也泮宮者所以教育賢材闕宮者所以節事也泮宮者皆為國之先務以是而用民力故無議焉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

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

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

端而已道者治之本法者治之具不可偏廢然亦必本之立而後其具可舉也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

以法把持天下遺書下同。先王治天下以仁義為主法固在其中後世惟恃法令以控制天下而法亦非先王之法矣

為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

謹權量皆不可闕也大曰綱小曰紀文章謂文法章程也

先正有司而後攻其成會其變鄉官如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屬讀法如州長於正月之吉及歲時祭社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攻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是也平價如

先正有司而後攻其成會其變鄉官如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屬讀法如州長於正月之吉及歲時祭社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攻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是也平價如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
發其成而與其質之類是也權五銖兩斤鈞石
也量五命合 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
使人各親其親則親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
親之道公於天下

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

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

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仲弓欲以一天下之賢故疑其不足夫子則因天下之賢舉天下之賢惟見其有餘用心之公私大小如此推其極則一可以喪邦一可以興邦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

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

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則須變

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論治本則正君而國定矣就事而言則必有大更革然後能救積弊然要以格君心為本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

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

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

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太宗以智力劫持天子之義有虧閭門之間又有慙德三綱皆已不正是以後世子孫氣習相傳綱常陵夷而不可止玄宗使肅宗至靈武則自立稱帝使求王

於外闡聖擅專于內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

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大綱謂之治日若世業若府兵若租庸調若省府其區畫法制略放先王之遺意故亦足以維持天下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

而爭自息外書下同○道之以禮

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

官之法度關雎詩文王姬姒氏有幽閑正靜之厚之性朱子曰自閨門社席之微積累至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

-2 96 38 473" data-label="Text">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

君仁不仁耳離是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

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一國以一人為本一人以念私邪必將害於其政奚待作於外而後可知

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

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

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

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

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

六人其孰能之孟子見齊王言仁術曰是心

錄木求魚後必有災王欲行之蓋反其本凡皆

以格其非心而與其善意至於一政事之得失

固未暇論

橫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

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正

下同。說見論語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賦

可出兵車千乘者治國以人心為本必節已裕

民德意享治民安其生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

為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鄭聲者鄭國之俗

於樂者聲皆淫靡佞人若口給而諛之人也夫

子既告顏子以四代之禮樂而必欲放鄭聲遠

佞人蓋二者為心之

原敗法亂紀之要也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為

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

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為而強

施之於天下歟道學政術分為兩途則學與政

所得之道措之天下必不以政術非

吾所事而姑以是強施之天下也

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

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

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

為五伯之假名視民猶子則所以無孽涵育教

教少恩王伯假義圖利巽之為朝廷言人不足

皆無誠愛之心者也

與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

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

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通過也

問非也用人之非不足過論行政之失不足非

問惟能愛民如赤子懇惻功至則治德將日新

何憂為政之失所任皆良士何憂用人之非帝
王之道即今日之政事亦有兩途今日之政術
即平日之學問
亦有二心也

近思錄卷之八

此處為空欄，係原書之正文內容，因字跡模糊或為空白，故未錄入。

近思錄卷之九

凡二十七條

此卷論治法蓋治本雖立而治具不
容闕禮樂刑政有一之未備未足以
成極治
之功也

濂溪先生曰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

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朱子曰綱綱上大綱
也三綱者夫為妻綱

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疇類也九疇
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乃作樂以

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朱子曰八音以宣
旨所以達其理之分
平所以節其和之流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

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

和則躁心釋朱子曰淡者理之發和者中之為
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

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
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優柔

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

天地古之極也朱子曰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
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

如此或云化
中當作化成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暴縱欲敗

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姦淫

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

此處為空欄，係原書之正文內容，因字跡模糊或為空白，故未錄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敗倫不可禁者矣

朱子曰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怨怒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嗚呼樂

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殊

曰古今之異淡與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

至治者遠哉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

為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

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

良行修者延聘敷遺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

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大而人倫

皆道之體也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

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

之道皆有節序誘掖引而進之激厲作而興之漸摩則有漸成就則周旋其

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

至於聖人之道擇善者致知格物也脩身者誠意正心修身也化成天下者齊

家治國平天下也鄉人鄉里之常其學行皆中人孟子曰我猶未免為鄉人是也

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

受其業所學所行中乎是者謂擇善脩身足以化成天下蓋成德之士也則又取夫材

識明達可與適道者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大學

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教成使為學官

入學縣升之州州貢與於太學聚而教之歲論

其賢者能者於朝此放周禮鄉大夫賓凡選士與司馬論士之制

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

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文集下同以此選士則通於理而適於用本於身

而及於天下其與後世以明道先生論十事一

文詞記誦取士者有間矣

曰師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其德業今師傳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若所以尊德

二曰六官天地四時之官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今官秩淆亂職廢弛

三曰經界制民常產使之太平之治所以未至

四曰鄉黨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今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

五曰貢士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

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都遂以相聯屬統者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糾犯廉恥易

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六曰兵役
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
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
驕兵耗費國力禁衛之外不漸歸之農則將貽
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
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
七曰民食古者民
年之食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
人功不勤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
諸粟之法以備
八曰四民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
易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此在酌古
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
九曰山
澤聖人理物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
節取之不時惟修虞衡之職使
十曰分數古者
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
受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
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不足以檢飾人情名數
不足以旌別貴賤奸詐攘奪人人求欲其欲
此爭競之道也
以上十條並節錄本文
其
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
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
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
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
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
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

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
當今之極弊也
泥古而不度今之宜約復古之
遂謂先王治法不可用於今苟且卑陋此又
世俗之淺識豈足以大有爲而極弊哉
伊川先生上疏先生除崇政說
說書首上此疏曰三代之時人
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誨也
傳傳之
德義益也
保保其身體也
後世作事無本知
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
君正則
德盛則過自消正君養德
者本也求治規過者末也
傳德義之道固已疎
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
後世徒存傳保之名
今日經筵之官則
道之教訓之事
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見
聞之非節嗜好之過
非禮之事不接于耳目
皆
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
外適起居之宜內存畏慎之心
念則心神莊肅氣體和平矣
今既不設保傳之
官則此責皆在經筵
乞皇帝在官中言動服
食皆使經筵官知之
官中言動服食之間經筵
私之時無異於經筵
官皆得與聞之則深宮燕
官宮妾之頃猶若師保之臨乎前也
有剪桐之

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文集

記成王與叔虞戲前桐葉為珪曰以此封若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請封成貴於唐○本注遺書又云某嘗進言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

質薰陶德性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

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

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

教之更不考定高下設教之道禮遜為先制尊賢堂以延

天下道德之士置待賓吏師齋立檢察士人行

檢等法尊賢謂道德可於式者待賓謂行能可

也三者皆才德過人首延禮之使士人知所向慕次乃立檢察十行之法又云自元

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

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

他士人心日偷士風日薄偷苟得也薄謂薄於人倫今欲量

留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

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

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云三舍升補之法皆察

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舊制

犯罰為行試在高等為藝按其文而不考其實責其迹而不察其心教之者非育才之道取之

者非論秀之法蓋朝廷授法必達平下長官守法而不

得有為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

世所以不治也朝廷之法直達於下中間更不任在下者反得執法以取必於上後世不治皆此之由非獨庠序而已或曰長貳

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守

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

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

密法果足以成人材乎或者謂任人則人不能保其皆善任法則法猶

一可守也殊不知法待人而後行苟不得人則雖有密法而無益於成才苟得其人則無待於密

法而法之密反害其成才之道故不若畧文法而專責任也

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為澤州晉城令民以事

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

所以事長上教民孝悌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便

近思錄集解 卷九

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效偽無所容五家為伍

為保伍謂相參比也保謂相保任也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

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

孤寡而無依殘廢而不全羈旅而疾諸鄉皆有

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

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

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

勸有恥觀此則養民善俗平

忠九

八

萃主假有廟傳曰羣生至衆也可一其歸仰

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

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摠攝衆志

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

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假至也王者至

之盛也蓋羣生向背不齊惟於鬼神則歸仰無

二人之心出入無時惟奉鬼神則誠敬自盡言人

心之誠敬每萃於祭身也鬼神視之而弗見聽

之而弗聞然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則洋洋如在

可致來格言鬼神之遊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

散亦每萃於宗廟也

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獾能祭其性然也

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

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遣

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

之防秋也經說○論采薇遺戍役北狄畏暑耐

易為侵暴每

留戍以防之

傳說見

忠九

李九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遺書下同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分者管轄階級之

之數分數明則上下相臨統紀不

紊所御者愈衆而所操者常寡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

師千人能使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

亦能有幾人管轄統軍之官法嘗謂軍中夜驚

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

未盡善漢景帝時七國反遣周亞夫將兵擊之

軍中夜驚復至帳下亞夫堅卧帳中不

起有頃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

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諸籍錄也系繫屬也明之者辨著其

宗派古者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為君其餘無子不得祔其先君因各自立為本派之始祖其

子孫百世皆宗之所謂大宗也族之始祖其皆為之齊衰三月大宗之庶子又別為小宗而

小宗有四其繼高祖之適長子則與二從兄弟為宗繼曾祖之適長子則與三從兄弟

祔之適長子則與親兄弟為宗蓋一身九事四宗與大宗為五宗也

又曰一年有一年工夫持之以久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

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

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

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立廟院則人知所自出而不散

不分祖業則人重其宗而不迂

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草

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為之吉

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

通骨肉日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對賴皆知

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

祖甚不可也其嘗修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庶人

堂。自庶人廟必有主高祖以上即當祀也王以下皆本注廟必有主式見文集又云今人以

影祭或一鬚髮不相似則月朔必薦新方食時所祭已足別人大不便

祭用仲月止於高祖旁親無後者祭之別位冬至祭始祖冬至

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祖也無主於廟中正位設一位合考妣享之立春祭先祖

立春生動物之始也先祖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亦無主設兩位分考妣季秋

祭禴季秋成物祭禴之時也忌日遷主祭于正寢九事死之

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

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卜其宅兆宅墓也兆也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

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為謂地之美者土色之

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

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

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措之用心也惟五

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
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本注

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

家化之司馬公曰山俗信浮屠誑誘僧道

天罪惡必生天堂不為者必入地獄受無邊波
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割
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况於死者形神相離
形則入於黃壤為腐消滅與本石等神則飄若
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劉燒春磨豈復知之安得有天堂地獄之理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

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宗

世祿故有世臣人知尊祖而重本上下相
維自然固結而不渙散故朝廷之勢自尊古者

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

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

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貴

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

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亂也若無法以聯屬

之安可漢初去古未遠猶有先王之遺俗尊卑

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

一幹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

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直幹正源猶大宗也然

而又有旁枝達而為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

諸侯奪宗云天子為天下主故得封建侯國賜

雖非宗子亦得祭宗
于已建宗廟為祭主

邢和叔叙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

所以博太慈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

默而識之所謂識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為下

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

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

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壘土居民曰城木柵

伺也謂遠伺敵人也
制禦也帶圍護也其更事操決文法簿書文

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附錄

操決謂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外書曰

操持也

律是刑統歷代相傳至周用宗命實儀注解名曰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又曰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不缺耳是他見得蓋許之之詞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

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識

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文集下同

成師出以律統聖人用師無謀則必敗無律則必亂特非若後世謂詠以爲謀酷暴以爲律斯

其為遠者大者惟志士仁人為能識之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

當念其散之之文肉刑有五刻類曰墨辟截鼻

宮辟死刑曰大辟至漢文帝治罷鼻刑宮之刑或回宮刑不廢今欲取死刑情輕者用肉刑

以代之外此當念民心離散之久必明禮義教化以維持之不但省刑以緩死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先生慨然有意三

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嘗曰

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

治皆苟而已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經界

貧者失所養而不暇為善教養之法俱廢其治苟且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

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

者幾希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

所病者特上之人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

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

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

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厲儲蓄興學校成禮

俗救蓄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

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橫渠先生為零嚴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

先事也勉其孝悌興于禮遜皆善俗之事也每

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

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

訓戒子弟之意行狀○月吉月朔也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

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

似相疎其實如此乃能以相親蓋數十百口之

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為得一

後大人則服食器用固不能齊

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古之

人由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為子者

何以獨厚於其父為父者又烏得而當之

然親疎有分異宮者亦使人子各得盡情於其親也不然則交相病矣

為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命為士則父子亦

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語錄下同。周道如砥言其平也

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

國有定君官有定中故民有定業後世長吏更

易不常相仍苟且繼復井田不歸於封建則其散蔽紛爭之患庸可定乎

近思錄卷之九

近思錄卷之十

凡六十四條

此卷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道而通乎治法則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

事上無下待同列選賢才處世之道具焉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鐘惑而擊之則武悲而擊

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

所以齋戒而告君也

心誠則氣專氣專則聲應不誠而能感乎臣前

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觀

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

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亦亦淺

乎文集下同。或問伊川未進講已前還有問此否朱子曰尋常未嘗不誠臨見君時又加

意爾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

伊川吾人示奏藁書不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

主願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

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

如是事勢亦宜爾

徒言民飢將亂為可慮而不

徒有憂懼忿疾之心而無哀矜惻怛之意矣告君之體必詢順而理直可也

公亦求

財以活人析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
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哀矜之心生則能輕財以救民之死憂懼之心作反將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後世
以兵制民以財聚眾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為迂
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有不忍之心而已四句并
四句為丘得乎一丘之民則可以得天下說見孟子後世以兵制民謂民有所不足畏以財養兵謂財有所不可闕於是聚財為守國之道以愛民為迂緩之事者徒懼之以禍亂則無惻隱愛民之心愈增其聚財自守之慮矣

明道為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
為之未嘗大矣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
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遠矣人雖
異之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法令
便於民者衆人為之未嘗拘攔惟先生道德之盛從容裁處故不大矣當時之法而有補於民人雖異之而不至於駭者亦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此又可以見先生忠厚懇切之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

有所濟苟存愛物之心必有及物之效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
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
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
明契券之類是也易傳下同○訟卦象傳坎下
曰違行交結朋遊親戚也契券文書要約也此皆生訟之端慮其始必謹必明
師之九二為師之主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
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恃專則失為下之道如衛青不敢專

誅而具歸天子使自裁之是也不專則不能成
功所謂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是也二居中故
有得中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威而不和而離和而少威則人心玩而弛九二剛中故有威和相濟之象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
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
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君周公之位則為周
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
盡其職耳師卦九二傳成王幼周公攝政周公沒成王思其勳德錫魯以天子之禮

樂使相周公馬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或者謂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故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夫聖人之於事君也有盡其道而已非有加於職分之外也若職分之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傳曰

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

通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

常義也當大有之時公侯擅所有之富故戒之以用亨通于天子如朝覲供貢之儀九

其有乃為盡入臣之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

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

弗克也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

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

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

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

有功也人心之從違多蔽於好惡之私而失其

違正理矣故必出門而交則無所係累而所從者有功也

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也傳曰隨以得中為喜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知其過矣震下兌上為隨震動也兌悅也以悅

善為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飯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

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

所明處乃能入也一樽之酒一簋之飯以居

善道也樽者室中所以通明也蓋忠信者納約之本雖懷朴素之誠苟不因其明而納焉則亦

不能入矣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

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

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無咎也人心各有所蔽

而導之則易於聽信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

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

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

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詩直

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詩

人之陰惡也計直則無委曲強勁則之和順
故矯拂之過每至抵牾溫厚者其氣和明辨者
其理著故感悟之易每多聽從非唯告於君者
納約自備惟溫厚明辨者能之

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
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

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而成德者因其有德
而成就之達才是者

因其有才而遂達之皆
謂就其所長開導之也

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
也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為正應四以剛居高又

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
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初與四為血應九與
六為交應此理之常

也然為九二九三所隔則已改其常矣初六當
常之時知常而不知變求之過深是以至於凶

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素
也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戀
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

吉九三下乘六二有係戀之心則失宜遯之時
矣故有凶然君子用是道以畜其臣妾則

可以固結其欲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
也御下之道苟所當去亦
不可係戀而姑息也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
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

獨異聖賢之所為惟順乎理而已豈顧夫世俗
之同異哉故循於天理之常者聖賢安得
不與人同出於流俗之變

者聖賢安得不與人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
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

同而能異耳同而能異則不拂於人理之常而
亦不徇乎習俗之化惟理之從耳

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
異者至眾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

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
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無咎也初與
四位

相應而交皆助為同德相與不至睽孤然當睽
之時乖異者眾故必含含洪之義而無棄絕之
意則不善者可化乖

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弗絕之則
開其自新

其大所以為異者乃所以成
其大同也是亦一事而已

之路而啓其
從善之機也

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

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上二五相應然時方睽違
下乖戾故三必外竭

其力內盡其誠期使
疑者信睽者合耳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

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

死轉以求其合也內竭其誠以感動君心外盡
其力以扶持國政此盡其在

我者也推明義理使君之知無不至杜塞蔽惑
使君之意無不誠此啓其君者也如是死轉求

之睽者無其可合所謂遇主
于巷也恭者委曲之途也遇非在道逢迎也

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上言遇主于巷亦正理之當然首遇不以直而
至於在道逢迎巷不以正而至於邪僻由徑苟

求其合而陷於邪枉則
又非遇主于巷之道也

損之九三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

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

足以損之而已剛正不撓乃能有益於君蓋柔
邪之人阿意順旨惟務容悅

而遇柔悅善亦不道惡而遇柔悅必長其惡矣
故國有佞佞之臣士有善柔之友皆有損而無

益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為

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九二剛中非有
邪心者但當損

下益上之時惟知損已以奉上而不知臣道之
少賤未有能致益其君者故有弗損益之之戒

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

无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

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

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无咎能致元吉則

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不然則上

下皆有咎也大作即厚事之謂也卦當損上益
下初居最下受上之益是當大任

者必克濟其事而大
善上下乃可無咎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

改作也革卦彖辭事之變更則於大體不能無
傷苟非有大益無後患君子不輕於改作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

自守以正豈唯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小

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也

九三上下皆陰是君子與小人同列相比也君
子以守正而不失其貞小人亦以近正而不取

為惡以順道而相保
禦是能止其惡也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

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

悔辱取災咎也初居旅之下故為志卑之人此

大體所免悔咎也教人處旅困之道當畧細故存

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旅卦九三象

疾而乏和順自高則矯亢而人不親附處旅如是必致困災

允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既極矣

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

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

無意味其矣豈有光也允之上六悅之極也悅

強為悅何輝光之有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於

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

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議

而無不盡之心致其審也決死而有不忍之心

致其愛也君子雖無往不盡其中心之誠而於議獄緩死則尤

其所謹重者也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其過也如過

恭過哀過儉太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為順乎宜

也能順乎宜所小過卦彖傳行過乎恭

小過之以順乎事之宜若過之甚則恭

足恭哀為毀瘠儉為鄙悒又失其宜矣

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小過卦九三傳小人

則則彼雖姦姦將無問之可乘矣其他防患之道當以正己為先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周公之

天下國家而不在其身是以至公無私私而進退合道蓋無一毫利欲之蔽其處已也

變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

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其

卑順之兒存誠者自信之篤也蕩蕩然無顧慮

之義聖人雖當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為不失其聖也詩曰公孫碩膚赤鳥几几

下同。詩狼跋其胡不踰也。詩曰公孫碩膚赤鳥几几

有大美而謙。詩曰公孫碩膚赤鳥几几

進退安重貌蓋其恭探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探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

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

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

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遺書下同の先生忠誠嚴至詞氣和平如

此豈若性癖好勝自是者之為哉

天祺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

盜苟皮遂洽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

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德量大則不為喜怒所遷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

須開口本註云如荆須是聽其言也屬囁嚅欲

敢發之兒屬剛決之意理明義直內無不足則出於口者自然剛決不可回撓安有囁嚅之態

○朱子曰合開口者亦曰理之所當言樊於期事非理所得言特取其事之難言而猶言之耳

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

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振民育德脩己治人

而後行之至無非學也豈但讀書而謂之學哉子路亦嘗有是言而夫子斥之何也蓋為學之道固不專於讀書必以讀書為窮理之本子羔

既未及為學而遽使之以仕為學則非特失知行之序而且發窮理之大端臨事錯繆安能各當其則哉程子之教固以讀書窮理為先務然

不執事而學則捨簡策之外凡應事接物之際不知所以用力其學之間斷多矣二者之言各在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學幾處人事

曰其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事雖多為

之必有次序事急應之必有節未聞可以急遽苟比而處之者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

何有胡安定教學者以通經術治時務明賅適則為政之法變

民則為政之本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

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亦何曰與之處而

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

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誠意素字則信在言前又曰責善

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

我者無自辱矣誠意多於言語則在彼有愧益在我無煩責之辱

職事不可以巧免職所當為而巧圖規避是自私用智之人也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朱子曰下訕止則無忠敬之心

克勤小物最難不忽於小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篤實則力量深厚而謀慮審周斯可以任大事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理勝而氣平則

人易驕而聽亦順或者理雖明而挾忿氣以臨之則反致扞格矣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非義也若論為治不

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

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中庸

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古居下位而守上之法今義也由今之法而處得其宜斯為善矣若

率意改作則已失為下之義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

縣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

不速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

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

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人人事雖多皆自人所當為者

苟有馱事之意則應之必不盡其理矣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一時感奮至於

匹夫匹婦猶或能之若夫從容就義死得其所以

自非義精仁熟者莫之能也中庸曰白刃可蹈

中庸不可能是也○張南軒曰君子不避難亦不入於難惟當夫理而已於所不當避而避固

私也於所不當避而避乃勇於就難是亦私而已如魯子子思之避寇或不避三仁之或死或不死皆從容乎義之所當然而已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

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此與

不與右師言同意

或問薄佐今者也薄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曰

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薄不和只是爭私意令

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

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過則歸之已善則歸之令非曰姑為此以悅人蓋事長之道當如是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已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

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量狹故常欲已勝

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真

未至也是見識陋則人已得失之間皆為之動大

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惟識與量則

力所至而不可強也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金斛之量有鍾

鼎之量十升為斗齊竹器容斗二升金容六升有江

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

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

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聖人

純乎道道本無外故其量亦無涯天資者氣稟

也氣稟則有涯常人而能學以通乎道極其至

則亦聖人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驅力

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文位三公

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

聞謝安破符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

齒強終不得也事見魏晉史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

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

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

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

也居之如常而不為異者量足以勝之也有

動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知道

窮居則若若而不加損錡祿之以天下而不加益

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何者

道固不為之而有增損也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

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公者天理之自然

安操即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為理

此乃是私心選舉者朝廷之選舉也進退之權

是私意而不為理蓋避私嫌而不知如此是以選舉為

己之私恩乃是私意也於此可以識大公公之道

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

自是無人豈是無時本河云心言少師與舉朝

之心行至公之道何嫌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

先生曰初若汝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願雖有

其人何可言君實白出於公口入於先耳又何

害先生終不言汝論人物則無不可若擇人任

職乃宰相之事非在下位者所

可與矣此制
義之方也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願持國
范夷斐泛舟于頴昌西湖須更客將去有一官
負上書謁見大資願將為有甚急切公事乃是
求知己願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
求已是甚道理韓維字持國范仲淹字夷叟在
上位者當勤於求賢宜當待人
反求知求知者失已
後之求知者失士夷斐云只為正叔太執求
薦章常事也願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

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
吏人押申轉運司狀願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
當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
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為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
計較事體直得恁地春秋書法王人無微序
於諸侯之上尊王也須
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各不正時便至禮樂
不興是自然住不得論語各分不正則施
之於事者顛倒而無序

疾而不和禮樂何以
與此自然必至之勢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
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君子在心正大如此其
所以講明世道者蓋亦
非分也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外書不同
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此以地之
遠近言也一說先事而圖之則事至而無患此
以時之遠近言也
然其理則一也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

惡之意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
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制
之產謂井田
貢助之法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
曰顯常愧此四字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
處揚人之短本為
處薄德况前輩事

誠在於踣躅得伸則伸矣羸弱也踣躅跳躍也

之時其誠心未嘗不在於動也得肆則肆矣猶小人雖困志在求逞君子所當察也如李

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

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唐武宗時德裕

莫能間之官寺之徒帖息畏伏誠若無能為者

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繼嗣重事卒定於官若

幾微之間所當深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紆已不入一益也謂有

益於已紆授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數

猶類數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

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墮四益也語錄

段疑當在十

近思錄卷之十一

近思錄卷之十一 凡二十一條

此卷論教人之道蓋君子進則推斯

道以覺天下退則明斯道以淑其徒

濂溪先生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

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

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朱子曰氣稟剛柔固陰

有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惟中也者和也

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朱子曰此

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

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

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

通書○朱子曰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

矣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

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古者

能食則教之以右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

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

前雖未曉知且當熏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

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學記曰禁於未發之

謂豫此所謂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者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

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

不可得也文集○教之不早及其稍長內為物欲所陷滿外為流俗所銷靡欲其心

德之無偏駁難矣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

未平也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

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

大觀心

思十一

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上為無位之地故曰不在位然當觀之時

高而在上固衆人所觀瞻而用為法則若要當謹畏反觀內省己之所為常不違乎君子之道

而後人心慰滿得所矜式也

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易傳釋

志未平也言高尚之士亦不可以輕意釋志也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

弟子既親多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及則

趨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聖人

循循善誘常俯而就之蓋亦因其資事上臨夜以設教不使之徒見高遠而自沮也

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

以已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

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經說○說見論語道固不外乎日用

常行之間在聖人無事乎思勉耳夫子設教固常人之所可勉而賢者之所不可忽也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

書不得令作文字志遠才俊者憚於檢束而樂於馳逐使之習經念書則心

平氣定使作文字則得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

大觀心

思十一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

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

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

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

喪志也遺書下同○王右軍羲之虞永興世南顏魯公真卿柳河東公權皆工書札亦

各有風節表見當世然終不足以知道蓋專工一藝豈特徒費時日妨於學問而志局於此已

失其操存之本矣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

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筭數之類筭言劉

尋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治民如政教施

設之方治兵如戰陳部伍之法水利如江河渠堰之利筭數如律曆九章之數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知德者玩其意而不厭無德者守其說而不惑

朱子曰近看尹先生論語說句句有意味不

可以為常談而忽之也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

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

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

言簡奧今人未易曉欲別作詩畧言教童子洒

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恭敬辭遠為本而有節又度數之詳學者從事

乎此則日用言動之間皆有依據持守之地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又

將理低看了學者見所未到而驟以語之則彼

不惟無深造自得之功而亦且輕

視之矣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舞射者

其和射者所以正其志要必自洒掃應對上

便可到聖人事洒掃應對即是教之以

自幼子常親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無本

知常示以正事此即聖人無妄之道也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先傳以小者近者而

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

以遠大也子游譏子夏之門人於洒掃應對進

退未事則可矣於道之本原則無如

之何子夏問而非之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

後倦焉蓋君子教人先傳有序不容躐等而驟

進非謂傳以近小者於先而不教以遠大者於

後也朱子曰洒掃應對進退入神事有大小

而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序而不可躐

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序而不可躐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

是潛心精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盡

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惟誦誦猶未必說

晉書謂誦誦如重仲舒之徒說見漢史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
 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仕農不易業既入學
 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者自國之貴遊子弟皆入小學十五則入大學然後擇其材之可在
 教者聚之於學其不可教者復歸之農畝
 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
 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
 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
 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
 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
 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且管衣食却無
 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本注云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先王設教養之周而待之使士有定志於學已而後於干祿故能一意趨善本於成德後世反是只營衣食者求於力分之內未足以尊志故無害若誘於利祿則所學皆非為己而根本已撥矣故害甚
 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
 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

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聞巷
 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
 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恣生責得學者是
 不得與於詩也古人歌詩習熟其說而通達其心而樂其其逸志
 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
 得立於禮也禮所以叙人倫而施之家國者皆
 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
 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歌聲詩溫柔篤厚有以養其性情也五聲成文八音相比講殺節數和而平有以養其耳目也至於手之舞足之蹈執其羽籥干戚之器習其屈伸俯仰之容光容疾之文是以容貌得莊行列得正進退得齊心志條暢而血氣和平是有以養其血脈也
 今之成林也難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
 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
 須是深思之思之不得然後為他說便好曰憤

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辨若口欲言而未能之
 貌皆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愚謂不待憤悱而
 遽啓發之則未嘗深思其受之也必淺既無所
 得其聽之也若亡於發於憤悱之餘則思深力
 窮而後爾有得必初學者須是且為他說不然
 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此又誘進
 橫渠先生曰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
 愛道之極也曲禮曰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
 約也恭敬者禮之本樽節退讓者禮之文誠能
 從事乎此則視聽言動之間天理流行人欲消
 盡而心德全矣是仁之至也恭敬則無忽慢樽
 節則無驕溢退讓則無忿爭是皆所以盡仁愛
 之道也思十一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
 成矣正蒙○明謂明禮也人必以禮而倡率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
 盡其材其安其誠其材皆謂受教者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
 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
 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此言進而不顧其安徒使
 因而然皆陵節躐等人生此節目蓋三患實相
 不當其可而施之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
 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教直若處

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此言
 必盡其材聖人隨材施教各當其可如庖人之
 丁解牛洞見間隙無全牛矣事見莊子人之
 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
 曰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誠哉橫渠禮記說下
 不由其誠勉強為之而無誠意雖材所可為者
 亦不能盡之矣朱子曰嘗見橫渠簡與人謂
 其子曰來誦書不難直
 數他熟誦盡其誠與材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挈則兩手奉
 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說見曲禮捧手習扶
 其知尊者其知尊者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
 屏氣也屏氣也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
 先安詳恭敬安詳則不躁率恭敬則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
 為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于朋游學者之
 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
 之正豈小補哉橫渠孟子
 近思錄卷之十一

近思錄卷之十二 凡三十三條

此卷論戒謹之道修己治人常當存警省之意不然則私慾易萌善日消而惡日積矣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通書○子路有改過遷善之實故令名無窮焉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弗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

者也易傳下同○泰卦九三傳德勝於祿則所享者雖厚而不能勝况於隆盛乎隆盛之敗必自無德者致之也

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

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人處豫樂易至耽戀六二中正上又無應特立自守其節之堅介然如石無所動

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

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辯之早去之速也

惟其自守之堅故能見幾而作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豫卦六五

君大率以逸豫致危亡可不深戒哉

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

徂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志禍亂則

變變謂亂也變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臨卦彖傳驕

富之餘綱紀每廢於舒肆之日變端禍孽每兆於無虞之中故方盛之時實將衰之漸聖人為戒於早則可保其長盛矣

保其長盛矣

復之六三以陰躁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震下坤上為復三既陰躁又動震動之

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

危之道也有失而後有復復而屢失聖人開其

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無咎不

可以類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

過在失而不在復也屢失故危屢復故無咎

劉賈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復劉絢字質夫

程子明人也

頻復頻失而不止以則玩溺而
不能復必至上九之迷復矣

睽極則睽矣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

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

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允下離上為睽上

極也以九居上是剛之極也居離之終是睽之

極也有是三有者何往而不睽孤哉雖有正應亦

不合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

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多自疑猜過明之

剛好睽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傳曰

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

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

位之象勉為正事者貞也然而陰柔卑下

之質冒居內卦之上非其所安是以吝也若能

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

是化為君子矣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

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

利敵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

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在上者推至

衆同其利則衆亦與之同其利苟懷自私之心

而惟欲利己則人亦各欲利其己而奪其所利

矣益之上九人莫益之而

擊之者以其求益之過也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傳曰夫止

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

如此則處世乘矣與物睽絕其危甚矣限分

也黃脊內也亦一身上下之限也三居內卦之

上實內外之分故取象皆為限止之義所貴於

止者謂各得所宜止而無過與不及也苟不度

時中而一於限止焉堅執強忍如此則違世絕

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

蹇愈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熏心謂不

安之勢薰爍其中也

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歸妹象傳允下

悅也震動也心有所好樂則不

得其正况從欲而志返者耶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唯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徇

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同上張長男兌

則徇情肆欲必且失其常理而致凶矣

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

懼也如此兌卦六五傳巧言者工佞之言令色

順惡逆故巧言令色易以惑人治天下之大

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已從人盡天下之議

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圯族者所能乎方不順

理也圯族敗類也夫任天下之大事者非一人之私智所能集要必合天下之謀而後可也苟

上不順乎天理下不依乎群情雖九年而功

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叙

故其自任益強弗及圯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

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經說下同

而得失莫聞人心離而

事功莫與其之者矣

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則大曰

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微生姓高名君子敬以直內不容有一毫之邪枉所謂直也微生高以無為有曲意徇人蓋邪枉之態不能掩者其事雖微所以害於其直者其

天以立教

人有然則無剛剛則不存於怨謝上蔡曰剛與

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

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君子小人之分

而已故仁者之過常在於厚與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

不細讀書下同君子之學為己而已以學問

不進

人以料事為明便疑疑入逆詐億不信去也子

不逆詐不億不信朱子曰逆未至而迎之也億

未見而意之也愚謂事而無情曰詐言而無實

曰不信詐者巧而不信者誠也揚子雲謂匿行

則自流於巧而惑於疑未得事之情實矣人

以料事為明者必至於疑周子曰謂能疑為明

人於外物奉身持事重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

真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

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所謂以小害大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者他莊子言其

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嗜欲多則志

理微矣二者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

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莊子曰有機械

機事者必有機心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

思十二

七

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周羅俚語猶攪攪

疑喜事之端則事至之時有不當疑而疑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事無大小惟

有苟成急就之意謂道雖少屈而所伸者大義

心止於權大小遂至枉尺直尋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性無不善

質汨於利慾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事雖出於

意為之即是私也故學者以正心為

本論人者必察其心不徒考其事

做官奪人志任而志於富貴者固不必言或馳

喜怒愛惡之私或經營於建功立業之間而此

志陷於計度區畫之巧德未成而從政者未有

不奪其志學者者所當深省也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

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

也驕於吝吝者鄙吝也驕氣盈者常覺其有餘吝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

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缺及

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

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

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邢曰

無可說明道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謂日以三

事自者刑儆其言乃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
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
爾正蒙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意惰之意
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
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
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禮樂

孟子言反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
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
一生如此橫渠孟子論經常也古今不易之
惡惡必有定見今鄉原浮沉俯仰無所可否蓋
其義理不立中無所主惟務悅人以其終身乃
昭然而鄉原偽言偽行不得以惑之矣

近思錄卷之十二

近思錄卷之十三

凡十四條

此卷辨異端蓋君子之學雖已至然
異端之辨尤不可以不明苟於此有
毫釐之未辨則貽
害於人心者甚矣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

於楊墨楊朱墨翟詳見孟子申不害者鄭人以
刑名干韓昭侯昭侯用以為相韓非韓

之諸公孔子善刑名法術之學佛者本西域之胡
為家癡之學自漢以來其說始入中國老者周
柱下史老也其書
言清淨無為之道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

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

為其惑世之甚也楊氏為我可謂自私而不仁
矣然而猶疑似於無欲之仁

墨氏兼愛可謂泛濫而無義矣然猶疑似於無
私之義故足以惑人也若申韓之刑名功利淺
陋而易見故孟子但闢楊墨恐其
為人心之害而申韓不足闢也佛老其言近

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楊墨之害

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遺書下同佛无
言心性老氏談道

德皆近於理又非楊墨之比故其為人心之害
尤甚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
廓如也○朱子曰楊朱即老聃弟
子孟子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

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
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也然而厚
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
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揚墨至如揚墨亦未至
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
於是也師子張名商子夏名子張才高志廣反
於兼愛容故常過乎中子夏篤信自守規
模謹密故常不及乎中二子於道亦未遠也然
師之過其流必至於墨氏之兼愛子夏之不及
其後傳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是揚氏為我
之學也孟子推揚墨之極致則兼愛者至於無

父蓋愛其父亦同於路人是無父也為我者至
於無君蓋自私其身而不知有上下是無君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
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
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
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
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戾於道也遠矣物由道
而形故
道外無物道以物而具故物外無道人於天地
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故無適而非道也今釋氏
乃毀棄人倫滅除四大其戾於道遠矣釋氏以
地水火風為四大謂四大幻假而成人身寂滅

除一切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
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
全也適可也莫不可也此從也君子之於天下
無可無不可惟義之從也今釋氏可以寂
滅無為而不可以察理應事必欲斷除外
相始見法性非天地本然全體之性矣彼釋
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
之有也釋氏習定欲得此心收斂虛靜亦若所
謂敬以直內然有體而無用絕滅倫理
何有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
於義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

佛之教所以為隘也釋氏離器以為道故於
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曰用事物之間或拘或
肆皆為之病名為大自在而實則隘固而一毫
不容也若吾儒率性之道動靜各正既無病於
拘亦不至於肆聖人贊易所謂知至至之可與
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體用本未備言之矣
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
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佛
禪者覺也覺者心無倚著靈覺不昧所謂常
惺惺法若可敬以直內矣然而無制事之義
則其所謂覺者猶無寸之尺無
星之兩其直內之本亦非矣

釋氏本怖死生為利害是公道釋氏謂有生必

今求不生不滅之理可免輪迴之若此本出於利己之私意也有戒故有輪迴惟務上達而無

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

有間斷非道也絕學而求頓悟故無下學工夫

因迹以求心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

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朱

曰釋氏恍惚之間畧見得心性影子都不見裏

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存養得他

亦不分明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

道本人論今日出家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

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

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以上明

道語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

爾則變駭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

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後戒以放鄭聲遠佞

又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

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

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

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

到自家自信初學立心未定必屏遠異端之說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

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

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天地

流行化生人之與物均有是生則亦均具是理

所謂萬物一體也然人所稟之氣通故能推物

所稟之氣塞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

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

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人為私己之見自然與物

各得其所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

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不定

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

死也釋氏惟不知萬物一體順理而行本無障

礙礙乃自生私見為吾身不能不交於物

也遂欲盡去根塵空諸所有佛書以耳目口鼻

身意為六根以色聲香味觸法為六塵其說謂

幻塵滅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心亦滅釋氏

範圍之用則是未嘗知性也謂六根悉本天
地六根起滅無有實相天地日月等為幻妄蔽
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

語大語小流道失中厭此身之小則蔽其用而
不能推舉虛空之大則溺

其志而不能反故其語大其過於大也塵芥六
語小展轉流道皆失其中

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

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上下
四方

為六合謂六合在虛空中特一微塵芥子耳所
以言虛空之大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所以
言人出之微此皆不
能窮理盡性之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

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正蒙下同
佛說謂虛空

無窮天地有窮人世起滅
比皆為幻妄莫知所從來也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易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

道蓋陰陽之運其所以然者即道也體用相因
精粗周回不可有無分後世異端見道不明
始以道為無以器為有有者為幻妄為土首無
者為玄妙為真空析有無而二之皆諸子之陋
見也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感苦求免

可謂知鬼乎精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散則漸
滅就盡而已釋氏謂神識不散接

萬形而受生是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生
不明鬼之理也

指為浮生幻化豈為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

舍可謂知天乎天人一理今乃棄人事
而求天性豈為知天乎孔孟所

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竟為變為輪迴未之

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

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

免謂之悟道可乎本注云悟則有義有命均死
生一推知晝夜通陰陽
體之無二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是則有義有
命生死均安何所厭苦天人一致何所取舍知

晝夜通陰陽則知死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
生之說何所謂輪迴

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

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

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

師世儒崇尚之言遂真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

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

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

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

1-026 1-026 1-026 8 239

以亂世儒於聖門未有所見而耳目習熟固已
立文字教外別傳不修而至故謂不必 異言入
求其迹不學而知故謂不必事其文 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
 淫邪道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已
 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
 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說服
非脩先王之禮何以防其偽邪說
異教非通聖人之學何以稽其弊

近思錄卷之十三

近思錄卷之十四

凡二十六條

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
斷自唐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
相傳至于孔子孔子傳之顏曾魯子
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遂無偽焉
於是楚有荀卿漢有毛萇董仲舒揚
雄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韓愈雖未
能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立事有神
於世教皆所當考也逮乎本朝人文
再闢則周子唱之二程子張子推廣
之而聖學復明道統復續故備著之
 湖道先生曰堯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
 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

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
 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
 堯舜是聖人遺書下同而行之天性渾全不待修習者也
反之者學而知之利而行之脩身體道以復其
性者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蓋亦生知之
性也禹克勤克儉不矜
不伐蓋亦學能之事也
 仲尼充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夫
大聖之資猶元氣周流渾淪博博無有涯涘周
見間際顏子亞聖之才如春陽映北發生萬物
四時之首衆善之長也孟子亦亞聖之
才剛烈明辯整齊嚴肅故并秋殺盡見仲尼無

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

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

然而已如夫子道全德備故無所不包顏子不違

氣黑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孟子美村發越蓋

亦戰國之時世道益衰異端益熾又無夫子主

盟於其上故其衛道之嚴仲尼天地也顏子和

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

可見之矣天地者高明而博厚也和風慶雲者

也論越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跡著渾然

天成故無迹顏子不違如愚本亦無迹然為仁

之問喟然之嘆猶可窺則其微至於孟子則發

其跡彰彰故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是弟孟子

儘雄辨夫子清明在躬猶青天白日故極其明

其豈弟孟子息邪詭距說有拔聖辭故極其雄

辨此段反覆形容大聖大賢氣象各臻其妙

古今之言聖賢未有若斯者也學者其潛心焉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

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林理會文字只看他

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

被氣象卑終不類道曾子居一貫之旨已博聖

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可矣自非樂善不

能安行天理一息倘有必歸于正夫豈一時之

所能勉哉曾子曰曾子疾病只要以正

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

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

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

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群經定于

至孟子時纔百年間微言絕而大義乖矣猶賴

曾子之門有傳子思孟子之徒相繼續述提綱

挈領關那輔正以垂萬世如論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荀卿名况

蘭陵令揚雄字子雲為漢光祿卿荀卿才高敢

為異論如以人性為惡以子思孟子為非其過

多揚雄才短如作太玄以擬易法言以

橫論語皆模倣前聖之遺言其過少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

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其道性惡揚子善惡混

均之不識本然之性何以語道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自春秋以來舉世皆趨正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

甚分明下此即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毛萇治

言治皆以脩身齊家為本先德教而後功利最

為得聖賢意揚雄以清淨寂莫為道無儒者規

模或問伊川謂仲舒見道不分明朱子曰如

性又問何所主而取毛公曰政之詩傳緊要

數處如問唯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

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

要之亦不多見只是氣象大槩好

林希謂揚雄為綠隱揚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

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綠隱謂浮沉下位

之意也雄失身事莽以是綠隱何辭而可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

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

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孔明東漢末曹操據漢將篡孔明輔先主志欲

有王佐之心然於王道則有所未盡蓋聖人之

道如天地發育無有私意行一不義雖可以得

天下而不為先主以詐取劉璋孔明不得以無

責蓋其志於有成行不義而不暇顧若聖人則

寧漢無與不忍為此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

與劉氏可也先主依劉表曹操南侵會表卒子

不忍琮降則地歸曹氏矣取以與漢何負於表

較之取劉璋則曲直有間矣或謂先主雖得荆

州未必能禦曹操然此

又特以利鈍言者也

謂身武侯有儒者氣象孔明輔漢討賊以信義

誠待人至於親賢臣遠小人諮善道察納雅

言有大臣格君之業○朱子曰孔明雖尊學中

韓然資質好却

孔明庶幾禮樂文中子曰使孔明而無死禮樂

而人心謬附各正言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

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文中子

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首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韓愈之仕唐為吏部郎即嘗著原道其間加博愛之謂仁則明其用而未盡其體如道德為虛位則辨其名而不究其實如言正心誠意之學而遺格物致知之功凡此類皆有疵病然其法正學論孟氏之與荀揚尤其卓然之見也

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

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古之學者務於已發於言辭有自然之文退之反因學文而有所見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孟子曰韓文公明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

周茂叔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黃庭堅所作詩序李延平每誦此言以為善形其為政精密嚴知務盡道理通書附錄見潘延之所撰墓誌又孔經父祭文云公年壯盛王色金聲從容和毅二府皆傾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質稟既異而充養有道資稟得於天純粹如精金不雜而溫潤如良玉潤澤寬而有制寬和而不流和易而忠誠貫於金石忠誠之至可於神明通於鬼神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春陽發達溫然其和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優游而不迫曾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清平若滄溟之無際曾以洞達無少隱然則清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之

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敬主於身而恕其用公而溥見善若出諸已善也為人為不欲勿施於人視己猶居廣居而行大道居天下之於狹陋行天下之言有物而行有常言必有實一節言行已之常以上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亦

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前安軍司理參
軍時程公珣攝通守事視其氣兒非常人與語
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其二子受學
焉而程氏遺書有言再見周茂叔後少風弄月
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明道學於濂溪者雖得
其大意然其博求精察益充所
聞以抵於成者亦多自得之功明於庶物察於
人倫明則有以識其理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
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孝悌說見第四卷樂
記曰天高地下萬物
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生
焉通乎禮則知萬化散殊之迹通乎樂則窮萬
化同流之妙此言明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
乎天寶本乎人也

未明之惑秦漢而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
而聖學未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其言曰道之
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
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
其高明也昔之害猶申韓是也今之害若佛是
者反陷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
其中自謂通達玄妙實則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
倫理則外乎人倫物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

入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大中至正天下之學非
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
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
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
正路之秦蕪聖門之蔽塞關之而後可以入道
淺陋固滯者乃刑名功利之習訓詁章句是也
學者不入於淺陋固滯則必入於老佛之空無
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
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

以上一節言學道之末末與
其闢異端正人心之大畧也先生之門學者多
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
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
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
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
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一節言教人之道本
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一節言教人之道本
遠輕自肆而無實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問非
不絕之亦感而能通必應教人而人易從教人

其資而平易怒人而人不怨怒所當怒而心賢明白故易從怒人而人不怨平氣和故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變而公故成狡偽者厭其誠待人盡其誠而暴慢者致其恭待人盡其禮而加聞風者誠服誠服者真實而非勉強聞者心醉盛德所形見者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願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以議新法不合遂遭排斥然則其言行之節言有不可誣者先生為政治惡以寬開其自新之處煩而裕得其要領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為其難而先生為之沛然法峻密而先生未嘗為苟且應命不見其難雖當倉卒不動聲色理素明而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忠信懇惻足以感人故能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

之而和政令設施可敬而行道化乎感不可可及也政令設施可敬而行道化乎感不可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書本注云子厚觀鳴亦謂如此遺仁者生之之意充滿胸中故觀之有會於其心者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者食便不美西銘之意亦其養德之厚故隨所感遇然動于中而不可遏初非擬議作意而為之也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品原明曰此處如此等入說此等話道理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外書下同所謂望侯師聖云朱公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揚初見伊川伊川頤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疾神

師聖朱光庭字公掄皆程子門人也明道接人
和粹伊川師道尊嚴皆盛德所形但其氣質成
就有所不同耳明道似
顏子伊川似孟子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

面背樂易多怒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

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附錄○明道先生質之美
發見從容豈第如此百世之下聞之者
而夫寬薄夫敦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

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

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識記也博文強識
力行也察倫明物以躬行力究

不物格而知至也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

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

反之吾身而自足應感無窮而實本乎吾心物
理散殊而皆備乎吾身言其

有要也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

人復起而不與易致一者見之明而守之定故
邪說不能移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

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

惻弗之措也和易而有涵蓄
寬裕而無至也其自存之重也寧

惻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

被澤為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已功動所任志
者不不安於小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
成不急於近功

繫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行不若可
其去以為高義擇安
亦不屑於就以自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之時先

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

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貴之曰儒者自有名

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

猶以為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

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

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

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

本注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
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學數次日橫渠微
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
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愚謂

此可以見其操潔先生勇於從善無一私意非大公至明孰能如是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論並見前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人於義理其初得於心者雖了然無疑及宣之於口筆之於楮則或有差故命辭無差則所見已審以是應酬事物知明理精妙用無方矣是皆窮理致知之功素立而非勉強擬議於應事之時也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德貌嚴毅而中誠惻惻故與人交而益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人心服而不

敢加以

近思錄卷十四終

近思錄 書目原序

周子太極通書

明道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文集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

橫渠先生文集

白石山館抄本

橫渠先生易說

橫渠先生禮樂說

橫渠先生論語說

橫渠先生孟子說

橫渠先生語說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舍泉精舍留
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闊博若無津
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撮取其關於大體而切
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
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畧

皆粗見其梗槩以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
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
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覆優柔餐飲以致其博而反
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
煩勞安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
之意也五月五日新安朱熹謹識

近思錄成或疑有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亦始學者之
事祖謹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
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
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

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鶩高遠躐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四月四日東萊呂祖誼謹識

附論近思錄

朱子曰脩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或言近思錄中語甚有切身處曰聖賢說得語言平如中庸大學論語孟子皆平易近思錄是近來人說話便較切。近思錄一書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且熟讀大學了即讀論孟近思錄。

又難看。○谷宋深之曰。自十四五時得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兩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亦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舊嘗擇其言之近者。別為一書。名近思錄。幸細讀之。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德。二為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六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當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疾病。十三異端之學。十四聖賢氣象。○近思錄大率所錄雜。逐卷不可以一事名。即第十卷亦不可以當事目。

百石山館抄本

之以有人教小童一段在。答呂伯恭曰近思錄向時嫌其
太高去却數段如太極及明道論性之類者今看得似不可
無如以顏子論為首却非專論道體自合入第二卷作第三
段又事親居家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緩今欲別作一卷今在
出處之前乃得其序卷中添却數段不知於尊意如何此書
若欲行之須更得老先數字附於目錄之後致丁寧之意為
佳千萬勿吝也。又曰近思數段已補入逐篇之末今以上
呈恐有未安却望見教所欲移第六卷者可否亦望早垂諭
也。○答汪易直曰近思錄此間書坊別刊得一本卷尾所增
已附入卷中矣。○若宋擇之曰近思錄比舊本增多數條如

買積還珠之論尤可以警今日學者用心之謬家儀鄉儀亦
有補於風教幸勿以為空言而輕讀之也。答李于能曰程
先生說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若只於此用力自然此
心常存眾理自著日用應接各有條理矣近思錄前三四卷
專說此事。荅實文卿曰知日誦四書時時省察此意甚善
近思錄說得近世學問規模病痛親切更能無看亦佳。荅
或人曰近思錄本為學者不能徧觀諸先生之書故撮其要
切者使有入道之漸若已看得淡冷通曉自當推類旁通以
致其博若看得未熟以此數卷之書尚不能曉會何暇盡案
頭邊所載之書而悉觀之乎。白編近思錄欲入教段說科

白石山館抄本

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已
我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易傳自是成書伯恭
都擔來作閫範今亦載在近思錄某本不喜他如此然細點
檢來段段時日用切近工夫而不可缺者於學者甚有益。
近思錄首卷難看某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數語以載於
後正謂此也。若只讀此則道理孤單如頓兵堅城之下却不
如語孟只是平鋪說去可以游心。看近思錄若于第一卷
未曉得且從第二第三卷看起久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
。問坐卿近思錄看得何如曰所疑甚多曰今擇乍看這文
字也是難有時前面恁地說後面又不是恁地這裏說得如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此那裏又却不如此子細看來看去却自中間有箇路陌推
尋通得數十條後又却只是一箇道理伊川云窮理豈是一
日窮得盡窮得多後道理自通徹。東見錄中明道曰學者
先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云云極好
當添入近思錄。遺書晁氏客語卷中張思叔記程先生語
云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一段極好當收入近思錄。荅張
敬夫曰近思舉業三段及橫渠語一段並錄呈幸附彼中舊
官屬正之或得數字說破增添之意尤佳蓋閩浙本流行已
廣恐見者疑其不同亟又可見長者留意此書之意尤學者
之幸也。○橫渠語錄用關陝方言甚者皆不可曉近思錄所

白石山館抄本

載皆易曉者。因論近思續錄曰如今書已儘多了更有却
看不詳

附諸儒論近思錄

黃勉齋曰今學者多驚于首卷性命高遠之說是近思却成
遠思也。薛敬軒曰近思錄宜熟讀其間有與朱子不同者
須參考。吳康齋曰讀近思錄覺得精神收斂身心極束有
歎然不敢少怠之意有悚然奮拔向前之意。胡敬齋曰學
者當以小學四書近思錄熟讀體驗有所得然後方可博觀
古今又曰今更有聖賢出其說不過于大學論孟中庸此後書莫
過于小學近思錄學者能于此處真知實踐他書不讀無恨

勉齋一條須載全文今截取兩句便覺
與子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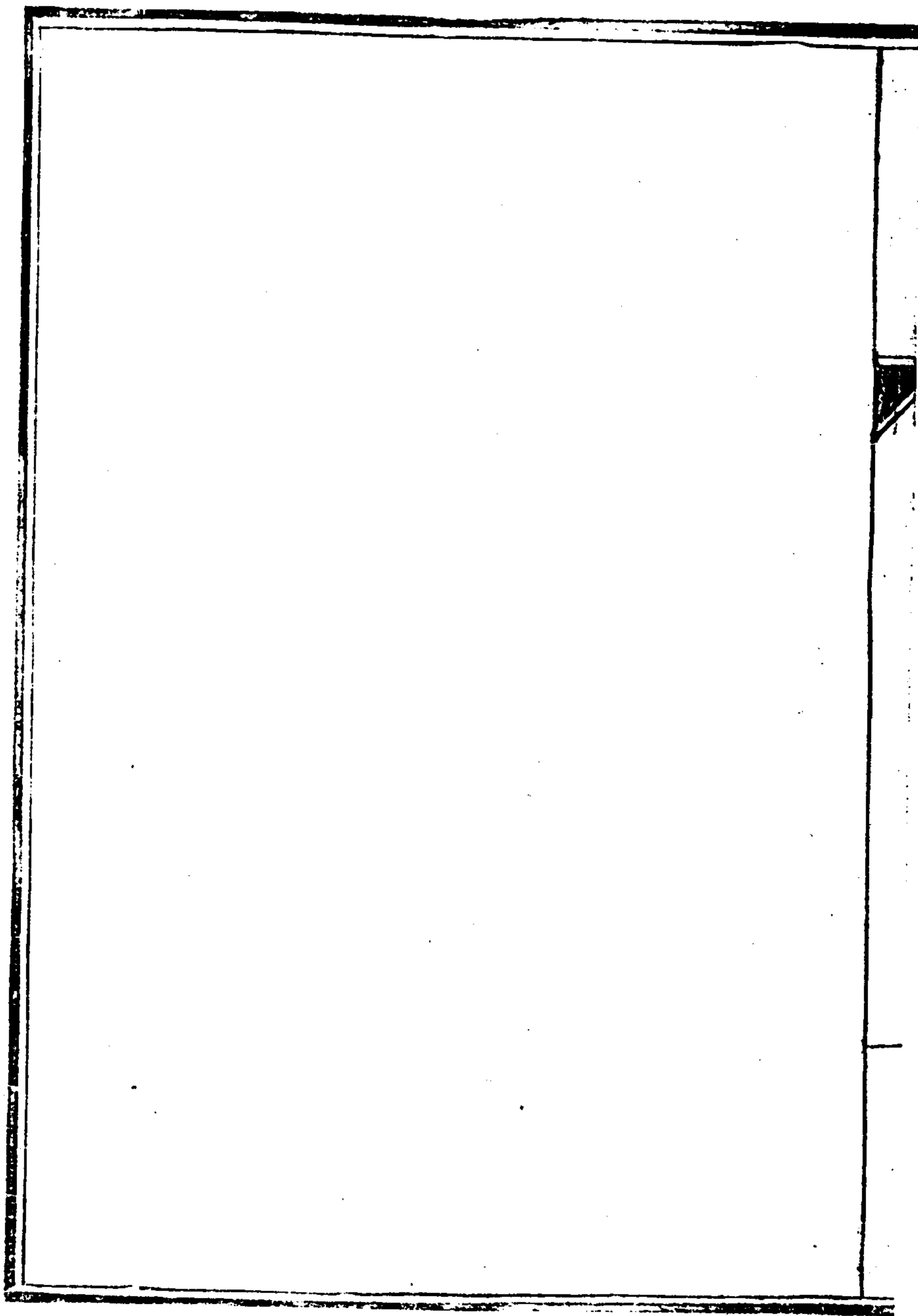
也又曰在小學近思錄四書上做得工夫真異端功利俱害
不得近思錄一書小學大學工夫盡有又曰入頭處最怕差
將後無救處入頭處亦怕偏將來偏到底要從小學近思錄
大學論語入則路頭正矣又曰後之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
其要真者多流于禪所謂高者入於空虛只緣在小學四書
近思錄不曾實體驗而於窮理工夫不到故如此○刀蒙者
曰有兩儀便須有六經有六經便須有四書有四書便須有
集註有四書集註便須有近思錄有近思錄便須有小學此
皆與兩儀相為終始而不可一日無者也其他史書不可不
讀然綱領却在春秋性理不可不讀然要約却在近思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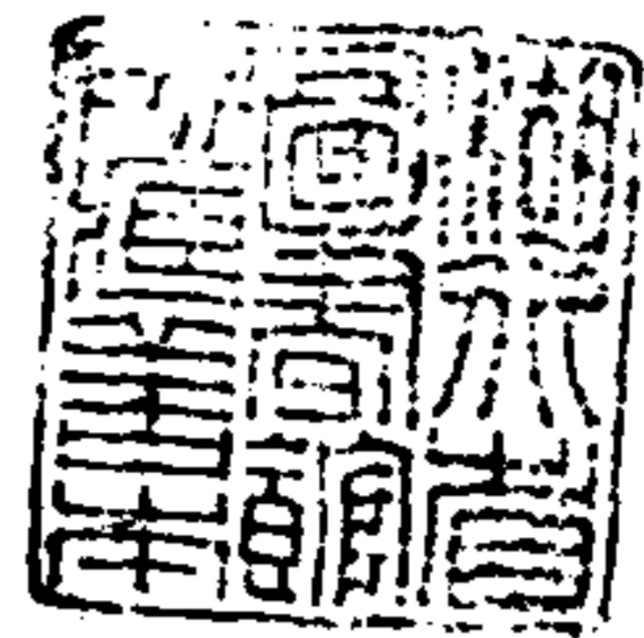
白石山館抄本

李正叔曰朱子集小學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高景逸曰朱子曰四書為五經之階梯近思錄為四書之階梯言所以從入之序也從茲而至聖人之道譬之植五穀者下種既真培之溉之熟可計時而待西是是種稊稗而欲其五穀也夫近思者近取諸己近取諸己萬理具備視聽言動由是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由是聖人之道如此而已矣要在人默而識之默而識之曰悟循而體之曰脩脩之則彞倫日用也悟之則神化性命也聖人所以下學而上達與天地同流如此而已矣此其教所以賢愚皆益為能開物成務惠天下萬世于無窮也

得氏姓名有玷此書且其語亦支離
之甚今考者第從第三卷存養致
知之方作矣有誤能考誤者耶且空
識名曰亦未必能信道不惑也。

○張楊園曰能學者能讀近思錄方可以治經又曰予年二
十五六時求近思錄不可得適賈人持至因得讀之然後稍
知為學之門。○孫北海曰學有原委原去端正則委自分明
如大學之明德中庸之天命論語之務本孟子之仁義皆自
原頭說起使學者有所從入不然原本不識用力雖勤而誤
墮考據者不少矣故近思錄首卷宜細為體認朱子識箇頭
腦四字良非易事





凡引朱子本註與朱子語錄須分別方
不致

致中再引諸儒及近時人似宜列目首卷
詳其時代名字於熟深之上加吾友字未免
遺象

近思錄卷之一

朱子曰此
卷道體

凡五十一條

漁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之朱子註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

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極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者便只

是在陰陽裏面今人說陰陽上而別有一個形無影底是太極在

非也。太極只是天理地萬物之理在天地中而有太極在

萬物則萬物中自有太極。非有以離乎陰陽即陰陽而指其本體在

難。吾友邵陽魏然深曰無極而太極一語自象山與朱子三書辨

子此語為首疑蓋疑乎太極也。及羅整菴理不在氣先之辨亦以周

朱子之說者亦不遇無形有言之不滯乎有也。于載聚不雜乎氣之

二語然終疑其贊愚竊一言之曰此是太極圖說非太極說也。此

蓋周子既立圖以闡理不著首一圖則理不明既著一圖則似真此

有一渾淪之物在形氣之先者故首曰仁吾所圖太極者非真有此

形也。然無形無象而天地萬物亘古亘今止此一理無所變易是

謂太極故吾從而以圖者固之耳自古節至第六節皆指圖中圖

線而言則無不一望了然直捷簡易不獨可釋象山太極前有無

白石山館抄本

極之疑亦可解雖整菴理為能生氣之感矣故讀此篇者必垂
 觀之方有看落猶之繫辭皆所以贊易說者不說卦畫言而第懸
 空說理故其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與此云太極動而生陽者皆
 似未有陰陽之前先有一渾淪之物以生天地而陷于釋氏有
 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之說矣朱子言
 理氣決無先後又云非二物此是定論整菴謂理者只是氣之條
 但未知此為專就圖言而并疑及周子則易有太極皆不易之論
 菴又何以謂其就卦畫言乎按點深此說似淺近而實簡易較諸
 家爭先後爭有無懸空揣測于無形無影之地者有支離切實之
 矣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
 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
 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
 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
 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
 而靜靜而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
 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
 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

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
 陰陽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雖然推之于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
 之于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變陰合而
 陽無始非知通者孰能識之○此圖之第二層也
 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朱子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
 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者也以質而語其
 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火陽也金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
 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陰也蓋五行之變至于不
 可窮然無適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靜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于不
 大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或問陽者則又無適而
 言合曰陽動而陰隨之故云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
 本無極也朱子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
 之妙亦未嘗不各具于一物之中焉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
 不能外乎陰陽五殊二實無殊也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
 能離乎太極精粗未末無彼此也至其所以為太極者又初五行
 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

白石山館抄本

之生也各一其性

朱子曰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

不各具于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朱子

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

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

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

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

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

刑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之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

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性而為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一物者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

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

莫能破焉此之謂也此圖之所謂二圖也李安溪曰周惟人也得

子圖下二圖與首圖同一樣大所謂人與天地合德也

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得

朱子註曰此言眾人具動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之生莫不有
 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
 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
 形生于陰神發于陽五行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
 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
 自非聖人全體太極者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
 而違禽獸不遠矣口以上皆明圖之理也以周子就人身上言蓋
 人身一小天地也亦有陰陽五行太極之理也周子之意皆在後
 聖人定之以仁義本註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本

註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

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朱子註曰此言聖人全體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

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靈之也正其
 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
 所虧焉則德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
 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齊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
 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
 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

白石山館抄本

善身高景逸之言思有未盡不可得而無也
理有未窮心不可得而盡也今私欲未盡之
心而遺遺之使無一毫之勢不能故不得
外為攝心之法外人倫庶物而用其心至手倫
物之間知之不明慮之不密將然獲甚甚而
欲其無也愈不可得矣

達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
則不能翕聚不翕聚則不能散亦此意爾曰蓋欲動情勝
意歸重于主靜立極尤歸重于本註無欲故靜四字蓋欲動情勝
而有不靜故惟無欲則不求靜而自靜矣周子通書或問學聖有
要乎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故靜虛動直與此若舍符節則
知周子學聖者以此四字為要而誤入于禪定故自註以明之
自註者如周子此後之學者乃猶不知自寡其過而專求之靜甚至以
瞑目枯坐為學聖之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之全體一動一靜
要訣其亦自誤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之全體一動一靜
無通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
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
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故曰立天之道曰陰
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故曰立天之道曰陰
曰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
知死生之說朱子曰陰陽成聚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
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
一大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

縱分段落不可太碎如此章首二句一段中五句一段末三句一段較為明了

朱子曰才德便行其無事而無不善也才於此

下時宜當窮其理以至於無所不至也

此下却就人身心上說到親切處

一樂字尤為緊要

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
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
謹其說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語
其至極則此圖畫之其旨豈不深哉

誠無為 朱子曰實理自然何 **幾善惡** 朱子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
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問
既誠而無為則恐未有惡曰當其未感五性具備無有不善及其
應事始有照管不到處置宜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
蓋合下本但有善惡是後一截事

守曰信 朱子曰道之得于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
言之為聖為賢都程此五者做就仁義禮智信德之體 **性焉安焉**
愛宜理通守德之用誠性也安情也德兼性情而言也 **性焉安焉**
之謂聖 朱子曰性者獨得于天安者本全于己聖者大而化之之
也復焉執焉之謂賢 朱子曰復者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
也者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通書曰朱子曰周之微妙

白石山館抄本

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通書每說幾字近則公私邪正遠則慶興存亡但於此看破便轉也。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惟精惟一克己復禮即其事也。天理樂神學者當從何入曰隨處用工夫誠是存主靈幾是決擇靈幾用靈靈是神然緊要靈在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

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

故曰天下之達道文集下同。朱子曰中性也。然不動言其體則然也和情也感而遂通言其用則然也。中

和以性情言寂感以心中言和蓋所以為寂感也觀言字者字可

以知其微意矣。問伊川言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者寂然不

動是也。南軒言伊川此靈有小善所謂喜怒哀樂之中也者寂然不

常性寂然不動者聖人之道心又南軒辨此與辨論中知言衆人之

如此今載近思錄如何曰前輩多如此說不但欽夫自五峯至此

論其自是晚不得今湖南學者性一守此說其看來寂然不動衆

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惟聖人能之衆人却不然蓋衆人雖具

此心未發時已自汨亂了思慮紛擾夢寐顛倒曾無操存之道至

140 024 中 續修四庫全書 0 卷 9

〔一〕

其後李氏曰性也如行而流竹在竹應物而友之也亦如中一也且屬乎事教宜
別久而不存而和乎事也則必老死一也若休而方物主事其所以然也一也教宜
今重言其所以然也

〔二〕

感者靈如何得如聖人中節。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于人心
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
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
如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本註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本註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朱子曰伊川此語甚渾圓無病問心

本是中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曰
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靜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
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橫渠心統性情之說甚
善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動靜而言或指體或用隨人所見方
其靜時動之理已在及動時又只是靜底。此語與橫渠心統性
情相似心主乎身其所以為體者性也其所以為用者情也是以
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

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
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

白石山館抄本

又如彼使人不可測知鬼神之神妙用也。鬼神是有个漸次刑迹
神則忽然如此忽然不如此無一个理由要之亦不離于鬼神只
是無迹可見。黃勉齋曰合而言之言鬼神則神在其中矣
析而言之則鬼神者其粗致神者其妙用也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乾傳。朱子

仁當就粗處看如元亨利貞而元為四德之首就初生處看便是
仁如春夏秋冬春為一歲之首由是而為夏為秋為冬皆自此生
處所以謂仁包四德者只緣四個是一箇只是三個元却自有元之
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又自有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曉得此意
則仁包四者尤明白了。問仁如何包四者曰易便說得好元者
善之長義禮智便是善這一個却是善之長又曰義禮智無仁則死
矣何處更討義禮智來。程子此條須臾統看仁如何却包得四
者又却分看義禮智信如何亦謂之仁大抵在仁者上看得盡須
知義于剛果處亦是仁於于辭讓是心亦是仁。仁是個溫和底
意思義是悻烈剛斷底意思禮是宣著發揮底意思智是收斂無
痕底意思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却以求仁為急緣仁是四者之
先若常存得溫厚底意思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到
剛斷時便自然會收斂善將別個做主便都對副不著了此仁之
所以包四德也。且就氣上看如春夏秋冬看他四時界限又却

白石山館抄本

參精惜引得不宜姑以所懷添註于

看春如何色得三時四時之氣溫涼寒熱與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
 氣又熱亦非生物之時惟春氣溫厚乃見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
 生物之長秋是生氣之斂冬是生氣之藏春無生物之意後三
 時都無了。問仁何以能也。曰若人只是春無生物之心就裏面分
 回者且以惻隱論之本只是個惻隱遇常辭避便為辭隨不安
 便為羞惡不知辭避不知是此。如天地只是個動底醒底在裏面便也
 知羞惡不知辭避不知是此。如天地只是個動底醒底在裏面便也
 春氣發生得透便為夏收斂便為秋。如天地只是個動底醒底在裏面便也
 渾然只是個發生之氣。仁是箇發生之氣。如天地只是個動底醒底在裏面便也
 中須得辭避。斷制是非三者。方成得仁之事。如天地只是個動底醒底在裏面便也
 惻隱如何可色羞惡三端。曰但看羞惡時自有一般惻隱底意思
 便可見。所謂專言之則色曰若亦是指示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
 色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即此一事便色四者
 此則仁之所以為妙也。○偏言則曰愛之理專言則曰心之德。○
 偏言專言亦不是兩個仁。○偏言則曰愛之理專言則曰心之德。○
 言底便在裏面說着專言底偏言底便在大裏面。○謂着偏言底專
 得界限分明如孝弟為仁之本就愛上說此是說偏言之仁至說
 克己後禮為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人心也。此是說專言之
 仁然雖說專言之仁所謂偏言之仁亦在裏面。○謂着偏言底專
 有今小底仁又有今大底仁不知仁只是個如福州是這一個

人此偏言也及專言之為九州安撫亦是這一个人不是兩人也

故明道謂義禮智皆仁也若見得此理則聖人言仁處或就人上

說或就事上說皆

是這一个義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

乾傳○朱子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

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

是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天使如天子命使似將註初付與自家所受之職事也與萬

事使在指遺事傳職事使在掌簿書○理一也自天之賦與萬

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之所受于天言之謂之性其實所從言

之地頭

不同耳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乾文言傳○問鬼神者造化之迹朱子曰風

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何也曰說道無又有說道有又無物之生

成亦鬼神而何然又去那裏討鬼神○如日月星辰風雷皆造化

之迹天地之間只此一氣耳來者為神往者為鬼○造化之迹

白石山館抄本

人所常見
故不之怪

剝之為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
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
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
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
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為坤陽來為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
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

耳 剝剝後相因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無陽如此陽有間新
朱子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
腔子做得一畫成坤卦則是無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
畫未成然此亦不是甚深奧事但伊川當時不曾發明道與
今人做一件大事看○陽無可盡之理伊川說得甚精且以卦配
月則剝九月坤十月復十一月剝一陽尚存復一陽已生坤純陽

陰陽氣關了三十日安得謂之無盡當細推之這一陽不是恁地
 生出才主冬便萌芽上面剝一冬下面便萌芽一冬上面剝二冬
 下面便萌芽二冬積果到那復處方成一陽消時亦如此但伊川
 說欠幾句漸漸消長之意問冬至子之半一陽過一月却成臨卦○
 方是結算那一陽冬至以後又漸生或二陽過一月却成臨卦○
 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未且一月却成臨卦○
 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未且一月却成臨卦○
 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生也以此便見天地無休息
 雷○天運流行本無一息間斷豈解一月無陽且如木之黃落時
 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老青者必先萌芽而後舊葉方落若
 論度時天地無時不愛不惟月變日變而時亦有愛但人不覺耳
 ○陰亦云以夫乾始推之可見但聖人所以不言者這便是參贊
 哉國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用君子而退小人此理自
 是地地雖克奔之世豈無小人但有聖人豎在上而不容他出而
 有為耳○點深云天理人欲之相倚仗也亦如此新張之飲而前
 藥生焉昏昧之極而良心盡焉無間可容息也故天理之流行者
 不可見反於其間新時而見之然則理欲之幾無定其多寡之
 多寡亦每定惟視其所養何如耳孟子牛山之木一章盡之矣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

白石山館抄本

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朱子曰天地以
 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始有毫釐之
 間斷也故陽極于外而復生于內聖人以為於此可以見天地之
 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非天地之心生
 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而何以復生于內而為闔
 闔之無窮乎此則此論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也正陽之復
 之已動者而為言也此論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也正陽之復
 苟求其故則亦可以見天地之心矣○問伊川以動之端為天地
 之心曰動亦不是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之心如十月豈得無天
 地之心天地之心無違元亨利貞是結實歸宿處若無這
 歸宿處便也無違元亨利貞是結實歸宿處若無這
 窮十月萬物收斂寂然無跡到一陽動處又從此起如循環無
 窮十月萬物收斂寂然無跡到一陽動處又從此起如循環無
 月積陰陽氣收斂寂然無跡到一陽動處又從此起如循環無
 既復則生意動乃始復見其端倪也蓋陽氣收斂天地生物之
 心伏藏而不可見及陽氣長盛萬物暢茂天地生物之心又散漫
 而不可見惟積陰之下陽復生萬物生意將絕而復續造化之
 仁莫息而復接天地之無窮乎人能見此則知道體之無盡矣故程
 息安能相生相續之無窮乎人能見此則知道體之無盡矣故程
 子曰此知道者孰能識之○不直下動字却云動之端雖動而物

未生未到天殺動靈凡發生萬物都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
○點深云知道者體道于身自與造化之理相契身故曰自一
身以觀
天地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復六二傳○朱子曰伊川此說渾論開

解字義如云仁者天下之正理此亦只是包含在內不可便以此
為盡得仁字之義也○此說固好然說得太渾滿只恐人理會不
得○李開祖曰天下之公是無一毫
私心善之未也是萬善從此出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

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咸九四傳○朱

問無以感應之理造化與人皆是如兩便感得陽來陽已應
又感得而來寒暑晝夜無非此理如父慈則感得子孝子孝則感
得父慈慈其理亦只一般○因這一件事又生出一件事便是感
與應因第二件事又生出第三件事又生出一件事便是感
應○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如卜筮之類
皆是心自有此物所以才動便應凡人一睡一覺一出入一語

白石山館抄本

一豎以至感衰治亂無不如此問感應之理於學者工夫有用處
否曰此理無乎不在如何學者用不得積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
安身以崇德也
亦是這道理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

能恒矣惟隨時變易乃恒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

知道者孰能識之恒象傳○朱子曰恒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

帝也其在人冬日則飲湯夏水則飲水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

今日道合則從明日不合則去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為常也○所

謂不易者亦須有以變通乃能不易如君尊臣卑父子固不易然上

下不交也不得父子固是親親此所謂命士以上父子異官則又

有度焉惟其如此所以為恒論其體則終是恒然體之常所以為

用之變用之變乃所以為體之常○能常而後能變能常而後能

所以為變及身變也常亦只在其中心却說變而後能常非是

○然深云有恒則日進日進則日新所向不易而所見所慮則日

異而用不同故學問之道無定操修之方亦無定著安

常習故則無進德之益而有偏執之患矣治道亦然

非是二步能錄本重其家未子与伊川之說也

一第子之十册續修四庫全書第 11 版又小

人善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
 愚之不移所謂下愚者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
 無不可移者雖下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
 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
 愚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
 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
 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于善道其真成而寡罪則
 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亦性之罪也其上六傳。問
愚之不移與孟子曰天之降才不殊語意不同朱子曰孟子之說自
與程子之說不同孟子只見得是性善便把才都做善看不知氣
稟各不同知后得岐疑越板知其必滅若教是氣稟如此須說到
氣稟方得程子說得較密。自暴者有強悍意剛惡之所為也自

白石山館抄本

素者有懦弱意柔惡之所為也拒之不信只是說無這道理絕之
 以不為是知有這道理不肯做以聖人之言則曰不移而已不曰
 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考之則以真不肯移而不後不可移耳蓋
 聖人之言本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肯不可之辨
 也程子之言則以人責其不可移也而徐完其本焉則以其稟賦
 甚異而不肯移非以其稟賦之異而不移也○習與性成而至
 于相遠則固有一日之善人矣夫豈有終不可移之理當從伊川之說
 從善則為一日之善人矣夫豈有終不可移之理當從伊川之說
 所謂雖強戾如商辛亦有可移之理是也○按吾輩之罪在自棄
 所謂明知之而不為也雖云有志不過畏感而寡聞耳未嘗必以
 欲全其性之善也此正自棄之尤者也
 情其尚有人同者而不知其亦人衰哉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良家傳○朱子曰凡物皆有理不外乎事
 是在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安置合如此便是義
 便有个匠裏如這棹子於理可以安頓事物我犯他如此用便是
 義○揚雄說義以宜之韓愈說行而宜之謂義客以義為宜則
 義有在外意須如程子說則是愛物者心而非在外也○高景逢
 曰當其舜也心為在物之理義之蔽于無朕也當其感也心為處
 物之義理之至子各當也故君子不從心以為理但循物而為義

義者宜也本是古訓故古義字作誼此朱
 所取非是周子通書亦謂愛曰仁宜曰義

一元當舉當舉之理在一元當舉而舉之義也此之謂因物付物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靜無端陰陽無始

有有無底在前說道無有有底在前是個循環物事○如云太極

動而生陽不成動以前便無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

那動靈說起若論著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仁為四端

之首而智則能成終成始猶元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

乃為化之機也此理循環不窮總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

陽無始者此也○動靜無端始於陰陽成於陰陽無始者此也○動

然陽復本于陰靜復本于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

美未始離乎天而存舊年之種又前年所存而後生之種如穀之

至子無窮不可知也惟穀然即以前年所存而後生之種如穀之

可與論也

白石山館抄本

程子只通論道理非訓詁文義也程子
說多寬然朱子說又正嫌太密學者
易致執著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朱子曰仁者天下之正

說仁體。仁固是正理然必以正理從人心上言之方說得仁字

全蓋仁者本心之全體人若未然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為自

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不是人欲和心放出未安得有

和。如義禮智皆可謂天下之正理便是程子之說有太寬闊。

薛叔軒曰只是循天理便有

序而和故仁者禮樂之本也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遺書下同。然深云中庸所求乎子以事

恨其少不盡分然則令人何如乎然惟夫子明道知其未盡也

劉飛山曰人能常懷不盡之心而勉以從事焉其庶幾免乎

大過矣乎又曰自有一畫一倫而舉天下之人

矣乎詳詳結其中一畫一切盡一廟一切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

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

葉氏曰惟其天人之理一所以終日對越

在天者也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

葉氏曰此言天人之氣一所以

終日對越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

不可持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

葉氏曰誠者實理即所謂忠信之體天人之間通此實理

以為對越在天也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

道道亦器

葉氏曰此言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所謂終日對越在天者亦敬循乎此理而已

但得道在不

繫今與後已與人

朱子曰此一只是解介終日乾坤乾在天之剛健者便是人之

乾其體則謂之易便是橫渠所謂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

者自此而下雖有許多般要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

器皆是實理以時節分言之便有古今以血氣支體言之便有

人已却只是介理也○此片是解終日乾乾故說此一段道上天

白石山館抄本

說及說到性道教是就人身上說上下說得如此此子細都說了
 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又皆是此理頭着之匪着甚等却都這个
 事不得上而天地鬼神下而萬事萬物都不出此故曰微上微下
 不過如此刑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刑而下者有情有狀是此
 器然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未嘗相離却不是于刑
 器之外別有所謂理且古互今萬事萬物皆只是這個所以說但
 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已與人一體是體質之體猶官爵也易者
 陰陽錯綜交換代易之謂如寒暑晝夜開往來天地之間陰陽
 交錯而實理流行蓋與道為體也寒暑晝夜開往來而實理流
 行其間非此則實理無所頓放故曰其體則謂之易言易為此理
 之質也。就人身而言易猶心也直猶性也神猶情也易者變化
 錯綜如陰陽晝夜雷風水火反復流轉維橫經緯而不已也人心
 則語默動靜變化不測者是也言體亦是形而下者其理則形而
 上者也。易是陰陽居伸隨時易大底古今只是大開闢小闢
 闢聖人便於六十卦以陰陽奇耦寫出來至于所以為陰為
 陽為古今乃是此道理及聖人忽然生此物如夜木之類蓋然而
 時却夜實時都實生氣便發出來此便是神。此一段皆是明道
 體無乎不在名雖不同只是發一理發出來是个無始無終底意。陳
 溪曰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刑狀震都謂之器人事
 中之實理便是道所以明道曰道亦器器亦道。然澤云明道先

生之言高遠宏闊當求其着落處親切處下手處此段只是言天
理流行無靈不在人不可有一息之不體也終日對越在天是下
手處曰忠信曰誠

則存主之要也
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

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無有諸已自不與已相干如

手足不仁氣已不貫時不屬已故博施濟眾乃聖之功用仁至難

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

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此條亦難說上蔡亦未嘗不是覺于理

仁又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為不仁又却從知覺上說朱子曰覺是
覺于理問與上蔡說同異曰異上蔡說覺才是此心耳問仁者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即人無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
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
當愛曰不須問他後初時不令便是一體務之水江河地沼皆
此水如以兩碗盛得水來不必尋討這一碗是這裏的那一碗

白石山館抄本

是那裏的未既都是水便是同體如說人與物均受此氣均受此
 理所以皆當愛便是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所不愛者以天地萬物為一
 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也○存者以天地萬物為一
 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存者以天地萬物為一
 體說得太深無捉摸處易傳偏言專言又云仁者天下之公此兩
 雷說得極平實學者高精者用此等語○閉門施濟眾一段程子之
 做仁之體先生却分得此說體用便有用○力雷曰某說如屋下
 說程子之說却重得某說程說似渾滿一個屋子某說如屋下
 問架馬○問如此可以得此之體是此處見得人與已相關甚切
 便是生意相貫靈否曰無是只說此又無便得蓋此是仁之出
 對人靈說便信地善不私便說此又無便得蓋此是仁之出
 靈若未發之前一善一念之私便說此又無便得蓋此是仁之出
 地萬物為一體者欲仁為仁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
 物為一體者欲仁為仁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
 仁模樣須是克己復禮做工夫去聖人都說破在學者以身
 體之而已○曹真子先仁體說去聖人都說破在學者以身
 人之用心也舉諸以加諸彼乎曰小然也○有彼我則有封域有封
 域則有急緩有急緩則有校量其卑者易入于納交聲譽之偽其
 高者亦曲而不直序而不粹暫而不恒靡而不滿夫湛然而仁具
 油然而仁興美暇校量哉為先哲之談仁也曰仁心之德也而泥

嘗無別此以別之者體之也華得其所以者公溥之量也然征伐可
 盡物之理也分殊者脈絡之分也理一者公溥之量也然征伐可
 廢也刑誅可犯乎仁人未嘗不嚴此以殺機為生織花鐵鶴以生機
 辨之以心不辨之以區除莠剔蠹以殺機為生織花鐵鶴以生機
 為殺故矧灼不廢于肌膚夏楚不斲于愛子虞廷四罪魯國肆青
 周王一怒宋公不祀孰一體孰小一體必有分矣夫以天地萬物
 為體則體大以四體為體則體小以天地萬物之體為人則人大
 以四體之體為人則人小大體者能放能行于眾小體之中
 而眾小體不能隔也四體之木則知廢之天地萬物之體之木則
 不知廢弗思故也夫千萬世之上此天地也者萬物焉千萬世之
 下此天地也有萬物焉天道無窮地直無窮物生無窮者心亦無
 窮往聖之絕學未報于命而萬世之太平輒營于中仲尼之生千
 古不寂堯舜之心至今猶存即其體存也故曰會人物于一身通
 古今于一息區區補苴于百年之間君子以為猶木也故仁以
 為已任者如此
 成仁者如此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
 朱子曰天之付與萬物者謂
 性然天命流行心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刑而
 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刑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

〔三〕此二條似仍宜分列之以然字貫則

下條恐人不易尋求

〔三〕

者則紛紜雜糅善惡有所不矣故人物既生則即此所稟以生之
 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即
 以性即氣氣即性者言之也○此章內性字有指其墜在氣質中
 者而言有指其本原至善者而言須且分別此一字令分明不
 方可子細逐項看詳○生之謂性一條難說須子細看此條釋
 說得亦未盡生之謂性是生下來喚做性底便有氣稟夾雜便不
 是理底性了○性即氣氣即性這且是添說性便是理氣便是氣
 是未分別說其實理與氣亦無所附○問告子之言若果如程先
 生之說亦無害而渠意直是指氣為性與程子之意不同曰程子
 之言亦是認告子語脈小差果如此說則孟子何也拙之則知其
 非矣固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
 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 本註后稷之克岐克窳子越椒始生
 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
 不謂之性也 朱子曰所稟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之理
 也蓋氣之流行性為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
 惡分焉故小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性亦惡不善
 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先生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亦小

白石山館抄本

可名為性所謂在天曰命也才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
 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靜者固其
 性然以生之字便帶却氣質了但生字以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
 有形見靈故才說性便須帶着氣質無解懸空說得性者。程先
 生說性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人具此形體便是氣質之性才
 說性此性字是雜氣質與本來性說便已不是性此性字是本然
 之性。如說善即是性了方說得善。易所謂繼之者善在性
 之先此引未又在性之後說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言此以人性之
 發見者言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問易與孟子
 就天人各以流行出靈言明道則假彼以明此耳曰然。不容
 說雷即性之本體如水剛只是水別著一。守水也有流而至海終
 一字不得至謂之善則性之發如水之下矣。

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
 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
 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
 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

白石山館抄本

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

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朱子曰此又以水之清

善也流而至海不行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清者天之

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

方濁者長見異而不遷焉夫其赤子之心者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

純故有淺深也深則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為氣所昏流于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也然則人

雖謂之氣所昏流于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為氣所昏流于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也然則人

惟能學以勝氣則初不離是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為氣所昏流于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也然則人

清者存故亦將清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註行也哉○補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註行也哉○補

而就下也這下更欠言語須為他作文補這順水之性然不謂之

是喻性之善如孟子所謂過顛在山雖不是順水之性然不謂之

水不得這便是前而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到得說水之清却

依循是譬喻○問先生嘗云性不可以物喻明道以水喻性還

病否曰若此則○問先生嘗云性不可以物喻明道以水喻性還

遠近之別曰此是夫習說○生之謂性一段當作三節看有言天

命者有言氣質者生之謂性是一節水流就下是一節清濁不是
 一節橫渠云刑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將此
 兩個性字分別自生之謂性以下凡說性者孰為天地之性孰為
 氣質之性則其理自明矣。葉氏曰不知性之本善則不能自勉
 以復其初不知性有時而陷于惡則不能力加隆治之功。○按此
 可悟學問之要然一時敢勇亦難常敏勇常清明之為難少緩則
 怠怠則復昏濁矣故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
 剛健不息是為天德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
 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
 不與焉者也。朱子曰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修道雖以
 智所能為也然山聖人不能所以修者莫如水天命之本然非人私
 處方提起氣以不得而令講學用心著力却是用這氣去尋箇道理
 又曰理氣不得而令講學用心著力却是用這氣去尋箇道理
 ○胡敬齋曰五性感動而善惡不一萬事出矣性如水之源處動是
 水之流也如源本清流出未便有清濁清者是性如水之源處動是
 者為所洞也如源本清流出未便有清濁清者是性如水之源處動是
 之言初學者却不必思之要
 看未致親切處是近思之要

白石山館抄本

觀天地生物氣象本註周茂叔看

朱子曰此即周子憲前章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是也但

亦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不是有意專要去會看生物氣象也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朱子曰物之初生淳粹未

散最好看及幹葉茂或使不好看見孺子入井時皆有怵惻隱之心只這些子便見得仁切到也發政施仁其仁固廣然却難看所以程子說鷄雛可以觀仁切脈可以觀仁是無時無處不體驗難辨是生意醇粹盡切脈是生意貫通靈程子用心熟方見仁自是介和柔底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較和柔及至夏間長茂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冬則斂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程子說生意處亦是說似生物皆能奮動死物則不能如穀種正發則不能生也。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從此來仁義禮智亦皆善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此出耳。以下數條明道先生氣象如見學者常常涵泳此氣象于胸中庶有益處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朱子曰惻傷之切隱痛之深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只是滿這腔殼都是惻隱之心才觸

朱子與林擇高道因爭得此字是惻隱之心
民未云性外是古反此則上下皆性擇高曰
此物德之心實多天地之間生應子而此字是天地
天地

若胡廣仲曰天於天下如一理者均身之氣也
指此也若此則而上而福一而身之氣也若此則
若此則而下而一而身之氣也若此則而福一而
若此則而一而身之氣也若此則而福一而身之
若此則而一而身之氣也若此則而福一而身之

着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如人感痛傷
因是痛不如此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如人感痛傷
午間滿瘡病疾痛莫不相關才是有此子不通便是被此物
了。是于人身指不出此理充塞靈最為親切若見得則萬物一
體更無內外之分若不見得却去腔子外尋覓則若一萬物都無
交涉矣。問心所費者不一便說惻隱之心見一蟻子亦豈無此心
是無靈不發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見一蟻子亦豈無此心
特是惻隱之心發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見一蟻子亦豈無此心
是是非之心發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見一蟻子亦豈無此心
隱是道心又曰滿腔子也如刺着便痛非心而何然知痛是人心
可言心其理具于因是惻隱之心故感者便應若心馳于外亦
一物耳何能具其理應萬事耳乎。高景逸曰朱子云是就人身
上指出此理充塞靈最為親切其發明程子之言亦最親切矣蓋
即天地之心充塞于人身者為惻隱之心即大腔子也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亦有安柳也每中夜以
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朱子曰天下之物有高必有下有
大必有小皆是理當如此如天之

百名山館抄本

此是言其感應效取始終倚伏之理性相反
而道相成相生而即相克也明道理之自然當
而推之不啻人力一履安排造悟此則知為
善之密無事勉強非直謂其差異好笑
而已

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有陰皆是對立對雷不是理
其所以有對者是理合當造地。問如何便不知是之殆乎之舞
曰看破真个是差異好笑且如陰陽有對至于太極却對甚底
又如金木水火土亦似無對然時有對金木水火相對蓋金木水火
直與器便對過却是橫對了土便與金木水火相對蓋金木水火
是有方所土却無方所亦對得過胡氏謂善不與惡對不道惡是
反善如仁與不仁如何不可對若然獨中又自有對如善與不
了沒个是靈。雖說無獨心有一路對然獨中又自有對如善與不
中間不空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然獨中又自有對如善與不
萬道對器也。天下之物未嘗無對然却只是氣。嗟則為溫吸則為寒
耳。胡敬齋曰一物之中各有兩儀如天之氣。嗟則為溫吸則為寒
陰陽地本屬陰而主地之道曰柔與剛豈不是一
各含兩之義水雖屬陰亦有陰水陽水乎。嗟是也餘皆然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

是惟敬而無失最盡朱子曰亭亭當當直上直下皆是形容中之

是善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按出者馳求于外也。敬而無失只是常敬便

是善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按出者馳求于外也。敬而無失只是常敬便

是善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按出者馳求于外也。敬而無失只是常敬便

是善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按出者馳求于外也。敬而無失只是常敬便

是善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按出者馳求于外也。敬而無失只是常敬便

是善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按出者馳求于外也。敬而無失只是常敬便

其大本而萬事之理自往胸中沅出不
待安排計較者但欲以雜帝而無失為難

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一公字

信得及者得
多少勞操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

然朱子問其然所以然之說曰洒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洒

應對之則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于此不區于彼也曰其有本

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本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

志具所以然之理也○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洒

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个是末不區理會只理會

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磨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

白石山館抄本

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物上皆

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着便不中矣朱子曰聖人義精仁

熟亦有有意于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

所執也善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所謂中而執之殆愈執而愈

失矣既不識中乃暮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為中吾恐其失之遠

遠未必不流為小人之無忌憚也○子莫執中正是安排尋討○

點深云道理從胸中流出而無一毫安排造作其誠明者乎 問時中如何曰中字最難識須是

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

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

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

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朱子曰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其

愛而小魚愛顏子似為我而非為我○問禹稷過門不入如家有

父母豈可不入朱子曰固是然事亦須量緩急如洪水之患未甚

朱子曰誠無妄則誠無息誠無妄則誠無息

為害未遂至傾國覆都自當過家見父母不然而君
父危亡之灾急于存救雖不過見父母亦不妨也

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註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

為誠在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所以無息解誠也

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朱子曰无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為无妄
則可謂聖人為不欺則不可問此所謂

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曰然无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

去做底。无妄則兼夫地萬物所同得渾淪底道理不欺是就一

邊人身上說无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是兩個物事。无妄

自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之故次之。陳水康曰誠字

後世都說着字。伊川謂无妄之謂誠字義始明。朱子曰如以真實

半字愈見字。按學問從无妄上作工夫更得力。劉穀小先生

人諧言之指矣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
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

白石山館抄本

旋安拙引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朱子曰此

說無極而太極。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父子已

先有君臣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將道

理入在裏面。未應是未應此事已應。應此事未應固在先

却只是後來事已應固是後却只是未應時理。所謂塗轍即是

所由之路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便路徑源頭下來。既是塗

轍却只是這一個塗轍如既有君臣底塗轍却只是元無兩極之

理也。只是這一個事便只是這一個道理精粗一貫元無兩極之

人只見得前而一段事無形無此特謂是空落落却不知道伸漢

無朕萬象森然已具。釋氏便只說空落落却不知說無却不知道

莫實于理。虎是塗轍却只是這一個塗轍。是記者失了字。胡

敬齋曰未應之時此理全具于舜然不動之中當此之時故以操

存之而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立焉已應之時此理發見于感而

未應體也靜也。已應用也動也。體即用所存用即體所發。亦有兩

事固無先後可言亦動

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觀見之屈伸

尹和清以此語向伊川伊川曰此事甚大
人當自當先生曰此語未動一動其心
手已至
感應之理應于此感應之義不屬

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
息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間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

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問居仲往來氣也程子云只

仲往來者是理必如此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其所以一陰

一陽循環而己乃道也○氣須有屈伸要非方伸之氣自非既

屈之氣氣雖屈而物亦自一面生出此所謂生生之理自然不息

也○此段為橫渠形質反原之說而卷也○李果齋曰往而屈者

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伸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

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不有許多氣來去造化之

理不繫于窮于釋氏不謂乎此所以有輪回之說

○按首二句窮理之要其以格物為求外者良由昧此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朱子曰

變化萬物之生成情偽之相通事為之終始一為感則一為應循

環相代所以不已也○事事物物皆有感物應感感物應感

然譬如氣聚則風止風止則氣復聚○感應二字有千義中感字

應而言則被感而此應專于感而言則感又專應意如感思感德

白石山館抄本

本類。物固有自內感者亦有自外感者如人語也須默然極須
 語以至一動一靜一往一來自相為感便是內感如有人自外來
 喚自家便是外感如此看方周徧。薛敬軒曰於感應之理於太
 極固陰陽互根見之。又曰屈以感伸伸為應伸以感屈屈為應屈
 又感伸伸又感屈屈又感伸伸為應伸以感屈屈為應屈
 氣之理當于氣之轉折處觀之往而未去而往便是轉折處也程
 子嘗言天地間只有一個感應而已更有甚事夫往者感則未者
 應未者感則往者應一感一應循環無已理無往而不存者在天
 在人一也天道惟是至必故感應有常而不感人情不能無私欲
 之累故感應易感而感常然此多是就感通靈說須知此心雖寂
 然不動其沖和之氣自為感應者未始有一息之停故所謂亭亭
 當常直上直下之正理自不容有須臾之間此則天之所命而人
 物之所以為性者也

問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時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
 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仁
 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

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

以博愛為仁則不可朱子曰仁切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

由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耳某論語集注曰仁者心之德

之根水之源試以此意思之若張敬夫曰程子此說正謂不可

認情為性耳程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以作愛說然

性也句二程先專務言仁而於操存涵養之功不免有所忽畧故每後復緊歛

之味先已復禮之實所以為說恍惚立離弊病百出反不如全不

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為愈也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

夫仁之說程子為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工

却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流入耳出之弊亦不可不察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耳

朱子曰心相以穀種喻論則色底是心有種種有統種隨那種
發出不同這便是性心是個發出底他只會生又如那華喫了會
治病此是藥力或溫或涼便是藥性至于喫了有溫證涼證這便
是情○以穀種譬之一粒穀春發生夏成苗秋結實冬收藏生意

白石山館抄本

依舊色在裏面每個穀子裏有一個生意種而復生○穀種之喻
 甚善有這種在這裏何遠不生○陳仁者生之理而動之機曰遠
 自是難說若更見得分明則只看程先生說心學如穀種生之性便
 是仁便多明若更見得分明則只看程先生說心學如穀種生之性便
 去已私如何便喚仁曰若如此看則程子所謂公字愈覺親切曰
 公也只是仁底穀子畫他未得在畢竟裏面是個甚物事生之性
 也○只是收得仁之體○陳階室曰仁是物穀種亦是物只是物
 之有生理者耳然便指心為仁則不可但人心具此生理便以
 穀種為仁亦不可但穀種中亦含此生理耳若陽氣發動生出前
 芽便是惻隱之情也又曰穀不過是殼實結成而穀之所以才播
 種而便萌芽者蓋以其有生之性心不過是血氣做成而心之所
 以有運動惻隱實亦以其有生之性人心之與穀種惟其有生之
 性故謂之仁而仁則心者二之性也孟子只恐人懸空去
 討仁故即人心而言程又子又恐人以人心為仁故即穀種而言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耶也當合
 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朱子曰仁是愛之
統四端故仁則無不覺然便以覺為仁則不可仁不在人外然便
為人之理也人則只是形質而已故仁者人也仁不在人外然便

以人為仁則不可。問仁當何訓曰不必須用一字訓但要識得大意通透耳。胡敬齋曰韓子以博愛為仁雖不是猶勝以覺言仁者故朱子訓心之德愛之理又曰仁者本心之全德中庸曰仁者人也朱子曰人心指人身而言其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士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朱子曰大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冷山教說而體驗之仁可得矣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

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

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本傳易傳曰成而後有敗敗

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朱子曰性即理也在

理。性即理也四字類推不破實自己身上見得出來。因即理也一語直是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

根也。問所謂理者仁義禮智是也。不知是。否曰四者固性之綱。雖然其中無所不包更詳味之。人出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也

白石山館抄本

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是不善至于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刑焉好
惡無節于內和誘于外不能及躬天理滅矣方始是惡故聖賢說
得惡字然違○按人初心未有不善者多
由轉念失之故孟子欲人不失其本心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
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

可謂之心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為派或行於東或行於

西却謂之流也朱子曰釋此段微有未穩蓋凡事莫非心之所

耳翻一轉便是惡只是頓不著也便是不善如當惻隱而羞惡便

不是問心之用雖有不善亦不可謂之心否曰○謂既盡不

可謂之心亦記者之誤程子論唯若此此相反而胥失之矣○問看未

所謂心指已發而言之說則與此正相反而胥失之矣○問看未

不善之發有二有自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出者有因外誘然

後引動此思慮者曰謂發靈有兩端固是然畢竟後思慮者也

不在外未底天理渾是一箇只不善便是不是天理出來便是出

外底了○問思慮從心生心若善思慮因何有不善曰思慮以交

而心本善然于思慮則有善不善程子曰心之動也
之本性有善有惡也及於物則不能言善惡也如為善
曰人有不仁也先仁也先為善也先為惡也先為不仁也
則曰仁也先仁也先為善也先為惡也先為不仁也
皆不仁也先仁也先為善也先為惡也先為不仁也
程子曰此條指道心而言如孟子言仁人心也
又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曰仁義之良心又曰
此謂其本心也程子曰皆本心也
歸而致可不取

從亦不可謂之心也。此亦非正解。先賢之言。往往有自相反而實不相反者。此類也。學者當以意逆之。不以文害詞。

物而蔽故有不善。問既蔽不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如何曰。心是貫徹上下。不可只於一處看。既蔽不可不謂之心。但有不善則心之不能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

性則無不善。朱子曰。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小異。蓋孟子專指其

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所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

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

聖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

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問性之所以無不善者。以其出于天也。

才之所以有善有不善。以其出于氣也。要之性出于天氣。亦出于天。何故。使至于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全

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渣滓。至于形。又是渣滓。至濁者也。一。能為謂之才。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稟有善惡。故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

稟于氣。要之須盡此二者。言之方備。只緣孟子不曾說到氣上。覺得此段說話。無結。勉故有後來荀揚韓許多議論。情與才絕相。近情只是所發之路。而才足會德地去做底。且如惻隱有怨切者。

白石山館抄本

有不懇切者。是知才之有不同也。○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通達。事事曉了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或未必皆中于理。則是其氣之不醇也。人有謹厚忠信。事事平穩者。其氣醇矣。而所知皆未必皆達于理。則是其氣之不清也。推此類以求之才。自見矣。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

真个惻隱羞惡。真个羞惡。此便是信。曰此却是已發時。方有這信。曰其中真个有此理。○信是箇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故信字更不須說。○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性。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五行非土不立。而土無定位。五常非信不有。而信則一。端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亦可以觀矣。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朱子曰。也。此句是張思叔所記。疑有欠闕。雷問何故。入在近思錄中。曰如。何故不載。但只恐有闕文。此四字說不盡。○心生道也。謂天地以。

程子格致不取者多矣。何以此條被云不載不載。

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者。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心。稟賦
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育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為生道也。心
生道也。心乃生之道。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乃是得天之心以生
生物便是天之心。上面心生道也。全然做天底也。不得蓋理以
是一個渾然底人與天地混合無間。問生道者是
本然也。所以生者也。曰是人為天地之心意。

橫渠先生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

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

為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正蒙

下同。朱子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張子所謂虛
空即氣也。蓋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成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
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問虛實以陰陽言否？曰：以有無言，乃至浮
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若所謂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即是氣
之渣滓，要之皆是。至人所以理。升降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止
息。但人不可見耳。問言機言始，莫是說理否？曰：此本只是說氣理。
自在其中，一動一靜，便是。此曰只是統說，只今便如此問，升降者是
判之時為復，且古今如此，只是統說，只今便如此問，升降者是

白石山館抄本

猶端太極物物皆有之而太極之體未嘗不存也。晝夜運而無
息者便是陰陽之兩端其散出終極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
珠正如其磨相似其粗有細故人物有偏有正有精有粗。陰陽
管生出入人物其中。有粗有細故人物有偏有正有精有粗。陰陽
循環如磨。以氣。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一。陰。一。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
以雷。震。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一。陰。一。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
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時。是。散。珠。此。如。水。車。一。上。一
下。只。管。滾。轉。便。是。循。環。不。已。中。間。帶。得。水。灌。溉。所。在。便。是。生。人。物
之。萬。珠。便。是。天。地。之。時。節。○。氣。只。管。渾。轉。不。知。不。覺。生。出。人。物。即。他。這。个
轉。便。是。天。地。之。時。節。○。氣。只。管。渾。轉。不。知。不。覺。生。出。人。物。即。他。這。个
之。大。義。底。扁。出。風。未。便。是。生。人。物。底。○。如。病。相。似。扁。便。是。生。物。底。常
街。亦。流。行。之。意。約。揚。者。參。錯。不。齊。既。生。物。便。是。游。氣。若。是。生。物。常
運。行。而。不。息。者。二。氣。初。無。增。損。也。○。游。氣。便。是。游。氣。若。是。生。物。常
陽。交。會。之。氣。之。用。也。陰。陽。兩。端。循。環。不。已。是。指。那。分。開。底。說。是
言。氣。之。本。○。橫。渠。說。得。稍。支。離。只。合。之。陰。陽。五。行。循。環。錯。綜。升。降
綜。并。轉。往。來。所。以。生。人。物。之。萬。珠。五。天。地。之。大。義。○。問。近。思。錄。載
橫。渠。論。氣。三。章。與。太。極。圖。動。靜。陰。陽。之。說。相。出。入。似。不。若。周。子。之
言。有。本。末。次。第。也。曰。橫。渠。論。氣。三。章。與。太。極。圖。動。靜。陰。陽。之。說。相。出。入。似。不。若。周。子。之
以此。而。廢。彼。其。優。劣。不。當。輕。議。也。

白石山館抄本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

而亦信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

體也朱子曰體物猶言為物之體也蓋物物有个天理體事謂事

無一物不將這个做骨子也○天體在物上仁體在事上猶言

天體于物仁體于事本是一物以天為體事以仁為體須著從上

說故如此下語○問仁體事而無不在曰乃是未理會得仁字若

理會得這一字了則到處都理會得○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得

心片片說出來苟揚宣能到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

但以一屈一伸看一伸去便生許多物事一屈來更與一物便是

良能功用○伊川說鬼神者造化之區其說固好但只渾論在這

裏張說分明便見有个陰陽在○蔡虛齋曰良能者其往來屈伸

自然能如此靈即其靈也靈則不待使之然而亦不能違其然力

所謂自然也乃所以為靈也

物之始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為神以

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朱子曰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然其

則造化無迹矣橫渠物之初生一章尤說得今晚。天下萬物事

萬物自古及今只是個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

橫渠言至之謂神反是之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今之廟

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為言耳此處要錯綜周遍而觀之伸

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中有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伸如鬼中有

靈是也。通天地間一氣而言曰鬼神主于人身而言曰魂魄方

伸之氣精魂固具然神為主及氣之屈魂氣

雖存然鬼為主氣盡則魄降而統于鬼矣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

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性

者則亦未如之何矣問性為萬物之一源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

白石山館抄本

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

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橫渠易說

曰一是一個道理却有兩端用雷不同譬如陰陽中有陽陽中

有陰陽極生陰極又生陽所以神化無窮○然于氣天

地與吾身共只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

思慮才動這氣即敷于外自然有所感通○一故神橫渠說得極

好但近思錄所載與朱書不同當時楊伯恭不肯全載後朱不

曾與他添得一故神橫渠親注云而在故不測只是物却周行

乎事物之間如陰陽所以謂兩在故不測而致化注云推行乎一

無非這一個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而致化注云推行乎一

天下事一不能化惟兩看○李化雖是兩個要之亦是推行乎此

一再說得極精須子細看○李化雖是兩個要之亦是推行乎此

裏面體驗方見得平穩因知為學須如此下工夫

心統性情者橫渠語錄下同○朱子曰橫渠此句乃不易之論
其他諸子等書皆無依稀似此○心統性情二程却無一句似此
切統猶魚也○性是體情是用性情時出于心故心能統之統如

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仁義禮智是性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
 心惻隱曰端是情孟子曰惻隱之心云云以此見得心統性情一
 心之中自有動靜靜者性也動者情也○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
 動心者性情之主○先生取造思歸心統性情之語示學者或問
 曰心之未發則屬身性既發則情也曰是此意○舊者年家說乃
 將中對性說一個情字都無下落後來看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
 知此語未有功始尋得情字着落又曰古人制字每先制得中字
 性與情皆從心○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
 知言曰性主天下之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
 密○按心統性情故古之聖賢只在心上做工夫只在性情上學
 也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所
 有知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

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朱子曰此段不如呂與叔分別得
 有開蔽塞故為人物○問通蔽開塞與呂共闡說孰為親切曰與
 叔到多明似橫渠之說看朱塞中也有通者如猿狙之性即靈猶

白石山館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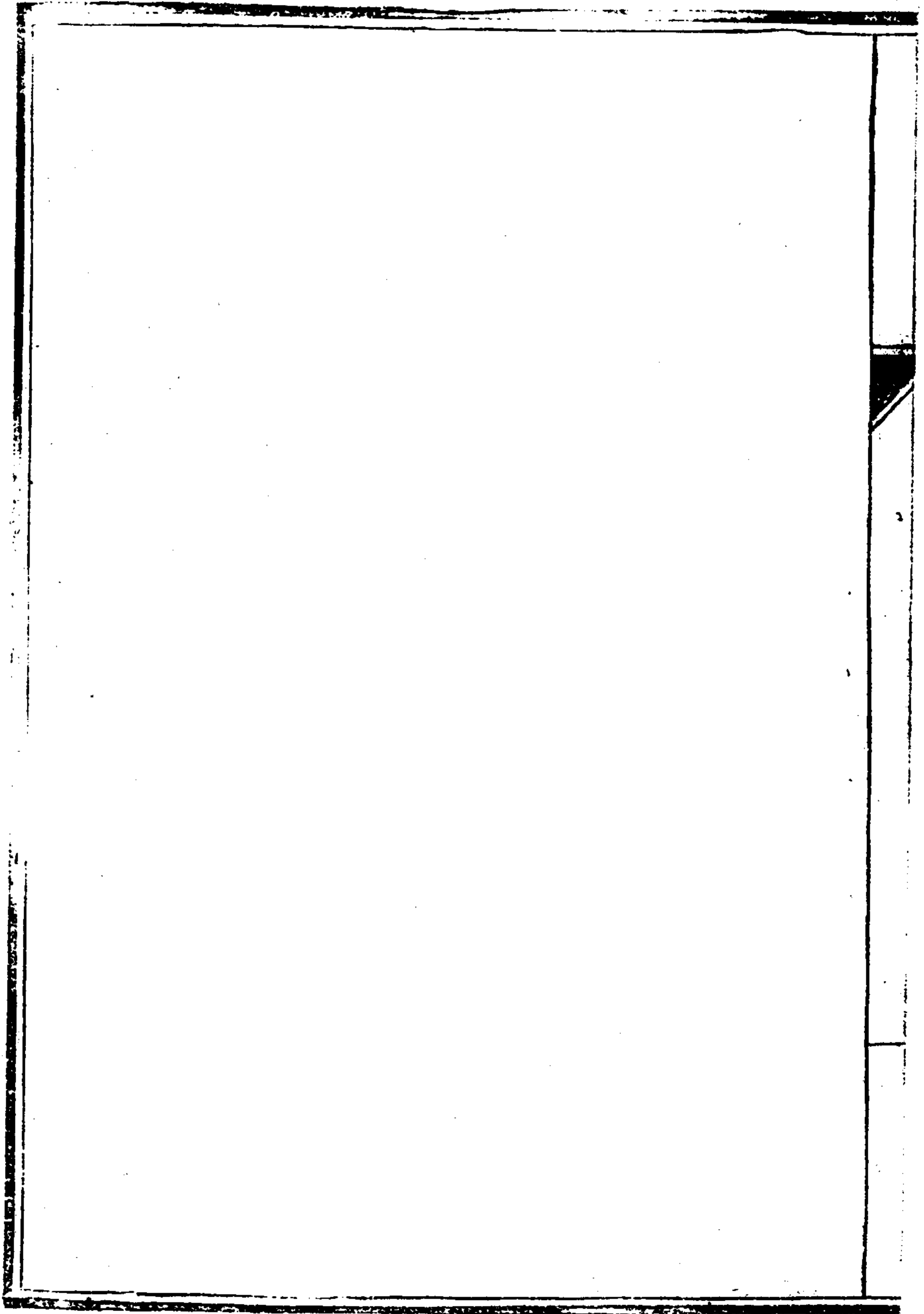
則全於養了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如人頭向上所以最
 靈草本頭向下所以最無知禽獸頭橫所以無知猿猴稍靈為他
 頭有時也似人故稍向得上○問人物之性一源何有別曰人
 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情也者可使之一明也偏塞者不可
 使之通也橫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云云至薄者開之也易是也
 ○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形若人品
 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一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
 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
 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又問物物具一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
 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
 能無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人之性有近物之性
 者○問氣質有不相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亦非有偏全謂如
 日月之光在露地盡見之善在蔀屋之下則有見有不見在人則
 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被他形體所拘蔽隔之甚
 無可通雷至於虎狼之仁豺獾之性蜂蟻之義却只通這些子
 譬如一隙之先至於猴狝之類人便最靈于他物善昏愚之人
 便在人與禽獸之間所以終難改○問人之習于不善者終不可
 反與曰勢極重者不可反亦在乎識之淺深與其用力之多寡耳
 須是痛加工夫一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後方能及學利者進而不可
 已則成功與聖一也○按橫渠先生之意專為氣質不齊者而言

以見不可無矯揉變化之功故云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若聖
人之無待于開而自無所蔽不待言也朱子謂通蔽開塞似欠了
生知之聖恐非張子五言之意○按此卷中但看其親切下手處
其信論道體者不必十分理會但于其親切處玩味不肯
放過則一切道體自然在
此久之不待思索而索矣

白石山館抄本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六六四



凡書中數通書處須全用朱子原註而以他說次之

凡通書短章須全列白文而後下注不必再分節以免破碎

凡書中每一章須看其歸重切要處而注如此章中聖希夫過則

聖之句皆可注能略然後能詳

一先儒語錄中方言可酌字屢字有以書集注例可援

始乎為士三句見荀子推此例之凡在周秦漢唐諸儒之說有可與此書

相發明者皆當取之不可只用宋儒以下語錄

勉齋說尚須酌歸簡釋

近思錄卷之二

朱子曰此卷為學大要

凡百十一條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朱子曰希望也字本作睇問聖希天者聖人自是與天相

似朱子曰人如何得似天亦法天而已

荀子曰古之學者始乎為士

終乎為聖人如何得似天亦法天而已

荀子曰古之學者始乎為士

而斷與不問斷而期敬齊曰聖人與賢人之分只是箇生與熟問

而斷與不問斷而期敬齊曰聖人與賢人之分只是箇生與熟問

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捷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

過三月不違仁孔子曰說見書及論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

學朱子曰此言士希賢也。黃勉齋曰說為學便以伊尹顏子

福狹了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之學。伊尹曰志願子曰學大學既

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志。伊尹曰志願子曰學大學既

所守顏子之學將何為。馮少墟曰志伊尹之所志願從自一介志也

白石山館抄本

每注一章必有主腦方不為文摘要
以致支離

顏子之學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通書下同
自四勿若學來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朱子曰三者
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
也問過則聖若過于顏子則工夫更絕細此固易見不知過伊尹
時如何朱子曰只是更從容而已過之便似孔子伊尹終有擔當
底意思在胡氏曰周子志意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
為事也故志以學顏子志意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
寂為學事也故志以學顏子志意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
書之也括至大故志以學顏子志意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
而其用無窮矣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

已者陋矣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于內也不求于內而求于外非

欲人真知道義之重而不溺于文辭之陋也聖賢之心既有是
精明純粹之德實以磅礪充塞乎其間則其著見于外者亦必自
然條理分明光輝蓋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于言語著于簡冊而
後謂之文也或一身接于萬事凡其作止語默人所可得而見者
無通而非文也或者乃徒求愚按溺于文辭之中則不知文辭之陋惟一意于道德而後知其陋不
于文辭間則所謂文者末也

注以簡實為要繁則支
聖人是也口之許曰立之向中凡所
見向本而得一則曰子之學之方
全明于文辭也然不云有是也
其知二子之學之方者已也

此章有朱子專注須全載。首三節可合為一節

(一)

語類中多數條重複者宜善去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伊川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朱子曰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聖人可學而至與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朱子曰天地儲蓄得二氣之秀者為人只說五行不言陰陽也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其本做得成陰陽便在五行中所謂周子五行一陰陽也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朱子曰真本也真便是不雜無人偽靜便是未感真靜兩字不同真指本體而言靜但言其初未感于物未發即靜之謂五性即真之謂仁義禮智信者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丑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性便是真未發便是靜只是疊既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

白石山館抄本

性鑿矣

問性上如何說 性者理也。人不可鑿，但人不循此理，任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其精以類，其粗以

程子此段議論，清自周子太極圖說，兼天地儲精精字，即二五之

精也。而靜真字，即無極之真也。周子自太極說來，故先真而後精

程子祇曰天地說來，故先精而後真。儲字，即是凝字。五性具焉，即

所謂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也。其中動而七情，是故覺者約其情，使

出而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也。

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格

其性而亡之。象子曰：約其情，數語尚是大綱。說下明諸心等語，便

是約的工夫。禮然學之道，必先知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

便是中的準則。然學之道，必先知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

所謂自明而誠也。朱子曰：一本作知所養，德字為是。往與行字

踐履之事也。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明諸心，方見得聖

之可學，有下手處。不然，則亦無以力行以求至矣。知與行工夫

負者，並到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二者時

不可偏廢。如人兩足，相先後行，便會漸漸行得到。若一邊軟了，便

此等說知行處，便不切。

用事則知如行處，便不切。

此等說知行處，便不切。

此當連上為一節

一步也進不得然又須先知得方行得誠之道在乎信道篤篤則行之果行
 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出
 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
 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
 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
 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
 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
 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未子曰聖人無怒何待于不遷
 人無過何待于不貳所以不
遷不貳者猶有意存焉所謂守之非化之也。開守之非化之曰
 聖人則無遷守顏子則疑于遷貳與不遷貳之間。大而化之理

白石山館抄本

此條亦未圓定性如明鏡止水好者見
好者見姓安有善應惡不應之
理下多聖人之德以物當怒云可見
凡數語錄取其直語文義而已問答
之語可省者務省之

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然內外也既
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明道年三十一為靜亦定所謂
是惡物未感時定抑善惡未皆定曰惡物未不感這裏自不接曰
善物則如何曰當應不應有許多分數來便有許多分數應這裏
自定曰子哭之慟何以見其為定曰此是當應也須是廓然而大
心自來而順應再三誦此語以為說得箇。則聖人定靈未詳曰
此心自後有定不為動曰舜號泣于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
便見其為定曰此是當應也須是廓然而大心自來而順應再三誦
事應酬隨時隨處無不應則又是死。答林德久曰無事靜坐有
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為是耶。真西山曰定性者理
定于中而物不先物而動故曰無將迎理自內出而周于事事自
隨物而往不先物而動故曰無將迎理自內出而周于事事自
未而應以理即事即理也故曰無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
云且以性為理即事即理也故曰無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
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此數句最緊要體認若認得外
明則廓然大公物未順應工夫方有下落性無內外者內外只

白石山館抄本

羅念若曰如其高而實之又若以至於聖
先儒因多言之謂道則不然直令人擴其大公
物來順應如之夫人作情之極之而應使
之天公應何者虛懷之乎中肯學之乎射
却以力不同其的不可日而以此也 一

是一理也。黃勉齋曰此書分七段讀此首段定性字當作
 定心看若以心有內外不惟未可語定亦且不識心字矣 夫天
 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
 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問普萬物莫是以心
 曰天地一以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為人之心物得之遂為物之
 心只是箇天地之心耳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知得他無
 心處。大公以統體言順應則就其中細言之大公忠也所謂無
 天之命放穆不已也順應也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擴然
 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順應是感而遂通。所謂普萬物順應之謂
 者即擴然而大公之謂所謂無心無情者即物來而順應之謂。
 問入公順應學者卒未到他處何曰雖未到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
 是除却却地却有意事物之未順他處要為耶如使是不公便逆了道
 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聖人處人自有積人大公學者自有
 學者大曰學者大公當如何曰也是要存得這箇存去私意
 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話太公是也說學應是就裏面知說。黃
 勉齋曰此第一段此書大意不過此二語擴易曰貞吉悔亡憧憧
 然大公是不絕乎物物來順應是不累乎物

此篇在要領固在上公順應之義其初學宜
善自勉用習二者深為力想尤為手親切也

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

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朱子曰往來不合着懂

公便不是懂懂物未順應便不是明從尔思○黃勉齋曰此第

段引易以結上段之意貞吉則虛中無我不絕于物而亦不累于

物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道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

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

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朱子曰

應迹用智則不能物未順應所以不能以明覺為自然○程子謂釋氏自

迹謂應事物之迹若心則未嘗動也○周子謂釋氏自

嘗以此為自私說得較粗是常人之自私自然○程子謂釋氏自

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程子謂釋氏自

釋氏之自私自曰此說得較粗是常人之自私自然○程子謂釋氏自

如此說問反鑑索照是說絕外物而求則定之意也然但所謂自

第四段只是與前二段相反自私自便是私絕乎物用智是反累乎物不能以有為為應也故求絕乎物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故反累乎物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曰所惡於智者

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

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朱子曰艮其背云云易中只是

說艮其止止其所人止四支百骸皆能動作惟背不動止于背是

止得其常止之所明道定性書舉其語是此意伊川說却不同

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此說廓然而大公所以忘于智者為其鑿也此

說物未而順應也內外兩忘是內不自私外不應不鑿否曰是

抵不可說得最好便足易所說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者

有物不見有物不見其見所當止也。黃勉齋曰此常也從亦引易以

結上文艮不獲其身則無我無我則不自私用智而鑿則不以明

覺為自然故不若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

內外之兩忘也

是聖人之喜怒不繫于心而繫于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

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

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問聖人怒無怒容否朱子曰

色如要治那人之罪自為笑容則不可同如此則怒涉怒之形

且天智之怒雷定亦震發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

節事過便消子更不積其如氣之怒不可無羞理之怒不可無

黃勉齋曰此第六段以聖人喜怒明其擴然大公物來順應也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

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朱子曰

之是非才見已是人非則其爭愈力後來看如此如孟子所謂

我必不仁也其自反而仁矣其橫逆由是也則曰此亦妄人而已

矣。若知其理之曲直不必校却好若見其直而又怒則愈甚

白石山館抄本

此須即注于篇末不可別撰行也

定性正是正心工夫天下豈有誠正外
之工夫耶此條亦記在離必不可用

曰此第七段未嘗無起而觀理是非則未至于聖人而於道思過
 半矣此段專說順應一處然未嘗不怒則是大公文公舊說則魚
 大必順應而言蓋以
 遠意其怒為大公也
 總論朱子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
 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聖人之所以為聖人
 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
 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為用也誘之除而反為是性
 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為是急于外誘之除而反為是性
 惺然常人之所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
 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
 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
 愈昧益以物為心而反求照于無物之地亦不見其用力愈勞而
 智矣內外而忘非忘也一循于理不是內而非外也怒大而不
 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怒大而不
 天理之極也眾人之喜怒自私自利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
 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取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
 學所敢議然其意強探力取之深哉。用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工夫
 疑于此程子以是後之其肯深哉。用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工夫
 否曰是正心誠意以後動問定性所論固是正心誠意工夫

此與後條相複亦可刪

然此說地位高者之事在初學也。不得不然。否曰初學也。不解。如此。此外。誘如何。除得有當。應者也。只得順應。便看理。如篇大。頌。只在廊。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其。他。引。易。孟。子。皆。是。如。此。未。謂。第。能。于。恐。時。運。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一。篇。著。力。緊。要。只。在。此。一。句。通。忘。其。怒。便。是。廊。然。大。公。觀。理。是。非。便。是。物。來。順。應。明。道。言。語。渾。淪。子。看。節。節。有。條。理。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恐。則。全。絕。之。途。則。又。為。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于。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為。須。是。內。外。合。則。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于。物。首。只。靜。時。能。定。則。動。時。亦。有。節。制。去。笑。明。道。直。卿。曰。此。正。所。謂。有。造。道。出。如。有。物。在。後。而。一。通。逐。地。相。似。皆。寫。不。辨。直。卿。曰。廊。然。而。大。公。物。來。然。不。是。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且。曰。廊。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莫。是。下。切。靈。否。曰。這。是。說。已。成。雷。且。如。今。人。私。欲。萬。端。得。他。順。應。這。道。夫。曰。這。便。是。先。生。前。日。所。謂。也。須。存。得。這。个。在。曰。也。不。由。你。存。此。心。絲。毫。著。一。毫。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而。後。有。定。是。知。得。天。下。之。理。都。著。一。毫。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不。然。只。見。得。他。如。生。龍。活。虎。相。似。更。把。捉。不。得。知。止。而。後。有。定。初。看。似。無。統。子。細。理。會。中。間。句。有。脉。絡。貫。串。將。去。君。子。之。學。莫。若。

白石山館抄本

定性是定心之意此條緊要既取朱
子此條則須將前勉齋一條刪去

平生所為動多不聖人今人行下

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都是此二句意引易
是說大公引孟子是說順應忘怒是應去公觀理是應順應這須
子細去看方始得○問此書難理會曰也不難定性字說得也說
異此性字是定心字意明道言語甚圓轉加讀未曉得子細看却
成段相應此書在
即時作年甚少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
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
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
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
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
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未嘗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
忘乎善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世

注者所以解本文也若泛設議論而于
本文無關反涉支離

此條亦不當分三節

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

汲汲朱子曰聖賢之文如易之卦畫詩之歌詠書之記言春秋之

文之世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成而不可及者豈每所自來而

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

可辭其責矣然猶若遠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于推其所以

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于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

之甚重也豈世俗之文之所儼當哉今本不出講義理心本學

詩文已落上等韓歐大際時以文人自立第一義是去學文字

第二義乃去窮究道理窮究得道理來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

做工夫高景迪曰程子中年方著書著述之事甚非學者所宜

自強不得已乃言之耳一生學問有得力處若無人可授宜忍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朱子曰此節難其

始終工夫之序曰積忠信積字說得妙其實其善之氣雖密不

白石山館抄本

所列尚不親切語類說易處者
有勝此者

如何會進立誠不說制行而指修辭者人不誠實多在言語上若
 一、要實工夫自是大擇言謂修辭篤志謂立誠進德是自觉得
 意思日強似一日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
 不同業要存而不失故曰居。進如日知其止居如月無忘其
 所能進德修業只是是一事。伊川擇言篤志說得未寬不如明道
 云修省言辭乃是主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事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
 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
 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
 終也守之。知至是真實知得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至之便真个
 求到其地知終是知得進到這處事如何保守得便終保守此是
 終之可與幾是未到那裏先見得个事幾可與存義便是守得个
 物事在。問知至至之是致知終之是力行固是如此然知
 思恐知至與知終屬致知至之終之屬力行二者自相並帶曰程
 子云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至之終之屬力行二者自相並帶曰程
 志信所以進德修辭主其誠所以居業說自得。知至至之進德之

事和終終之
居業之事

按九三又言明道先生更說得親切明白見微陽坤六二文言則伊說無以傳加矣蓋二先生之所學亦此
道一伸道故其以善道結所得善言之說得親切如此

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
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自大矣德不孤
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朱子曰敬以直內是
持守之事義以方外
者講學之功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正之意是
處事皆合宜如一物四方在面前不可得而移易之意○敬主而
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無欲以敬要去直內以義要去方外則非
矣○問義形而外方曰義是心頭斷事心斷于內而外自方正萬
物各得其宜○此坤六二之文德是工夫已到實有得于己者故
義皆立然後德不孤二者關其一則不可行便是孤○本論六二
之德言人占得此爻若直方大則不習而無不利夫子遂以敬
直以義解方將不孤來解大字若敬而無義則做出事來便錯了
只義而無敬則無本何以為義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
真未盡也敬為之具而義已具其已盡也必主于義而敬行焉則
之有斷

白石山館抄本

不當分節

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葉氏曰震下
 震動也乾天也故无妄之義大矣哉葉氏曰震下
 曰動以天為无妄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既已
 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故无妄之象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
 往朱子曰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
 獨處之時物有未慮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不固執不動則此不
 如此則雖未必出于血氣之私然只此亦是合正理既不合正
 理非邪妄而何又如賢智者過之其心豈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
 亦非又曰如王安石便有邪心夫雜。人之應事有不出于意欲
 之私而但以不是義理之當然遂陷于不正者多矣董子所謂以
 善為之而不如其義是以被之惡言而不敢辭者曰謂此耳如
 孝強諫之類是也。舜禹授受之際所謂人心惟危者非若眾人
 所謂私欲也但有一毫把捉的意則雖本善之心之發而終未
 離乎人心所謂動以人則苟妄類子之有不善正在此間者也
 有妄則非私意而何須是全無此意方纔然是道心。茅氏曰往
 謂和意之營為也蓋既已无妄則但當循其實理之自然
 以聽禍福之自至不可有苟得倖免之心以往而求之也

〔上二〕

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

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大畜象傳。朱子曰大抵

學是小事要識得道理去做人。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

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

得多後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

觀。詩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速。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反求

諸身一一體察須是曉然無疑積日既久當自有見但恐用意不

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為足則無由明理。書雖是古人書今日

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請得些便搬出做那邊用

讀書時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

獵該博為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如今看一件書須是著力

至誠去看一番將聖賢說底一字一句都理會過直要見聖賢語

脈所在這一字一句是如後時來玩味方盡見得意思出。直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
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朱子曰心無私主則感必通也善則好之惡則惡

白石山館抄本

之善則責之惡則刑之此聖人至公至神之化如天地一般寒則
 徧天下皆寒熱則徧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問心無私主最難
 只是克去己私便心無私主若有私主只是相契者應不相契
 者則不應。以量謂隨我量之大小以容之擇合謂擇其見之合
 手我者而受之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從傳曰感
 皆謂不虛也者人之動也故感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感其心感乃
 也感之通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所謂悔也聖人感天
 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
 我之謂也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
 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于一隅一事豈
 能廓然無所不通乎問易傳云貞者虛中無我之謂本義云貞者
 正而固也固者何也朱子曰貞者常解經只
 要依訓詁說字如貞作正而固仔細玩索自有滋味若曉得正而
 固則虛中無我亦在裏面。問往來是心中憧憧然猶言往來于

若非徒求于陳何憚三朋思之有

胡氏曰自反者修身之本也
呂氏曰君子之行不得於人反
求諸己而已故愛人親親其
仁治人其政反其智禮亦
答反其政

近思錄補注

卷二

懷否曰非也下文分明說日月寒暑往來去得為心中之往來伊
 川說微倒了一往一來感應之常理是自然之往來此憧憧者是
 加私意不好底往來只是加一個忙迫底心不能順其自然之理
 相往來憧憧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欲計其功又如見孺子
 入井此心方休欲救又思要舉納交便是憧憧之病。聖人未
 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伊川說得未備往來自然底道
 理何必思他若是義理自不可不思。伊川說得未備往來自然底道
 他自然之理惟正靜為主至于憧憧則私為主而思慮之所及者
 朋後所不及者不朋後矣。林次崖曰貞者盡吾所感之道不必
 人之應也惟不必人之應則心無私係而無物不感無感不應故
 吉而悔止又曰貞只是往來付之以無心以憧憧往來對着便見
 又曰憧憧往來思也朋則思之所及者以其
 思之所及故從而目之曰朋猶云朋堂也
 君子之遇艱阻必思自有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
 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寒暑傳。朱子曰人非聖人豈
 肯反求道理自見如此則吾心愈細密臨事愈精詳一番經歷一
 番進益省了幾多氣力長了幾多見識小人所以為小人者只是

白石山館抄本

六八五

此處乃自有自反工夫不得徒以處處
難語注之

見別人不是而已。○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為彼所
動乃見學力。○吳康喬曰大抵學者踐履工夫徒至難至危處試
驗過方始無往不利。○若舍至難至危處其他踐履不足道也又曰
今日覺得負因上稍有益。○難平心易氣以處之厥心一生必至怨
是脫悞。○又曰人之過志難須平心易氣以處之厥心一生必至怨
天尤人。○此乃見學力不可不勉。○又曰人須于貧賤處難上立得脚
位。○克治粗暴使心性純然。○又曰薛敬軒曰事事經人難則如此然不
可不勉。○一邊當用一邊進。○薛敬軒曰事事經人難則如此然不
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行有室得靈必思所以通之則智益明
○高景遠曰人要于身心不自在處究竟一箇着落所謂困心橫
慮也。○若于此處過
使是因而不學

非明則動無之所。○非動則明無所用。○以明心應事物也。○德明不行
則明無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則行無所向。○冥行而已。○見善
明是平日工夫。○用其心剛是平日事。○決斷二者皆不可闕。○而當以平日
工夫為先。○不然則其所動者未
必不為狂妄激發。○過中之行矣
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

別隱表泰氏曰開口說个學字
已是在這裏然見得了却
又將義理澆灌培植他許
多渣滓漸漸渙然冰釋
此心自有欲罷而不能者
朱子嘗要人細看泆洽三
字須是此處尋得好處
方好節節看去

可樂也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

經說下同。朱子曰將復思釋

決治於中則說也此說語約而味長最得聖人本意人之本意如
今雨下相似雨既下後到處溼潤其氣易得蒸鬱才暑晴被日頭
思照又蒸得雨未前日亢旱時只緣久雨下四面乾枯繼有
小涵潤不得故更不蒸鬱得成心人於義理容易得見後又有
涵養工夫後日思澆洽二字宜細看凡於聖賢言語思量
而蒸鬱得成後思澆洽二字宜細看凡於聖賢言語思量
透徹乃有所浸之久而則透內皆無外于思二者自不可說
依前乾燥必浸之久而則透內皆無外于思二者自不可說
思則無以行之而欲久則透內皆無外于思二者自不可說
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才九字耳而無一字之虛設也其為樂
馳之實其孰能與于此。已信有得始一人之信從始為樂須
知已之信從者衆才九字耳而無一字之虛設也其為樂
意至子信從者衆才九字耳而無一字之虛設也其為樂
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信從者衆才九字耳而無一字之
教人而不自多君子存心廣信從者衆才九字耳而無一字之
時自謀及暇何以為學之初人如傳得師友好話好文字歸與
友亦如是及暇何以為學之初人如傳得師友好話好文字歸與
方真能無悶也。為學之初人如傳得師友好話好文字歸與

百名山館抄本

張程固曰為己為人
第一宜分明明曰為粗皮
先以氣身氣清靜而後
可以其學

在物不在己至公而
不私也所以為君子

古者學者為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為人欲見知於人也
子曰為學且須分內外義利便是生死路頭。以為己事之所當然
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運且有司之事皆為己也以其可以求知
于世而為己則雖割股廬墓敵車贏馬亦為人耳善乎張子敬夫
之言曰為己者無所為而為之者此其語意之深切有前賢所
未切者以是而自省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髮之差矣
○學者若不為己看做甚事都只為利之問而無毫髮之差矣
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自己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
己只是漫恁地。不是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
得甚麼人自家又有幾个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曾着
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為學者多不看見自家底是如
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令做底事如人喫飯自家肚亂定是
要安又如又做家主要錢使在外而百方做計上錢也要懶歸這
是為甚如此只為自家身上事如此直見得這却放旋下工夫則思
須先正路頭明辨為己為人正積日累月漸漸自然見不
處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雖工終做事不得。大凡論學當
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為文雖工終做事不得。大凡論學當

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古之君子所以汲
 汲于學者不為其終有異于物而勤故亦不為其終無異于物而
 肆也不為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為其無名而阻也不為其有利而為
 教亦不為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僅然一無有所為者獨以
 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劉蕺山曰學莫先于問途則人已
 辨焉此處不若後未方有進步可觀不然只是終身擾擾而已
 曰為己為人只間達之辨說得大槩已盡後儒又就聞中指出生
 少病痛往往不離功名富貴四字而蔽之以義利兩言除却利便
 是義除却功名富貴便是道此中是一是二辨之最微學者合下
 未開眼孔只為己不足便求助于人豈知愈求助于人愈不益于
 手已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
 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
 衆矣然而買積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
 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觀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

白石山館抄本

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
能止矣警今日學者用心之謬。朱子曰買積遜珠之論尤可以
乎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也。一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
句也不行。凡看文字專看細密者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為他日之
專看緩急之間而遺却細密者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為他日之
用須思量所以看者何為亦只是空就言語上理會得少而已也
須是切已用功使將來自得之于心則視言語誠如精粗然今不
可便視為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彼田地。天陰陽事物之
理終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人之言行古
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于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
莫亦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亦考諸載籍之文沈潛參
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體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
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
其所以求于書不越乎記誦訓詁又詞之間以鈞聲名干祿利而
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
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達乎古人然非書之
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黃勉齋曰向意講
習若是實體之于心見吾一身之中實具此理操而存之實有諸

愚按劉元城問身行已之道者一言而可終
身行之者子曰區區公曰其誠安問從何處下手
曰曰不妄語始則以為易及細省之則曰問所
言與心相應者身安身是力行少年而後成曰
是未嘗如此修可獲明程子之言

已則不至流
于口耳之學

明道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
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修其言辭正為立
已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
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
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修辭立其
誠為實修業處遺書下同。問蘇季明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事
居常講習只是實言無蓋質之兩先生何如朱子
曰季明是橫渠門人祖傳橫渠修辭之說以立信傳後為修辭是
為居業明道與說易上修辭不遠也修辭只是非禮勿言若修其
言辭正為立已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
事便是理會敬義之實事便是表裏相應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便
是立誠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方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
則可以修業修業便是逐日底事業如日課一般忠信進德為實

白石山館抄本

或書黃勉齋或書茅氏或書高
應例不畫一

下手當如是心中實見得理之不安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常常信
地則不期進而進矣誠便是忠信修省言辭便是安立得這忠信
善口不擇言達事便說則忠信亦被汨沒動蕩立不住了。問何
不說事却說辭曰事尚可欺不辭不可掩故由言預行碩言。
人多時言語作沒聲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
。茅氏曰敬義工夫在平日修省言辭則其臨事勘驗也如一言
不敢妄發便是義所謂立己之誠者如此必一一
當理便是義所謂立己之誠者如此必一一

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

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切天地之化可知矣朱子若劉子

欲胃中廓然大公明白四達方于致知窮理有得力處今乃追咎
往昔念念不忘竊恐徒自煎煎無復義理悅心之味也程子所謂
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正慮此耳外高自下涉遜自遜能不遺
寸晷而不計迫功則終必有至矣。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
着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察收斂而毋計迫功
如此積累之久庶幾心愈漸馴根荄粗立而可據之地。學
者必優游厭飲而自得之固不可以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
急譬如草木自萌芽之始以至枝葉花實必待其日至之時也。

孟子曰：「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
朱子曰：「張子體
本註亦須多寫」

○嚴立課程寬着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張揚
國曰：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亦自然之理。夫不着
緊則不進，不看着緊則有道，銳退速之病，不優游則不安，過優游則
有因循，美怠之弊。此中消息正如日月寒暑無驟進亦無暫停，在
善學者得失淺
深自知之耳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

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本註有準的，朱子曰：「張子體

說道理自在裏面，孟子多是就常見處說與人，終不似夫子立
得根本任所以程子謂其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孟子為他見元
來見識高，顏子雖未嘗不高，然其學覺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
力處。孟子終是粗，○孟子說得粗不甚，顏子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
地位若學者學他或錯，○孟子說得粗不甚，顏子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
未孟子底更須解他，○孟子說得粗不甚，顏子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
孟子皆是要用顏子須就己做上，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若林
擇之曰：近是整頓，孟子須就己做上，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若林
陸處方與一幹轉，孟子須就己做上，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若林
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以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

白石山館抄本

每可依據靈學者亦不可不知也。呂氏曰如博文約禮顏子却
 做得精密說得平實乃所謂準的也。黃勉齋曰如博文約禮克
 己復禮不違但不足過皆用力處就務實下切已下功所以入聖
 人為道。高景逸曰程子言孟子才高學文每可依據學者須學
 顏子顏子才高學文每可依據學者須學顏子顏子才高學文每可依據學者須學
 靜提唱先立身其大者王陽明提唱良知而程子皆學孟子
 據之言聽矣得學顏子亦須天資高底人方可
 學得若中人之資則莫若高子而云學曾子為有依據也

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

矣所守不約汎濫無功致知誠心是誠意否孟子曰知至即便意

誠善才明誠心便進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省外事

一自吾由然外事所可者而省之不可者亦強省不得善

只是那事之至理文章是成儀制度所不可者亦強省不得善

極切這般雷只管將來玩味則道理自然都見又曰這話是呂與

對自關中來初見二程時說話甚多教人禮文制度之事他

學者用心不近裏故以此說教之然不可施之與叔諸人若與龜

山言便不着地頭了。更須看自家進誠心與與。高景逸曰學

自家切已靈明善了又更須看自家進誠心與與。高景逸曰學

陸氏須書字號又識作爲先自
聖明道之教但兼義理教培言之
收無弊不必據朱子此條方謂不善
讀先儒書也

無動靜也然形太用則疲神太用則困故有外事者學之要也此
事凝之甚難散之甚易道豈有聚散乎正欲凝此無聚散者故本
體本無散工
夫只是凝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朱子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識得與實有須做兩句識得是

知之實有是得之若只識得只是知有此物却須實有諸己方是

已物也。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養

沈潜方得或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不待他自然生根生苗未

嘗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不待他自然生根生苗未

不謂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培壅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諸益

中庸大學中道理去涵養。高景逸曰程子謂栽培生意在六經

先得根本然後可言栽培。陸氏曰六經得之生意亦自六經培之

所謂好古敏以求之者與。且就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下工夫觀

識仁朱子謂未須看此不如且就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下工夫觀
此則嘉隆未談良知者以明道識
仁語藉口亦不善讀先儒之書送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朱子曰程子之言引而不

白石山館抄本

孔子曰欲聞事乎先當其說且曰去乎
事到則知若此皆使多好且
或曰顏子之樂者何也曰其樂在道不在事

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
于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
矣。問顏子所樂何事周子程子終不言不審先生以為所樂何
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問孔顏所
樂何事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與道終為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
若但以為在於樂道則是孔顏與道終為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
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但今說樂道說
得來淺了要之說樂道亦無害由視周子之問其為學者甚切申
舉漢末復申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作其樂
可知有息則餒矣。問孔顏之樂求之亦甚難曰且就聖賢看實
用功當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之自當純熟
充達向上去。或說顏子之樂云夫理流行渾融貫通顏子見得
這箇物事分明在面而其樂自不能已曰也不要說以有箇物
事樣道是箇公共底道理但是安頓不能恰好處顏子向簡物事未
底今見得向前做不得底令做得所以樂不是抱這一箇物事未
透地快活。胡敬齋曰學者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顏子之樂所
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是要見得孔顏因
甚有此樂所樂何事便要去做顏子工夫求至乎其地豈有便來自
已身上尋樂乎。孔子專正夫曰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定仁仁中
自有其樂耳且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

至哉言身朋友言說過多不惟無益且
有損者故程全卷云不在言說之直語
躬行也觀摩
別傳秦氏曰道必講而後明此
自是朋友者直然日用須各
自精進隨其分量依乎
所講而自者做出來則相

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遺乎
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語曰仁者不憂不憂
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
說破欲學者自得之也
蓋按欲守心之學當先察心之兩善凡善當守其欲也若此等天理自然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

任重恐終敗事
朱子曰學者志道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苟悅其遠而忽于近慕於大而累于細則無漸次經由

之實而徒有懸空致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學問亦無一
直趨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此吃辛苦後漸做未

○到張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便可拽滿已力欺得他過今學者
不付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張南軒曰學者當

以聖人為準的然貪高慕遠躐
等以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李延平曰如孔門弟子羣居終日相切磋磨又有夫子為之

依歸日用間相觀感者而化者甚多
可得也○朱子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

非以相為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
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

白石山館抄本

觀之下益切奮厲而德日進若只說便休濟得甚事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只是放寬心
平便大不要先有一私意隔礙便大心大則自然不急迫。識得
道理源頭便是大地盤語云執德不宏易曰寬以居之聖賢多說
箇寬宏廣大之意學者要須體之。如一項人讀書不子細因是
不成道理若一向緊密下捕却展拓不去明道一見謝顯道曰此
秀才展拓得開下稍可望。胡季隨曰
心目不可不開闊功夫不可不鎮密

明道先生曰自舜發於畝畝之中至百里奚舉於市若熟也須

從這裏過朱子曰只是要事事經歷過。問若熟也須從這裏過

也不識所以堅牢似一條路頭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

認得許多阻去靈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撞將去少間定墮坑

落空去也。味道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

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羅念菴曰孟

子所言增蓋與改作者指其氣性未平情欲未盡與才力未充耳

又曰經嘗不周則改過不密更涉未至則察識不精。為景遠曰

乃生處順境好過却陸處逆境難過却穩世味一些靠不着方見

道味親切滋味有世味插和兩者堆敲儘有進步

若順境中一切混過家又曰人外處醲醲之地假境界扶翼其低
 精神儘自過活得遂終身迷失其實藏而不知也若天欲復其真
 性必勞苦之令其一無躲閃自能求得真把柄靈必澹泊之令其
 無一蒸傍自能求得真滋味而後肩荷宇宙之事建千古事業為
 千古人物直是真正性程子曰猶相雷田則歷多而虛志深家理安不利事審
 流行非徒苟套點綴
 參也竟以魯得之明才程子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
 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和靖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
 保造乎道也○朱子曰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不肯放過直捷到達
 徹了方位不似別人只畧綽見得些小便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
 不能堅守鈍底推得到畧晚得靈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
 子不肯放棄若這事看未透真是推得到透處所以竟得之○緣
 他質鈍不解便理會得故著工夫去看透看得來透徹非他人所
 及有一等伶俐人見得雖快然只是從皮膚上畧過所以不如他
 ○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他
 多不專一○非說須要魯魯是他一般病但却是上好底病他却
 是得這箇魯底力○蔡虛齋曰觀曾子問一篇則其才之專與其
 學之確皆可驗矣○胡敬齋曰見義理不怕
 見得鈍只怕見得淺故曰參也竟以魯得之

白石山館抄本

本註亦頗敷衍

陸得亭曰讀書不無有理解是玩物喪志之類
亦有伊尹沈潛者其意全別

此條全重在為己為人之分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本註時以經語錄作一冊鄭

穀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

道先生見之曰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些髮事胡安國云

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

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黃

赤及看明道讀又却逐行看過不遺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

將此事做話頭接外博學之士鄭穀字致遠建寧人謝良佐字顯

侯建寧人。李延平曰讀書者知其亦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

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徒以文字

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朱子曰明

道以上蔡記誦為玩物喪志蓋謂其意不足理會道理只是夸多

門虛為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為己為人之

分。玩物喪志之戒乃為求多聞而不切己者發。明道玩物喪

朱子前說已足江文卿自是初年狗
外狂作工夫朱子因其已往之失而致
之身又卿正蹈程子帶膏之病何相
發明之有

別德秦氏曰性之德中情之德
和禮樂進反之間時常莊敬
而慢易之心不入時常和樂
而乖戾之心不生氣象自別

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會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
一向掃蕩直要得曠然無一毫所累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觀其
論曹點事遂及到子御風以為易做則可見也明道謂與學者語
如扶醉人真是如此。獨江文卿博極羣書因感朱子之教自若
云其五十年枉費工夫記得許多文字朱子曰亦不妨多聞擇其
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公却無擇善一着耳今知得便轉却
許多都有用可與
程子語相發明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而進以進為文采盈而反以反為文
此進反是用功處否朱子曰減是退讓博節收飲底意思是禮之本如
體本如此進者力行之謂盈是和悅舒散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
如此反者退飲之謂禮主其減却欲進一步向前者力去做樂主
其盈却須退飲節制收拾歸裏如此則得性情之正則禮
樂相為用矣曰然。禮主于博節退避檢束然以其難行須勇猛
力進始得故以進為主。文主于舒暢發越然其必至于流
常故以反為主。文主于盈者以進為文主于盈者以反為文
便自有箇恰好處。所謂性情之正也。

白石山館抄本

別德泰氏曰王霸之辨德者
使當審決孟子尚志善見
天分不有私心德之盛也行不
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心之正
也安得生有是德也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
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朱子曰天分不有私心德之盛也行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心之正也安得生有是德也
分即天理也父子君臣各安其分則安得私。薛敬軒曰大而人
倫小而言動皆理之當然才有有為之心雖所行合理亦是人欲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論氣則無以見
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義理之同。本然之性只是至
善然不以氣質而論之則不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故有所
不備徒論氣質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知有昏明開塞剛柔
強弱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源未嘗有異故其論有所不明須是
合性與氣觀之然後盡。如只說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却有生出
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氣這道理便不周匝
若只論氣稟這善這惡却無安頓處如一句水非有物處之則水
○天命之性善無氣質却無安頓處如一句水非有物處之則水
無歸着。程子論性不論氣云云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
為有妙。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是也。論性不
論氣孟子言性善是也。再子論性善論氣但只認說性善雖說
得好終是欠了下面一。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揚

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已。學者只要理會這道理，通則凡天理人欲，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日用工夫，且要見得一大頭腦，○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箇體，如州縣便合治在自家手裏。○勸農桑，抑未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告許除盜賊，勸農桑，抑未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為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職，吏除暴欽均力役，這个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做。○大事不為得却以小事為當，急便于大體有害，如為天子近臣，合當審諤正，直又却恬退寡默，及至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廬退之節，又却向前來做事，這个便當傷了那大體，今人議論都是如此，合當舉賢才而不舉，而曰我遠權勢，合當去奸惡，而不去，而曰不為已甚。○如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時，即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也來聞警戒，不喜導，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時可見。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問如何是已見大意，朱子曰：

得開只說得入，白如何便見他已見大意，工夫不在斯守信字上，斯是許多道理，見于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各理雖已見得如此，却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時，然規模小底易自以為是，規模大則工夫卒難了，所以自謂未能

信○大意便是本初靈若不見得大意如何下手做工夫若已見
 得其極只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答曾擇之曰漆雕開語意深
 密難尋而曾點之言可以玩索而見其意若見得曾點意則漆雕
 之意亦見得矣且看程子說个大意二字是何意二子見得是向
 聖甚處如何見得又曰謂開有經緯天下之志則未必然正是已
 分上極親切靈自覺有未盡靈耳雖其見處不及點之開淵得處
 未至如點之從容然其功夫精密則恐點有所未逮也然今日只
 欲想像聖賢襟洒落雷却未有益須就自家下學致知力行靈
 做工夫覺得極辛若不快活便漸見好意思也○簿看皆云曾點
 高令看未却是開着實靈顯動過○點然開淵深穩○論其資質
 之誠懇則優于點語其見趣超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于
 開然透徹而用功却密點天資甚高如一箇大厦但見外面牆圍
 如點透徹而用功却密點天資甚高如一箇大厦但見外面牆圍
 周匝裏面問架却未見得却又肯做工夫如邵康節見得德地
 只管作弄○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于一靈去靈攻
 得破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個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
 當理會但大意靈友不破靈零碎理會得少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
 開已見大意緣他靈看不得今且道那大底是甚物事天
 下只有一個道理學只要理會這一個道理這裏繞通莫不待通

白石山館抄本

別隱秦氏曰直內則質方外則內直如此夾持更無東走西作亭亭直去只此便是天德非是別有一个物事在上面也故義是兩事內外是兩處所以敬而義義而敬主客運用於內外動靜之間者皆有亭亭哉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朱子曰刊落枝葉栽培根本。涵養持敬便是栽培却學文做工夫去。先培根本後立趨向即所謂未致知而不在此敬者因語吳伯豐曰元來直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少了根脚為學之要須持已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趨向不差其他隨力所及為務在精審而不貴于泛濫涉獵也于小學自能言便有教一歲有一歲工夫今都蹉過了只據而今地頭便立定脚跟做去栽培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朱子曰以直內義以方外二字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因說敬恕先生舉明道語云敬義夫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而今有一樣人裏面謹嚴外面却慈直有人外面德地寬恕裡面却都是私意了內外夾持如有人在裏面把住一人在門外把持不由他不上。直上者無許多人在裏面把也又曰不為物欲所蔽無到東來西之謂也。只一个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無事時如此持養有事時便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表裡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露上面只更有个天德

呂東萊先生云放過少許便是自棄

一有恚意勿謂後來不得与于道即解
一時便累一時解一事便學一日學有思
當在者也

別憶秦氏白讀抑飛詩
衛武公年九十五而其好
學猶如此看甚後生及
得他恁地精壯正不必
據鞍鞞馬乃為矍鑠也

○胡敬齋曰先儒言合內外之道曰表裏交正曰本末相資曰體
用一源顯微無間曰動靜相涵曰敬義夾持此等處最宜理會此
處見得破則知所用力知所用力則功利無所誘異端不能惑矣
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朱子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只說此事
他去做如兩邊插起戰鼓莫問前頭如何只認捲時去如此方做
得工夫若半上落下半沈半浮濟得甚事○若不見得入頭雷緊
也不可慢也不得若得再新整頓起未費多少力
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未費多少力
不學便老而衰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朱子曰也是後生
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不進其容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
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不恁地闊殺了到引程先
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了學識得个脈路
正使須剛決向前若年青年黃非唯學益因舉酒云未嘗有衰疾
聖賢○胡敬齋曰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
衰也今日才氣之人到老年便衰是無持守之功也○高彙稱曰
學則老而不衰乎孔子好學忘老亦曰甚矣吾衰也蓋學則義理
為主而志氣精明不學則血氣為主而易以衰謝故不得不哀者

白石山館抄本

宣公晚年^{補遺}遊諸語不敢著書止集醫
古以所療疾見唐書本傳

通說發憤處何可勝辨須擇其精
切者注之

筋骸也可自主而不衰者志氣也志氣汨于欲則筋骸尤覺易衰
志氣速于俗則神明猶能自用故當衰暮之年而求進于學則老
當益壯也。周惇序曰讀書不貴精神且能長精神凡言貴精神
者皆不善學者也。程子則老而衰斯言大有味在。○^按朱子嘗言
陸宣公集醫方富鄭公好佛書以二公之賢而晚年乃無復
往時剛大之氣由學問之功少也。噫古人之所以老而好學也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朱子曰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萬事須
做工夫使飢忘食渴忘飲始得。○不帶性氣底人為僧不成為道
不。○陽氣衰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天下事非並
安暇豫之可得須磨礪精神去理會。○諸友只有箇學之意都散
漫不德也勇猛恐虛度了日子須著大急痛切意嚴了限期越了
工夫辨裝個月氣力去攻破一過便就裏面旋旋涵養如攻寨須
出萬死一生之計攻破了關限始得而今都打寨未破只循寨外
走道理都咬不斷何時得透。○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
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過着
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事。○如大片石須是和根拔今
只于石面上薄削濟甚事作事向學不十日五日又懶孟子曰一
日暴之十日寒之。○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項
目工夫後方做得即今逐些碎積累將去才等待大項日後方做

今... 志... 也

身... 志... 也

即令便... 志... 也

面石山館抄本

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
 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程子曰今時學者悠悠不
 進于飲食才有悠悠便是志不立。陸象山曰今時學者悠悠不
 進號為知學耳實未必知學號為有志耳實未必有志若果知學
 有志何更悠悠不進。謝氏曰立志不大不剛則義理不
 足以勝其氣質之病蔽學力不足以移其習俗之纏繞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朱子曰尊德則有
 人壽之榮樂義則有以自安而不拘乎外物之誘矣。徐子融問
 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
 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物事否曰如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
 者還當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透則那許多不
 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去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法許多不
 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怒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
 惟分是安欲个甚麼見得大要分明這小小病痛都是水消瓦解
 無有痕
 迹矣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邈曰膽欲大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為法矣

義如何分圖朱子曰道義是個體用道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義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孟子言未
有仁義而道君後親則是仁義未嘗不利今董子之言如此又是
仁義未必皆利蓋孟子之言雖理之自然然至直捷剴判當却不
若董子之有力。閔貧者舉市有費不能不計度盤約而為之裁實
此與正義不謀利相妨否曰當為而力不及者酌量區處乃是義
也力可為而計費吾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只有一箇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公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也古
人做得成者不是他有意智只是偶然其他費心費力用智較年
籠計較都不濟事都是枉了。問正義在後之序事成之謂利所以
先後功成則不是合字底意思又云微有先後之序事成之謂利所以
有義功成則不是合字底意思又云微有先後之序事成之謂利所以
問勝欲七日德是道便不是忠也。吾何畏彼哉。胆亦未必皆吉。
吾往靈天下萬物不足以其動其心負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足
胆大心小是異敬之意文王小心翼翼曾子戰戰兢兢是也。胆
欲大而心欲小戰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方做得起武夫
公侯干城之事。問四者缺一臨深淵如履薄冰方做得起武夫
圓則固執不通胆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江西諸人便是胆

此仲舒對江都易王語
思邈隋唐人。問道

白石山館抄本

大而心不小者也。智是對仁義禮信而言，須是知得是非方謂之智。問智欲圓轉，若行不方正，合于義則將流于權謀，譎詐曰是。如此。胡敬齋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以此。立心便廣大高明，充之則是純儒，推而行之即純王。之政又曰：胆欲大，見義勇為，心欲小，文理密察，智者。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子

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怠迫。當栽培深厚，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于其間，則澆冷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已私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于道。問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曰：道理本自廣大，只是潛心積慮，緩緩養將去，自然透熟。若急迫求之，則是起意趕趕他。真西山曰：安排布置者謂此心。此理未到，純熟兩忘，地位必有學度，計慮之皆逆施偷作之病。才到自得處，則心便是口理，便是心。心與理忘，口與心忘，處處安行，自在點識心通，不用安排布置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問有真與妄何以謂

之皆天也朱子曰言視聽思慮動作皆是天理其順發出來無非天
當然之理即所謂真其妄者却是反乎天理也雖是妄亦無非天
理只是發得不當地顛恰如善因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
○問視聽思慮言動發得不中節是妄曰妄是私意不是不中節
問此是顏子之所謂非禮者曰非禮處便是私意○識字是緊要
處要識得時須是學始得○羅整菴曰動以天之謂真動以人之
謂妄天人本無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層除却形
體渾是天也然形體如何除得但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闢近裏着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
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
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興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
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
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問鞭辟是如何朱子曰此是洛中語大
約是要鞭替向裏去今人皆不是鞭替
向裏心都向外下言切問近思云云何嘗有一句說做外面去○
問博學篤志章曰明道常說學只要鞭辟近裏着已而已若能如

白石山館抄本

此便是心在己是有七八分仁了。天地同體處如義理之精英
 查澤是私意人欲之未消者克己復禮為仁己是查澤後禮便是
 天地同體處有不善未嘗不知不善處是查澤曾子言不忠不信
 不習是曾子查澤靈漆雕開言未能信皆是有此查澤靈只是質
 美者見得透徹查澤靈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在敬持養旋旋
 磨擦去教盡。質美者明得盡固是知行並到其次亦豈有全不
 知而能行者但因持養而所知愈明耳。所謂持養者亦非是作
 意去穿鑿以求其明但只此心常放則久久自明。林氏曰知行
 勉強未到自然地位皆是查澤到不思不勉
 從容中道則查澤澤化矣故與天地同體

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者坤道也朱子曰乾言聖人之學故曰敬以直內云云問既分聖賢之學

其歸如何曰歸無異但乾所言便有自然底意思坤所言只是作

得持守。忠信進德修辭立誠是流行發用朴實頭便做持去是

健之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便只簡靜持守是順之義大率乾是

做坤是守。觀卦並格致誠正言之坤只是說持守。此二語分

屬乾坤者蓋取健順二體忠信立誠自剛健之體敬義便有靜

順之體進修便是个篤實敬義便是个虛靜。黃勉齋曰乾言德

敬是持守之功精義集義則知行之事也

業坤言敬義雖若不同而實相為經緯也欲進乾之德必本之於坤之敬欲修乾之業必制之以坤之義非敬則內不直德何由進非義則外不方業何由修終日乾乾雖進修夫德業而其用力乃實在于敬義之間用力于敬義固可以至于大而所謂大者乃德之日新而業之富有也

凡人才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朱子曰自其着力

達以是這箇物事。葉氏曰始學不知用力之地何以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

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為己為人之道也朱子曰役智

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治人濟得甚事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

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朱子曰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解未及乎

白石山館抄本

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問學者要思得之莫便是先生
 所謂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之意曰然於四者見得个仁底道理
 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此是深說也。德地淺說也。德地白是是
 這个道理深說淺說都德地。高景遠曰所謂博學者隨時隨處
 只學此一事志專在此故云萬志問專在此故云切問思專在此
 故云近思只是求仁故云仁在其中此徹上徹下之道也。以求
 為主也。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本註西銘言弘之道
 曰弘不但度寬大容受得人須是容受得眾理又非是於中
 無所可容包容之中又極判別此便是弘毅是立脚處堅忍強厲
 擔負得去底意思。弘而毅如近世龜山之學者其流與世
 之常人無以異毅而不弘如胡氏門人都德地。博壯少問都
 沒頓著處。茅氏曰程子嘗言西銘為仁之體即此所言弘之道
 著處也其能體此意令曾有諸已篤志固執而不變者便是毅也。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游厭飲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
 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

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
 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
 外然自身却只在此朱子曰學者玩理須精熟使與心決恰透
 便自實令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說身不說心其說至高而
 然無守流于空虛異端之說○優柔厭飲都是自得後如此有先
 後次序孟子所謂深造之以道古人下學上達自平易處理會貫
 通決洽各有條理今之學者不得其要說擴充說體說說涵養皆
 是揀好底言語做箇話說必有實得力處方可○讀書不可專就
 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
 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推究始得○楊龜山曰讀
 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楊龜山曰讀
 書之法以身體之○陸象山之表。陸象山曰優而游之使自得之厥而厭之
 得于書言意象之表。陸象山曰優而游之使自得之厥而厭之
 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中至健至巖自不費力
 優游寬裕却不是委靡廢放此中至健至巖自不費力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

白石山館抄本

夫到這裏則自有此應

朱子曰理不是在前面別為一物即在我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真實在我方可

如修養家所謂鉛汞龍虎皆是我身內之物非在外也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率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只要工夫

做得到為其事而有其應因天理之自然也

朱子曰因德則自忠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其致則公平言其極則公平也。忠恕是工夫公

平是忠恕之致所以謂其致則公平致極至也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

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

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朱子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

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近仁便謂直指仁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

體最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
 其情能愛但或蔽于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已復
 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耳程
 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謂謂公之一字便
 是直指仁體也。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則
 愛公却是仁體也。無私則仁行不得。公之為仁公不可與仁比
 並看公只是無私才無私這仁便流行如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
 水之流通却不是無私才無私這仁便流行如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
 才除了塞便流仁自是元氣也。只被私意隔了才克去已私便
 是仁。○公猶鏡也。只被私意隔了才克去已私便
 外來元氣自無塵也。今不為塵所昏耳。人心元氣自有這仁今不
 為私欲所蔽耳。○陳安卿問先生說緊要在人字上淳竊謂此段
 意人字只是指吾身而言與中庸仁者人也之字不同不必重
 看緊要却在體字上蓋仁者心中之德主性情宰萬事本是吾身至
 親至切底物。○是仁之理專言公則只虛空說着理而不見其切
 于己故必以身體然後我與理合而謂之仁亦猶孟子言而至於
 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體如之何而謂之仁亦不過克盡己心
 于此心然然淨充際微表裏純是天理之公不生過克盡己心
 地中物之意常存故其寂而未發惺惺不昧如一之德昭然于
 地中之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值感而動也惻然

白石山館抄本

有德如春陽普達于地上之豫無一事非此生理之所貫無一物
 非此生意之所被矣此體公之所以為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曰
 此說得之。恐與愛本皆出于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能愛。公
 則能恕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
 不合窮謂仁如水愛如水之潤起如水之流曰說得好昨日說有
 了。○是外依那愛底如一補水愛是水起是公係此水何處一
 杓故謂之施。○施用二字移動全不得惟孔孟能如此下此等處
 細極當情

愚按學中如何是進退如何是放
 學可以言說惟身歷則自知之

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逆瀝莫不濶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
 剛決果敢以進 朱子曰為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如黃憤
 要求把篤處着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着力不令放倒
 方是向進處為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難着
 急流之中舟人未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着力
 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土矣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得一切事皆所當為不

必待着意才着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行則好

柯是淺近語朱子曰不明道理以是硬行也只見他聖賢所為心

下愛硬依他行這私意若見得道理時消是雷德地行悶這一

點意氣意能得幾時了是知如何曰久時將次只是德地休了。伊

川謂說力行是淺近事惟知為上知最要緊。言必忠信行必篤

故事親必于孝事長必于弟自是理所當然何須時時念念存一

必字在心如此便苦難安得久。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論其

至近至易即今便可用論

其至急至切即今便常用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

能造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朱子曰為學之道更無他

有見雷尊所闡行所知久久自有至處此事甚大亦甚難須是造

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如此方有功若遠今日作明日輟

放下了又收拾

起幾時得見效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

百石山館抄本

程子言學也者使人求于內也求于外則以文
為王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于外也求于內則
為末也聖者謂其內與外皆是也二者皆為末
也

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朱子曰此切要之言夫子之所志顏

子之所學于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學固不是詩書禮樂然

無詩書禮樂亦不得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亦只是讀書更不理

教人讀書只要知所以為學之道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

會為學之道是如如何。學有邪正之別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

當察方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

獵記誦以雜博相尚割裂綴裝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

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正而心無

不正乃行之得失所係不可不審也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

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

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

只輸顏子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

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

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據費魯中所蘊自成
 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
 秉筆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此豈詞章之文也呂大臨字與張程門人。朱子曰貫穿百氏
 詞不迥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先明
 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為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發可傳
 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耻也已。道
 者文之根本文章者道之枝葉性其根本乎道所以貴之於文皆道
 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人都是因作文却
 漸漸說上道理未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
 。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之能及蓋非功效語言
 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伴也。今學者之病最是先學文于
 禱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于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
 察其界限分別而無以知輕重取舍之宜所以誦教雖博文字
 雖工而祇重為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議為學之方。薛敬
 軒曰用力于詞章之學者其心荒而勞用力于性情之學者其心

白石山館抄本

別區李氏曰只是這一个物事
養者皆養此知者知此若不習
知者皆个甚麼養者持教却
是誰去教知然區養致知自
是兩項工夫所謂互相在者
正謂不可只養一邊自區作一
件也兩輪兩翼之喻甚明

樂泰而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朱子曰涵養此心須用敬譬之養亦
居飲食之屋室之中
而謹願守之方有向成之期
○問涵養又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是
合下在致知也無期限須是兩下用工夫也着涵養也着致知也
了方去致知也無期限須是兩下用工夫也着涵養也着致知也
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掇警覺在則放愈分明此正如配義與
思量義理○問敬在先子知然齊頭着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
道○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着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
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二者不可偏廢使本立而後行○
知精而本固二者亦互相發○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以
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以窮之理而項都不相離才
見成兩便不得○此兩言如車而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
可行可飛者也○敬克已致知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
之人克已則是拒盜致知則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
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如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是一等事不
則不須消言閑邪之意如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是一等事不
更言拒盜若以涵養對克已言之則若作一事亦可涵養譬如將
息克已譬如服藥去病能純乎敬自無邪僻何用克已善初學則

事物上推究所以只見淺陋

莫說道將一等人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
 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
 人便以聖為志朱子曰為學須思所以起凡入聖如昨日為鄉人
 是做得人當為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外為
 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便立志如
 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要做個好人所以與此道理便休宜乎
 工夫不道日夕漸漸消磨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
 明正大必不如此則志自是歇不住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
 地位不修如此則志自是歇不住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
 欲罷不能如此則志自是歇不住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
 復思量完見病起處一躍躍出不復作此等事見得聖賢所說
 千言萬語無字不是實語就此積累工夫造選向上去有帶在
 又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新然以積聖人為志問為學大端曰且
 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工夫勇猛念志不忘工夫自進蓋人

以眇然之身與天地並立為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
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汗壞了須是求復其初
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使須以聖賢為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
是全得未之與我者使須以聖賢為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
此意剛然接續若無此志不如此則功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存
直性善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个第二節
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个第二節
工夫只用之問不得存箇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
前日有用之問不得存箇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
于此有為斯世也善斯可矣便是強力人也推作了君子曰
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便是強力人也推作了君子曰
我猶未免為鄉人也善斯可矣便是強力人也推作了君子曰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
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
事義在心問孟子之所謂有事者集義而已程子之論每以有事
程子之學以敬為言何也朱子曰孟子之學以集義為養氣之本
能以自集故孟子言集義而必先之以持敬也然義非敬則不

白石山館抄本

自行放程子雖言持敬而於其門人有事于敬之問亦未嘗不以
 集義為言也。周敬是涵養一事敬不立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
 其日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敬有死敬有活敬若
 不守著主一之敬遇事未不濟之以養其是是非則不活若熟後
 故便有義義便有敬其未熟也。敬為主而義已具其已熟也必
 主于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
 務集義而不知用敬者固有用虛憍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即其
 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
 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亦未免于昏憤難援而所謂敬者有非
 其敬矣。周敬莫是中理如此說却是義在外也。中理只是做得
 事未中理義則所以解中理者也。義便而
 揀擇取舍易傳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
 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事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
 只守著一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
 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朱子曰方未有事時只說得敬以直內若
 事物之未當辨別一箇是非不成正管敬

一第... 8 反之內

朱子曰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
 敬者固有所偏也此是病也曰敬者專心也
 敬者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多到
 公和義利上亦在正心正意之類焉則亦未免
 情邪後而所謂敬者亦非是
 思杜子學存養當從何處入手有容則全居
 不天理多見是有一己和氣一依道在亦不度也如此則
 中實性一在存與捉此無後矣

去敬義不是兩事如兩脚立定是敬才行是義。張南軒曰居敬
 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若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
 者亦塊然無所為而已。為得心體之周流哉。高景逸曰聖人之
 道只閑邪存誠一語本體工夫兼至而夾持之功則莫如敬以直
 內養以方外兩言之簡而盡敬則是敬義須索精故在格物致知
 敬義立而德不孤夫然後精明的確而無似是而非之弊不然知
 敬而不知義則偏陋固滯或有微
 非其敬者矣其旨雖顯其言甚微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偽也大本已失更
 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朱子曰為學
 高自標置便不是務實也。雖所為皆善但有一毫敬慕外物之
 心便是利也。○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做底事報與人知如有
 飯不時來自吃。○只要鋪攤在門前要人知我家裏有飯吃打疊得
 此意盡方有進。○務實一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
 處。○胡敬齋曰今人為學多在聲價上做如此則學時已與道離
 了費盡一生工夫終不可得道甚可惜也才氣高者有此病又曰
 學者務名兩學雖博與自
 已性分全無干涉濟甚事

白石山館抄本

曰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子

曰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無私欲而有其德也。

仁者先難而後獲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為仁而已今人

皆先獲也。朱子曰先計其效而後為其事則其事雖公而意則私

夫子以先難後獲為仁又嘗以先事後得為崇德蓋于此小差則

心失其正雖有修德行仁之志反以滋其計功謀利之私仁何自

而得德何自而崇哉。高景逸曰天理必與人欲相逆才去做難

的事是問天理工行人欲隨之又獲了先難後獲方然乎天

反後獲上說樊遲根器大不同故曰先難後獲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

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謝氏曰學者須先立志

植其根而後培養之能成合抱之木也故學者必自有所求為聖人

之志始。朱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

程子曰須先為心方能及人
 別隱秦氏曰前段是為己
 為人正解此段則要其終
 而言之君子闇然而不自
 章小人的然而止此不自
 之定理也學者於此皆
 辨而日省之則庶乎不
 昧於所從矣

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可
 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己

川云為己欲得之于己也為人欲見知于人也後又云古之學者
 為其終至于成物云云何也朱子曰此兩段意思自別前段是低
 底為人後段是為己好底為人前為己只是欲見知于人而已後為人
 却是真个要為己然不曾先去躬身上身心做得工夫非惟是為那
 人不得末後
 連己也喪了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日進而

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能便退也

陸子靜曰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死却便不是須鍛鍊磨礪方

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無已○張楊園曰大凡人
 進步決不只是一路進則幾盡退則幾盡退則幾盡退則幾盡退則幾盡退

聖人之學亦日新不已蓋有獨覺其進而人
 不知者然必無所退也唯其不已所以不退

白石山館抄本

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為學

外書下同。朱子曰氣質沈靜於

理出。問讀書須是有聰明。朱子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

聰明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胡敬齋曰人心要深沈靜密

方能體究道理故程子以性靜者可

以為學若際率淺露則失之矣

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

規程子謂弘而不毅則無非可以有規矩言之。朱子曰毅有忍耐底意思無規矩是說目今

難立是說後來。弘毅雷亦難見不弘不毅雷却易見不弘便淺

迫便窄狹不容物便安于卑陋不毅便倒東墜西見道理合當如

此又不能行又不能守見道理不常如此又不能舍不能去只除

了不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然亦須是見道理極分明磊磊

落落在這裏無道情病痛來都由自家安置要弘便弘要毅便毅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

朱子曰知性善以忠信為本後從忠信做將去若不識得這個不知是做甚麼故曰先立其

大者。司用工夫且要見得一個大頭腦不明便于操舍之間有

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慢說求其放心實是無下手也。對教軒曰為學第一工夫立心為正心存

易之失

諸條乃通論為學之道于請問之旨尚未

切
江氏曰思者思之也曰子曰伊尹先
中思終為道漸之乃曰行
伊尹先中思終為道漸之乃曰行
伊尹先中思終為道漸之乃曰行
伊尹先中思終為道漸之乃曰行
伊尹先中思終為道漸之乃曰行

為己物也。孟亦思之而弗措乎思而有疑。蓋亦辨之而弗措乎思而
得辨而明。蓋亦行之而弗措乎思。五者蓋同體以相成。交資而互相
成也。○羅整菴曰。此理誠至易。誠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
成德之事。無夫學者。則博學需問。慎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此
五者以進。所以求至于易簡也。苟厭夫問學之煩。而
欲徑達于易簡之略。域是豈所謂易簡者哉。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張繹字

子門人。○朱子曰。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這个只
是合當做底事。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低處。不理會
終無至高處之理。○世言學者。失于太高。讀書講義。率以徑易
起絕。不歷階梯。為快。而于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皆忽。是厭
棄以為卑近。項屑。不三留情。以故難或多。情聞博識之士。其于天
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易若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會。
行力克寧。煩毋畧。寧下而高。寧淺而深。寧拙而巧。從容潛玩。存久
自明。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與迥
然。起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早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
或使之任至重。而靈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觀浮圖者
仰首注視。而高談不
若俯首。歷階而漸進。

其後尹和請請各半月後伊川問所得如
何曰只覺得仁廣佳所可好又問何如和請但
長於心廣佳所一向未善此是他實見得如
此合學者如此善思

明道先生曰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至矣

學若以聖人為標準何不可之有若無所指擬茫然而去將何所
歸宿朱子曰忌先立標準如孟子所謂勿正者學者固當以聖人
為標準然豈可日日比量之乎觀顏子喟然之歎不於高
堅瞻忽靈用功却就博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學者固當以
聖人為師然亦何須先立標準才立標準心裏只計較思量幾時
得到聖人便有个先獲之心顏淵謂舜何人予何人○有為者亦若
是也○只如此平視已足德下著工夫少間自有至矣○雷以聖為志
亦若是及如此奔而己矣者必自有的實平穩下工夫○以聖為志
而忌立標準者必有事焉而勿切正也循循不已自有至者心勿
忘勿助長也○先難
後獲意亦類此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尹焞字彥明號和靖○
朱子曰尹和靖從伊川

半年後方見大學西銘不知那半年是做甚麼想只是且教他聽
說話問也是初入門未知次第驟與他看未得曰是此○問此
把那書與之請問如此則未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尹子已

白石山館抄本

釋年方今看大學西銘者非全不令看他
也論語孟子小學之屬諒必先以禮之又
曰聞諸論無非聖賢傳之旨則何嘗
曉廢時日之有益大學西銘二書規模
淵大自非初學啟蒙之具且和靖亦非
不識格物之義者其不信今日格一物明
一物者蓋泥認為每日限定格一物
耳此何害于曉格物之義耶觀語錄中
辨數程子處性之當審慎取之

得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明故曰他好把西銘與學者看也是要
教他知天地間有个道理這地間開。用書處也好處。蓋且
養他氣質固了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上禘不視學
注其志也之意。也。有病者蓋天下有許多書若半年間都
不教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盡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天下
事無不常理會者才工夫不到業無由得大少間措諸事業便有
欠缺此便是病問當時大學未成倫緒難看曰然尹彥明看大學
了連格物也看錯了亦以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
件之說甚麼
有心說無心伊川云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朱子曰子靜謂
見此也蓋除却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且要除意見之心即
意見也又如何除之耶。楊龜山曰六經不言有無心惟佛氏言
之亦不言修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
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謝頭道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何如對曰天下事何思何慮伊川
曰是則是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伊川曰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

道恰好看工夫也

或問當初此語時如何謝氏曰見得這箇事

被一旬轉却曰當了終須有不透當初若不

入禪家去笑問開此語後如何曰至今未敢直

始初進時速後來遲十數年過却如夢如挽弓

此二十年間見知識却然長○問謝氏說何思

好作工夫此是著何工夫朱子曰人所慮者不

合下便見得大體虛只是下學工夫却欠程子

是教他著下學工夫○胡敬齋曰窮理到融會

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索其理故上蔡何

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

則必流于禪學反引何思何慮而強合之誤矣

謝顯道曰昔伯淳教誨只管着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

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着一邊

語故其所論每每過高如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類皆是墮于一

白石山館抄本

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

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感自至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

外君子未或致知也正蒙下同。朱子曰下學之事盡力于精義

則亦無所用其力矣至于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問

求利吾外求字似有病使有先獲底心精義入神自然能利吾

外何待于求曰然當云所以利吾外也。精熟義理而造于神事

素定乎內乃所以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自得其安素利乎外

而乃所以致養其內也。蓋內外相應之理。入神是入至于微妙

當謂門人曰吾學既得于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新事無斷

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橫渠可謂精義入神。事

豫吾內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如

自是以上則亦無所用其力矣。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

有弗性者焉

朱子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為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也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重之性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性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本窮源之性皆謂此也○天地之性本極本然○所謂性之本所謂本也氣質之性二氣交運而生一未而萬殊也○人只是一般人厚于仁而薄于義有餘于禮而不差于智使自氣管上來○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每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天地之性專指理而言氣質之性則以理雜氣而言○性譬之清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汙器盛之則濁澄治之則本然之清未嘗不在○本然之性無有不善只被氣質有昏濁隔了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陶謨所謂寬而栗等九德皆是論反氣質之意○第工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工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于義理○黃勉齋曰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五品及至橫渠張子多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難乎氣質而為言則是天地賦與萬物之

白石山館抄本

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
 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為言特取其純粹至
 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
 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
 受之理隨而昏明本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
 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也子思子又
 言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因為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
 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乏
 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
 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于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
 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子之所謂中也愚嘗以是質之先師矣答
 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於此言也。按張子
 又言為學大益在日求變化氣質程子亦曰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蓋人自有生之後本然之體雖存而氣質之權甚重凡物欲之乘
 習俗之染皆緣氣質之偏處而入善反二字正未易言非百信其
 功不能也然其
 要莫勉于窮理而居敬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盡性則性天德命天

此條甚明首條可刪

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天而已

之命適見先生舊答潘恭叔書以命與性字只一報如言性與命也兩以後面言性天命作兩字看以於性於氣常云性命皆由字較輕得些問答時性命作兩字看以於性於氣常云性命皆由手氣由于德司梯渠文自如也。德性若不勝那氣則性命只由那氣德性能勝其氣則性命都是那德兩者相為勝負蓋其受之初便如此矣然亦非是元地頭不渾全只是氣稟之偏隔著故窮理盡性則善反之功也性天德命天理則致不是元來至善之物矣若使不用修為之功則雖聖人之才未必成性然有聖人之才則自無不修為之理。性與氣質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勝其氣則只是承當得所賦之氣若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富貴貧賤遠却還他氣至仁之子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遠却還他氣至仁之子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有性焉固是又問性命遠却還他氣至仁之子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有性焉順其自然性命遠却還他氣至仁之子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有性焉而命是以其流行者而言命便是本德地流底性便是將稜盛

白石山館抄本

再察夫何以解之若俱可變則不謂之命矣此種學至精之言何可輕議

得水大梳盛得多小梳盛得少潔淨梳盛得清淨梳盛得濁
 乃生氣稟自然不同天非有珠人自異稟有學問之功則性命于
 德不能學問則不然後性命惟其氣稟耳曰從前看性命于德意謂
 此性由其德之所命今如此云則是性命二者皆是德也曰然
 氣不可變惟壽夭要之此亦可變但大槩如此○問知所攝養者
 則多壽考肆其嗜慾者則多殃致止是死生修夭亦可變也故程
 子以火為喻與此說不合如何曰正掌之言恐不能無偏也黃勉
 齋曰窮理盡性則不但德勝其氣而已且時性命于天矣德以所
 得者而言理以本然者而言故
 性曰天德命曰天理一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盛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
 必由學乎禮記領惡而全好鄭氏曰領猶理治也好善也○問莫
 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二者皆出于天也陽是善陰是惡陽便清明
 陰便昏濁大抵陰陽有主對待而言者如陽仁陰義之義又別是
 一樣專就善上說○稟得氣清明者是在東面而西德
 性自用昏濁者是陰也此理亦只在東面但為昏濁遮蔽所以
 欲自行○天下只有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
 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凋瘵惡之在人亦然

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夫
 界靈擱截分明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
 之自然成熟○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得人心虛靜
 自然清明才為物欲所蔽便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心止於
 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括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
 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
 心朱子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惟聖人盡性故不以所見聞
 而無外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蓋盡心
 則心極其大知性知天而無外也須知聞見之外猶有我不聞不
 則亦當推去否曰未到那裏也須知聞見之外猶有我不聞不見
 底道理在焉不知聞見之外猶有道理如何推得至此亦是極
 渠之意孟子之意則未必然孟子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
 其全體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也問只是懸空想
 兩說亦自難下○子曰便是橫渠有時性而地說似只是懸空想
 像而心自然去○大其心則解遍體天下之物體猶仁體事而無

白石山館抄本

既是如此何必取入近思錄且亦有緊要之條反不見取者

不在言心理流行脈絡貫通無有不到者有一物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到是心為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故有外之心不為以合天心。橫渠此說只是人心要廣大耳不知未徹盡得此心之理如何便能盡其心。其心亦做盡心說不得。問物有未體此體字是體察之體。曰須認得如何安做體察。曰是時自家這身入那事物裏面去體認。存而然猶曰體聲也。程子云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是這樣體字。又曰是置心在物中。完此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義。問如何得。不以見聞格其心。曰張子此說是說聖人盡性事如今人理會學須是有見聞。豈能舍此先是一个道理。集到貫通便都是一理。曾通蓋尋常見聞。一事不知得一个道理。集到貫通便都是一理。曾子是已。問如何是不立以合天心。曰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兩在一有兩道。則吾心為有外。便與天心不相似。○問如何是得七八分。便是有外。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心。凡物皆不與已相。關便是有外之心。只是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心。凡物皆不與已相。著此心便替入虛空裏去了。夫子為萬世道德之宗。都說得語意平易。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

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錫兩端之教也。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

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朱子曰知

知識高明如天形而上指此理通晝夜而知通猶並也無陰陽晝

夜之道而不知晝不知夜知夜不知晝則知皆未盡也合知禮成

性則道義出矣知禮行也。周橫渠知禮成性之意同又問不以禮說

成性謂是渾成底性知禮成性如習與性成之意同又問不以禮說

性之性如克舜性之相似但他言語艱意是如此。成性猶言現

或之性性是本來善者知崇禮卑則成性便有存橫渠說成字似

習與性成之意非是程子語錄謂萬物自有成性存存便說成字似

不己却好及政易則云成其性存其性亦是此病又云識見高子

上兩行實于下中間便生生不窮。性是所得于天底道義是

衆人共由底。張楊園曰見地有餘而踐履不足則必流于禪踐

履可觀而見地卑下則止于鄉曲而

已學問之道只知崇禮卑四字盡之

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連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疾

疾以此朱子曰辨猶子細感連言我之感發連也。周景逸曰人

生靈順境好過却險處逆境難過却德世味一此常不住

過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朱子曰乾陽坤陰此天
 了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
 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
 之志為氣之神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性深察乎此則父母坤混然中安之
 性深察乎此則父母坤混然中安之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實可見矣此則父母坤混然中安之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物並生于天地之間其所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
 性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
 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
 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
 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性體之所自是亦幸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之僑單矣惟同胞也故以
 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刑于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生宜焉此
 儒者之道所以必至于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外強于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
 外強于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

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朱子曰乾父坤母而
 之入時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天子之家相為父
 母之宗子輔佐天子尊君綱紀眾事則大臣而巳故為宗子之家相為父
 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與天下之幼
 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
 德是兄弟之慈也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于常人是兄弟之秀
 出乎等夷者也德乎兄弟之慈也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于常人是兄弟之秀
 獨鰥寡非吾兄弟也德乎兄弟之慈也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于常人是兄弟之秀
 無告者而何哉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子朱
 曰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
 純也口前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所論事天工
 夫則自于時保達曰惇德害仁曰賊濟惡存不才其踐形惟肖者
 之下方極親切達曰惇德害仁曰賊濟惡存不才其踐形惟肖者
 也惇德成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
 長惡不俊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夫
 畫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才若夫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朱子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

白石山館抄本

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得其心而後可以語其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者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忤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惡者酒崇伯子之願養育英才願封人之錫以求踐天形者也類朱子曰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過人欲如鳥之類惡者酒則所以頹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故育英才如頹考叔之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及莊公則所以永錫尔類者廣矣

逃而待直申生其恭也朱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替瞽底豫其功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直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大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舜之底豫贊化育也故曰功申生待直順受而已故曰恭。問願封人申生皆不能無失靈豈能盡得孝道朱子曰西銘本是說事天不是說孝蓋事親有正

不正者天通此熟則無正不正之害只是推此心以奉若之耳至
 若中生無所逃而待其國為未盡子道然若事天如此則又可謂
 能盡其道者蓋人有妄天則無妄若命之死自是體其受而歸全
 理當如此惟有聽受之而固不得以獻公此也
 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歸之若曾參之啓手足則體其
 所受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
 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以受于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
 曾子笑于父也况天東西南北唯命我者吾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
 于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吾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
 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曾子歸全故
 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
 仁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貴福澤所
 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乎我而使
 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于人父母之于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
 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于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
 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慮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朱子曰孝子之身存則其親也仁人之身存

白石山館抄本

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汲則安而無所愧于天也蓋本註明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道先生曰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訂頑

一為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陳氏曰非指與萬物為一體當為仁之體乃言天理流行無間為仁之體

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

不可窮高極遠忌於道無補也陳氏曰見得此理渾然無間實有諸己後日用酬酢無往而非此理

更何用窮又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得天德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

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于言語之外者也游酢

大程子門人曰真西山曰中庸綱領在性道教三言而終篇之義

無非教以全天命之性西銘綱領在其體其性二言而終篇反復

推明亦欲人不失乾父坤母之所賦乎者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

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魚爰何如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

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據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

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之比哉西銘名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

而無分楊時字中立程子門人。問理一分殊。答朱子曰此是一

直看家相長幼殘疾皆自有等差。是父母固是一理。然吾之父母

與天地自有個親疏。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吾與東面亦便有

理一分殊龜山正是疑同胞。吾與為近于墨氏不知同胞。吾與各

自有理一分殊在其中矣。陸稼書曰林次崖謂理一分殊。理與

氣皆有一之以理言則太極理一也。健順五常其分殊也。以氣言分

則渾元一氣理一也。五行萬殊其分殊也。發明程子之說最明。分

殊之敵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魚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

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直愛以至于無父之極義之賊也。

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

亦異乎問龜山語錄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

朱子曰仁只是發出未者至處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

是義如愛父母兄弟愛親戚愛鄉黨推而大之以至于天下
 家只是愛天地之間理一分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
 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于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
 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
 以為明理一而殊可謂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
 親各子其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
 家中國一人而流于魚愛之敬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
 賤異等而不特于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之厚
 以而推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大道蓋無適而不一
 珠而推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大道蓋無適而不一
 于意言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為理者正謂稱物
 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
 ○西銘要句見理一而分殊今人說中問五以知夫所施之平哉
 草看乾稱父坤稱母直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句皆是一理一分
 珠喚做乾稱父坤稱母直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句皆是一理一分
 便見分殊○問伊川謂西銘原道之宗祖如何曰西銘更從上面
 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則並天命之謂性西銘更從上面
 言之耳諸子只見得下一層源頭靈都不曉

又作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
 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
 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
 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
 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是焉朱子曰橫渠學力絕
 人尤勇于改過獨以
 戲為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于不知而為之者至戲則
 時有心為之也其為害尤甚遂作東銘○問東銘曰此正如今法
 書所謂政失兩字○沈毅齋曰朱子與江西學者說此篇大意不
 越過故二字蓋戲不自有推其源而謂之故欲人深戒于言動未
 莫之先以為正心誠意之本過不能無指其流而謂之過欲人自
 咎于言動已失之後以為遷善改過之機○高景逸曰有心戲浪
 之謂戲無心差失之謂過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
 而作也謂非己心難以欺已欲人無疑難以欺人言之過者非其
 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謂已當然既已誣已欲
 人已從復以誣人或戲言戲動之出于心者歸咎為己戲而

白石山館抄本

劉戴山先生曰東銘譽戲言戲動
最為學者立誠之要不知今人多好
言西銘何故

不知我其出汝者乃長傲而惡愈滋矣以過言過動之失于思者
 自誣為己誠而不知歸咎其不出汝者則遂非而過益深矣不智
 孰甚焉若知我其出汝則誠意正心之本立矣知歸咎其不出汝
 則遷善改過之門闢矣非智者而能若是乎學者急宜警省也

本註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矻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訂
 頑曰西銘矻愚曰東銘朱子若江仲謀曰二銘雖同出于一時之
 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于東銘則未之嘗
 言蓋西銘推人以知天而近以明達于學者之用至為深切誠于
 此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難
 分別長傲遠非之火于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
 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工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
 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張楊園曰東銘義理兼對西銘
 誠與敬而已思為一入于戲而能存誠敬者未之有也竊嘗以為
 學者不讀西銘則理一分殊之義不明而惻隱之心不篤不讀東
 銘則戲言戲動之失不知戒而長傲習非之習日深錮而不可拔
 初學之士即不可不
 不精思而力踐之也

此是近思注非論語注此等皆不必理會
即指其為注疏舊說亦不必引語類
云云也

將修已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同矣忠信進德

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已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橫渠文集下同

之說如何朱子曰此蓋古註舊說而張子從之但文勢若有反戾

而不安者蓋曰不重則不威則當曰不學則固若曰學則不固當

曰重則有成且學之為功又豈止于不固而已哉按厚重知學德

乃進而不同固雖非論語本旨然有益於學者世有天資厚重而不

明義理卒至庸陋寡識執滯不通者多矣故必知學而後

德可進也忠信是厚重之本親賢改過皆知學之事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

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

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范育字巽之朱子曰今人不能如大

是不透徹又曰正當常存意便不怠釋氏只是捉道理說也說得去只

好語似釋氏更有家理上夫在田中未聞自存也須相存意則直

不致如倒此意耳橫渠之意正當學者將此題目時時省察使

白石山館抄本

之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人於義理如所謂脫然如大雁之得
醒方始是信得實。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
家因甚使不以聖人因甚便只是常
人就此理會得透便可超凡入聖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

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

後善決江河以利吾往避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

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

聞也朱子曰未知立心則或善或惡故胡亂思量得許多疑起

却用思講治之思莫亦在我這道理之內如此則雖勤而何厭所

以急于可欲者蓋急于可欲之善則便是無善惡之雜便是立吾

心于可疑之地人之所以有疑而不果于為善者以有善惡之雜

今既有善而無惡則若決江河以利吾往矣此志務時敏雖是

低下着此心以順道理又却抖擻起精神敏速以求之則厥修乃

未矣下面云云只是說一敏字。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此說

此條教得無謂

此便是劉記注

甚好便見有次序當事固當考索然心未至每後然理會不得
若思慮終然趨向未定未有个主宰如何講學。稱身以孔子
為非生知蓋執好古敏求一語故有此言
不知好古敏以求之非孔子做不得

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

已則為致知誠意在中庸則為擇善固執在易則為知崇禮卑能
擴充此二事即作聖之資
若輕視之所以為下愚也

今日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為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
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
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為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
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
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朱子曰
如今看

蘇石山館抄本

性此等處須切實不在作詞面語

道理未精進便須于尊德性上用功於德性上有不足當便須于
問學上用功二者須相攪通庶得互相振策出來。只從今日為
始隨時提撕隨處收拾隨物體究隨事
討論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朱子曰此

沒千有餘年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
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遠。高景逸曰通
護其精神而已者小人哉常以昨日有則都者莊情之心不美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

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

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子子曰上蔡以橫渠教人

頭溺于形名象數之問不知此都不看得禮之大體所以易偏正
容謹節自是好如何廢歸。古人終身只在禮中欲少自由亦不

得

一書中子少 丹書山日正心明德書 0 卷之三

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况德性自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

也豈淺心可得橫渠易說。朱子曰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

養切忌犯提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地隱隱無處看工夫也。大著心胸放教平闊四面八方都見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為人以道義先覺處之

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

我寧終身不知橫渠論語說。朱子曰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好

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以為善孔子問禮于老母這也是學于老母方知得這一事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

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橫渠孟子說下同。葉氏曰

所以然故應變而不窮不通乎道而徒事乎記問則見聞有限而事變無涯卒然臨之以所未嘗知則窮矣

白石山館抄本

此節重在第一句蓋言求變化氣質乃為已之學也不然則皆為人而已注未明切

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

見聖人之與

朱子曰寬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便是教

故指則當涵泳振作氣象○按學者不能變化氣質則通身渾是

病痛就令學學為學亦只是於血氣上用功而不能于義理上有

得也安得不百倍其功以自求變化哉

語錄下同○朱子曰看義理要緊者心又要

文要密察心要洪放寬着心不緊不立以察其義理之細密不寬

不足以見其規模之闊大○軍整卷曰規模寬大條理

精詳最為難得為學如此為政亦如此可謂真儒矣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有不行處是疑也朱

曰程先生說于不疑處方是長進此不可不深念也今世學者讀

書未能有疑蓋緣平日不為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子細攪得

意思長時忙迫凡看文字不問精粗一例只作如此涉獵安得有

疑○人須是做工夫方有疑初做時定是觸着相礙沒理會處如

居敬窮理始初定分作兩段居敬則執持在此才動則便忘了○

高景逸曰凡事行不去時節自然有疑有疑要思其所以行不去

者即是
格物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朱子曰道是透得那道理處病則是窒礙了心

有窒礙不行如仁則流于姑息義則入于殘暴皆見此不見彼

敬則礙和要仁則礙義要剛則礙柔為敬使一向拘拘為和便一

向放肆仁便助助姑息義便粗暴決裂心大便能容萬物有這物

則有這理有那物則有那理並行而不相悖並育而不相害

橫渠云心要浩放又云心大則百物皆通孫思邈云膽欲大而心

欲小亦謂橫渠是言心之體思邈是言心之用否曰心自有合要大處有合要小處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

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朱子曰人能常求放心不使塵情則

雖接人事而道理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學者此最為要

所以孔門只教求仁也○學問之道無他莫是論事之大小理之

淺深但到面前即與理會到底○答許順之書曰閣中安好想立

能甘淡淡相勸經家務也備身齊家即此是學更欲別于何處留

白石山館抄本

心即。若范伯崇曰官事擾擾想不得一向靜坐看書然暇時收
斂身心事物之未隨事省察則內外本末交相浸灌此外別無著
力處也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朱子曰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
已○茅氏曰見道之大端猶曾點

一津離開見大意而已若說到細微精密處則當就內外物我間一
實下工夫乃可深造自得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

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朱

曰人多是求濟事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毫
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上有一毫差下便有尋丈差○胡敬齋曰

學者只是修身功業是修身之效若以功業為意此惟夫本末先
後之序心亦難收又曰要立功業是私意不要立功業亦是私意
而己

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轟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

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

艾其弊點養吾誠願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為也薛好翰文中

手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願乃不勝其欲速好名

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自任則其用心為已外高景逸

自學貴念蓄深因最忌洩漏太早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

知操術已不正或問理會處未今日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

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問着心胸平心去着通達

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使要討常便要討變建州有徐栢

者常言奉始皇賢子湯武管仲賢于夫子近日有一種說亦頗似

之此慈是日前于根本上不曾大段用之而便于討論世變著力

白石山館抄本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

得見底又亦於吾言無所不說朱子答徐思逸曰某某守舊說甚固

敢如人收得假金不敢試時火銀如此如何得長進○按學者於

師友之前不肯自言其所得之淺深惟恐人之知其底裏是豈於

不肯求益而已言無所不說亦耳日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惰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

躬者也朱子曰此亦是見理不透無安自己身心處所以如此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

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朱子答胡季隨曰季隨嘗說工夫極至之

地如此之高如此之妙則是已亦甘自處于不能也如此則所講論皆

是且做好話說過其與自謂者身不能居仁由義者雖有問然

其實亦無大相遠也○黃勉齋曰理義無窮如登萬華如涉冥渤

者勉奮其志中於張敬父書乃此章切
注也此所擇殊未親切

且要根脚純實深厚然後可以承載初涉文義便有踉蹌自喜之
意又安能任重而致遠耶。按志與氣相因志小則氣不輕不足
一樣病故學
者必先立志

白石山館抄本

近思錄卷之三

凡七十八條

朱子曰此卷
格物窮理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

朱子曰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謂天秩天敘天光天輝天容天藻天備天象天理天則天刑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皆謂此也若本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為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亦何自而中於乎理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眾人以眾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

白石山館抄本

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

致知之方也朱子曰伊川云不信其師乃當時有不信者。學者

不敢信已而信其師者始有穿足之地不然則颺搖沒溺終不能

有以自主也。某向來從師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一

子細思量才有疑明日便問伊川先生答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

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

時有之本註明所照者如日所觀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

料于物約言髣髴尔能無差乎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

當條暢朱子曰橫渠只是一向苦思求時向前去却欠涵泳以待

生受辛苦如以太虛太和為其義理自形見處如云由氣化有道之名說得是好終是

道體却只是說得形而下者

別隱秦氏曰天心氣和樂者天
理流行之趣雖五臟之心有時
而病此心之和平自在也若
氣勞耗乃強探力索不循自
然之所至外豈在學古今正
則氣順天地萬物方且應之
而曰因而致疾則學非其學
也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

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

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

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遺書下同。朱子曰大抵見

統靈故程子曰德或者物不能擾而刑不能病。年久曰學者致

思當由勞苦而後得悅豫若慮其致心疾而曰因學道思慮心虛

則憚勞之詞耳惟思慮過若者則當如上條完養之說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

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朱子曰神經之說學者未能遠明惟當

得以正自守而窮理之有無久自當自見

學原於思

朱子曰學原于思思所以起發其聰明。學者于敬上

白石山館抄本

別德秦氏曰真知者本來真覺
其之知所以妙眾理而為萬事
之樞紐者也中庸所謂知至
知所性也程子說少年時
經與今日無異然今日意味自別

莫安于思惟思為能室慾。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則都不
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
量一遍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
將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
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个是不同。呂東
萊曰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為可畏也。
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畧相似甚意味氣象
迥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
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
字。問日月至焉與不息者全別此言畧相似何也朱子曰若論到
至實却與久而不息底一般只是日月至焉者至得不長久不
息者純然無間斷。不可去名上理會須求其所以然。江氏曰玩味聖人氣象亦窮理之事也。
問進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
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觀却克學他行事無克許

益知飯知得飽

屬重在窮理所引語錄此身与本旨

此身

此身亦不當分段

多能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

守非固有之也

周動容周旋未能中禮於應事接物之間未免有礙理處如何朱子曰只此便是學但能于應酬之

頂一一豎極便合于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强行者安能

禮久之自能中禮也持久朱子曰非謂未致知時意不用誠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

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旋安排著便

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然有深淺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便泰然

行將去也朱子曰釋子論知之淺深從來未有人說到此○人果

之欲食寒之欲衣則意自實矣○大學知至之至舊作盡字說今

見得當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感通得誠意如程子所謂

真知是也○只爭个知與不知爭个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

做好事到底心後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得○高某道曰學必須

白石山館抄本

人自始事以往至于義精仁熟只是格之精
熟故能知之精熟知之精熟故能行之精熟
某年二十時解釋經
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朱子曰程子晚而
自言如此此溫故

知新之大者學者當以是為的而深求之
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安用牢固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

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隨理也
朱子曰

理無窮故他說得未亦自多端如讀書以講明道義則是理存于
書如論古今人物以別其是亦邪正是理存于事物
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則是理存于應接事物
或考之事為之著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
或謂天
理人欲只是一个大綱如此須是就事物上辨別孰是天理孰是
人欲不可空將大綱來罩却恐做個無界分一向暗昧更動不得
○如今實要為學須就身心上理會得本領並講說辨訂以詳之
動而規矩以持守之則事事是自家合理會者○胡敬齋曰窮理
亦一端所得之最實○呂廷野曰萬物皆備于我格物亦是格其法
深行事得之最實○呂廷野曰萬物皆備于我格物亦是格其法

然不切于身者凡身之所到事之所接念慮之所起皆是物皆是
 要格者也無處非物切亦無時可息但先就吾身心所到事物所
 格格之久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
 久自熟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眾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
 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本註
 又曰所務于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
 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何朱子曰伊川嘗云雖顏子
 亦未到此天下豈有一理通便解萬理皆通也須積累將去如顏
 子高明不過開一知十亦是夫段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
 起。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
 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為自因但求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為
 自盡。程子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來也不說格一件後便貫通
 也不說盡格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
 通處。問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問儘有之又曰凡人日用之
 是不察耳若體察當格之物一日之問儘有之又曰凡人日用之

白石山館抄本

問只在許多道理中轉更無空缺處。積習既多自當脫然有貫
 通雷乃是零星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醒悟其始固須用
 力及其得之也。又却不用力此个事不可欲速欲速則不達須
 是慢慢做將去。積累多便是學之博貫通便是約不是貫通
 後又去求尋討。約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
 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唯程子積累貫通之
 語為妙。程子此言該內外寬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盡。所謂
 不必盡窮天下之物者如十事已窮得八九其一二雖未窮得將
 來湊會都自見得。問如至論極盡窮則聖賢亦未可謂之知
 至曰然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理會得已極多萬一有插生一件差
 異底事來也都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使不知底亦通時去某傳來
 亦如此疑後未看程子說格物則盡窮天下之物云云方理會得
 ○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
 融釋二字下得極妙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
 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後此亦是他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
 不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事
 事不了
 何益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于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

之不可專守着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者雖強思亦不通

也問于窮不得當正當努力豈可遷延逃避也蓋于此處既理會不得若

專一守在這裏却轉昏了須著別窮一事又或可因此而明彼也

○問程子此說與中庸帶得帶不得便

帶得弗措一向思量這个少間便會擔閣了若謂窮一事不得便

掉了也不得程子為見學者有恁地底不得已說此語○程子之

言誠善然窮一事未透又便欲窮一事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

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易改換却致工夫不專一也

○問伊川此說與延平之說何如曰這說自有一項難窮底事如

造化禮樂度數等事是卒急難挽只得且放任延平說是窮理之

要若平常遇事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三件這地終身不長進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

智識明則力量自進胡放齋曰人到義理貫通處處事自有要

住若只據已見持守固亦自好終恐規模窄狹枯燥孤單豈能展

拓得去古人所以親師取友汲汲講學者非故汎濫于外也止欲

白石山館抄本

此等皆胡說非高子語

廣求義理而反之于身集厭下之善以為一己之善庶幾規模
 大氣質不得而限之。高厭下曰窮理精後力行
 自長故知至後便有才矣曰窮理精後力行
 便不難天下之理洞澈無疑而後行之沛然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統
 明彼即曉此此合内外之道也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何如曰求
 之情性固切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本註又曰自一身之中
 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問觀物察己
 求諸己此說亦是程子非之何也朱子曰這理是天下公共之理
 人人都一般初無物我之分不可道我是一般道理人又是一般
 道理府未相注。知得事物上是非分明便是自家心下是非分
 明所以說才明彼即曉此。於這一物窮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
 吾知得一之其實只是一理才明彼即曉此所以大學說致知在
 格物蓋致知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別有致處也。窮理者欲知事
 物之所以然與其所以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以
 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

是云尔先生又云程朱而夫子之說則然矣亦曾用此等工夫否
遺書具在孰謂發明一草一木之理者乎孰謂商求一草一木之
理者乎其謂庭前草不陸便是這意思如觀雞鵲觀魚皆是至
于朱子所謂鯁魚肚裏水便是鯉魚肚裏水尤親切可思矣大抵
先儒此說本輕而活先生所取則重而執輕而活則指點流行觸
目道在重而執則落言語障礙矣。又與汪陽曰先生謂一草一
木之說六經語孟中未見說着此等工夫某謂此正孔門一貫之
學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只為從末源頭是一個故明此即通彼
通彼亦明此耳先生又謂鳶飛魚躍傍是隨柳乃是一物何以隨其所見無
機活潑潑地隨其所見無非是物若不一物何以見根器之殊耶。又與
亦是物既有是物則格諸身格諸物何以見根器之殊耶。又與
汪陽曰格物說看得如何一草一木是格物事鳶飛魚躍是物格
事

別隱泰火曰初做工夫時不能無
人後之難漸漸到磨磨澄治天理
流行日孟光明多少快活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
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朱子曰思慮如穿井不動便得清水
。薛敬軒曰思慮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為之動而神氣不清故凡
讀書思慮之久覺有倦意當致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加思慮

則心清而義理
義理自見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朱子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問以類

為子當止于孝為臣當止于忠自此節節推去然只一愛字雖出

于孝畢竟千頭萬緒皆當推去始得此節節推去然只一愛字雖出

遠亦不是惟橫徒頭只是近備那曉得雷挨將去如這一件理會

得透了又因這件推去只管挨將去次第都無理會今人不會以

類而推不曾先理會得一件便理會那件一件一件須是劈初頭要理會

教分曉透澈若是一理會得一件便理會那件一件一件須是劈初頭要理會

會去相次亦不難○以類而推者如修身推之而齊家齊家推之

而治國親親推之而仁民仁民推之而愛物之類只是從易曉者

推持去一步又一步若連去尋討則不切于己又曰登穿寄之

推之以至手不宣解之類自無能欲害人之心推之以至于一夫

不得其所以善捷于市之類至于一欲以親至于一保四海通神

明皆此心也○問程伯子云學只要推開近裏着已而已故切問

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非子云近思以類而推兩程子所謂近思

其義以不同曰伯子之意蓋曰思之以不遠乎已耳叔子則以思

之有序為近也伯子之言固得其本者然不參以類推之說則時

有損事棄物專以反思默造為功而不自然知其陷于異端者故二

白石山館抄本

子之說不可
以偏廢也

學者先要會疑

朱子曰書始讀未
知有疑其次漸有疑
又其次節節有疑過
此一書後疑漸漸釋
以至融會貫通都

無可疑方始是學
○學者讀書須是於
無味處當致思焉至
于羣疑並興寢食俱
廢乃能驟進因嘆驟
進二字最下得好○
讀書逐字逐句要見
着定若用上粗而不
精思三道無可疑靈
亦無可疑理會未到
不知有疑耳○聖人
之不慎不疑慮亦每
因此觸疑者却要無
疑到這裏方是長進

蓋工夫都在許多思
慮不透處也○讀書
無疑者須教有疑有
疑者却要無疑到這
裏方是長進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
所訪物怪神姦此非
難語願語未必信耳

孟子所論知性知天
學至於知天則物所
從出當源源自見知
所從出則物之當有
當無莫不心喻亦不
待語而後知諸公所
論但

失之不失不為異端
所劫進進不已則物
怪不須辨異端不必
攻

從出則物之當有當
無莫不心喻亦不待
語而後知諸公所論
但

失之不失不為異端
所劫進進不已則物
怪不須辨異端不必
攻

失之不失不為異端
所劫進進不已則物
怪不須辨異端不必
攻

失之不失不為異端
所劫進進不已則物
怪不須辨異端不必
攻

失之不失不為異端
所劫進進不已則物
怪不須辨異端不必
攻

失之不失不為異端
所劫進進不已則物
怪不須辨異端不必
攻

朱子曰是真理誠是假易障但當力行
吾道使盡光明不為淫之三辨

不逾暮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為疑撓

智為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文集下同

神在言先生提出守之不失一由朱子曰且要守那定底如精氣
為物時魂為變此是鬼神定說又如孔子說非其鬼而祭之謂也
敬鬼神而遠之等語時是定底其他慶雲如未曉得且當守此定
底。如精氣為物時魂為變此理之常守之勿失者以此為正且
德地。如精氣為物時魂為變此理之常守之勿失者以此為正且
不能以常理為主者也伯有為厲別是一種道理此言其變如世
之妖妄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

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說必以了悟為聞

固有是說

茅氏曰此引子貢之言而釋之以見其所謂不可得聞者
如此如夫子一貫之言門人皆與聞也而唯曾子能以

忠恕明之則曾子得聞他人不可得而聞矣又如孔門問仁者多
矣而推類淵仲弓請事斯語則二子得聞而他人不可得而聞矣

白石山館抄本

故不了悟而後可以為聞了悟者
深達其理者知者徒聞其說也

義理之學亦須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
謂執德不私

私字有深沈重厚之意橫渠謂義理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
可得此語最佳。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處看方有得若
只見皮膚便有差錯。看文字須如猛時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
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不恕他。義理儘有在。窮前人德地說
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有在。學者所患在
于輕浮不沈着痛快。為學切不可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
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
實理會做入書內裏。去皮膚綽過不濟事。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虛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虛問

子心粗之說恐太過。吾朱子曰顏子比之衆人純粹比之孔子便
粗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他細膩如此然猶有這
不善便是粗。伊川說未解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便是過說得好。
顏子而心粗人有一毫不是便是心粗。心粗學者之通病。顏子

別隱秦氏曰積習於險阻艱
難之中其心誠一則無入而不自
得身直即孟子德慧術知之
術故稱子以是為博學
於文也

子未至聖人猶是心粗一息不存即為粗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
明義精而擇存汪養無須更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
其庶幾乎○心然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
以緣是心粗○謂教齋曰心粗最害事心粗者未至此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

通朱子曰難處見得事理透便更斷無疑行之又果決便是習坎

有礙如彼說又有礙便是險阻雷到這裏須討一路去方透便是

習坎心亨○博學於文又要得習坎心亨如應事接物之類皆是

文但以事理切磨講究自是心亨且如讀書每思余不通處則翻

未盡去雷雷塞然其間須有一路可通只此便是許多艱難險

阻習之可以求通通當便是亨也○理會道理到此所謂何天之

好定着精神者○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
儒亨也蓋蓄極則通
須是蓄之極則通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
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

白石山館抄本

若謂善而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此道下所
至講明一高則此光明焉蓋講學為己非為人

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朱子曰學者須以清心靜慮

知只是為物塞了而今粗法須朱子曰學者須以清心靜慮

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私意一是舊有先

入之見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學者不可只管守從前所

見須除了方欲新見以去新意仍且只就本文看之○看未理會道

裏使當濯去舊見以去新意仍且只就本文看之○看未理會道

理須是說得出一字不穩便墮下所以橫渠中夜便筆之於紙

只要有下落○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

友講論○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若致知之學則正須朋友

講學之功庶有發明胡文定因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

友之訓所以能然○張楊園曰凡人終身不可一日離詩書師友

人教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

不得處便已更不復求橫渠孟子說○按橫渠學問于苦心極力

所云到此峻之要剛決果敢以進經歷阻難然後其心乃

通此又云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皆是如此蓋此關一過乃

可深造自得耳。朱子曰：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有未得，亦當且以闕疑，關殆之意處之。若以已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已所未究之眾論，則非惟所當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告子曰：只是硬做去，更不問言之是非，便錯說了也。不省他謂言之失，非于心事。孟子之意，是心有所失，則見于言，知言便是窮理。○葉氏曰：以上振論致知論，求之于書者。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

不曉而見意者也。

經說下同。○朱子曰：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今人言語，觀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

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或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若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要一一認得，如自已做出來底，一般方做何人解，注先生須先精讀書，須看文勢語脈。○若問讀經當看何人解，注先生須先精看古注，如讀左傳，則杜預注不可不精看。○大抵先須理會文義，分明則讀之，其理自明白。

白石山館抄本

程子曰凡看書者有門庭請易者秋之可也
向去處極佳可也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

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

問門庭豈容若立耶朱子曰此是說讀六經不要從師講問且識得如何下工夫便是

是立定門庭却歸去依此實下工夫便是歸而求之問如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錄當時諸經皆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問如詩是吟咏性情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

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

朱子曰學者讀書只除却自己私意逐字逐句平心體會久久自然有得○讀書只就一往直道看剖析自

今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个陰陽詩有个邪正書有个治亂皆是一直路徑可見別無岐崎○某嘗說文字不難看只是讀者心自曉時了看不出若大著意思反復熟看那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意智私見識去問亂他如此無緣看得出可才軍萬馬徑這一條大路去行任紀律自是不亂若摸數千人從一小路

去空攪亂了正當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

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揚子曰

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頤與政之曰聖人之言其遠

如天其近如地朱子曰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病未卑也而玩之

明也而必使之至于晦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

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旨

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

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而理會事

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廬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

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廬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

白石山館抄本

心力朱子曰讀書專留意小處失其本領所在最不可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

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朱子曰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

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柔配仁柔來配義孟子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席又謂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此等

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使不相礙○薛敬軒曰古人文字以數千年傳寫豈無字磨錯必欲字字釋其義難矣朱子謂釋其可通者闕

其不可通者又不可以不知也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

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

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

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瑩中

薛說與此係不涉

別德奉氏曰合程朱之說觀之凡讀書須是逐字訓釋過白而詳不可且括二三語來包了月程

陳氏名璣程子門人子曰者王通答或人之語。朱子曰嘗見學者
 者統詩問他關那篇于其詞話名物都未曉得便說樂而不淫哀
 而不傷因言此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便了却一部毛詩其他三
 百篇皆成渣滓矣沈元用問和清易傳何處切要尹氏舉體用一
 源顯微無問八字李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
 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仔細理會便
 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愚聞
 之怪然自此讀書愈加詳細
 子曰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張繹
 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
 他朱子曰無窮之言固是但為渠道出不親切故以為不可。道
 本無體因此可以見道之體耳又曰天下之物皆道之體只是
 水上較親切易見。固是無窮須見得所以無窮處始得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

白石山館抄本

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既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

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

這箇人便是不會讀也朱子曰讀了依舊是這個人蓋因不曾得

如口裏讀思無邪心裏却胡思亂想此便是未曾讀又如書說

九德禮說九容靈時是○黃勉齋曰詩三百人未有不讀者也而

建子政能對者何甚○耶亦視其所讀之者何如耳為人耶

為已而誦說耶踐行耶國者耶精切耶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見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為乃有益朱

曰如古人謂三十年利國用則有九年之蓄至孔疏則推測那

三十年果可以有九年食雷料七年一世百年之類亦如此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外書下同○朱子曰天

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

別區秦自先誠得聖人善
人氣象更取古人禮樂刑政
文章制度詳細考思則其
作為治教主上之度深亦自可
見

一而已矣不容有二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間雖有不同不害其為一不知其一而強同之猶不免於二三也况速以二三為理之固然而不必同則其為千里之謬不待舉足而已錯迷于戶庭間矣故明道先生曰凡解經不同者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此言有味也

焯初到問為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為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而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頭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都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尹和靖曰口占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朱子曰古人書皆用竹簡除此大段有力人方做得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交尚書凡再編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子除此首尾熟背得方得東坡作李氏藏書記其時書猶自難得况以道嘗欲得公教傳遠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焉得今書皆有印本寫亦厭煩所以讀書苟簡○如今日看得一板且看半板將那精力來更看前半板直須看得古人意思出方為知其約也○讀書小作課

白石山館抄本

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一百字却于百字中猛施工夫
 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
 會得著法泛然胡致齋曰讀書一邊讀一邊便要去做做得一兩
 限緊著課程。胡致齋曰讀書一邊讀一邊便要去做做得一兩
 重到身上來然後諸處漸湊得來久則盡湊得到身上來始為不
 用功耳。葉氏曰以上推論讀書之法以下乃分論讀書之法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
 孟皆常讀但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為人切要處然語孟
 隨事問答難見要領惟大學是說古人為學之方體統都具玩味
 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
 已立矣。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
 次讀孟子以觀其廣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有等
 級次第振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
 孟子有感微與發人心靈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大
 學規模雖大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
 非切于學者之日用。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語孟之
 精微不考之語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先讀大學
 可見古人為學首末次第就此立定架子然後以他書填補教着
 實蓋他書皆難說在裏許通得大學後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

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以學是修身治人
 底規模如人起屋相似須先打個地基。大學如一部行程歷皆
 有節次。今人看了須是行去。今日行到何處明日行到何處方可
 漸到那田地。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有解說想也看
 得鶻突而今著注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仔細去看。某一生只
 看得大學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論孟中庸待大學貫通法活
 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論孟都是大學中肉菜先後淺深參差
 互見若不把大學做個匡轂子卒亦未易見。○論語要冷看孟
 子要熟看論語逐文逐章若是一義故用仔細靜觀孟子成一段
 看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段上理會也。○若理會
 得四書何書不可讀何
 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實

學者先須讀論語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

語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子朱

曰學者若先讀得語孟十分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
 先讀語孟則如明鏡在此而妍媸不可逃不然則胸中無一個權
 衡多
 為所惑

白石山館抄本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

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曰孔門問答曾子問得底顏子未必問顏子問得底子貢未必問

命于他切已去做依古人說的行出來便是我底

凡看論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

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

之則有益矣。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

是虛心切已出虛心方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為虛說。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求就自家身上推究。須是

存心與讀書為事始得。王伯厚曰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

責于人遂終身無異若素若素若素若素若素若素若素若素若素

責若無所容而革切已者察如此。胡敬齋曰四書六經皆吾身

上有底道理但聖賢先我而覺耳我未覺所以要讀若不反躬則

必治而自明也。胡敬齋曰：四書六經之理皆相貫通，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讀其書，徒誦其文，義不實，究其理則四書六經文字各是一般體面，千頭萬緒，雖皓首亦無如之何矣。惟察其理而實體之於身，則體用一貫，又何難哉？程子所謂論孟既治，六經可不治而明誠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我是言也。

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得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朱子曰：此條程子說讀書最為親切。今人不肯讀書，先如何只教他就聖人意上求問，易其氣，是便如何？曰：只緣是放寬慢，今人多要硬把捉，任如有箇難理會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之意，又舉闕其疑一句，歎美之。曰：平其心，只是放教虛平易，其氣只是放教寬慢，闕其疑，只是莫去穿鑿。今人多要把捉教，任如何得？曰：講習死孟書，凡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須要自家說話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待去。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妄以為

朱子曰知道是方理會得為入之道位此

實下工夫更有多少事但到此地所見不意真有廣居可居正位可行大道可行向上自然有進步處耳

論語孟子只剩讀着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

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此先儒錯會

處却待與整理過

外書下同。朱子曰書只貴讀讀得自然曉今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越自是記得好牢讀來讀去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底越有滋味。某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決洽

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朱子曰此程子答呂晉伯問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卑入禪學去學者讀須逐一去理會使通貫渙洽。論語有緊要底有泛說底今要着力緊要底便是揀別善如此則孟子

白石山館抄本

中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道體至
 廣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
 定有空礙矣。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
 五峯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為緊要。龜山云事事緊要。看此可見。
 學者看書不可不看緊要。要緊要處。要緊要處。要緊要處。要緊要處。
 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
 會去。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
 三德地了便要去通萬事不知如何得。

興於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歌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

象本註又曰興於詩者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朱子曰詩

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
 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善惡之心。而不能已者。必
 於此而得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他書皆然。古人獨以為興於
 詩者。詩便有感發人底意思。今讀之無所感發者。正是被諸儒解
 教了。興起人善意不得。今且先置小序及舊說。只將元詩虛心熟
 讀。佳句玩味。彷彿見詩人本意。却在此推尋。時去方有感發。讀
 詩正在乎吟詠。詠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自足以感發善心。古
 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有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

清濁長短各依他詩之語言却存律未調和其聲今人都先安排
 下腔調然後作語言去合即腔子却是永依聲也。古人是以去
 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聲如何解與起得。王伯厚曰魏
 太子擊好晨風而悲父感情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為親從仕王哀
 讀夢葬而哀復流涕樂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與于詩矣
 李昉和伯目謂吾于甫田倍進學街門識靈世此可為學詩之法
 謝顯道曰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存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
 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易云
 維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忒不求何用不臧歸
 於正也又云伯淳嘗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轉却一兩字點
 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外書下同。朱子曰讀詩
 之法不是熟讀誦咏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
 不待安排立說只平讀著意自足。詩是信地說語一章說了次
 章又從而咏嘆之雖別無義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尋義理
 後人往往見其意不如此乎淡只管添上義理却塞塞了他。薛

白石山館抄本

推軒曰觀朱子詩傳只轉一兩字點撥念過蓋得明道言詩意也
 〇雍替着曰詩三百一十篇人情世態無不曲盡燕居無事取而
 諷詠之厯厯如在目前也其可感者多矣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
 俊不求何用不感其言誠有味哉〇陳東齋曰孟氏詩四白孔子
 不說中添四字浪浪之歎只換兩斯字曾
 不詞費而意味無窮明直說詩正得此意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朱子曰

使人長一格今人讀詩何緣會長一格詩之興最不要緊然興起
 人意只在與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〇讀詩必如三復白
 圭方始有味明敏人不知此看亦無所補至鈍人能如此看亦隨
 淺深而有得也〇胡敬齋曰詩雖三百篇然人情之邪正風俗之
 美惡政事之得失無不備見學者欲擇善而固執之莫切于此故
 孔子謂何莫學夫詩程子謂學詩使人長一格價詩為解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一字不行却

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祚自是作文當如此朱子曰不顯猶

伊川先生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

民彛所以事君

遺書下同。朱子曰此大槩說讀書之法而已。若

都是治民事身典都是事君事然亦是治民事或曰若論堯舜治民事君二典亦不足以盡之曰也大槩可見。尚書貫通猶是第
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以通也強通其所難通
○爾整軒卷曰書載堯舜之行事皆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大者
莫大于用人之一事
觀諸二典可見矣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

粗一滾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未

朱子曰聖賢教

人二徑近處做去學者貪高慕遠前而底反珉過了中庸說細處
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需是武王周公建孝經編天下須是謹言
謹行從細處做起
方能克得如此大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

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

白石山館抄本

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焉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溯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乎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占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其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存乎人焉

後用益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為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
 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為無間也。體用一源者此是
 體中無跡中已有有用顯微無間者顯中便具微。天地未有萬物已
 具此是體中有用天地既立此理亦存此是顯中微。中微。體用是
 物物而不可離故可言一源。會通是就事上所聚而不可遺。雷通謂
 理之可行而無礙。○眾理會通是就事上所聚而不可遺。雷通謂
 當行雷解謂卦爻之辭。○眾理會通是就事上所聚而不可遺。雷通謂
 中得觀會通乃可行其典禮之事。凡於事物須解上理會辭上所
 載皆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之事。凡於事物須解上理會辭上所
 一。個。通。路。行。將。去。善。不。善。得。一。個。通。路。只。要。地。行。去。則。必。有。礙。典
 禮。只。是。常。事。會。是。事。之。合。聚。交。加。難。分。別。處。今。學。者。却。于。辭。上。看
 觀。其。會。通。以。行。禮。也。○周。易。傳。序。以。行。禮。曰。如。克。奔。揖。臨。湯
 武。征。伐。皆。是。典。禮。實。不。是。常。道。○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亦。知。言
 者。也。乃。程。子。喫。緊。為。人。處。學。者。深。味。此。意。就。眼。前。切。近。雷。潛。思。默
 契。自。有。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

伊川先生答張閔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

耳補程子云易傳已成但逐旋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也

此首二條不當注于子虛

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

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本註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既見乎辭

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朱子曰伊川

是或得水住。晚年所見甚實觀易傳可見何嘗有一句不着實

的當下落方說則象數在中國因是如此然沂流以觀却須先見象數

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也。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

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朱子曰以前解易多只

方都作道理說。易傳言理甚備象數却以伊川說象只似譬

喻看未須有个象如此只是如今曉他不出。王輔嗣伊川皆不

信象今却不敢如此說只可說道不及見這箇了且從象以下說

免得穿鑿所以有象底意思不可見却只就象上推求道理不可

為求象不得使喚做無如潛龍使須有潛龍之象。伊川易傳亦

有未盡處當時康節傳得數甚佳却輕之。朱子曰如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乾卦雖云大通然初九潛龍勿用上九

白石山館抄本

亢龍有悔此等雷最是易之大義易大抵于盛滿時致戒蓋陽氣
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時勢如此○高景逸曰學易全要知時
識勢時勢不可為而強為之則傷手豈成已成物之道哉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

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朱子曰下繫謂乾至健而知險坤至

不能行阻是下視上為上所阻故不敢進蓋易要人知進退存亡

之道若有險阻而冒昧前進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

易之道耶他卦皆然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

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

於九二六五可見震六五傳○朱子曰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中能

不正是若君子有時不中即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兩作事

有未恰好雷故未必中也○事之斟酌得宜合理實是中則未有

對得亦宜詳終成文以歸簡明

不正者若事雖正而處之不合時宜於理無所當則雖正而不合
身中。言中則正在其中矣。蓋無正則做中不出來。而單言正則
未必能中也。如飢食渴飲是正。若過學子便中節中節。乃中也。
所及也。如父子之間則不中。中須以正為先。若不能先見正處
責善正也。父子之間則不中。中須以正為先。若不能先見正處
又何中之可言。如欲行賞罰。須是先看當賞與不當賞。然後量賞
之輕重。若不當賞。又何輕重之云乎。
○高景逸曰：一部易只說一個中字。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
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
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遺

下同。○胡瑗字翼之號安定先生。問胡安定時乾九四為儲君
朱子曰：易不可恁地看。是卜筮之書。如五雖主君位。然亦有不
可專主君位者。若只將乾九四為儲。則古人未立太子者不成。
是虛却此一爻。如一爻。只主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乃止三百八
十四箇。○六爻不必限定。是說人君如潛龍勿用。若是人得之
自當不用。人君得之也。當是避見龍在田。若是人得之。

白石山館抄本

朱子義又說成三百六十四箇占者

易不是限定底物。伊川本自說一爻當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當得三百八十四事。說得自好。不知如何到他解却。他說。問程易說理太多。曰。伊川求之太深。嘗說三百八十四爻云云。其說也。好似他解時。依舊只作三百八十四般用。○天下之理。若正言之。則止作一事。用惟以象言。則當卜筮時。隨他甚事。都應得如春之初九。若正說引賢。則當引賢。道用惟以核茅連茹之象言。則其他類此者。皆可應也。○程子解乾九三云。在下之人。君德已著。此語亦是拘了。程子笑安定以九四為太子云云。此說極是。及到他解易。却又拘了。要之。此是通上下而言。君臣父子。以至事物。莫不皆然。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自有。賢人用。眾人自有。眾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問讀易貴知時。今觀爻詞。皆是隨時取則。所謂隨時取義。安得不差。朱子曰。古人作易。只是為卜筮。今說易者。乃是硬去安排。聖人隨時取義。六事到面前。審驗个是非。難

畫皆自西邊來兩邊陽畫皆自東邊來
 中只說反後往來上下者是此否曰看未
 程子多理會他底不得蓋他六據理說都
 外卦曰上曰往內卦曰下曰來故泰曰小
 咸曰柔上而剛上恒曰剛上而柔下睽曰
 卦震亦有自某卦未之說如朱子本義泰
 未居三否自漸乘九往居四六乘居三
 井乘者五上上下下之類反復者即往來
 上小往大來而為泰坤下乾上大往小來
 六十四卦無一卦無往來上下即無一卦
 也但其如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八
 卦餘五十六卦反復觀之遂成兩卦耳朱
 中孚小過八卦反復觀之遂成兩卦耳朱
 反復觀之止成八卦反對者皆復觀之共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
 無非天地之道故易能稱論天地之道
 塞地只是生機流行所謂易也又曰知
 數皆卦也靜耳
 觀真有趣耳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

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

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得則自添減

不得也朱子曰易不比詩書他是說盡天下後世無窮無盡底事

變讀易方知者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

問陽不測之謂神伊川云云後來人便道游時難底問大要且要

將聖賢言語次第看得分曉自然知得口揀難底問是當不答且

使之熟讀聖賢明白切實之言就已分上依次第做工夫方有盡

又曰亦有茫然之問畧不經思索若之未竟而遽已更端若漁其

兩問率然若之亦惟於彼無益而若之者亦不中語默之節矣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完朱子曰尹

白石山館抄本

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西寫出此言有味。○答趙子欽曰
 其曰只說得七分者亦言沈酣浸漬自信自得之功更在學者自
 著力耳豈更別添外料釀元酒而和太羹耶。○程子此書平淺地
 慢慢去曲說得更無餘蘊又曰只如此行文亦自難學如隋拔雄
 健之文却可做若易傳
 淡底文字如何可及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
 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
 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
 開人各因時而立教朱子曰先天謂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之
 如耕藉苗畬之類與文言傳之言先天不同
 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
 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
 為而已矣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

樂是經世之大法春秋之書亦是經世之大法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為戒○呂氏曰春秋固是褒善貶惡然中如朝聘郊禘蒐狩卒葬已舉許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身典章制度在則所謂經世之大法也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底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李廷平曰春秋

黃明一樹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而然豈能無失耶○朱子曰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為中國外夷狄責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云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百餘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其事用其法某事用某例耶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兵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禘猶三望是不為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行不必鐸而猶鐸也如此等義却是分明○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如書拒公之書而位則是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

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又如今王人子突救衛自是衛當救當時
 有子突救之孔子因存他字今諸公解王人本不書字因其救
 衛故書字聖人之意不如此解德細碎○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
 告亦是既書鄭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據史又而書耳定哀之時既
 人親見據實而書隱桓之世時既述史冊亦有簡畧魯夫子但據
 史冊寫出耳○程子謂春秋之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
 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已
 常情待晉侯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雷却忌未必如此須是已
 之心果與聖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兩書之首不然則未易
 言也程子所謂微詞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問孔子有取
 乎五伯其中便有一箇奪祀底意思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
 神聚眾材然後知作事之用於一事一物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
 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
 微也後人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朱子
 秋序云雖德非禹湯亦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
 如是則無本者亦可以措之始乎語有欠

白石山館抄本

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

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

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文集。或問伊川春秋傳朱

說滕子來朝以為侯爵服屬于魯自貶降而以子禮見魯則貢賦

少力易供程沙隨之說亦然如難理會處他亦不為決然之論

胡致齋曰春秋仲尼用意最詳者當時屏聖制作已備然亦當代

事聖人固已述之為後世法若春秋則亂世之事聖人是其所當

是也其所當非裁酌損益為百王之中制萬世之程準先儒發明

宗旨雖多唯程子以為經世之典乃約而盡諸儒之傳亦惟程子

發明精切有力先儒謂聖人心事難知聖人心事天理也謂聖人

行事難知聖人行事王道也理精道明豈有不知春秋哉愚以為

先知春秋莫如孟子後知春秋莫如程子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

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

1 2 3 4

者如征伐會盟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

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遺書下同。朱子曰當時史書

而筆削之欲使人見得當時治亂興衰非是一字定褒貶蓋初

問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而扶持亦有統屬到後來

五伯又衰如漢梁之盟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自是差異不好孔

子據事直書好惡自易見若云去其爵與其爵賞其功罰其罪如

子亦與奪賞罰不得春秋所書本據晉史舊文筆削而成若欲如

此推說須是得魯史舊文參較筆削異同然後可見而亦豈後可

也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

始見其法之用也或誦春秋多變例所以前後書法不同朱子曰

聖人作春秋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

同此一字而於此用以誅人於彼又用以賞人使天下後世求之

而莫識其意則是後世舞文弄法者之所為也魯謂大中正之

白石山館抄本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
 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
 為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
 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
 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
 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
 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
 說在人自看柯如何問何物為權義是也朱子曰如人犯一罪性
 剛者以為可誅性寬者以為可恕葉之以義
 未是合宜此則全在權量之精審須是他平日涵養本原此心虛
 明致一自然權量精密問閉戶不出如有親戚兄弟在其中豈
 可一例不叔朱子曰事亦當量大小若小有門敵救之不妨如
 兵戈殺人之事亦只得閉門不管而已問權便是義否朱子曰

權是用此義者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也。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以此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焉。又曰權是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所以說中之所貴者權。前輩以春秋為學者最後一段事孟子理明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緒轉難與讀史傳推故實無以異。

春秋傳為案經為斷本註程子又云某年三十時看春秋黃擊隅

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看朱子曰只如看史樣看問程子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如何看便是有不可考處曰其間不知是聖人果有褒貶否曰也見不。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貫通方能舉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問讀左傳法曰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勢。伊川論春秋傳為案經為斷尹和請謂伊川無此言此兩句即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之意。伊川之言而何。羅整菴曰左氏必曾見國史未故其作傳皆有未歷難難于盡信終是案底。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

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曰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或問看史朱子亦草

率不得須當看人物是如何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仔細

上蔡說明道看史逐行看過不踈一字。如讀漢書高祖起沛公

實義帝遣沛公入關實轉信初說漢王實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

合徹頭徹尾讀教精熟若只略綽

看過心下似有似無得甚事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

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者令人只見成者便以為

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然有不是敗者然有是底朱子曰讀

作史者意思後面成敗處他都說得意在前面如陳蕃殺宦官但

讀前面許多跡脫處都可見也甘露事亦然。凡觀書史只有个

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

。病中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心碎心膽

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

人書也。薛致軒曰觀史不可以成敗優劣人常論其是非

此書得之伊川臨唐事及為唐鑑因先
生夜先生印之曰唐文乃相行也

伊川取唐鑑取其議論大條解正耳
朱子嫌其文字弱三者不悖凡此等處
須以意融會成文不可徒生疑難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

軒曰觀史工夫要當參其治亂興壞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
正至于發微節日與夫疑似取舍之間尤當三復也若以博聞見
助文詞抑末矣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凡案問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

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外書。問范太史文字然多照管

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
到處與氣力到後面便多脫了。唐鑑亦有緩而不精確處如言
租庸調及楊炎二稅法說得都無收殺只在於得人不在於法
法亦豈可首者蓋范氏見熙寧間裏更故有激而而言也之不在
激便不平匹又一段論太宗本原亦未盡太宗行處儘好只為本
領不是與三代便別。觀史只是以自家義理所之大概自漢以
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耳以如此看他已得大概范唐鑑亦
是此法然精味更看得密似他尤好然得似他亦得了。胡致堂
讀史管見方見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
不相應處前面說一項事未又說別處去

白石山館抄本

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

况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

須遍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橫渠易說。朱子曰序

蘊某以為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

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失難都有在裏面問如何謂易之精曰太極生兩儀自一箇生出來以至無窮便是精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

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釋氏錙銖天地

可謂至大然不啻為大則為事不得若界之一錢則必亂矣又曰

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

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

職也。如語錄下同。○朱子曰：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區應副事到而前便且區區不如下况于先事措置，思慮預防是著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後忘彼，佛氏只合下將心頓在無用處，才動步便踈脫，所以吾儒貴窮理致知，便須事事物理會過，今文字在面前尚且看不得，况許多事在面前如何奈得他須襟懷大底人始得。○周禮一書廣大精微，周家法度在焉，後人皆以為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胡五峯以為天官冢宰不當治官闔，蓋私事，蓋彼但見後世宰相請託官闔交結近習，以為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並廢聖人之良法美意耶？李泰伯周禮論甚好，如說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與某意正合，至若所謂女祝掌凡內禘祠禴禘之類，使後世有此官，則巫蠱之事安從有哉？○五官以內禘祠禴禘之類，然其中亦有難理會者，如主客行人之官，屬春官，却掌于司寇，土地疆域之事，當屬司徒，却掌于司馬，蓋以諸侯朝覲會同之禮，既畢則降而內祖，請刑司寇，主刑所以賓客屬之，有威懷諸侯之意，諸侯有罪則六師移之，所以土地封疆屬之，夏官陳君舉乃謂互相檢制之道過矣。○陳君舉曰：冢宰一職，惟制御天子身畔之人，一則環衛之人，二則供奉飲膳酒漿之人，三則出納財賄之人。

白石山館抄本

四則宮中使令之人蓋以此等與天子親狎或用內官或用女奚
 他卿不能誰何所以家宰盡制御之奉漢以環衛之人分入日農而宮
 中出入侍奉使令之人分入少府以出納財賄之職分入日農而宮
 王伯厚曰頃御在侍飲食酒漿衣服飲食次舍器用貨賄皆領于
 冢宰冕弁申旗宗祝巫史卜筮替備皆領于宗伯此周公相成王
 格心輔德之法周之興也滕侯為卜正呂伋為虎賁氏侍御僕從
 因非正人左右携僕庶常吉士及其寤也昏極庶共婦寺偕亂膳
 夫內史起馬師氏絳交于嬖寵項項姻亞私人之子竊位于王朝
 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朝得以出外朝矣至唐而
 北司是信南司無用矣而周公之典廢也問有詰責幸臣如申屠
 嘉奏劾常侍如楊秉官府一體如諸葛武侯可謂知宰相之職者
 唐太宗責房元齡以北門營繕何與君事豈善讀周禮者我朝
 趙著于一董籠之遠亦制以有司之法李沆于後宮之立奏以臣
 沆不可趙鼎于內苑移竹責官者嚴其後終古大臣之風矣又
 曰李泰伯云內軍用大夫世婦每宮卿二人皆分命隨臣以參極
 內事漢初皇后詹事以二千
 石為之猶有成周遺意

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

必為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本註詩人之性情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語今須以崎

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

事拂着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朱子曰以意逆志此句最好

家意思去等候詩人之志東等得來自然相合此是教人讀書之

法自家虛心在這裏看他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來今人請

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某所著詩傳蓋推尋其脈理以平易

求之不敢用一毫私意○輔慶源曰溫厚平易老成說盡詩人情

性溫厚謂和而不流怨而不怒平易謂所言皆眼前事老成謂憂

深思遠達于人情事物之度此等意思惟平心易氣以迎之則有

可得又曰艱險與平易正相反蓋目前若無義理只是鄙俚之言

耳唯所言皆目前事而却有義理此其所以為詩也然人能言到

此亦其難唯以平易求之則無窒礙故其意思廣達

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問他書亦
去心胸方

白石山館抄本

讀得如何不說尚書朱子曰他書却有次第且如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之分命義和定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這地若不透一個大心胸如何看得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胸開闊其理方易曉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

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出見

朱子曰張子說

得維持字好蓋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讀書因收心一助然不讀書時收得心不讀書時便為事所動是心之存時常少放時常多也。學者當移此讀書工夫而不讀書書靈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庶幾無時不存矣。薛敬軒曰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使書味深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羅整菴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于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翻來覆去方尋得道理出從來儒先皆是如此用工自陸象山有六經皆我注脚之語流及

復有進也。○讀書須反覆研究，直待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間。驅遣不去，方為有功。○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朱子曰：讀書須反覆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人多只是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細繹前日讀底，須玩味反覆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書看一書，見得穩當，愈加

如中庸文字，單直須白，白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朱子曰：橫渠謂讀中庸如

此今讀大學亦然。某年十七八時，讀中庸大學，每早起須誦十遍。○橫渠此言真讀書之法，不但可施于此篇也。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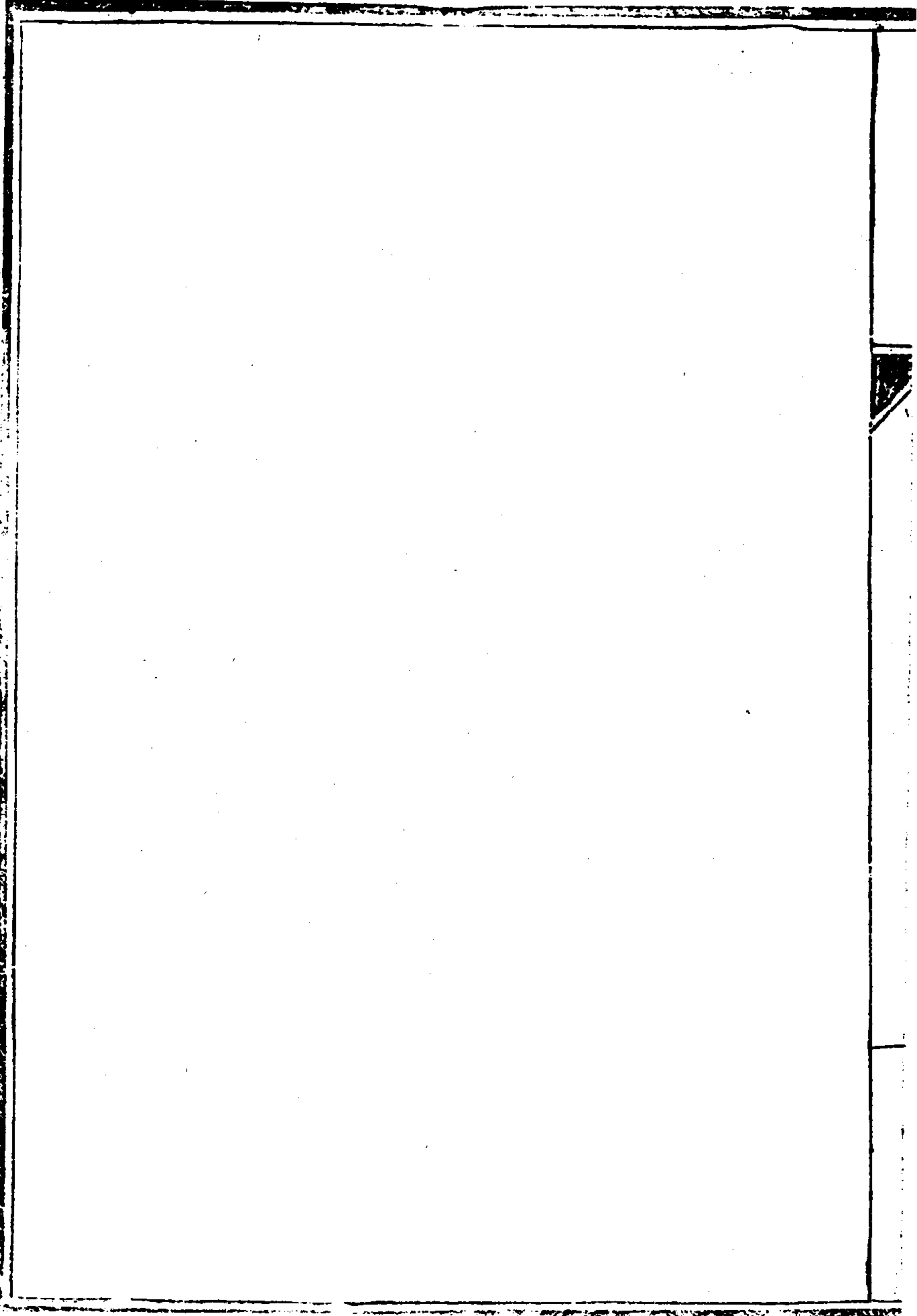
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問先生於春秋，未有說，朱子曰：春秋是當

詩會事孔子書在冊子上後世諸儒學未至而各以己意猜揣
渠所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是也唯伊川以為經世
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間極有無定當難處置者今不答且存
文定孝子與後來看雖未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問春秋周
禮疑難曰此等皆無佐證強說不得若穿鑿說出來便是
是侮聖言不如且研窮義理明則皆可通矣



ZW 21101000772382

S
Z121.5
156(934)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八三二